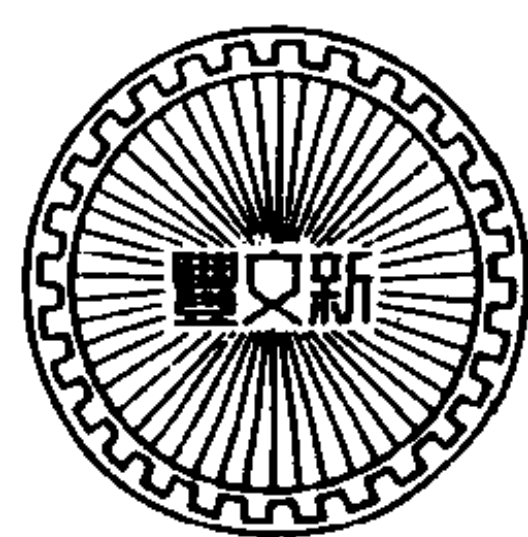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二五八冊目錄

史地類



### 總傳雜錄

巴陵人物志十五卷	清	杜貴墀撰	卮園	一
思舊錄一卷	清	靳治荆撰	昭代	九五
知我錄一卷	清	梅庚撰	昭代	一〇九
頤志齋四譜四卷	清	丁晏撰	頤志齋	一一五
漢鄭君年譜一卷				一一八
魏陳思王年譜一卷				一二七
晉陶靖節年譜一卷				一三一
唐陸宣公年譜一卷				一三六
古品節錄六卷	清	松筠撰	正誼齋	一四七
先聖生卒年月日考二卷	清	孔廣牧撰	廣雅	二八七
國初群雄事略十二卷	清	錢謙益編	適園	三一五
鄞志稿二十卷	清	蔣學鏞撰	四明	四七五
哀烈錄一卷	民	康有爲輯	滄海	七四七

凡物皆在

光緒壬寅  
刻於長沙

光緒辛丑夏六月謁 外舅杜先生校經書院居數日告歸  
先生曰吾傳巴陵人物行付劄子爲我任校讐可乎余固欲  
受古文法於 先生且樂觀是書之成者遂不敢辭九月 先  
生有疾愀然曰前者健甚意謂列傳諸人或陰相吾以速其成  
今將隨之俱去乎其言絕痛又半月遂歸道山而就刻者僅三  
卷實未見其成也迴憶庚辰之歲余客襄陽見案頭所敘述已  
十數人爰舉曾祖王父行誼爲請 先生矐其意而許之時族  
兄菊人方去武昌備兵茲土朝夕舉所知以告 先生甚懽洽  
也先是守武昌時嘗從容謂 先生巴陵界湘鄂之交有湖山  
之勝代產名賢而事蹟著作往往問之人人而不知紀載多疏  
後之人豈得辭其責哉因以傳事誣諉然 先生素矜慎非得

敘

一

於見聞之實不欲妄置一辭故迄今二十餘年而所成僅有此  
數也 先生之言曰疇昔游晉之聞喜見裴氏著錄邑乘者前  
輝後光吾縣之方旣不後於裴武昌君復能追念前修豈非長  
逝者所託命耶旣感其意且復諾之而人事牽率未能卒業或  
莫詳其仕履時地或其子孫溢美虛稱實有可紀者又忽而不  
著其略無事實者更何賴焉若夫姻婭友朋多能詳其家世據  
事直書庶異乎雖善無徵者雖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昔吾之  
文不概於心迨今有成而吾年亦衰且老矣嗚乎 先生之於  
是書其勤已至而病榻呻吟猶耿耿於孫君樹人許君毅齋以  
未得其行事而表著之爲憾信乎紀述之難而 先生之用心  
爲可悲也余幸承教誨獲見成書謹卽 先生所次第訂厥脫

譎未繫論贊者一仍其舊以存其真惟是手澤猶新音容遽杳  
而平生請益之望遂孤是則俯仰今昔泫然而不能自己者歟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正月受業壻方大堪謹識

敘

二

巴陵人物志目錄

卷一

巡撫方公傳

卷二

黃御史傳 子文瑗文理

許御史傳

方稼軒先生傳

梓湖吳先生傳

謝編修傳

卷三

潛谷先生傳

目錄

方冉亭先生傳

常德訓導可齋傳

方君山先生傳 子美葵

方鄉賢公傳

方彝叔傳

楊君雲舫傳

卷四

甯紹台道方公傳

雁平道方公秋<sub>子</sub>傳

方運使傳

方知府傳

鍾運使傳

前山西布政使刁公傳

鄧縣知縣周君傳

彭知縣濟臣公傳

卷五

張通判傳

潮州知府方公傳

漢州知州傳

蕭山知縣傳

二汪傳

兩熊傳

目錄

廣信同知彭公傳

彭運使傳

金縣知縣傳

平和知縣楊君傳 林春昉

卷六

廖君鑄臣傳 子貢民

吳中書傳

候選道何公丹臣傳

龔知府智軒傳

卷七上

費氏三世名人傳

安鄉教諭黃先生傳

毛教諭傳

方桐薌先生傳

龔員外傳

許我山先生傳 兄兆湘

卷七下

彭五經修五傳

方教諭傳

劉先生傳

汪舉人傳 楊大醇

方貢生傳 子大同

目錄

三

瑞金知縣任君傳

鄱陽知縣李君傳

李霽初傳

卷八

安化教諭方公傳

教諭唐仁敏先生傳

縣學生程叟傳

寬樂老人傳

許檢齋貢生傳

卷九

方新莊先生傳

吾友熊君傳

顏孝賈傳 劉取才

趙畱餘傳

方贈翁傳

卷十

張君菊邨傳

郭叟价惟傳

方君益卿傳

方君和齋傳

卷十一

趙同知傳 趙世謙

目錄

四

彭叟松山傳 孫會嘉

張贈君傳

封翁馮君傳 子正元

彭君耐皆傳

卷十二

廣東候補道方公傳

卷十三

李石城傳

陶提督澄軒傳

陶總兵綏之傳

陶提督錫三傳

劉總兵傳

劉總兵子敦傳

舉人阮君傳 方大潛

卷十四

曾大父奉政公傳

從祖父大甯公傳

先父鄉舉公傳

先兄伯崇先生傳

卷十五

方母費太淑人傳 附太淑人張氏

方母張淑人傳

目錄

方母陳節義傳

黃氏貞姑傳

廖母黃太孺人傳

龔烈女傳

劉孝烈傳

杜母唐節婦傳

劉孺人生傳

何孫婦墓志銘



巴陵人物志一

邑人杜貴堦撰

巡撫方公傳

方巡撫諱顯字周謨號敬齋歲貢生選授湘鄉教諭升廣西恭城知縣擢知貴州鎮遠府兼理思州府事是為公立功苗疆之始雍正六年七月丹江生苗倡叛而附近之清水江九股生苗陰相應和為影響九股上接丹江下連清水江南岸清水江北兩岸竝險要而南岸苗寨多北岸其悍尤甚按察使張廣泗督兵進剿丹江而以清水江屬公招撫清水江北岸地有曰梁上梁上東北與內地叩水司連西南則挨磨者磨等寨在焉公始事梁上既盡得賊中要領先撫定其十六寨且令各寨酉克

志一

期會集諸苗寨宰款合榔宰款合榔者苗俗如漢人之歃血盟誓而挨磨者磨等八寨亦以其時就撫立保甲輸錢糧如約北岸既定乃移兵而南號令九股撫定其羊翁世蓋等四十一寨及其鄰近之反號董敖等寨而交汪等七寨及陶賴等十三寨亦以九股故相率就撫蓋苗寨九股為強云七年三月廣泗以清水江南岸苗寨尙懷反覆檄公偕副將張禹謨以往公先命子桂周歷北岸諭苗寨各繳軍器進至柳羅駐兵以臨南岸南岸公鵝寨實始拒命至是結雞擺尾柳利白索白漢等二十餘寨出我軍不意渡江北攻我軍左右中三路迎擊多斬馘而右路禹謨留精銳自衛捐贏以與敵而敗中左因以不支困守柳羅者二十七日會廣泗已擢巡撫率兵來援圍始解方事之

急禹謨欲棄柳羅走公力爭止之及是隨巡撫督兵進剿公先遣通事口辯者潛說罷公鵝之黨霖雨江盛漲募壯士乘大霧潛渡奪苗舟以濟師其死黨雞擺尾寨助戰又連破之公鵝勢遂孤先是漢姦曾文登為雞擺尾言漢兵自古不渡河諸葛武侯曾與立石為誓若輩果聽漢納糧今年納一明年且令納十且歲歲役汝不得休息各寨既陰中其語公鵝因乘以煽誘及屢為渡江漢軍所敗於是舉不信漢姦縛獻軍前而雞擺尾及柳利大寨革兜等寨白索等五寨均詣營受約其後雞呼黨之變雞擺尾苗酋先期來告問何不與俱反則頓首曰我苗受創後深知天威難犯不敢反我未就撫時軍士獲我婦女公必令幃置別室遣謹厚者善視之感公恩亦不忍反也雞呼黨受

志一

撫復叛事在是年冬十一月公已前擢貴東道仍駐清水江既敗雞呼黨乘夜撲營之兵遂進圍其寨羣之其附雞呼之東庫黨宐天臘烏交鳩演農交甲六寨懼并剿俱詣公謝公令徧視營壘且諭曰若輩可縱觀官軍虛實如不悔罪自揣力足抗官軍者可仍歸守寨雞呼黨惟不善守故至於敗若輩自審無後悔蓋我軍進擊時雞呼黨百計死拒凡可以遏官軍者施設至為嚴備公故以是誑之六寨皆頓顙伏地願受約遂繳軍械自請罰輸牛重為詰話平雞呼黨之明年十二月擢按察使又明年正月巡撫奏言新關苗疆內之九股一處苗寨蕃多且甚悍控制之方以宿兵清水江丹江適中之台拱為便台拱建營汛慮苗民驚擾九股輒生事端新擢按察使苗疆地勢輿情深

所請委請 飭暫前往台拱經始是役報可是爲公立功苗疆之終公之建城台拱也羊翁諸寨結南世羊甲墨引等寨合謀抗拒丹江之高坡雞講空稗等寨助之唯台拱在農二寨感公不殺舊恩誓不反且告變十年九月七日諸苗屬集突大營公先別遣精兵伏壘外左右與所偕清江鎮總兵趙文英分布守壘戒士卒無驚恐但露刃倚壘立賊緣上則斫之及賊眾盛兵攻營營中寂無人攀壘則刃中其喉死者數十輩驚而反走入伏中則又走走又遇伏遂狂竄自相蹂躪以死當是時我兵少賊十倍而其來且益眾又以別軍塞排略絕我援軍及餽餉所由我軍日困初以倍直致台拱在農寨糧畜然且不足既而賊怒二寨聲言將移兵相向二寨憚賊絕交易制府檄退師就糧

志一

三

下秉公謂此不能守雖去下秉必不達久之益困人惟日賦米一合牛馬肉一片且盡公日不再食揚揚如平時益以忠義厲將士久之援軍以戰勝躍入公奮兵出壘衷賊而痛殲之卒建城台拱爲黔重鎮所謂台拱在農感公舊恩者當二寨就撫張禹謨追怒其匿施秉劫盜官捕不得謀因兵威屠之公力持不可第令縛獻施秉盜二寨幸得無事保全至今也城事既竣之按察使任平冤獄出死囚四人黔民歌頌有過了兩重黑天纔見青天之謠以母憂去官母許性嚴恪諸子小有過失訶撻不少貸公官黔臬時年五十餘矣母怒則長跪請罪怒解命起乃起母卒黔官廨公方以事留大營疾馳兩晝夜盡六百里得親含斂在途馬夜躓墜崖崖高數百尺云若有陰掖之起者服闋

當乾隆三年授四川布政使明年署理巡撫謝疏入 上獎其質實而訓以撫臣宜持大體不可任氣褊狹先是鄂文端公疏陳招撫清水江等生苗方略因述及公 世宗硃批公姓名旁聞得甚好係出格之才蓋蚤簡在 帝心 純廟之不次擢用基此矣自鄂文端公用師苗疆議者多謂不便江陰楊文定公名時貽書文端至引天道甚神人不可獨殺爲戒而豔其功者乃欲以幸試大小金川是時四川沿邊之雜谷梭磨土司因與小金川互爭必色滿地舊釁要結沃日等土司連兵攻劫而大金川土司色勒奔與革什咱累世深讐互相劫奪公壹本至誠委曲調護次第剖斷嘗奏言雜谷梭磨吐番後裔其巢穴卽李德裕既取復棄之維州戶口約十餘萬金川緊接雜谷戶口不

志一

四

過數萬雜谷素憚金川之強金川則畏雜谷之眾彼此箝制邊境又安固不可任其爭競亦不必強其和協況沿邊多生番畱之可資捍衛且從前川省有進剿之役檄召土兵並應期偕集著有微勞又宜畱之以供調遣至其同類操戈原未敢干擾內地化誨亦尙懷遵是以姑緩參究乃議者謂當乘機參革金川改土歸流非惟彈丸土司無裨尺寸且所給印信號紙一經追取卽係無管生番稍有違抗又費經營得 旨所見甚是公撫蜀年餘所以綏靖土司謀慮深遠若預燭異日前後用兵勞費幾幾不克蕘事者老成先見蓋久而始驗云五年七月廣西義甯苗叛 上命公移撫其地旋 諭令畱川醫治目疾並 賜避暑山莊法帖康濟錄及唐宋文醕等書尋 特賜福字鹿肉

野雞哈密瓜藥錠及公力疾赴廣西任所又 特諭解任養病  
留粵回籍聽自便太醫院精選高醫馳驛就所在診視六年十  
月薨巴陵里第年六十有五事載 國史貴州苗疆之開發議  
自張公廣泗而鄂文端決策於公公因條上便宜十六事一別  
良頑良而懦者本有內嚮之萌乘機而導宜安撫愚者未即知  
歸誠之樂俟教而化宜招撫頑而凶悍者志在虜掠狡黠者意  
存首施非臨以兵威雖恩不感宜以剿爲撫一審先後路有遠  
有近近者先撫遠者或聞風而來勢有弱有強強者先撫弱者  
乃迎刃而解一禁騷擾擾於未撫之先則不就撫者得以藉口  
擾於既撫之後則已就撫者又復灰心一耐煩難苗人不通文  
告毋憚口舌之勞苗地本多險阻毋憚跋涉之苦一防邀截林

志一

五

箐叢雜山谷幽深苗本易於設伏人心多狡風俗尚詐苗又慣  
於設伏一戒姑息未就撫而不遵化導情尙可原已就撫而叛  
服無常法無可恕一宥脅從渠魁有違抗之心自必有違抗之  
迹脅從有違抗之迹不必皆有違抗之心一除漢姦苗人本易  
反覆漢姦每潛往煽搖漢姦既已煽搖苗人必愈形反覆一繳  
軍器苗器堅利不繳則桀驁難馴一編戶口苗戶稠繁不編則  
散漫無紀一完錢糧錢糧宜輕不宜重重則難輸輕則易納一  
定條約條約宜簡不宜繁繁則難曉簡則易從一設重兵無事  
則控扼形勢藉消姦宄之萌有事則就近剿除可免遷延之誤  
一建城垣城修扼要之區聲威益壯建適中之地運掉皆靈一  
置塘汛互相聯絡嚴密稽查沿江之聲息果通兩岸之凶徒必

斂一疏河道灘石無多修整尙易黔楚之商船既利苗民之生  
計彌寬自著平苗紀略其論馭苗之宜云無事毋激有事毋諱  
大事毋畏小事毋張公起家州縣諸在官所施設類古循良茲  
第著大者於篇他不及詳云同治朝崇祀鄉賢妾陳氏歸公年  
始十七越五年而公薨公薨前數日語陳汝年少無子宜好自  
爲計陳以死自誓公前自是足不踰閩者三十三年竟以節終  
子桂自有傳

杜貴墀曰吾鄉祠有所謂 勅封都巡大帝者或曰卽洞庭君  
也方氏尤嚴祀之余童時聞長老言公久困苗圍中夜夢若有  
人似今所肖大帝像者爲公剋戰期且言吾是時當助汝公適  
聞外援將至遂如期奮兵突賊果大勝苗俘自言合戰時公馬

志一

六

後一巨人黑面猙獰長丈餘作指麾官軍進戰狀苗見輒驚怖  
失氣相率反走不自知其所以也此與昭烈王唐張扞示靈偉  
人無異竊惟 天子當陽震疊懷柔百神效順而揚 休命申  
國威者精誠又足以感孚之詩曰天保定爾又曰神之格思  
古人豈妄語哉嗚呼大帝故依然也今何時乎復得如公其人  
者陰左右之以捍大難成大功或亦神之所樂歟

邑人彭承棠校刊

黃御史傳 子文後文理

先生諱秀字實菴年十三補弟子員滇寇踞岳州避地山中土人因名其山曰道山謂有道者所居也學者稱道山先生年六十有四而成進士選庶吉士時當康熙辛丑明年 上宴羣臣六十以上者於乾清宮先生與焉有紀 恩詩四十韻散館充治河方略政治典訓兩館纂修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協理山西道事 沅湘耆舊集丁未 世廟詔中外羣臣各舉所知實菴舉 吾郡敬先生蓋示樸學也敬不就時論兩賢之秀同年鄧編修鍾岳稱秀德性純 疏請推廣 皇仁因條陳振卹隄防諸厚持家整肅處世謙和 大政曰一農桑宜勤勸課兆庶衣食之原非農桑則生養無具

志二

三代時井疆有法授田有制民無田多田少之事因無甚富甚貧之家旱潦見告凶荒無慮今土地雖廣而生齒日繁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鮮立錐為民牧者祇以催科為能民生休戚漠不相關求其撫字心勞者固已鮮矣井田久廢難復限田勢不可行祇有重農厚民一事為今日亟務臣懇我 皇上特著為令凡親民之官必以勤於勸課為先不得漫云無游民曠土惟於每年春秋二時巡行各處鄉郵躬親省察令其預備牛種以勤耕作廣植桑麻以獲絲枲收穫米穀不得濫用俱各謹其蓋藏巨室富家不得重利咸周恤其鄰里懲奢侈僭踰之習禁迎神賽會之舉仍俾牧令久於其任實心奉行以三年為期務使家給人足閭閻實在皆有蓄積荒年可以不虞饑饉凡有司報

績必以此列為首而征斂次之督撫保薦必以此考其成而他務後焉其有勸課不勤儲蓄不充民多窮乏者為參罰所必及如此則勸課勤而衣食足斯禮義自興何慮俗不漸返醴良治難追於古昔邪一考試宜嚴弊竇 朝廷設歲科兩考取士自各直省盡改學院後又給養廉之費學臣俱清白自矢孰敢仍蹈往轍自貽伊戚但士習巧偽日滋見學臣廉潔賄賂無門遂詭生他計以圖僥倖其中有傳遞文藁之弊有長鎗代考之弊有頂名換卷之弊有賄託巡捕串同堂官之弊有書役招搖潛通關節之弊有內藏能手作文暗遞童生之弊有撞騙假託欺哄愚人之弊種種不法在素習精明者善為周防嚴行禁緝有犯必懲人情或知畏懼一遇委靡不振之員則廢弛以養奸大

志二

為士習文風之害大抵諸學臣一己之精力有限耳目難周眾人之狡詐無窮欺瞞莫測人惟利是圖即子姪且有悖其父兄者況幕友長隨胥吏衙役素多姦猾尤為貪利無厭者乎此真才所以常致淪落士習所以日益卑污也臣懇 皇上俯允末議敕部議覆載入學政全書諭令督撫轉行學臣清查諸弊通行嚴禁凡府州縣考試即責令點名散卷防維代作傳卷諸弊且不得多行濫收送考至院考日細令虞保認識毋得給燭仍認真覆試更調府縣原卷查對筆蹟相符文理皆通然後取進勿致草率祇完故事儻仍前舞弊或經訪察或有首告即嚴行重懲搜絕根株其或學臣憤憤在他處發覺者即將學臣處分如此則諸弊絕而考場清文教可以振興士風必能不變矣一

蠲振空覈實數我 皇上念切民瘼於雍正五年軫恤湖南被  
水州縣衛所 特頒恩綸既蠲正供復發府帑羅穀備荒如天  
好生之仁洵無有加於此者惟是免糧無論貧富而振濟則專  
為窮黎富室田多既免其糧不須再振惟貧民則日食為艱蠲  
振自應兼施但更有一種最苦窮民原無田畝報荒因無姓名  
在冊臣見外省州縣止憑荒冊花名散振故豪棍勾通奸胥飾  
無為有聚少為多肆行侵冒而真正窮民反因無費姓名不能  
上達竟不得少分升合之需行且悉轉為溝中之瘠且此弊在  
各衛所尤甚衛田散處各邑衛糧多屬大戶乃蠲振仍益富人  
而顆粒不逮窮佃其情更屬可憫臣請 敕部議覆通行各直  
省嗣後凡遇賑濟俱照近京州邑定例確查無土赤貧之民戶

志二

三

造清冊並取具鄰里甘結沿鄉逐戶分給小票一紙照人口之  
大小多寡以發銀穀勿令豪強吞併吏胥中飽俾見在窮民得  
自充一日之飢餒比戶皆沾 朝廷之實惠雖有旱乾水溢不  
足為斯民大患矣一水旱空速勘詳伏思堯水湯旱雖屬偶歉  
之天行而拯溺救飢必須豫籌於人事臣湖南人也知楚為產  
米之鄉平原近地農民勤於耕稼雖水旱稍歉亦不致竟成大  
災惟濱湖者多水傍山者易旱每遇大旱大水之年百姓具控  
號呼而州縣往往顧恤已私置之不理或緣先報年豐後難詳  
改或謂秋災不為民病飾詞誑上因而漠視民瘼遂致民情壅  
於上聞極可痛憾臣思窮民遭逢歉歲目前已乏生計即稍有  
薄田食尚不敷糧何由辦不得不棄產謀生流離四出而州縣

又從而禁出其境不為收恤幾何而不為賊盜也在州縣官動  
稱報災有例不知例所以防弊耳若實在真荒見聞難掩彼繪  
圖上陳者甯必問往例邪伏讀 上諭凡地方小有水旱勘不  
成災例不應題者督撫具摺奏聞令民間情形無絲毫隱匿方  
不負封疆大臣之任大哉 聖言洞悉民隱軫念民艱肫誠篤  
摯又如此其至也夫以水旱未及成災者大臣尚不當隱匿豈  
水旱大為民患者有司可不速勘詳報臣請 申諭督撫嗣後  
儻遇地方報災即令州縣速行履畝親勘仍委鄰縣官員確查  
固空嚴禁民間捏報尤當重懲官吏隱蔽如果田地無收米穀  
昂貴亟宜據實詳請或平糶或緩徵振撫兼施如此則民間疾  
苦皆得仰達 宸聰而 恩膏無不下逮矣一命盜空嚴隱諱

志二

四

命盜為民生重務隱諱例嚴處分惟有司以盜犯難於遠獲不  
嚴加躡緝以事主愚懦無知反多方根究甚有勒取無事甘結  
以罔下民欺上司者在事主既苦盜劫又畏官法更慮胥役需  
索不已往返拖累無休故失盜之家祇得隱忍不言盜賊因而  
愈熾此諱盜所以益多盜也人命重情報則州縣往驗者多通  
詳者少彼見苦主柔愚或恐嚇以危言或安慰以甘語甚至豪  
棍串通行賄諭令私和屍親不忍檢傷情願自息以致強梁者  
逞一時之忿弱肉強食毫無忌憚此諱命所以多命案也臣請  
嗣後民間有命盜案件若已報而不行深究毋論得贓與否州  
縣皆宜重懲其有情真事實官民交隱或經上司察訪細查亦  
許旁人據實出首一經發覺官則飛章參處吏即監禁定罪棄

棍則立擊重懲務使真盜必獲真命必究至於假命圖賴以詐索財物買盜扳賊以誣蟻良善者則立法嚴懲又當加等夫命盜原有限期未便率結然果不得其情自必虛衷訪察屢加研訊若情真罪當毫髮無疑則初招已定即令出具不致改供甘結附卷具詳其間亦有鄰左右證與無辜牽連或老弱貧病難隨招解者即取具的保聽候院司審結釋放庶愚民既鮮拖累之苦而命盜自無沈摺之患矣一隄工空嚴浮費楚為澤國惟恃隄防見蒙 聖恩頒發帑銀六萬兩分撥湖南湖北修築隄腔並疏濬支河淺阻此非常之曠典也臣查各省隄垸每歲俱照糧石以派夫工向令工無虛冒隄腔皆固即稍有雨水亦何至即行漫決惟從前官役每多侵漁入己矜棍豪強率皆免富

志二

五

差貧隄總單頭又復徇私包攬至僱夫必扣減工價報銷又多開數目此浮冒所以滋弊多端也且鋤隄上則翻新蓋舊而隄面愈削築隄脚則上緊下鬆而隄根易塌苟且塞責於一時必難經久於日後此夫工所由難覈實數者也故隄工一事在小民常苦力役而官吏反樂興修以 朝廷利民之舉竟為奸軌肥己之計可勝歎也哉且修舊隄與築新隄形勢不同工程亦異凡隄有衝潰處或補築決口或另築月隄費用既繁創建匪易若舊隄原腔現在止宜擇緊要險工與低薄處加高幫厚其夫工遠異新築未可任其朦混開載概以數千百丈之長數十百里之遠一例浮捏虛數欺上司以侵國帑今湖北各屬隄里甚長支河甚多修濬自應兼行楚南州縣逼近湖濱者波濤湍

激多山水迅發無從疏濬惟修築隄圍為要著敢請 敕諭督撫委員清勘時載清土名實從某處起某處止隄脚若干寬隄身若干高隄面若干厚細查土方新舊估計夫工多寡造冊報司計土論工按數發銀照舊例每夫一日給米一升鹽菜銀一分即於修築之舉兼寓救荒之策嚴革前此積弊庶克副 皇上愛養楚民至意自屬一勞永逸之良謨然監修尤當差委賢能之員不得徒用佐貳致與胥役矜棍勾通舞弊欲知隄高厚則插竿壘土以測尺寸欲測隄堅鬆則錐土盛水以試疏密欲知夫工數目則點土方大小查新坑深淺以辨多寡虛實工竣委道員親身嚴查凡丈尺土工俱與原冊相符送部覈查方準開銷至考覈工程尤須勸懲有法查黃河修築隄岸俱以三年

志二

六

為限如限內潰決即令承修官賠補迨限滿隄堅保固無虞查明議敘今湖南隄工因例無處分州縣不獨視為利藪且謂功過無與己事一味草率以致隄腔不堅故湖南百姓歲歲受隄工之累者此也查康熙五十五年工部原議及此惟是歲久玩生伏乞 嚴敕督撫實力稽查分別懲勸則功過既明而隄工自歷久常固斯民可以永慶安瀾矣官御史三年致仕歸自號洞庭漁人卜築河饒之販額堂曰怡頤文以記之續纂邑乘後出應貴州之聘纂修通志寓居王文成公書院而記以文大旨謂陽明講學拈致良知為宗旨良知言自孟子致知本諸大學初非拗說致良知者由吾性本然之知從事學問思辨擴而充之以造其極則盡心知性躬修實踐蘊之為德行著之為事功

發之為文章皆不外乎此此其立言本旨原不背於孔孟亦非大遠於程朱後人乃妄生非議謂其學涉於禪竟以陽儒陰釋譏之夫體用原不相離未有舍用為體者禪家者流絕人倫滅天性固無所為用即所謂本體亦已大非陽明學既有體又復有用非空談性命流於虛寂者比而可譏以陽儒陰釋乎卒年九十著有道山堂文集詩賦子文瑋雍正癸卯副貢文瑗癸卯舉人文瑛乙卯拔貢與弟文理同舉於乾隆元年丙辰榜文理中明通進士先生皆及見之

文瑗字學遠號玉亭以舉人歷知恭城巴東枝江棗陽縣所至號廉明棗陽縣城逼沙河倚隄為固河漲屢敗隄且及城根玉亭集邑父老相度河勢順從城灣至大東門壘石壘土成護城

志二

七

隄數十丈就要害處建二石磯為隄當水之碎擊隄益有恃無恐卒官士民慟之為建祠縣之西街事具棗陽縣志

文理號倫齋以進士知大庾縣未及三年罷歸 純廟巡幸江南倫齋獻恭和 御製奉 皇太后木蘭元韻詩二章其鵬字韻云請看駐蹕雲呈彩歡動遐方早貢鵬又云景仰 翠華巡幸日金門願賦杜陵鵬奉 硃批詩律可嘉候朕回鑾日以知縣用旋授四川隆昌縣知縣

杜貴堦曰 國朝文人多壽考然罕至九十者先生之後惟沈公歸愚九十有五梁公山舟九十有二與先生鼎足而三爾其達最晚而享年最高者為海陽劉公起振八十有八或云而成進士選庶常 賜檢討 高廟南巡以恭迎加侍讀銜遭遇可

謂至幸然甫達即歸未能有所建白先生則累歲諫官從容諷議退而著述及見諸子鄉舉中有中明通榜者乃劉公丙辰同年文人福命上應 國家氣運之隆烏虜豈偶然哉

許御史傳

御史諱伯政字惠棠一字石雲乾隆元年舉天下鴻博御史以

選拔應 詔乾隆徵士錄 上臨軒策問經史源流復命作五

論訖計各官所薦凡二百六十七 又明年戊午舉順天鄉試壬

戌成進士知四川彭縣有惠政值金川用兵供費浩穰以善措

置故軍給而民不擾內擢禮部主事轉員外郎遷山東道監察

御史年未及六十告歸家居數十年不履城市御史學該洽討

論故實必援引剖晰使無遺義究心經傳往往出己見為論著

志二

八

於易謂圖書皆出太昊之世卦數生於河圖著數生於洛書其論卦變曰重卦自具兩體凡傳稱上下者如乾下乾上震下坎上之類凡稱進退往來內外者如乾九四上下无常進退无恆及否泰反其類也泰之小往大來傳曰內陽外陰否之大往小來傳曰內陰外陽之類皆易例之顯而易見者又剛柔之稱有以爻言者有以卦言者以義求之皆象明理顯無取於卦變之穿鑿其論變占曰啟蒙所論依傍左國參以己意其實卜筮以衍忒宜各隨其人其地其事其時而推衍之乃能旁通其變曲暢其情未可先為例以拘之左氏卜筮之法如秦伯伐晉卦遇蠱是六爻不變之卦而其占全不用彖辭孔成子筮立君卦遇屯之比史朝以靈公名元即以元亨屬之孟縶弱行即以利居

貞屬之皆非繫辭之本旨故兼取漢人卦氣納甲及京房易傳  
火珠林之法而不用卦變變占於春秋謂孔子既因魯史作春  
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即爲之傳今左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  
者即孔子所作其有加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  
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  
增設又謂孔子所用乃夏正非周正王周正月王周二字爲後  
人所加而攷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四  
十年間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伸其合於夏正  
之說於詩用蘇轍之說以小序首句爲古序餘爲續序次列集  
傳次列辨義而攻難集傳者爲多其書曰易深八卷曰春秋深  
十九卷曰詩深二十六卷論步算謂天周宜用三百六十度日

志二

九

法宜用九十六刻宮次非恆星一定之居歲實奇零積久始覺  
損益不宜概爲四分日之一遵 聖祖御製歷象攷成前編之  
法溯稽經史傳註所載至朔氣閏質其合否糾其謬誤排纂長  
歷分代紀年上起軒皇下迄明季四千年之中絲牽繩貫使星  
躔節候一一可按譜而稽其書曰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乾  
隆三十七年 詔採訪天下遺書日至源流鈔儲四庫三深存  
目又著有事三堂文稿行世子萬玠由湖口知縣擢揚州同知  
勤政愛民事見江西通志名宦傳孫忠一以選拔官遠安知縣  
杜貴墀曰余自幼即聞諸長老御史經學名天下及長御史後  
裔有昏吾家者從求御史遺書不可得得所著事三堂經義稿  
久之御史後裔日益困稍出鈔本日至源流以售人易升斗然

非出御史手定見者疑有譌舛弗尚也余晚寓長沙見校本於  
余君鶴皋所朱書楷法極精云舊藏文瀾閣兵後以重價得自  
書賈極寶貴之假觀數日即取去鶴皋旋死此本不可蹤迹矣  
詩深諸書數問之許氏則云板片零亂不復可識別而已悲夫

方稼軒先生傳

先生諱大純字希程一字稼軒道光癸巳進士授兵部主事選  
取軍機章京先生好學寢恆逾夜分朝夕食目光注書不轉或  
誤置箸研中墨其脣年二十領乙酉鄉薦所爲文驚其長老讀  
書能著其說集近人四書說爲書號四書通義詩初宗毛氏既  
乃替萃眾說而閒以己見坳之與人論格致書曰歷來諸儒辨  
論格致何啻千餘言純何人敢復饒舌然閒嘗折衷經文渾諸

志二

十

家之論而一之今之論者多以格致之傳爲亡愚以爲格致之  
傳雖亡而未盡亡也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格致之義了然  
矣曰知本即王氏致良知之說尊德性之旨也曰知之至即朱  
子窮至事物之說道問學之旨也爲尊德性之說者曰物即物  
有本末之物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  
而爲用功之先後耳夫物豈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  
夫謂物不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是即孔子成身不過乎物  
之說也非異說也爲道問學之說者曰用力之功或考之事物  
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得之講論之際凡  
夫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鬼神天地之變鳥獸草  
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



所以然而不可易此卽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皆篤論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自其大本而言之凡經文所謂身心家國天下者皆吾良知中所固有也卽知本之要務也自其極功而善之朱子推之天地鬼神草木鳥獸皆所以擴吾心之良知也皆知至所包涵也知本者格致之始事知至者格致之終事知本知至則格致之道備吾故曰格致之傳雖亡而未盡亡也至若傳古本大學者謂格致亡傳以此謂知本二句繫經文未之有也下是頓悟之學也是禪家所謂一了百了者也豈足以語聖學是朱子之所定固不可易也然而補傳則竊有所未安者以知本知至之言還之格致之傳則格致之傳雖闕而格致之義更不必補守缺抱殘其亦可矣何必以此謂知本爲衍文

志二

主

而別求其說歟或曰朱子謂一草一木皆當格不幾玩物喪志歟曰吾固言之矣此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也萬物體統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與我非有二也夫草木之發榮滋長乾之元也暢茂條達乾之亨也收斂藏固乾之利貞也四德原於天具於心而散著於一草一木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卽此可以知性卽此可以知天卽此可以見至誠盡性參贊之學格物願不重哉如徒訂爾雅之經考山海之注是博物非格物斯乃眞玩物喪志矣至良知家言謂格物是格去物欲若如此說則八目止說得行一邊少知一邊且去欲一層已包誠意中其說亦未可從旣成進士有志天下大事從兵部吏繪取天下之圖行省各一大幅注其地必詳蓋其慮深矣未及有爲年三十而卒

世皆惜之左恪靖侯謂此君不夭當爲吾楚第一人云

杜貴墀曰余童年侍從祖父大甯公山西宦所一日見公閱家書慨然太息稱巴陵無福者再久之乃知爲先生之卒而云然先生之卒前粵寇之變十餘年考其時年裁四十餘以十餘年中所講求於天下者起而任其艱鉅當以勳業倡中興諸帥之先左恪靖所謂第一人者豈虛語哉士不幸命與才違賈志黃壤世無從知之其存沒亦不爲世重輕若先生者成就卓卓其端倪著見先於湖南曾胡諸公幸而無死天下將倚賴焉然則巴陵無福第謙言之耳嗚乎巴陵之不得與湘鄉湘陰諸縣爭烈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梓湖吳先生傳

志二

主

巴陵多樸實厚重之儒自爲縣以來更歷千數百年以古文明天下而貴墀幸及親見之者蓋一人焉其姓吳氏其諱敏樹其字南屏其居巴陵之銅梓湖其官由道光壬辰舉人訓導瀏陽其生始嘉慶乙丑終同治癸酉其學六經其文則宋代曾歐二氏之文而非一世之文也先生幼穎悟從師受左國史漢諸書卽能通其意稍長爲詩與隣近毛舉人西垣相唱和時藝獨喜明歸氏震川而尤專意古文之學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方以歸氏古文鳴京師而朱侍御琦邵舍人懿辰王戶部錫振諸人爲之先後先生甲辰之年入都試禮部所序歸文別鈔爲瑞安項舉人傅霖攜去以達梅郎中先生由是有古文名鉅人多求識先生而湘鄉曾文正公國藩與交尤篤然先生雅自矜

重功名形執之地可借以收聲實者不以自浼嘗言人之於古豈特效其文哉必行誼無不與合而後吾文從焉生平辭受取與兢兢嚴尺寸不使其身一日居於可愧官瀏陽小有不合即自免去咸豐初曾公以侍郎倡楚南義士東向擊賊天下賢豪雲附景從其率師下武昌也先生與見郡西之岳陽樓從容道故殷殷詢兵事堅請與俱先生不可即別去終公之身先生不以私干先生體肥能飲瞰目光炯炯若有薄膚裹其睛而外突掌表瑩白而裏朱著盥匣中若朝霞之映波接物莊而和與言必誠意所不可則相對以默其人逡巡自去家有聽雨樓爲兄弟觴詠之所弟卒遂廢樓不居於故舊終身不忘然不苟稱許獨喜毛舉人詩爲梓行之毛旣死孑然無侶獨常徜徉洞庭君

志二

三

山及城南之呂仙亭卒之前數歲大病而瘵因更號曰樂生翁或貽唐製巾忻然著之跨小驢循行湖畔遇可畱家則繫驢飲酒自譜小詞爲贈後竟以遊卒長沙當東南初定先生棹舟金陵因以其間陟石鐘匡廬大小孤山遊宴西湖回舟泊漢渚登余所寓晴川閣作重九而歸時同治戊辰歲也其在金陵曾公館爲上客公幕府故多賢豪而一時名流以公故多客金陵沿江諸營亦往往而有聞先生至則皆相就交驩公貽先生詩章大江南北繼先生和者三百餘人海內傳爲筵部唱和詩筵部者詩首尾二韻上相吐握之勤文人聲氣之廣中興盛事益近今僅見云自初識字無一日去書亦竟無一事累其學者論文甚不取宗派之說謂當博取諸古書烏有建一先生言以自域

者厭薄時人以搖曳取媚爲歸體著史記別鈔以正之詩主黃山谷造句矜慎而味醇深所手定稟曰梓湖文錄梓湖詩錄曰釣者風嘗謂貴堦吾橐不及吾自定後事烏可知貴堦所聞吾巴陵耆舊非無撰著然以未及刊故多不傳先生是言蓋有深痛焉先生身不廁 朝籍無高文典冊之作曾文正客先生金陵節署從容爲言吾一旦不幸誌銘當以屬子後竟不然然識者謂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首推曾吳曾謂先生文字字如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少與同里方稼軒兵部同治經學頗主其說著有論語大學中庸考異別鈔春秋三傳義求孟子考義發詩國風原指及梓湖詩話湖上客談年語諸書藏於家先生幼所事師爲同里秦氏石畬疾時人以八股爲正業壞文學謂必推周秦兩漢以來古文詩之傳與之相接續爲道其授讀先取古者或不解曰但熟之後當有用石畬師卒後先生爲表其墓弟子通利則思師述師所以爲教者甚備余略撮其語附著篇末見先生之文高出一時導原有自且爲吾鄉授徒者告焉子念謀舉人安徽英山縣知縣念 四川候補縣丞念穀副貢生前先生卒

志二

西

杜貴堦曰先生爲先君鄉舉同年余初以童試畱郡城得見先生先生誦前所見余落花詩句稱歎者再去是二十餘年始復見先生繼此凡數見余年近五十尙困諸生先生特所憫念和余游絲用張度西韻詩云賸欲著人心養養恨無牽汝手纖纖蓋先生曩曾言余左恪靖侯恪靖方居路文忠公幕中及曾文

正公平賊江南先生賀以書因述及余其明年先生東游金陵  
客文正公所復以書招余余留鄂未即去及至則先生前已他  
往文正方移督直隸余遠別文正以歸先生所為不能無恨也  
巴陵王申縣志先生初以屬余余固欲學古文於先生者而人  
事乖迕余復舍而游鄂迨余館善化周氏先生亦來會垣寓居  
荷花池余得時從請益而先生歸道山矣賦命窮薄往往意所  
欲得輒若有物焉迫而奪之交臂而失師資其恨尤無極哉

謝編修傳

光緒四年順天府尹某奏言春夏之交京師饑民四集翰林院  
編修謝維藩及中書科中書姚恩衍戶部主事何金章光祿寺  
署正吳士達兵馬司副指揮程常憲等倡捐辦賑因積勞感疫

志二

五

相繼身故陸襄誠謝君行畧君集同志設粥廠十餘親自撫振  
日往來騎陽汚塵中徒步數十里懷胡餅數枚自啖  
勞苦無倦意奉諭著原籍督撫將謝維藩等善行事實查明  
列入志乘以示表揚謹按編修字慶伯維藩其名巴陵吳南屏

先生所稱在吾縣為第一人在天下亦不當為第二等者也

謝君行畧君幼敏悟讀書博記能過目不忘慷慨尚氣節初  
好馳馬試劍訪豪俠士修交納憤天下多事有投袂而起之思  
既而悔之長安有盧先生桂輪者里居授徒潛心關學鄉人敬  
奉稱大儒君借其友徐賢熊事以師禮或誹笑之不顧也徐浙  
人舉順天鄉試同治元年壬戌進士官編修充廣東副考官  
正使王公祖培中道卒君獨任試事所取多  
名宿為王謀歸葬以例聽所得分致其家教習庶吉士 國  
史館協修光緒元年提督山西學政斥廉俸勸書院敦聘耆儒  
延聘芮城貢生薛于瑛為講學堂  
居之疏請於 朝賜國子監學正銜講學刊印朱子小學萬本  
給士子卒年四十有五編修家故貧入官所得隨手散湖南通  
志居京

師每冬必釀金製寒衣數百領以拊寡人又與儀徵陳彝捐立  
敬節會行畧親族有請託拒不應告貸則厚助之遇人有急難  
樂施身後交好合力經營乃得舉喪而西蓋編修幼從父母客  
不吝身後交好合力經營乃得舉喪而西蓋編修幼從父母客

西安以皋蘭籍中咸豐乙卯鄉試後雖還籍巴陵而父母前已  
權葬西安故遺言必西歸也編修少孤事母李善伺顏色母或  
不憚則長跪前請必意解歡笑乃已居父母喪並蔬食三年恩  
禮窶姊姊有言無敢稍拂行畧君天性忠孝未達時聞 文宗  
升遐嘗焚香中庭北向私拜哭腰繫  
綳帶百日康熙朝 聖祖加恩翰林有督撫酌量料理送京之諭翰  
林望益高新庶吉士率乞假出都門擇所如往自督撫至牧令  
旁及富紳大商皆望門投謁既乃走僕於所嘗謁者以行期告  
舉世從同無所譏諱編修獨不以一刺干人葬親西安也將以  
庶常赴 廷試過謁大學士左文襄公公重其才品將疏留贊

志二

六

軍嫌為捷徑決辭去同治十年 穆宗大婚所司或違 詔旨  
侈供張編修疏言人君躬行節儉豈惟博財用惜物力將以清  
心寡慾使耳目玩好之物不交於前斯窺伺迎合之端無自而  
入用能庶政清明邪慝不生今西北兵燹數千里人煙斷稀川  
湖連年水災蕩析數省奸民岌岌思動近日各處河決畿內淹  
沒人民田舍數十州縣流亡滿路而外夷逼處肘腋挑釁各邊  
紛雜譎悍禍變不測此 皇太后 皇上臥薪嘗膽之時非暇  
豫安逸之日也痛念庚申之變 先皇帝乘輿播遷中外鼎沸  
薄海臣民呼天號哭頓足北望誠不敢料事勢若何底止幸能  
一年之內轉危為安仰賴 列祖 列宗與 先皇帝在天之  
靈亦我 皇太后 皇上憂勤惕厲有以致之今以已絀帑項

供無底鋪張竊恐侈端一開揣摩資緣百弊交至流極有不止於大婚一事者 皇上聖學喫緊之時習觀奢靡親邇玩好既懼 聖德有累細民困誅求而供濫費將益甚其愁苦怨泣之聲外夷窺瑕覺而長戎心且適墮其幸災樂禍之計伏望 皇太后 皇上念 祖宗勲業艱難與 先皇帝遺命付託念念存復讐雪恥之心事事思倉皇播遷之日不可以目前無事為可幸安不可以臣下不言謂無大失不以小忠小信為愛君而受其蒙惑不以飾金飾玉為美觀而期於治平省一分國用活一分民命固一分人心輕一分邊患又言臣頃聞京外來人言及被水災民汨沒波濤奇慘萬狀不忍目覩其逃生入城者扶老攜幼破衣跣足日食薄粥延命四人共頂一蘆席露宿徧地

志二

七

近復大雨傾注則皆晝夜僵臥泥淖中上下淋淫纍纍待斃苦更不堪設想可否 特沛恩旨一切無益可省工費未舉辦者酌量減除即以應用銀兩添撥各處為振卹災民之用 皇太后 皇上一念轉移間全活無數生靈薄海臣民無不歡聲雷動於以感召天和默培元氣實今日安危治亂一大關鍵疏入

上優詔答之 上諭據翰林院代奏編修謝維藩條陳時局艱危懇憂勤節儉並請減除工費撥振災民編修吳大澂請飭停省典禮工費各摺片披覽之餘所陳均屬切當大婚典禮傳辦各事宜前於同治八年三月間業經降旨台該衙門分別減裁停止方今西北軍務未平各省被災黎民蕩析離居朝廷深軫念尤當憂勤節儉以裕民生所有大婚典禮現在並無續行傳辦之事其從前傳辦各項及一切工程即著該衙門力求撙節毋稍糜費事竣核實報銷不准稍涉浮冒直隸被災各屬屢經諭令直隸總督順天府尹妥為振濟務當認真辦理實惠及民以副朝廷軫念災黎至意欽此 同

治十三年有 詔修復圓明園以備 兩宮游豫編修疏言圓

明園在今日實怵目傷心之處非怡神悅志之區庚申大讐未報一旦修葺其地 皇太后 皇上乘輿臨駐凡一臺一榭昔年往復流連之地風景頓殊而 先皇帝當日憂勞艱危情事如在目前必有拊心感動不可一朝居者本所以怡悅 兩宮聖懷而娛目反致傷心承歡實以增戚返之 皇上孝養之初心亦必愀然難安久且生悔語甚切至左文襄時督軍甘肅稱為朝陽鳴鳳 行畧官山西學政復履疏邊事皆雷 禁中君亦不示人疏稿所奏機密雖厚交至戚無知之者每以時事多艱 主少國弱禍在肘腋為 憂或與二三知己私譚輒聲淚俱下 自海外各國通商上下恬熙無事編修獨抱悲憤而尤以俄人為憂會有散俄人運米濟軍之利議允其陸路運茶漢口白玉門關蘭州西安以出襄漢沿路設立酋卡者編修書抵文襄言俄夷之雄視北方非同

志二

六

紇狂躁之比亦非海外各國之所得而同近聞其主英銳異常萃中國各省及外洋各國地圖壁間日遣人諷刺中外事情纖瑣必悉養威觀釁各國畏憚此其志氣豈甘久居漠北者今與中國賓旅相見之始而中堂首當其衝天下人謂老謀重望信足敵之而所責望於中堂者亦謂今日一舉一動關繫 宗社安危及後此任此事者難易利鈍非細故也從古未聞兩敵相持復許其人入居腹地者今日乃始有此變局然英法各國遠隔重洋人猶謂其終不能有中國其志通商貪利而止此姑不深辨若俄夷者不能謂其止於通商貪利也彼方以渡海運茶為不便而開通陸路以利馳騁陸路一通酋卡林立此時兵力強盛立約之初譏禁嚴密或尙無大慮能保百年後踵此任者

皆能強盛嚴密如今日乎萬一強踞中國各處要害蘊毒藏奸橫決四潰不可復制天下後世追論首禍中堂將有抱疚終古而不能自解者矣況彼稔我糧艱以利餌我設遂所欲而糧運不繼禍局已成拒之則立開釁端忍之則甘受愚弄目前指摘卽恐不能解免從前製造輪船中堂固嘗行之然米夷去中國最遠其勢恆爲英法所紕謂其僅以利來猶意中事俄夷之與米夷既萬萬不能同日而語而開通道路盤踞要害之與購買輪器其利害輕重又不能以道里計明知中堂亦斷不以向之馭米夷者待俄夷特以軍前食缺不得已而出此然維藩私意以謂充類至盡甯可畫關而守不與彼爭地而不可使之據我中國要害以貽日後無窮之憂總之天下大患不在英法各國

志二

九

而在俄夷中堂爲 國宗臣同共休戚自當事事爲 國家圖子孫萬世之安而不爲目前苟且之利況目前之利不可必而害且不可勝言以上各節何一不在燭照數計之中所以嘵嘵不已者實以大局敗壞至於今日萬不可使再有蹉失曩日抵掌談天下大事相對悲憤流涕如昨日事不敢自居不能進言之列憂鬱所積遂不暇究其事之有無情形之確與否率爾直陳惟中堂深思遠慮力挽已成之局爲天下後世詳審而善處之無何俄人果因我索還伊犁要挾百端朝臣言其不便者二百餘疏獨編修明目張膽訟言於俄形未見之前深識遠慮爲不可及云始編修初返巴陵南屏先生一見傾倒聞者或傳其推許之言斥爲怪論自今觀之先生豈妄哉獨不幸早世不克

竟所樹立以塞嘵嘵之口證知己之明此則可爲悲痛者也性舒緩平生無疾言遽色廝僕雖驕縱不問篤於師友倭相國之喪賻之五百金人以爲難與人言嫗嫗惟恐傷之然與游必高才生所不厝意雖故舊罕酬答故多謗之者詩宗工部沈雄處往往刻肖忠愛其天性也喜山水每獨遊忘返著有南嶽草堂詩集又名雪青閣集若干卷南屏先生尤樂誦之沒 京師遺稿散佚交游接輯刻之無子家從遺命以族兄涵第四子乾生嗣之易名盛虞

志二

三

杜貴墀曰編修初來巴陵訪余於鈍安莊贈詩言邨居之勝結語云慎勿輕出徒紛紜蓋諷余以美游不如惡歸爾余再從祖父赤林公與編修爲同歲生終年閉戶讀書靜躁與余殊趣編修兩交焉余之見編修始自鈍安終於京邸中間無幾相見編修短世而余遂垂垂老矣老且不能無游每一念編修詩語媿汗涔涔如編修其人卽不幸貧賤如余當必有以自安能老死不去鄉里痛夫子之不足語此也近鄞人陳康祺郎潛紀聞述諫修圓明園惟舉沈侍御淮游侍御百川而不及編修蓋由聞見不能無遺此巴陵人物之志余小子所爲不敢不勉也夫

邑人彭承棠校刊

呈人杜貴堦撰

潛谷先生傳

先生姓金氏諱雲五字祥占別號潛谷學者稱潛谷先生祖諱  
 臺斌鄉人或奪其墓地讓移他所父諱閣儒有隱德嘗埋字山  
 阿祝天多生聖賢先生其長子也生之前夕母氏徐夢祥雲覆  
 其廬因以命名幼受書屢讀不成誦一日與師語皆出未見書  
 師驚異之蓋耳熟同學諸兒所讀年十歲大書董子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二語揭諸堂壁年十六文其掌中曰困勉聖賢  
 自此始立日册記功過驗仁絕續嘗言學問之道不從聖賢入  
 直是空生空死空食人間粒茫茫百年不能有一息其責己痛

志三

切如此家居色養極得兩親歡心謂博文約禮方是竭力克己  
 復禮方是養志合誠身順親爲一事則經所謂通神明光四海  
 者乃際其實又曰我身從父母孕育而出須日遊父母腹中乃  
 可云孝至矣斯言古人妙道及者父嘗病陰閉治不瘳先生含  
 吮之父屢訶禁不爲止內外兩艱六年不入內髮落幾禿喪祭  
 一按禮經其論孝云云蓋實欲以身踐之講學以敬爲宗謂敬  
 之下手莫如畏仁之絕續莫如憂孔子以憂之一字開千古道  
 統訓子弟及諸門徒恆孳孳矻矻於義利之辨至欲爲痛哭言  
 之謂陳白沙王陽明學術偏頗小學不講學無始基樂經不明  
 學無歸宿因整理小學樂經二書梓以行世又論次從祀諸公  
 爲道統錄人各一傳藏於家居鄉毅然以訓俗型方自任鄉人

亦多化服其誠嘗行過一路店眾方聚博其中或告曰某先生  
 來矣則皆斂迹避去間爲人排難解紛曰吾止知有理若屈理  
 諧事則無理者勝俗且益漓豈儒者救時之心生事素薄倚館  
 穀自給然略無計較謂諸門徒曰明晨飢餓填溝壑今夜不受  
 非分之千金我勉能之然此粗迹豈學問止境哉卒年六十有  
 五門人黃君思誠狀其行謂先生之德始由困勉繼入學利磨  
 鍊精熟遂登渾化殆言有大而非夸者歟遺書五卷身後  
門人所哀錄  
 杜貴堦曰余往者聞先生以岳陽書院居郡城闔閭中不便靜  
 者規改建洞庭君山中齋產不給至徒步叩人門募貲以待集  
 事著論謂先生窮巷寒儒果何利而汲汲於是彼志存其大故  
 世人視爲於己無與不一置齒牙間者中若有私痛焉及今讀

志三

黃君所述先生言行乃知先生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而余  
 向者測先生之淺也亟刺取黃文以爲之傳惜余與先生並世  
 不及請益門下又悲今日無先生其人綿聖緒於將墜也

方冉亭先生傳

先生諱堃字耀能一字冉亭嘉慶戊辰副貢生選永定縣教諭  
 未任而卒幼貧者學夜然香照讀或守稻田閒手左持竿驅雞  
 雀右挾卷誦聲琅琅年未及冠即銳志聖賢其學以求仁爲體  
 考古爲用立誠爲本居親喪哀毀逾制屢割膏腴以贍諸兄之  
 貧取與必問義可否主講席必以尊德性道問學爲規條曰朱  
 陸原無異同而體用宜各兼備其論主一之義曰程子謂無事  
 時只有義理之養心朱子謂隨事觀理此言心有思慮時程子

謂纒著物便搖動朱子謂未發時著義理不得此言心無思慮時二者若相反而實相足蓋心當倦時即屏除邪念令心在腔子內卓然精明乃無思時之主一纒著思慮即思索義理不使妄思乃有思時之主一有思之時主一固能晰理以爲萬事之衡無思時主一亦能渾涵義理之原以爲萬事之本若異學謂性中無理不惟無思索義理之時即無思時之寂滅無主亦與主一者之有主不同無思時之寂滅無所在亦與主一者之心在腔子內不同是故主一者心在腔子內則精明渾涵寂滅者一切淡忘則如昏睡中無所涵也祁文端公寓藻督學湖南時延之幕中常稱先生之學黜華崇樸求仁務內而不務外考古爲實而不爲名箸大學衍義淺說士人軌範天文歲差考畧禹

志三

三

貢水道考異山海經辨正圖注類禮考證古本大學朱義易象原義春秋本例古皇帝王世次考諸書禹貢水道考異有刊本常德訓導可齋傳

訓導姓方氏諱宣試字可齋歲貢生博學高才前後十五試不中選常德府訓導未及之官而卒訓導自童時不爲嬉弄五歲授書即成誦稍長能自擇師聞唐力誠爲李嘗之劉長人高弟子願往從學而家貧無以自達其妻劉脫簪珥佐之行唐先生之教以溺風華薄本實爲異端讀書以經史爲根柢以濂洛關閩儒先衆說爲博要務在會聖賢之精神以敦其源叩英雄之行實以溯其流訓導既聞教自此學行益進居恆兀坐一室根於靜力手一編丹黃警校駁難諸註家屈折而低昂之不少段

借他如陰陽兵律山經地志卜筮方藥諸書下逮浮屠老子之文靡不精覈異同聞其說者如客得歸未嘗以文辭先人而是非之際確不可回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唐先生後以溺死訓導聞報縞素趨哭誄文數百言酸心悽骨語及必潸潸泣下其父世國公病癱輒訓導目不交睫者六閱月居喪百勞一身既葬而哀慕弗衰終日杜門孑然如木偶者數載其主張斯道也以求仁爲大本以閑邪爲入手以直任天命流行植立擴充爲實際終日忘言默自省觀胸中洞然四無畔岸教子弟重躬行次文菡因材而造不設規條初來學者令靜坐返觀使心地活潑俟有疑隨機引入其論文云水以浩瀚而放海誠有源而有委者也絲以蔓衍而成錦誠有序而有倫者也士君子立言不

志三

四

衷諸道無異爲勺水爲亂絲觀者亦徒以其水也絲也安從溯其流而尋其源援其緒而求其理哉性樂道人善一言一事之嘉愛之重之流連歌詠載諸集中者往往而有嘗語其友曾君紹孔吾先世自祖父以上皆歸真完樸身不困而道亦亨至試身漸塞此德薄所致不敢不厚自保植卒年六十有八曾君爲狀其行謂能以斯道自命一生坎坷顛躓而不挫其志不辱其身云子沃邑虞膳生孫五諸所著述若干卷藏於家

方君山先生傳

子美榮

先生諱竹字君山世居巴陵之沙陂先生少好學博涉該覽手鈔連箱累篋早爲名諸生督學使者稱其文優柔平中望而知爲端人正士於時有明白秀才之目蓋老輩所尤靳許者鄉舉

己取中以孟藝山海經語見擯遂終歲貢生其學由小學通訓  
詰由經學考義理由史學通世故遵軌宋儒而取徑近思錄以  
踐履爲事無欲爲宗家故貧資教以養然不專科舉束學者以  
八條曰先立志曰重品行曰靜心思曰嚴課程曰勤問辨曰謹  
出入曰戒聚談曰慎交游四子書多心得其論大學中庸之旨  
曰天下情而已矣聖賢之學約情以復性而已矣其性復其情  
公天地萬物真一體也何謂性仁義禮知天下之大本也何謂  
情喜怒哀樂天下之大用也喜怒哀樂動於理本於性天者也  
則可好動於欲由於軀殼者也則可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大  
學之慎獨卽中庸之慎獨戒懼特以見體道之功不可離而精  
察守一於其先皆於情之初動而防其微者也有所忿憶恐懼

志三

五

好樂憂患情之漸彰而察其不正也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  
矜敖情情之既著而矯其多偏也情之發於身曰視聽思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君子之九思卽孟子先  
立乎其大皆所以誠意正心也情之著於物曰孝弟慈分之爲  
五達道約之爲天下之大經虞舜之格天武周之制禮作樂孔  
子之九經三重皆由是而推衍之也情之用於己曰好惡天命  
有德天討有罪以至不賞民勸不怒民威悉是道也其所令反  
其所好則國不治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菑逮身民所好好之  
民所惡惡之絜矩而天下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者安之少  
者懷之朋友信之聖人之志如是而已矣如其情而推之曰恕  
實其情而體之曰忠信大道之忠信卽從誠意慎德而來先儒

謂王道本於誠意所由異於術之僞而管仲之器誠小也自  
治其情曰明明德人平其情曰新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訟  
自無矣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王道必本人情以性治情則大  
本立達道行天地位萬物育矣篤恭而天下平亦以其情順萬  
物而無情而已矣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周子曰無極而太  
極太極以動靜判陰陽而五氣順布曰水火金木土氣之精粹  
靈妙處曰理理卽是氣之理不在氣先亦不在氣外如木之理  
仁也金之理義也火之理禮也水之理知也土之理信也五氣  
布四時行萬物出人得五行之氣以生內則心肝脾肺腎外則  
耳目口鼻身皆五氣所凝也所謂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也得  
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得天地之理以成性性不可見寓於形氣

志三

六

之中超於形氣之外燦著於人事發見於人倫統四端萬善曰  
仁散見於萬事萬物曰禮以形氣用則有嗜慾所謂人心也氣  
質之性是也以德性用則曰天理所謂道心也義理之性是也  
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也天人理氣一以貫之德性嗜慾互  
爲消長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以義制慾以  
理御氣識陰陽消長之機通治亂循環之故故可以挽回氣運  
立天綱而扶人紀本德性之先覺者以立政教制禮樂使天下  
之人循此道以寡過則學問之道起焉由斯道也氣質化人慾  
淨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而化育亦可知大本者何仁義禮知  
信也大經者何親義序別信也化育者何上天之載於穆不已  
五氣布四時行而萬物各正性命也故曰盡人以合天其論爲



己之學曰人不知以正學自克則一切紛華靡麗得以中之於是氣質嗜慾之性名利毀譽之端環起而攻之終日馳騫方寸憧憧遂至自己不認得自己不認得自己的耳目手足故聰明恭重四字全用不著不認得自己的父兄君友故孝弟忠信四字全用不著由是憑氣以立挾質以游五倫皆假緣五官皆虛器僅留得一箇軀殼飲食而已何以異於禽獸故曰不誠無物不誠無物則真小人矣不甘做箇真小人必求做箇偽君子於是巧言令色妝點於外似忠信似廉潔費盡周旋終是賊德之鄉愿縱能自立亦不過假仁義之霸術故聖賢教人祇是近裏著己精一執中也博文約禮也戒懼慎獨也主敬行恕也居仁由義也存心養性也千言萬語總要在己身上做工夫久之性

志三

七

情中和滿腔惻隱超然於氣稟物慾之外而不爲所紛卓然於名利毀譽之中而不爲所亂然後知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認得自己真方認得是自己的耳目而不得不聰明是自己的手足而不容不恭重是自己的父兄君友而不能不孝弟忠信由是實見得乾坤真己之父母民物真己之胞與而已之心正天地萬物之心亦正己之氣順天地萬物之氣亦順然後知萬物皆備於我然後知一貫總屬於吾是之謂經綸大經是之謂立大本知化育故曰古之學者爲己能爲己則能克己能克己則能無我能無我則天地萬物真是一體或問治心曰吾人無一刻無非心邪念甫萌動時宜急爲幹轉急爲遏絕此處下手得早真是快活真是安靜由是一念如是念念如是念中息念便是

志仁無惡便是君子上達便可以不愧屋漏智慧開聰明出此中佳處不可以言語名狀易云不遠復无祇悔若聽其蔓延滋長意惡騰沸展轉不已失其本來面目便是天翻地覆樣子如畏人言勉強制住則慾火薰蒸焚炙五臟元氣耗而百病叢生或成勞瘵若不畏人言則滔天之惡皆從此出豈不可危可懼故曰學莫先於治心問變化氣質曰氣質者卽俗所謂皮氣也皮氣有偏於剛強者有偏於柔弱者偏於剛強則易涉殘酷偏於柔弱則易流昏昧此等不好處隨時發見隨事昭彰雖聖賢亦有之聖賢祇是時時覺察念念改悔不敢自用其皮氣所謂變化氣質也氣質化卽皮氣好皮氣好則器量大器量大則福澤宏福澤宏則受用廣日用之間滿腔惻隱動念敬畏在在歡

志三

八

喜在在感化自然人心悅服由是更加吾治心之法行之久久上可以進於聖賢下不至得罪名教此乃正本清源讀書人大功課先生刻己勵行華首彌固題其家塾曰學不了齋庭列紫荆紫薇梅竹桐桂諸樹旁隙地略蒔花草暇則負手巡行或親撥花間蛛網命兒曹揮耒灌甕以爲笑樂榜其園扉曰自對遠天先見日得留餘地便栽花晚課幼孫多撮經史類書中要事條書壁間俾勤省覽諸孫所誦經皆正其點畫易坊本以手迹家人或以過勞言應曰吾藉鈔書養心樂此不疲也著易悟台漢宋諸儒之說以象數析義理著禮微以儀禮爲經戴記爲傳鈔撮周官疏爲之箋注平居言動必於禮接物無矜容不以道德自高至義所當奮則毅然赴之不稍假借人粵逆之亂吾

邑頗有地匪先生聯束鄉人謂團者所以聚人心非以樹私黨  
練者所以習技勇非以便私鬪鄉人奉行維謹他團或集費召  
募煩費滋甚先生但按戶派丁資捍衛用是匪絕而民不擾從  
子美樞爲令河南先生遺之書居官諸利弊洞晰無遺而門丁  
胥役官親所以先事預防者尤備又言清慎勤之外宜加節儉  
凡事有節凡事能儉則精神可以常繼財力可以常充猝遇意  
外事變亦不難優優布之吳南屏先生之言曰先生非獨迂謹  
人也不其然哉卒年八十有四卒之日晨興盥漱步履不假扶  
持蓋前卒二年所知在二十里外者尙徒步往返云配孟氏有  
賢行先一年卒子三人美棻縣學生

志三

九

記功過及長益究心四子書及先儒語錄毅然以正學自任大  
書慎獨二字揭諸壁近思錄朱子年譜張南軒儒門法語劉念  
臺人譜王陽明傳習錄諸書不絕於手中夜有思未得必攬衣  
起索或遂達旦嘗謂學莫要躬行莫難慎獨吾每於靜中略見  
光景其樂便不可思議終日端坐衣帶整齊裝書架筆倉卒問  
皆有常度所常御物每歷久如新子弟有失必先以婉言喻之  
接物和氣盎然於流俗無毫髮苟徇家有吉凶皆一準朱子  
家禮喪中覆妻兄某書云承示兢兢以毀不滅性爲諭弟之飲  
食非故爲矯情亦非敢云盡禮夫服以表貌貌以表心服衰經  
之服而無哀戚之心甚至飲酒食肉寢處如常禮所謂淫邪之  
人朝死而夕忘之是不行三年之喪也弟自惟罪逆深重已無

生人之氣久擬專心學道藉報親恩非第食粥一事但蔽錮既  
深性真未摯求諸古禮愧汗泔泔夫愚不肖之用情惟患不及  
豈患太過請無爲過慮課徒先教以靜坐著有學規數條小學  
補一卷其教人大概具此人或迂之則歎曰正學不明乃至以  
性理爲忌諱乎吾於此道略有見顧緘焉以自私吾何敢家極  
貧自爲諸生應鄉舉者七不以自沮謂吾生頗有樹立非盤錯  
抑塞所能亂也病且死息僅相屬然口時作張喙狀子弟請故  
曰吾方誦西銘耳克己甚難吾用力一生至此乃尙未能釋然  
於生死爾曹勉之所編錄先儒要語喪禮纂要家學傳薪未及  
畢業而卒戒子姪書多精粹語見縣志

志三

十

杜貴墀曰傅舉人基虔惕齋常爲余言方君山先生之子芷谷  
誠篤君子也余故慕先生之爲人然余雖名巴陵人居巴陵曰  
少邑耆舊遺文軼事往往莫得其彷彿今妄意撰述乃始大媿  
恨之而先生嘉言懿行可爲世法者獨不勞蒐輯而具則芷谷  
之能不死其親也芷谷所記證諸吾聞於鄉先生輩者蓋合第  
稍詳耳芷谷能存其親矣又能不誣先生真有子哉余又以悲  
夫砥名礪行而莫爲之後者也

方鄉賢公傳

巴陵人 國朝二百餘年祀鄉賢者唯方氏得二人一爲廣西  
巡撫敬齋公一爲敬齋公元孫美堂先生諱鉅字二如美堂其  
別字也公以名諸生中嘉慶二十一年丙子鄉試歷任攸零陵  
嘉禾縣學髫齡卽溺苦於學常先雞鳴起默誦待曉冬夜或據

案達旦學以主敬爲宗終日危坐無情容寡言笑雖盛暑不改常服人長幼卑尊壹接以禮人亦皆嚴憚之事親愉愉色養長子大純以進士觀政兵部歿京邸公慮母年高將不勝感懼笑膝下如平時間褻銀鋌襪藥諸物僞爲兵部君家書自京遺問祖母如此者五年及母垂沒始跪謝告實自爲諸生時不與外事晚主岳陽講席守宰雅重公執禮甚恭然公罕至其庭有訟者暮進重金丐公言峻拒之遂絕不與通其時公益窶甚嘗語諸子曰士人立品如護新製衣不可令少著汚泥性寬仁長兄自官所遣僕歸金於公僕詭言舟覆某所公故知某所水淺無覆舟理然不以證其妄後僕稍出金市田產或用嘲公公曰甯人負我竟終置之公之未昏也婦家張氏以女嬰廢疾來還

志三

十一

其聘公引劉庭式娶瞽女爲言固執不可旣昏婦家請妾其美婢公又不內卒生令子爲名人鄉里至今稱爲義行云公序居三際臣公其父也

杜貴輝曰吾從祖父常爲吾道鄉人懿行故吾自兒時習聞公之爲人稍長得見公岳陽講舍長身嶽峙道貌藹如也後讀朱文正珪所爲鄭賓日家傳娶段氏與公事合疑此非賢者所難然程伊川自謂年未三十不能作周恭叔事則又何哉抑段氏歸鄭二年而死無大造於夫家張夫人爲公生五子文學吏治前暉後光何事同而報異豈非公畜德累行不名一善而夫人之賢又附益之故受於天者宏且博歟孔子贊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不其然歟

方彝叔傳

吾從祖大甯公與鄉賢方美堂公爲鄉舉同年以樸學篤行相引重又與公從弟聽橋公爲姻親而吾先君亦習公長子稼軒先生吾先兄妻稼軒先生再從弟女故方杜二氏爲世交吾童時已聞方氏多碩彥垂老以書記居武昌君所乃益從詢先世行事而徧識其後起之英俊者然吾尤心重彝叔彝叔一號槐三名朝棊字子忱鄉賢公孫武昌君季子自應童試時已縱觀輿地兵事諸書制藝特強爲之然議論亦可驚喜幼負氣不受人忤長乃痛自刮磨言動準禮法不失尺寸吾嘗與武昌君言歸德陳杏江先生爲吾所從補弟子員按湖南時所著貂蟬傲云傳三世矣因願謂武昌君三世貂何如三世長衫邪蓋吾及

志三

十一

見鄉賢公終日危坐雖盛暑不去長衫武昌君復然彝叔又復然也彝叔年二十有三爲邑庠生卒年二十有七其有心當世類其世父稼軒先生而年命尤促吾所爲哀而銘之或謂彝叔生長富貴而恥惡華飾少年嚴重逾老宿如春行秋令當生長而肅殺不壽之徵嗚呼豈理也哉世俗靡靡日益趨浮華佻薄後生習熟見聞乃至指反是爲不祥其尤可哀也矣彝叔娶同邑孫氏當彝叔疾篤私意股肉起疔羸得肉無幾再封焉臥數日不能自力蓋僅免於死云

楊君雲舫傳

前方君彝叔究心正學不幸早世者楊君雲舫名世慶字虞卿雲舫其別字年十二始就傅五年而補弟子員試輒高等提學

岳公刊行試牘君玉照堂賦尤所稱歎父青湖公嚴督課諸子終歲閉塾中至有不識田禾爲何物者君讀書恆至夜分父不命寢不敢寢然特爲父所奇愛行止必以自隨鄉父老謂青湖視大兒如嬰孺大兒亦自視如嬰孺大兒卽君侍親疾恆而月不解帶應拔萃科幾得而竟失茲試場一日數藝必文工而書精入選者類皆借助佳手爲若同考者與俱考官雖知不問君獨恥不爲提學又意有他屬也夙從方君山先生游讀劉蕺山人譜斲力行之謂譜記過不記功此心幾微善念無由微發見充長之實不免囿圖過去仍作黑白圈分別識之以自考驗行之數年而卒屬續時書本猶宛然在手也年二十有八方先生尤痛惜之爲作小傳箸有冠雀山房賦鈔詩鈔梓湖先生極喜

志三

三

鈔中守歲詩謂有道學語君孫仁俊篤謹士曩從余岳陽書院舉光緒丁酉鄉試君季子某出也季子亦力學如君云

邑人彭承棠校刊

甯紹台道方公傳

公諱桂字友蘭號雲軒廣西巡撫敬齋公次子雍正壬子舉於鄉敬齋公從鄂爾泰公開闢苗疆公隨侍立功乾隆九年以父廢官廣東會同縣其初試也會同隸瓊州懸絕海島來令者幸去上官遠率航法取便利公壹反其所為及移治英德壺榼駱驛百餘里垂白數十人長號與前吾邑自來無賢父母今迺幸得之忍違舍我而去邪自是凡所歷縣州府道其民依戀皆類此安甯姦徒某以豪橫魚肉鄉民更數官莫治公捕德之及安公去而再莅民爭遮道迎德先者則某也蓋德公尤甚云甯故產鹽煮鹽竈戶按歲額例輸課銀壹千三百餘金既而井

志四

一

涸薪盡鹽不及額竈戶積逋多逃亡公至即請罷免其困於徵者竈戶得安其業而饑政亦舉東川府隸銅廠二曰湯井曰大碌例歲運京銅三百十六萬五千餘觔然逮公之至滯運已積數百萬公多方招致運竟如額郡銅產居雲南全境之半鼓鑄二所爐凡七十餘座獲錢歲可四十餘萬貫曩在事者希自潤或至剗戾舊章圍法以壞至是制府吳公達善布告諸屬滇南錢局凡五所無若東川之善於是東川之錢名滇南公明於聽斷能任大計英德治績甘肅振災事尤著英德有刃客城西者遺刀而逸公悉召諸治人示以刀使自言出誰手因得購造者主名縛以至果殺人賊縣境過舟云所載客入縣市莫可蹤迹公遣偵其舟客裝甚飭備且姑令求客江中得尸帽峯山下尸

不可辨識而腰下繫鉤與客箱鑰牝牡合公意尸必客然帽峯

山居縣境北縣居山南尸南首必自北來言客南入縣市者詐也試以此詰果得殺客狀彼初疑客多金及發視失望乃盡留其裝冀以詭言自脫爾鄰縣乳源民朱某有弟三人偕販木縣屬之佛山鎮旋購舟歸無一人得至公為取訊佛山之代覓舟者得舟子姓名陰遴役往物色之役還報寓佛山寺見寺僧所紅氈云來自農家趙某公急命捕鞠果朱氏故物蓋既劫取鉅貲乃易業而農焉此世所傳泄英三案也乾隆二十年 詔直省疆吏薦舉堪任知府者公 簡授臨安知府後又以薦自鞏昌移守蘭州首郡非故事 特旨允之已而鞏昌平涼慶陽府大饑總督舒公赫德謂振務非公莫屬公單騎從僕二人躬歷

志四

二

各邑按戶計口煥休撫拍為寢食不遑者四十餘日先是制府以甘肅庫儲不足借撥陝西餉銀若干而檄公馳赴平涼迎取以振而陝運遲遲未達適部運城工銀來過平涼公迎謂運官飢黎之急萬城工君以此貸而我以彼償數日事耳可延數萬人之命君胡不為竟截留之舒公以此尤歎賞當是時截部運知府名聞遠近然伉直不憚強禦不能為梃貌蠟言同僚以其姓呼之為方不圓坐是中忌竟以短估船值獲罪去故事巡海戰船積九年當廢則離析其材以出售是謂折變通計船所分布可量減則擇罷其稍下者是謂裁汰裁汰之船視時值折變之船準例價例價每船六十四兩有奇皆官估而輸諸庫公分巡甯紹台時定海三船先是已盡九年今又三年矣以適當裁汰故估視例

價增倍大府少之再增達部部又少之別遣員覆估其人微示  
意公公佯弗知者遂按公再增之數而三倍之當事納其譖竟  
當公謫戍伊犁公廉名夙著英德產異石前官率采掘病民公  
居數年橐中無一石所莅東川及浙江海關甯波船廠海關稅  
口凡二  
十餘所海關甯波船廠無羨徵稅課無缺額甯波舊設船廠主造  
定海營及天津旅順諸處戰艦例采木屬郡及温州山中隸役  
倚軍興陵轢侵掠償直或不及半應役工匠數百人點  
者以賄免貧者恆終歲不得更代公並以法禁平之號利藪  
人或爲公賀公頻頷曰烏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所至抑  
豪強斥浮靡不威而令自行清望實有助焉及是海內知與不  
知咸冤惜之謂大臣不爲國愛惜人才聽用譏謗儉人以快其  
私君子之務實心實事不苟阿以徇人者安所逃其禍也伊犁  
距城二百餘里地曰哈什者中國鉛廠在焉回紇及厄魯特蒙

志四

三

古雜處其間屯田采礦歲各役遣囚六十人而鉛面影僅一縷  
廣者財足布四指入土數尺苗卽竭索苗四山或踰日始得得  
亦無幾大窘累遣囚公厚其廩給時其作息翼勤起情采鉛多  
疇曩十之四五鉛廠視他遣所尤苦惡及公之至他所囚乃反  
望爲樂土以不得配隸爲恨公居屯因舊時老屋增築兩楹綠  
屋隙地辟爲圃暇輒手小鋤理菜嘗語人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此亦老臣鏡湖之賜也已而放歸題其室楹曰帝許閒身歸  
畎畝天畱老眼看兒孫家居十四年卒少從湘鄉簡自彬游及  
貴所以存卹其裔嗣者甚至距所居話梅灣三里許有石礪橫  
跨溪港公里居時建以便行人者在官著有州縣條約久佚  
其設施之迹今可考者雲南土俗雜漢夷家產男女互餉酒肉

約誓爲昏姻及貧富稍異則改字別娶之訟紛起公請著令如  
中土兩家各書生子之年月日時合爲庚帖自是尠昏姻之訟  
東川故蠻藪雍正四年始改隸滇服其有府志備一方之文獻  
者公所搨也昆陽州之平定鄉有渠可廣溉渠上下居民爭訟  
數十年未已公厲禁上游毋得如前倚強專渠利其治渠所耗  
令下游量償之下游自是爲沃壤歲熟與上游同浙江甯紹台  
道轄府三縣二十一案牘浩穰多不以時達督促之役相屬或  
緣爲姦利苦民大府下公手創風火雷三籤於諸道以次驛遞  
府縣令吏依籤限上牘並罷前役不復遺至今仍之  
杜貴墀曰人之爲吏貪者敗廉者不敗其常理也貪者多敗廉  
者少敗又其常理也然貪者常少敗廉者常多敗甚且廉者常

志四

四

敗貪者常不敗此何理哉然無足怪者廉者不以非義取必不  
以非義與貪者固欲取而廉者固不與天下廉者少貪者多廉  
者孤立貪者朋與則禍常中廉者矣非欲禍廉者也禍夫已欲  
取而彼不與者也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直如弦死道邊父爲廉  
吏而子負薪吾猶羨其幸免禍之及身也噫  
雁平道方公秋鑑傳  
公諱應清字澄湖一字秋鑑友蘭公長子幼時嘗失墮蜀江宛  
轉急灘中緣舟柁躍而上若有陰掖之起者端重如成人不苟  
言笑侍父官所久究窺吏治要領初官廣西永甯縣武羅巡檢  
司能興罷利害請開其地鉛廠卹商困後以令守監司歷榆林  
朔平雁平皆地處邊陲號難治其令榆林也縣境迫沙漠雨不

時輒旱公爲募南匠製桔槔翻水入田土人神之曰水龍自是歲倍收驛馬草豆市諸民主者抑其直又不盡予官吏數以私役民驢馬公並禁罷之民勒石頌焉縣北境有峽名雄石居人歲以五月賽神其時蒙古驅駝馬牛羊連屬於道入邊爲交易所謂河套馬市償或不以時客主輒忿交挺刃而地際鄂爾斯界蒙民雜處易生異同多事端公內撫外控歷久救靜地保某虐民甚民倡眾往焚其廬歆盟某寺中公微有聞急單騎赴盟所登寺臺以望民仰見公皆駭散公爲捕治地保眾用帖然朔平爲古朔方郡今口外甯遠廳隸焉公爲守時以人戶輻輳倍往昔地又迫近邊牆防不可不豫且密請復設威遠堡巡檢如舊制其分巡雁平所轄地爲府爲直隸州者各三爲縣者二十

志四

五

有四而自保德至天鎮邊牆九百餘里守口弁兵多縱越盜馬蒙古公始搆設禁防文武官以次巡視警邊備著爲永令河東自古產鹽然招商屢病富戶公請悉罷諸力不任者商以得不破其家或請收售廳外鹽大府下公議公請聽民負販示無畛域而懸厲禁阻舟車運載疏入報可公數蒞邊陲所至恆諄諄戒屬吏重廉去苛燒古稱安靜之吏惴惴無華安靜於治邊尤信慎勿炫才生事伊犁回首以投誠過境感內地氣疏痘瘡著體斑爛有至死者公遣醫護行多所全活其爲 朝廷持大體恤遠人古名臣殆無以過之斷獄明決執法不撓然宅心仁厚民間有媿媿之稱嘗詰獲新疆逸囚人聞公中夜履聲藉藉繞居室明日問故公曰遣犯脫逃例正法捕獲逃犯例轉官殺

人以得官吾滋戚焉其去榆林也民揭清廉正直四目爲頌越數年友蘭公往視子雁平道署路出榆林榆林諸父老知爲公父則相率迎謁道左獻羔酒者盈戶外乾隆四十六年 純廟巡幸五臺公以雁平巡道綜大工 召宴行殿前此以朔平知府引對承 詢祖父顯居官年歲至是遂 詢及父桂被議始末後此二年入 覲有巴結做好官之 諭蓋 純廟意方嚮用而公以親老乞養歸矣葭州牧某卒於官逋懸纍繫公百計彌縫竭囊資以歸其孥其篤故舊多類此以乞養之年卒家年五十有七子五聯甲聯第聯進聯紱聯會以孝友聞居親喪咸處苦由不入內室者三年紱早卒四人者皆壽考白頭相對里人以四皓稱之甲附貢生議敘同知工爲詩隨父往來邊塞間

志四

六

集唐句爲塞上吟三百首會故貧困兄進自安徽官所寄會五十金備異時從孤女之嫁後值饑饉會幾無以自存逾三年發局嫁女封識仍舊其一介不苟可以此推嘗手錄醫方截廢紙連綴成編語諸子弟曰惜紙事小化無用爲有用其理大杜貴墀曰蒲圻張白尊先生開東與朱相國珪游以高節聞於時游朔平詩云朔平太守高濤操獨坐邊亭風蕭蕭中丞之孫觀察子氣如寒生慘不驕余因想見公之爲人及讀公遺事又惟先生知公何淺也外夷雜處內地難養易敗自古然矣班定遠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效蓋章章可觀大兵彌雍之後馴服既久第撫馭有方豈必顛木由槩重煩斧斤歟往者同逆倡亂秦中以 廟算之宏遠左相之經營幾十年而後定蓋救諸

已敗者其艱且久如此然則公之安靜無擾雖以治萬世可也  
清操云乎哉公才餘於事規畫多可書者以非公所重不詳著

### 方運使傳

運使諱應綸字絳書一字雪浦前浙江甯紹台道方公桂季子  
嘉慶己未進士癸酉九月十五日之變公方以街道御史巡城  
御史分道巡城之制始前明憲宗成化四年先是天理教林清賊黨二百餘人往來

都市逆形頗著居民有遷避者或上變豫王府步軍統領並置

不省及賊敗就擒 睿廟親臨問賊蹤所自唯獨公分門無入

賊謹按東華續錄 上諭本月十五日賊匪擅入禁城係由宣武門入東華門西華門進巷震門又 諭見已明降諭旨將門禁解弛之官兵分別懲辦著托津等於訊供時嚴鞫賊犯未

必悉由宣武門入城如有自他門入者亦查明將該管官兵一體治罪

特詔公搜緝餘匪安撫善良 簡擢廣東鹽運使司憂

### 志四

### 七

歸服闋以原官改任浙江當是時天下利權筦於鹽商領斯職者稱富宦某巡撫子從公貸金三千公嫌媚上謝卻之故事各直省督撫所部屬吏非有大功過可獎劾則第如周官歲會核實其才品密達 朝廷是爲年終考語蓋欲使百職能否由以周知灼見不幸督撫非人倚私亂法用淆亂 天子之黜陟者亦往往而有某巡撫嫌公前事因署公操守尙好辦事遲鈍坐改五品京堂旋改六部員外郎遂歸老於家公兒時卽能攻苦學有未通輒痛憤自責久而右鬢毛盡禿蓋怒爪所髡也年十五試府第一府榜其文通衢著有雪浦存彙

杜貴墀曰余聞公初以縣第二人試院不售會有覆落者或爲賄謀補額公不應明年卒補弟子員夫士不苟進宜也而人往

往難之屬在童年不尤可貴哉然亦第後一年耳卽以進取論豈得謂計之拙余又聞公兄曾孫稼軒先生官兵部主事值各部考取軍機同部爭以名白達長官先生漠然無所與然獨先生入選得失豈盡由人哉公卽奉金某公子安知必不以他事罷枉道而敗孰與直道而黜然則公之計仍不拙也而世豈不拙公者悲夫

### 方知府傳

吾邑罷官最早而居鄉最久者得一人焉曰知開封府方公夔卿公諱宗鈞字鳴韶夔卿其別字道光乙酉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官戶部員外郎掌清吏司印口外奸民詭計攘民業託名開墾因勢要以聞部時相貪其說將許之公力言不可乃止穆相

### 志四

### 八

當國士大夫爭走其門公不爲屈及出守歸德 成皇帝憶及前事面 諭汝能爲國家存大體行當內用汝矣所守郡名可用以自勵治歸德五年以政績最調補開封攝鹽茶道適河決城半沒水米翔貴大吏令榜衢平糶公謂非便令商自爲價不旬日米船叢集價頓減開封得無饑然卒以河決故如吏議前此部吏指索三千金公志不與遂以同知罷歸時年未及四十也咸豐初元兵事起勞文毅公崇光羅文僖公繞典皆鄉舉同年先後過岳州將請 朝旨起公公固辭而止公早仕宦京外聲稱旣夙著是時主兵大帥又多同官舊識而公不與爲聞問終公之身子弟無一往干者初罷歸也貴墀方應童子試贊文府教授成先生公見之不謂不才相遇成先生所余自以賤幼



不敢就公公必先與爲禮問爲文幾何詩幾何蓋數數如是且稱道於人人意所不善聞余或與游則愀然曰是豈某所宜友者其獎訓後進多此類公精顏氏楷法名重於時著有周易釋義綱目地理考諸書自初罷官至卒時蓋二十有餘年以辦本郡捐輸助軍餉復原官于功誓書有父法前公卒承壬候選道功渤同治十年進士而公父愛吾公亦以某年鄉舉第三爲名舉人三世科目爲吾鄉僅見云

杜貴墀曰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號鄉先生其於鄉人得察其嫩惡而誅賞之自此制廢嫩俗往往而息咸同間粵逆數擾境土匪乘機恣擄掠巴陵之以方爲氏者少亦近萬人而貧困居十之七八公倡修總祠束以宗法迄無一人預匪黨於是羣不逞之徒亦相顧憚發縣以無事然則公雖未出身討賊而弭患閭里豈得謂無功於朝也宗法今無繼者惜哉

#### 鍾運使傳

國朝二百餘年入循吏傳者二十有四人湖南澈浦嚴公如煜居其一今得吾巴陵鍾運使湖南乃始有兩循吏然非結知名臣則無由上達史館士之立名益綦難哉運使諱謙鈞字秉之一字雲卿咸豐初元以沔陽鍋底巡檢司調署沔陽州州同駐新堤善視其民當是時粵逆踞湖北武昌漢陽二郡陷賊中而新堤一隅稱完善商船雲集市廛盛曩時靈勇奸民耽耽虎視然皆束於運使之團練無敢一逞運使乃益招集難民出私錢列蘆棚沿江上下以居之益陽胡文忠公大兵潰參山而南運

志四

九

使迎餉之新堤軍以復聚營陸口餽仗皆取給新堤文忠公嘗署其牘尾曰好手真好手蓋自是始倚任之由知縣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宜昌平善壩枹設過江釐局點商出死力爲難文忠公舉屬運使事賴以濟文忠公出境討賊運使居省垣主餽餉而賊方上犯黃州德安南岸賊擾及興國大冶軍營月餉鉅萬運使悉心規度支緩急悉當積功保知府補漢陽隸漢陽之漢口鎮爲天下一大都會面江背湖平衍無障蔽粵逆屢踞擾之而河南捻賊既闌入楚邊則尤利茲土運使用彭君燮言枹議築城畢工而捻賊來迫瀟口以漢口城守嚴訖不敢近彭君者今循良吏文忠公所禮用數以建城白當道莫能用運使獨主信之其攝漢黃德道也曾文正公時督兩江以攝道廉靜有爲

志四

十

檄辦漢口淮鹽旋擢兩粵鹽運使司居二年兼署按察使司數引年乞歸明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一嶺以南物產蕃阜上下競爲侈靡運使之赴任所也眾商沿前例嚴供張數百里廚傳敕備迎候累日不見至則已自郴州攜一僕棹小舟徑去矣廡署陳設華偉居者率卷舊求新上下日月所費商人領庫款承供歲且不貲運使盡罷絕之而所裁歲入雜款並各鹽場陋規又且數萬金身處膏脂迄四年不一張鏡演劇余嘗游廣東入其署寂如僧舍粵人謂自有鹽運使司以來所未見也然運使嘗從容謂予習俗移人甚矣哉吾老且不免指其臥榻曰吾今此帳易葛而縗矣蓋運使起家寒微雖貴不以易官巡檢時以憂家居常手勸率諸弟往田曰吾故業也焉敢忘故今言如此運

使未嘗爲經生之業然善談老莊多勘解嘗徒步入衡山居數月始去寺僧不知爲官人以無子故置一妾後俱遺去獨居三十餘年妻或往省相對茗談而已居官與必昧爽終日兀坐治文書牋牘多手自裁答凡可利益於世者棄財若涕唾無少顧惜官鄂時設局漢口江南婦女之劫於兵者招置其中畱待親故認取無則擇匹嫁之乙丑丙寅閒漢陽以北遭捻躪飢民麇集漢口運使罄廉俸倡振歲暮予資送全活以數萬計廣東菊坡書院爲前賢名迹特捐二萬餘金助膏火先後助湖北直隸天津之振及吾縣橋塔樓亭試院義塾社倉賓興之資所捐復數萬嘗謂嗣子前陝西知府善夫日以財濟人富而好義者優爲之吾官且顯利民當不第此願念吾世本寒儉厚自封殖懼

志四

十一

福過災生吾及身散之以貽汝安爾左文襄公之西征也運使時爲漢陽府奉二千金餉過境西軍固請從軍自爲書千言上之時西事方棘從官多畏縮文襄得此則大喜將邀與俱而湖北巡撫曾忠襄公書抵文襄以奪我湖北民望爲言文襄因疏上其事謂循吏之功大於良將宜任鍾某以大者並還其金及運使既沒文襄爲疏請 宣付史館 國史本傳云同治元年補漢陽知府值亢旱步禱九真山雨立至漢陽舊有晴川書院火於兵謙約捐俸倡修增齋舍二十餘楹捐田以助膏火並籌資若干歲收其息爲承計漢河頻水患災民流徙輒十數萬謙約設廠大別山麓散給糜粥厚撫卸流民無一失所者時漢陽擱江大隄潰圯以工代賑全活無算 列之循吏猶前志也是時湖北士紳既狀其治績請崇祀漢陽名宦祠而湖南巡撫亦疏列居鄉義行請 予特獎並得旨允行重刻阮本十三經注疏通志堂經解古經解彙函小

學彙函風行海內板今存粵省廣雅堂

社責堦曰余初游武昌前相國朝邑閻公方按察湖北運使介余往見公以運使故禮余有加時運使以知府主辦湖北糧臺公與共事交最密爲余言運使字呼之曰雲卿先生真古所謂事理通達心氣和平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者余友賀展如孝廉爲運使塾師將以他事去運使堅挽至跪伏涕泣展如能文章重節概不能屈詞色就人又非有氣力可倚賴者觀運使所得於閻公及展如所得於運使即運使可知矣

前山西布政使方公傳

公諱大湜字守初一字菊人鄉賢方先生鈺出嗣子巡撫廣西四川鄉賢方公顯之五世孫故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所薦拔而

志四

十二

襄陽縣民所歌好方公者也起諸生從事胡文忠戎幕保訓導以知縣用旋權廣濟計擒通賊之逆魁功在湖北安徽兩行省文忠目以仁賢正大稱其有除惡務盡之苦心制治未亂之大略廣濟既大治遂知其縣蓋自是二十餘年歷官廣濟襄陽縣知縣襄陽宜昌武昌府知府荆宜施安襄鄖荆兵備道直隸按察使布政使終山西布政使中閒凡兩乞病不得請再署荆宜施道改復前手定關樞善章三至襄陽親見其德政之神生祠之主所蒞務除民疾苦周諮而果斷催科不以役擾聽訟不以刑求履行鄉郵一書吏一擔夫自隨有訟者即田壠閒坐判之守武昌時以勘隄過屬縣境不欲入城煩館舍日暮就貧民棲止雜廁園間徙倚達旦既去而縣令不知其政犖犖尤著者

襄陽之水利團防蠶桑宜昌之振務廣濟武昌各屬之隄工而振務先發後聞首捐五百緡以勸分晝夜躬親循拊徧舉古今之良法擇人專任用能澹亙古僅見之災延合郡晷刻就盡之命立人刊碑頌德至今歸功再造焉公沈默鎮靜倉卒閒喜愠不形於色與人交初若難合者久乃益篤以孤寒遇文忠特知當大兵之後湖北百孔千瘡文忠率寮屬日夕淬厲惟恐不給公於時惟知有民而已朝上事輒夕報可解去苛饒所謂奔走形勢揣摩以爲迎合者公微特未嘗身試亦幸不目覩其事文忠薨後他及事文忠者或趨時以幸速化而公樸拙如故其在襄陽學使某書誡公於巡撫巡撫復書此人官場怪物當爲君除之俄安徽學使朱公蘭道出襄陽襄陽令值郵之役與學使

志四

三

從僕爭毆朱因謂巡撫此強項者不卽于奏遷願令久任衝區不幸爲勢要中傷如 朝廷與百姓何於是巡撫奏公治行以貞廉沈毅保任知府事在同治二年蓋公之令襄陽終日治事堂皇世所號爲門丁籤押者壹屏不用門內外鉅柝各一鉅以達民柝以召吏嘗躬躡草履持竹竿督農捕蝗酷日中萬姓踴躍歡呼七八十歲老人自言生來未見此好官凡三日而蝗聲盡巡撫疏中所列皆紀實也而捕蝗廣濟蝗密附灘中蘆根忽羣鳥蔽空下啄蝗立盡人尤神其事云光緒六年兵部右侍郎朱公智祕疏公秉性耿介操守堅定勤求民隱視 國事如家事才堪大用及罷官歸大學士左文襄公方督兩江疏請起公置沿海各省備 國家他日之用爲諸鉅公推重如此然公於

京都各直省達官非嘗躬爲其屬者絕無音問衡陽彭尙書雅器公及公以毀隄樊口被劾尙書奉 朝旨履勘誤中人言不主公然樊口實無可隄理隄則湖水內壅爲巨浸沿湖七八州縣必盡病維時今湖廣總督張公爲著私議斥塞口之非而公卒不以自申於尙書今大學士王公自湖南巡撫入贊機務以公襄陽舊僚屬勤致書俾周知外事公引嫌不復箋候左文襄公入相道保定公以直隸署布政使上謁文襄迎謂公子真循良吏吾久知子與子伯兄稼軒數往還京寓語輒盡日子時在側也殆不復省憶耶蓋文襄左右十餘年無公一刺故今云然李傅相嘗字公以告人如菊人者豈有求上官乃上官求焉而未必應者然則公之於世有合不合而守正不阿人卒信而諒

志四

古

之者素所樹立然也官旣尊益勉爲謙抑接屬吏諄諄訓誨下逮簿尉亦優以禮貌佐貳例不得擅受公曰果爾何以爲生第能善受無累民可無深論布政山西也今湖廣總督張公爲之巡撫兩公文學政事名海內公居恆不爲矯激之行所規畫匡襄不主矜己非予其上以難爲而其上又實心知公廉能非不以公義相取乃若有憑焉以與其怒者豈天有慊於吾民而靳公施抑交際果有命存非人所能任其德怨歟胡文忠得士號精博民食其賜者且數十年然今略盡矣一時風議之士不能通知二公異同顧鯁鯁然取快於馳騁搏擊轉石而擠之井是豈爲 國家愛惜人材者所宜出而亦豈張公所及料者烏虜此尤可哀也已公旣被劾歸樓其書而讀之課桑數百株絕迹

城市外資希得見然色加腴貌加豐所著書曰方氏世德錄曰辨惑錄曰國防章程曰修防芻言曰捕蝗紀要曰桑蠶提要曰桑餘提要曰平平言平平言盡述官所以利病民者蓋亦自道其甘苦云嘗言吾官藩臬不如爲州縣之樂吾任廣濟久官民相信遇有勾攝但令其鄰近在縣者傳語若早來則卽來矣有傷人及盜者吾意必某邨某大姓已而果然自謂庶幾能知一縣又言龔文忠公嘗舉許魯齋學者治生之說宜先爲可退計我至今得以自行其志者文忠之教也公居官旣久本所聞於文忠者又力節縮其私奉而益廣之以學田義田宗族鄉黨稱惠焉公卒後一年當光緒丁亥王公再撫湖南采公所著平平言進呈 御覽并累公政績奏請 宣付史館得 旨俞允子

志四

五

朝槩廣東會同縣知縣朝槩光緒丙子舉順天鄉試福建詔安縣知縣福建民稱青天朝槩縣學生早卒有傳孫榮縣雲南呈貢縣知縣  
杜貴墀曰公嘗怪吾巴陵爲縣以來紀載寂寥於諸故老之湮沒無聞深痛惜之欲使見於吾文而吾文乃遽及公公卒前一日環集諸子弟申訓誡而余所著巴陵人物志刻費實居遺令之一自公之去甯復有知余如公者邪此余所尤泣然不能自已也

鄖縣知縣周君傳

君名瑞字芝舫咸豐初元兵事起君以諸生入胡文忠幕號知兵積剿賊功保湖北知縣當賊蹂湖北時大帥議湖北南岸下

游陸路之要在興國一州由州而西北通大治武昌江夏瀕江之路出鄂城之下由州而西通通山崇陽通城咸甯蒲圻依山路出鄂城之上宜宿重軍遏江西陸路之賊固鄂門戶於是令君率湘勇以往君旣平興國因畱治州事以守禦之後數年而權鄖縣年餘竟以誣罷歸而死君爲人重節義上氣不肯爲不肖屈當道光末年縣蠹丁某罹於法丁乘粵寇之亂脫械出招聚鄉中亡命洵洵將爲變君憤曰吾叔父讐也夜迫丁匿所縛送督帥壘門斬之旣乃割取丁一體設叔父墓前爲祭由是有義勇聲善化周公樂以知府主湖北軍精絕餽遺厲風節君故居周門下推周爲正人然且以嚴語相規君嘗假貸於周卒盡償之周歎曰以罷官人而不負居官人金者吾見亦罕君沒

志四

六

且十年周猶舉其相規語謂雖古直諫不是過云鄖爲鄖陽府附郭縣君故廉介士頗不直知府所爲合郡以所疾苦籲知府而不得請君毅然爲之地合郡之民書額懸縣治文曰恩周六屬知府用是益慙恨造蜚語上聞巡撫遂入君計典君曰吾不恨失官恨爲正人所劾耳其時巡撫湖北者曾威毅伯也然知府竟以賊敗

杜貴墀曰同治戊辰歲余長子補縣學生困童試久矣君爲余喜自君家抵余居鈍安莊七十里而遙君親賫賀錢冒雪行薄暮雪益急越夕始得達余所蓋橐宿道旁舍中云余妻感其來治饌頗豐於他客君正色謂余此豈寒士家風邪非至友必不遠來來則必非爲飲食薄入而厚出之以此理家不可甚不可

噫自君之逝余得此於人蓋寡夫子三益友直諒居二若君於余則直諒以行其親愛者也烏虜豈易得哉

彭知縣濟臣公傳

公諱變字濟臣縣廩生以從胡文忠討賊功保知縣同治九年署縣恩施聽訟令其地素號公正者別白兩造曲直始詳加訊斷案無冤獄因公赴鄉乘竹筴一人擔臥具食物以從不累民勺水所至輒環集其老弱男女操俚語諄諄訓導有聞而感泣者歲時村翁媪或詣治所攜園蔬時雞為餽公忻然相對如家人邑多豪猪害田植為文祭之一夕盡去宰恩二載餘去官人或自湖南至縣其人輒迎問巴陵彭公安否居官時無錢今則何如因相與太息言此公非吾縣官乃吾百姓真父母耳任崇

志四

十七

陽禁婦女妝飾備茶俗為之變去任通山也道經崇陽村民雷九九等憤縣官庇役害民斂眾入堡括財造軍械旦夕且變縣官急請兵大府城晝閉民望見公來疾走公所以事告爭導公入堡先是首事者決計反有往告以非便者雖親故閉不納及聞公來出伏謁公據坐怒罵語絕痛首事者抱公膝泣公亦泣環堡者皆泣曰然則柰何公曰墮汝堡散汝眾燬汝兵擇一二入從入縣首罪吾保汝無他公畱堡一夕堡中人謹如公言縣以無事公議事多中嘗策漢口宜築城備賊後賊果來以城故失意去性慙直不能頓語向人上官前或自稱我自胡文忠公初定湖北任以釐政先後且十餘年能行法外意所至人思自署聽事曰脂膏有限從寬是會計無才欲當難孫公衣言權布

政就公家檄赴武昌公至而布政以升任去後遂無能知公者為諸生時館城中何氏何氏云今三十餘年中不復見如此塾師罷官家居久偶訪舊城中官吏或就見之則已疾驅出城矣妻許氏勤苦佐公之公任所服飾壹如公未官時縣書役偵知其來備儀從以迎輒斥罷之曰吾安用是為及抵署舉帷以出則仍然村媪也居家恆率子婦輩操作治田園歲時姻親遣農傭來餽遺者必優待之戒子孫曰汝家今為宦族矣然非農何由得食

杜貴墀曰余兄女為公長孫婦巴陵舊俗子女幼即訂婚姻余兄女年將及笄始執言於彭氏彭氏疑焉久不決時公方宦鄂寓書家人曰杜仲丹非欺人者若其兄女不幸或嬰廢疾必不

志四

十六

以誑余也嗚乎知我之言夫豈易望諸人人蓋非獨人難知世未有自處於詐而能信人之不詐者也是益可以知公矣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五

邑人杜貴墀撰

張通判傳

通判姓張氏諱發桃號晉源乾隆己卯鄉舉官天台黃巖元氏知縣正河應通判善聽斷錐結椎堅數理疑滯未一妄筭人初任天台決鄰縣冤獄民間有鐵面之歌浙江之黃巖太平俱瀕海盜所出沒有巨商舟劫太平之洋面莫得主名時通判方宰黃巖一日牒召健役數十人備薪燎期二鼓俱集通判坐俟堂皇至則盡率以行請所向曰東既東又命曰南遂由南疾驅七十里至所謂下梁者時乾隆四十七年正月朔旦也令役分叩賊門問何人曰拜年出則就縛之雞犬不驚而盜者十有八人

志五

一時并擒其一人前出旋亦見獲乃具獄詞移太平是役也少逾緩焉則十九人者俱以朔旦之明日落海捕魚莫可蹤迹矣蓋通判素輕重賞役捕為盡力偵賊故能盡得其實密幾事以潰於成云在官政平訟理雖窮奸發伏而尤多縱捨所去民思洗冤錄載骨傷伏匿不見者徧墨諸骨而濯之由墨所滲入可證確傷通判謂此不可以例胸骨胸骨即未損獨能食墨嘗自敘次所決比為浙案節錄文多不能盡載今記其四事  
天台縣民謝某無子有兄弟各一既已嗣兄子甲復手書一券給弟子乙田八畝及某死甲給田不盡乙出某立愛手囑謂嗣父給我券後復命子我矣甲所嗣母舅助乙證諸官甲益持八畝不與曰俱偽耳凡歷數令不能決通判反覆故牘指券問乙

曰此某親書邪曰然又指後囑曰此亦某親書邪何字迹不類乃爾乙語塞通判笑曰前券真則後囑偽矣後囑偽則前券真矣甲乙叩頭引服此訟歷時五十三年爭繼者年各六七十云台山秀削歷東南其上有華頂萬年諸寺華頂之下兩山東西峙谿谷中各吐一石石自相銜接成礮名石梁礮上下各有寺曰下方廣曰上方廣去上方寺山十餘里為桐柏山桐柏山人以盜伐樹木毆死寺山巡方僧時通判方奉檄充浙江同考官已戒行矣聞報疾馳往凡仰歷數險而至上方寺寺僧初不意通判乃自來因以險告又請移屍就寺通判不許更歷數險臨屍所屍逼峭崖臥崖腰挂半襟搖搖未墜寺僧指屍身似圍圓者曰此拳傷似斜長者曰此棍傷去肌膚皮肉者曰此雜兇器

志五

傷君怒叱僧曰巖石豈無圍圓者斜長一且衣碎屍身而襟挂崖壁是豈毆者所能為汝乃敢以顛崖之屍誑長官乘險以來僧瞪視不敢出聲叩頭請殮屍僧始意以桐柏山人數盜寺山材木第欲冤苦之使無敢復盜通判念其無他杖釋之而桐柏山人晏然未有聞也  
天台東鄉去城十里曰破塘聚族而村居者為丁姓因號丁村去丁村五里為橫山村有溪流中貫兩村而溉其田兩村之爭溪蓋久某年月兩村爭溪之明日丁村某甲訴于死水所乞名捕爭水之十有八人環屍而謀者凡百數十人勢甚洶君徐諭其長老使視屍屍竟體無傷獨在拳丸通判指謂曰是豈眾力所能施者而云斃於眾毆也丁村人無以應然猶堅執此十

八人者通判悉召至庭略致訊詰即悉罷去不復問既而君所遣役挾橫山頭之樵夫以來蓋民間牧童相遇則歌歌多者勝歌少者名曰賽歌兩村爭水之日丁之死者與某童互歌相詈毆而樵夫適過見之通判如樵夫言召訊某童丁村某之死果於十八人者無與也此獄自始訊至定讞不答一人

通判未莅元氏縣之前有無名男子見殺縣西之陳村賊久不得通判至則召責捕剋期五日必得賊不則決不汝貸未及期而捕捉陳村賊至繼又聞贊皇之野有死於槌擊而屍裸者通判乃覆訊前賊汝非陳村賊乃贊皇盜也汝賊皮襖騷馬乃以木棍撲殺彼人而得者彼人之妻今名控汝汝毋我欺我將以自首貫汝賊不意通判突爲此語惶遽吐實蓋役懼不得陳村

志五

三

之賊誠是盜代承曰得罪等耳通判知其不然者陳村死者被創十餘處類數人刃棒交下而是盜則一人持一棍也杜貴墀曰君嘗言求以實心參之智術灼見其情僞鈎致其隱曲洞悉其變幻不爲奸胥訟師所朦則訟可平而獄斯折又云辦一片至誠務求民隱獄詞雖積牘盈箱奸宄百出苟善用吾術濟之烈日嚴霜仍不失和風甘雨至哉斯言君信無負矣然余又聞諸長老吾邑蓋多良吏而余從祖父官山西當道推折獄老手豈苟焉而得是稱者惜乎事皆不傳末由與君頡頏是編也以此而觀吾邑之嘉言懿行失於載記因泯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悲夫

潮州知府方公傳

公諱應元字首善一字蓮浦刑部郎中諱鳳子資授建昌同知累提惠潮嘉兵備道左遷潮州知府政尚嚴明執法胥吏皆震懾屬境澄河多漁而盜者悉捕置之法民賴以安府東門外行人間有呼救地中者掘土得石獅巨蛇環其頸因共撲殺蛇昇獅廟中而祈禱之士女雜沓奔走或有觸忤輒見崇公聲音爲獅別立廟城中迎以入至則碎而投諸河寂無他異攝潮州分司釐剔積弊裁陋規官役不得緣爲蠹弟應時濱州知州應達紹興同知署甯波知府應恆漳州知府

志五

四

杜貴墀曰往聞方菊人布政知襄陽府時襄陽縣境大棟樹忽挺高枝其形爲斫陣長刀鋒刃環柄皆肖土人怪之呼爲關刀神病者自云禱有驗男女奔走相屬公令縣遊役袖銳斧及天未曉疾走樹所伐其枝持歸前後數十年方氏兩知府事乃相類又皆循良抑何盛歟世多稱笏擊神蛇斧碎佛牙事然何必古人蓮浦公先世居斗蓬山公始遷爲古蘿墩方氏

漢州知州傳

漢州知州姓方氏諱宗敬號恪庭惠潮嘉道諱應元子嘉慶戊午舉於鄉歷宜春清江鄂都知縣擢漢州知州宜春爲袁州首邑號難治郡守以新令年少爲疑及視事剖決如流乃驚喜過望鄂都山環三面一面下臨急湍咽喉匪出沒其間往往至不可蹤迹公至則申明保甲法賊囊無所各越境遁去一日役以得賊告詢之則楚北逋匪甫入境而被擒由其稽查嚴密也縣境自是無一賊治漢州尙嚴旋乞養後復任迎舊牧者作爲詩

歌至比之寇恂孟嘗惠民二年以微疾自免歸公爲政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有所勘驗率一二儻從肩輿疾赴民無杯勺累其救荒也委曲勸分而割俸爲倡身自給散之必實必平民繪振饑圖以志其德所至爲榭書院新考棚葺公廡漢州及酆都皆爲立生祠以祀生平篤內行論者以孝友睦婣任恤推之而方氏宗祠之改建尤族人所倚賴者拳拳於師友風義足以厲世事具劉先生維理傳

### 蕭山知縣傳

知縣姓方氏諱功鉞字左卿一字宣亭際臣公長子也以進士官知縣工制舉業學者爭師之分校浙江鄉闈所得多佳士在官尤慎訊鞠嘗言得情在初審緩則訟師教供書差投意真情

### 志五

### 五

不出矣且重刑得者皆誣服也用是所至無冤民權德化時獲海盜二魁永春州牧某攘爲己功幕友勸之辨應曰古人爭功者類多兩敗不可較緝盜爲地方非爲遷官分所當爲不必較遺事佚不可考然可知其人矣際臣諱聯會事見雁平道傳杜貴墀曰吾客武昌郡親見方知府菊人先生坐堂皇聽訟與訟者徐談家常瑣屑及閭巷間猥鄙事往往出不意中其窾卻兩造輒自爲傾倒數斷疑獄然庭下寂無敲扑聲心竊難之今傳宣亭公又益歎循吏之能世其家也文中子言息謗在無辨止怨在不爭宣亭公之於永春退讓可風矣抑亦周防之智歟然自今觀之且有如公其人卒不免於怨謗者中材而涉末流其爲禍可勝道哉余尤爲太息不置云

### 一汪傳

汪氏兩知縣昆弟也世居郡城南一諱佳士字作堂嘉慶辛酉舉人官廣西歷任河池州修仁柳城平樂縣麥嶺南甯同知在河池有那里草地漢獞交牧州同文善與土官韋俊爭訟久不決公往丈量分劃案遂定土官率獞人輦金及獞錦爲謝卻不受修仁柳城地少文學爲修葺書院嚴課厚精兩縣二百年來至是始有登鄉舉者直柳民謝恩榮誣獄韋氏女前受邑人陳三元聘粵商賄奪之公召韋使以女與陳給銀成禮禁民以婦人供役者家故貧遺產十畝推與兩弟爲官竟不名一錢一諱吉士字藹卿爲諸生時有文名嶽麓院長羅典慎齋先生甚稱之嘉慶己卯舉於鄉久不第客遊名益著晚得官署廣東樂會知縣樂會居海上習靡惡有花會場羣少年聚賭輸贏動萬計破業者多邑以多盜公嚴禁場賭盜亦衰止補翁源旋卒喪歸貧甚友人張成洛贖金葬之

### 志五

### 六

### 兩熊傳

二汪後有父子同官河南者父諱惠蕃字柳堂以舉人挑取教官保舉知縣發河南權虞城縣時捻匪大至縣無城無兵肅衣冠坐堂皇以待捻匪入羅拜曰此好官也擁衛至其寨旣而舍之去虞城竟以好官故少罹攻劫子新銛援例亦爲縣河南虞城君歷河南數縣所在瘠苦不如居教官時父子俱死河南其家經營久之兩喪始得歸

### 廣信同知彭公傳



同知姓彭氏諱昌運別字岸山年十二補弟子員爲人課童子歲奉纜六千居塾數年得選拔曰幸賴吾居停一蓋膏也嘉慶己未成進士壬戌預朝考三省善後事宜疏略云頃者教匪蠢動滋擾川陝楚三省大兵所指剿撫兼施首逆皆次第伏誅矣愚臣竊以爲震動之餘卽須馴擾之術以善其後何則教匪之首倡也燒香聚眾假祈福以詐利耳其畏誅而跳梁也擄掠脅從驅無知之民以爲寇耳然稱兵效逆荼毒生靈負隅抗旌久延殘喘殺之固自不怨所可生全者未叛而習教者尙多耳彼其談空說有亦黃冠緇衣之類逆則爲匪不逆自無害其爲教謂必概事誅鋤不惟事在不忍又何以令無反無側者之自安也哉則匪可誅而教不必誅也雖然彼匪徒之未叛也皆教也

志五

七

則今日之不爲匪者與當日之未叛者無以異也叛者爲匪矣顧何以信未叛之能終身於黃冠緇衣也且黃冠緇衣其居處有定所其容服有定儀而朝廷又有紀綱之設約束而整齊之故雖桀驁者無以動其惡若白蓮教則雜於齊民之中無可別爲稽查之理不知其爲教卽不知其爲匪也不知而姑聽之又豈所以善其後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教不爲匪則黃冠緇衣之類齊民之所忘也教而爲匪則明火執仗之盜齊民之所畏也民畏之民未有不伺之者矣且其爲匪也必務蓄積糾黨與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事爲其黨必諱之非其黨必讐之讐之者眾而爲匪者易敗矣故今日蕩平之後習教者雖在所不誅而杜漸防微務在嚴保甲稽戶口以耳目寄之齊民凡深

山窮谷之中有聚徒而處者形迹可疑則舉首之於官以聽察察之而實則有賞而不舉者則有罪舉所讐以遠罪民未有不願爲耳目者也若是則可爲形格勢禁之道矣而有司復以

朝廷道德齊禮之意化導而成全之則道德一風俗同久安長治億萬年無疆惟休矣若夫被匪之地宜立廬舍撫流亡稽田疇禁兼併是又在 皇上子惠而噢咻之俾宅爾宅畋爾田樂樂利利更生之民世世萬子孫食 國家太平之福不綦懿歎知廣昌縣有兩姓爭山訟經數十年積案贖盈兩几同知甫下車窮晝夜閱之一訊立剖眾大悅服姚坊奸民聚黨數千將爲亂同知募勇直抵其巢擒酋誅之縣人謂是舉不費 朝廷一錢一兵手剪巨寇而廬井晏然寂無聲響爲古循吏所難以功

志五

水

擢廣信同知廣信河口居信江之西南隅水漲便舟楫然苦易涸前明閣部費文憲公家居始濬其東流引鉛山河水以裕其源首尾爲橋以出納之時當正德嘉靖間相距三百餘年橋廢而河源久絕洲渚縱橫其間公修復壹如文憲之舊復枬爲壩間以時啟閉河於是永利無害同知自爲文記之名河福惠蓋議之七年而始成云宦歸值年荒手劬菜根雜糲以食妻躬紡織如貧時著有二知堂詩文集五子名浣安仁教諭六子名湜官終浙江鹽運使自有傳孫會楫陝西靖邊知縣繼昆江西贛縣知縣

彭運使傳

運使諱名湜一字鴻川以事例起陝西縣丞歷官四川營山成

都知縣馬邊同知甯遠潼川知府先後舉治行循良俱第一以人材保擢浙江鹽運使未及聞命卒川東道任所在官嘗督鄉兵靖內寇銷患未萌曲突功最顯當時無赫赫名而深相知任之丁尚書寶楨又相繼薨不得如鍾運使吳中書之遇左文襄奏列國史殆有幸不幸焉其行事要可述而紀也運使性坦夷遇人無貴賤壹執謙退終其身無所訶詈獨論事上官前侃侃不少屈知營山時本管知府楊某故良吏然務以法繩寮屬中蜚語將召加詰責盛氣以待運使入白事揚揚如平時楊頓意解願左右命酒曰聞子故豪飲其爲我極歡縱談與訂交爲言大府由是知名後所遇上官不能盡如楊之轉環而公義相取卒中傷蓋自樹立者然也權成都縣也滇賊土寇環

志五

九

集號百萬運使助大吏堅守廢寢歷五十晝夜及賊趨富順大吏以縣當孔道特檄往守而賊已踞縣上流牛伏渡游騎或時至城下運使繼而入洞啟四門號令民無輒驚恐賊莫測所以未敢遽逼已乃牒援軍據近城河橋爲犄角援軍與賊戰久橋下水盡赤而賊來益眾勢且不支運使未及募食連引數巨觥率壯士怒馬馳戰所大呼諸君好爲我殺賊我統大軍來矣賊方錯愕間而上流水忽奔騰建瓴下濤頭射賊如連弩賊大驚奔退於時人相指目謂得神助軍益振縣境以全先是一夕城中火四起運使方設飲命侍者挈壺榼從赴城樓賊舉火城下矣運使坐樓上飲益酣令各按部伍無譁俄而斬一人以徇則約是夜開門應賊者鹽販之變也邑人請預勒團勇往捕大吏

且嚴檄詰縱寇狀運使壹不應顧日夜召賓從酣飲輒醉一夕漏三下出檄十餘紙馳召各團期明日會集某所及旦則率以薄賊賊方以祭纛聚飲出不意莫能支梧運使諭縛獻首事數人餘眾遂散是日即賊所剋舉事之期也或問故應曰無賴子烏合易了然急則負隅或煩大兵吾姑置之以緩其潰決耳其沈幾弭變蓋往往出人意表繼此禽馬邊匪徒靖甯遠猥夷聽事間不聞疾步遽呼指揮輒定民夷至今謳思曰彭公活我然功在保障郡縣迄未一出境攻討故世第聞其吏治相與稱述民間所誦待士寬待民寬待胥役不寬者然此未足盡其能也丁尚書爲近名臣其總督四川銳意釐剔馭下頗操切顧獨重運使事多聽從運使因劑以寬大川民陰受其賜往時蜀產

志五

十一

號豐饒稅契之贏甲天下州縣官或豔其利則奸民黠吏從而鼓弄之曰某短價曰某匿稅擇肉而食莫敢誰何運使所至輒先禁罷之再任甯遠理銅政節糜核浮與商民同利礦苗卽衰減運額猶溢於前此盛時官美地且久數斥餘潤蘇貧困而自奉尤嗇縮嘗戒子繼昆等吾先大夫爲縣十餘年不渝寒素吾子孫席清白之遺而可以侈敗邪又曰吾祖母性仁厚貧時累減炊米哺族羸吾父善承親志歲恆儲穀待飢者而范氏義莊則尤欲放行之者汝曹謹識勿忘子繼昆出嗣官江西知縣所稱先大夫前傳中諱昌運者也父子相繼爲循吏今繼昆亦有聲江西云

金縣知縣傳

知縣姓李氏名緒琴山其號咸豐元年辛亥舉人幼不好弄或給錢物必還諸其人於父母亦然甲寅歲募結鄉團率以禦鄰邑土匪從大軍出境擊賊花涼亭王壯武公鑫奏保知縣而鄂撫胡文忠公尤以團事相倚重賊平後謁選得甘肅金縣縣新遭回躡琴山悉力招致流亡資商貸農費不貲時全省糜爛公帑不足應所求則取給於其家以時修復民堡聯團百數十里閒道路無梗左文襄降肅州回數千飭琴山劃其縣地安插之縣民故讐回始頗斷斷感琴山訓諭相安至今無事去官之日民涕泣送道相屬蓋巴陵官州縣者類多著廉惠而輦資數千里外以利彼民琴山尤僅見云家居十一年不履城市自少至老遇人無忤色濟困紓急其性所樂也從弟治績死於花涼亭

志五

三

之戰世襲騎都尉

平和知縣楊君傳 林春昉

君初名其香後改卓廉別字互嵩咸豐辛酉拔貢生官福建平和知縣初以部曹居京師吾郡出入京師者嘖嘖稱楊互嵩賢他郡亦然蓋君尚氣詎重然諾急人之事若疾痛苛癢在躬發諸至誠無能自己不侮鰥寡不畏疆禦其素行也茶陵譚姓者獨身客京師君遇諸某所以同籍湖南故相就與語後譚病且革促君來顧君疾赴之則譚病已不可爲密示君牀頭數百金未及有言而沒君既經紀其喪而金無可歸乃致諸己家屬家人舉放取利譚沒近十年其子稍長往京師求歸父喪不知有金在君所也君聞其來召語之屬扶喪過岳赴己家取銀本息

並歷年計簿以去君他事人多稱道此其尤難者然在君未足異也其任詔安也大署公庭曰興利去害除暴安良貪賦枉法天降之殃滅浮徵勤聽斷拒請託閩人稱君爲人如其名同僚呼之楊鐵肩君因自號鐵叟以篆其章鐵肩者言能擔荷重大不可得而屈撓也初任平和陋規多所裁汰繼任某謂君損彼利以微名造蜚語上聞巡撫巡撫意動微詰君心知必某所爲應曰某自不能儉故歸怨陋規之裁而騰謗耳巡撫廉得實轉益賢君茶陵譚宮保卽託君以金者同族也總督浙閩時急欲識君君引嫌不自通然君政聲夙著宮保自以公義優君閩人無知與不知僉曰宜哉卒仙遊任所卒之前月署中百餘年老樹無故自倒縣人哀思謂此爲哲人其萎之兆云閩中某關歲

志五

三

稅入甚鉅而報解常不及半譚公微有聞以屬君稅多前十餘萬譚公初願不及此大悅君酬金數千君固辭不受閩中謂君人如其名此又一事也同時林君春昉字葆青署黃州巴河司巡檢堂聯云良民可矜愚民更可矜峻法濫刑祇恐背後兒孫也遭這个廉吏難做貪吏更難做剝膚吸髓縱令眼前富貴誰保將來受代時彼人贈聯有三十六區同沾雅化一百年來無此好官之語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六

邑人杜貴堦議

廖君鑄臣傳 子貢民

粵寇之作也益陽胡文忠公以貴東道率黔勇千人入楚自是厲兵籌餉艱危血戰由武昌而九江九江而安慶其克復諸城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智廓清摧陷之才彰彰灼人耳目震動古今而所與朝夕幃幄從容風議若左右手相倚深謀密計於未事之先非諸將佐所得預者曰巴陵廖君鑄臣君諱景象字鼎存鑄臣其號也咸豐三年以諸生團練鄉兵為知岳州魁聯公所知四年文忠公駐師是州聞其名延見之與語大合明年文忠公巡撫湖北招入幕禮以賓師鑄臣益自重無少屈撓始

志六

督師文恭公文來自荊州駐營漢陽之蔡甸與巡撫不相中而賊事方急少有牽掣則傾敗立見鑄臣既與魁聯公有故而魁聯公是時方居督師所大見尊禮鑄臣因益厚魁聯公以通好督師而身為兩家驛騎督撫大和於是文忠公乃得專制戰守無他慮而建白格部議者文恭公且陰左右之鑄臣在軍樸遯如老村學究終日凝坐人莫測其意旨然言輒奇中兩軍對壘呼吸百變未嘗不任其謀文忠公屈己下士不憚虛心延訪而信鑄臣尤篤纖悉必就詢不欲數勞以客則疏其事而緘之走緘者日十數至或數十至鑄臣發緘濡筆以己意續書紙尾某事應如此某應如彼訖即封付去稠人廣坐中裁決如流其所部分雖親密不得窺輔文忠以禮法斷斷爭尺寸公夫人以

立嗣故來就公取決或言公宜留夫人營居鑄臣執不可謂麾下將士割父母妻子之愛喋血從公公不宜與異苦樂直諒多此類然人亦以故忌之及積勞負疾歸而蜚言遂聞文忠矣鑄臣初出意本不在官又自念獨領一隊當一面不如留贊文忠公所成就尤大且遠而公亦專倚以自助故同時儕輩多因疏薦陟顯官獨功大而反不與身既前公歿公又未逮大功之歲不得有所發據鑄臣遂泯泯以至於今也學以主敬為宗仁民愛物為用居鄉授徒主了凡功過格而古今經世之務尤所究心庶幾樹立有素非以人國為僥倖者居文忠公所凡五年而歸歸未及一年公久攻安慶不下復思鑄臣屢書招之不得已強為公行至漢口疾作畱踰月而卒年四十有九公厚賻其喪

志六

積功累保知府官非其志也故不以系子貢民

貢民字竹山同治閒從左恪靖侯軍剿回甘肅臨敵輒怒馬前突戈刃所向當者立披靡回逆多指目貢民爭避其銳而所領一營遂成勁旅戰必先每上捷恪靖願貢民色喜曰此孺子大可用也積功保提督貢民感恪靖知戰益奮嘗單騎探賊蹤去大營遠賊繞出山谷閒圍之數重擁以去賊故知貢民勇欲得以為助百計誘說貢民憤詈不絕聲賊怒縛諸樹攢射之以死

事 聞贈世襲雲騎尉

杜貴堦曰余同治閒校刊胡文忠公遺集竊怪公倚君辦賊與為終始集中顧無一字及君君起諸生階知府由公疏薦者屢矣公奏保前後諸人尤可考者凡百數十疏獨君無有訪諸其

家欲得君與公往復手書亦絕無有也余傳君時君嗣方從征甘肅得君事於君友之同在文忠所者知非妄語然終恨不得取信公書後乃知君佐軍時以論事與某宦隙君死而某官益高文忠公遺稿至鄂先歷某宦所既又遣人詐君家盡取公札牘及君規畫諸手草以去或曰火之矣怨毒之於人可畏矣哉可畏矣哉

### 吳中書傳

光緒五年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中書與當塗夏忻監利王柏心仁和吳觀禮志節可嘉奏請 宣付史館得 旨允行謹按奏略云員外郎中書科中書吳士邁湖南巴陵縣人爲諸生時專心經濟之學咸豐二年粵寇犯湖南前湖北巡撫常大純議

### 志六

### 三

防江不如防湖躬赴岳州延吳士邁主其事吳士邁傾財誓眾集漁戶千數百分堵入湖諸港口惟槍礮軍械領於官長沙解圍賊眾由湘西犯甯鄉益陽出臨資口漁戶見賊即遁賊得其空船水陸並進遂陷岳州迅趨武漢吳士邁收所領槍礮繳還鄂臺謀入城與共存亡詎尾賊而行江路早爲賊斷比抵金口賊眾已陷漢陽合圍武昌矣武昌旋陷吳士邁以救援不及爲恨實則鄂撫未嘗給以文劄委之事權船戶皆倉卒召集未嘗編列隊目無人鈐束亦未發給餉糧遇賊即潰非戰之罪吳士邁乃引爲私戚日夜思所以報 國雪恥者深自媿厲寢處不遑曾國藩胡林翼嘗遣人招之令選其徒眾俱來旋失意而返臣入浙時道員李元度遵前浙江巡撫王有齡檄調赴援率所

部安越軍抵衢州臣奉 命撫浙兵力甚單檄調安越軍助剿會戰時見其中有稱宗岳營者旗幟鮮明行列甚整鏖戰甚力詢其營則吳士邁所召集與李元度偕行者也李元度以曾國藩劾去解軍事吳士邁亦歸臣旋由浙入閩粵討賊事平吳士邁來閩適臣調督陝甘屬其精選壯士同賦西征吳士邁星夜馳歸仿古束伍法募選入格者以軍法部勒之滌除營伍惡習身自教督率以入關臣令其駐華州扼渭水南岸吳士邁斬獲探騎遏賊南竄捻蹤甫颺回氛復熾臣於同治六年冬追捻北行吳士邁一軍隸前署陝撫劉典專剿逆回七年四月臣在吳橋行營得劉典緘報三水大捷稱吳士邁烈士苦心數戰大挫凶鋒厥功尤偉並錄摺稿送閱保獎員外郎銜 賞戴花翎臣

### 志六

### 四

由燕齊回軍調吳士邁度隴剿秦安逆回破康平堡斬賊目周瑞適逆回糾合大股由清水竄陝西隴州寶雞邊界臣慮前漢中鎮李輝武兵力單薄勢將不支預調吳士邁回軍助剿吳士邁時患氣陷腹泄之疾委頓殊甚急起赴之遂獲陳村羅局兩大捷解李輝武之圍陝撫蔣志章上其功保加四品銜旋歿軍次吳士邁爲人尙志節而重然諾治軍嚴整廉公有威深自刻厲在營衣粗食淡與下卒同其苦臨陣意度安閒堅不可撼軍名宗岳蓋其微意所嚮往者也嘗與人言以洞庭漁戶往事爲恥求爲憔悴專壹之人藉此補咎報 國若復希圖利達是負初心每當論功敘保必再三控辭雖虛銜亦不肯受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中書諱士邁字巽行一字退菴少孤兄士選舉人

早世中書事母孝奉寡嫂恭讓不爲科舉而好學深思每有撰述或數十易稿與人書已發或憶及一字未審必反使者而復更之以貲爲中書母老失明遂不入官居母喪一依古禮世所未能行者人驚異之俗爲之變行身造次必於禮無戲言褻狀歲捐田穀二百餘石族之鰥寡婚喪皆有給子弟無業者多成就之教戒無敢犯爲人精力思議過人自家鄉縣邑事皆取正焉名大著平江李次青方伯嘗與之書言某事某事不出高明意度是直諸葛陳宮云乎哉土星港之役勇非素練人情不固而常忠節公不肯用軍法中書上書力爭云有卡無勇與無卡同有勇可逃與無勇同今寬以待逃勇則是自失所恃而欲以虛聲奪人土邁竊有所不敢若謂勇與兵有閒則惟賞從厚而

志六

五

刑從同斯兩得之士邁擬斬其人而由舍閒以二百金卹其家斬其人者所以示軍令之森嚴卹其家者所以憐練勇之有別鄙見如是儻或仁人之心終不忍於殺戮卽懇易兵守卡散勇歸漁以免虛糜經費而誤防堵現在岳城駐兵不少如蒙俯允易兵應請飛札就近酌撥庶不至稽遲時日常公得書猶豫而賊遽至勇遂潰中書大恨益講求古名將兵法著名將傳八十二卷既成見前人有爲之者燬焉嘗言以孫子十三篇證諸二千年戎事其間同事異勢同勢異情正有不容膠柱者夫避實擊虛兵法也耿弇用之以取臨淄王彥反之而捷馬郎圍師必缺兵法也臧宮用之以下原武陸抗反之而收夷陵高陵勿向背邱勿逆所謂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若孟珙

平武仙山雲破胡烈則向而逆之者有以殲賊矣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所謂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也若段熲逐先零羌道宗追吐谷渾則遏而迫之者亦有以克敵矣半濟而擊之利濰水所以殺龍且汜水所以斃曹咎泓之戰宋以不擊敗淝水之戰秦又以誘擊敗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伯顏所以入越徐達所以平吳也合肥之守或不能魏武以御勝伐蜀之將非不能宋武亦以御勝百里而趨利則擒三將軍此襲鄭者所以俘於殺追豫州者所以困於赤壁也若朱文達馳二百里察罕帖木兒馳三百里契苾何力馬芳馳五百里咸以晝夕倍道奏膚功亦未見其必擒也其他神明於法制外者難徧以疏舉智如武子豈其慮猶有所未周哉誠以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兵家之

志六

六

變不可勝窮耳是則求之空言不若徵諸實事事與法合則引法以證事法與事違則因事以通法參其同異無事而非法也妙其運用無法而非奇也古之人往往於諸子外授以春秋史漢豈不以通古今覽得失爲將者要務哉出遊江南北覬賊形謁諸大帥上某公四事名曰芻言一廣招奇傑應請法古設招賢館並飭近屬州縣各舉所知二酌備舸艦應請會商河師酌備舸艦俾晝夜更番梭巡示賊不測水師之一可抵陸軍之十目下用資防堵他日可資攻剿至例設水師爲數無多姑不論有名鮮實實亦無濟於事三訓養精銳應請特練一軍先選拔現在兵勇之健者若干並赴風俗堅強之地簡募若干悉勒習戰限以期月畢事先賢所謂有勇知方必待三年者三時力

農一時講武耳今也朝夕不輟寒暑無間計一年訓養之期實已多於三年矣四長育部曲應請延知兵者授以兵法而於練技之暇復為之陳說往事推古人之所以得與古人之所以失反復辨論俾知欒枝敗荆莫敖致絞在曳柴與采樵之謀而不專恃乎勇久之智慮增暴戾消庶帥偏師以出不至違節制以取敗亦不至泥節制而失機又云現在進攻當以蘇州為先著蘇州財賦甲天下即以上海釐金一項論歲逾數百萬今值糧餉缺乏之際何可一日無此且近年京師全賴海運是空先行收復以內通海運而外足兵食然欲收復蘇州當自收復常州始金陵圍潰曾公駐祁門檄請募三千人從征有沮其事者不與餉械復散去將終隱君山建九江樓為書室其後左公督

志六

七

閩浙招之辭不往已而念土星之負往焉會左公移節陝甘剿辦回賊中書陳甘肅軍務事宜十四條一兵非後路甚利不可前進一從來官兵利於合賊兵利於分賊兵分則蔓延四出而勢難制官兵合則聚攻一路而功易成一大軍聚攻一路恐賊由他路逸出我後無論我軍腹背受敵即此四處竄擾恐成流賊難以收拾必令各軍分守要隘一士邁前在東南軍中見官軍收降頗多然皆被創勢窮不得已而降心有畏懼故不復叛此間回賊從來未經懲創心無忌憚詭譎實甚官軍至則稟請投降或乘閒逸出或就撫旋叛或藉此為緩兵之計飽掠而去或乘招撫之時掩我不備種種詭計玩官軍如孺子今大軍進剿萬不可信其投誠一甘肅被害之地既難辦糧其完善之區

可辦又因道梗難運四川與甘肅為鄰亦可借助然道路崎嶇糧難多運惟陝至甘有大路可行運糧較易故宜取給於陝西而甘肅之糧補其不足一甘省游勇匪徒或三五成羣或百十為黨竄伏各處劫掠行旅其強悍桀驁亦屬有用之人宜以募兵收之軍中多一士即外間少一賊亦兩得之事一甘肅原有各軍雖有百餘營之數而實只數十營之人每營兵勇實數不及額數之半仍照額數索糧一遇調遣攻剿則因人數太少支展逗遛空覈實歸併以收實用一甘肅原有各軍將領多縱兵勇滋擾所到之處居民深受其害因而遠徙其尤甚者往往潛伏要隘截劫行旅以士邁所聞所見凡無軍營駐紮之處易過有軍營駐紮之處難行宜嚴飭將領禁戢兵勇責令於紮營左

志六

八

近二三十里內設卡巡邏一甘肅原有各軍打更極為懈怠多坐棚內敲梆並不上壘觀望至於放哨一事尤不加意士邁曾見以數營紮城中賊入城而不知以十數營紮城外賊陷城而不覺如五年秋鞏昌之破六年春安定之破是也一各軍開差隊伍多不整或趨前或落後常有偽為疲乏不肯同行詐稱疾病不肯前進俟大隊既過便恣意滋擾延至三五日始行歸營無論其為民害即此隊伍不整途中遇賊斷無不敗之理以上二條急宜申飭一甘肅原有各軍日日派員赴州縣統領營官藉此指發勸勉差官委員藉此向地方官需索統領營官發給護票動稱公幹或辦軍裝或催軍餉或辦犒賞究竟皆極不要緊之事上書一行幾人長馬幾匹沿途需用勸草料民夫車

騾各若干委員差官持票起漕向地方官勒逼照付更添索酒席油蠟柴火甚且索鴉片煙索妓女索頑童稍不遂意即大肆嚷鬧捏造是非激怒當道以泄其忿且或在途擄夫擄車擄馱騾行至僻處即將民夫車夫騾夫殺死剝其衣服牽其騾馬種種不法實堪髮指一從來軍法或打或誡或殺皆立時辦結乃甘肅原有各軍不然每遇兵勇犯法輒送交州縣收押積日累月久不取去州縣因未定罪之人不能收監只收班房而犯黨送飯送茶伺便劫去其送押之統領營官便指此人拐去銀若干糧若干軍裝衣物若干勒令州縣照賠一甘肅原有各軍出差行至州縣總紮城內勇丁佔住民房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且又一住三五日尚不行或云休兵力或云等隊伍或云候車騾

志六

九

其爲害實甚以上三條急宜嚴禁一甘肅吏治實不堪問蓋有使之然而然者然必先辦軍務而後可講吏治中書在軍營務織悉必親常通夕不休敝衣惡食與士卒均疾病必躬自省視而用法嚴逃與違令必誅所至薪菜皆平市之民營士無敢一入人家者戰所奪獲賊中馬牛聽民認辨輕贖之民間宗岳軍至皆謹迎賊亦識之望其旗卻走初從事左營與左期日卽幸有功不足償前負必無保我官後大帥雖強保之卒不敢用其頂服子鬲縣學生多義舉鄉人愛敬之稱其字伯桐不以名也杜貴暉曰鹿角敦善堂者中書之兄與何通判錦雲所勅置也中書復與何氏推廣之爲救生船局獨費其家萬金中書居九江樓時招余往遊君山湖水方漲去來皆以救生船余酬舵工

以錢辭不受奉吳公命迎送客不敢私取客錢余笑強之曰吾豈以汝白吳公邪應曰吳公非他比公無我累鄉居能使人奉約不欺至於如此卽其行軍可知矣勞苦而功高不及躬平回逆其歿也以擅殺所部記名總兵朱某停給例卹非得恪靖侯吳士邁官雖中書分則統領朱某違令見殺乃統領殺營官非中書殺總兵之奏則身後且見陷於讐家悲夫

候選道何公丹臣傳

何公丹臣諱敦五丹臣其別字少儻有大志咸豐二年賊圍長沙湖北巡撫常公設防湘陰土星港起從其軍師潰繳軍械鄂垣城陷脫歸上書太守賈公宜防賊上竄奉檄募漁人百數略教之戰四年春岳城再陷公益憤徒走數百里徑投曾侍郎

志六

十

大營長沙七月克岳州委充水師正後營統領時統左右前營者爲兵部尙書彭公玉慶前陝甘總督楊公岳斌及殉難安徽巡撫李公孟羣左倚右角遂克武漢破田鎮抵九江公皆與有功方攻田鎮也礮毀其舟傷左股不爲少挫曾公稱於人人曰此血性男子行抵蘄州值澄海營統領白人虎歿於陣後繼者莫能勝兵以大譁曰必得如何某者而後可於是改檄公統領澄海五年正月九江失利曾公馳赴江西檄公回援湖北駐旛洲以賊糧忤當道意澄海營奉裁而曾公復自江西書招公有疾風勁草之語公再投江西曾公絕不任以戰事積勞累保官候選道舊例引見始得選同人屢醮金勸公行然公殊無息金入手輒盡初未一入都門其輕財任俠本乎天性周貧士



不待以請湖口局員某將以虧項七白金被揭公慨然任之座客常滿監湖口鹽務掣驗二十餘年費遺產過半光緒十三年九月客遊太倉以微疾卒州署州牧莫君祥芝喪之逾骨月曾制軍聞之昇其孤千金使護喪歸時人因以益賢公公生平心折惟湘鄉相國一人雖未大用死生以之曾侯薨公名居湖口實放浪不視事客遊長江上下閒購求陳書古畫或蓄花鳥供娛戲以此自終

杜貴堦曰公嘗語人湖南武功震天下然第長衡寶三府耳岳人如平江者死事極眾而終無赫赫稱此不關府運歟公蓋有慨乎其言也水師初勅公任事居彭楊先湘軍新舊營均尊稱之老大人見知曾公爲最早而卒投置閒散不與諸大帥共功

志六

三

名豪傑之士雖忘情富貴要豈能遽釋然於此哉惜哉

龔知府智軒傳

智軒諱輔休智軒其別字少穎異讀書勤勵過人以能文多學蚤有名駢體尤工充道光己酉拔貢咸豐兵事興智軒既屢困鄉舉而經世乃其夙志因慨然出就戎幕初見胡文忠岳州意相得然未久輒去之歸又嘗從某公穎州軍與爭事不合求去某公強縻以保舉辭不受唯獨常甯唐公撫安徽特相倚重時當事以捻逆苗沛霖就撫議撤守正壽之軍還穎智軒策之曰壽城俯瞰下蔡官軍之守壽城所以撤苗逆之藩而拊其背苗逆畏官軍批亢擣虛故修壘以自固今撤蔣軍是代爲逆謀使可無畏於我也與以正壽而並與以毗連之霍邱也苗欲撤

正壽之蔣軍而遂聽之倘欲盡撤三河尖潁州六安之楚師而亦聽之乎正壽霍邱之兵撤則上至六安下至臨淮任苗縱橫略無牽制渠譎詐萬端萬一乘廬郡戒嚴之會連衡髮捻一時並起南向則六安有眾寡不敵之虞東向於臨淮有高屋建瓴之勢東南向而廬郡有腹背受敵之憂皖北大局將不可問就令苗計不出此或設爲官軍既去壽霍空虛應派練入守之說爲據邑以叛之謀在彼取之則爲有辭在我拒之又虞啟豐當此之時雖辨如儀秦諒難求其再讓並用師數萬亦難必有成功而臨淮軍米皆仰給於六安正壽失則餉道梗臨淮軍將致坐困已得之城池無故棄以資敵 朝廷其謂之何天下其謂之何如慮蔣軍單弱壽州難守則壽州城小而堅蔣軍皆百戰

志六

三

勁旅剿固不足守實有餘況北有亳州之師西有三河尖之師西北有潁州之師南有六安之師東有臨淮之師東南有廬州之師四面環布相距皆不過百餘里二百餘里而遙而以蔣軍扼其咽喉料彼亦未敢遽思竊發正壽守則霍邱無庸設兵潁州亦無庸增兵正壽兵不撤爲便所謂蔣軍者湘鄉蔣之純所統湘軍也後苗逆踞懷遠霍邱壽州自爲犄角果如智軒言苗逆既復叛軍書日急智軒悉心贊畫以守臨淮功特奏保官智軒初無意於是不與部胥金久之乃得以同知候補浙江差監鹽稅於蘇之無錫浙江巡撫李公瀚章知其賢改監廣信保以知府補用湘鄉楊公繼撫禮遇如李公廣信鹽差稱美地前政多弊事智軒省減其法汰公費萬四千金增課二萬餘引運使

某以無私奉銜之將因事罷遣他往相公持不可智軒聞而笑曰吾豈長爲人筦權者俄而疾作遂卒曩智軒在胡文忠黃州營次余曾一往智軒見余至則大歡謂此閒甚欲得子居數日復私謂余子幸不輕謁胡公類有陰沮吾及子者吾終當舍此去耳余留十許日遂行已而智軒果去胡文忠好士名天下余日居其所而公不聞智軒爲所知矣而禮不終遇不遇殆有數存然智軒上下古今遇事持議論多中自粵逆踞金陵爲僞都任事者合天下全力專注東南智軒獨以西北爲慮謂宜急擇知兵有威望大臣鎮撫關陝不且有變已而果然以不肯降意少唯阿連蹇十餘年其所欲行於官與施於人者又促於年壽天闕而不得伸識者惜焉智軒父諱顯行慟仲弟之蚤亡撫仲

志六

三

弟子女如已出同居共財數十年不言分異智軒視仲父子親若同懷壹如父存時之待仲弟母氏李年高隨養於官偶有不快於子智軒則跪母膝前投首母懷必得母歡笑乃起梓湖先生與智軒姻親東遊至無錫避暑智軒局所居彌月日覩智軒家人皆肅然禮敬樸質猶鄉居內聲不聞於外蓋內行尤飭備云智軒晚治古文宗梓湖其卒也從弟達五卽智軒視若同懷者爲乞梓湖文表墓文見縣志智軒族弟海門諱揚休以從九試用湖北壽應城縣長江埠巡檢同治五年死擒賊之難縣學生李錫春等攜其幼子投縣請事 聞賜卹如例

邑人彭承榮校刊

邑人杜貴墀撰

費氏三世名人傳

吾縣連三世科目而並以文學名世各著有詩文集者首推費氏一為雍正癸卯拔貢生諱元傑字重湖官永順教諭其集曰窺園存稿一為重湖公子雍正乙卯拔貢生諱應泰號履齋廷試第一充武英殿校錄乾隆四年校爾雅及爾雅注疏考證明史六年校授通考議敘授瀘溪教諭其集曰讀書紀要曰五溪偶存曰含翠軒雜俎曰詩文鈔一為履齋公子乾隆癸未進士諱志學號蘭谷歷任上元常熟崑山知縣其集曰觀本堂古今文稿曰蘭谷詩鈔是為費氏三世遺集其後嗣所刊行者也履齋公書法冠一時為大學

志七上

士趙公國麟所稱營主講虎溪白鹿書院事伯兄以友愛聞鄧湘皋先生沅湘耆舊集云履齋有含翠軒及初入虎溪書院謁王文成二詩見辰州府志今刻三世遺詩顧無此兩作以是歎搜輯之難而吾鄉先輩詩聲散佚者多矣

杜貴墀曰二交先生真蹟余幼時見諸人家所藏屏幅氣象雄偉令觀者為屏氣改容然多贗鼎人以其少也尤寶貴之謂所在可卻火災此與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拓本渡海者稱定風碑何異即當日書名之盛可想見矣履齋一號二交

安鄉教諭黃先生傳

余從祖祖父大甯公少時之友居郡城者二人曰臨湘余布衣耕石曰巴陵黃先生秋士公嘗言二君並博學高才然不樂與

富貴人游時吾父方官江西吾屈已下之惴惴焉常恐不得一

當其推重如此黃先生諱鎔秋士其別字道光五年乙酉順天鄉試副貢生官安鄉教諭攸縣陳公主主吾郡岳陽書院先生與余布衣俱從為詩先生以才名為衡山聶蓉峯編修招之入都編修東巡回文賦及繩武頌藉甚人口求詩文者踵相屬編修盡屬之先生嘗與同縣方公夔卿偕出道遇某行李問所如往因句代達書彼所而書故無有相將入肆門索紙筆據坐疾揮方公取視之駢文千餘言組織工麗為之歎絕京都冠蓋縱橫主齊盟者類多東南數大省各以鄉誼相矜寵互為題表偏方遠邑之士無由得與非得大力者資以游譽士又躬善自結納則聲名闕寂如在委巷編修雅愛士尤重先生數言先生

志七上

於諸名人諸名人詣編修所因投刺先生編修強先生與見竟匿不肯出又不答謝官安鄉時適裕泰公巡撫湖南與先生有舊數從人問訊安鄉教官聞其素貧今能自存否安鄉為地瀕水學師視他邑尤貧而其縣人皆曰黃師廉且惠蓋不責寒生之贄且又周之坐是益困然終裕泰公之任未嘗一至省垣亦竟無一字相及晚益貧余從祖父歸自山西官所為市屋郡城西偏遣長女奉先生及妻杜孺人以居從祖父長女先生之中子婦未嫁而貞於黃氏者也及沒為經紀其喪後十餘年杜孺人沒又於我貞姑葬焉杜孺人於余為族祖姑先生沒後常依吾貞姑母家年八十矣見客猶羞縮為余言黃氏家法名郡城居室逼仄客至即就堂上坐堂左右為內室客坐竟日內人無

敢咳唾者身事教諭數十年稀見笑容安鄉人士之秀者數招致署中共飲食而子弟或數月不得進見一日望見爲諸生服者出自容舍呼問侍僕彼衣冠者誰氏美少年不知卽其長子某也黃氏相傳爲笑云先生駢體近六朝工小楷頌詞而詩尤名余嘗得其手箸殘橐有自京寓寄某一帖云病痢月餘舊識慮傳染庭前遂絕履迹朝夕相依杯水量藥者杜君召亭一人而已此橐本旋燬於兵遺文遂無一存者余布衣諱昌穀別字耕石童時以貧故屈身賈豎先生資之使就學其後名曰高學者黃余並稱梓湖老人所稱郡城三詩人之二也先生弟鑑號藕船有學行爲縣名諸生兄弟各以文自負論辨不稍假借少閒和樂如初從子大復號心梅刻意爲經義手哀其橐而題目

志七上

三

之曰天地與立然祕不示人咸豐初閒爲粵賊所得居年餘脫歸一日命家人置酒素善飲至是益豪手所箸詩文且讀且飲讀盡投諸火推杯大笑曰吾去矣竟卒年三十餘縣學生杜貴墀曰宋眞文忠公銘通直范君純之墓述君在三山事趙忠定公在建事梁文靖公二公皆稱道不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選至都城丞相之門無一迹以爲世道日圯士大夫苟得爲賢權門勢涂有一隙可乘雖乞播由竇不復顧人嗤笑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余於先生亦云然

毛教諭傳

教諭姓毛氏諱貴銘道光丁酉拔貢生庚子順天舉人咸豐三年大挑教諭八歲所從塾師賦洞庭秋月試使吟之應聲曰洞

庭何處無秋月秋月何年不洞庭時尙未學爲詩也由是稱奇童稍長顧不多作年三十餘北遊京師激昂慷慨縱力爲之其詩遂恢奇瑰麗雄視一時旣屢試春官不得鬱鬱以居貴陽唐子方知其詩重幣招之於是游秦中歷蜀至黔居數年得竹枝詞百首深得古音之遺爲自來工此體者僅見他作並天然秀妙絕去雕飾多古人所未到里居獨與吳梓湖交好梓湖尤重教諭詩教諭有作亦必得梓湖忻賞始快嘗問梓湖諸子比來聞尊人道我詩否梓湖諸子知其然故靳之曰未聞也教諭愕然曰豈篷背生鱗甲我船如白龍之句尙不得當於尊人邪蓋雪中行舟詩自矜爲奇警者也年四十九卒前數歲得奇疾昏不識字手橐多爲人篡去逾年始愈遂不復憶記所作身後梓湖銘其墓且哀輯遺詩序而刻之曾文正日記有云吳南屏寄來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中不可多得宜南屏亟稱之也教諭世居縣南新牆里先世饒財及教諭而貧卒以詩名昌其家今子孫猶足自給湖南詩大宗巴陵得二人曰毛吳毛吳後一人曰謝編修麀伯

志七上

四

方桐薌先生傳

余鄉直郡之南去城自十餘里至四五十餘里其地濱湖自道光中葉無歲不有水患舊家田廬蕩析土人十八九罷廢文學用是諸名人罕有至者而吾家故交存者或里閭相去遠闕非慶弔不得相就信宿蓋唯獨桐薌先生爲姻親數相過從余家童稚僕隸皆習先生之爲仁人君子也先生里居桐岡坡爲

桐岡方氏諱宗朝別字桐薌中道光二年壬午鄉試官東安教諭以保舉選陝西安定知縣未及上官而卒方氏當嘉道間科名鼎盛湖南北推爲望族而先生文號傑出其長老自謝不如試禮部三薦不售而名益高京都諸文人多集先生所先生或爲通彼此於時有名士牙僧之謔士子爲文經先生指授者軌軌先正多取甲科登顯宦先生長女歸余祖從父弟喬蔭公喬蔭公與余同學其文昌明博大曾王父稱爲美材婚逾年而卒及先生之官東安數年閒連失三子遂無子余從祖父召亭公爲余言桐薌先生有道人也高文見擯不以閔有司連遭大痛而意氣揚揚如平時大凡困而不失其亨者藏器必深樹德必固汝曹謹識之咸豐兵難後余家益不振而從祖父病卒山西

志七上

五

官所余號慟不能自持先生來弔謂余子母然門戶之責在子宜益自奮厲以勉負荷夫所貴乎才者爲能出坎濟屯何自摧挫爲余感其言到今不敢忘先生冲和坦易不知人世有機械事人亦不忍欺之歸自東安也同時梓湖老人亦自瀏陽教諭與先生前後歸吾縣咸師尊兩先生梓湖引据古義非束躬禮法者不敢進見先生接人用柅其爲教旁徵曲引反覆詳盡或開陳其端聽人自擇所近而後舉吾說以從之兩先生之後風流閱寂學者悲焉同治乙丑之閒先生主講郡城知府廷公芳宇爲先生舊交詩歌相唱和所以誘進士子者甚至丙寅之春余往鄂過郡城謁宿先生齋中讀先生與曾文正胡文忠論兵事錢法諸書用廷公和先生韻爲詩以別自是不復相見而先

生歿都中矣初先生既無子因嗣一孫以後長君久之乃置妾妾連產子符前數其長者先生常攜以自隨既沒三年而長者補弟子員聞者咸相與嗟歎謂天道無知而有知也然長子卒以貧故客死陝西詩文遺藁不知散佚何所矣戰守關卡二議見縣志

杜貴墀曰廷公權岳州時與余未相見歲庚午公自永州府奉檄入闈余雜諸生中應名領卷公見余名爲起立與語云子久屈本屆當不虛此行子詩文甚工秋詞鈔本余曾題一闕其上見否余唯唯公離座送余俟余去乃就坐余誠不足副公宏獎然如公其人近今孤寒之士益尠或遇宜乎先生之與驪洽無閒久而益篤也

志七上

六

龔員外傳

吏部員外郎姓龔氏諱顯章號雲浦咸豐二年進士殿試前數日病瘧將援舊例乞假而禮闈總裁龍公敦促之楷法冠絕一時覆試列名又最高奈何棄鼎甲前功及試日竟以疾作失館選歎曰我醫學書學今日都無用處豈非命也蓋員外熟精素問屢著奇驗云居部十一載轉員外郎寡交游寒暑閉戶一編暇則以琴自適覃精中西算學非當時風尚所趨也獨冥心孤詣著有成書未及刊行年四十有六而卒長沙丁果臣翁算學名天下其刻白芙堂集也謂余巴陵劉君商農書甚精欲搜刊之余爲訪諸商農家及商農素所往還皆無有也商農曩游京師與員外交甚密余疑果臣翁所見或卽出自員外爲商農

得之然果臣翁既不能舉其書名而員外所著算學抉微追余及見果臣翁下世久矣以此兩君之書並不得存目白芙蓉中方今算學大盛後白芙蓉而出者類多擅名中西吾巴陵兩人獨長此寂寂欲追述之雖善無徵學成而名晦豈非爲其友者之責哉余又聞文宗朝肅黨方盛員外劫其有無君之心疏畱中不出後果如員外言駢首就戮員外已賚恨前沒未之及見而疏稟亦無傳焉員外妻及子女數人皆前沒京師及員外喪歸惟一妾縷經侍靈輻送者皆爲泣下妾少艾歸後爲龔氏所嫁竟無嗣夫既奪其沒世之名又固靳以人人得有之常數若惟恐摧折稍有未盡者天誠難知豈古所稱福善禍淫夢夢者亦將反其道以行於今之世乎余曩從從祖父識員外於京

志七上

七

寓知其爲人晚歲客鄂垣從員外從子漱泉訪求遺事乃追恨曩之知淺其卓卓可傳者概乎未有聞也

杜貴墀曰春秋時周內史服能相人穀食難收盲史書焉余謂左氏如此之類第舉其驗者耳員外婦翁方君老儒也相員外自補諸生至改官部曹所值歲干並如期不爽而其後絕無一驗鄭子產謂神竈多言豈不或信夫言而或信則言而不信者多矣員外一人之身而前後不能皆信他可類推余於術數家言蓋壹以子產決之縣志稱員外時算學盛行失考

許我山先生傳

兄兆湘

先生諱兆滋字品泉一字我山童年能日誦萬言時巴陵少藏書家無由縱其觀覽未及以博學名世所遭然也先世多善書

諱文燈者尤名先生赴試禮部尚書道州何文安公稱其楷法冠湖南文安故以書名家於是公車之士驚相告守掣其書者日恆數輩往往書未竟紙輒疾持以去蓋恐他人之或先也然先生故多材藝在都有十絕之目書其尤著者爾春官不第迂道客余從祖父山西寓所司閩某知音嘗以橫竹譜北調先生閩記其節拍試取吹之高下疾徐悉如譜人驚爲神年十五補弟子員十九舉道光壬辰鄉試踰四年卒家卒時距至家三日無子以兄子維崧嗣維崧入浙江戎幕以工駢文爲左恪靖侯所賞由諸生累功保知縣加運同銜畱浙署宣平有聲亦早卒先生兄諱兆湘號雲帆精岐黃山西典史廣東陳高醫之入室弟子也典史困處太原時病痢劇甚僕隸懼傳染各分散去叟

志七上

八

獨爲任勞辱之事祓除不潔者彌月有餘典史感其義口授脈訣眞傳叟手錄成帙蓋世間絕無之本亦不知典史自何來也典史之客余從祖父大甯公官所偶視余從祖母脈謂宜送歸湖南無緩時方健飯無恙也歸未及逾年果卒咸豐壬子從祖父之廬舍燬於賊勢不得不營祿養然曾王母年已八十以此久遲疑叟曰舅第行外祖母吾可保十年外也從祖父未及十年而歸歸又四年而曾王母始終沆瀣一氣何其神哉兩先生並余從祖姑出故曰舅曰外祖母也雲帆叟身後子未習醫而據其書以視病脈言之極當俄不知所歸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七下

邑人杜貴墀撰

彭五經修五傳

修五姓彭氏諱世瑛修五其別字幼勤敏嗜學為文下筆立就  
乾隆三年戊午鄉試以五經文中式第一一日夜成二十三藝  
俱進 呈旋卒謹按五經二十三藝中式者惟前明崇禎時福  
建舉人顏茂猷外籙止膳其四書三篇易經四篇以入房考祁  
彪佳取之既放榜始知為五經也見春明夢餘錄  
名次二甲第二特命禮部刻名會元李青之前此異數也  
國朝龍飛首科膠州有作五經者 特恩准作舉人仍授中書  
舍人旋以士子博雅不在多篇於順治二年禁止定例初場四  
書三題五經各四題士子各占一經康熙三十六年京闈鄉試

志七下

有五經二卷 特旨授為舉人後不為例至四十一年禮部疏  
陳本年鄉試監生莊令輿江南武進人俞長策浙江桐鄉人作五經文以  
違例貼出仍具題請旨上諭特賜舉人並令嗣後鄉會試作五經文者  
額外取中三名五十年增五經中額順天二名外省一名會試  
增中三名五十四年停止雍正二年定議每額中十九名加中  
五經一人乾隆十八年停止百餘年間屢興屢罷而以是入詞  
館躋華膺者要不絕於時若五經領解則世尤豔稱之前明洪  
武初應天黃元忠而後 國朝順天張南齡陝西王承烈紀載  
家蓋必及焉獨修五未試春官不得與海內英俊頡頏京都墨  
墨馬槁死鄉里悲哉蓋吾縣才者往往類是此吾於人物之志  
所為喟然興歎也君有子名應銓刻意詩古文詞終歲貢生

方教諭傳

教諭諱宗翰字濤瀛一字西園幼力學補縣學生之明年應嘉  
慶五年庚申 恩科鄉試典試陸文恭公以莊搜遺卷得教諭  
文先是教諭夢己為榜中第二十四人榜發竟如之屢試春官  
見擯總裁陸文恭督學陝甘教諭往就其聘因主講漢南書院  
值淑浦嚴樂園如煜知府漢中雅重教諭教諭為畱居七年大  
挑得知縣順於民而忤於上以剛直罷江浦任改官益陽教諭  
諄諄於敦品厲學士習為變而縣官亦數從詢吏治民往往陰  
受其賜年七十告歸五年而卒篤孝友推田讓產有古人風義  
所當為者恆身任其難而不可以私干道光甲午間邑人士將  
以漕徵多羨費上聞大府書吏私挾三百金為壽乞弗與其事

志七下

教諭笑曰若知我貧邪然我豈以貧易節者立卻之  
杜貴墀曰西園公者余從祖父所嘗從業文者也從祖父嘗為  
言少在京師與樂園先生子通政君游終日閉戶一編樸陋如  
糞人子及從祖父晚復宦山西通政君為抵書大府余竊窺其  
書自言生平不以私牘干人此書為循吏非為故人然從祖父  
卒以貧歿官後二十年余始得樂園集讀之及傳西園公乃知  
先生父子皆有友於巴陵而此巴陵二人者又自為師友也抑  
先生遇知 仁廟屢建平賊功願老居漢中十餘年不得調西  
園公亦以齟齬罷去三人所遭又何其同歟烏虜此誰之責歟

劉先生傳

先生諱維理巴陵劉氏大且蕃多聚族居先生之先世別居馬

溪墩爲馬溪劉氏余生十歲而孤稍長學爲場屋文長老爲言  
余先君之文根據經術而薈萃儒先語錄博入而約出之不與  
進取人爭技能後見先君手稟則皆課自江西淦舉人及先生  
者每篇竄易多乃至十數字然皆精確如義疏蓋先生舉嘉慶  
庚午年五十矣既不樂仕進則以文沾句其徒如方公宗敬李  
公載新前後擢巍科爲循吏有聲於時先君尤見許先生而年  
獨不永也悲夫其時吾鄉爭禮重先生知與不知皆稱玉民先  
生不敢以名玉其別字也玉民先生至今在人口尙有能誦  
其文者方公官四川時迎致任所爲營中人之產然性孤峭所  
不樂居雖厚幣不爲動平居凝然寡言笑人無敢以諧謔近喜  
吟詩多雅趣不類其爲人館所有隙地必乞主人蒔蘭鞠躬督

志七下

三

灌溉家雖貧無日不花也夫自制藝興實學廢師弟相爲授受  
者蓋不足道然如先生之教不剽襲以飾工不塗澤以逐好不  
冀倖於速化以凌節而雜施夫子所謂先難後獲董仲舒所謂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者肇端於治文而根著於心術涵養  
而擴充之由是以至聖賢無難鳥見制義之必有害於學哉風  
會之權遞積遞重至其已極遂與立法本意若薰蕕冰炭之殊  
論者不察乃務爲變法以矯之不知弊隨法生或且加甚焉嗚  
呼此余所爲追論先生而不能無慨然也余妻姪布衣劉壽椿  
敦品厲學同處儕輩中或指目之曰此玉民先生曾孫也見者  
輒加禮焉淦舉人文亦高課先君三年而歸余每從江西人問  
淦家至今無知者

汪舉人傳 楊大醉

舉人諱涵號左廷道光甲辰以第二人舉於鄉幼穎異居恆手  
不釋卷各史自史記以下皆有評注言動準禮法雖盛暑不見  
褻衣所交必端人正士不以一刺達官府無賢不肖見者皆肅  
然以敬雖然以和同里劉舉人德瑛嘗謂人曰吾少時意氣豪  
邁自謂文章學業不居人下及見左廷先生始自斂東方君山  
先生謂吾閱人多矣如汪生者一言一動自足令人愛敬此真  
有養之士其門人楊君大醇曰吾師教人可謂大公無私又曰  
如吾師者非但文章足以服人其品誼性情實有望塵不及者  
爲士類推重如此道光己酉歲大饑舉人賤糶以濟復料里中  
丁數注諸冊丁統於戶戶各有長戶長按丁而日給之米里人

志七下

四

賴以全活妻孫氏賢如其夫恆多蓄故衣敝絮及良藥以待貧  
者值偶缺或代乞諸人曰我求易得彼則難致也有旬貸於歲  
除者或謂孫此尙能必其償乎孫曰今何時彼求於我而不得  
則他無可求者矣雖知其不償然不能不與子昌橋年十三卽  
爲諸生嘗割股以療母疾光緒元年舉孝廉方正科先是舉人  
愛養父母未嘗少拂其意及昌橋復以孝聞人謂左廷宜有此  
子也其門人楊君大醇者別字霽山後君十四年舉鄉好學強  
識少時未見山海經同學生取試之一覽卽成誦有持十六國  
春秋求售者君詭言欲買約三日諧價君窮力繙閱兩晝夜還  
書其人曰吾不須此矣或叩之某卷某葉悉能舉對無遺嘗預  
人賓席或舉南史語嘲之曰非豬如是狗應聲曰一馬化爲龍



敏捷多類此以貧故不能多得書又嗇於年著述未竟垂沒取  
草投諸火遂無存者然至今學者稱其介節

方貢生傳子大同

貢生諱功謙號六皆安化縣教諭諱宗彬子教諭與兄諱宗彥  
以道光五年乙酉同登選拔而同族諱宗鈞大純又以其年同  
舉鄉試合郡豔稱之其時方氏工場屋文者類無不售貢生少  
年尤英俊錚錚庠序間族中顯達者自謂其文不逮也顧屢試  
屢擯老猶不遇卒以歲貢生窮死學者悲焉貢生老而好學悔  
少時汨沒科舉語及輒引爲大慟嘗手注周易蒼萃羣書折衷  
一是未及完編而歿所擬連珠文前後百首一時傳誦於外物  
無所營遂人多以專愚目之然亦能深言當世之務所著族團

志七下

五

議識者避之文見縣志子大同

大同字逢吉以貧爲沙市賈人司出納途次拾遺票爲錢三十  
貫訪其人而還之其人欲割半以酬逢吉曰得半何如得全舍  
全而取半吾其愚乎立謝絕之其族中賢豪聞人籍籍稱逢吉  
因問逢吉汝果有此乎曰有之問者愕然謂事在數年前汝之  
歸屢矣何不聞一言逢吉曰票爲某所遺自當歸某夫何言時  
有割股療親者其弟某與余言偶及之余曰今方修縣志汝何  
不以孝子報某驚曰此卽爲孝乎余錄其語縣志中夫第行吾  
心所安而不矜其善求諸今士大夫中蓋無有也

杜貴輝曰雍正十二年四川總督黃廷桂奏言成都城守營右  
營馬兵金寬拾銀還主奉 硃批兵卒雖微拾金雖少但行伍

之中能如是顧惜廉恥不昧本心卽屬難得應超拔千總以敦  
義讓之風謹識於此以告任風化之責者

瑞金知縣任君傳

君諱佑觀號癸秋未及八歲而父歿秦中其去家時則君生甫  
彌月也家酷貧就學無資再從父積堂憐其幼慧爲延師教課  
君攻苦過成人嘗從事族某歲暮解館輒把卷就某家除日促  
之歸越元日復往請業蓋自幼逮壯勤學如一日云同治癸酉  
充選拔得官教習知縣光緒己卯舉順天鄉試時君父尙渴葬  
秦中明年以奔喪禮自京疾馳數千里入秦行資屢絕長途孤  
客之苦非復生人所能堪百計經營乃得成歸山路崎嶇晝則  
躬挽輻車攀附藤葛與轅馬同勞夜則倚棺露宿迨舍陸而舟

志七下

六

閒關抵里則薰黑憔悴精力之內耗甚矣葬父之明年廖公仲  
山提學河南君所從入學者也應其聘往校試卷又五年始成  
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西署瑞昌未盈三月自陳距家在五百里  
內準例乞罷士紳爭詣大府請畱不得後差振至瑞瑞人歡呼  
道中曰恩官又來矣旋署篆龍南龍巖邑民風刁悍號難治君  
豫爲教令日坐堂皇剖決皆如人意所欲得訟已卽皆罷去案  
無畱牘罔無繫人民情大和邑黃舉人英鎮講求宋儒之學事  
親以孝聞君上其行誼於學使者以聞 天子得官國子監學  
正自募書手設局訪求兵燹後節孝之湮沒者得二百餘人上  
狀大府請 旌建總坊如例己丑 恩科以調簾卸篆旋委辦  
三曲灘釐務釐務爲調濟貧官優差君貧不爲減癸巳 恩科

復充內簾歲丙申撫軍以才識明練任事實心題補瑞金縣缺  
命下而君旋卒君沈靜寡言笑而與人和易恂恂然有長者  
風其奉父極歸自長安也同里有陳某者附君舟君初不相識  
及某病歿舟子將棄屍江中君急呵止之斂以棺衾與俱歸君  
故久困羈旅者世以爲難居官十載服食如舊終身一苦行寒  
士世俗所稱仕宦之樂蓋未嘗一姑試焉官聲文名震江西兩  
充同考官得士尤盛母氏性嚴急君委曲承順少略血壹似有  
大不樂於中者竟不及中壽以死士林哀之著有繼述齋文集  
子啟璵縣學生

杜貴墀曰君光緒乙酉主講金鶚書院是院爲劉邑侯釀巴陵  
公資所勸好事者歸侯首功奉其生主入祀院偏厦屆期諸士

志七下

七

紳環拜成禮非功令所宜也時余亦廁眾中君獨不出曰師義  
不苟屈且集資興學地方官所應爾何拜爲余思其言至今猶  
媿之君居鄉里眾視爲不足深辨者且斷斷如是在官守正不  
阿其風節可推而知惜乎天嗇其年而所施未獲竟也然君所  
自樹立者天固不得而奪之矣

鄱陽知縣李君傳

君諱和卿號梓濱父泰巖公邑廩生以 恩貢就職教諭贈奉  
政大夫及見君之鄉舉常誦將勤補拙以儉成廉二語爲君訓  
君幼慧年十二爲人題杏林春燕圖里人傳誦其詩弱冠試縣  
府院連魁其曹充同治癸酉選拔生領光緒乙亥 恩科鄉薦  
庚辰以卽用知縣簽發江西歷署都昌安遠贛諸縣都昌號強

悍難治君寬猛相濟民甚安之補上猶旋調鄱陽卒任所至  
亟興罷利病尤務加意人才在上猶時以事至其西昌鄉鄉學  
局閉闔無人蓋以費絀故君亟爲籌備膏火聚諸生肄業其中  
月彙課卷寄署手自刊正割廉俸獎勸案無畱贖不輕咎責人  
延見紳耆崇賢絀不肖風聲所樹俗爲不變性友愛伯兄久異  
財別居分給所入無少靳且漸及族姻鄉黨諸婚喪不辦者每  
仰賴之家規嚴肅嘗手書訓語十條貽後充江西戊子辛卯鄉  
試同考官闈中得兩卷雋語閒出而往往不可句讀君持白典  
試調取原卷覆校則全幅佳文也俱獲售蓋謫脫各近三百字  
云子灑丙熙並補弟子員灑前卒

杜貴墀曰自糊名興而士之俊者困於闈索矣自易書行而文

志七下

八

之佳者厄於劣胥矣司衡者又絀於精力之疲迫於時日之促  
不等諸草菅人命者幾希若君之鉤稽闈卷稿死黃壤之孤寒  
聞焉而歔歔欲泣者也無鬼神則已有則君後嗣科名詎無陰  
相於冥漠者知君者其拭目俟之

李霽初傳

霽初諱煥寅早爲名諸生後學益進科舉文與時背趨屢黜不  
願湘鄉成教授毅獨歎賞之成教授者名進士改官府教授以  
正學爲師吾岳者也當咸豐初開曾文正公以侍郎率楚勇東  
鄉討賊天下傑特之士輻輳幕府霽初游歷諸營縱觀戰事上  
書論兵灑灑數千言氣蓋一時然竟不通謁而去文正招之卒  
不出視儕輩之依附以成功名泊如也邃於易學精爲醫數子

人善藥救危疾杯水無所受沒十餘年鄉里貧乏者猶誦其德云門人傅君惕齋記其講論語子張問行章末句云此夫子教之書也夫子教人多矣皆不書而此獨書者須知子張此次問行與問明問達之見無異告之大指已盡首節然猶恐其馳騫高遠依然一例略過乃大聲疾呼復提其耳而囑之曰蠻貊可行談何容易必將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常目在茲夫然後行此子張聞之所以悚然言下遂有書紳之舉而晚年進德從此立根基矣非教之書而何凡看聖賢言語當於無字處求之久之自然心領神悟觸處洞然不特此一章然也所著詩文頗多藏於家

安化教諭方公傳

公諱應寬字敷五號栗莊方巡撫諱顯之孫生九歲失怙母彭太孺人教之嚴以學行著稱舉乾隆己酉拔萃科越四十有一年當道光庚寅輪選安化縣教諭公方屏居課孫足迹不涉城市及部檄行縣縣官吏意公前死置不問已而部檄復至適族中某封翁在縣見之於是公乃自詣縣捧檄之官年七十有五矣官安化七年告歸歸四年而卒公舉拔萃後家益落既屢躓鄉舉乃事遠遊遊幾徧天下歸而益貧當是時方氏鼎盛多達官其從弟雪浦公任廣東鹽運使司所處尤脂膏然惟歲時通

志八

一

餽問不以貧告 國朝京外官養廉始雍正二年逮乾隆初間推廣及於佐雜而教官不與其俸入不足自給於是補郡縣學生者附弟子執贄之義準家之豐儉銀或錢若干上其數於學師名曰寫印卷印卷者新生赴提學招覆卷例由學師鈐印非是則不得入試學師以此持新生爭辯諂諛必如所欲得乃已公則聽新生自為多寡有就訴貧苦者公遽還其贄曰無重累爾嘗為人言世所稱長生富貴吾蓋備有之年登大耋不為促田數畝官八品以貧賤得此則既富貴矣

杜貴墀曰至哉公言夫人迫老死而乾沒不休或反隳成於末路者彼惟不足於己之富貴也舉天下皆不足己之富貴而富貴又非天所能徧給弱者忤強者忿生人之禍所由亟哉公曾

孫大堪婿於余以傳公為請觀所詮次具有條理因述而論之如此堪智足知先人之美不忍忘又能言焉公可謂有後矣老子曰福莫大於知足公所留貽殆未可量哉時有張訓導矩者以乾隆乙卯舉人官耒陽教學者必先治生通知稼穡之務不一意於科名官祿然後可以為學夫善治生而不能安貧賤將溺焉而益深其妨學乃益甚矣余終以公言為信

教諭唐仁敏先生傳

先生諱伊盛字次尹號闕田仁敏其門人私諡私諡古所不廢故仍其稱先生年十四始從兄 恩貢生曉墅讀舉乾隆丙子鄉試以大挑官澱浦教諭新生招覆例具贄學師以銀或錢貧生某奉茶數斤先生笑受之數年乞病歸諸生送者數百人自

志八

二

是嘗客遊外省所至賢官紳輒以師禮延聘之嘗授學浙江天台縣署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高宗南巡至浙先生迎 駕獻頌扈 蹕遊西湖嘉慶八年主修邑乘是為癸亥志吾縣文獻存者唯丙寅府志及癸亥志而癸亥為勝卒年八十有二先生能豪飲酒酣落筆累千言不休遺藁名遇成詩文存略言遇物而成非有意於文也門人傳變稱先生恭儉慈仁博覽羣書天機洋溢不高談性命與賓友語雜諧謔然持躬謹嚴斤斤於曲禮少儀之節事至立斷無疑難倉卒處之裕如云云按諡法敏疾也速也仁敏之號所由來歟子鴻禧乾隆庚子鄉舉前先生卒

縣學生程叟傳

叟諱銘璜號日新家故貧年十六爲里人胡氏課童子歲奉八金未館胡氏時里人或聞胡氏延師良三胡氏奉以爭之叟旣已諾胡氏義不中變胡氏以此感師後遞增其奉而里人競傳胡氏師高義愈益欲得之爲師叟卒以教讀致薄產遺之子孫叟試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蓋彼於人舊約且不以利故負區區之名烏足以動之而使置父不顧明年更新守又試卒得首以入學焉梓湖吳先生爲述其事縣志中謂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叟年九十有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有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盛多能繼儒業者

杜貴墀曰余聞近人某其本生父官京師某以供事考取巡檢

志八

三

舊例考取後三十年遇本班缺出序補若以事故俟續補亦依此限某後二十餘年以客紳分辦某所釐局本生父卒家某貪分局私入逾兩月始發喪歸及當序補時距某服闋尚兩月乃越補他人而缺又甚優也夫緩彼兩月乃至遲三十年其得失何如哉然則世之迂程叟而不爲者亦可廢然返矣

寬樂老人傳

老人姓郭氏諱逢榕字建林邑人梓湖吳先生名其新構之廬曰寬樂稱爲寬樂老人咸豐初聞粵逆躡岳州鄉里草竊間作結黨而爲亂者十常六七老人令族中有餘穀者毋爲寇齋量給諸失業貧人以故郭氏保聚勝他族其後鄉宦各團結里人爲防吾里首事者雅重老人以相屬老人脩然遠之不屑也性

曠達遇事若不經意關大利害及名義所必爭輒毅然任之毋少顧憚喜讀書不事著述於外物泊然無與數往來城南呂仙亭至輒留數月不去交梓湖少時遂爲老友梓湖輒迎以去老人非梓湖亦無與爲歡也樂以醫術濟人體羸弱亦未嘗病卒年八十有六卒之前歲謂死期當在本年八月十五索余生輓聯語粘室壁逾年迺如期而卒季子有泗侍父疾以孝聞寬樂廬記見梓湖文錄

杜貴墀曰余少時嘗聚生徒館郭氏老人族弟逢樞樹松從余遊因習老人老人數爲余言吳南屏南屏者梓湖別字也以此知兩人交篤然老人自識余後家屢蕩析於水日益落梓湖吳氏名吾邑富家以余所聞老人絕無賒貸於吳氏梓湖亦不以

志八

四

老人貧故強之蓋知老人必不虛取於友不欲以世俗之情相待也非相喻以道者能乎哉樹松早慧而孤貧嚴冬猶衣衲同學生贈以綿衣固辭余強予之乃不敢卻蓋亦志節之士然竟以諸生終

許檢齋貢生傳

檢齋諱逢時早知名庠序家貧以母故不吝游精醫術病家或酬之擇而後受受則盡以養母習養生家言能屏穀數日枯坐古剎恆累月不出然尤喜山水親故家馬可借者緩策蒼翠間以爲大樂聞事吟詠吳梓湖呼爲詩友所過或爲設飲輒忻然就醉惟不食肉然絕不與人言貧道遇可矜憐者值囊中有錢必探與之曰吾惻隱觸彼而動此卽生機也機不可遏過則無

生矣遇人無貴賤接之如一不事儀飾聞人言未俗險薄則驚  
絕疑爲必無然亦卒無欺之者以不肉故或疑其近佛有與往  
還最密者私語人曰彼自不忍其親之蔬食耳旣死里人多賻  
其喪蓋至行所感云遺藁一卷多可誦者

巴陵人物志九

邑人杜貴墀撰

方新莊先生傳

先生諱捷昌字舉言一字新莊幼貧力學方氏多顯秩先生父若兄均以明經老意泊如也先生尤竭力事親日躬稼圃并白諸瑣事夜篝燈誦恆達旦間負米百里外文藝皆隴畔及長途成之父歿奉母有加事伯兄周莊如父周莊早卒子及婦相繼死餘二孫長者乃五齡且更迭病先生攜持牀褥間往往兼旬累月不得休又屢值歲祲餽粥不易得艱難危苦卒擁護之以至於成娶婦生子今蕃以衍嘗取感應篇句疏字解名曰醒心錄意取曉譬淺人錢南園公來湖南督學見而嘉之先是督學

志九

一

毛公稱先生讀書孝友將上其優行於朝先生固辭母老南園公曰不以利祿故忘親不以貧窶故廢業此殆本於天授者先生容貌魁偉雖處私塾必以禮學邃於易而時菽雅負盛名試諸生時或袖出重金示意先生為釋題義而峻拒其請乾隆丙子鄉試考官吳公擬榜首副考欲抑置第一吳公忿弗許曰甯留作後科元也竟以諸生終子四人宣維縣學生力學著有讀易堂詩文集

杜貴墀曰錢南園公之傳先生也曰人生樹立不必難為之事人人所可為所未肯為而為之必盡其善遂實能為人所難為斯其樹立何如也至哉斯言彼舍孝友之大以求樹立者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吾友熊君傳

吾友熊君諱維占別字介亭家岳州郡城東世為巴陵人君性樸謹無議論丰采傾動儕輩獨貴墀與友邑人士語及君必以歸余曰此杜仲丹友故稱為吾友熊君余識君自道光丙午歲其明年余先仲父二如公攜先兄伯崇及余讀書郡城君來為同學友及塾而仲父篤病遂不起君不以未受業故廢弟子禮余因數來往其家父子兄弟間肅肅如訴訴如也君故貧課徒為養即遠在數十里外省親常以徒步得主人餽物必謹藏焉俟歸遺宴食他所遇可裹寄者亦如之體羸病咯血或勸輟學余曰畏死故廢學廢學不死柰何君痛余言益急學在塾非春秋歲時祀事不歸歸必挾所業與俱客來叩塾門君手卷起肅

志九

二

客交數語眼光即移注卷上客有語或竟不聞客或怫然起君亦竟聽客自去自余始識君至其歿時中更寇亂蓋十餘年如一日云余少以詩酒自豪與客縱談至推案狂呼雜以涕笑君屏坐瞳視客去乃徐舉其語以相質做其課徒先受小學治經之暇條錄古嘉言懿行日授一通為其徒者無敢疾步遽言而尤倦倦於忠孝之大即鈍下必使反覆斬務得講貫之益而止余自先兄之亡子然寡助走燕趙豫晉貧客江漢間能不以子弟累者內恃吾妻而外恃吾友也君性既至孝而前後居父母喪連五年飲食居處無復生人理趣年三十許遽鰥瘠如老翁見者或為泣下親喪甫畢復強自力侍繼王母疾未幾竟死配李氏後君三年卒君既歿其兄子與銘繼君為縣學生亦頗從

余遊余深知君又悲其力疾以學而竟止此也謹傳之而系以論

杜貴墀曰孝友之衰息久矣吾友不幸吾道之憂吾友無稱吾黨之羞夫非是之稱而何稱吾又以悲夫爲世俗所稱者也

顏孝賈傳 劉取才

孝賈姓顏氏名邦泰字鳴盛世爲巴陵人巴陵有顏公諱頤壽者前明嘉靖朝刑部尚書祀縣鄉賢祠事具世宗本紀馬錄傳及明史紀事本末分省人物考諸書顏氏去尚書公二百餘年當我朝嘉慶二十一年丙子而生鳴盛其父諱乾一母張氏兄弟凡四人殤一而鳴盛最幼早孤事節母唯謹母病輒月餘目不交睫必良已乃寢每病皆然母小有不懌則侍側不去或

志九

三

口操俚語述委巷猥瑣可笑事身自投擲跳躍爲諸雜戲狀務得解顏而後止兩兄年老俱無子鳴盛敬愛以終其身幼時過從鄰家得四梨以歸擇尤大者奉母以次畀兩兄自食劣小者及既長有妻因以有子所以事母及兄者仍壹如其分梨時云年十四以貧故學爲賈往返市中恆擇買食物新美者遺母而諸大賈皆倚信其素行或獨割己貲與之借賈而均分其贏鳴盛賈輒利徒手致千金中更咸豐兵寇貲盡喪已而復獲如前數益得盡力於旨甘周書所謂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者也鳴盛養既贍因奉母自其故居卜宅郡城西偏曰顏家巷者巷名始顏尚書公公以刑部力持妖人李福達獄奪職閒住所居也赫赫尚書後裔至不得名爲士俗宜以非類爲嫌余

謂不然士而賈則士賤矣賈而士則賈貴矣視行之實何如豈其名哉且尚書公聲稱至今不衰者亦豈以官之貴哉吾述鳴盛而目之孝賈異曰顏氏譜牒大清孝賈某與前明尚書某牽連而書庶足焜耀宗族而訓示其子孫於無窮歟去顏孝賈十餘年後復得劉孝子取才

取才諱掄幼頗涉學稍長習爲農父縣學生少潛公性峻急農謹事之無少拂年未及冠獨身徒步往返萬餘里奔其長兄振威將軍之喪於甘肅躬詣死所哭祭橐例卹二百餘金以歸兄孤然重繭崎嶇自是以創故不任胼胝遂爲賈人賈人母氏龍病風痺手足不能以自舉飲食起居倚賈人爲生者十有餘年賈人率妻子躬噉粗糲母食則陰伺所欲而必致之廁牕必手

志九

四

自浣濯慮他人之不潔吾母也居恆終日侍母不他往絕弔慶母少有呻吟或微不懌所以博其歡笑壹如顏孝賈所爲者母曰吾病累危懼非吾兒早死矣於是鄉里改呼賈人曰劉孝子蓋自母病劇廢賈不爲矣孝子居母喪哀毀骨立絕葷食取俗僧所謂報母經者朝夕諷誦盡一期嚮爲母虔奉某神於家及是禱益勤冀侍神或導引達母所省視哀慕迫中不暇取儒家言以正其惑也然朝夕治膳率日再上食有所如往必先告反必先詣白靈所母病時惡聞斧木聲及沒既久而折物爲炊具者仍遠屏大門之外事死如生有世儒所未逮者其他善行里人多樂稱之要皆本仁孝以推故不備述振威將軍者諱雄恢以武學生從里人吳中書宗岳軍西討回逆以敢戰積功累保



藍翎守備戰歿甘肅河州之三十里鋪事聞 贈今職世襲如  
例先是將軍將出戰槍礮火發無聲馬無故反走眾懼請姑退  
將軍曰以忠報 國吾得死所矣妻謝夫人聞耗數日卒孝子  
撫其遺孤自襁褓至成立恩勤備至論者謂孝友忠烈萃劉氏  
一門焉孝子卒年才四十有餘卒之夕方以事走就族某叩門  
入至其堂主人出與語數語數不應提燈就視則臥地死矣是  
夜或夢劉孝子爲神以去云謝夫人縣志有傳

### 趙畱餘傳

趙畱餘名才昌字廣盛 國學生畱餘其自號也家非甚饒而  
好施邑中義舉大小必資助道光己酉歲大稔畱餘日具數石  
米粥來餓者數月費不貲邑人梓湖吳先生爲文以壽其七十

### 志九

### 五

卽所自號推論始不足而後有餘之故鄉里因稱爲趙畱餘云  
畱餘以上三世皆單特相承畱餘有弟而無子弟又前卒其後  
乃有子九人吳先生所謂始不足而後有餘者也當畱餘無子  
時所嗣弟子及弟之遺孤先後繼弟死嗣子遺腹又殤鄉里咸  
歎天道無知善人之祀將泯焉而斬及連舉九子又相與驚喜  
奔告謂齋木之報固宜有是齋木者斛底所度木量以出則去  
之量以入則陰置之穀之出浮於入者率二十五分斛之五人  
初不覺久乃覺之齋之云者取俗僧之以佈齋爲行善爾畱餘  
事寡大母恂恂色養素嗜學年且八十按日錄史傳粹語令子  
若孫揭諸壁以時省覽咸豐初間土寇入其家不擾而去第八  
第九子及孫鳳章縣學生自孫以下丁男凡七十有六人

杜貴墀曰福報之說儒者不言然從來厚殖之家其後或微而  
竭否則贏此必絀彼類若有陰概之者反是以推畱餘之蕃其  
子姓謂必非取償於斛入之絀豈通論哉是宜著之以爲世勸

### 方贈翁傳

贈翁姓方氏諱大浣字滌懷別字春泉少孤嘗游幕廣西浙江  
家貧而母嬰痼疾轉側需人贈翁夜侍常達旦嚴冬冰雪積戶  
外不能備爐炭温母拾枯枝敗葉雜溼薪燒之水氣逼燄悶而  
爲煙騰上塞眼鼻數數以脣就薪火始隨口氣旁達而炎饘粥  
不給然供膳必美日常持竿走美塘遠或十里二十里得魚則  
疾歸躬自烹飪必扶骨使盡乃敢以進蓋母年六十始病八十  
而沒展轉牀蓐者實二十年此二十年中人事迭更不能無所

### 志九

### 六

感憤憂戚重以久處飢困又固持廉介絲粒無苟取百計經營  
之力蓋往往竭而難繼逮母喪將終翁亦以積勞死矣翁兄前  
卒方兄疾革時嫂柳氏刲股肉以進翁事此寡嫂尤謹不以別  
炊故異甘苦配李孺人與寡嫂爲和好姊姒積五十年寡嫂擇  
孺人子爲嗣嗣子卽敖蕩孺人及翁以寡嫂愛子故不敢加訶  
責寡嫂年既高頗置飲自娛孺人歲供其乏得佳味輒具酒召  
嫂或膳以相就逢其不懌則厲聲揮斥孺人笑去之已而復來  
温温抑抑無纖微不怡以終其身蓋贈翁之篤於昆弟而式於  
妻孥者又如此子朝臬今湖北州吏目有質行以不欺爲從父  
菊人公所倚賴朝梓嗣從兄大匯朝杞嗣兄大濬卽贈翁寡嫂  
所子者朝杞事嗣母亦以孝聞

杜貴輝曰北魏鄭瓊家諸娣姒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  
史氏紀以爲美蓋難之也夫昆弟同父母或不令而相癒况昆  
弟妻之初本途人吾見有昆弟之愛奪於娣姒者矣孺人獨能  
推其夫友兄之心以順於姒賢矣哉贈翁孝友家咸取則考方  
氏所由興者其以是推之

志九

七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十

邑人杜貴堦誤

張君菊郵傳

菊郵諱顯民世居巴陵一都里名張邦遠邦遠者張氏遠祖族大以蕃故遂名其地菊郵少孤貧浪游陝西執爨某縣刑房書吏所會縣上所定讞數上數見斥縣幕某大窘亟召吏與計適吏他出菊郵代吏入白因言公召吏得毋以某案乎此公誤耳菊謂當更正前讞試如愚所擬以上其可幕某竟無以易之及上果得當菊郵自是入幕居某所弟子行數年而名聞當道爭欲得之蓋菊郵於律文獄情一見輒洞達表裏他人精思所不能得論者謂有天授焉居陝撫幕時 欽差某道陝西還京

志十

復命 睿廟問陝西近事某陰嘆陝撫禮待簡薄思有以中之因詐陳陝民大飢困狀 上大怒嚴旨切責鮑手疏陳辨菊

郵曰 上既已先入某言曉曉若此怒且益滋矣為易其彙云陝西為古幽岐地俗尚儉嗇蘋藜可薦葶茶如飴是其遺風即遇豐年亦剝樹皮掘草根以食某大臣少見多怪致勞 聖慮疏入 上不復問又巡撫秦公被劾侵蝕軍餉菊郵為鈎稽餉之大凡條分件繫令某款入數與某款出數各各相當無少餘贖手書付秦熟誦之且戒秦曰 上甚怒公廷詰發端語必厲竊為公擬所以對幸識之勿忘及秦入見 上果厲聲叱曰汝非秦檜子孫乎秦謹對以一朝天子一朝臣蓋即菊郵所擬及誌被劾事秦據所誦菊郵語逐一陳對竟以無事當是時張顯

民名聞天下事經手判者據以入奏輒稱 旨巴陵人多傳其

學至今賴之然不樂久客市書數千卷歸老所居之高隱莊菊郵早失學顧能引經義斷獄民有途刃竊妻者或以為疑菊郵判曰竊負而逃到處皆為姦所知恥近勇乍見即是登時其獄遂定後菊郵數十年巴陵以刑名居菊郵故幕所者蓋其曾孫云

郭叟价惟傳

叟諱士藩字楚屏一字价惟幼操舉子業一擊不中恥謝去以申韓學鳴關中客游幾四十年盡舉所入市書籍不問家人生產朝邑富人某多藏書叟就讀之一月而盡十三櫛鮑學使桂星才名藉甚按陝西鮮所當意獨折節交叟連篇唱和無虛日

志十

叟於學無所不窺亦精太乙數術然不與人談休咎楊勤勇公芳微時叟決其必貴及累功封侯鳴騶過巴陵招叟青崗驛舍因乞其齒籍意在保薦笑謝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邪勤勇贈以所著平不錄諸書歎息而去叟既窮老鄉閭時出所學起後進有就質者必因事指陳援據確確娓娓累數千百言不窮於辨筆瓢屢空然未嘗開口向人有餉以粟肉者亦坦然受之餘則分給與人卒年八十有一垂沒時猶手一編不置云所為詩甚多藏於家遭寇難不知所歸

方君益卿傳

君諱功煥小字延壽益卿其別字志中所稱方巡撫其高祖父巡撫四子季諱麟者始遷張庚冲是為張庚冲方氏今稱方家

冲蓋里人推爲望族故以其姓名地也君祖父安化教諭諱應寬縣志有傳父縣學生諱宗佶兄弟三人皆前教諭卒君幼號神童八歲而孤教諭奇愛之謂諸孫中惟此足娛吾老因字之曰延壽然教諭身後家益落吾縣人多治法家言謂可速成而厚獲君徒步赴秦中從此道老宿游久之始應甯夏知府毓公科之聘毓公以名進士官刑曹十餘年固精名律一見語輒合事鉅細必就商君君判事謹嚴一字不輕下或竄易之則怫然以去沈文肅公葆楨繼毓公巡撫江西時當大兵後游勇出沒境內或擾民文肅方厲鋒銳遏亂萌屬吏承望風旨嚴一切縛聚河干之勇五六人以獻文肅悉誅之而屬君據牘爲奏君語人曰牘中不明言欲劫乎欲劫未行劫願乃以劫誅乎卽謝文

志十

三

肅去堅留不可曰吾不能與者殺人者共事文肅一代名臣君意所不然屹不爲動其剛正如此顧唯獨久於毓公毓公亦獨重君而誚諸不類君者爲訛駭怯懦也君佐毓公自郡守以迄開府諱洽無聞及公改授青海辦事大臣君始以遠遠謝去自是家居者累年復以貧出游舊地歷潼關乾州同州富平諸幕遂客死幕所踰年始克歸葬焉君喜讀蕭山汪龍莊所著佐治藥言謂其宅心仁恕蓋平生宗旨所在甯夏械鬪之獄 國朝以來垂二百年積贖層累盈四几君窮匝月之省覽得其要領一訊而定歎曰甯人幸脫此大累余則心力盡耗矣其在乾州代陳言乞裁差徭兵燹遺民窮苦拮据之狀抒達無餘時左文襄公督陝甘批州牧牘尾曰畱心民瘼意獨可嘉然非幕有練

達老友安得如此深切著明君雖不諧於世不如諸法家挾術以要厚獲而得名世以爲之知己亦可以無憾矣君家居課子弟甚勤暇則背誦古名人所爲詩文聲琅然徹外自云少時記千餘首今第三四百首矣客遊所得寄歸皆手自封題某從兄若弟某族兄若弟各若干某戚某鰥寡各若干不以私已然所得實無多也他所欣助家人多不及知受惠者或自言之余家與方氏世爲昏姻君迺余大父行余又劇貧君固請以子壻余語人曰吾所以必爲此者幸吾子得良師耳君再游陝西之前余以他事過其家預約無得如里俗所云新親家過門必盛設酒食以相款者君如余言余飽啖湯沃焦米而去此一節可徵其能爲古人君沒後持家者其長子余嘗往宿自堂庭以至漏

志十

四

厠掃除淨潔竟日無內聲聞外蓋猶君遺範余增爲君第三子名大堪郡學生大堪長子朝桓郡廩生杜貴墀曰宋蘇文忠公言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余謂必讀書乃能讀律蕭何雖本李悝法定漢律令而班固循吏傳敘獨稱董仲舒公孫宏兒寬三人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此外若雋不疑劉愷輩春秋斷獄具詳史傳而蕭何律無聞焉 國朝陽湖孫公星衍經學名家其按察山東平反數十百條雪死罪誣服者十餘而不以罪州縣曰此幕友誤之夫以一行省冤獄至百餘之多通計天下其禍民可勝言哉推原其故蓋由無經義爲之依據律有限而人之事變無窮律所未及者因移事就律以定爰書而實情掩覆不著冤獄所爲日積也

余曩聞方君益卿謂治刑名非擇術之善戒子孫無復爲痛哉夫其言蓋指是耳然方君與張郭諸人固皆能多讀書者余故表出之爲幕友法且爲凡有治獄之責者敬告焉

方君和齋傳

益卿同族居新開塘者諱功煦一字和齋益卿所從受學者也君初館某進士某縣任所上所讞前任遺案案情重大煩難他手相顧動色置不敢議者大府得君讞顧奇賞新令之能君名遂大噪某進士之延君也以巡撫幕賓之薦從政也新意在得老成魁碩及見君則楚楚少年眾咸輕之藉藉私相語大恐重爲新令累新令母高明婦人聞此意頗惑命子延君內堂爲君言老孀婦止此一孤躬督教之至成人幸忝進士博一官所從

志十

五

來殊大不易今成敗付公手矣君亦志不自安至是母大權悅爲君設酒食內堂親命子奉觴再拜敬謝先生非先生吾兒焉得此榮聞者傳爲佳話蓋君於法家言以聰穎之姿童而習之積十三年始發硯一試故用功深而收名遠也強識過人經寓目之簿領雜厠萬束叢猥中輒能指目其處無誤者人屢試之皆然然應付筆札多假手益卿云新開塘方氏繼君業者數輩唯余族祖姑夫午樵公兩子一孫隸學官孫朝鍾隍聲次子出許氏學冠絕吾郡暇戲及西人語言文字西人詫其敏慧以貧故客死福建而其父前亦客死江夏父子並材而不壽時人嗟歎之余族祖姑殉烈甘肅回逆之變事見縣志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十一

邑人杜貴墀撰

趙同知傳 趙世謙

同知諱登模字士範一字靖齋自遠祖宋忠肅公孫益輝來遷為巴陵趙氏與衡州之趙始分其後有官吉安通判友皋官訓導元璧同知為訓導孫贊選浙江布政司理問監吳山郵政通判溫州在理問任司江漲關稅課謹任溫剔弊無留訟溫瀕海舊隄屢齧於潮害田廬同知微服歷鄉村詢諸父老盡得隄所由堅窳割廉更修歷三月竣事隄果固民製衣織鑄木頌其德知永嘉富陽縣事大葺壩閘擢同知衢州攝府事設糜粥振歎民得無飢富陽衙頌德如溫大府累善政以卓異上則同知

志十一

乞養歸矣蓋前此屢自官所迎母母固不肯行及是聞兄立齋喪遂決歸少侍兄素謹兄亡事嫂如之終其身始立齋建別墅宅右形家言別墅病宅及同知歸羣以不利主人力請毀涕泣曰吾兄既身當之矣吾奚忍獨避卒不毀遇人坦白而任事主嚴密家居時巨盜某黨盛勢固言縣請擒治事訖里人乃知之居官行政所興罷殺執不同皆此類也縣北境石磯在城陵者當江湖交會之衝其險自古鸞渡者利多載往往以人滿故覆溺風浪中同知稱母命為造五舟度其歲費幾何購良田當之且建屋兩岸以庇待渡向之多載牟利者大不便是斷斷出死力爭之數年而未已縣上其事大府牒部垂永久至今賴焉湖南督學使者昆明錢南園禮為之記臨湘吳進士解銘其墓曰

孰文而儒貌是雜流歷令丞守靡施不優既矜於民弗違於親投絃而歸寢門則忻溫聲在隄湘頌在磯苟利於人何出處歧隄土如斬渡田不剗君遺子孫金璧有忝出嗣曾孫世謙

世謙別字爾梅曾祖諱登槐君早以文學噪聲庠序閒顧夷然不屑嘗歷考古今中外輿地手繪其山川險要可為戰守者而尤致力於三禮之書及近思錄大書居室之壁曰誠曰敬出入觀省又銘其齋曰心源志所如往景附而力追之生長鄉曲乃能別白一尊毅然內斷屹不為俗儒章句功利之學所動可謂特立獨行者矣然不以責己者繩人其子靜舟為余磨鈍山房內外諸孫師喜博覽講授輒援證古今娓娓千餘言不倦數以其父遺事乞碑於余靜舟所課余孫亦謂侍師終年未聞一語

志十一

及人短蓋先訓然也余既為之碑且系以論謂善人獲福古今常理如君所為而仍世窮困空世多惑之然君有令子日夜淬厲將以文學自奮顯君之劬躬薰後與彼蒼所以厚君者是胡可繩以區區世俗之榮余為此文時靜舟年甫四十餘願未及上石而靜舟竟死靜舟死而余言終久不驗世之惑且滋甚矣邑人任佑觀桂秋志節之士也稱君外文既耀內行彌彰又曰黃心在福陰德耳鳴余又聞君之初卒未卜葬地鄉父老皆曰苟吉壤所在願以葬吾三爹不索一錢蓋君序居三呼吾三爹而不以姓尊且親之也以此觀君第所得於天者不能無憾焉耳若其所得於人則不可謂不厚矣天道神而難測世不為君者何限豈皆能有得於天均之無得於天也曷若為君所為而

尚能有得於人且夫人之說猶其外焉者也吾求自盡夫已所當爲其得於人焉與否且不暇顧遑取必於杳冥之天然則吾前所云驗與不驗均無足爲君輕重也靜舟又言君著有鈍樵詩草心源堂文章筆錄子三縣學生名聲溢者卽余家塾師靜舟篤孝友所得束脩雖微薄必分遺兄喜與余兒顯鈺游鈺之亡也深惜其才哭之慟交友以誠蓋近今僅見

彭叟松山傳

孫會嘉

後漢書許荆傳載荆祖父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分財爲三二弟悉得劣少鄉人咸推弟克讓晏等因並得選舉余謂此不能教弟相率而爲僞者也教弟以善名將爲弟所自有何待兄汗已成之兄詐貪弟亦詐讓交作僞以希選舉之利害世

志十一

三

道人心可勝言哉巴陵能教弟者吾得一人焉曰彭叟諱應元字體仁一字松山有弟三人季弟某縣學生叔弟乾隆三十九年舉於鄉叟幼孤而爲諸弟長孝事釐母獨身任家政嚴督諸弟諸弟就學里塾輒躬負笈以導衣食擇精者與之自甘粗糲戚某號能文以進士官皖叟攜弟所業走就質正比行某厚贖不受曰吾此來爲弟非爲金也叔弟截取爲廣東靈山知縣叟戒曰理家責在吾無勞內顧居官慎勿愛錢叔弟謹受教卒爲良吏宦歸蕭然如諸生縣志稱廉蓋叟之立教惓惓焉期弟克自樹立初不爲謀豫榮祿推衣食之精以勵學本諸至誠彼僞焉而使弟得劣少豈所能須臾忍哉一門彬雅率循惟謹視武兄子報讐殺人致怨家操兵來攻相去更復何如余傳叟而及

武憲東漢之虛聲亦以嚴人心世道之坊毋第規利所在公爲矯飾焉以趨之爾叟妻李氏產一子卒時叟年甫冠竟不再娶他事守禮可知此其所以能教弟也叔弟諱應徵昆季並高年叟獨九十有三再傳至孫樂齋亦八十有四云

樂齋諱會嘉字作仁樂齋其號縣學生素以利物濟人爲己任成童時出就里塾父月有給君省嗇之積其贏歸遺同居之尤貧者應舉會垣攜貲不過五緡約己如此及遇內外親之窮困輒揮斥無少吝而主持文設莊事縣人尤賴其力文設莊者鍾運使所設以經紀其鄉之義塾而捐助鄉會試之資存焉置本四千金舉放取利而湖北債家負納甚夥且圖乾沒君命子承葵躬執判言羈鄂中訟理數載又爲彌縫所負五百金乃得保

志十一

四

全義舉鄉閭人眾苦擁塞應名者肩荷背負奪門爭入多蹉跌損敗君復命子募役十許人更迭轉般合郡士人大便之遂沿爲例他若設義塾治橋路諸善舉鄉人至今誦之不釋口余曩聞鄉人稱作翁治家嚴故以女孫歸其孫慶官而其姑乃仁慈特甚君第三子名承棠號聘梅今官安仁縣教諭爲余刊巴陵人物志者也承葵字向陽爲余女孫翁前卒

張贈君傳

贈君諱先定字靜安一字仁軒以子羽儀貴贈奉政大夫世居巴陵之西鄉洪水港咸豐四年曾文正公率湘勇出境討賊駐軍岳州之鳳皇山先是粵逆自湖北回竄州境土寇四起焚掠西鄉廣興洲質庫遂薄贈君家家人已前徙贈君身迎賊而禮

貌之陰部署備作突就坐間擒縛十餘人刃之河干逸賊還報賊屬至圍宅大索殺賊者君跳而免因走曾公軍乞倡辦團練防賊今所稱河西十八團自贈君始也君生有至性年十二連遭大故哀毀如成人兩從弟同時而孤友愛有加與伯兄析產後嘗陰以千金爲釋訟累居恆禮法自持坐立無欹側家故豐然不以財自厚道光壬辰歲饑且大疫贈君斥私貯千餘石散給鄉人不責償西鄉瀕水每歉收贈君倡建洲隄隄周十餘里蓄洩有溝啟閉有閘後值夏水大漲荆江突其西洞庭撼其南贈君數身先洲人奮勇保險隄至今屹立無恙鄉人或有違言得贈君片語輒解習爲浮薄者往往不畏其父兄而獨憚贈君當賊鋒方銳之時人無固志贈君草野匹夫手無寸柄振臂一

志十一

五

呼雲從響應獨能團總其衆爲一縣倡弭內患而禦外侮者非惟其才勝人亦由德望之素孚也軍興以來吾鄉首事團練者類多起家戎行得達官名實兼美贈君願老守里門彭剛直公巡視長江水師訪故交胡公大任於監利聞贈君行事驚曰此烈士也惜當日不一從軍古云爲善於國不若爲善於鄉爲善於鄉不若爲善於家贈君其知之矣子男三羽儀其長別字湘浦贈君垂沒焚積券約二千餘緡願謂諸子曰昔人以此市義吾爲汝輩算過耳其葬也同縣任舉人少昉鍾彥爲銘其墓湘浦今任辦保甲邑人賴之

封翁馮君傳 子正元

翁諱仕楷字莪圃自號老圃縣學生以子正元貴 封中憲大

夫先世百世公元季自南昌來徙自是爲巴陵馮氏翁早孤母黃恭人督之嚴翁少兄六歲居家一秉母訓事大小咸取決兄兄常誡其子事若叔宜謹若叔不第以兄事我也兄子亦自言叔慈我不後己子其督責亦如之而族戚貧者尤倚翁以無憂咸豐初粵逆踞武昌往來岳州諸無賴嗚呼噫突張賊燄以毒閩里翁計擒渠魁彭某勢始戢當是時賊徒以利相扇誘非翁身遇其鋒變且不測而賊讐翁甚伺賊復來蕩翁家翁揚揚自若不以悔翁故恂恂長者臨事乃果決不撓如此手錄詩書經古注春秋三傳大義有所論述復以其間考六朝人物勒爲一編然自母棄養伯氏繼逝伯氏二子相繼天竟以無嗣翁居恆侘傺常忽忽若有失如此者十餘年以迄於死而業遂中輟居

志十一

六

直黃茅山書室數楹闢宅左荒圃爲之故名堂曰仰山而自號老圃哀所吟詠曰仰山集然所存不多子正元別字春農以貴官戶部員外郎獨身居京師且久羣於物而不亂嘗醉吐友人所自是不復飲雖素所嚴重不能強以一滴後翁十餘年而卒卒之前歲知天下將有大變棄官歸里歸則徧存問族戚遠近皆以徒步在官所得兄弟共之一錢寸帛不以自私鄉里故聞其信義可倚及是目覩尤信方環聽號召與舉團練寓兵於農踰年竟卒所欲興舉遂無復繼者

彭君耐皆傳

碧琳瑯館同時藏書者方氏布政次之彭氏耐皆又次之布政事已見余志耐皆名承慧幼卽厲志不與世俗浮沈初試童子



爲學使呵叱拂衣徑出自是不復與試厭薄科舉喜博覽少年  
所競逐者壹不顧視唯獨者買書長益淬厲言動準禮法宗族  
鄉黨推尊之若耆宿耐皆以爲不可者搖手相戒勿爲君與余  
妻姪劉壽椿往還壽椿故貧士其父老農也君歲正往賀必伏  
拜新穀既升溫戶率儲倉待價唯彭氏獨否年荒乃益賤糶他  
兄弟私蘊餘財或旁溢繩墨之外人怪君何不檢校君曰速貧  
可免後禍吾方恐其財不卽盡君何問焉君運使名混公之孫  
余所爲運使傳益据君行述余知君自此文始後乃習知君之  
爲人也嘗私謂君大事自有必遵之禮經君家之葬運使得毋  
侈乎君蹙然曰是誠如子言然今人生事父母未必盡軌於禮  
卽喪禮所云食粥垢面苦出倚廬三年不入內者皆未能執以

志十一

七

相繩顧獨於厚葬力矯其非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何以自解  
於儉親之咎余聽其說而悲之積非勝是舉世從同宜君之不  
得獨行其意於家庭也嘗捐刻袁氏世範先正遺規諸書訓示  
鄉里卒之歲一日忽挾書挈眷冒暑以赴父贛縣任所未及至  
而病沒舟中郡人咸悼傷之謂天道報施如此爲善者其懼矣  
蓋年未三十云

邑人彭承棠校刊

邑人杜貴堉撰

廣東候補道方公傳

吾巴陵藏書萌芽四六房李氏四六者其兄弟排行局書樓中從而假觀者為具朝夕食用意良厚然余嘗見其書目所儲四部殊寥寥越數十年繼李氏起者古蘿塢方氏柳橋公為盛今兩湖總督張公孝達天下推為博通督粵時從公假觀藏書向未寓目者皆識以孝達未見之章累累相屬然所尤寶貴之本仍秘不出其多可知矣公諱功惠字慶齡柳橋其別字幼穎悟稍長篤學祖應恆漳州知府父諱宗徽廣東清道司巡檢縣志有傳公生長官署及巡檢卒廣東公扶喪歸葬全家始來巴陵

志十二

巴陵當粵逆往來湘漢之衝復盡挈以去援例官廣東鹽知事素工楷法見賞總督葉為其巡捕司章奏繼葉者凡七督咸優異之巡撫湘陰郭公屢檄權番禺南海順德縣事並以母老病繁劇妨養辭母病廢三年而卒服闋權廣州廣糧通判前巡檢在官時頗購書及是公益斥資市古今精本儲之宋刻元鈔往往為並世罕見碧琳瑯館藏書自是擅名海內粵財賦鹽為大宗兵亂後官商交弊公廣事招徠在通判任中開辦臨全大江官局又勸辦補抽餘鹽九龍洋藥關全省沙田局權潮州運同統轄粵閩贛湘鹽課節糜費禁私梟前後歲增餉數百萬金引地以屢旱潦故缺稅額又銀工某虧帑鉅萬公百計經營以償最後當光緒丁酉籌辦湘振帑月集金七萬此公理財之大略

也光緒丁亥癸巳前後兩權潮州府事治行尤著者建義倉義學築樓金山上廣儲載籍資士人重修韓文公祠北隄為全郡保障歲戊子春大雨經旬山漲浩浩建瓴下突隄幾潰公冒雨躬臨督塞當是時非公堅忍力持則億兆其魚他若斷久訟平冤獄振飭善舉釐訂舊章裁減陋規便民者甚夥此公行政之大略也公才既優而居粵最久大府當新吏初至輒諭以奉教方某由是忤忌者眾茶陵譚公督兩粵公方以前此籌餉濟師新疆功為左文襄公奏保道員例引見始得就職感譚公知遇未即去而粵撫某與總督陰為抵牾遂撫闈商事劾公闈商者當闈試之年雜取諸著姓分紙錄之名曰闈姓紙賭賽者各以意度某姓之能否與中若射覆之為者購入某紙如其值以償之名曰買闈姓紙商預次第所發紙各配以錢數等差多或至百數千圓陰注諸籍嚴局錮之俟榜發按籍以定勝負名曰賭闈姓當國者貪其抽輸屢禁屢弛舊例承充之商報部八十萬金譚公倍徵之且促其限商力絀旬緩有羅安者不知何許人誑商錢任代為請已而避匿洋境忌公者多方媒孽無所得遂指安為公家丁坐公約束不嚴及公計誘安出證事得白而奏已上矣公亦旋卒公身為上游倚賴事難了者資其力惟恐不盡及小有齟齬顧熟視其陷於誣罔而莫之省救廣東地大物博游宦過客視若外府而公尤為眾指名通計投贈何止數萬餘金一旦有故門外雀羅或且加齟齬焉以媚公譬此世道人心之甚可悲痛然公卒不以恨也性仁孝親既歿朝夕恆瞻

志十二

也光緒丁亥癸巳前後兩權潮州府事治行尤著者建義倉義學築樓金山上廣儲載籍資士人重修韓文公祠北隄為全郡保障歲戊子春大雨經旬山漲浩浩建瓴下突隄幾潰公冒雨躬臨督塞當是時非公堅忍力持則億兆其魚他若斷久訟平冤獄振飭善舉釐訂舊章裁減陋規便民者甚夥此公行政之大略也公才既優而居粵最久大府當新吏初至輒諭以奉教方某由是忤忌者眾茶陵譚公督兩粵公方以前此籌餉濟師新疆功為左文襄公奏保道員例引見始得就職感譚公知遇未即去而粵撫某與總督陰為抵牾遂撫闈商事劾公闈商者當闈試之年雜取諸著姓分紙錄之名曰闈姓紙賭賽者各以意度某姓之能否與中若射覆之為者購入某紙如其值以償之名曰買闈姓紙商預次第所發紙各配以錢數等差多或至百數千圓陰注諸籍嚴局錮之俟榜發按籍以定勝負名曰賭闈姓當國者貪其抽輸屢禁屢弛舊例承充之商報部八十萬金譚公倍徵之且促其限商力絀旬緩有羅安者不知何許人誑商錢任代為請已而避匿洋境忌公者多方媒孽無所得遂指安為公家丁坐公約束不嚴及公計誘安出證事得白而奏已上矣公亦旋卒公身為上游倚賴事難了者資其力惟恐不盡及小有齟齬顧熟視其陷於誣罔而莫之省救廣東地大物博游宦過客視若外府而公尤為眾指名通計投贈何止數萬餘金一旦有故門外雀羅或且加齟齬焉以媚公譬此世道人心之甚可悲痛然公卒不以恨也性仁孝親既歿朝夕恆瞻

拜影堂父時輿夫某畱居家不令供役厚給衣食數十年族弟  
功泐沒京邸公適入都爲償逋負運喪還巴陵費金二千有奇  
他舉多類此巴陵有田以種計者百餘石歲收其入贍同族及  
公喪歸嗣君將鬻田以葬竟爲司產者所持贖以錢而後可蓋  
公持躬不苟而用情頗近兼愛甯人負我宗旨然爾余同治庚  
午以南海友人之約得與公游處公晨起趨事暇卽臨池把卷  
日有常課耆書自其天性手購者類能口舉其源流本末嘗以  
八百圓收取烏程嚴鐵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寫本  
畀黃岡王方伯刊之廣雅書局鐵橋成此書時謂他日必有爲  
吾任黎藎者未及百年竟得公以驗其語豈非幸哉余初不識  
公一見定交酒尊游屐美景良辰嗣君輩侍公相與倡和詩並

志十二

三

存余粵游草中余嘗私謂巴陵人碧琳瑯卷軸過多道阻難達  
吾縣地運衰薄鉅裝鴻寶恐無福以堪之及公旣卒嗣君載之  
海舶涉天津轉般入京甫逾年而邁庚子之變幸而得存或未  
可知而不能以歸巴陵則斷然而無疑者此余所尤慨然太息  
爲公悲重爲巴陵悲也公自余辛未別後屢贈余書碧琳瑯館  
叢書三十餘種恨未之見仿陳壽蜀志諸葛傳例列目於後公  
妻喬夫人當公官鹽知事時割臂肉和藥療公危疾公終身不  
置姬侍子四大森大熙大枚大榮皆有官大熙早卒孫男九人  
長朝坤附貢生候選同知曾孫二女子子六孫十五曾孫三  
碧琳瑯館叢書目錄

朱氏易解無卷數

春秋經傳集解考正六卷

金氏尙書注十二卷

石渠紀餘八卷

詩經通義十二卷

膳夫經一卷

詩深二十六卷

雲林堂飲食制度集一卷

輪輿私箋三卷

樗庵日錄一卷

春秋會義十二卷

徐氏筆精八卷

古文四聲韻五卷

羅氏識遺二卷

兩朝見聞錄二卷

今言四卷

辛巳泣新錄一卷

同書四卷

平宋錄一卷

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

使金錄一卷

天文精義賦四卷

岳陽風土記一卷

素問入式運氣奧論三卷

志十二

四

茗香堂史論五卷

穆傳注疏八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

文選紀聞二十卷

太初歷表一卷

岳陽紀勝彙編四卷

兩漢朔閏表四卷

堯山堂偶雋二卷

養蒙大訓無卷數

杜貴墀曰平江李次青先生元度序碧琳瑯館叢書云著書立  
言爲三不朽之一而其所以不朽仍視作者之精神識力爲期  
其人之精力能壽諸十世者卽傳之十世能壽諸百世者卽傳  
之百世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歐陽公所以致慨於飄風好  
音之過耳而爲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悲也惟叢書之輯則  
合眾作者之精神識力以並傳諸不朽故較單行本其傳之也

倍久昔人以收集名章斷句比之於哺棄兒繼絕世實則風雲  
月露之辭不甚關於殿最惟著述則作者畢生精神識力所寄  
故尤賴仁人君子能永厥傳也同郡方柳橋觀察性好藏書官  
嶺南三十年所藏約二十萬卷既選刻古經解彙函古小學彙  
函爲承學者導師又鏤全唐文紀事及北盟會編諸書嘉惠藝  
林也至矣近輯碧琳瑯館叢書計六十二種皆藝苑中祕本也  
就中如岳陽風土記岳陽紀勝彙編及許侍御詩深全史日至  
源流考則闕乎鄉國之文獻又宋末元初平江羅嘿耕鄉貢著  
羅氏識遺著錄 四庫全書中而其書自署郡望提要遂以爲  
新安人余撰平江縣志時嘗力辯之今得觀察表章彙鏤之而  
是書之若滅若沒於六百年中者一旦粲然復明於世觀察之

志十二

五

功偉矣夫物各聚於所好而常得諸有力者之家觀察篤素者  
古若此吾知眾作者皆賴觀察以傳之不朽九原可作莫不踴  
躍起舞而觀察之並傳不朽也復奚疑哉按先生序稱六十二  
種而余今所見目錄乃三十三種或公嗣君第舉其已刊者耳  
門人方生朝樑殿臣曩從事廣雅書局歸爲余言叢書中金氏  
尙書注非真本擬爲公作校勘記乃未幾而殿臣亦死矣吾巴  
陵老成日就凋謝而後秀早世如殿臣者亦往往而有豈地運  
然歟悲夫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十三

邑人杜貴墀撰

李石城傳

李石城名德明字瑞毓守石城有功故江西人號之曰李石城  
 初任江西贛州府照磨康熙十三年六月石城陷於閩賊總兵  
 劉進寶帥師復之瑞毓運大礮至軍巡撫委攝縣事石城近汀  
 而贛汀久為耿精忠所據瑞毓增陴鑿隍嚴備禦城中無井汲  
 者必於江城閉則軍民病渴乃堰江水入城浚池以蓄之攝事  
 甫經月偽將軍陳益擁眾來攻瑞毓嬰城固守寢處雉堞間者  
 二旬一戰而敵陳益十五年二月滇賊高某陷吉安賊勢日熾  
 偽將軍劉應麟以書誘降不聽囚其使應麟怒引眾三萬餘薄

志十三

城時外援不至瑞毓率眾力拒鄉兵畢佛者中礮將死謂其伍  
 曰李公矢忠報國吾死無恨若等謹守毋為賊乘言訖而絕瑞  
 毓哭斂之眾感激奮呼請效死瑞毓知人心可用乃出戰五戰  
 皆捷自是汀寇不敢復睨石城視事三載禱雨輒應人又稱曰  
 李霖其受代行也生祠祀之時有趙知府喬宇者名佳材當逆  
 賊吳應麒踞岳州時以布衣獻策大軍請伐君山竹木塞洞庭  
 水口阻賊自雲貴運餉來岳之路賊以此困遂遁去喬宇後從  
 軍雲南以剿賊功授貴州思南知府數歲以老罷歸卒年八十  
 有三頗讀書能文

陶提督澄軒傳

光緒十七年八月湖廣總督張公之洞奏言頭品頂戴已故記

名提督廣東瓊州鎮總兵陶定昇為湘軍知名宿將光緒九年  
 前兵部尚書彭玉麟辦理廣東防務奏調該故提督由江南移  
 軍赴粵駐防海口礮臺設險整軍備著勳勞嗣由臣奏委署理  
 陽江北海兩鎮篆務治軍有方北海鎮新設未久該故提督於  
 建置各事宜規畫悉當臣在粵曾經屢次保薦將才光緒十五  
 年該故提督以積勞觸發傷疾請假回籍就醫十六年十一月  
 初二日奉 旨補授廣東瓊州鎮總兵而該故提督已先於是  
 年八月十四日據報在籍病故該故提督咸豐六年投効老湘  
 營為統將已故道員王鑫所識拔其後隸前廣東陸路提督劉  
 松山部倚之如左右手每戰必與偕管帶老湘第一旗轉戰江  
 西安徽山東河南直隸陝西甘肅等省克復安徽休甯黟縣建

志十三

德徽州府陝西綏德州甘肅靈州等城盪平甘肅吳忠堡金積  
 堡堅巢歷保花翎遊擊海升提督 賞正一品封典由冠勇巴  
 圖魯 賞換博奇巴圖魯名號 賞給頭品頂戴該故提督勇  
 敢篤實謀定後戰橫厲無前善度地勢知進退臨機應變雖倉  
 猝眾寡不敵未嘗退卻其剿髮逆也屢破大股悍賊於江西臨  
 江吉安吉水等處咸豐十年攻打吉水未尙賊勢蠶擁該故提  
 督當先陷陣礮傷左股不少卻旋於安徽休甯迪祥湖陣斬衝  
 鋒悍賊蹙僞忠王李秀成於黟縣攻克其城再解徽州之圍十  
 一年二月攻破上溪口踏毀何村石田小當一帶賊壘乘勝克  
 復休甯縣城十二月偽輔王楊輔清圍攻徽州城該故提督迭  
 次拔開出戰被賊斷其右小指忍痛前進斃賊多名圍久不解

該故提督於黑夜縋城焚賊多壘賊始冒雪遁去同治元年秋  
間髮酋黃文金楊輔清圍攻甯國涇縣該故提督堅守以待援  
至內外合擊悍賊次第殲除其剿擒回各匪也同治五年四月  
捻逆張總愚牛落紅一股圍攻山東曹縣該故提督率老湘第  
一旅充當先鋒力戰敗之又屢敗竄賊於江蘇豐沛徐州睢甯  
等處七月賊分竄河南上蔡該故提督追至雙廟冒雨設伏邀  
擊逼賊晁水洪河淹斃過半六年四月追剿陝西同州朝邑擒  
匪大股七月自渭南新莊永樂鎮等處節次攻剿至興平呂家  
莊一帶俘斬無算十一月捻回合股十餘萬踞綏德州該州下  
游阻山臨水賊營踞其上游以百計我軍僅十八營該故提督  
領軍伏蘆葦中枵腹一晝夜出奇誘賊突起遮擊賊潰退黑夜

志十三

三

窮追六十里立復州城七年正月賊擾直隸近至保定該故提  
督星夜馳擊彌月不收隊賊南竄跟追至滹沱河殺斃淹斃賊  
眾甚多冬閒由山西汾州追賊入陝搗毀懷遠縣大小理川各  
賊巢慶戰六晝夜餐宿俱廢八年八月陝回賊目余彥祿馬正  
和敗竄靈州郭家橋該故提督由中路進剿踏毀賊巢二十一  
處又敗甘回馬愛王洪於郭家橋馬正和等股竄走吳忠堡南  
岸自黑城子半箇城至金積堡數十里火光燭天陝回馬生彥  
等大舉撲營該故提督由左路衝殺擊退賊眾右膺中槍子深  
入骨銳不少挫九月攻賊於靈州賊開南門死拒該故提督從  
中路猛攻賊退縮入城即策馬乘勝搶入州城遂復賊眾屬集  
胡家堡官軍左右夾擊賊四出乘之賴該故提督相機策應

斃賊七百有奇陝回附堡壕內外支帳抗拒十九夜官軍焚其  
帳正酣關開忽援賊抄至該故提督突起奮擊故未為賊所乘  
九年正月合攻金積堡旁馬五賊寨劉松山為飛子洞中左乳  
該故提督憤引軍猛攻賊寨縱火焚燒生擒馬五二月堡賊掘  
堤撲營勢極兇悍該故提督晁水橫出賊前奮力衝擊多斬賊  
三月擒斬賊目馬二虎陳金子四月該故提督伏兵山後三關  
誘賊奪糧突起殺斃二百餘名生擒二十一名手刃賊目馬順  
之七月賊就馬連渠據壘死抗該故提督於五鼓伏隊膏梁叢  
中伺賊放牲畜乘隙奪門入賊從睡夢中驚起錯愕狂奔裸屍  
枕籍立平其壘八月秦壩關敗賊回撲悍甚該故提督挺矛殿  
後賊不敢近全軍而退旋攻堡東卡壘賊木石齊下該故提督

志十三

四

從礮眼狻升而上血流被面不顧卒破之九月進攻堡西賊壘  
賊縋入出壘助戰該故提督奮勇衝鋒殺斃悍賊血濡衣袖盡  
毀賊壘長圍始合金積堡老巢自此盪平蒙 賞上方珍物同  
治十年經故大學士曾國藩調赴江南管帶老湘營督修沿江  
礮臺疏濬新河口便民河西壩鹽河各河道歷經前兩江督臣  
沈葆楨左宗棠以堪勝總兵及堪勝海防任使疏薦左宗棠稱  
其驍勇素著營官最為出色又稱湘軍營官最為出色之員委  
令統領老湘定宇等營迨奉調赴粵修築南石頭及虎門大角  
礮臺督塞海口礮臺礮堤基址綢繆相度不辭勞瘁時事  
多艱將才難得如陶定昇者早奮戎行屢摧強寇泊膺專閫之

寄已為身後之榮年力正強中道彫謝臣竊傷之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照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 賜卹生平戰功  
事蹟 宣付史館立傳並附祀安徽陝西甘肅等省曾國藩左  
宗棠劉松山專祠以彰蓋績旋奉 諭均如所請光緒十八年  
七月兵部奏准廕一子 賞給六品頂戴送部引 見候 旨  
錄用二十年長子縣學生繼貞以通判用其年七月禮部奏准  
賜祭一壇 御祭文一道並給祭葬銀如例謹按提督諱定  
昇一名鼎乾別字澄軒五世祖諱自爵由湖北監利遷巴陵遂  
為巴陵人世居郡城東門外諱昭麟 封建威將軍以上二代  
均 贈如其官提督生道光丙申十月卒年五十有五身長不  
及七尺而精悍絕倫賊中有逢陶矮子不戰之語嘗做王壯武

志十三

五

公練勇芻言作為詩歌令軍中傳習之血戰三十年瀕死者數  
馭軍紀律嚴明而能與士卒均其艱苦其知兵非素有所師法  
殆天性然也生平多義舉自言不欲使子孫為守財虜光緒十  
一年湖南巡撫卞公寶第累在籍前後所捐巨款奏請如例  
旌獎駐營江南時其地乞丐子為釀金製織以獻號曰萬民以  
此推之其行軍必武而能惠者起徒步至膺極品身名俱泰豈  
第人力所能然歟  
杜貴墀曰巴陵自為縣以來文臣若鄧襄敏楊文襄諸公勳業  
類彪炳史冊此外若李公興璋當永歷之時據臨武以抗 大  
兵忠於所事其義為烈元代王公榮忠及 國朝李公德明一  
以雪都拒准寇一以石城拒閩賊皆身先士卒親冒矢石保孤

城於垂危厥功甚懋然僅在一方其事不見史傳而李公興璋  
當張獻忠陷岳州以走江北請兵故至不保其父若母論者至  
今痛之 國朝雍正中方巡撫以文臣揚武苗疆逾百數十年  
而始得提督其人然未及建牙樹節第號稱偏將而已若天永  
其年所成就當不止是中興而後湘軍統帥諸公逐漸凋謝及  
提督薨吾湘將才盡矣疆圉之孔棘亦益甚焉悲夫

陶總兵綏之傳

余第五孫婦為陶澄軒弟女澄軒揚武西北東南數行省歸巴  
陵及期而卒未與余相見陶氏與余往還頗密者惟澄軒再從  
弟碧軒因習聞其先總兵君綏之戰事陶氏一門武功澄軒為  
盛錫三次之獨綏之不幸負重傷以死不克伸其壯志為可悲

志十三

六

也綏之諱昭福字履謙綏之其別字為其父後妻之子事兩異  
母兄恂恂唯謹至性過人自幼聞人談忠孝事輒傾聽不倦稍  
長善拳勇即懷遠略同治三年從姪澄軒方防守微甯營事棘  
警報月數至君慨然投効老湘營老湘營云者別夫新募湘軍  
蓋自粵匪初竄湖南時號天下勁兵歷戰陳最多且久者從大  
軍下金陵賊巢倖斬極多五年追剿髮捻賊於河南上蔡等處  
每戰輒率旂手長矛火器大呼斫陣摧鋒賊當之鮮不披靡兩  
江總督曾侯相嘉公奮勇奏保以外委把總儘先拔補並賞戴  
藍翎是為立功之始六年保固河防擊敗豫陝邊境同州朝邑  
匪賊將軍及陝撫會奏並上功稱最奉 旨以千總儘先補用  
加守備銜七年在直隸吳橋連鎮行營防剿出奇制勝尋為領

哨官克復陝西綏德州城賊宵遁又追至河北直隸境內節次剿辦賊回皆拔幟先登劉總帥忠壯公與陝甘總督左恪靖伯以其功上聞奉 旨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即補賞換花翎升用游擊是年八月擒回匪由陝中竄越山西擾及直隸山東境內左恪靖飭所部湘軍盡力追剿遂蕩平陝西鳳翔地方堵剿河狄東竄之回酋並解岐山城圍左恪靖奏陶某鼓勇衝堅尤爲出力請從優獎敘奉 旨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加副將銜八年君以前鋒後哨從征甘肅靈州諸處賊壘叢密君領隊衝突縱橫決盪如入無人之境凡破礮砦若干最後取金積堡隘口堡爲賊積年老巢地尤險固賊眾死力守禦及壘垂破而君被重創不能復進然猶攜戈策馬連殪悍賊十餘人

志十三

七

始爲親卒強勒轡扶歸臥行帳下總帥及諸營哨見君傷裂無不揮淚悲痛者君以憂荷 寵擢益感激思奮喪偶無子其長兄屢促歸娶君得書不顧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志臨卒面北作叩頭狀若深恨 國恩之未報者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此英雄所爲淚滿襟也卒後左恪靖奏請 賜卹奉 旨加二品頂戴總兵銜給予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再給予恩騎尉罔替以兄子廷樑爲嗣卽碧軒也今統領信字旂二營分防岳州廉明善治軍其家風然歟

陶提督錫三傳

提督諱鼎金字瑩生錫三其別字同治四年入老湘營隸澄軒前鋒中哨澄軒其從兄也五年從討捻逆於山東及江蘇豐沛

徐州睢甯諸處又隨大軍追擊賊於河南上蔡六年從剿陝西同州朝邑捻匪大股克復綏德州城七年奉委專辦軍糧君前已 賞戴藍翎保官至守備及是假君以總兵冠服辦糧山後君年少魁梧長身玉立豐頤廣額應對如流至蒙古入啟王王見之大悅卽撥發糧米若干石時甘肅仍歲被兵民不得耕種軍屢以乏食不振君此役厥功尤鉅八年從劉忠壯公統率老湘軍十八營追剿捻回肅清陝北克復甘肅靈州諸城君爲其前鋒率旂陷陳每戰有功奏 准以都司補用賞換花翎旋保以游擊儘先補用加參將銜九年大軍蕩平回賊金積堡老巢君與從兄澄軒並奮勇攻堅屢瀕危險左恪靖伯上其功奉 旨以參將補用加副將銜於時劉京卿錦棠接統忠壯公湘軍

志十三

八

檄君督老湘壽字營馬隊名益著十一年以馬隊從總統攻克小峽口賊壘數十座解西甯府之圍奉 旨以副將用特賞給胡敦巴圖魯名號十二年奉調赴肅州行營合圍攻賊遂克復肅州關內肅清十三年奉左恪靖檄督帶恪靖中營馬隊回賊據河州屢拒官軍君建議與各總統以步步爲營法蹙之官軍連獲大勝君前此已奉有著免補副將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之 諭至是復經左恪靖保奏得 旨交部從優議敘回逆之被剿於肅州也各酋殲滅殆盡餘黨復聚關外擾陷新疆各邊隘重鎮 詔左恪靖總理新疆軍務分三路進兵以討福甯鎮總兵黔中羅大春謂左公忠勤本出性生而天賦精神才力又足以副之窮冬苦寒風雪交作穹廬積霰高與身等公擁緇



布絮裘據白木案手披口授其刻厲往往有窮士所不能堪者君從出塞外同行者多以病乞假君獨耐勞苦如在內地雖未敢憚之恪靖然起徒步膺極品夫豈不以此哉光緒二年左恪靖奏言劉錦棠軍進抵濟木薩逆首白彥虎已由紅廟子移踞古牧地卽會金順所部乘夜進襲行近黃田天始曙卡柵賊驚覓馳騎紛出劉錦棠飭總兵余虎恩陶鼎金率馬隊進左路之左提督黃萬鵬進左路之右包抄而前賊遂大潰卡柵踞賊狂竄馬步軍復追擊之徑抵古牧地又奏言劉錦棠攻拔古牧地關壘之後偵知城賊守備甚嚴飭總兵余虎恩督同總兵陶鼎金率馬隊兩營提督黃萬鵬等率馬隊五旂分布正南一帶山岡城破後各馬步截殺逸賊賊頭目多被擒斬其最著者爲馬

志十三

九

十娃劉錦棠親督隊由烏垣進抵迪化州城城中出賊千餘人向南奔逸余虎恩陶鼎金率馬隊三營由左路黃萬鵬等由右路分追十餘里賊回軍死拒陶鼎金腮受矛傷裹創與余虎恩黃萬鵬等急麾馬隊合力環攻追殺至城南三十里之鹽池墩奉 旨總兵陶鼎金著以提督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總兵缺出請旨簡放並賞給正一品封典君奮揚威武鋒刃矢鏃刻畫肌膚數蹶數振卒奏膚功自是又攻克吐魯番達坂城託克遜瑪珞斯恪靖奏請以軍功一等加三級並 賞加頭品頂戴事平君乞假省親四上書恪靖且堅約後期乃得請時君父母並黑頭健在以百戰歸來之身依依膝下人尤豔稱之君母弟諱金魁者號星齋後君四年投老湘營以從攻金積堡功免補

外委以把總儘先拔補並 賞戴藍翎光緒二年由統領壽字等營余虎恩檄委前營先鋒三年正月復委帶前營左哨是年九月以前此從攻烏魯木齊瑪珞斯各城功奉 旨著免補把總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換花翎旋偕錫三從攻達坂城托克遜並克復吐魯番各城奉 旨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以上皆由 欽差大臣陝甘總督左公奏保十一年正月倭人臺灣之變柳提督某委帶礮隊營於基隆滬尾獲勝由 欽差大臣巡撫劉銘傳奏保免補都司以遊擊畱湖南儘先補用十四年李提督某委幫帶定海左營十五年呂望社生番滋事從大隊攻剿肅清巡撫奏免補遊擊以參將仍畱原省儘先補用卒臺北府淡水縣屬龜頭嶺防次事聞 賜卹如例他若花

志十三

十

翎記名提督 賞換法福爾尙巴圖魯陶國安花翎游擊銜都司陶昭友花翎都司銜守備陶昭貴諸人事迹不著並列名縣志

杜貴墀曰陶都司爲錫三家言從事錫三軍營攻古牧地時親見錫三下馬殺賊爲城上賊所墮石傷面深入寸許旋斬花衣賊一人手擒五六人以歸訊知所斬人卽其頭目遣人復尋視之則賊首或割以去得其衣皆以翎毛爲飾云而左恪靖奏則言在迪化州追賊腮受矛傷與此不合其別爲一事抑一事而傳者異詞不能明也土生千百年後欲據史傳所記以求事實者難矣哉

劉總兵傳

總兵諱長清別字松巖以侍衛累官川北鎮髮逆圍廣西督川兵進剿旋署廣西提督專辦北路會賊犯湖南道州北路分統和春檄總兵馳援坐賊陷永明未能乘勢進攻 嚴旨褫逮旋卒總兵雍容文雅工書能詩善拊循士卒身後賊益橫諸大帥相繼敗衄合天下全力迄十餘年而亂始定然若曾文正胡文忠諸公並屢蹶復振獨總兵身廢不用以死爲可悲也家屬羈四川舊部釀金以資遂家焉長女名瑗精筭術箸有林下詩存歸福建侯官林氏爲文忠公孫婦慰父罷官詩云諸葛街亭猶坐貶雷霆雨露總恩覃深得立言之體云族人定泰以貴州遊擊征粵逆陳亡象州羅秀郵事具縣志同縣方吏目聯泰鹽運使諱應綸子總兵駐師道州時吏目自河南奉巡撫檄餉粵來

志十三

十一

至阻賊不得前總兵因畱共城守後吏目爲向提督榮治糧四川擢通判轉運軍火賊微之中途力竭被創甚旋卒軍 賞加知府銜蔭一子入監以州判即用 杜貴墀曰或傳舊部釀金爲劉遊擊事余纂縣志時因之然游擊故未宦四川也夫身既歿而部兵猶卹故將之妻子久而不忘受恩爲何如哉然則其在永明不急進攻者殆審量於彼己而不欲浪戰以損敗吾兵也持論之士慎毋以一時成敗爲斷哉

劉總兵子敦傳

總兵諱厚福字子敦咸豐八年從鮑武襄公超克太湖始得功同治元年克甘肅藍歧堡四年克浙江武康五年克福建漳州

廣東嘉應州七年克陝西甘肅回逆九年克渭源狄道攻太子寺皆在行間累功官總兵提督銜 賞禦勇巴圖魯換清字法福陵阿巴圖魯名號十二年三月日戰甘肅巴燕戎格深入遇伏中槍卒 允卹如例總兵始隸同縣吳中書士邁營中書訓之嚴及既責嘗自言我少跳盪好博吳公每痛懲我然朝責夕輒犯之一日忽命作百長自念徒樸實敢戰耳無檢束何以制散卒自是不敢戲博終其身甘肅廣土坡爲總兵舊振荒墾田處民爲私建廟以祀旣而鞏昌山家集太子寺踵建河州大東鄉則旣建廟又歌其施濟牛糧事傳播遠近軍興以來死勤事勞定國應祀典空廟食者所在多有若微末武弁惠及生民私祀數郡縣惟於總兵見之其戰巴燕戎格也所乘馬絕駿然蹄

志十三

十二

鷲難御獨總兵驍勇能馴服之及是痛鞭不前總兵意不爲少沮竟以死綏烏乎是可謂之武乎由前事觀之可不謂之惠乎惜乎功未及竟而不能得此於太常也

舉人阮君傳 方大潛

君名淵玉字芝房舉道光己酉鄉試父諱文錦號畫堂道光乙未舉人書宗顏平原而秀逸特出人求其書不易得願喜飲或載酒以請則喜立書十數幅不倦官武陵教諭以憂歸主講岳陽書院凡九年君以咸豐五年剿賊遇害同時有方君諱大潛者縣學生咸豐八年入江西戎幕爲某參將副是年七月官軍追賊於江山縣屬之花埠等處同時覆沒沒有與君偕行者跳而免爲人述敗狀乃知君以七月二十六日戰死然骸雜積屍中

不可辨矣時浙江全省糜爛莫爲奏報卹典以是弗及其人又  
云君在軍僅數月然從攻江西浙江逆賊轉鬪常數百里當賊  
圍衢州百道環攻君佐城帥極力禦守相持三月之久竟保危  
城城帥上其功擬保訓導死事之前五日從諸軍戰賊五日由  
君營日有斬獲以兵少賊眾竟與諸營同敗沒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十四

邑人杜貴堉撰

曾大父奉政公傳

曾大父諱宏泰字所詹別字東軒嘉慶辛酉舉人官弋陽贛縣知縣加同知銜授奉政大夫少赤貧饑粥不繼然溺苦於學篤內行樵汲亦挾書與偕嘗省姊數十里外比返姊念道遠爲置餅囊中公忍飢不食持奉母劉太宜人母爲泣下授徒三十年主人或設豐饌恆輟食歸遺劉太宜人未及公貴而逝公迎父弋陽士紳以德父母官愛戴其親固請登堂稱觴父茗園公自壽詩八律命公次子諱棠者繕稿宣布時棠已舉京兆一時傳誦以爲人倫之慶弋陽數閩漕無論羨餘正供官不敢與爭贏

志一四

絀及公至民輸糧官倉者不以餘米自歸曰官厚我多矣終日坐堂皇訟者挾牒至常委曲譬喻令歸聽鄉鄰居間必不得已則立爲剖訊兩造無留難訟亦漸稀任弋陽十年禱雨輒應去官後民奉其主附所禱廟中旱則併祀之蓋至今猶稱杜青天云某巡撫嗜食胎豬尾所過屬縣飾廚傳非此不歡公獨不爲具曰無累公好生之德生平節概多類是然竟以姦民誣控大府不爲直罷官贛縣家居構小樓環書其間朝夕披覽然插架整齊皆若手未觸者公長身瘦骨食少而精神完固目光內涵老猶望見數里外坐則豎背山屹竟日無少敬側雖獨處私室亦無不然年且八十爲子弟刊定課文某語出某經或出某經注及疏細書詳注無一字遺忘遇故舊恩禮必盡常以醫藥濟

人病者日數至無倦色長子植以義聲聞稍與有連者值其困乏輒私自慰曰有杜某在吾何慮於是及既死且久則又歛歔曰若杜某在吾何至於此嘗乘肩輿往江西省父道經族某家某子長矣嬉於庭驚問何不就學某以無資告卽割肩輿資界某曰無誤此兒竟徒步以去

從祖父大甯公傳

從祖父諱棠字蔭南別字召亭吾曾王父奉政公次子舉嘉慶丙子順天鄉試時年二十有八道光丙戌大挑以知縣分發山西補隰州直隸州大甯縣故事實缺人員非丁憂而乞罷者再起仍補原缺故公前後三至山西初至署懷仁應州岳陽丁酉由大甯乞病歸庚子再至署聞喜以大甯兼署永和並攝理隰

志十四

州戊申乞養歸咸豐乙卯三至其明年赴大甯原缺庚申卒官公悃悞無華以質直自信所至與民安其素樸獄訟衰息不爲赫赫名署聞喜時以事筭巡道馮公桂山從隸巡道不以過公反益旌異之於是人知公強項然公於上官不肯趨和承意往往類此公不自言又所遇非盡馮公其人故事不著權岳陽也爲上官選擇而使時鄰縣趙城妖黨未平大營分少兵來防兵利久駐多入餉乃益張賊勢恐民公初至一夕城頭鎗礮聲甚急來報賊眾薄城者數輩公心知所爲徐步登城笑謂曰賊來我自當之不勞若等虛費火藥軍官慙沮罷去始意蓋欲以懼公而自取重也公竟請罷之上官亦以是才公而公終墨墨以老大甯庚子之歲公前所事上官聞公再至忻然願俸屬曰幸

來一斷案老手益公初需次省會屢爲讞局決疑獄然以此知公淺矣大甯土瘠民貧公既已屈身卑官不得自行其志安其縣之僻遠益治以無事終日閉閣手一編如老儒嘗榜書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於庭蓋自述吏隱之意最後之出當咸豐五年髮逆方踞擾湖北岳州賊來去嫖忽徙避無虛歲公以故益思大甯竟終於此嗚呼命也公無子嗣兄古愚公三子有宿疾不能事事任所惟二妾長女隨侍長女卽守貞黃氏者山西常平倉儲穀大府慮出陳易新或貴耀賤糶病民禁州縣毋擅發斂然獨假公便宜身後值歲歉穀多逋懸繼任堅不受代民間其如此懼累公喪不蚤歸輸者襁屬而喪未及歸之前家人有取於市市民取半直如供見官謂故官在此積年取物

志十四

三

少今物乃其節縮所遺也公從弟號赤亭者迎公喪大甯目覩其事云公家居接待親族情摯而禮恭久登仕版年且老家事壹稟叔父馥泉公無巨細諮白始行相見命之坐乃坐坐必屏側不敢正面視自任所啟候起居前後累牘皆手書紅箋密行端楷尤篤孝友父奉政公疾革命公汝五十無子居喪順變宜重思繼世之義公卒依禮經以行母喪亦如之距兄之亡數十年語及輒哽咽不能盡辭乞養之年罄橐金爲母稱觴里中衣冠畢集合百十數人登堂致慶母鄧宜人強固清明被 御賜老人黃緞所製禮服扶杖立受賀一一勞以好語公白髮鬢髮挈宜人兩垂髻元孫跪侍母側謹答謝眾賓如儀觀者嘖嘖舉稱歎宜人福壽罕觀公亦自謂平生無一快意事惟賴有此所

夕不去母左右寢則度牀母側或以事他出卽甚風雨夜必歸公少以松雪小楷名時風儀秀整嘗從師里塾往返途中某家女方及笄公過輒倚門凝睇公久乃覺之後遂迂他道以行居京師某王府寵優持筴索書再三請不得再試禮部也丙子座師某素奇賞公及是微語公我儻幸與主春闈公不應及入闈公卷果薦達某所以卷用蒙莊語見斥後知爲公亟召慰公且咎公不聽前語公夷然不爲意蓋公律已嚴素以義命自安無論干求卽粹遭拂逆亦引爲吾命應爾常舉范忠宣舟覆江中此豈由蔡京之語曉譬家人故終身無所怨尤而性廉復不治生產錢入手輒散給諸窶人竭則繼以質貸不以屢困自悔亦此旨也與人和易不爲高曠之論訓戒子弟多微言婉諷不輕

志十四

四

以聲色加人至義所不可則毅然持之無所顧藉應州鄉舉同年某入謁州官公款接如禮某倚同年官恣恫喝爲不法公召以來跪諸庭而手責之謂曰州縣官例不得庭責舉人此吾所以私同年也如某案某事不幸上聞同年之舉人休矣聞喜把總某數以非禮干公不得請遂深怨公造蜚語聞大吏冀以撓公公屹不爲動把總卒以是得罪去然公未始與校貴墀甫脫襁褓爲乳母攜持從公鞠育教誨稍長授以人譜呻吟語二書蓋公所自致力者貴墀嘗侍公入都亦前後兩至大甯公行事頗有聞見恨不能詳耳人以官富公獨以官貧無子長女貞姑外三女又皆遇人不淑古語云天道福善禍淫禍淫未知何如若論福善則徵諸公乃無一驗者梓湖吳先生表公墓謂人有

孤直皦白之行者常不獲其偶殆信然與嗚乎悲矣

### 先父鄉舉公傳

先父鄉舉公諱左火右皇號星如早孤事母視諸弟以孝友聞道光十二年壬辰舉人爲文初不構草或從人飲酒觀劇歡笑竟日而文亦成卒無一字輕易者闡作爲世傳誦主選者謂可頡頏抗希堂云後舉數月而卒年二十有八

謹案先生生四歲卽爲其從祖父召亭公攜之山西官所越九年乃得歸年十三矣先於六歲失母繼母李來時先生才九齡星如公已病篤人扶掖之始得交拜成禮數月而寡亦莫詳先公遺事創鉅痛深宜先生屢欲爲之輒擱筆罷而致其可述者止此也

### 先兄伯崇先生傳

嗚呼余今年五十有八自以窮困終矣窮困之甚且久天下

志十四

五

人殆莫先余而所以至斯極者則肇自咸豐癸丑其年之十一月十有二日乃先兄棄余之日也余生六年而失母九年而失父大痛在躬無復生人之趣獨恃有一兄逮癸丑而後余失所憑杖前無與導左右無與翼願越坑塹以至今日計先兄之棄余二十有八年矣悲夫先兄諱壩字詠豐一字伯崇道光戊申縣學生先父母生子三人季者及歲而殤先兄長余一歲爲吾父長子累而上爲長孫爲長曾孫居祖父之期喪一居三年之喪凡五叔父季弟之期妻之期又各一生世纔三十有一年耳幼聰穎初就塾挾書從師口授授畢卽覆誦不再讀十歲學爲文灑灑數百言塾師無以易之時父母已前歿煢煢無依家人舉委諸塾師家法嚴在塾子弟非歲時及奉呼召無故不得入

內先兄卽有所苦家人無從知夜溺牀蓐不敢聞塾師則藉溼承穢以寢如是者累年黧黑憔悴望而知爲孤兒也六經既成誦塾師不知有他書惟令理舊以是多暇日間從同學兒敖蕩觸塾師怒擲以鎮紙堅木中其顛血濡髮盡赤幾昏絕及創合而聰慧頓減矣天生才不易求之一家尤難吾父既厄於早世先兄牙孽初萌願乃橫羅摧折罄其福慧壽考敗於庸妄之一舉手此豈不可歎息痛恨而爲世擇師不慎之炯鑒哉然先兄聰穎雖減疇昔涉筆猶傲睨時輩及長尤喜爲詩歌雜文多感時憤事之作以貧故北走晉西走秦縱觀大行華嶽其詩尤雄傑臨湘詩人黃默初題其集曰華嶽高吟三百首歸來更比舊時狂集燬於王子之變逾年而先兄歿詩文遂無一存者悲哉

志十四

六

先先生十有八年出塾任家政然不堪米鹽凌雜當其厭劬輒閉戶讀書累旬不出所賒貸或久未償其人相就索值其酣吟三四輩逡巡戶外無敢先發語語亦不聞得間乃徐進具白所以先兄猝無以應則手所誦卷揮之曰且去人亦不謂忤遇人緩急往往不待奔訴輒躬自假貸或搜括衣物贖錢丐給故賴其力者頗多而家實空如也粵逆之攻圍長沙巴陵有晏仲五者久在賊中見信用陷岳州之前月先兄微聞蹤迹則以資結其近人雜眾中往覘居三日盡得其曲折卽馳白縣乞潛師疾捕晏逆絕賊囊橐且無留爲土匪倡縣不能用同縣吳中書惕菴遜行名知兵湖北巡撫常公大醕檄防湘陰土津港先兄往陳事一宿卽歸不數日而防潰賊道岳州下武昌土匪附晏逆

蜂起掠焚吾家先兄及余幾不免時先兄卒前一歲咸豐二年  
壬子十月也先兄既厭事科舉見天下軍事方殷肉食者謀或  
反出書生下輒自奮厲欲有所樹立於時未及出而病且歿後  
數年同時儕輩起戎行就功名者不可一二數獨先兄賁志不  
遂嗚乎豈非命哉余生四歲爲從祖父召亭公攜之山西越九  
年當道光丙申侍曾王母歸與兄同學自丙申迄癸丑凡十八  
年其中先兄以丙午往晉庚戌往秦皆逾年而歸計不相見者  
前後通三年自餘則惟余授徒他所或兼旬不見然必數遣人  
問視余少嬰羸疾家事不過問遭歲祲困鹿屢罄無宿春先兄  
亦匿不以告故余癸丑以前不知貧之爲困暇則置酒相娛樂  
爲詩歌當是時吾鄉言兄弟者必舉杜氏蓋自先兄而上若吾

志十四

七

父若吾祖若吾曾祖兄弟皆以令稱而先兄與余年齒尤近志  
術相符上無父母之憐愛季弟又病瘵早死獨餘此兩人相依  
爲命其苦樂殆皆過於前人余薄德召殃不任此樂致累兄以  
天死余生有涯此恨則安有涯哉先兄生道光癸未四月十九  
日其年值宗譜告成故小字譜生高祖猶及見之父星如公道  
光十二年壬辰舉人母楊孺人妻方氏前兄四年卒子一方氏  
出女子子一適彭氏先兄之歿無他疾惟頭痛不可忍醫家云  
內髓虧竭然則其天也孰爲致之悲夫慟哉

邑人彭承棠校刊

巴陵人物志十五

邑人杜貴墀撰

方母費太淑人傳 附太淑人張氏

太淑人姓費氏同邑進士江南上元知縣諱志學之女當太淑人歸方公際臣時兩家方貴盛而太淑人荆布操作身及子貴二十年卒不近金玉綺繡其姑費恭人在母家為姑姪太淑人曲盡婦道日手治羹湯不假婢僕嘗言吾子既就塾其勤與惰雖嚴父不及督幸而有成惟師之賜故館膳必求豐備食器皆手自濯拭人謂其子所由科第也接家人以和有過則從容訓迪委曲詳盡倉卒間雖婢僕不加疾言遠色而禮法自嚴年逾八旬非莊服不見子孫長子功鉞久於官歲寄金奉母太淑人

志十五

置碎銀荷囊日扶藤杖隨一婢徧歷族中貧者問諸婦曰炊乎或告之窘即探囊畀之常罄蓄以賙人急不足則濟以質貸卒年八十有八里巷多失聲者

張太淑人其家世居巴陵之荷塘父諱勝炳邑中名諸生祖諱發桃舉人宰黃巖天台縣有政聲而在天台除夜躬馳七十里擒鄰邑海盜十九人其事尤著天台縣署故有甕覆聽事前頗著怪異事載縣志及袁子才續齊諧中太淑人幼時戲甕側倏仆地起則腰若折既長僂益甚前已受聘方氏至是太淑人父以女僕故乞還聘其婿今里人所稱鄉賢公美堂先生也固請如舊約及太淑人來歸有令德善事舅及兩世姑終舅與姑之身無微訶之及美堂公顯愚於學家事纖悉倚太淑人及公赴

試禮部留都門太淑人戒子作家書毋白窘狀使增內顧憂終身不衣裘帛孟飯盤蔬不以一錢自豐資祭諸大事無不及禮為子贍塾師購書籍稱貸以辦無難色生五男懲婦人姑息妨教常遣人達意塾師毋稍寬諸子處娣姒以謙和不喜聞人過有言其短者必曰其人某事固善也能如是足矣人或無禮於其家太淑人不令美堂公知知亦必為曲解好施如其姑族中貧者數負所丐貸已而復來或曰若更與彼則吾家明日不足太淑人曰吾家明日始不足彼今日已不足矣尤加意熒獨沒後有孤貧老婦過庭驚曰此陰隲太君之靈耶涕泣而去杜貴墀曰太史公傳游俠謂緩急人所時有而恨儒墨皆排擯不載近代梅曾亮表吾邑吳君亦云輕財之義道德中所固有

志十五

儒者顧不權其義而避其名蓋士大夫之媿於游俠久矣坤道吝嗇尤無責焉而方氏兩太淑人迺獨能人所難至不以明日之不足拒人今日之求由茲以推仁者心存利物吾力苟有須與可盡則無餘吾力以負吾心至力已竭而我與物皆可無憾焉彼坐視顛危施施然遽謝不能者獨無媿乎獨無媿乎

方母張淑人傳

張淑人同邑舉人天台令張公發桃之曾孫今湖北武昌知府方君菊人之配也余再從妹字元姑者歸方氏於武昌君為兄子婦每歸甯輒言張淑人之賢淑人日夜轉紡車抽棉為紗易升合然視甕中積少許輒分哺里媪飢者坐是往往不自飽然不為悔貧而好施余嘗稱其事為尤難頃既纂巴陵人物又欲



博采閨範以殿全書因屢從武昌君詢淑人遺事君言淑人卒年五十有二爲吾婦凡三十有一年然成婦甫及旬日卽促吾負笈郡城吾久爲窮諸生客秦客蜀客楚北後從事戎行令廣濟愿守襄陽荆州宜昌諸郡淑人又罕居任所併偕處之月日計之通得七八年此七八年中吾知其能事親淑人以道光戊戌歸吾時吾所後先大夫及費太淑人李太淑人本生母張太淑人皆早世惟本生先大夫是依淑人曲盡婦道不以出繼懈孝養襄理先大夫喪葬盡誠盡哀內外稱孝無間言知其能事夫家貧米不時得淑人挈細弱屏吸蔬粥而別炊以飯吾逮吾居官十餘年仍躬操力作督家人治生計荆釵裙布一如吾爲諸生時不以家匱乏故索官中物禁兒輩服羅綺曰此非恡嗇

志十五

三

欲藉儉以佐廉耳知其能和於家惠於鄉周旋娣姒間不以小故芥蒂吾長兄嫂皆早世淑人善視遺孤終其身里居農功畢輒遣人持畚耨四出培修古塚及道路不便於行者冬製棉衣燠貧人歲以爲常其效也爲同治己巳適隨吾荆南道署垂危屬吾善自保期始終一節上報 國恩執兒輩手教以敦品勵學永不蹈紈袴惡習母死無憾蓋吾所知於淑人者止此其他吾不能詳也

杜貴堦曰賢哉淑人之富而能儉也禁諸子羅綺臨沒猶諄諄於紈袴惡習何其明哉夫人當貧困無俚夫婦涕泣強耐藉誓富貴不相負一旦身處脂膏婦人快目前遺遠慮爲其夫者篤念御窮不忍裁以禮法子女又從而甚之以余所聞近世仕宦

其不以貪墨敗者或不名一錢去官卽無以自存夫廉貧之名至美然至無以自存則子孫因之廢學下者且流爲不肖世俗乃譁然於廉不可爲而抑知其貧之非由於廉哉武昌君旣久以廉聞而卒能銖積寸累創有田廬又以其餘置義田設學租嘉惠宗族鄉黨淑人儉德之畱貽大矣遠矣詩詠葛覃史美弋緝家國之興無二理也余故綜淑人之懿行著其尤關係者而附論如此以章有位者治家之令式焉淑人生三子朝槩縣學生今湖北知縣朝槩縣學生以郎中中順天鄉試觀政戶部朝槩縣學生後淑人九年卒

方母陳節義傳

志十五

四

廣西巡撫方顯安陳年二十二而寡二親老且獨陳迎養於家終其身葬祭如子守節三十餘年卒  
貴堦曰巴陵某都地名笱箕坡者有墓焉穹碑屹然題曰清故節義方母陳太君蓋故前甯紹台道方公桂爲父妾陳氏立也公父乾隆朝廣西四川巡撫陳歸巡撫時年十有七巡撫薨前數日顧謂陳汝年少無出宜好自爲計陳以死誓巡撫前時年二十有二自是足不踰閩者三十三年卒年五十有四左都御史長沙羅源漢聞而義之手書名門勁節扁以贈公爲誌其事於墓公子孫至今稱陳節義歲時禮墓維謹新得科名及宦而歸者有事祖塋必迂道拜謁陳節義墓始乾隆三十八年今歷百有九年矣然尚如此則節義可知矣  
余門三節婦余合一妻熊年十九爲婦四月而寡生遺腹子合

一弟祚蔭妻梁年二十四子三歲祚蔭弟仕爵妻滕年二十一  
子一歲三節婦皆老壽熊年七十二梁年七十五滕年八十一  
大堪案此欲為傳贊而  
未及者謹附誌之於此

黃氏貞姑傳

貞姑余從祖父召亭公長女字荷貞按梓湖召亭公墓表誤荷為蓮於余為同  
曾祖姑余始脫祿為從祖父攜之山西從姑受經句讀一日見  
姑涕泣毀妝臥不起從祖父母及諸姑皆環姑泣旦夕不去前  
如此者數日時余方六齡姑泣余亦泣然未能知姑所慟逾年  
見姑上余曾祖父書至祖也天只不諒人只乃知姑竟寡黃氏  
矣蓋曾祖父時家居未喻姑志而別字他氏不諒人只所由云  
也梓湖吳先生傳其事而論之曰女未嫁而守貞猶士人未官

志十五

五

而急公家之難豈得謂其忠之過抑吾鄉俗男女始生而父母  
即為之定昏其為女子者自其數歲微有知識固顯然知其身  
之有所係屬也而其家之吉凶事瑣雖幼或往會焉其相為夫  
婦之道彰矣然則杜女之守貞其所感於其中者豈其微哉貞  
姑時年十九自其初寡即請身歸黃氏而其翁秋士先生以副  
貢教諭安鄉廉貧無以家貞姑既至安鄉則攜所嗣子養教於  
余從祖父而身為公任家政公為買宅郡城南迎翁歸以死逾  
年貞姑嗣子殤久之復取嗣子從弟為嗣亦死夫遂無後當咸  
豐初元城南宅燬於寇貞姑之寡姒奉姑僦破屋以居取給貞  
姑為養貞姑益困而百計營奉以逮姑死無少間缺從祖父老  
無子獨倚貞姑公卒官大甯而貧遺弱妾穉女而民逋所貸倉

穀後官挾功令恫惻貞姑慷慨白州牧後官旋去牧及代者皆  
重貞姑義民亦不忍以累公貞姑遂奉歸公柩公所嗣子前已  
嬰痼疾不能事事後竟死貞姑以勤懇鞠誨二孤而尤喜為人  
稱述古今嘉言懿行家人亦多化之貞姑歿余遷居之鈍安莊  
所余以姑姊妹返在父室無主後之禮任其喪葬時年七十有  
五貞姑性和厚過人人無親疏少長壹接以誠而持已特嚴雖  
篤老暑不絺絺病不迎醫其厄於黃氏及吾家之多故者垂五  
十餘年人莫不為之恨而貞姑無少恚對謂天實厄我而我不  
怡然順受是重天怒而益吾厄也咸豐壬子冬某帥兵過岳巖  
甚或且搜牢婦女貞姑姊字茅姑者在杜氏為族妹于歸安鄉  
時貞姑與俱及是以計給兵而并死巴陵人嘖嘖稱杜烈婦蓋

志十五

六

聞義於貞姑者歟矣嗚呼黃氏自道山公以翰林起家科第相  
繼今零落既盡乃得聞閭奇行以為之光又皆出於吾杜亦異  
矣哉同縣任杏農哲烈婦行岷峨莽蒼清流噴品旁浩劫歷  
千億澄澈不改常演迤邐東陵靈鍾姬姜家世浣花裔  
壺範舊矜莊少小寡言笑女誠讀琅琅十三工織素十五下  
裳蚤字江夏青太史門蕃昌阿翁名孝廉秉鐸負令望羣從千  
里駒舊業承經細倚伏驚不恆蒼翠凋嚴霜十六賦于歸清門  
嘆淒涼奉帷看姊似孤燕棲離梁伶俜利良人牛衣泣王章連  
遭助弗恤拔釵備酒漿荆布日操作伯鸞春無糧去依洛陽賈  
艱難付閨房阿姑需甘旨阿侯啼餓餒易米繡文襟換薪紉紫  
囊俯仰莫無缺敢辭十指儘相慰有叔如故從從行有日悲風  
杜詩宰邑推循良相攸叔度家仲子坦東牀館甥行有日悲風  
淒白楊延陵劍心許雖死贈北邙負身不負心處子為婦嬌髮  
警侍阿翁時省姑康強茹苦憐阿妹助增門楣光天性本淑慎  
感厲彌激昂驅勉甘如飴無奈憂撥槍蒲門燦煙起梧州月  
忙盜煽狐箭火關驚蟻潰防黃巾恣竄逸直突勢披猖守陣卒  
星散緣謀入豺狼街衢賊填溢盡室奔蒼黃願念垂老姑避墓  
難扶將冒死獨侍側對泣心傍徨舉頭羨飛雁寥廓他朝翔大  
軍聞南來逐寇寇飽饜險脫或重生有人握牙璋後隊擁降卒  
逗雷橫岳陽使酒碎市糞搜牢駐篋篋叔糾縱抄掠叱利肆猖

狂馬後載輝娟兵氣豈必揚欲為皇甫妻車下尋見戕橫刀逼  
開閨眼目狀洗洗叱令從軍去翠羽與明璫不則膏吾斧姑及  
女借亡豈無禮修刀梟詎憐孤鳳豈無鄰女接折齒益鴟張還  
恐臂一牽便爾損芬芳示意慈關避甘言去矣妨亦有兒程禍  
待授棉新裝亦有嫁時衣待啟黃竹箱檢點囊囊載馳赤驢控紫  
繡給已情入院古井依鄰牆清絕無纖塵此水通瀟湘慷慨身  
直墜貴恨訴英皇黃霧時四塞天地容慘傷愁雲鬱黯淡白日  
無光芒夕面如生含殮尸猶香行道齊感泣閨閣扶人綱自  
古遭兵燹一鞭驅親妝文姬復拍樂昌慨滄桑配司馬模  
健兒擊跟踰光世宋大將女掠隨犬羊豈皆昧大義畏死忍寇  
接匪惟稟弱質名節喪怯恒堂堂號鬚眉平生謂剛腸一朝臨  
危難選懷甘頹唐每謂勢實迫不爾罹鋒銳人盡懼鋒刃人理  
淪微茫舍生以取義精光貫天閭請看蘭蕙姿一死倫理  
彰衛嶽峯峩峩洞庭流湯湯烈行高山高浩氣長江長

廖母黃太孺人傳

太孺人姓黃氏拔貢生廖玉墀母黃廣文秋士其伯父今所稱

志十五

七

杜貞姑者其從兄嫂也為婦廖氏事姑孝姑年且六十風溼中  
膚腠奇苦殆不可忍太孺人朝夕侍側謹伺而抑搔之如是者  
凡十八年不少倦居姑喪水漿數日不入口形銷骨立病幾殆  
性仁厚助夫施與遇姻族緩急質貸無恡色而自奉率以羸惡  
當成豐初間避寇轉徙資用屢乏絕有欲以厚資妾其婢者太  
孺人歎曰是亦人子也吾家資其力十年而又利之乎卒為擇  
善配焉玉墀甫能言卽口授讀炊飪浣漱挈以自隨庖福間皆  
督課所及兒就外傳論孟五經已徧矣蓋前此未嫁常居伯父  
官所日就從兄嫂杜問字析疑求經史大義故玉墀謂其母行  
修德懿淵源有自也然貞姑每舉太孺人以教吾家又言同治  
戊辰劫賊持兵刃闖城市聲洶洶戶外太孺人多為僕名而歷

呼之賊莫測眾寡竟去其機智為不可及云玉墀早有聲場屋  
而恂恂不見所能衣物必屏遠華飾蓋母教如此嗚呼是亦可  
以風世矣

龔烈女傳

巴陵烈女龔氏字懷清故浙江補用知府龔黼休其父也婉慧  
喜讀書言動必於禮幼受聘李氏為仲荃妻仲荃將娶遭母喪  
畢喪卜吉而仲荃病瘵其明年仲荃死比女有聞則葬矣慟絕  
久始蘇又久之忽大吐家人環伺見有物隨咯以出急救得不  
死女僵臥數日忽強起進食食則陳設饌具若有所祭者又數  
日言笑如常時死前數日忽不食然晝夜操女紅自若絜枕函  
文祿各一曰吾以踐前諾光緒十六年閏月甲申計仲荃死日

志十五

八

值俗稱五七之期女忽病遂死腰間荷囊絨殘藥半規及手書  
天無二日女無二夫八字蓋自聞仲荃病耗卽詭詞句某媼市  
毒密藏以俟初不果死今乃出家人不意偽病以死也年十有  
九云女之初仰藥也其兄謂妹未為婦何有於夫女曰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疇不知妹為李也婦者天地鬼神庸可欺乎兄曰  
卽如若言杜氏曹氏先後兩貞女皆畱身以俟嗣子之立奚不  
可者女曰人各有志何必同烏虜烈矣自來忠臣義士陷胸決  
脰配天地以立人極者亦自申其志焉耳烏問夫人之議其可  
不可哉往者毛西河狀嚴貞女述貞女言未嫁之夫卽已嫁之  
夫從一之志當從許嫁之日始謂為天理為聖學而非畸行今  
龔女從祖昆純狀女事將以諗世之能言者余懼或蔽於歸氏

有光之說妄相訾議也傳之而系論如此歸氏文章誠足以名後世而所爲貞女論則不可謂非立言之不慎也

劉孝烈傳

孝烈劉順姑陳亡貴州威甯鎮游擊劉定泰曾孫女巴陵續志所書爲割股療父者也父大棠旣沒女益誓志不嫁以養母屏鉛飾示與世絕而家且益落鬻故宅賃室以居先是女白母謀諸族人爲父置嗣某女奉孀母撫幼弟類多取給鍼滯人世所謂艱苦女皆怡然獨任之母逮沒時則抱孫久矣方母之病女侍疾如父及沒女率弟夫婦經營斂殯不類喪父時哀慟曰哭無益也母就葬日中途大雷雨女以頭觸柩號呼戚族長老強報之輿歸是夜爲弟婦所持自經不得死絕粒又未卽死防者

志十五

九

益密女從容謂曰人誰無死吾得隨吾母死吾志畢矣烏雛於吾而必奪吾志且吾旣決死又豈汝所及防聞者爲泣下散去女乃易服拜母靈告別諸族姻長老命侍者具浴室中或破扉入視端坐死矣蓋紅巾繞頸云時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有七日距女生年三十有四歲葬之日郡衣冠畢集諸長老先生稱爲孝烈

杜貴堦曰以父母故不嫁者劉向列女傳而後代有其人而世猶疑焉余敘劉順姑事竊爲申其義於此蓋聖人昏嫁之制人倫所由始也無昏嫁人倫因以絕矣雖然此豈聖人所得已哉父天也君天也夫天也然有生之初一天而已舍其初生之天以天他人天吾君焉猶可說也曰君有爵以榮吾天有祿以養

吾天也若婦人之初生父一而已人盡天也舍其一天而天盡可天之人衰經降而齊矣三年降而期矣苟有故焉義且不得顧其私親矣然則夫也者徒奪人之天以自天非若天平君者可榮吾天養吾天且得衰經三年於吾天也夫徒奪己之天以天人豈聖人所忍出哉不幸生爲女子子不得不使去其天聖人雖私哀之而無如何也執斯以論苟有挾其獨見與聖人爭者以爲吾不去吾之天以天人天下夫婦之倫不以吾一人而廢若吾舍其天而去而吾所天遂子然獨處更無復有天吾之天者則一家之人倫自我之不天其天而廢爲得爲失孰與重輕吾知聖人之意必尤哀之而無如彼何也聖人言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然易取不事王侯詩取考槃碩人伯夷叔齊且

志十五

十

亟稱其亦祇以異豈不以參天地立人極者道固自有在乎世教衰微君臣而利祿矣夫婦而情欲矣挾利祿情欲之私以責孝子之不仕不嫁曰非中道也其說雖聖人亦難與爭然彼其人自劉孝烈輩視之直奴隸之不若矣嗚呼

杜母唐節婦傳

吾族有諱鍾肇翁者妻唐氏翁歿時無子其嗣父母垂老矣喜怒不常唐百計承順冀得歡心願家徒四壁無一畝之殖也吾鄉棉布名於時所謂一都布者價視他布高出唐手者又加焉尤勤爲之月夜紡輪聲嗚嗚與雞聲相亂以此養葬其翁姑且斥餘償夫宿負晚年目且瞽縷之精不減故常或問何能然曰手熟耳蓋自少至老雖盛寒暑及歲時佳節未見其袖手坐談

也當匱乏時啖糠覈木實極人世所難堪然絕口不以貧言族人高其行或相賙卹必擇而受終其身未嘗乞假於人云

### 劉孺人生傳

光緒二十年甲午余妻劉孺人年七十有三是年十月十有一日誕辰余壽以詩時余甫歸自長沙而病年七十有一矣緬維吾杜氏五世祖而下惟曾王母鄧宜人年最高曾王父奉政公與偕至八十然佩徽相莊各有妾婢之奉以余所聞見久於窮困年逾七十而躬勞辱以勤其夫如吾妻者殆罕有也孺人每泣然謂余吾自爲婦君家冤抑君未必盡知然較愈吾子若孫之盡不知幸前君埽除地下得君一慟爲志以文則吾目瞑矣今誕辰復理前語余重悲其意且自念老病日甚恐不及待孺

### 志十五

十一

人之死爰用古人生傳例筆之以貽子孫孺人姓劉氏其曾王父王民先生嘉慶庚午舉人爲余先鄉舉公塾師孺人所由歸余孺人生十有七年當道光戊戌待昏杜氏與先兄元配方同事繼姑余兄弟懼失繼姑歡各以婦職痛繩妻孺人常陰代娼所不勝其於諸叔姑可以無然者孺人壹不自斬反其道以爲報者屢矣然余卒未聞孺人一語自德杜氏宦族著聲諸來爲婦者率皆衣服都麗舉止嫺雅孺人窶家女村陋不類而繼姑尤厭薄之往往摺撫其小失廣傳益焉以諱於眾余數挾所聞怒詰孺人孺人或垂泣相對卒無詞以自直同治某年余償貸舅氏楊家令孺人中裏票錢十三貫既又增二及余發巾舅氏僅存先所裏者舅氏林媪笑曰此甥婦私取以自與耳余信爲

然者二年會舅氏侍婢以竊被訊并鞠得其某年私拾余遺票事余因此推求余所聞於他人孺人畧不置辨於余者積驗數年始悟孺人之含默忍詎由來已久而號稱人夫者賢否虛實願營焉而莫辨爲可媿也孺人壹以柔道接事上下而意所不可不能委曲隨同遇事能斷余年四十許恆奔走衣食於外諸子長矣孺人念杜氏嘉慶以來故家狃安積玩非別立門戶無以滌盪振興之因與余謀遷今居其年實同治乙丑始遷時余方客鄂里人傳其處盛崇魅白晝鬼火熒熒孺人屹不爲動余家遂別爲鈍安莊杜氏鈍安莊者余族祖赤林公所買鄧氏田宅余初欲購居而未得者呼鄧爲鈍取轉音之便且余性所近爾鈍安杜氏閨門婦女二十餘人無敢揚聲於庭匿嬉於室

### 志十五

三

者諸子婦分治庖爨操女紅新穀既登就田野出棉苧甲中紡車十餘所晝夜聲相接棉之抽而成縷者日盡千數百條女孫自七八歲時卽嚴戒其母之驕縱其婦於人者皆各以禮法名夫家長孫女所適曹氏其長老謂余如公女孫非第宜曹氏乃諸爲婦者之楷模諸女距夫家遠者途所經茶寮飯肆皆知杜氏閨教之嚴自來居迄今近三十年鈍安杜氏與本宅平恕杜氏並列巴陵著姓其間子若孫不無天歿甚者或踰佚防檢與卜遷本旨大相乖背此殆非智力所得爲者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跡其樹計規含美代終則不可謂無功杜氏者矣余從祖姑爲黃氏貞婦子然依母家以居孺人以余意迎來鈍安姑篤老口不言衰孺人陰伺其意所欲得而承將之不以貧故缺

甘鮮余館外每歲暮一歸見孺人率諸婦女環坐一堂聽貞姑陳說古賢烈女復申述之以相勸勉輒爲懽笑移時貞姑亦數謂余汝妻事吾猶母也其喪繼姑也盡哀盡禮諸里媪之母非所生者相與稱道願得前子婦如杜氏孺人嫉惡嚴然事過則已常積憤於遇余之尤無狀者歲時餽遺每戒傭以余命往余不意乃能如是喜而嘲之曰子常怪余厚若人今亦爾耶孺人答言此君所謂親人也以君之財物親君之人吾何與焉孺人凡有所施於人卽纖瑣必稱余命故受者專以德余不知出自孺人爲多也鈍安杜氏余夫婦子若孫外惟先兄孤子顯鏗一房余壽孺人詩所謂老無伴侶惟依汝非惟將恐將懼及爾顧覆之故抑其行事誠有足繫余思久而難忘者始有男五人常

志十五

三

私意天道福善不得於夫者或得於子今知已矣卽余所能爲言者亦止是矣他若婦職所宜及視吾兄子若子厚遇杜劉兩家之人皆不足爲孺人美其所謂冤抑卽使聖賢處此其道無以復易者雖余亦難言之然則孺人之德不終隱乎後世子孫能知余言非妄因所已述推究焉而得之師其遺意垂爲家範則固無俟余言之盡也

何孫婦墓志銘

余長女年二十餘寡河塘何氏產一女序同祖姊妹居八何氏號之八姑余妻以寡女故憐愛有加何壻遺言必歸杜而余長孫敬初其父母早世余妻所鞠養也與八姑同歲生幼俱慧余妻因聘爲長孫婦家人以我之自出且重其賢內之曰八姑不

等他婦八姑爲新婦兩月而寡何杜兩家莫不哀其少然無敢以他語嘗試者雖其母亦難之於是戚黨咸稱道八姑里媪習余家者來必求見八姑見輒爲泣數行下蓋凡寡十有二年而沒以余所親覩及得諸家人傳述十二年中未嘗見其嬉笑亦不聞有愁歎終日垂簾寂然讀書聲與刀剪紡車聲迭起聞作卽隆冬盛暑非病甚不輟余哀詞所云禮法非關教伶俜不道愁紡車今倚壁在日幾曾休葢紀實也素羸弱不任烹飪浣濯然必從諸伯叔姑肆焉刻苦自節縮歲必數市物餽遺夫舅氏及已從母余妻沒前二歲命迎其母依以居手紡所得都布輒易錢穀爲居積息遂數倍屢欲得夫從弟子爲夫嗣故預儲以待之卒不可得垂沒屬家人稍割所積爲葬助餘盡昇母恨恨

志十五

四

以未終母養爲恨既而歎曰吾遂不得見吾祖舅矣然死祖舅前乃吾大幸吾心跡祖舅實盡知之蓋亦自重其沒世之名而知余之必不忍其無傳也嗚乎是尤可悲也已余頻歲客遊於外往年春二月渠以事赴母家余行有日矣命前二日歸何氏去余今居鈍安莊七十里而羸是日風且雨夜及半而渠竟至行事堅確多類此生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沒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年三十沒時余方客武昌歸月十餘日命以九月十七日附夫何 之原銘曰

安若性茶而飴天所立誰扶持杜氏賢婦世良師少而嫠者視此辭 謹按八姑際父母舅姑及夫之窮欲立嗣而未得爲夫後者

抑鬱以卒 先生重悲之爲銘其墓蓋欲有論贊而未及爲  
故附此刻之後云 大堪附識

志十五

邑人彭承棠校刊

五





思

舊

錄

貳伍捌册 95%

第 1 卷

昭代叢書丙集卷四十三

歙縣 張 湖山來同輯

吳江 沈祿憲 翠嶺 校

思舊錄

大興靳治荆熊封著

余自髫齡就傅不數年陟帖生悲早嬰物務  
有事四方先世父奉 命總督河防追隨山  
左江南大約家居之時少矣及筮仕纔踰弱  
冠所同遊處之朋儕親串蓋已甚夥其後由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世楷堂 藏板

歙令遷高平守阨危邊塞者又幾星霜及今  
量移明州屈指當年交好強半古人寂寞海  
天追惟增感乃隨筆記之題曰思舊錄通無  
倫次遺忘寔多王右軍所謂俛仰之間已為  
陳迹是可慨已他若望重爵尊所事公卿非  
同儔輩不敢連類以及非闕漏也

湯先生燕生

先生諱燕生字巖夫宣州太平人遷蕪湖蕪湖為上  
江水陸衝又以權使駐節殷阜蕃庶倍於郡然其間

之人不知有所謂湯先生者所居距城不遠地甚僻  
屋兩楹內外皆農具亦恬然自以為一農人也故恒  
苦人過訪人亦罕有造者袁子中江為余紹介乃具  
名紙偕往先生辭名紙野服相迎因得一覩風概時  
已薄暮談頃即別嗟嗟農人也與哉高人也後竟不  
復登堂惟時通餽問及余返自高平而先生已逝江  
南者舊中品誼高卓者無復有斯人矣詩皆唐音其  
赭山懷古四首寄悼冬青尤為士林所競傳篆書古  
淡入妙不在伯奇子行下聞先生昔與谷口翁同究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各體書學無不透達壺奧谷口專以分隸鳴而更不  
作篆意不欲以相掩兩賢得無同心邪

鄭谷口簠

簠字汝器本貫莆田世居江寧自號谷口農故無論  
識與不識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先生為舊京人  
物熟曉興廢間事前輩名流皆與遊處博雅好結納  
精於醫而尤邃於嗜古家藏歷代碑本及秦漢印章  
名畫法書甚富其論分隸之學惟以漢為宗占地甚  
高故運筆自古人挾勢力求書遷延累歲月卒不可

得而於所契合卽不惜欣然從事其和而介大率類此常見酒酣起舞白雪在窗紅燭在几墨池魚龍躍躍欲飛出更發爆竹數聲以作其氣然後攘袖濡毫對客談笑揮灑所積大小若干幅立盡猶盤礴有餘勇坐客歎服昔趙寒山作篆如作草一時推爲獨步今谷口於分書亦然後世必有知而論定之者江上有地名石柱衝古梅盛開帶山映水者數里不絕谷口載酒邀予暨諸同人往遊流連竟日欲構草堂於其地以爲他年信宿計屬予爲之記皆未果會壬申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秋余別入關越歲遂傳凶問嗟嗟江梅無恙主人已非矣一子蚤世今嗣孫已成立予爲輸粟入雍在南中讀書

### 查文學士標

士標字二瞻號梅壑休寧人僑居邗上其書法得董宗伯神髓畫品尤能以疎散淹潤之筆發舒倪黃意態四方爭購爲屏障光邗上巨室尤甚宋漫堂中丞論書畫甚嚴不輕許可獨以得所繪師子林冊爲快云余往來蕪城先生年過八旬矣猶得一慰過從喜

予詩時以真迹見寄先生暮年不遠姬侍曉起極遲大約午餘櫛沐乃出而應酬臨池渾灑必於深夜燭前習慣不以爲苦予友閔賓連言其垂歿猶講丹術迄無成功長生不死之道蓋難言哉

### 佟公子世思

世思字儼若予同籍人江右中丞公諱國楨子也英敏嗜學善詩古文辭又雅好結納不顧有無一時名流莫不推以爲佳公子如金陵詩有云南國佳人唱山鷓西川小馬踏梅花之類筆之清新婉麗其致可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想儼若僑居皖上予每詣皖上輒敘一日李子文海宗子鶴問皆在坐儼若出琥珀大杯縱飲歡呼雷連竟日後以賀縣例調思恩長爪玉樓之信竟自蠻煙瘴雨中來嗚呼以儼若之風流才調若使天永其年必大有可觀者而摧折如斯文人之厄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 華秋巘宗鈺

宗鈺華亭人本姓楊奈園小阮也沈潛好學工爲倚聲先是雲閒詞派不無草堂習氣惟秋巘得南宋蘊

藉風味又年少情癡好作綺語皆未經人道深耐咀  
嚼然賦質羸弱不任勞苦余內兄王省三由黟令遷  
濮州守邀與俱往至金陵脾疾大作遂遄歸及家而  
殂余哀其清才早世爲序其遺詞刻之擅場家皆擊  
節歎賞以不及見此人爲恨

王西園灝

灝上海人爲前輩洪洲先生文孫好學能詩詞所居  
與沈賁園近賁園常同之遊先世父爲家十弟求師  
乃邀之濟上讀書南池余雖未嘗謀面讀其遙寄諸  
昭代叢書  
丙集思舊錄  
卷四十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什如見其人者非一日矣余在甬東西園忽襍被來  
訪殊恨見晚留數宿別去去後雲間人至云抵家一  
病不起矣噫異哉西園爲識余來爲別余來邪數日  
定交亦似有前因云

夏徵君駟

駟字宛來烏程人恃才走四方以倜儻奇男子自許  
詩文皆雄偉軒豁名滿日下旣以宏博登啟事爲有  
无妄撓阻遂不得與乃著知命錄以自慰先世父在  
河上曾邀入幕府講求兩河事宜後訪予新安新安

故大好山水登臨唱酬頗極歡洽乃先生酒後談心  
悲歌慷慨輒欷歔泣下又欲訪家兄弟之守渾源與  
令交城者因踰太行爲幽并汾晉之遊聞猶挾二三  
晉姬歸歸不久卽謝世宛來素講房中術每向人詡  
其能得無所謂狂於蒲騷之役一敗而不可收乎噫  
是可鑒矣生平不善飯三餐唯酒不可闕又習韜鈴  
家言曉兵法嘗鑄一劍自隨鑿宛來二字爲識趙恒  
夫給諫初爲交城令時山賊熾甚宛來在署中爲之  
設謀撲勦邑賴以安余來交城先生當日提劍入山  
昭代叢書  
丙集思舊錄  
卷四十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光景交人猶有能言之者戎馬書生風流不墮正堪  
想見云

吳吳興太守綺

先生諱綺字園次歛之溪南人江都拔貢生少負才  
華不屑屑事生產出而訂交天下士下筆駢麗詞家  
尤推崇之世傳其樂府新聲爲  
世祖皇帝所賞譽應 制立成 寵遇殊渥方其出  
守吳興地旣名勝四方嘉客畢臨唱酬遊宴無虛日  
而於政事無所妨三風太守之號翕然歸之謂風流

風雅風力也後解任梅村吳祭酒贈以詩有曰官如  
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僉以爲實錄云先生歸而食貧  
非吳制府爲買宅置田幾無以自存晚年展墓歸里  
予始與相見時雙瞳失明已久自號聽翁而酬應精  
神雖老未衰每酣暢賦詩口占授二三賢嗣錄之其  
風度可喜如此掛帆言歸惜別漁梁之上米家船圖  
書滿載望之若仙竊謂邗江有此寓公二分明月爲  
不虛矣身後粵中魯方伯刻其全集行世

黃文學生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六

世楷堂藏板

黃生字黃生白山其別號黃之姓著於歙賈四方者  
居多白山棄諸生隱而不出食貧著書無所求於當  
世者也余謂令此地豈可不一見其人相知有語之  
者貽詩云自憐野鶴性不敢近階墀蓋重於一出久  
之借汪子右湘來儼然古貌衣冠不加飾具薄酌相  
款乃去越日以所著一木堂稿見示稿分內外篇內  
篇言性理外篇其雜作文皆真實不浮足裨名教余  
爲序而歸之及余從關中東來白山墓草已宿傷哉  
昔蔣虎臣先生視學畿輔曾邀閱文意惟蔣公能致

白山乎亦可以知其入矣

程蝕菴守

守字非二歙人詩文皆不甚翦裁而氣頗老幹書法  
生硬少姿態一似其詩文涉世蚤而歷年尊四方名  
宿皆知之又留心內典悉禪宗支派歙州名藍初地  
率多題咏亦白蓮社中不可少之人也

汪太學沅

今之席厚業擁巨貲者非封殖不厭卽聲色侈靡莫  
不與讀書識字人爲讐敵右湘以少孤立業質性聰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七

世楷堂藏板

穎風儀清劬獨樂與名流高士爲伍異哉憶初來謁  
余年僅弱冠外卓然如老成人其奉母孝居喪甚戚  
余題其風木圖有不緣思訓通靈筆爭辨王修嗚咽  
聲二語謬爲郡司馬曹公所激賞性耆學下筆吐辭  
清澈無滓而好賢之念尤專如爲鄭谷口捐貲刻帖  
初無所吝自巖夫高尚不出別谷口幾三十年右湘  
特假館鳩茲鋪列玩好書史泛舟邀谷口西上俾二  
老畱連盡歡其傾倒於湯鄭者如此未幾相繼下世  
則此會非易易也別業在紫霞山側梅深荷淨四方

賓至文酒相邀豈期銳意一第竟以庚午場後言歸  
驟病不治芳蘭易萎至今有餘慟焉子四人皆能讀  
父書右湘諱沅號硯村歛之潛口人

喬明經瑤

瑤字八甄上海人喬為上海望族明神宗時有喬公  
子以勇畧收邊功八甄負氣昂藏亦欲以功名顯其  
屬文最敏捷然一脫稿即善忘相傳其應童子試已  
錄取覆考忽有同名者與爭當事令背誦原卷二人  
皆茫然八甄乃另草一藝以呈始得直後 廷試入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八

世楷堂  
藏板

京家從父延為西席先君亦器重之八甄讀書作文  
心既專壹輒自嚙其指甲十指如懸錐猶剝膚而不  
已一日先君以程子變化氣質之說諷八甄聳然起  
聽從此即不復嚙兩手楚楚可觀嗟嗟世有善化其  
結習如八甄者乎則亦何事不可為乎辛酉秋被放  
南還別後粹以訃至如此才累舉不第而卒可悲也  
己

梨洲黃先生宗義

世傳姚江黃忠端公罹瑞禍其長子時方弱冠伏闕

鳴冤袖槌尋仇殿廷事白得邀卹典即先生也滄桑  
變易以來數十年惟著書肥遁泉石盟心名可聞而  
人不可見自

今上銳意求賢有蒐隱逸當事始以名登啟事而先  
生卻聘益堅余自承乏昉溪先生年躋大耋來遊黃  
山託黃海之靈儼邀惠顧奉教閱月天畱碩果以為  
勝朝文獻所在豈非後學之幸且更定大文俾得受  
而付梓知不我鄙棄也憶黃子期為予寫照余欲作  
出獵圖先生曰倘愛騎從之盛何不作三邊總制圖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余初不解所謂以為戲言越歲遷守固原即舊制府  
建節地至誠前知理固有然者歟先生諱宗義字太  
冲號梨洲為子劉子高第著述等身皆為有關係文  
字刊布者十未得一其臨終也猶自刪定其文為南  
雷文約云自營菟裘治命裸葬楊王孫後又見一人  
異哉次公直方諱正誼由食餼拔明經常侍先生行  
雲巖黜岳間遊草甚夥曾為序而刻之先先生早世  
先生雖無喪子之悲而同人自為之惋惜也

袁中江啟旭

啟旭字士旦宣城人其號中江自僑居蕪湖江上也詩才雄健不爲纖弱語文格與書法皆然而尤工尺牘爲新城商邱諸公所歎賞余雅慕甚久及令歛以事過旌陽乃得相識于梅瞿山雪坪旅次嗣是常過歛劇話連宵殊有得朋之樂余每過鳩茲必登其堂尊酒論文亦忘行役之苦余去秦中中江欲重遊京師渡江卽病不死揚州而死薊門命也著有紀年詩刻人傳頌之未梓詩文尙多

梅瞿山先生清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卷四十三

十

世楷堂藏板

梅爲宣城大姓自宋都官以文望顯歷代知名者踵相接瞿山先生以孝廉負時譽樂志於雙橋兩水間者久矣適學使者按旌陽余以職務往乘暇遊西竺招提有青衣導二客來訪視其刺則瞿山與小阮雪坪兩君子也傾蓋握手如平生適袁子中江亦來先生摘山蔬招飲并約諸同人卽席分韻唱酬刻有沙城友生集於是雪坪常過存先生以齒尊罕至所惠黃山圖諸冊及松石大幅皆勃勃有生氣蓋其遊戲翰墨之餘事也今人已作古手迹亦從而古矣又寧

可再得乎哉先生諱清字淵公所著有天延閣集行世

仲先生固存

先生嘉興人諱誠其學皆裨實用不務詞華守道自高不求仕進留心當世諸務而於經史尤研析精詳余兄弟數人皆師事之先世父盡瘁河防先生館於京邸遙揣工上事洞若指掌每信使往還條悉巨細事宜輒盡數紙其論著河務一編可實見諸施行非徒託之空言者後積勞成疾支離牀褥猶不忍廢事至瞑目而後已故於其歿也先世父私諡之曰誠節先生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卷四十三

十一

世楷堂藏板

曹光升

光升字賓曙華亭人其游京師也名未嘗著聞然頗有知之而憐其才者蓋近來詩家率取流利新鮮以投時好無復古音賓曙不爲詩則已苟爲詩必極沈著痛快而後止貌相雖似粗莽試三復讀之卻有可歌哭人而不堪多讀處初爲某帥所羅致從軍閩南及歸京師鬱鬱不得志因與邢蘆園善常過余酒酣



耳熱往往慷慨悲歌及卒同人爲營歸櫬則藿園之力居多後余以其遺詩示一二作者皆以爲咄咄怪事云

許祀

吧號蕉客華亭人貌甚清羸詩格亦然然多幽異處如詠梅有云柴門月小迷詩句紙帳風疎冷夢魂亦幾幾才鬼集中語矣初爲家從父所延從父出判杭郡蕉客亦歸雲間後以訪從父來杭竟卒於杭從父爲營葬於孤山結鄰林處士可謂得死所矣而詩語昭代叢書丙集思舊錄卷四十三世楷堂藏板

鄧先生漢儀

漢儀字孝威號舊山相傳爲南陽貴人後先世入籍海陵遂爲海陵人 國家文治方隆詩教日廣操選政者無慮數十百家而持論公折衷當惟推詩觀一編雖一續再續作者代更人無異詞今也信必後也傳矣方

朝廷徵求宏博先生已登啟事僅拜中翰一官歸余數經邗上未獲一晤先生特從相知問小著謬邀採

刻與四方博雅君子同集共論焉竊怪先生主盟風雅垂數十年以一人之心目總攬天下之性情無論知交有素卽時遙地判謀面未遑而所評騰之言無不各與其人相副論詩則又各出機杼如李將軍畫什百千面目無一雷同非絕大才誰能辦此嗟嗟先生之望日隆先生之神日耗百年長往予心滋惻矣豈必傾蓋握手乃始感切山陽耶

王不菴燁

不菴原名良本歙人生長華亭天資穎異少與夏考昭代叢書丙集思舊錄卷四十三世楷堂藏板

功之子夏存古齊名存古弱冠殉國不菴乃託迹緇流遍策盧敖杖以廣其所學久乃復歸儒此不菴所由稱歟江左之以博學著聞者如雲間蔣大鴻鹿城顧寧人錫山顧景范皆友善而婁江諸王并推重不菴以爲其宗望余初來歙是時不菴方僑居婁上後因歸里遂得定交每文酒過從相與綜覈古今是非得失討論醫理韻學及述遊屐所經山奇水幻興致勃勃至於更闌燭跋而不可遏誠快事也居無何別予爲楚遊西窗翦燭事如昨宵豈意玉棺尋墜寫影

不還粹傳自黃海諸同人哉一子聰慧向學因督課過嚴致疾早歿中閨恨結妬生雖潛納二姬鼎足分處終無子有鴻逸堂漢皋諸稟後刻者勝前別有易學諸書藏於家

田道人

涇陽人習呼道人熟故名號皆不記父某死遼事明末襲守備職先是黃土蔣氏巨富戚畹也寇躪其境賴道人父救免蔣氏德之遂招道人爲婿道人隸大帥唐通麾下出征失事當斬亦賴蔣氏財得免迨國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十四

世楷堂藏板

變而道人失職蔣氏妻亦亡始出遊訪道得祝由法以符咒治人疾多驗爲柏鄉相公所敬禮遊京師人皆稱之曰道人然身量昂藏赴桓之氣如故也道人往來予家曾愈先君子病所言休咎頗有徵年雖高精力不衰繼室亡服闋又續娶今始聞其化去云

卞健華三乾

三乾原任制憲公介弟自忠貞公晉室死事卞族已著金陵健華以名家子居六朝佳麗地且英敏聰慧風儀秀發胸次坦白如雪好揮灑結納不問有無又

樂與文士交畱心書簽筆格每遇清事雜藝一見卽得就理誠少年佳士也惟鍾情冶葉娼條名滿狹邪北里此癖不可解耳余以親好相識每過金陵必訪健華園亭瀟灑治具精潔友人調絲弄竹與舞衫歌紵相間逐必畱連盡歡主人始快否則不樂也竟以登徒好重玉樹早凋風月主盟不可復問於今蓋數年矣惜哉

王道人

道人直隸深州人亦不記名號以道術長年嘗至余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十五

世楷堂藏板

家余髫齡見道人已八旬聞其值寇亂潛身層冰下者再越宿寇退乃從冰出州守神而慕之避迹不見一日鞠僧尼奸犯事道人不知從何處來忽趨廳事曰是尼有夙緣合配我守喜得見竟給爲妻道人見人無一言惟喜唱歌所唱觸境自造信口卽得皆有意味暇便析稊稽編之爲大小筐篋甚精好人取之亦不吝其行逕不可解類如此後余來江南卽不得復見聞以今計之合百有十歲外卽不死亦當仙去云

程處士穆倩先生邃

余所獲接名流先生其齒之最尊者初見時已逾八十聰明未衰語及董華亭陳徵君及錢虞山諸先生皆同時周旋風流雲散而一老巋然獨存不異白頭宮人說天寶事有不傾耳忘倦哉先生歛人生於雲間流寓維揚數十年老復移家金陵詩文皆信筆寫就若可解若不可解作畫純用渴筆生動有別致貽予尺牘字雖強半難辨而音節古宕全是性靈因悟其鐵筆享一時盛名有自來也夫弄柔翰與奏剛刀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其事不同而所謂勢險節短一往即詣者其理則一惟其涉筆皆性靈則刀亦筆矣而又出以奧博之學問故自天人俱到不類雕蟲謂其變秦漢法而別自成家非知先生者也先生又善鑒別法書名繪及古器舊物家藏亦頗可觀非得重值不售聞歿後皆不能保人琴俱往惜哉處士諱邃字穆倩號垢道人年幾九十始卒

李明府承謨

承謨字虞三余同籍人交最契幼從程子鶴天學詩

才清勝初授中州武陟令政聲藉藉惜所施未竟卒于官刻橐自題曰也詩蓋歎不敢自信亦異於今之居然自以為詩人而不勉為學人者矣

凌先生海若

先生諱大受字海若本貫蘇州世居京師遂占籍遊京庠狀貌偉碩終身安貧不妄干謁其在家塾最久予昆弟六人皆遊其門其為教也循循樂育善為啟迪並無嚴厲聲色咸敬而畏之今雖博微祿於四方人人懷德不忘也尊大人諱起蛟癸未進士與宗伯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王敬哉先生同門死闖賊難宗伯在時敦厚年誼而師未嘗以終窶故輕履其門其知命守道類然非有所矯也大父諱應登者明神宗時以武甲榜出身為團營提督神宗偶違豫忽傳旨令九門街巷添設堆兵團營既遵旨神宗復豫悔前命責問何所奉而然團營奏言主上違豫武臣分應備非常非有所奉也神宗悅蓋是時國儲未定中外危疑上意亦有不便顯言者團營不置辯權宜以對僉謂得大臣體又團營扶植族人凌漢翀讀書成進士官某道御史一日

團營弟某逢御史於途失避驄御史故撻辱之團營  
忿恨甚乃於上朝時袖鐵椎椎漢狎衆救之得解舊  
例攜寸鐵入殿廷者死有於擾攘中竊椎投水逼覓  
不得團營得無坐事見通紀中蓋若或佑之也二事  
師曾具言其詳因附誌憶師送子南行時故自矍鑠  
乃未久卽聞凶耗傷哉子一人今在燕中

### 錢太學煊

煊字裕若立山長子隨立山讀書京師劉氏鍾山先  
生以其沉潛植學爲之捐粟入雍先以熱病失調養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致羸弱兩赴秋闈不得雋立山又數被放益鬱鬱成  
病病更無他好轉嗜書立山不能禁思姻事愆期携  
以偕余而南跼婚究無解於病僅三旬而死立山言  
其性理通鑑皆自點閱閱一書必窮其致又自言病  
之不能愈者爲得讀書之趣得趣如嗜酒色便不覺  
精神暗耗悲夫書亦能爲魔爲祟使嗜之者不得稍  
永其年也夫

### 汪秀才祉

祉字膺繁右湘族子幼聰穎好學詩文駢麗秀發有

六朝初唐之風素苦羸弱余貽之人參信筆作謝啟  
典贍得體在坐無不歎賞歛中傳爲佳話年僅弱冠  
外竟以病殂玉碎蘭摧天何靳才乃爾竊謂其自號  
退齋亦非少年所宜矣

### 奇波和尚

和尚楚人於濟宗爲超字輩盤山大博和尚法嗣其  
後駐錫銀山山爲鄧隱峯禪師顯異處余遊時值大  
雪奮勇登頓得達招提栖止與和尚聯方外交歸而  
繪圖紀遊并索能文家題咏以志其勝和尚亦予圖  
中一人也余因有是役因自號雪遊鐵壁乃銀山之  
勝又自號鐵壁今圖在篋中屈指和尚涅槃已十餘  
年矣回憶隱峯初地向維摩尊者謬騁野狐伎倆不  
猶然昨日事哉

### 何明府五雲

五雲字郇公號蜀山合肥人工舉子業拔明經先世  
父觀風首取士也詩詞不務雅飭援筆立就饒有才  
情書法亦自成一家不屑屑規撫前人也初以國子  
教習授泗水令恃才傲物掛彈章去先世父爲七弟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擇師延之甚得其啟發之益今師弟先後作古人是  
可悲已蜀山風貌修整談言娓娓可人門下士多以  
兩榜成名者而身竟不得一第想亦性好譏評人物  
口過累之又登徒好篤壽僅并桑上下云

周鷹垂綸

綸華亭人故括蒼守釜山先生子也先生爲幾社名  
士鷹垂負才通敏亦馳時譽惟是舌鋒銛利頗乖人  
情而意與殊豪邁也猶記一日偶集機辯風發鷹垂  
於坐次有所屈因歎悔來京不如家居之樂余詢故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具言其別業有池亭花竹之勝余曰君何舍樂就苦  
鷹垂語塞謝伏不致逢怒亦可謂能善下矣又好講  
法術謂能驅役鬼神適某應試入闈爲之發符焚檄  
勅土神城隍衛之以防鬼物纏擾其人違試條名忽  
貼出相知騰笑不已十五年前事思之猶目前也所  
著有不礙雲山樓橐諸刻子冰持才尤超忽不羈更  
工樂府詞能卽席草付伶人今亦遊道山良可痛也

潘雪帆問奇

問奇字雲客錢塘人余讀鄧中翰詩觀雅聞雪帆名

壬申秋余往琴溪別傳育菴入關中因得晤雪帆是  
夜出城相送以詩見贈及東來再叩育菴於邗上雪  
帆則已物故育菴爲之營葬平山堂側撰文樹表識  
其處矣雪帆性極誠朴所學亦步幾社後塵特以膠  
執少通所如不偶一生作客窮不能歸不有育菴其  
何所終泊乎育菴刻其詩集以傳集中如題姜先生  
祠及天壽山祝髮等作皆感慨深至聲與淚俱名其  
集曰拜鵲堂有以也予雖片時傾蓋惜未登蜀岡酌  
其墓雪帆有知必余諒之已

昭代叢書

丙集

思舊錄  
卷四十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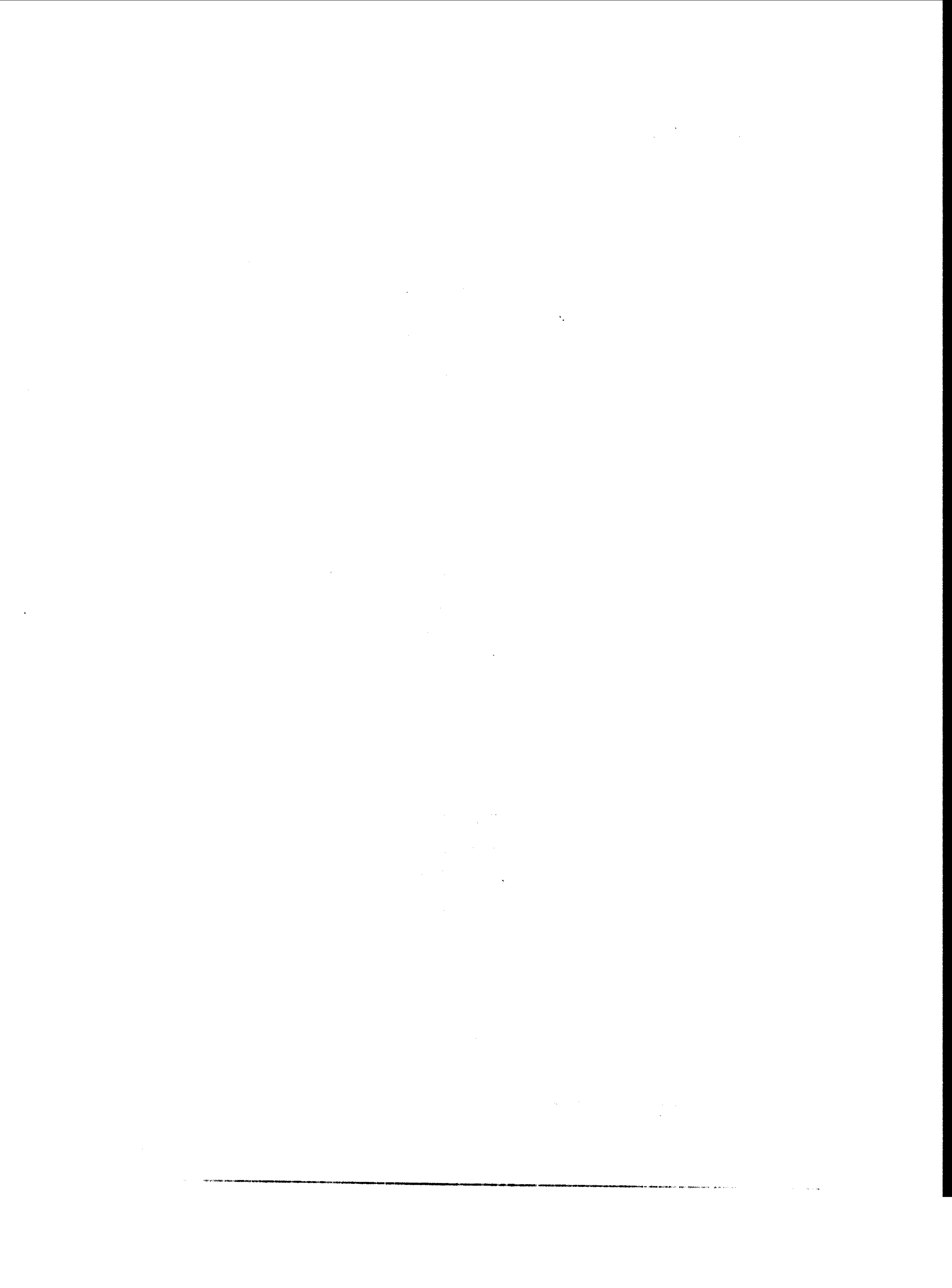
世楷堂  
藏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知

我

錄





昭代叢書丙集卷四十四

歙縣 張 潮山來同輯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校

知我錄

宣城梅庚耦長著

予少而穎露長竊時譽傷微尚之罕究作知

我錄嗚呼衆君子激賞之功胡可忘也

蔡芹溪先生 秦春郡庠生

先生予執友性不諧俗人多訕笑之顧視予猶子

昭代叢書

丙集

知我錄卷四十四

一

世楷堂藏板

臨訣手遺稿見授日子不負人

先生無子其來論堂集刻成而家不能守

傷哉

沈巨山先生

壽嶽庚午舉人知縣除山東登萊道國變未任

先生雅負鑒別家世殷盛於鄉里罕所存錄予故

沈門聲也垂髫詣之退語羣從日毋易梅郎雙瞻

炯炯非凡兒也

施愚山先生

閩章己丑進士歷仕湖西副使被裁歸以博學鴻辭徵授翰林院侍讀

先生予有倍年之長又鄉先達願一言脫稿輒

以眎予有所點竄則色喜否必強之使言歲庚子

予年二十一先生視學山東還里初納交即廼之

家塾俾二子淳恪師事焉晨夕過從外寸摺緘封

商訂無虛日一日譚宴方洽忽太息曰吾二人投

分之深即妻子容莫能喻外人那得知吾母劉七

十先生展敬畢復前致詞曰賀阿母有子為傳人

予瞿然方愧斯語

董邁公先生

養性山東樂陵貢士郡通判

予數不利童子試憤欲北往公聞之屬杜生朋李

出尼予行時方郡試欲太守首拔予為長跽以請

昭代叢書

丙集

知我錄卷四十四

二

世楷堂藏板

守於文漫不省姑領之實無意首予也會伎者讒

予公訶知為衙前散從杖而黜之未幾卒于官究

未予面公于周易及四子書皆有疏解蓋讀書憐

才古君子也朋李名名齊旌邑高才生公知予以

杜云

鄧偉男先生

琪棻廣西全州舉人涇縣知縣遷雲南州守移疾未赴

丁巳孟夏自石埭還次于涇先生枉顧大安寺予

初未之謁也是夜召飲酒半謂予日午聞近矣明

春盞下帷于此予唯唯竊以為尋常意氣語耳迨

九月忽馳一騎以十二金來佐膏火交新而意勤  
心甚愧之戊午獻歲公有事于郡城夙予理前約  
日爲君葺水西書院已落成來以何日謹延文士  
數輩相待予張目不知所答邂逅一言不謂其決  
然踐也每屆會期遣吏賫經書題至晚收以去詰  
朝丹黃爛然矣會文之士八顧其意雅有所屬午  
秋無一雋者予遂入都時時問遺予家又以合成  
良藥奉吾母古人哉越辛酉先生已去官舟泊蕪  
關聞予捷撫掌曰吾固知其售也性揮霍在官不  
蓄錢它盛舉不勝述述其施于庚者

昭代叢書

丙集

知我錄  
卷四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相國高陽李公坦園先生

壽謚文勤

座主馮懿生師高陽相國所錄士也壬戌春例隨  
衆引見贊以所業竊意機務殷繁未卽寓目閱日  
湯潛菴施愚山兩先生來傳語期庚以某日祇候  
及門無畱謁殆夙勅之者辱詢家世云初誤認爲  
邠州公子昨悉之湯施二君知名氏與尊甫適同  
亦大異事隨汎論詩文獎許逾量則所投鄙製皆  
賜流覽矣撤棘之晨遇禮閣諸公子朝亟問榜有

某否聞被遺色殊不憚諸新雋多道地館選稱某  
某名士者公掉頭曰吾但知江南梅某吳某它非  
所習也嗚呼下里小生一見輒荷記憶不忘知已  
之感寧去諸懷雙魚來宛水把玩有餘妍仙尉高  
風在都官世業傳商歌出金石彩  
筆富雲烟梁月憑相憶選心正澁然右爲郡丞  
任歸謝公公洪郵寄公賜答詩扇皆手書附錄  
平生一言之契嘗往來于心矧辱賞音庸無述  
乎雖沾沾奚恤乎附論詩七則

楊弱生孝廉以珠蘭抹麗至吳下市書盈船虞山錢

宗伯賦載花易書詩一時屬和者數十人時予弱

昭代叢書

丙集

知我錄  
卷四十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冠有句爲人傳誦吉水施偉長值予于高阮懷坐  
問爲誰高日是道得三徑春風去不旋者

己未春詞人麴集都下偶題橫波夫人畫蘭卷子詩

云半幅雙鈞楚澤春南朝舊部幾傷神蘼蕪詩句

橫波墨都是尙書傳裏人汪舟次肩拍子曰有此

二十八字吾輩何容著筆

橫波蘼蕪尙書顧夫人眷  
生工畫蘭蘼蕪河東君

小字也  
歸虞山

予嘗省家不次于海岱門東坐未定挈子闖寺僧扉  
有客操楚音出迓曰是卽哦詩某君耶握手大呼

蓋毛子會侯哀其長安錄別詩盈帙屬定甲乙獨擊節子長歌署第一亟欲一面客黃州張石虹也負才晚達乙丑鎖闈適與予鄰號舍譚詩達旦

足下聽鮑生彈琴詩雖太白無以過也不特足下集中絕唱亦一時之傑作矣此等詩天機開閤意與境會非意匠所容強求蔣杜陵先生論詩札也先生持論少所可偶檢敗簾得此不勝泣然

海寧陸高士冰修才情瞻逸京師寓居鄰竝訓倡往復殆無虛日會子先南還遠題寺壁云知君住此

昭代叢書

丙集

知我錄  
卷四十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無多日一日須來一百回眷戀之深情見乎辭

邵子湘青門集中有尺牘盛稱子近體似信陽子是時尙未識邵不知何自得之後締交於黃岡宮詹所遂成莫逆

新城王先生著述甫脫稿輒已流布獨感舊集一書編成逾廿年靳不以示人固別有微指集中收予少作十餘首嘗手疏其篇目見示云右康熙甲寅撰錄故無新篇尙有屏風集佇近作入之噫顧何以得此于先生哉

世有受人之恩而轉盼輒忘或小關利害擠之井而下石者有矣觀雪坪所記錄卽一言之善一物之微永矢弗諼自是仁人之心忠厚長者之道所謂世風之薄不肯自我薄之者也往與施高二公同館直談及生平遭遇率多感德懷故之言未嘗及嫌隙事宣城固多君子哉丁丑暮春任邱弟龐塏識

虞仲翔謂生平得知己一人可以不恨若是乎難哉嗟乎鮑於仲虎於僑難矣聞弦而知雅音亦不易也爲珪爲學爲瓚薦郊廟而特達於君公嘖嘖爾璞焉

昭代叢書

丙集

知我錄  
卷四十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泥塗焉忽諸矣予讀耦長先生知我錄而慨然也以先生之才之名孰不知之顧知者類於不知之時也知其知與知其不知有間矣然則知其不知知也而

知其知也乎哉乃吾又怪夫殊鄉異國漠然未嘗有一日握手之驩顧傾蓋洞燭其生平權衡錙銖弗爽若延州來季子之於子產叔孫豹遠瑗諸人則又何也北平同學弟王源謹識

昔侯叔起爲刺史盧邁所知辭氣激昂面有矜色自言死不恨蓋是時叔起尙未第又奔走坎壈而盧乃

識之草莽落魄中噫亦難矣雪坪先生少負盛名于  
時其詩文流布海內孰不知而慕之今觀其所錄知  
我一編會不過十人而止豈直知者之不易多覲哉  
而知者之必其人之足尚實難耳夫其人既楚然不  
易接而先生固已數數遇之詎非其尤難者歟雖然  
三數十年前前輩風流照映憐才好士恒不乏人迨  
今轉瞬間後不堪以復問吾于是有鷗盟鹿侶之思  
焉江都程式莊謹書於紅葉書莊

外舅雪坪先生記錄數則述舊知以詔後昆初不欲

昭代叢書

丙集

知我錄  
卷四十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多示人友人張君心齋繙余雜鈔見之亟採而登諸  
叢書謂可以激薄停澆外舅聞之曰有是哉因以龐  
王兩公及蒿亭弟題詞授小子并刻簡端小壻程元  
愈拜手謹識

實

志

齊

日

并

燕翼如林

鸞鳳成林

鳳凰如林

鸞鳳成林

道  
光  
癸  
卯  
孟  
冬  
刊  
版

儉卿爲陳思王陶徵士陸宣公元道山四人年譜余既爲序矣儉卿檢卿所輯鄭君年譜以冠焉而退遺山或曰遺山曾爲崔立作碑意其大節不足以配諸公乎或曰遺山詩人意者無他抱負乎儉卿曰皆非也遺山先有覃谿翁學士年譜余未之見也今以校所次與翁譜小異而略同非如陶譜之別于舊譜故去之蓋儉卿之慎也儉卿爲鄉學疏通證明述而不作顧尤以微言大義爲重自攷據之風熾藥空疏以瑣碎其末流蓋未有以相勝也從入而能識其弊而不與爲波靡者可不謂豪傑之士歟學求有用致用之本在于立誠至誠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序

一

能動者也鄭君閉權門威羣盜陳玉處危疑之地篤志忠孝徵士疾時弗能匡甘湛沒以全節陸公身事閭主撥亂理煩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百世而下奉其遺編未嘗不感激而思奮非至誠而能若是乎不知其人不論其世則迂緩沈涵之失知幾明哲之論皆足以求全于古人大言不慙世蓋多有觀其所服知其所立一言以爲智吾于是譜益信其學之非無用也夫用則爲有用之用不用則爲無用之用其權操之于已而世不得間焉者真有用之學也儉卿勉乎哉余與儉卿共勉乎哉

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四月二十六日荆溪周濟序

漢鄭君年譜

山陽丁晏編

余夙好鄭學凡遺文軼事必手錄而存之久之哀集既夥次爲漢鄭君年譜一卷計自幼年爲神童爲小吏二十以後從經師受學四十而黨事起預禁錮者十有四年杜門誤述五十八而黃巾賊熾避難不其山中講學弗輟也六十而遭父憂不以奪情而廢禮孝子之志也年六十四避難徐州凡數年逮七十始歸高密戒子傳家而益恩之難作遺體小同終櫻鳩毒何其德之豐而命之嗇乎然每一想像如見其人其儀則偉容也其行則通德也其學則純儒也其節則高士也外戚豪家富貴不能淫也躬耕播殖

鄭君年譜

貧賤不能移也公府將軍威武不能屈也學易假年遂成絕筆宣聖之見夢也宜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輯鄭君之譜竊嚮往之矣

順帝永建二年丁卯 一歲 太平御覽引鄭元別傳元以太歲在丁卯生後漢書鄭元傳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尙書僕射 周禮賈疏引後漢書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 前書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父賓明法令爲御史事貢公弟立與高武侯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尙書僕射 太平廣記算術引別傳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

戊寅生 晏案通鑑目錄永建二年丁卯乃七月初五日也

永建三年戊辰 二歲

永建四年己巳 三歲

永建五年庚午 四歲

永建六年辛未 五歲

陽嘉元年壬申 六歲

陽嘉二年癸酉 七歲

陽嘉三年甲戌 八歲 太平廣記算術引別傳元八九歲能下算

鄭君年譜

陽嘉四年乙亥 九歲

永和元年丙子 十歲

永和二年丁丑 十一歲 後漢本傳李賢注引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

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藝文類聚歲時部引鄭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餘同

永和三年戊寅 十二歲

永和四年己卯 十三歲 世說文學劉峻注引鄭別傳

元少好學書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



御覽人事部藝文類聚人部引鄭別傳元秀眉明目

皇甫謐高士傳元少好學須眉美秀姿容甚偉

永和五年庚辰 十四歲

永和六年辛巳 十五歲

漢安元年壬午 十六歲 御覽百穀部引別傳九年十

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畧元為改  
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

漢安二年癸未 十七歲 御覽咎徵部引鄭別傳元年

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燿禮  
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為害 世說注引別傳年十

鄭君年譜

三

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

之後漢本傳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  
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杜密傳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

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造就學 袁宏後漢  
紀為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雖得休假嘗詣校

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極學

建康元年甲申 十八歲

冲帝永嘉元年乙酉 十九歲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 二十歲

桓帝建和元年丁亥 二十一歲 世說注引別傳年二

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

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  
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

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之參考同異 本傳  
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

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

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  
五十餘生 又戒子益恩書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

弟所容 此句當從別傳說見後 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

鄭君年譜

四

幽并兗冀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  
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

術之與 高士傳學孝經論語兼通京氏易公羊春秋  
三正歷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 晏案坊記正

義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檀弓注亦引  
盧君注盧君即盧植先師謂張恭祖也禮記注當勸始

於是時自此以後及遭鈞黨禁錮皆杜門注禮之日也

建和二年戊子 二十二歲

建和三年己丑 二十三歲

和平元年庚寅 二十四歲 本傳融素驕貴元在門下

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世說注引別傳季長后戚媪於待士元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 世說文學云鄭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元能者召元令算一轉便決衆

鄭君年譜

五

成駭服及元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元在上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元竟以得免劉峻注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元名列門人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異苑康成師馬融三載無間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假寐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墨汁著肉日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元元知而遁去融推式以算元元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元入一橋下俯伏柱融踟躕

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死有水非也從此而歸元用免焉 史承節鄭公碑占卜潛橋行途過沛 晏案異苑與世說相類短書小說橫暴先儒孝標駁之當矣

元嘉元年辛卯 二十五歲

元嘉二年壬辰 二十六歲

永興元年癸巳 二十七歲

永興二年甲午 二十八歲

永壽元年乙未 二十九歲

永壽二年丙申 三十歲

永壽三年丁酉 三十一歲

鄭君年譜

六

延熹元年戊戌 三十二歲

延熹二年己亥 三十三歲

延熹三年庚子 三十四歲

延熹四年辛丑 三十五歲

延熹五年壬寅 三十六歲

延熹六年癸卯 三十七歲

延熹七年甲辰 三十八歲

延熹八年乙巳 三十九歲 本傳元自遊學十餘年迺

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延熹九年丙午 四十歲 本傳及黨事起黨綱起據桓帝紀在延熹

九迺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注嵩字質實見趙岐傳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

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

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御覽學部別傳

作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

是古學遂明 王嘉拾遺記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

守穀梁廢疾及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

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爲經神何休爲

學海 戒子益恩書曰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殖

鄭君年譜

七

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 御覽刑

法部引鄭別傳吾預黨禁錮十四年也 檀弓正義引

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何書也答曰尙書緯也常爲

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晏案鄭就盧君始爲禮注至此垂二十年猶未卒業以

遭黨事故云在文網中也 儀禮疏引鄭敘云凡著三

禮七十二篇

永康元年丁未 四十一歲

靈帝建甯元年戊申 四十二歲

建甯二年己酉 四十三歲

建甯三年庚戌 四十四歲

建甯四年辛亥 四十五歲

熹平元年壬子 四十六歲

熹平二年癸丑 四十七歲

熹平三年甲寅 四十八歲

熹平四年乙卯 四十九歲

熹平五年丙辰 五十歲

熹平六年丁巳 五十一歲

光和元年戊午 五十二歲

光和二年己未 五十三歲

鄭君年譜

八

光和三年庚申 五十四歲

光和四年辛酉 五十五歲

光和五年壬戌 五十六歲

光和六年癸亥 五十七歲

中平元年甲子 五十八歲 本傳戒子益恩書曰蒙赦

靈帝紀中平元年大赦天下黨人 舉賢良方正有道 孔融傳爲北

海相薦舉賢良鄭元彭瑒邴原等 孝經正義引鄭自

序遭黨錮之事逃難至黨錮事解注古文尙書毛詩論

語 三國志崔炎傳就鄭元受學未期徐州黃巾賊

中平元年 賊起在攻破北海元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糶

縣乏元罷謝諸生 太平廣記草木部引三齊記鄭司  
農嘗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道生徒崔炎  
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  
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成書帶 紀氏昉曰鄭司農  
乃鄭眾禮家所謂先鄭不應及見黃巾藝苑雌黃引三  
齊略記謂康成書帶晏案康成以大司農徵故亦稱司  
農非謂先鄭也韋昭國語注亦稱後鄭爲司農紀氏誤  
甚 御覽地部引三齊略記鄭元刊注詩書樓費山今  
山有古井不竭猶生細草葉形似非俗稱鄭公書帶  
毛詩正義云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此言箋者呂

鄭君年譜

九

枕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 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或  
云毛公嘗爲北海相元是郡人故以爲敬云初學記經  
典云箋薦也言薦成毛意 晏案鄭君箋詩在注禮論  
語之後鄭志答靈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後得毛  
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又論語哀而不  
傷詩箋以哀爲衷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  
然故不復定以遺後今三禮注引詩多據三家詩其時  
未得毛故則知鄭君注禮在前論語次之箋詩又次之  
也 魏志邴原傳注魯國孔融以鄭元爲計掾以邴原  
爲計佐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

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

中平二年乙丑 五十九歲

中平三年丙寅 六十歲

中平四年丁卯 六十一歲

中平五年戊辰 六十二歲 後漢申屠蟠傳中平五年

復與爽荀元鄭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

不至

中平六年己巳 六十三歲 本傳靈帝末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元

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

鄭君年譜

十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相國  
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  
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僕射皆漢之名臣又  
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知其高皆悉稱  
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  
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  
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循令容高  
車號爲通德門 世說注引別傳大將軍何進辟元乃

縫掖相見元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元多所匡正不用而退 本傳戒子書曰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 申屠蟠傳大將軍何進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 太平廣記名賢部引商芸小說鄭元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

鄭君年譜

七

無萬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 六十四歲 本傳董卓遷都長安

獻帝紀初平元年遷都長安 公卿舉元為趙相注趙王虔之相也 道斷不至

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

御覽地部南城山引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

僕避難於南城之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

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允孫所作也今西上可一

里所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也

後漢荀爽列傳論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謂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 案爽傳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鄭君與爽同徵當在初平元年

初平二年辛未 六十五歲

初平三年壬申 六十六歲 後漢蔡邕傳邕死獄中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案邕因歎董卓收付廷尉事在初平三年邕死年六十一

初平四年癸酉 六十七歲

興平元年甲戌 六十八歲

興平二年乙亥 六十九歲

建安元年丙子 七十歲 御覽禮儀部引鄭別傳建安

鄭君年譜

七

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再拜

後漢紀元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

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

本傳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黃巾為害萍

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

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御覽人事部引別傳元病

困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為父母郡所容去廝役之吏

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候觀通人大儒得意

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究覽傳記今我告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聞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孝墳墓觀省野物曷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爾榮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晏案本傳戒子書略同惟此文作為父母郡所容父母郡者猶言父母之邦謂召署郡職也范書改為不為父母羣弟所容頗為害理當從御覽正之 本傳戒子書云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

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壘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御覽人事部引鄭元別傳元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令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妻有遺體生男元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

生又手理與元相似故名曰小同 魏志高貴鄉公紀鄭小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小同為五更裴注引別傳元有子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建安二年丁丑

七十一歲

本傳時大將軍袁紹

獻帝紀建

安二年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最後至迺延升上坐

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

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適以病自乞還家 世說注引別傳袁紹辟元及去饑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建安元年遷都許徵為大司農 太平廣記引商芸小說袁紹一見元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饒之城東南史鄭康成一日三百杯 高士傳公府前後十餘

辟皆不就 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云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後漢紀同

建安三年戊寅 七十二歲

建安四年己卯 七十三歲

建安五年庚辰 七十四歲 本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

曰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

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

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

鄭君年譜

五

卒年七十四 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太祖董卓歌辭云

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如此之文則元無病而卒餘書

不見故載錄之晏案紹子逼鄭隨軍曹操欲誅紹故甚

其辭以罪之遂有行酒伏地之語 孝經正義引鄭自

敘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 案鄭君少習京

氏易後傳費氏易作注然則元城注易乃晚年之絕筆

也經典序錄北海鄭元傳費氏易 御覽禮儀部引別傳元卒遺令薄

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袁經赴者千餘人范書 水

經注濰水北過高密縣西有礪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

成家石碑猶存 本傳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

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

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隋志有尚書中候五卷鄭氏注乾象歷

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

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注案謝承書載元所注與

此畧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其門人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

王基清河崔炎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掾時並童幼

元稱淵為國器掾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隋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

鄭元弟子撰 魏志高貴鄉公紀裴注引華歆表故漢

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

鄭君年譜

六

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

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

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

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

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 晏案

鄭君著述自范書所稱外尚有三禮目錄見賈孔疏及

隋志三禮音各一卷見經典序錄喪服變除一卷見舊

唐志論語弟子目錄見史記注隋志孟子注七卷見隋

唐志又隋志易緯八卷鄭元注今趙在翰刊本稽覽圖

辨終備乾元序制記通卦驗是類謀坤靈圖乾坤鑿度

乾鑿度並題鄭注尚書璿璣鈴鄭注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攷靈曜鄭注見月令及爾正釋天正義帝命驗鄭注見御覽皇王部文選石闕銘注詩汎歷柙鄭注見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又隋志有禮緯鄭注三卷禮記默房鄭注禮含文嘉鄭注見御覽天部禮斗威儀鄭注見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孝經鈎命決鄭注見御覽皇王部孝經正義引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又有答臨碩難禮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答甄守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趙商作鄭元碑銘具載諸所註箋驗論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畧

說又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後漢書皆無孝經注唯范書有孝經太平寰宇記三十三卷康成允孫所作則孝經鄭注乃小同所爲也文苑英華稱左傳鄭注世說文學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車上與人說已傳注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據此則鄭君注左而未成也後漢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甄子然卽鄭志所云甄守然臨孝存卽鄭志所云臨碩孝

存其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稱林孝存十論七難女巫疏引林碩難林臨古字通用皆鄭君同郡人也其弟子著錄自郝慮王基崔炎國淵任嘏外鄭志又有趙商張逸冷剛劉炎昃模一作靈模焦喬一作焦氏汜閻一作閻陳鏗一作鏗鮑遺王權崇精崇朝劉德御覽方術部引鄭元自敘云趙商字子聲河內温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御覽禮儀部引鄭別傳尙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三齊記有王經孝經正義引宋均詩譜序

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宋均亦鄭之弟子也 晉書戴逵傳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詞麗器妙今不傳唐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承節卒鄭查以開元十三年立碑敘事與范史畧同惟張恭祖作張欽祖臨孝存作臨孝莊小異若夫義慶之說婢曳泥而知書樂天之詩牛觸牆而成字小說傳會亦無取焉

男壽昌校字



魏陳思王年譜

山陽丁晏編

昔文中子有言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初王以仁孝智達魏祖特見寵愛幾為太子者數矣卒以天性簡易不自彫飾其兄適以矯詐御之交結左右日夜為之陳說而王一任其兄所為恪守藩侯之職豫章行云子臧讓于乘季札慕其賢血誠之言可謂至德矣魏祖召王兄丕偪而醉之其後臣下希指誣植醉酒悖慢觀其酒賦乃以為淫荒之源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是豈耽酒者哉媒孽之辭何所不至陳王之不得立魏之不幸亦漢之不幸也夫陳王固未嘗忘漢也魏既受禪王發喪悲

陳思王年譜

一

哭其情詩曰遊者歎黍離行者歌式微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官室盡燒焚故宮禾黍之感有餘痛焉贈丁儀王粲詩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稱其父曰皇佐大義凜然服事之忠唯王能守臣子之節使其嗣位豈有篡漢之事哉天不佑魏子桓承祚父喪在殯大饗受朝設伎樂百戲不忠不孝其罪上通於天矣而陳王事兄如父終無怨尤易世之後猶思敦本睦親上疏求試彼猜忌之君烏能望其感悟乎且司馬氏之禍陳王固先知之矣審舉一疏極論當權者謀能移主威能懼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籍田說以齊諸田晉六卿魯三桓

為諸侯之甥令陳王得掌朝政必能戡司馬之權而奪其柄王之見疏魏之所以速亡而亦天厭老瞞之奸摧其賢嗣促其國祚天之絕魏也甚矣王既不川自傷同姓見放與屈子同悲乃為九愁九詠遠遊等篇以擬楚騷又擬宋玉之辭為洛神賦託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猶屈子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甄豈不謬哉余嘗歎陳王忠孝之性溢於楮墨為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梁鍾記室品其詩譬以人倫之有周孔可云知言爰排比時事及其著譏輯為斯譜論世知人其亦有取乎此也

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 一歲

陳思王年譜

二

初平四年癸酉 二歲

興平元年甲戌 三歲

興平二年乙亥 四歲

建安元年丙子 五歲

建安二年丁丑 六歲

建安三年戊寅 七歲

建安四年己卯 八歲

建安五年庚辰 九歲

建安六年辛巳 十歲

賦數十萬言

本傳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

建安七年壬午 十一歲

建安八年癸未 十二歲

建安九年甲申 十三歲

建安十年乙酉 十四歲

建安十一年丙戌 十五歲

建安十二年丁亥 十六歲

建安十三年戊子 十七歲

建安十四年己丑 十八歲

建安十五年庚寅 十九歲

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

陳思王年譜

三

祖甚異之

建安十六年辛卯 二十歲 封平原侯太祖以丕為五

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魏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

國侯從焉作離思賦 公譙詩公子敬愛客李善注公

子謂文帝五官中郎也

建安十七年壬辰 二十一歲 荀彧薨有光祿大夫荀

侯諫

建安十八年癸巳 二十二歲 天子策命太祖為魏公

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少者

待年於國 敘愁賦序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為

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

建安十九年甲午 二十三歲 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

權本紀建安十使侯留守鄴戒之曰汝年亦二十三矣

可不勉歟侯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等為之羽翼太

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 魏畧曰丁儀與臨菑侯親

善數稱其奇才丁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

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

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

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種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

也太祖深納之 侯典禁兵衛宮省魏師征吳作東征

陳思王年譜

四

賦 與吳質書典畧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集有贈丁儀丁廙詩

建安二十年乙未 二十四歲 贈丁儀王粲詩從軍度

函谷驅馬過西京李善注建安二十年西征張魯

建安二十一年丙申 二十五歲 天子進太祖爵為魏

王 與楊修書僕少好辭賦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

文選有楊修荅臨淄侯牋

建安二十二年丁酉 二十六歲 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太祖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賈詡傳文帝為五

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

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侍太子坐詩 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三年戊戌 二十七歲

建安二十四年己亥 二十八歲 太祖以楊修頗有才

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典畧在建安二十四年侯益

內不自安 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

救曹仁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植

將行太子偪而醉之

魏文帝黃初元年庚子 二十九歲 太祖崩諡曰武有

武帝誄子丕嗣位改延康元年魏受漢禪改元黃初封

陳思王年譜

五

漢帝為山陽公有慶文帝受禪表 魏志蘇則傳初則

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帝在洛陽嘗從

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注引魏畧曰初

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臨菑侯植自

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 文

帝即付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竝就國元會詩初歲元

祚吉日惟良 三月黃龍見有龍見表

黃初二年辛丑 三十歲 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

酒悖慢劫脅使者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有初封安

鄉侯表改封郵城侯有雜詩六首李善注別京已後在

郵城思鄉而作

黃初三年壬寅 三十一歲 立為郵城王邑二千五百

戶 朝京師濟洛川作洛神賦 魏畧初植未到關自

念有過乃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

聞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

頭負鉄鎖徒跣詣闕下帝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

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

聽服王服 文館詞林有曹植誠令毀郵城故殿令文

館詞林為近時偽書不可取信

黃初四年癸卯 三十二歲 徙封雍邱王朝京都上疏

陳思王年譜

六

并責躬應詔詩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氏春秋

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有任城王誄白馬王

彪還國欲同路東歸監國使者不聽發憤告離而作詩

曰謁帝承明廬云云

黃初五年甲辰 三十三歲 集有黃初五年令

黃初六年乙巳 三十四歲 帝東征還雍邱幸植宮增

戶五百集有黃初六年令

黃初七年丙午 三十五歲 帝崩諡曰文有文帝誄

明帝太和元年丁未 三十六歲 徙封浚儀 鄴都故

事魏明帝太和中築門雜臺集有門雜詩

太和二年戊申 三十七歲 復還雍邱上疏求自試  
曹休薨有大司馬曹休誄 明帝紀帝還洛陽宮裴注  
引魏畧是時謫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邱王魏  
之臣民屬望雍邱久矣

太和三年己酉 三十八歲 徙封東阿 世說新語文  
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爲詩  
按煮豆詩或疑其僞且東阿徙自太和年文帝時無此  
封號小說之誣甚矣 初學記天部引魏明帝與東阿  
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屢降於仁壽殿前靈芝生芳林  
園中自吾建承露盤以來甘露屢降芳林園仁壽殿集

陳思王年譜

七

有承露盤銘并序 陳琳答東阿王牋并示龜賦集有  
神龜賦 吳質答東阿王書

太和四年庚戌 三十九歲 六月太皇太后崩七月武  
宣卞后祔葬於高陵有卞太后誄上卞太后誄表

太和五年辛亥 四十歲 上疏求存問親戚復上疏陳  
審舉之義魏畧是後大發士息王上書 冬詔諸王朝

太和六年壬子 四十一歲 二月以陳四縣封爲陳王  
邑三千五百戶有改封陳王謝恩章謝妻改封東阿王  
妃爲陳王妃表 時法制待藩國峻迫常汲汲無歡遂  
發疾薨年四十一遺令薄葬諡曰思子苗志嗣苗封高

陽鄉公志封穆鄉公有封二子爲公謝恩章志徙封濟  
北王女金瓠生十九旬而天有哀辭

陳思王年譜

八

男壽祺校字

晉陶靖節年譜

山陽丁晏編

梁蕭統撰陶淵明傳敘次時事前後錯迕史家因之轉相承譌宋王質紹陶錄有栗里年譜明陶宗儀輯耕錄備載之編次甚疎頗有謬誤怨詩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謂弱冠始喪妻室失耦則為偏非必妄也舊譜謂二十喪妻凡說無據其謬一也宋書檀韶為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二年請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陶詩所云周生述孔業祖謝譽然臻是也舊譜誤繫之永初元年其謬二也宋書王宏為江州在義熙十四年而舊譜繫王休元於元熙元年移下一年其謬三也宋書檀道濟為江州在

陶靖節年譜

景平二年是歲甲子而舊譜繫道濟於元嘉三年丙寅與正史不合其謬四也蜀張續又謂淵明生於壬子尤誤攷之正史靖節卒於元嘉四年年六十三逆推其生年當晉哀帝興寧三年是歲乙丑非壬子也余嘗依據本集參稽史文立為斯譜不敢沿襲前人貽誤來哲後之覽者幸詳正焉其詩文之可系年者則分系之它無年月者亦不敢虛造妄測強繫歲年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 一歲 昭明太子傳陶淵明字

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

張嶷辨證云義熙中祭程氏妹稱淵

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曰潛也何敢望賢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

晉書隱逸傳大司

馬侃曾孫祖茂武昌太守 陶茂麟家譜祖岱父佚其

名姿城太守 案祖茂見於正史此作岱非也姿城於

地志無攷家譜不足據也 自述世系有命子詩於皇

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寘茲愠喜仰其父之美也又

有贈長沙公詩序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

帝時陶舍晉書載長沙公侃卒此序長沙乃侃之後裔襲爵

也 陶集孟嘉傳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又

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

案此則靖節之母孟氏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嘉女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丙寅 二歲

陶靖節年譜

二

太和二年丁卯 三歲

太和三年戊辰 四歲

太和四年己巳 五歲

太和五年庚午 六歲

簡文帝咸安元年辛未 七歲

咸安二年壬申 八歲

孝武帝寧康元年癸酉 九歲

寧康二年甲戌 十歲

寧康三年乙亥 十一歲

太元元年丙子 十二歲

太元二年丁丑 十三歲

太元三年戊寅 十四歲

太元四年己卯 十五歲

太元五年庚辰 十六歲

太元六年辛巳 十七歲

大元七年壬午 十八歲

大元八年癸未 十九歲

太元九年甲申 二十歲 是時喪妻怨詩弱冠逢世阻

始室喪其偏

太元十年乙酉 二十一歲

附節年譜

三

太元十一年丙戌 二十二歲

太元十二年丁亥 二十三歲

太元十三年戊子 二十四歲

太元十四年己丑 二十五歲

太元十五年庚寅 二十六歲

太元十六年辛卯 二十七歲

太元十七年壬辰 二十八歲

太元十八年癸巳 二十九歲 南史親老家貧起爲州

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 案陶

集癸巳爲江州祭酒史無明文姑系於此

太元十九年甲午 三十歲

太元二十年乙未 三十一歲

大元二十一年丙申 三十二歲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 三十三歲

隆安二年戊戌 三十四歲

隆安三年己亥 三十五歲

隆安四年庚子 三十六歲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五

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隆安五年辛丑 三十七歲 遊斜川序辛丑正月五日

詩開歲條五日一本誤作五十或據以編年失之七月

附節年譜

四

赴假還江陵詩閱曆三十載是年三十七歲舉成數言

三十載 祭程氏妹文昔在江陵重罹天罰伊我與爾

百哀是切黯黯高雲淒淒冬月感惟崩號興言泣血粟

里舊譜謂是失父

元興元年壬寅 三十八歲

元興二年癸卯 三十九歲 始春懷古田舍詩十二月

與從弟敬遠詩

元興三年甲辰 四十歲 榮木詩四十無聞斯不足畏

又連雨獨飲詩儷仰四十年

義熙元年乙巳 四十一歲 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

錢溪詩 南史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歸去來辭序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乙巳歲十一月也 序當乙巳年晉書有歸田園作義熙三年課 居詩

義熙二年丙午 四十二歲

義熙三年丁未 四十三歲 五月甲辰祭程氏妹文

義熙四年戊申 四十四歲

五

義熙四年戊申 四十四歲 六月中遇火詩總髮抱孤念奄出四十年言四十亦舉成數也柴桑舊宅既燬移居南村有移居詩

義熙五年己酉 四十五歲 九月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四十六歲 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四十七歲 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

月惟仲秋 是歲劉裕爲太尉 宋書武帝紀 與殷晉安別詩

後作太尉參軍太尉謂裕也

義熙八年壬子 四十八歲

義熙九年癸丑 四十九歲

義熙十年甲寅 五十歲 雜詩昔問長老言掩耳每不

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裕將篡晉其勢已成歎其不幸而親見此事也是年東林寺釋慧遠結白蓮社七月劉遺民撰同誓文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靖節與遠公爲方外交有酬和劉柴桑詩遺民曾爲柴桑令 案慧遠結白蓮社在義熙十年社中十八賢有劉遺民雷次宗諸人是秋七月二十八日遺民撰同誓文詳見廬山紀略近有蓮社高賢傳妄謂遺民卒於義熙六年此書隋唐志不著錄晁陳書目皆無之乃後人僞撰不足據 南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

義熙十一年乙卯 五十一歲

六

日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

義熙十二年丙辰 五十二歲

義熙十二年丙辰 五十二歲 昭明太子傳後刺史檀

韶 宋書檀韶傳韶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二年 苦請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

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

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

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是年劉裕都督中外伐秦

有贈羊長史松齡詩九域甫已一謂裕將滅秦一海內

羊銜使往秦川故有是作 八月中於下涇田舍穫詩

義熙十三年丁巳 五十三歲

義熙十四年戊午 五十四歲 沈約宋書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 晉書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半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王宏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宋書王宏傳是年遷刺史於王撫軍座送客詩 南史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 是年劉裕弒安帝立恭帝故靖節不就徵聘桃源之避秦亂殆謂此歟

陶靖節年譜

七

晉恭帝元熙元年己未 五十五歲 王宏仍在州甚欽遲之晉書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  
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庚申 五十六歲 昭明太子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宋書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南史案陶集義熙以前備書甲子不始於永初也但自永初以後不書劉宋年號爾

永初二年辛酉 五十七歲 是年恭帝被弒述酒詩山陽歸下國蓋以魏弒山陽公喻恭帝也飲酒詩以東陵

瓜自喻又以叔夷西山自喻擬古詩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皆在晉亡之後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軀違帝旨明明上天鹽爲惡不可履痛斥劉裕故以精衛刑天自喻詠三良荆軻詩亦當作於此時美昔人從死報仇所以自傷也

永初三年壬戌 五十八歲

宋少帝景平元年癸亥 五十九歲 宋書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潛與情款後爲始安郡宋書顏延之傳少帝卽位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出爲始安太守 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

陶靖節年譜

八

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 六十歲 昭明太子傳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宋書少帝紀景平元年江州刺史檀道濟入朝通鑑道濟爲江州在元嘉三年失考 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案道濟宋室元勳靖節心鄙之故不受其饋視延之故人之誼爲不侔矣乞食詩當在是時

元嘉二年乙丑 六十一歲

元嘉三年丙寅 六十二歲

元嘉四年丁卯 六十三歲 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



射又擬挽歌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亦在無射之  
月靖節之絕筆也文選顏延年陶徵士誄元嘉四年卒  
於潯陽昭明太子傳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  
十三世號靖節先生南史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  
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子儼俟份佚修五人先是有  
責子詩與子儼等疏鎮江柳興恩案梁書安成康王秀  
刺史所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秀歎曰陶  
潛之酒豈不可及後世即日辟為西曹唐沈既濟陶  
峴傳彭澤令孫開元中家於崑山

唐陸宣公年譜

山陽丁晏編

唐陸宣公奏議宋紹興二年嶺縣主簿某氏注為刊本之最古者凡十五卷不載制誥僅奏議六十二篇注甚簡略天一閣書目云有箋注不著姓名即此本也今所傳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制誥奏議合刊為世通行之本新唐書藝文志陸贄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韋處厚纂與今卷數正合今所行者未知即韋氏本否新志類書有陸贄備舉文言二十卷今已不傳權文公翰苑集序制誥集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又有詩文賦別集十五卷今僅存登春臺東郊朝日月臨鏡湖冬至日陪位聽大

陸宣公年譜

一

和樂聖人苑中射落飛雁傷望思臺鴻漸七賦曉過南宮聞樂禁中春松御園芳草三詩別集亦不傳其傳於今者碩畫昌言具存簡冊卓然經世之文也新書本傳稱贄說使者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之事今不見於集中意尙有遺伏歟嘗歎宣公先識之明炯若著蔡論關中事宜狀憂及將帥之中或竊發郊畿驚犯宮闕未幾而朱泚之變卒如公言公在咸陽上言慮李懷光併李建徽陽惠元軍不旬日而懷光果奪兩節度兵竟如公之所料昔人以公方漢之賈誼謂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豈虛也哉公為相不滿三載又為僉王忌嫉任川不專其專任得君之時

反在倉皇戎馬之際方其奉天出狩言聽計從一旦相失帝為驚泣任之如此其重也及乎大難既夷柄用未久疑貳滋生瀕於死地棄之如此其輕也然而任之則安棄之則危遇與不遇唐之興衰係焉於公何加損哉公之事跡載新舊唐書然年月時事新書頗略舊史為詳茲特排比紀年備載論議分綴下方以諗後之讀公集者

唐元宗天寶十三載甲午 一歲 舊書本傳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俛溧陽令 權德輿序吳郡蘇人 天寶十四載乙未 二歲 舊傳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 三歲

陸宣公年譜

二

至德二載丁酉 四歲  
乾元元年戊戌 五歲  
乾元二年己亥 六歲  
上元元年庚子 七歲  
上元二年辛丑 八歲  
寶應元年壬寅 九歲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 十歲  
廣德二年甲辰 十一歲 二月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永泰元年乙巳 十二歲  
大歷元年丙午 十三歲

大歷二年丁未 十四歲

大歷三年戊申 十五歲

大歷四年己酉 十六歲

大歷五年庚戌 十七歲

大歷六年辛亥 十八歲 舊傳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

學宏辭登科授華州鄭縣尉語林仕江淮尉題廳云繞

階流瀲灩來砌樹陰陰

大歷七年壬子 十九歲 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希彩

以衛將朱泚代之

大歷八年癸丑 二十歲 夏城奉天以備蕃寇

大歷九年甲寅 二十一歲

大歷十年乙卯 二十二歲

朱泚入朝因請留防秋以

其弟滔代之朱泚出屯奉天

大歷十一年丙辰 二十三歲 舊傳罷秩東歸省母路

由壽州刺史張鑑有時名贄往謁之鑑初不甚知留三

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

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

已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 案

舊書張鑑傳李靈耀反於汴州加侍御史公准鎮守使

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本紀靈耀反在大歷十一年是

年鑑刺壽州宣公往謁當在此時

大歷十二年丁巳 二十四歲

大歷十三年戊午 二十五歲

大歷十四年己未 二十六歲 夏五月辛酉帝崩太子

適即位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二十七歲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

使築奉天城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

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 權

德輿序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 舊傳德宗在東宮

時素知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

大歷九年甲寅 二十一歲

蓋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缺巨

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又云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

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 新書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

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

吏治三科登僦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

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買觀其好惡訊簿書

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

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

薄厚以稽廉言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

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

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  
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  
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  
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亂  
事之非要時皆趨其言

建中二年辛酉 二十八歲 夏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  
平章事盧杞譖左僕射楊炎賜死 加李希烈同平

章事 十一月冊蜀王妃文冊杞王妃文

建中三年壬戌 二十九歲 朱滔敗李惟岳於東麓惟  
岳將王武俊殺惟岳以降 馬燧敗田悅於涇水遂圍

唐書

五

魏州 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  
討之 詔朱泚入朝以張鎰爲鳳翔節度使 詔李希

烈討李納希烈潛與賊通 滔悅武俊納希烈皆稱王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建中四年癸亥 三十歲 春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  
卿宣慰之 夏初稅間架除陌錢法冬十月涇原兵作

亂入京城上幸奉天亂兵立朱泚爲秦帝尋改國號漢

鳳翔將李楚琳殺其帥張鎰 朱泚攻奉天都虞候

渾瑊禦之朔方帥李懷光破賊於醴泉泚乃退 貶盧

杞爲新州司馬 李希烈陷襄城取汴宋 司農卿段

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 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

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 舊傳朱泚謀逆從

駕幸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

日之內詔書數百贊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

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

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啟德宗曰今

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

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愆改

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

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

唐書

六

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爲也又云及出居艱阻之中

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

權德輿序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

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

親信有時讒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

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

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

皆賀 十一月二十三日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案新紀在是年十月

丁巳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案新紀建中

四年舒王謨為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徙封普王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新書臧傳帝狩奉天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敕書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凶遣太常少卿沈房宣諭案新書吐蕃傳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太常少卿沈房為安西北庭宣慰使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新書本傳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云云通鑑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贊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 論關中事宜狀通鑑

論關中形勢上不能用 論敘遷幸之由狀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通鑑贊以人君臨下以誠信為本當優容以開言路乃上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舊書其年冬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上謂贊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眾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贊奏尊號本非古制 重論尊號狀新書帝言當小有變革贊上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新書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贊使商討其詳贊上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

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新書時貢奉稍至行在置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帝悟即撤其署 奉天薦袁高等狀薦高及楊瑒裴諤孫咸周皓裴胃崔造殷亮李舟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等

興元元年甲子 三十一歲 贈段秀實大尉諡忠烈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叛與朱泚合 二月丁卯上幸梁州 夏田承嗣子緒殺田悅而代之 王武俊等去王號與昭義李抱真及馬燧擊破朱滔於涇城 六月神策將李晟克長

安收復京師朱泚走死涇州 秋七月車駕還長安李希烈稱大楚皇帝殺宣慰使顏真卿 舊紀十二月辛卯以諫議大夫陸贄為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舊傳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為盧杞所排贄常憂懼及杞敗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願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上欲掩杞之失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贄為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下之歡心故久之不為輔

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 通鑑上遣贊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贊未有言數頓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上遣吐蕃發兵蕃相言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贊論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 奉天改元大赦制平朱泚後正月癸酉朔上在奉天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 車駕還京大赦制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詔新紀給復洋州

陸宣公年譜

九

加給興元一年免鳳州今歲稅議減鹽價詔案玉海德宗召中書度支議減鹽價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新紀是年以梁州爲興元府給復一年耆老加版授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遣蕭復新紀是年正月戊子蕭復爲山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宣慰安撫使詔云朕自嗣位迄今六年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卽位於今六年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云介于梁岷是年上幸梁州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韓滉等案混同平章事在是年十一月 授王

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通鑑是年加王武俊同平章事抱真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 招諭淮西將吏詔稱賊臣希烈僭竊又言念忠良銜冤沒代案是年希烈稱帝殺顏魯公 招諭河中詔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案是年懷光叛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李希烈首亂淮瀆又侵榮汴案去年希烈取汴宋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去年十月三日職官陷賊案去年十月戊申朱泚反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朕自遷越旋於京師是在車駕還京之後 不許諸軍侵擾勅李希烈阻兵淮右慮害烝人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李希

陸宣公年譜

十

烈作亂以來擒獲淮西生口一切釋放歸本道 荅宰臣請停大禮表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再新景命祇復皇都又荅百寮請停大禮表又荅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云播越三時久虧禮祀之禮旋歸半載未申告謝之誠荅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俱在還京之後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新書晟兼中書令在是年六月己酉 渾瑊侍中制新書瑊爲侍中在是年六月甲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案新紀是年正月丙戌吏部侍郎盧翰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李納檢校司空制通鑑加平

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在是年 韓滉檢校左僕射  
平章事制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通鑑加韓滉平章事  
江淮轉運使在是年十一月 姜公輔左庶子制新書  
宰相表是年四月甲寅公輔罷為左庶子 馬燧渾城  
副元帥招討河中制新紀是年馬燧為慈隰諸軍行營  
兵馬副元帥渾城為河中絳陝虢諸軍行營兵馬副元  
帥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新書是年  
八月癸卯李晟為鳳翔隴右諸軍涇原四鎮北庭行營  
兵馬副元帥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通  
鑑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在是年 杜亞淮南

陸宣公年譜

十一

節度使制新書亞傳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  
節度使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正月二日 與回  
紇可汗書言賊臣尋已誅夷是在平朱泚之後 嘉王  
橫海軍節度使制案舊書嘉王運代宗子大歷十年封  
嘉王通鑑貞元元年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日  
華子懷直亦為橫海軍節度此在其先當興元之初年  
奉天倫解蕭復狀通鑑在是年 奉天論李晟所管  
兵馬狀新書李懷光有異志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  
贄上奏勸帝許晟移軍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  
度兵馬狀舊書李晟移軍東渭橋建徽惠元猶在咸陽

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  
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贄上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通鑑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葬之公輔表諫上怒贄上  
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  
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  
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通鑑時有涉遠來赴行在上頗  
猜慮贄奏以為不可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  
狀通鑑上欲倚吐蕃復京城聞其去頗憂之贄以為吐  
蕃貪狡引去實為可賀乃上奏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  
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通鑑上議晟賊諸軍規畫

陸宣公年譜

十二

進取贄上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通鑑楚琳除鳳  
翔節度使上心惡之畱楚琳使者不遣贄上奏 興元  
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城詔  
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通鑑上令贄草詔賜城使訪  
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  
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通鑑上  
以鳳翔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遣人代楚琳贄論奏  
貞元元年乙丑 三十二歲 春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  
希烈陷鄧州 夏朱滔卒以其將劉辟代之辟尋卒子  
濟復代之 上又欲赦懷光馬燧固爭請一月平之秋

懷光爲其下所殺 舊傳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  
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  
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貞元改  
元大赦制舊紀正月丁酉朔大赦改元 十一月冬至  
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新紀是年  
八月甲子以旱避正殿減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  
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六月冊嘉誠公主文 十一月  
告謝吳天上帝冊文 告謝元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  
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策問賢良方正  
能極言直諫科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云朕獲主

陸運公年譜

圭

神器七年於茲案帝以大歷已未卽位故云七年又策  
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舊紀貞元元年上御正殿策  
賢良方正能極言直諫等三科舉人 荅百寮賀利州  
連理木荅宰臣請復御膳表又荅百寮請復御膳表案  
是年正月詔減御膳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新  
紀是年六月辛卯劍南西川節度使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賈耽東都留守制舊紀是年六月壬  
午以工部尚書賈耽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收河中  
後請罷兵狀通鑑贊以河中旣平慮有希旨生事請乘  
勝討淮西兵連禍結賦役繁興遂上奏狀

陸運公年譜

南

貞元二年丙寅 三十三歲 春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  
章事 夏淮西將陳仙奇斬李希烈以降別將吳少誠  
復殺仙奇 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  
度使詔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  
詔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云每日所進膳各  
減一半新紀貞元二年詔減御膳之半 賜京畿及同  
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云春陽布和案上年冬  
至詔今年蝗旱損甚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就農功則  
此詔定在二年春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吐蕃貢  
恩背盟新紀是年吐蕃入寇 十一月冊淑妃王氏爲  
皇后文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太師  
制新書李勉傳勉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居相二載辭位  
以太子太師罷 崔造右庶子制通鑑是年十二月庚  
申崔造罷爲右庶子 盧翰太子賓客制新書宰相表  
是年正月壬寅盧翰罷爲太子賓客 崔縱東都留守  
制舊紀是年九月戊戌以吏部侍郎崔縱檢校禮部尚  
書東都留守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新書虔  
王諒傳是年領蔡州節度等使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  
使制通鑑是年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  
運等使 李叔明右僕射制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舊紀是年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太子太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舊紀是年七月戊午以鄜坊節度唐朝臣爲單于大都護振武綏銀節度使右金吾大將軍論惟明爲鄜州刺史鄜坊都防禦觀察使 李澄贈司空制新書澄傳是年卒贈司空 賜安西管內黃姓羸官鐵券文八月三日除鄧州歸順官制迫以凶威陷於寇境案上年春李希烈陷鄧州是年希烈既誅除獻款投誠歸順者故有此制 賜吐蕃將書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又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賜尙結贊

陸宣公年譜

五

第二書賜尙結贊第三書案舊書吐蕃傳貞元二年命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爲入吐蕃使

貞元三年丁卯 三十四歲 以李泌同平章事 馬燧李臯實封制舊紀是年以荆南節度使曹王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六月丙戌以檢校司徒侍中馬燧爲司徒兼侍中 舊傳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指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蒲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臯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案公免喪後除官在

貞元六年初故知丁母憂約在三年也  
貞元四年戊辰 三十五歲 六月徵處士陽城爲諫議大夫

貞元五年己巳 三十六歲 春以董晉實參同平章事  
貞元六年庚午 三十七歲 舊紀二月丙戌以中書舍人陸贄權兵部侍郎 舊傳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日贄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敘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贄贄亦短參之所爲言參黷貨由是與參不平

陸宣公年譜

六

貞元七年辛未 三十八歲 舊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輪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新書歐陽詹傳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又崔羣傳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有公輔才擢甲科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

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常也至今以爲美談 案試題明水賦得進士韓愈等二十三人舊傳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元敗上知誣罔遂復見用 權德輿序翰林學士吳通元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 新書吳通元傳與弟通微見贊驟擢頗媚恨贊自恃勁正屢短通元於帝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今四方無事制書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貞元七年通元拜諫議大夫大怨望贊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共危

贊則之飛謗云贊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通元贊遂相矣

貞元八年壬申 三十九歲 春汴宋帥劉元佐卒軍中立其子士寧 夏賜諫議大夫吳通元死貶竇參爲郴州別駕 舊書四月乙未以尙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傳贄久爲邪黨所擠因而得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變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

贄知 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新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通鑑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贄請遣使賑撫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使狀通鑑嶺南節度使奏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贄上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通鑑上欲用司農少卿裴延

齡爲度支贄謂延齡誕妄小人用之駭物聽上不從 請減京東水運 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通鑑贄上言以 措置失當蓄斂乖宜 論齊映齊抗官狀舊紀八年以齊抗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齊映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權德輿序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 韓愈

順宗實錄八年春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  
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  
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  
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  
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  
下稱之

貞元九年癸酉 四十歲 舊紀故事宰相秉筆決事每  
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  
寮有所關白更相讓而不言始詔定旬日秉筆後詔每  
日更秉筆 十一月冬至大禮大赦制 謝密旨因論

九

所宣事狀通鑑上論贄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  
封手疏苗彘兄弟宜改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  
受亦無傷贄上奏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通鑑贄上奏  
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  
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 商量處置贄參  
事體狀通鑑上怒欲殺贄參贄上奏以爲參罪不至死  
且朝廷大臣不可誅之無名又奏議實參等官狀請不  
簿錄實參莊宅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論度  
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通鑑上議李萬榮逐

劉士寧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贄復上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節度使田緒送馬一  
匹絹二千匹先奉旨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贄以  
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請還馬絹以卻之

貞元十年甲戌 四十一歲 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割  
子再奏量移官狀三進量移官狀通鑑贄以郊禮赦下  
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尙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 請邊  
城貯備米粟等狀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案舊紀貞  
元九年築鹽州城鹽州卽五原見新書地理志 論裴  
延齡姦蠹書通鑑十一月壬申贄極陳延齡姦詐數其

十

罪惡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  
等改轉倫序狀 均節賦稅恤百姓凡六條第一條論  
兩稅之弊須有釐革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  
錢數第三條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第四條  
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舊傳十年十一月除太  
子賓客罷知政事贄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  
通賓客無所過從 韓愈順宗實錄宰相趙憬本贄所  
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彈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  
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  
賓客

貞元十一年乙亥 四十二歲 舊傳十一年春旱邊軍  
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  
情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  
奏乃貶贊爲忠州別駕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  
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鈔撮  
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後薛延爲忠州刺  
史朝辭日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臯累上表請以贊代  
已

貞元十二年丙子 四十三歲

貞元十三年丁丑 四十四歲 司馬光稽古錄上自陸

陸宣公年譜

三

贊罷相後事無大小皆自決之宰相奉行文書而已然  
所詢謀倚信者皆纖邪之人裴延齡及京兆尹李實翰  
林學士韋執誼等毀譽任情賞罰益紊焉又令中官掌  
宮市強買人物京師苦之

貞元十四年戊寅 四十五歲

貞元十五年己卯 四十六歲

貞元十六年庚辰 四十七歲

貞元十七年辛巳 四十八歲

貞元十八年壬午 四十九歲

貞元十九年癸未 五十歲

貞元二十年甲申 五十一歲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 五十二歲 舊紀貞元二十一年

春正月癸巳上崩丙申發喪皇太子卽位永貞元年

舊傳順宗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

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

累辟使府

陸宣公年譜

三

男壽祺校字

嘉慶四年新鐫

古口叩必即錄

本衙藏板



古品節錄序

高安朱文端公所集十三種  
有周易傳義合訂及名儒名  
臣循吏全傳皆蒙

聖皇披閱於傳義合訂

賜弁序文著其嘉惠來學之苦

古品節錄序

心諸傳則並歲

榮府典玉盛也余駐西招友人

表可亭惠書曰公暇宜多讀

先大人嘗觀歷朝掇錄一書

書更稽史鑑百執言乎憶昔

謂其太簡欲兼採史傳補書

之以課余未及成而見背常

恫諸心適可亭勗余彌增感

觸爰取名儒名臣循吏各傳

合綱目而尋繹之凡古人化

民成俗之道修己治人之方

以及安邦戡亂輸忠報國之

古品節錄序

精誠功業莫不炳々麟々我

聖皇緝熙典學羅貫古今是書

久為

榮府所珍賞壬子冬

特命樞廷稽閱有無殘闕俾之

補陳仰見

聖皇所以振興學校誨飭臣工  
示以忠誠體國忘私忘家者  
以期儒皆為真儒臣皆為正臣  
而吏皆不愧為循吏也即  
先大人欲書以課余者自不外  
此願全集恐難強識於傳中

古品節錄序

三

自漢至元謹遴若干人摘書  
其精要名之曰古品節錄庶  
便於觀摩自省以上酬  
仁主鈞陶又如時聆先大人遺訓  
亦將有以得乎益友可尊之  
心焉云爾

嘉慶丁巳湘浦松鈞謹識

古品節錄序

四



古今考月記

三

目錄	卷之一	漢	卷之二	晉燕梁北魏隋	卷之三	目錄	唐	卷之四	宋	卷之五	宋	卷之六
----	-----	---	-----	--------	-----	----	---	-----	---	-----	---	-----

金元	目錄	二
----	----	---

古品節錄卷之一

漢

留侯 武侯

留侯明通諸葛蓋忠從容籌策節槩攸同

張子房諸葛孔明二公之節槩功業備載

於史鑑 國朝朱文端公所集名臣傳評論尤詳一則謀畧蓋世受寵不矜一則託孤寄命求志達道而子房於鴻門時身處虎口穩如泰山若非其舌戰退伏及召樊噲而請讓之則漢祖危矣蓋養之有素不動心耳至武侯於昭

古品節錄

卷之一

烈敗軍之際隻身入吳感發孫權卒使協力破曹固忠誠之所致而借三分割據之執以圖興復漢室之功則自未出草廬之初已曉然於天下成局故其對昭烈曰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殆天之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眾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如此則漢室可興此豈非豪傑乘時觀變有所預定於中者乎史載孔明治蜀以嚴蓋當時官吏恣肆虐民不繩以法無以安民故對法正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觀斯言可知嚴在官吏不在小民也若文翁之

振興學校教以孝悌忠信風以禮義廉耻化民之本武侯寧異是乎臨川吳澄論武侯曰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煩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未知當時之事勢若何也孔明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此論極當蓋以食少事煩為慶幸者乃司馬懿揚言以安軍心之詐耳我 聖皇御製詩云食少事煩正何礙如斯我亦倍精神是事煩固無礙於食少也

趙充國

古品節錄

卷之一

老將管平屯耕繕兵行住惟謹安邊勵精

趙充國字翁孫為人沉勇有大畧武帝昭

帝時屢有戰功宣帝封管平侯神爵元年充國年逾七旬因降羌攻城邑殺長吏上問充國度羌如何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喻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遂奉命馳至金城率兵萬騎欲渡河恐為羌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羌數千百騎來出入陣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恐為所誘擊羌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羌數挑戰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解散羌謀引兵至先零在

所羗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病其邊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則走不顧急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充國嘗曰用兵之道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因上罷騎兵留萬人屯田便宜十二事大畧言用步兵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因排折羗人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人相畔之漸而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伐材繕郵亭坐得必勝之道可免速追死傷之害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羗得乘間之勢大費既省徭役豫息矣文瑞公論曰昔大禹惟順水之性以治水故能建非常之原而萬世永賴營平惟因羗之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三

情以攻羗故能操不戰之勝而四夷來王文瑞公本國朝名臣碩儒所論在雍正初年尚未見乾隆丙子丁丑以來 聖皇拓土開疆之盛事也夫大禹治水非隨山刊木及鑿龍門則洪水之性弗能順也 聖皇平準部可謂鑿龍門定回疆收金川可謂隨山刊木以奠高山大川也已今則邊地省費無患而伊犁烏魯木齊開墾屯耕一如內地所有大漠蒙古六盟四十九旗四部八十札薩克阿拉善都爾伯特土爾扈特及新疆回衆青海三十旗西南各種番夷直至烏斯廓爾喀內而魚通南詔大小金川誠可謂中外一家矣趙營平僅在涼州一帶安戢招撫然忠純明達行住謹慎固為漢之名臣宋儒論曰充國乃為漢將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

及聞西羗之事則不敢以速而曰兵難遠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亦其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南詔即今雲南先零即今西寧蒙古本呼為色楞音相似也

汲黯

節使長孺便宜拯饑貴寵禮遇強藩長之

汲黯字長孺武帝時黯為謁者東粵相攻

帝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又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四

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遷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內行深廉人皆嚴憚大將軍衛青平朔方有功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黯與亢禮人說黯曰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之愈賢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不敢發以其守節死義難惑以非云汲黯之全傳事蹟文瑞公論之已詳其為東海太守嘗學黃老言治官理民多類曹參治齊余謂漢興以前黎庶苦秦苛政久矣故約法三章民心大快是時學黃老以治者事無不理民無不悅然究非久矣

之道若論治法必如文翁治蜀乃為盡善耳

### 文翁

### 蜀地不變教始文翁惟學繕性太守移風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皆成就還歸有官至郡守刺史者又修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子弟除其差徭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日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

### 古品節錄

#### 卷之一

五

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子弟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端公論曰若文翁可謂知所本矣蜀自秦始通中國素未耀於文明然文翁以一守移風易俗如轉圜顯宗時第五倫為蜀郡太守掾吏皆解車怒馬以財自達倫率以儉素更選孤貧志行者以處曹任於是爭賅抑絕文職修理矣

### 龔遂

### 安民少卿渤海澄清帶牛佩犢躬儉率耕

宣帝時渤海數郡歲饑盜賊並起選能治者以龔遂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形貌短小上召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

其盜賊遂曰海濱遙遠不露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聞遂所對甚悅答曰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遂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教令即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今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慈一畦韭家二母昆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 古品節錄

#### 卷之一

六

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蓋課收斂富果實芟芟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數年徵還上問以治狀遂對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天子悅其有讓因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上甚重之

### 黃霸

### 潁川次公詔令宣通寬以得眾敏以成功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然溫良有讓足智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任之吏民敬愛焉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及即位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稱平允擢揚州刺史三歲調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

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  
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  
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  
防姦之意以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  
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  
考嘗欲有所伺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霸力行教  
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總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  
口歲增治為第一先是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惠其俗多朋  
黨故搆吏民令相告訐潁川以是為俗民多怨讐會韓延  
壽為太守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詔郡中長老為鄉里所  
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  
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七

為便可施行因為議定嫁娶喪祭儀品不得過法於是百  
姓遵用其教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霸乃代居潁川因其迹  
而大治焉天子以霸治行下詔褒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  
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曰者讓畔  
道不拾遺養親饒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  
興於行誼其賜爵闕內侯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  
田者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為太子太傅五鳳三年  
代丙吉為相封建成侯文端公論曰霸治潁川樹畜農桑  
王政先務以此殖民可使富  
矣如其禮樂則亦侯夫君子

朱邑 召信臣

桐鄉仲卿治行廉平召父溝瀆均水息爭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召信臣字翁卿

九江壽春人也邑少時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  
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無不  
愛戴後擢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邑為人悃  
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罷之朝廷敬焉  
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  
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能各得其時之英俊若必  
伊尹呂望然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  
賢士大夫多得進薦者邑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  
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曰大司  
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東修之餽可謂淑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八

人君子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葬之桐鄉西郭外民  
為起塚立祠歲時祭焉。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  
陽穀長後為南陽太守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  
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  
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  
多至三萬頃又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  
邀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按其不法以示好惡其  
化大行郡莫不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訟獄衰止  
史民親愛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竟寧中  
徵為少府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熬鹽火  
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

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年老卒宮  
元始四年詔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南陽亦為立祠文端公論曰古為溝洫以備  
旱潦自阡陌開井田廢惟水利足以救農之病至於禮秩  
無等俗尚繁奢尤宜亟為之治信臣於此二者法禁猶多  
未備而已生獲令名沒享榮祀矣其論朱邑曰當為畜夫  
之時民視為父母久矣迨夫報最登朝輿望日重推其性  
情行事蓋愷澤君子也昔子產死夫子以為古之遺愛若  
邑者足以當之一命之士苟存心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諒哉是言也

張敞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九

子高弭盜良法獨造才智先人經術自導

張敞字子高宣帝時  
為太中大夫後渤海

膠東盜賊並起敞自請治之天子徵為膠東相敞謂治劇  
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者請得一切比三  
輔尤異天子許之敞乃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  
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賊盜解散  
吏民歛然居頃之入守京兆尹前京兆如黃霸等數人皆  
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  
廉得偷盜首長數人召見責問因贖其罪免其宿負令致  
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  
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

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敞為人敏急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敞本治  
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涉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  
誅罰以此能自全文端公論曰敞為吏皆以善弭盜得名  
夫盜之熾必有窩主以為逋藪有首魁以為指縱故滌藪  
制魁而盜源斯塞至若懸賞格優其遷調使吏盡爭功下  
除罪之令使盜黨相捕無以異於吏民則盜亦安所容哉  
敞負才智以經術自輔弭盜之方實具足為後世法也

卓茂

密令子康寬仁有方晚擢太傅褒德馨香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  
人元帝時學於長安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

事博士江生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  
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焉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  
人誤認其馬茂心知其謬然嘿解與之他日其人別得其  
所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茂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  
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善教而口無惡言吏人  
親愛而不忍欺之有言部亭長受其未肉遺者茂問曰亭  
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  
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曰竊聞  
賢明守令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  
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故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  
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饋遺况吏與  
民乎吏固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

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時王莽秉政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茂遂以病免歸更始立以為侍中祭酒以年老乞骸骨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文瑞公論曰考茂行事無赫赫功而仁厚和平使人愛慕至於道不拾遺蝗不為灾及遜跡於新莽之世又何其乃心王室確然一節也光武龍興當羣豪未靖戰將角才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一

之秋首先禮茂俾居三公之首以厚德風天下可謂知所本矣

鄧禹 馮異

仲華公孫善兵撫存停車勞來大樹謙尊

鄧禹字仲華馮異字公孫建武元年禹攻

破築閭進圍安邑未下更始將王匡等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諸將皆勸禹遁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及旦匡悉出軍攻禹禹令軍中勿妄動既至營下因發鼓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遂定河東承制更置守長鎮撫之是月拜禹為大司徒封贊侯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時赤眉入

長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迎降衆號百萬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數賜書褒美○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過諸將輒避道進止皆有表率軍中號為整齊每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先武二年封陽夏侯引軍擊陽翟賊破之時赤眉延岑諸賊暴亂三輔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聞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毋為郡縣苦異頓首受命引兵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率衆來降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二

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等五千餘人三年春拜異征西大將軍會禹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以賊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禹不從遂大戰為所誘敗死傷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與賊期戰使壯士變服與賊同伏於道側賊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賊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後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謂賊新勝不可爭鋒宜止軍便地異曰若賊得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

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時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諸豪長悉畔隗囂降異上書  
言狀帝恐諸將或欲分其功乃下璽書獨以功歸異且褒  
其不伐文端公論曰人臣之義有敬以立事毋貪以徼功  
蓋忠敬者功名所從生也異謙讓有儒將風光武嘗以比  
孟之反然其大者乃在每念不忘乎君國之務所謂事君  
如其親視王事直如家事者也夫敬其君者乃能敬君之  
事他日帝獨遣異代鄧禹重以平定安集為託且曰卿本  
能馭吏士易稱敬慎不敗馮公固有之矣其論鄧禹曰語  
有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禹以弱冠之年攀鱗附翼致位  
公侯考其斬將奪旗狗城畧地及知人善任遂合羣策佐  
成中興亦光武之蕭何也禹沉深有局名震而朝不加疑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十三

師喪而主不致罪而諸抱奇懷異樹勛著勞者咸俛  
出其下終無有纖介讒隙之生豈非其度固勝哉

寇恂 來歙

子翼可任經明行修君叔伐道永定西州

寇恂字子翼來歙字  
君叔寇恂從光武破

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者以  
問禹禹曰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  
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行  
大將軍事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光武  
於是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  
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時朱鮪聞

河內孤使其將蘇茂等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檄書  
至恂即勒兵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  
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  
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至士馬四集恂乃令人乘  
城鼓噪大呼而進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  
洛陽斬其副將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無數時光武傳  
聞河內已破有頃恂報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  
將軍賀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不許建武二  
年恂為潁川太守與破虜將軍侯進斬擊郡寇賈期等境  
內悉平定封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其部將  
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欲  
手劍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婦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十四

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  
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  
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  
二人之饌自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  
皆醉遂過去帝聞乃徵恂恂至今與復同引見親為分解  
之相友極歡建武八年從車駕擊隗囂初囂將安定高峻  
擁雄兵據高平第一帝使馬援招降之後復亡歸故營助  
囂拒隴坻及囂死峻畏誅堅守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  
將自征之恂力諫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乃議遣使降  
之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恂奉璽至第一峻  
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皆諫恂  
竟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即降



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也今未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至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來歙為人剛毅建武八年歙將精兵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徑罷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罷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伐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下時帝自將關東兵征上隴囂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後囂死峻降歙因上書曰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十五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而西州新破兵民疲饑若招以財穀其眾可集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詔歙率馮異耿弇蓋延等攻拔落門囂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時諸羌數為寇掠州郡不能討至是歙大修攻具率諸將擊羌於金城大破之隴西雖平然人饑流亡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馬援

推恩佈信伏波文淵隴西米谷交趾樓船

馬援字文淵初從隗囂因欲導之於善勸

囂歸光武而囂不聽援自歸帝帝西征囂至漆諸將多允豫未決會援至帝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攻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賊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兵至第一囂眾大潰建武十一年援為隴西太守擊破先零於臨洮羌遂大潰援中矢貫脛帝璽書勞問賜牛羊數千頭援盡頒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之西議欲棄之援上言其地城完土肥灌溉流通如今羌在隴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乃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使各反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水導田勸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奏反其渠三君長賜印綬帝悉從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十六

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援將兵擊之羌豪皆亡出塞諸種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視事六年徵為虎賁中郎將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天下賴其便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諸蠻皆應之乃拜援伏波將軍將樓船兵沿海而進隨山開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賊戰大破之斬徵側徵貳封援為新息侯遂擊九真賊徵側餘黨嶠南悉平初援兄子馬嚴馬敦並喜譏議援自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云云

耿弇

伯昭沉密不露端倪兵奇智足規取全齊

耿弇字伯昭從先武運籌帷幄屢戰有功

建武四年詔弇進攻漁陽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固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五年遣弇與吳漢擊富平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渡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奔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十七

伐樹木揚言以填塞阮整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齊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二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洵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獲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勅諸

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以為攻臨淄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

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步步聞大笑之乃與三弟藍執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

古品節錄

卷之一

十八

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於是弇先出臨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登高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中飛矢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兵甚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暮復大破之殺傷無算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

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弟兄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軍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還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平上隴屢有功十三年增戶邑上大將軍印綬以列侯奉朝請若弁之用兵可謂步步為壘矣每每以正出奇總不外乎豫為籌畫惟慎惟密時然後發其將校士卒既知每出兵必有援應故無胆怯者是以常能以寡敵衆一無挫折文端公論弁沉機善斷固然也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九

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耿弁亞匹二將故能規取全齊又曰為將者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致恃氣傲物不能謹慎以此臨事必敗未聞粗魯濶畧而能有成者此誠至論也

任延 郭伋

南陽長孫闢壑九真扶風細侯立信宣猷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郭伋字細侯扶風

茂陵人延年十九拜會稽都尉禮賢士建武初擢為九真太守九真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俗又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知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使男年二

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長吏以下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罷偵候戍卒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人生為立祠遷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實有害於政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甚善之武威大姓田紺為郡將兵長史子弟賓客多為暴害延收紺繫之并其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輕薄數百人夜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武威郡北當朔方南接種羌多寇抄民廢田業延選武畧之士千人明其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二十

賞罰屯聚要害有警急逆擊追討寇抄遂絕河西舊多苦旱延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章句既通則顯拔以榮之郡遂有儒雅之士。郭伋少有志行建武五年擢為漁陽太守漁陽民多滑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朔方衆數侵抄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畧朔方衆皆畏憚遠跡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戶口增倍九年徵拜潁川太守時潁川賊盜羣起伋到郡招降趙宏召吳等數百人悉遣歸農其黨聞伋威信降者絡繹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既入界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鴟球者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來對曰聞

使君到喜故未迎耳諸兒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後計日告之及還先期一日後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帷帳錢穀充其家後悉散與宗親無所遺文端公論曰後所至以信為治夫信者五常之本也撫民不以信則仁不究也接人不以信則禮不行也整兵不以信則義不足以禦亂也燭姦不以信則智不足以靖民也後主於信以成其政至不欺竹馬兒童庶幾樸篤君子也已其論任延曰禮教行於種姓蓋知其學行誠加於人一等矣

### 孔奮 張堪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三十一

### 清哉君魚被召單車廉也君游廣闊田疇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建武五年奮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所在

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稱為富邑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而躬率妻子甘菜茹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為人所笑太守梁統深相敬禮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不以官屬待之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數彌竟川澤惟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人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奮追之急賊乃執

奮妻子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

吏民感義皆倍為用命又率屬氏豪齊鍾留等令要遮賊氏人多便習山谷與奮表裏賊益窘急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以却奮而奮擊之愈厲卒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為所害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為丞已為河西所敬重及為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郡中清平○張堪早孤讓父餘財於兄子凡數百萬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建武元年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謙帛并騎七千詣大司馬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軍纔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馳往說漢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戰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三十一

寶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朔方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朔方眾不敢犯界文端公論曰南國多稻田北土多旱種或以朔漠霜早又地高阜恐水泉不足以輸灌也讀堪傳乃知其不然堪以一守之力種植一郡民享樂利播之歌謠後之尹是邦者富民之術宜莫先於是矣其論孔奮曰觀其以廉律已而羌人獻貨以義割恩而氏人効命則知為天子吏誠心格物亦何物之不格也哉

宋均 王景

叔庠專命病卒寧居仲通塢流績底汴渠

宋均字叔庠王景字仲通均年十五為郎

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均乘傳發江夏三千人救之均至尚已沒因監伏波將軍馬援軍與諸將俱進及援為賊所阨卒於師士多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承制降之何如將皆莫敢應均曰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乃命呂种入蠻諭以恩信而勒兵隨之示以威蠻人震怖即共斬其大帥以降於是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及還自劾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二十三

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九江太守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惟至九江界者皆散去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遂每歲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既而莫敢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後為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常寢病百姓者老為走禱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貴洪厚若苛察之人身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所由而作顯宗時徵為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王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技藝時有人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决壞汴渠東侵日月彌甚水門故處皆在河

中究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作渠乃引見景問以形便景陳其利害帝善之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阜砥磧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决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景由是知名三遷為侍御史後為廬江太守廬江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故有孫叔敖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

發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文瑞公論曰當神禹時九河底績自殷家已不常厥所至周定王而河遂改流考之後代治法雖不必同要惟疏濬開導以殺其勢順其性如善治水者有河防一覽所載最詳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二十四

孟子所謂水由地中行者是也余謂治河者 國朝靳文襄公其功最著有題藁八卷可考若明之潘季馴亦可謂善治水者有河防一覽所載最詳

楊震

太尉篤志灑博無涯四知慄慄清白傳家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安平侯丞相敞之後

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稱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都講進曰蛇鱸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

事州郡順帝時大將軍鄧騭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如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內轉位至太尉立朝有聲子秉孫賜蒞官學業皆如震傳至彪雖剛義不足然篤厚有餘要不失為清白吏子孫而秉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文端公論曰楊氏四世三公考震之學蓋能用其力於慎獨者非如馬融等習章句通訓詁以為明經已也秉之三不惑為能恪守四知之畏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二十五

也

虞詡

仁智升卿儒者知兵朝歌駭散武都廓清

虞詡字升卿順帝時朝歌賊竄李等數千

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殺之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縫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朝

歌乃治詡儒者而有將帥之畧後羌人寇武都詡為武都太守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於是使強弩共射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術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羌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郡遂以安先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二十六

是運道艱難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纔盈萬及綏聚荒佚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益未豐賤十倍於前詡官至尚書令而卒文端公論曰詡治朝歌武都可謂循吏而兼名將者也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武都地在陝西寧

張綱

文紀收嬰車造管宣恩赦眾廣陵頌聲

張綱字文紀捷為武陽人留侯子房後裔

司空皓之子也綱少明經學雖為公子厲布衣之節順帝時為御史先是廣陵賊張嬰等聚數萬寇揚徐間積歲不能討詔以綱為廣陵太守因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諭以見渠帥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與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爾等懷憤相聚然爾之所為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願以刑罰相加誠轉禍為福之時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夫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爾宜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野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聚黨偷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二十七

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其眾任從歸里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堪驅策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宴然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那一年病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健為負土成墳有詔褒卹拜其子績為郎中優加賞賜文端公論曰忠心事眾不罔下民故能化千萬惡夫愚婦之心也

獲為今四  
川彭山縣

趙雲

子龍丸精忠性天智深量雅卻婚辭田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身長八尺姿

顏雄偉為本郡所舉詣公孫瓚時昭烈亦依瓚遂深相結託子龍以兄喪辭瓚暫歸昭烈知其不返捉手與別子龍辭曰終不肯德也及昭烈就表紹子龍見於鄴昭烈密遣子龍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昭烈至荆州為昭烈主騎建安十三年曹操追昭烈至當陽長坂昭烈棄妻子南走時有言子龍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撻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子龍至身抱弱子即後帝也保護甘夫人即後帝母也皆得免難從平江南遷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二十八

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子龍子龍以相與同姓固辭不許或勸納之子龍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去先是子龍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與子龍同鄉里少小相知子龍白昭烈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子龍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昭烈入益州子龍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昭烈以子龍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十六年昭烈西征權為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後帝歸吳子龍與桓侯勒兵截江乃得後帝還及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武侯率子龍與桓侯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子龍從外水上江陽與武侯會於成都益州既定以子龍為裨軍將軍時

議欲以成都屋舍及園地桑田分賜諸將子龍駁之曰霍去病以北敵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北敵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心昭烈即從之二十四年昭烈既遣黃忠斬夏侯淵曹操來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黃忠謂可劫取並以子龍兵隨往過期不還子龍將數十騎出營覘之猝與操遇為其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子龍既還趨營而別將張著被創子龍復馳馬迎著敵軍追至營時沔陽張翼在子龍營內翼欲閉門拒守而子龍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子龍搥鼓震天以勁弩從後射之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二十九

者甚多明日昭烈自至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為虎威將軍章武元年昭烈將擊孫權子龍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自聚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難可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子龍督江州昭烈失利於猇歸子龍進兵至永安而吳軍已退矣後帝即位拜子龍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建興六年卒謚曰順平文端公論曰子龍智深而量雅故能卻趙範之婚辭田園之賜也要其許謨碩畫尤在諫伐吳數言平生用兵蓋與武侯相類使之尚在則大將軍之位不以屬文偉伯約矣

劉德 劉蒼

貴戚名卿河間東平禮樂脩明輝映漢京

河間獻王劉德景帝子也東平憲王劉蒼

顯宗同母弟也獻王好古脩禮樂被服儒術武帝時未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中文約指明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至薨謚法聰明睿智曰獻因謚獻王文端公論曰秦火之後禮樂書籍亡失漢儒修補每限於嵩門惟獻王藉屏藩之力多士景從故蒐輯獨備藝文志所載儒家書目有河間周制十八篇悉獻王述禮之作而禮樂之事猶傳於今不廢者蓋獻王之勞也○劉蒼於建武十

古品節錄

卷之一

三十

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封王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即位拜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身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誠羞負乘之位將被赤紱之刺昔象封有庠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



遵承舊典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後  
 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帝甚懷思乃遣使手詔問王  
 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蒼因上光武受命申興頌  
 帝甚善之肅宗即位尊禮逾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及薨  
 謚曰憲王詔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  
 七字別字歌詩並集覽焉文端公論曰蒼知為善最樂以  
 立身處家上矣所謂善者篤倫理敦禮讓靖共正直克閑  
 邪私之謂也兩漢宗室首推河間獻王德東平憲王蒼河  
 間為名儒東平為名  
 臣後先輝映偉哉

董仲舒 賈逵

古節錄

卷之一

三十一

廣川董子扶風景伯學貫天人功垂經籍

董仲舒廣川人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誼九世孫也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  
 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天道之  
 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  
 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  
 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又曰夫不素養士  
 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  
 又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

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  
 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對既畢  
 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  
 義匡正王甚敬之又嘗言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王善之仲舒為人廉直時膠西王尤為縱恣  
 帝以仲舒為膠西王相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  
 獲罪病免凡兩相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  
 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武帝立學校  
 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子孫  
 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

百節錄

卷之一

三十一

百二十三篇。賈逵自兒童時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而  
 性愷悌多智思儼儼有大節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  
 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永平中為左氏國語解詁上之帝重  
 其書寫藏秘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  
 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  
 觀南宮雲臺善遠說使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遠摘尤  
 著明者三十事具條奏之帝甚嘉悅令逵自選公羊嚴顏  
 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母常有疾帝以錢二十  
 萬使穎陽侯馬防賜之謂防曰逵無人事於外耳遠數為  
 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撰歐陽大小夏  
 侯與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  
 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遷為衛士令建初八年乃詔諸

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  
經遂行於世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拜侍中領  
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年七十二卒所著  
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言號為通儒文端公論曰周官  
乃經世大典程子所謂天理爛熟之書也逵於諸經鮮不  
濬其流四經之學實賴以傳然竊獨怪其不及周官也其  
論董子曰孔子作春秋始於春亦終於春也以明千秋必  
運之運而開太平於無窮也仲舒惓惓以教化為言是陽  
春之德也夫欲興教化必先崇學校欲崇學校必先一道  
術道術既一學校既崇而後賢者循理處善以成其君子  
不賢者亦節情防  
欲以別於羣生也

古品節錄卷之二

晉

羊祜 杜預

襄陽儒將墮淚銘恩當陽杜父立功立言

羊祜字叔子杜預字元凱祜年十二喪父

孝思過禮事叔父軌甚謹及長博學能屬文武帝時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分戍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始至時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輕

古品節錄

卷之二

表緩帶身不披甲而性頗好漁獵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有掠吳二兒為俘者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郤顯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恩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游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時益州刺史王濬被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疏言吳孫皓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平常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得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水戰是其

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

軍不逾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

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於勢利一無所關與

性慎密謀議皆焚其草凡所進達人莫知其由或謂祜慎

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

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

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祜寢疾求入朝

詔扶疾引見因陳伐吳之計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

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眾長江未

可窺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

之後當勞聖慮耳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

帝痛哭之及葬禮賜有加贈大傳諡曰成南州人聞祜喪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二

皆罷市巷哭守邊將士垂淚其後襄陽百姓於祜生前所遊岷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祀望其碑者莫不淚下因名為墮淚碑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俸祿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王濬者恢廓有大度祜深知之祜兄子暨曰濬奢侈不節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奇畧恣其所欲乃可用耳○杜預博學多通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司馬師妹高陸公主累官為度支尚書奏立籍田咸寧四年秋大水螟預上疏以為宜救交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畜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過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皆從之民賴其利時

帝嘗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及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乃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恥敗竟不以實告孫皓預欲間之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還遣劉憲代之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上書連請伐吳之期預表適至張華奏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安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於太康元年陳兵於江陵遣將樊顯尹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間累克城邑又遣牙門將周旨等率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三

男女降者萬餘口旨等伏兵樂鄉城下值歆軍為王濬敗歸因隨入歆不之覺遂直至帳下擄歆而還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克之上流既平自湘南至廣州郡皆望風歸命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時衆軍會議以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水潦方降疾疫或生宜更俟未冬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徑進秣陵所過城邑皆降初詔王濬至建平當受預節度預以濬既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使受制於己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進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功也先是羊祜既

表留濬益州濬乃依祜教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及奉命伐吳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因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以竹編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火炬以束葦為之即如火把長十餘丈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遂克荊門夷道自武昌順流而下時詔使濬受王渾節度濬舟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以是日入石頭孫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所私平吳之役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四

濬功為鉅時濬之入建業也明日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忽將攻濬濬送皓與渾由是得解渾與濬爭功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有司逢迎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濬因王渾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失儀帝每容恕之遷濬為鎮軍大將軍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所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蘭相如所以屈廉頗也王渾其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福也晉書載唐彬與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三百里遂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

功當時有識者莫不賢彬嗚呼濬視彬應有餘愧矣孫皓既平杜預進封當陽侯還鎮襄陽預以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乃勤於講武錯置屯營分據要地又激用澁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定界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阻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輒出諸將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接物以禮問無所隱既立功後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備成一家之學後徵為司隸校尉加特進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五

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勳悼謚曰成文端公論曰祐預并能御大衆有成功蓋非獨善於發縱指示一能用濬盡其才一能容濬成其績若王渾者豈不更有餘愧哉

劉宏 祖述

和季士雅慮變周祥公忠仁恕致遠經方

劉宏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述字士雅范

陽遵人也宏少有幹畧張華甚重之與武帝同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寧朔將軍烏丸校尉甚有威惠為邊境所稱封宣城公有張昌者作亂於襄陽詔以宏為荊州刺史代王歆為鎮南將軍都督諸軍事

宏遣南蠻長史陶侃牙門將皮初等進據襄陽侃等累戰破昌斬首數萬級昌懼而逃於下雋山宏遣軍斬之其衆悉降荆土以平時荆部守宰多闕宏請補選得許乃鈐叙功績隨才補授以陶侃為行司馬而以皮初補襄陽太守表其姓名上之朝廷以初雖有功而襄陽名郡不可輕授人乃以前東平太守夏陟為之陟宏之壻也宏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統一國者宜以一國為任若必嫻親然後可任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哉乃表陟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先酬報詔聽之宏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則荆人愛悅嘗夜起聞城上持更歎聲甚苦呼省之見其老病無襦乃譴罰主者而給其人衣帽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許人捕魚宏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共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六

其利速改此法聽百姓取利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告急貸糧州僚以運道懸遠不欲多給宏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厚給於彼可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又以田種糧食分給流人十餘萬戶之在荊州者使不以貧乏為寇更擢用其賢才以慰勉之詔進宏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大亂惠帝已幸長安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會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敏與江夏太守陶侃同郡又同歲舉吏有問侃於宏者更委侃討敏侃遣其兄子為質宏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竟不敢闕境宏每有廢興必手書於人丁寧款密人爭感悅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

駕宏遣將率諸軍會之既還自以老病將解州事未及卒於襄陽士女如喪私親詔贈新城郡公諡曰元宏子璠為順陽內史甚得江漢心○祖逖少孤性豁朗年十四五猶未知書兄納等並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閭重之後益博覽書史見者咸謂有佐世才年二十四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最篤嘗同寢夜聞雞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後累遷太子舍人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敗於蕩陰遂退還洛時車駕幸長安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病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由是眾皆推逖為主達泗口元帝遙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七

谷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恢復之志賓從皆桀勇逖遇之如子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羣寇乘隙流毒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望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伏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之距於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逖至乃誘其部人謝停斬平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未至軍大饑樊雅以其眾罷逖直趣

幕督護董昭戰走之而張平餘眾助雅攻逖益急逖求救於達陂塢主陳川遂命將李頭率眾援之頭力戰有勲遂克譙城逖時護雅駿馬頭甚愛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歎曰若得此人為主死無憾矣川聞而怒因殺頭頭親黨四百餘人皆奔於逖川益怒遣兵大掠豫州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主軍無所私焉川懼遂以眾附石勒逖率眾伐川石虎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擊虎虎大敗收兵掠豫州而留其部將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放牧逃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豹遣兵逐之即棄擔走豹兵久饑既獲米謂逖士眾豐飽大懼勒將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八

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餽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邱以迫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邱數遣軍邀擊石勒勒屯成漸盛候騎嘗護濮陽人逖厚待遣歸皆感恩率鄉里五百家來降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成歸逖者日多時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逖馳使和解之遂皆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賤皆遇以恩禮尤善招撫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賊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鈔之明其未附諸塢感戴賊中有異謀輒密以聞由是多所剋獲自河以南盡為晉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子弟皆耕耘樵擔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醮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坐中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其

得人心如此詔進進鎮西將軍益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部於是公私豐贖邊境休息士馬蕃滋大有越河之意後發病猶圖進取營繕虎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敵所嚴乃築壘於城南未成而病篤俄卒於雍邱年五十六豫州士女如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王敦久懷異謀惟憚逖與梁州刺史周訪二人不敢發及訪與逖繼歿敦乃肆志焉文端公論曰祖逖忠君愛國之忱經方致遠之畧其素所樹立然也方其奉命北行軍糧器械一無所復恃又值羣山竊據日夕轉戰進寸退尺卒撫有河南使強敵不敢生邊釁蓋仗義執信德施既普威命日行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九

未來而懷集有方既來而撫御無失是故能以寡敵眾弱敵強焉嚮使天假之年得與陶侃溫嶠諸君同心共濟恢復中原豈有難哉其論劉宏曰當晉分崩離析之會非精勤無以慮變非果毅無以殺敵非公忠仁恕無以收智謀勇畧之用而成安上全下之功劉宏拊循士卒與同甘苦官人不昵私親任賢不生疑貳是以惠澤入人心威望著鄰境然其大者尤在乃心君國當與溫嶠同為典午一代之偉人矣

溫嶠 陶侃

太真忠武丹心翊主士行精勤法肅三軍

溫嶠字太真陶侃字士行嶠太原祈人也

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自少即以孝悌稱於宗族明帝即位拜嶠為侍中參綜機謀帝深倚重王敦忌之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凌縱嶠再四極諫敦終不悟乃謬為恭敬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接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士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稱鳳聞大悅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能者敦問誰可作嶠以錢鳳對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即表用嶠嶠恐既去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別涕泗橫流出關復入者再三嶠去後鳳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便爾相讒由是嶠得還都乃具奏敦逆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

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令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及王舍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時帝欲親將兵擊舍聞嶠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若賊豕突危及社稷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眾與賊夾水戰擊王舍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成帝即位有庾亮者成帝元舅也及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時歷陽內史蘇峻前守臨淮於王敦犯關時入衛有功威望漸著及在歷陽卒銳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因而庾亮修石頭城以備威和初以嶠為江州刺史平南將軍鎮武昌據上流為國家應援亦以防蘇峻也嶠甄異行能甚有惠政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

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削去之初嶠聞庾亮之徵蘇峻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峻果連祖約同反嶠聞屯潯陽即遣督護王愨期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不守嶠號恟有侯之者悲哭相對俄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殄寇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可天下遂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愈推崇更分兵給之遣使要陶侃同赴國難共推侃為盟主侃隨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陳峻約罪狀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天奪其魄死期將至寇逼宮城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弱不武不能殉難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素著方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一

鎮州郡同稟規畧以雪國恥嶠雖怯弱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與嶠戮力得有資憑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今之進討如石投卵願深察所以以副三軍之望書至侃率所統兼道而進與嶠亮同趨建康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里金鼓之聲震天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固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車駕幸石頭嶠與峻兵相持日久不決嶠於是建行廟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昂流淚覆面三軍莫能仰視時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

不可爭鋒當用智計擒之部將李根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石壘不成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廣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之乃築壘於白石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及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軍步戰不如峻請即攻石頭峻必救則大業自解侃從之即督水軍向石頭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因醉突陣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朝臣皆令赴臺至者雲集乃悉諸軍齊攻榻抗大破逸軍護逸及韓晃斬之於是奮威長史滕舍抱帝奔嶠船羣臣頓首號泣請罪時侃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時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王導乃先帝所任固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二

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未旬日中風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相顧泣下冊贈侍中大將軍謚曰忠武○陶侃本鄱陽人徙家廬江之潯陽元帝時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皆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陳於釣臺羨縛送其帳下二十八人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賞賑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杜欷之亂帝使侃督將軍周訪趙誘擊破之先是周顛為荊州刺史屯於潯水為欷所困侃使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聞耶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



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遣朱伺等  
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詔拜侃荊州刺史移鎮沔江而散  
將王貢提精兵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  
徑向武昌侃遣部將夜趣巴陵掩其不備大破之所斬降  
無算其後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叢為益州吏盜用庫  
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  
貢初橫馬上聞侃言便收斂容色侃知其可動復令諭  
之貢遂來降而散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等而還王  
敦深忌侃功會侃還江陵詣敦作別敦留不遣左轉侃廣  
州刺史荊州故吏咸謁敦留侃不許由是眾情憤惋敦乃  
疑衆受侃意旨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  
色曰使君之雄斷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參軍梅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一

陶等言於敦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  
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設盛饌餞之侃便夜發時王機  
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長驅入境  
遣督護討機斬之機黨温邵猶擁衆不服諸將勸侃乘勝  
討之侃曰吾威名已著但用一函紙足耳邵果走廣州遂  
平以功封柴桑侯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  
齋內人問其故答曰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時梁  
碩陷交州侃又遣將擊平之即詔領交州刺史封次子夏  
為都亭侯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敦既平遷都  
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復移鎮荊州士女交慶侃性聰敏  
勤於吏職恭而近禮好獎人倫終日歛衽危坐軍府政事  
檢攝無遺遠近書疏皆手答未嘗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

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  
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  
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投於江將吏則  
加鞭撲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不可尚也君子  
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有奉  
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添倍若非  
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  
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  
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  
人足成帝時因誅蘇峻功進侃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都  
督交廣七州諸軍事而移鎮巴陵遣參軍張誕討五谿夷  
降之後將軍郭默矯詔殺荊州刺史劉眷侃聞之即表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二

請討默侃兵至默將縛默以降斬之石勒素憚默虓勇聞  
侃討之兵不血刃乃益畏侃侃子瞻為峻部將馮鐵所殺  
奔於石勒侃告以故勒即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移  
鎮武昌遣子斌與部將恒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  
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敢貪榮  
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若使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勦則又  
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病篤又上表遜位曰臣過蒙聖恩  
寵靈彌泰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尚復何恨惟是  
餘寇未除山陵未還所以憤氣兼懷不能已己今良圖未  
叙於此長垂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必得  
良材奉宣王猷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仰戀天恩悲酸感

給以復事付司馬王愷期統領文武侃與車出臨津就船明日卒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褒美贈大司馬諡曰桓祠以太牢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明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謝安每言陶公用法而恒得法外意蓋太真士行之品行功業文端公所論極公侃遜於喬固不待言吳養心曰晉俗之弊在於清談廢事而侃能行事不為習俗所移賢於王導謝安遠矣

### 謝安

### 從容謝公爽輔幼冲舉親不避爰秦膚功

謝安字安石少負重名前後累為徵辟皆不就寓居於會稽東山與王羲之及許詢支遁游處以山水文籍自娛初安弟萬受任北征惟以嘯詠自高未嘗撫

古節錄

卷之二

五

衆安深憂之自隊將以下安皆代為慰勉且責萬曰汝為元帥宜速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者萬敗後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乃赴召溫喜甚言笑竟日既出溫謂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否其見重如此會弟萬病卒安投履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時譽去後令人思徵拜侍中進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遺詔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改詔曰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帝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及見遺詔既不副所

望心疑安與坦之所為大衛之溫入赴山陵百官迎於新亭時都下匈匈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畏懼安神色不動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語笑移日都超時卧温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都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坦之初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優劣時温威振内外孝武又在幼冲安與坦之盡忠夾輔卒安王室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安與坦之故緩其事温卒事竟寢尋進尚書僕射領中書令後坦之出為徐州刺史安獨力維持又當秦寇偪境邊檄四至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文武用命為政不存小察惟總大

古節錄

卷之二

六

綱帝既親政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時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討之加都督揚豫五州諸軍事朝廷方以符堅為憂詔求可鎮北方者安以其兄子幼度應都超素與謝氏不善聞而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幼度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幼度既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號曰北府兵所向克捷凡斬堅驍將數人於是進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其後堅復大舉入寇眾號百萬陣於淮淝詔以安弟石為征討大都督幼度為前鋒都督及堅屯壽陽列陣淝水幼度等眾不得渡幼度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請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曰但

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以為然遂麾使却衆亂不能止幼度以精銳八千涉水決戰堅中流矢斬大將符融於陣堅兵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餘衆宵遁聞風聲鶴唳皆疑為晉兵晝夜不敢息草行露息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堅單騎逃去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無算捷書至安以總統功進太保兼都督揚州等十五州軍事時桓冲新卒朝議欲以幼度為荊州刺史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汚陽之功慮其驍勇在形勝之地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桓石虔為豫州桓伊為江州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卒年六十六帝臨於朝堂三日贈太傅謚曰文靖幼度安兄奕子也少為安所器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與人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七

事而欲使其佳羣從皆莫能答幼度曰譬如芝蘭玉樹樂其生於階庭耳安大悅及長有經國才以討符堅功封康樂縣公都督徐兗等七州軍事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獻武

丁紹 王蘊

譙國舒倫晉陽叔仁公平運掌和簡悅民

丁紹字舒倫譙國人也王蘊字叔仁太原

晉陽人也紹為人開朗公正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惟廣平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全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

官轉荊州南渡河至許而南陽王模為都督感紹留之啟為冀州以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才足為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剋舉視天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卒臨沒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文端公論曰紹既公正而善得民其用兵所向輒克究其才用當與祖逖陶侃為輩臨沒猶慷慨自負紹固人豪也已。王蘊乃孝武定皇后父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開倉廩恤主簿請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以違科免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六

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固辭不受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勸之乃受命項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在會稽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太元九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文端公論曰蘊不報賑饑民固辭恩澤卓哉高舉偉識尤非可求於俗吏中者也

范甯 韓伯

武子抑俗據理詮經康伯辨謙治易典型

范甯字武子韓伯字康伯甯自父汪渡江

僑於新野汪博學善談名理甯亦自少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桓溫所諷而止初溫欲以汪為長史及江州刺史汪皆不就溫意恨故終溫之世甯兄弟無在列位者時方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謂其源出於王弼何宴乃著論以揀之畧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洙泗之風緬焉將墜昔夫子斬少正太公戮華士豈非曠世而同誅乎吾固謂其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甯從儒抑俗率皆如此溫死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絜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晉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遷臨淮太守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九

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野疑議輒咨訪之後出為豫章太守在郡大設庠序採磬石於交州以佐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并拔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又起學臺功用彌廣以專輒任心為王凝之所劾抵罪子泰棄官稱訴會赦免始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初甯以釋穀梁者近十家皆膚淺不經師匠遂沉思積年著為集解其言曰左氏以嚮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文公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公羊以祭仲

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稱夫人為合正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又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甯所著義最精審

為世所重文端公論曰六朝曠達之弊其源出於莊老甯尋究標枝歸罪王何當已而未敢誦言以攻莊老則猶昧其源者也三傳得失自向歆父子已為異同之論至白虎分爭益加破裂甯獨依經詰傳據理詮經可謂通方君子矣○韓伯潁川長社人也為人清和有思理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出羣之器同郡庾敳名重一時少所推服獨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媿王文度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

古品節錄

卷之二

十

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崇尚莊老脫落名教居喪廢禮伯斥非之時人憚焉嘗作辨謙論有曰孤寡不穀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人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夫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也後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改太常未拜卒初王弼注易於繫辭說卦序卦三傳猶未畢業伯實續為之注云文端公論曰程邵未興治易者皆宗王韓之注王淫於莊老所注不足以翊衛名教伯當放浪波靡之時斥俗崇禮而亦未能發揮四聖之微指讀其所著辨謙論誠有味乎其

言在易小過象傳曰行過乎恭喪過乎哀蓋崇本以維其表則過而非過伯殆有得於斯義者耶

燕

慕容恪

元恭大度智深勇沉昭昭臣節抑抑小心

慕容恪字元恭燕王廆之孫皝之第四子

廆庶弟也幼沉深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雄毅嚴重每言皆經綸世務皝異之乃授以兵從征伐臨機數出奇策石虎以戎卒十萬攻皝諸郡叛應者三十六城左右勸皝降皝不聽而遣恪率騎二千擊之虎軍驚遁恪乘勝追斬三萬餘級段遼遣使詐降於虎虎遣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楊裕等擁遼及其部眾以歸出為度遼將軍鎮平郭恪撫舊懷新屢破高麗兵高麗憚之不敢入寇皝將終謂皝曰今將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宜深委仗之廆嗣位彌加親任遣討冉閔閔趨常山恪追及於魏昌之康臺十戰皆不勝閔素號驍勇又所將皆精銳燕將咸震憚之恪曰閔師老卒疲加以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可分軍為三部閔性輕銳知吾軍勢不敵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陣以待之俟其合戰然後諸軍犄角攻之蔑不剋也乃擇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閔果直衝中軍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擒閔斬於龍城後討齊王段龕進圍廣固諸軍請急攻之恪曰兵法有緩有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慮腹背受惠者須急攻之如我強彼弱外無救應者當羈縻守之以待

其斃命雖遇阻堅城上下戮力若盡銳攻之則數旬可拔然殺吾士衆必多矣何忍輕用其死乎軍士聞之人人感悅遂築室反畔嚴固圍壘樵採路絕龕乃出降因悉定齊地留兵鎮撫而歸以累功拜大司馬錄尚書事封太原王及傷寢疾慮子暉不堪承嗣欲行宋宣之事以社稷附恪恪固辭傷怒曰兄弟間豈容虛飾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詎不能輔少主乎傷喜曰爾能為周公吾復何憂傷卒暉即位以恪為太宰專錄朝政先是呂護復據野王潛通於晉間傷喪謀引師嚴鄴恪率衆討之護嬰城自守將軍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然內鮮宿糧外無強救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以離間其黨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五

卒以微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獲奔晉尋而來歸恪雖綜大任而在朝兢兢循禮進止有常每事必與衆議之歸第則靜心色養手不釋卷虛襟待物詎納善言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人以為大媿莫敢犯者至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恪將取晉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分遣其將功陷河南諸壘遂進克洛陽執晉將沈勁勁不屈而死恪因畧地峭關中大震符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時遠近咸畏其威名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佈信御物軍士有犯法者不深苛求常縱舍之營壘不求整齊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及有疾暉親臨問以後事對曰吳王垂文武兼才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

然恐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訖而卒其後王猛入鄴城令嚴無犯燕民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為設太牢以祀之文端公論曰如慕容恪於燕王猛於秦皆智深勇沉曉暢時務觀其運籌決勝不啻指諸掌恪生長深宮而器識遠到才猷練達固遠過其父兄當傷寢疾時恪威命已行於境恩信復結於民託先君之命抗弟及之禮宜不難取而有之然卒守臣節百折不變彼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有天下者直當愧死無地矣若猛者揆文奮武拓境安民雖諸葛治蜀無以遠過猛固可大用而符堅實能盡其用也猛剛明有餘寬厚不足其激殺樊氏詐叛慕容垂皆非君子長者之道尚有管商餘習視武侯之忠誠洪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五

雅氣象  
固殊焉

梁

韋叡

勇哉懷文板輿殿軍有功不伐卓卓人羣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漢丞相賢之後

奇少好學事繼母孝梁武帝以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甚有惠政累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率州兵擊走魏寇天監四年詔叡督軍北伐叡遣馮道根等攻魏小岷城未拔叡巡行圍柵魏城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請還受甲而後進戰叡曰彼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五

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皆殊死戰魏兵敗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畧等攻合肥久未能下叡夜堰肥水艦舟大通先攻其東西二小城會魏援軍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敵至城下雖請何及且吾益兵彼亦能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時叡遣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人攻拔之遂乘勝至堤下兵勢洶湧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繳扇麾幢於堤下樹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親與爭之兵少却因築壘於隄以自固叡起門艦高比合肥城四面臨之魏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鞍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

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會有詔班師諸將以去魏甃城甚近恐其追攝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

懾其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軍於邵陽洲義之拒守六旬城幾潰者數四帝命叡救之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叡卿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驚曰是何神也城中知有外援士氣百倍時楊大眼勇冠三軍將萬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遂令強弩二千驟發殺傷甚衆矢貫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五

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率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一日數合英憚而退至夜復攻城飛矢如雨集叡子黯請下城避箭軍中皆驚叡於城上厲聲訶之乃定魏人先夫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與橋等會三月淮水暴漲即遣門艦進臨賊壘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熾募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諸將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單騎遁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渰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貲糧器械山積以功進爵永昌侯拜南郡太守會同州刺史馬仙琕自北軍還為魏兵所攝三關擾動詔叡督兵援之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

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時元英急追仙理將復邵陽之恥聞敵至乃退十四年拜雍州刺史明年表致仕不許尋徵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性慈愛撫兄孤過於己子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族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年七十九帝臨哭甚慟謚曰嚴敵有雅度淮人以愛惠為本所居皆有政績雖在軍中被服必於儒者邵陽之役羣帥爭先告捷敵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文端公論曰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考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韋敵以羸瘠之軀指麾板輿之上出奇制勝威震敵國綸巾緩帶之風流豈復遠哉至其遇敵不懼有功不伐皆定力始然非能強而致也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七

北朝魏

高允 蘇綽

伯恭明道忠不欺君令綽賢矣惜佐宇文

高允字伯恭蘇綽字令綽允渤海蓆人也

少孤有奇度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性好文學擔簦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慶三年年四十餘矣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佐平涼州有功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太武帝令與司徒崔浩修國史東宮少傅游雅素知其能數以災異問允曰天道難知既知復恐洩漏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七

此尋詔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太武常問允何政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眾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農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初浩以才畧為帝寵任命浩等撰記務從實錄既成書有著作令史閔湛郝標者性巧佞因勸浩刊於石以彰直筆允私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列通衢帝聞大怒詔收浩允等案罪先是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公



惟懼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中書侍郎  
崔鑒等謂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以鑒等為  
親已而反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入死地入見帝遂不以實  
對終護罪戮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入見至尊吾自導  
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  
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問允曰國書寺浩所為乎允對曰  
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  
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  
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  
宮所言否允曰臣以下材謬參著作逆犯天威罪當滅族  
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侍講日久欲勾其生耳實不問臣臣  
以實對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人情所難而

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赦其  
罪以旌之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宗欽臨刑嘆曰高  
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  
益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至尊如此每一念及  
使人心悸允曰臣東海凡生本無宦意屬休明之會釋謁  
鳳池仍參麟閣妨賢已久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  
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  
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  
故也允上禮教一疏大畧言禮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  
蓋三綱之首不可不慎也凡所敷陳無不痛切及文成之  
立允預其謀司徒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不言時  
帝大起宮室允諫曰自太祖至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

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  
望足以閒觀遠近若欲修廣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帝  
納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私室諫諍不欲彰於  
外至於事君獨忍翹君之過以沽直名乎高允於朕過失  
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使  
朕得聞其過而天下不知乃真忠臣也乃拜允中書令文  
成崩獻文在諒闇引允參決大政欲修明庠序立學郡國  
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人次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  
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  
其博士取博通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  
上助教亦如之年限三十以上如其學業夙成才任教職

不拘年歲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賢謹堪循名教者先盡  
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後獻文有遺世之志以孝文冲  
幼傳位命羣公輔之允進爵咸陽公持節征西將軍懷州  
刺史秋九月巡境問民疾苦見召公廟毀新之時年九十  
矣勸民學業風化大行太和二年以疾告歸詔以安車徵  
允扶引就內改定皇誥作酒頌寓規孝文悅之置之座右  
太和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昭禮甚厚  
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文端公論曰允忠不欺君  
信不肯友學術內充忠醇如一而險躁既克休祥隨之周  
詩曰自求多福益善氣所迎斯動已而天地應也北魏孝  
文為三代以下賢君允決策於前薰蒸於後用開不世出  
之主自晉以來如允之令德令名不可有二豈獨冠絕北

朝哉○蘇綽武功人少博學善算術時魏已分東西孝武避高歡而西奔又有宇文泰用事故宇文泰與高歡名為各擁其君實乃共分其國泰表綽為左丞參典機密大統三年東魏高歡三道入伐諸將咸議分兵禦之泰以為不如并力西拒寶泰惟綽意與合遂擒寶泰於潼關封綽美陽縣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泰欲革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綽乃盡智能贊成其事因為六條詔書其一先治心曰凡令之方伯守令並古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惟良守宰耳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是非謬亂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夫所謂清心者非止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三

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下民孰不從化其次又在治身凡方伯守令之身乃百姓之表表不正不可求影直身不修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以訓其民而仁以導之義以教之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而自興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

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衰蕩之風質直者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

宣教化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使百姓暨暨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凡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由此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盡地利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民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有游手游食不勤生業者則正長牒名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三

及陰雨之暇又常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共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如不能爾則陷於刑辟矣其四推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置臣以佐之置臣得賢則治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凡所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求材藝者謂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否則去之惟是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有失禮遇任之不盡其材耳夫良玉

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昔呂望百里奚  
管夷吾彼瓌偉之才不世之傑尚不以未遇之時自異於  
凡品况降此者哉然善觀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  
易充易充則事無不理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  
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今吏員其數不少在下州郡尚  
有兼假擾亂細民悉當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  
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  
選以相監統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  
之路非一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  
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賢不肖別矣其五恤獄訟曰人  
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  
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先

王特加謹慎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  
聽參之以証驗如睹情狀使姦無所容然後隨事加刑輕  
重悉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物理斟酌禮律無  
不曲盡人心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失不經今之從政  
者則不然深文巧刻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  
然者非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  
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  
死不可復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天道  
况刑罰不中傷天心犯和氣而欲陰陽調適萬物阜安不  
可得也凡百守宰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  
亂人倫故為悖道者殺一勵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  
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夫均平者不捨彙強而

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徵愚拙此之謂均也蓋起於有漸必  
須勸課先時而備至時而輸如不預勸課臨時迫切復恐  
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富商大賈緣茲射利輸稅之民  
於是弊矣租稅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  
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役  
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  
政之罪人也於是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令守長皆依新  
制而遣數年之間百姓便之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嘗謂為  
政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  
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文端公論曰蘇  
綽忠敬節儉定經制立章程使國  
家煥然有新氣象綽其賢矣

隋

王通

仲淹實學志在蒼生河汾昌教展也大成

王通字仲淹祖居祁後家河汾父隆傳業

教授門徒千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文帝從容問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久曰先生朕之陸賈也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稱善四年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大父安康獻公占之曰是子必通天下之志遂名曰通十八年隆謂通曰自天子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五

至庶人未有不資師友以成者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闕朗正樂於北平霍級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召見太極殿奏太平十有二策帝大悅曰得生幾晚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通知謀之不用遂東歸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其教大興於河汾雍雍如也通間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其使人雖童僕必敬容或問人善曰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交也其族婚嫁必具六禮曰禮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蓋二綱之首不

可不慎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庶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秋斲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

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

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曰教之以詩則出辭

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

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

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通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古品節錄

卷之二

五

魏徵問夫子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通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賈瓊問何以息諍曰無辨何以止怨曰不爭問事人之道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以諷之無闕其捷問君子之道曰必先恕乎為人子者以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房元齡問事君之道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先正其心又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其嘉言懿行門人相與集而記之號曰中說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監博士徵不至十三年卒門人謚之曰文中文端公論曰當隋之時道術之裂也已久通獨銳然修周孔之業倡教河汾成就後進其學其識誠大有以過

人者故朱子稱其學有可用之實苟揚韓氏皆不及也豈  
不諒哉康節邵子亦嘗為之贊曰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  
子有歸斯實  
平恕之論

古品節錄卷之三

唐

房元齡 杜如晦

元齡周密理治太平如晦明決相濟有成

房元齡名喬以字行齊州臨淄人也杜如

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元齡幼警敏善屬文攻書年十八舉進士父彥謙疾篤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元齡杖策謁軍門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授府記室每從征伐眾爭取貨珍元齡獨

古品節錄

卷之三

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深相結人人願盡死力王比之先武得鄧禹云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著稿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面語也太宗即位拜中書令第功班賞第一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元齡等以刀筆居臣上竊所未服帝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建德之南全軍覆沒黑闥再合望風輒奔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三年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帝嘗謂元齡與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比聞公等聽受詞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寬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

射論者以元齡等固屬賢相然太宗委任責成得馭相之體帝嘗問創業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羣雄并起角

力而後臣之創業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獲一

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伏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方與

公等慎之未幾更封梁加太子少師居宰相積十五年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不許十八年帝伐遼東元齡謂諸

子曰今天下無事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諫抱愧致地矣乃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哭厥

可汗束手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被置郡縣高昌吐谷渾偏師掃除惟高麗連命今自將六軍不旬日拔遼東擒

古品節錄

卷之三

獲數十萬可謂功倍前世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重也今士無罪驅之行陣委之鋒鏑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慈母寡妻望構車抱枯骨椎心掩泣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做中國為舊王雪耻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失大乎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則臣死骨不朽帝聞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篤尚能憂吾國事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卒年七十一陪葬昭陵謚文昭元齡明達吏事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審定律令意在寬平聞

人善若已有之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惕息無所容隨材收叙無隔疎賤然亦慎許可帝討遼東元齡守京師有男子上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公元齡驛遣追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慮諸子驕侈席勢凌人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杜如晦少英爽喜書負大節臨機輒能斷太宗即位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貞觀二年進侍中攝吏部選總監東官兵馬三年拜右僕射仍領選所引士賢否咸得其職太宗嘗謂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辭刀筆不悉其景行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選集數千人厚貌飾辭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帝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乃止時天下新定凡立國規模臺閣制度典章文物悉與元齡裁定每議大政事元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蓋元齡長於謀如晦長於斷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協德以致太平設良相者稱房杜焉四年以疾請解職頻使存問醫藥相望於道及疾篤帝與太子親造其家撫之流涕卒年四十六帝輟朝三日哭之慟贈司空封蔡國公謚曰成文瑞公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且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濟以文學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所滯碍誠開國臣也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

成並定天下稱名相偉矣使天假之年得從容以報太平之知遇事業豈止此哉唐書謂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爭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固宜哉

魏徵 王珪

元成叔玠學術通明敝邪陳善道協計行

魏徵字元成魏州人也王珪字叔玠梁太

尉僧辯孫也徵少孤有大志不營貨產以十策進李密不用從李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密守徵以書諭之勣遂定計歸唐後為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四

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罷其直及即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于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官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回屈凡二百餘奏無不愷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毀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跡居數日帝問徵曰昨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敕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跡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跡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邦之興廢或未可知

帝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  
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  
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  
良有異乎徵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  
無疆辜獲稷契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  
獨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曰君臣  
不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賜絹二百疋帝又問人君  
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堯舜闢四  
門明目達聰雖共驩苗鯀不能蔽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  
武帝獨信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  
而不知賊盜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帝欣然喜其言貞  
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趙文泰朝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五

恣遣使入獻詔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  
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恐不勝  
其弊帝乃止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以上簡點  
入軍勅出徵執奏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可魚明年無魚  
焚林而收非不得獸明年無獸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  
賦雜役將何取給帝喜乃停止中男賜徵金甕一口先是  
帝嘗嘆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饑者易食  
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  
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漸澆漓不復返  
樸今當恣為鬼魅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即位四年米斗  
三錢東薄海南踰嶺戶閩不閉行旅不費糧帝語羣臣此

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李靖敗突厥  
頡利部落多來歸降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置徵  
議以為宜遣發河北居於舊土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  
之後滋息過倍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有後患彥博曰天  
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處之河南死而生之亡而存之  
懷我厚恩終無叛逆徵曰晉代有此分居近郡江統為言  
武帝不用後果覆車陛下必用彥博言所謂養虎自貽患  
也帝竟從彥博議後帝幸九成宮突厥陰結所部作亂事  
敗皆捕斬之還其舊部於河北帝悔而自責曰初不納魏  
徵言遂幾失久安之道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  
譖毀蒙引見任以彈射莫敢爭論徵奏曰權萬紀李仁發  
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六

非有罪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元齡斥退張亮無  
所肅厲徒損聖明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  
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羣臣素無  
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元齡亮之徒猶不得伸其枉直其  
餘疎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  
以來果有宏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  
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以自損乎帝欣然納之賜絹五百  
匹萬紀仁發相繼貶出七年代王珪為侍中進爵郡公帝  
一日謂徵曰卿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何也徵曰臣以  
陳論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  
許可又別陳論非禹稷所以事君也帝曰人云魏徵舉動



疎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帝嘗從容問比來政化如何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施以四海為虞比來漸加驕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所行比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免強聽受而意終不平帝曰於何事如此徵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以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致死無容濫加遂賜以蘭陵公主園值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雄固言是實大理推得其偽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不從胄曰既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七

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如此為我守法豈慮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於時雖從臣言賞德參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帝驚曰人苦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帝又嘗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百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見羣臣辭色愈溫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極諫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因事極言尤為激切條陳十思畧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

克終者蓋寡蓋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遐荒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怨不在大可畏惟人戴舟覆舟所宜深懼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懼始而敬終慮墜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官之職役哉帝手詔嘉答之廢明德宮元圃院賜被水者帝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八

不切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諫本欲聞已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即非無損於政由是皆勞而遣之時屢有闕宦充外使妄有論奏事發帝怒徵進曰闕宦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帝悅充使永停徵因上言尚德好善之美術數刻深之害反覆至數千言帝手詔嘉子賜絹三百匹十三年徵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之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之十漸帝書為屏障兼付史官賞黃金十斤廐馬一匹一日九成宮宴近臣帝稱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陛下若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帝大悅賜錢十五萬又嘗謂侍臣曰貞

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元齡之功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惟魏徵而已解佩刀賜之徵以隋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繁然復完又以小戴禮綜彙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舞破陳樂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數舉有所諷切如此嘗與房元齡高士康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與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何罪而謝也十七年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

百品節錄

卷之三

九

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加之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帝甚嘉歎徵家初無正寢帝輟小殿材為營構賜素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卒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詔百官咸赴喪贈司空謚文貞賜用素車白布旌帷以遂其志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手書之益封戶九百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魏徵朕亡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蒙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願

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辭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顏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懼徵沒後毀者百出証其錄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後征遼東還帳然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召其妻子慰勞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加禮焉五世孫暮仕至同平章事宣宗稱其直諫有祖風文端公論曰徵務引其君於當道志仁惓惓忠貞學術通明浩氣充塞古今直臣鮮有過之太宗英睿從諫如轉圜士君子有致君堯舜之心遇堯舜之主不披肝露胆罄底蘊以相告非人情矣徵之諫固不可及亦太宗成之也明君良臣相需殷而相得彰豈其然乎。王珪少孤性雅澹志量深沉能安貧履正交不苟合母李氏謂曰汝他日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

百品節錄

卷之三

十

試與偕來乃約房杜等過其家李氏窺見大喜亟具酒食曰客皆公輔才汝貴不疑高祖入闕授太子舍人遷中允太宗即位召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多所獻替帝頗良原封永寧縣男尋遷侍中帝嘗謂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帝然之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帝指示珪此廬江王瑗姬也瑗不道賊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姬今在帝側竊謂陛下是之審知其非何不屏去若更納用此與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相去幾何帝悅即出之時珪與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鑒人物因謂之曰卿

標鑿通悟試為朕言元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入將相臣  
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理繁治劇衆  
務必舉臣不如曹以諫諍為己任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  
微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  
而元齡等亦以為確論進封郡公後為魏王泰師王見之  
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教王忠孝王問何為忠孝珪曰  
至尊王之君事思盡忠亦王之父事思盡孝惟忠孝可以  
立身成名享天佑垂後裔王問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  
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無過矣子敬直尚南  
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謂曰主上  
欽明動循禮法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

古節錄

卷之三

十二

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盟饋之禮是後  
公主下降咸備婦禮自此始也貞觀十三年卒年六十九  
圓形凌烟謚曰懿珪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大甚平  
居雖僕妾不見其喜愠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  
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徵時人或贈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  
雖已亡必酬贖其家宗烟匱乏周恤咸至薄於自奉未嘗  
營構堂室有司劾其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帝為立廟媿  
之不罪也世以為儉不中禮云文端公論曰珪推誠納善  
多所獻替盛世良臣也珪學問謨猷不及魏徵而  
剛直不撓善諍諍與徵相似王魏並稱有以哉

李靖 李大亮

藥師忠智兵法專精土門大亮單馬拔營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李大亮京兆涇

陽人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當建功業寧作章句  
儒耶從秦王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封蕭統據江陵靖陳圖  
統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  
德四年八月大閱夔州時秋潦清瀨漲惡諸將請俟江平  
乃下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乘統不備冒險趨是震  
雷不及塞耳可擒也孝恭從之九月拔荆門宜都抵夷陵  
統將文士宏志屯清江孝恭欲擊靖請駐南岸待其氣衰  
孝恭弗聽自往戰敗績賊衆委舟散掠靖縱兵奮擊大破  
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命  
志散之江中諸將皆諫曰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統之地

古節錄

卷之三

十三

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授兵四集  
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無所用之今乘便蔽江而  
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規伺動淹旬  
月吾取之必矣統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統內外阻絕乃  
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秋毫無所犯或請籍統將拒戰  
者家賞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  
死門豈可同叛逆者科若降而籍之恐自荆以南堅城劇  
屯歐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於是江漢列城望風款附以功  
封永康縣公荊州刺史遂渡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長馮  
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  
詔書嘉勞授嶺南撫慰大使桂州總管念嶺海阻遠非振  
威武示禮義無以移風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

宣布天子威義遠近惟服輔公祐反詔靖副孝恭討之幸  
世勛等七總管皆受節度靖督諸軍水陸並進鏖戰殺傷  
萬人破其將馮惠亮陳正通等遂率輕兵至丹陽擒公祐  
以歸太宗即位歷兵刑二部尚書實封四百戶檢校中書  
令帝圖突厥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帥勁騎三千由馬  
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以驚曰兵非傾國來靖敢提孤軍  
至此靖又縱間諜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遁磧口  
帝曰靖以三千騎直犁庭取定襄古無與比足洒吾渭  
水耻矣進封代國公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請舉國內附詔  
以靖將兵往迎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之頡利外無卑辭  
內實猶豫欲俟草馬肥亡入漠北靖曰頡利雖敗其眾  
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伊九姓圖之無及乃謂副將張公謹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五

曰詔使至敵必自寬若疾驅萬騎賫二十日糧自白馬襲  
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  
乃覺俘斬十餘萬擒其子墨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乘千  
里馬先奔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  
陰山北至大漠矣因大赦賜民脯五日御史大夫蕭瑀劾  
靖縱軍士掠散珍寶召讓之靖不辯惟頓首謝帝進靖光  
祿大夫增戶至五百謂曰向人譖公短朕今悟矣賜帛千  
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朝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  
尋為畿內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乞休授特進就第吐  
谷渾寇邊復拜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踰積石  
山戰數十多所殺獲降其國人無算吐谷渾伏允窮蹙自  
經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自是闔門稱疾謝絕親故

改封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圖像凌烟閣年七十九卒陪  
葬昭陵謚景武○李大亮有文武才畧高祖時授亮為土  
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  
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  
境下書獎勞賜馬五乘帛五段頃之賊大至大亮度不能  
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遂相率降  
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徒步返帝聞之悅擢金州總管  
府司馬王宏烈據襄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  
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廣州至九江會輔公祐反以  
計擒其將張善安公祐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  
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名  
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五

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  
邪乃乘昔旨如其擅求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  
此朕何憂賜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知為政之體公  
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遂徵懷四裔諸郡降者入賜袍一  
帛五其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員又置降人  
於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大亮上言臣聞綏遠  
必自近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  
永為藩臣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民得就農故此中  
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為劍南道巡省大使會計吐谷渾  
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  
賊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  
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

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戎得  
酣臥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元齡居守元齡稱有王陵周  
勃節可依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  
東役就瘞嘆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生命屏左右言終卒  
年五十九將斂家無珠玉為合惟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  
哭為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  
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論是  
非無巨撓至妻子未始見情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  
陋狹甚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祐以  
功賜奴婢百口謂曰兒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  
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之咨美更賜俸婢二十後破  
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莫宗族無後者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十五

三十餘樞贊遂加焉嘗以微時張弼脫其死及貴念有以  
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不得一日識諸塗持  
弼泣悉推家財與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弼  
力也願悉臣官爵受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  
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文端公論曰大亮位封疆  
居職守征伐平定之功不及英衛謨猷弼亮不及房杜王  
魏馬褚諸公然觀其隨事指陳及臨沒遼東一疏抑亦知  
其槩矣大亮讀書知義理嫻韜畧脩門內行厚於天性微  
烈尤堪仰企云其論李靖曰靖才畧非常而恂恂如不及  
以沉厚稱雖非章句儒亦書史之潤矣唐書言靖善用兵  
特臨機果料敵明恨於忠智而已世俗言靖精風角鳥占  
雲稜孤虛之術傳者怪詭皆不足信善用兵者惟理是據

宋儒論靖用兵苟能以正  
出奇謂得法制之意也

馬周 褚遂良

賈玉誠篤事君敬敷善忠諫愧死勅乎

馬周字賓玉博州茌  
平人也褚遂良字登

善錢塘人亮子也周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然性曠邁  
鄉人以無細謹薄之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資給使入闕  
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為  
何條二十事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  
之帝令召周末至使者數輩敦趣及見語大悅詔直門下  
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十六

周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治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  
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  
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大孝  
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  
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  
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皆積德累業恩  
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  
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  
自守後無遺德可思傳嗣之主其政稍衰一夫大呼天下  
土崩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當隆禹湯文

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自古明王雖因人設教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卜祚遐長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尚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業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又益州及京師諸處營造供奉器物並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息作法於治後世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疾苦前代之事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若人勞而不息萬一中國水旱邊方有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七

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陛下誠欲勵精為治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又言臣聞天下以人為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眾不能皆賢但州得賢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帝稱善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拜周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於敷奏機變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不見周即思之累遷中書侍郎兼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征遼東留輔太子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飛白書鸞鳳冲霄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十六字賜之周寢疾取所上

章奏稿悉焚之曰勿彰君過取身後名也卒年四十八陪葬昭陵文端公論曰周微時落拓無所容何其憊也及為人陳事動主知相竟恨晚又何遇之奇也草茅特達慷慨而談國家之務洋洋乎無所忌諱彼亦自以不世遭逢欲傾生平肺腑報知遇忠矣○褚遂良貞觀中為起居郎時方博購王羲之故帖獨遂良能辨質真偽備論所出後遷諫議大夫知起居注帝欲觀之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未聞天子自取而觀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紅漆器不已必金玉為之故諫者採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進黃門侍郎參綜朝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八

政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與長孫無忌並詔入卧內令盡誠輔太子又謂太子無忌遂良在而無憂國家事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累遷尚書右僕射與無忌同心輔政帝亦敬禮二人納善勳民故永徽初政有貞觀之風六年帝將立武昭儀召無忌李勣與遂良等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托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勳稱疾無忌等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為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語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玉音在耳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易皇后

請更擇令族何必武氏况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  
之後謂陛下何如主帝羞默遂良因執笏殿階叩頭流血  
曰還陛下笏弓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在簾中大言  
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  
刑他日幸勅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  
執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尋轉桂  
州侍中韓瑗等累諫帝終不納顯慶二年再貶遂良愛州  
刺史逾年卒年六十三文端公論曰褚遂良忠諫名臣也  
或疑其譖死劉洎唐書亦病之李贄藏書至列於藝學之  
流悲夫遂良當北晨穿鼻之際彼佞如勅固不足道雖以  
無忌之賢亦且不能疆諫公激切廷爭竄死荒微知有國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九

而不知有身魏文貞宋廣平之儔匹也而謂有諍人於死  
之事固未可信然亦未免過剛時高宗既已羞默叩頭流  
血則可何必更置笏於  
殿階以激高宗之怒哉

裴行儉

守約善撫西州安堵武畧文謨外將內儒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  
聞喜人也貞觀中舉

明經擢左屯衛倉曹參軍大將軍蘇定方授以用兵奇術  
麟德二年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皆慕義歸附召為司文  
少卿遷吏部侍郎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  
總管又改秦州右軍調露元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

李述勸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  
議曰吐蕃叛渙方熾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  
子質京師宜遣使立之道過二蕃以便宜制事可不勞而  
成也帝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經莫賀  
延磧風砂晝冥導引者迷路將士不勝饑渴行儉止營致  
祭下令曰水泉非遠衆乃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  
果得善水草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  
揚言大熱未可進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徐召四  
鎮酋長以攻獵為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  
里遣所親問都支安否召與相見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  
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  
遂擒之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十

簡精騎約齋襲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  
言都支已擒狀於是遮旬亦降悉俘至京師遷禮部尚書  
兼右衛大將軍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  
立泥熟匄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都護蕭嗣業戰  
死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行儉詐為精車三  
百乘伏壯士陌刀勁弩於中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  
後賊果來羸兵棄而走賊方解鞍牧馬取糧車中而壯士  
突出伏兵又至殺賊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  
于北暮立營壑濠既周行儉命徒營高崗吏曰士已安堵  
不可動弗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  
驚駭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不必問所以知  
也賊拒戰黑山數敗殺偽可汗泥熟匄持首來降行儉又

計擒奉職乃還明年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行檢總諸軍屯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請縛溫傳自効行儉秘之而密以聞後數日望見烟塵漲天而南斥候皆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顧受降如受敵較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笑厥餘黨悉平帝大悅封開喜縣公永淳九年卒年六十四生平以草隸名家高宗用素絹令書文選一部甚秘愛之行儉好取人善甄拔賢俊有人倫之鑒平都支出瑪瑙盤示將士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碎之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上賜都支資產金羅二千及索駝馬牛皆分結親故及麾下數日輒盡文端公論曰行儉才兼文武有人倫之鑒其器量亦不可及令長兼銓衡和鈞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石豈不為有唐名相乃僅僅以知兵顯而史氏遂以將帥目之惜夫士君子無所不學經文緯武非有兩途可為知者道耳內則佐天子作舟霖於蒼生外則為國家揚皇威於萬里此之謂讀書人豈必如鄧弼所云一服儒衣遂奄奄欲絕哉行儉用兵以謀畧見奇不以血刃著績儒將風期尤其可傳者也

狄仁傑 張柬之

懷英忍辱智慮深長孟將晚仕反周為唐

狄仁傑字懷英張柬之字孟將仁傑并州

太原人為兒時同館生有被害者吏就詰眾爭辯仁傑誦讀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

耶舉明經授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母老疾當使絕域仁崇謂曰若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吏簡仁基請代行仁基嘆曰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歲中饑久獄萬七千人稱平恕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貽陵栢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不孝必殺之仁傑引張釋之對文帝盜玉環事爭之得免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本立抵罪由是朝廷肅然使岐州有亡卒數百剽掠行人道不通官捕繫之餘黨紛紛不能治仁傑患其窮且亂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遷度支郎中高宗幸汾陽宮為知頓使輦道出妬女祠相傳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并州長史李冲元將開別道仁傑曰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俄為寧州刺史轉文昌右丞復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貞支黨二千八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不能自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詔悉成邊天授二年入為地官侍郎同平章事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乎對曰不願知誠有過臣當改后歎為長者未幾來俊臣誣以謀反事白免死貶縣令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召仁傑為魏州刺史時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尚遠何必疲民悉就田作來則吾自拒之敵聞其名引去俄轉幽州都督后深嘉賜以旌其忠復同平章事時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后曰太宗掃風沐雨親



貞錄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后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后召還廬陵王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因禦邊陛下使三思募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后罷議久之謂仁傑曰朕夜夢大鸚鵡兩翼皆折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他日又問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同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天意者以敵陛下乎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之帳中召仁傑仁傑再三請情詞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曰還汝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取信乃復令出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仁傑在位常以進賢為務或謂曰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卒以所薦張柬之等光復中興仁傑卒年七十一謚文惠睿宗時進封梁公文端公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是時武后已老太子猶存忍辱事牝主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者耳向令仁傑潔身以去自為謀則善矣萬一小人乘間攘奪太子不復唐祚以斬國何賴焉其隨宜補救從容歲月使武氏不疑羣臣不忌然後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張柬之襄陽人少涉經史尤篤好三禮入太學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授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對策擢第一年七

十餘矣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出為合州刺史轉屬州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能盡節於國后詔為洛州司馬旋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即日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柬之遂與平章事崔元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等謀誅二張匡復唐室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柬之遂與定謀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元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軍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及散騎侍郎李湛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后聞驚問曰亂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者何人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泄漏不敢以聞且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收張昌期等斬之梟二張首於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等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諸州明日中宗即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免之相王且加號安國相王皇族皆復屬籍叙官爵其為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柬之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公俄進漢陽王與敬暉元暉彥範恕已同封名曰五王實罷其政事表求養疾授襄州刺史帝賦詩祖道詔羣臣饒定鼎門外至州懇辭王爵弗許俄以三思計貶新州司馬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文端公論曰張柬之經世奇才也舉賢良年七十

餘及為相已八十矣平章三月遂誅二張復唐室旋乾  
轉坤功蓋千載惜不戮三思等去疾留根無乃闇乎

### 郭忠武王

### 錫券汾陽艱危佐命鞏固唐室忠信篤敬

郭子儀華州鄭人也  
以武舉異等累遷朔

方節度使討安祿山先是安思順為朔方子儀與李光弼  
俱牙將不相能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  
子儀趨下堂抱而泣曰今國亂主危豈懷私忿時耶執手  
相持而拜因率軍東討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敗高秀  
巖於河曲遂收雲中馬邑引兵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  
明衆數萬平葉城破趙郡又破之於沙河祿山蓋出精兵

### 古品節錄

### 卷之三

五

與戰未決殺一將以徇復大破之晝揚兵夜持壘賊不得  
休息復乘其倦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之嘉山斬獲六萬  
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皆斬賊守迎王師會哥舒翰  
敗績潼關帝出奔蜀肅宗即位靈武詔子儀班師乃率步  
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子儀至國  
威治振人有興復之望馬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  
總節度賊將阿史那從禮誘河曲九姓六州諸部數萬迫  
行在子儀與回紇葛邏支擊敗之河曲遂平至德二年大  
破崔乾祐於潼關乾祐退保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  
關之間無復寇擾安祿山死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  
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收  
合餘衆保武功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復

長安與賊將李歸仁大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擒二  
萬賊帥張通儒棄城走異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

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遣嚴莊悉衆  
十萬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子儀以軍橫貫其營李

嗣業率回紇從後夾擊大破之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  
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州縣悉平帝入長

安遣使迎上皇子儀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其  
軍容迎灞上芳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乾元元年破賊河

上執安守忠以獻復朝京師進中書令詔九節度大舉討  
慶緒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不立元帥子儀收復衛州

執賊安慶和斬首四萬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  
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思明思明至會大風拔木跬步不

### 古品節錄

### 卷之三

五

相物色諸節度潰還子儀獨全軍保河陽時王師東而無  
統進退相顧望故敗為魚朝恩所譖召子儀還以光弼代  
領朔方兵思明再陷河洛西蕃擾畿輔朝廷旰食復以子  
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以兵趨范陽朝恩又沮解之明年光  
弼敗叩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亂賊鄧  
景山乃復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  
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  
臣莫得見子儀固請乃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  
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京聞之亦殺害  
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用事罷子儀副元帥  
子儀懼諶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復自陳訴帝優  
詔答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春禮彌

重史朝義尚盜洛欲使副雍王東討朝恩元振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據襄州叛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遷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速承詔麾下纔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帝走幸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于泣諭將士共雪國耻皆感激思奮帝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敵亦不敢東向帝許之會張知節迎子儀於洛南乃遣知節率烏崇福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謹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遂遣李忠義屯苑中王仲昇守朝堂斬射生將王撫以狗破賊書聞命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天下皆咎元振元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振懼說帝都洛陽已可其計子儀奏請還都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嶠函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故高祖入關定天下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畧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而無一前一宦寺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地之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畧盡褻服不滿千戶千里蕭條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陛下意者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出一諸侯下哉臣願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閣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卸隱撫鯨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乃還長安既見子儀謂用卿晚故至此因錫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詔子儀為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懷恩走雲州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衆入寇朝廷震恐召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畧子儀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恩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至奉天諸將請戮子儀曰客兵深入利於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遁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遂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入朝進尚書令以太宗嘗為此官固辭不受永泰元年懷恩盡誘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刺等三十萬衆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時懷恩暴疾死回紇吐蕃爭長不相睦子儀使李光瓚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令公在此乎給我耳若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遂挺身往說之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之曰

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宴駕令公亦捐館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牛馬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甚便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請為公盡力以謝過子儀命取酒與其酋長飲申盟誓諸酋皆大喜曰歸者巫師言此行甚安隱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吐蕃知其謀夜遁遣白元光合回紇眾追之俘斬六萬盡還所掠士女入朝加實封二百戶復還河中大歷二年吐蕃寇涇州詔屯

古品節錄

卷之三

无

涇陽敗之於靈州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胎屯奉天又擊敗之議者以吐蕃數為寇馬璘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節度使屯邠州德宗嗣位詔還朝賜號尚父加太尉中書令實封二千戶建中二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陪葬建陵謚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輒得人士心遭幸臣魚朝恩程元振短毀無纖毫顧望握兵處外聞詔命即日就道故讓問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子儀入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墓今及此乃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將士請裹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語以所聞且曰

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田承嗣傲狠不執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再拜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遺絕獨子儀封幣道其境不敢留即持兵衛送麾下李懷光渾瑊等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頭指進退如家人然代宗乎為大臣而不名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領之而已富貴壽考終始哀榮人臣之道無闕焉

子曜肝肅膺股肱矚映而四以才顯文端公論曰子儀一生惟忠與誠而已功蓋唐室而主不疑權傾天下而眾不嫉忠誠之所感也在易中乎可化豚魚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於回紇魚朝恩等見之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李光弼

臨淮武穆繼美汾陽師中烈烈內行彰彰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

長開元初封薊國公光弼幼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妻室祿山之亂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河東節度副使領朔方兵救常山次真定常山民兵執安思義降光弼不殺時顏景輝死後郡為戰區露蒿蔽野光弼醉而哭之出為賊幽閉者恤其家民心大悅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等攻饒陽光弼用思義計按軍入守復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因東出井陘與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趙郡立節戰死希德走鉅鹿遂

收索城十餘縣進攻趙郡拔之又與子儀擊之嘉山大破之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授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軍御史崔衆以前使王承業軍政弛謬每狎侮之至是詔以兵付光弼衆慢易如舊不即付兵光弼收衆將斬之會使者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當斬今但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使者納詔不敢出遂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攻太原時城中卒不滿萬衆議培城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與役是先自困也乃撤屋為櫺石軍飛礮擊賊死傷十二復穿地道迎之思明梯衝近城輒陷賊宴城下令倡優詈侮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入斬之自是賊行視地徒管稍遠光弼偽約降而潛穿賊營地為溝槽以木至期

古節錄

卷之三

三

勅軍城上遣將將數千人出若送款者俄而賊營忽陷因鼓噪突騎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還留希德圍守又擊敗之斬首七萬亦遁去又收清夷橫野等軍擒李宏義以歸晉司空封鄭國公乾元元年代子儀為朔方節度副元帥兵馬使張用濟憚其嚴有異議光弼俟其入謁斬之轅門諸將懼伏次汴州聞許叔冀降思明乘勝西嚮乃如東京留守韋陟請退保潼關光弼曰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勢益彰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遂檄河南尹率吏民避賊而自悉軍趨河陽衆二萬纔十日糧與士卒均甘苦賊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河陽使曉將劉龍仙嫚罵挑戰光弼遣白孝德以騎五十馳之孝德擁二矛策馬亂流而渡瞋目大呼斬龍仙首

以還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浴於河南光弼率軍中牝馬五百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置長竿承以巨木裹鉄义竿上以迎船遇又不能進須臾自焚盡光弼與戰中渾西大破之南城守將李抱玉出奇兵敗賊帥周繫繫復攻中渾光弼使荔非元禮擊敗之繫併兵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而驚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未決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自以刁納粹中有決死之志執大旗令望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既而廷玉軍不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怯也命易馬僕固懷恩小却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三軍齊奮

古節錄

卷之三

三

斬得人馬數萬思明大敗遁去擒徐瓚玉李秦授等太清走懷州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就迎戰沁水上又破之光弼壁野水渡既夕潛還軍留牙將雍希穎守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來劫我若至勿與戰降則與偕來左右皆竊笑之是夜日越果以鐵騎五百至知太尉已去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穎歸必死矣遂降希穎與俱至光弼厚禮之表授特進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安太清揚希仲送京師已而思明用謀間魚朝恩諶之帝使督戰光弼不得行已意出次邙山懷恩不用命遂大敗懷州復陷朝義乘勝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與疾入徐

州朝義園李岑於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封臨淮郡王朝恩元振用事深忌光弼而元振疾之尤甚光弼懼不免及同平章事來瑱以護死光弼愈懼不知所措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亦畏禍遷延不敢行由是諸將陰懷去就多不稟命恚忿成疾未幾卒年五十七謚武穆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事繼母孝與弟友愛時人稱之文端公論曰光弼賢將也其用兵峻厲嚴肅料敵如神唐室中興厥功為鉅獨異其起戎行而能持節行讀書執禮以孝友著聞斯豈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歟使時無朝恩元振不以憂讒懼禍來晚節全鏡之埃則汾陽何以過焉

古節錄

卷之三

重

李泌

賢哉鄴侯帷幄善謀疲兵致富縵市牛

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也七歲知為文開元

十六年帝召見大悅賜束帛還家勅善視養之及長博學善屬文以王佐自負耻隨常格仕進遊嵩華終南間天寶間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使供奉東宮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斬春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陳天下成敗之幾帝大悅延至卧內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為相泌辭曰陛下不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帝乃止謂泌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帝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拜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

帝曰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帝以在東宮時數為李林甫構譖勅諸將克復長安之日掘塚焚骨

泌諫以天子而念寤嫌示天下不廣且上皇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憚萬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養親也帝感悟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所掠子女金帛悉送范陽豈有定四海之志耶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陛下無欲速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患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四將也隨祿山者阿史那承慶耳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

古節錄

卷之三

重

兵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范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二京平奏迎上皇帝詔泌謂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如此上皇不來矣帝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帝曰奈何泌曰今請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促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帝即使泌草表遣使入蜀使還言上皇初得表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羣臣表至乃大喜曰吾今方得為天子父定行日帝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曰臣今報德矣請復為閒人帝曰朕與先生同憂患今方同樂奈何遂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上曰何謂也泌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

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帝不許踰月必復請不已乃聽歸衡山代宗立復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妻元載惡不附已出為江西判官載餘詔還復為常哀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帝以河中為憂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李懷光處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時蝗旱議者欲赦懷光泌破一桐葉以進言陛下與懷光不可復合如此葉又議者言韓混聞車駕在外聚兵修石頭城蓄異志帝疑之泌曰混公忠貢獻不絕所以修城為迎扈之備耳彼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諭羣臣以解朝議之惑而論

市節錄

卷之三

五

伊子韓舉使之歸省令混感激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帝從之混感悅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陳少游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帝謂泌曰混乃能化少游耶貞元元年陝虢軍亂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張勳謀與懷光合帝謂泌曰蒲陝運屯則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御一行乃以泌為都防禦轉運使使神策軍送之泌言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歲月下請以單騎往勸馬燧與臣同行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督令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令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節矣抱暉眾聞之稍自安泌疾趨而前將佐不待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軍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不得已亦出謁泌慰撫之餘人皆不問由是反側者

自安泌召抱暉曰汝餘生以事遣他往抱暉遂亡命不知所歸泌使鑿山開運道自濟津至三門以便饋漕避砥柱之險錄功加禮部尚書三年拜平章事封鄴縣侯泌初視事與李晟等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今自斃矣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泌奏自變兩稅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權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州之外悉謝京師其官典通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甚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隱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

市節錄

卷之三

五

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所得必少而遲矣帝曰善泌又極論驍騎六軍之弊勸帝復府兵帝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帝憂飢亂之後經費不充欲減戍卒泌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帝曰如何泌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以市之計十八萬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糴麥種給邊軍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少粟麥必賤帝曰府兵亦集如何泌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三年應代下令願留者即以所

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  
畝則卒皆土著乃恣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閭中之疲弊  
為富也帝喜曰天下無復事矣四年六月薦處士陽成帝  
徵為諫議大夫五年三月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  
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世  
所譏文端公論曰李泌一代名臣也留侯鄴侯異世同稱  
信哉泌謀甚忠功甚偉史氏以其好言神仙詭誕為時所  
輕屈矣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仙詭誕之說進德宗欲立  
白起廟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立廟祈  
禱將長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神乎

陸贄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敬輿敷奏修辭立誠不負所學通德類情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  
年十八舉進士及第

中博學宏詞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便何等十一人  
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  
俊又四賦經財貨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誥  
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其書考其事訟覽車服  
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趨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  
字視懇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  
繁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  
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  
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真稅度產以哀征料丁  
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

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  
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避其言遷監察御史帝

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會涇原兵過京師作亂  
朱泚反帝如奉天贄從幸時天下騷擾遠近徵發書詔日  
數十下皆出於贄李懷光反帝遂幸梁居艱難中雖有宰  
相大小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以勞遷諫議大  
夫仍兼翰林學士帝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  
城贄極言吐蕃遷延觀望翻復多端致令羣師進退憂虞  
彼若不歸賊終不滅帝曰卿言甚善然晟瑊諸軍當議規  
畫令其進取贄以為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  
合宜彼違命則失軍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  
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三

得伸矣會京師平而河中亦平帝問贄今復有何事宜區  
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希旨生事者請乘勝討淮西李希  
烈必誘諭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  
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是則四方負罪者自疑河朔  
青齊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恐將復起今叛  
帥革面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所宜布恤  
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唯希  
烈耳相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縱未  
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  
但勅諸郡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古所  
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於是詔以李懷光嘗有  
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



執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越明年希烈將陳僊奇果殺希烈以降贊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外屬意貞元七年知貢舉於進士中得人最多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贊既相益以天下為已任面諭教奏不遺餘力其詔令愷切洞悉當時利弊尤能感動人心後因裴延齡譖毀罵為太子賓客復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而卒年五十二謚曰宣文端公論曰若贊者乃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也贊自言上不負於天子下不負於所學所學者學為忠孝也學為明理而察物也學為理國而安民也若贊者始可以言學矣

古品節錄

卷之三

无

李晟 子愬附

西平忠武襄公李晟家元直作述同風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也幼孤奉母孝

年十八從王忠嗣擊吐蕃以萬人敵著名又從高昇擊叛羌連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間擊黨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後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擊之晟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鐘而還加開府儀同三司俄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州郡王德宗立吐蕃寇劍南蜀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等三城絕大渡河

古品節錄

卷之三

早

斬獲千級吐蕃遁去建中二年與馬燧李抱真合兵攻田悅斬楊朝光乘冰渡洛水破之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和解之燧與抱真相歡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武俊等當捨趙自救於是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詔晟赴難而孝忠以軍介二盜問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涕泣以子憑約婚為質解玉帶良馬遺孝忠言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必死乃已即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涇敗歸晟斬之以數騎入壁併將其軍由是兵勢益振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請合兵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壁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惡之遷延有異志晟說以賊叛據京邑天子暴露於外宜速進兵懷光不納甫至都城軍多捨掠忌晟整戰分遺所獲以潤之晟軍不敢受懷光奏言神策兵所賜比方鎮獨厚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晟不為動懷光計塞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晟見懷光逆跡已露懼為所并奏請移軍東渭橋且言當變制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鈺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不報及懷光反帝奔梁州道隘乏食乃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致也因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援絕晟能辨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即詔進晟平章事晟受命拜泣以收復京師為己任乃繕

甲兵治陣隍自念孤軍當賊衝恐二盜合而亂已早詞厚禮發誠於懷光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又以張或假京兆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傑也因歎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位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資糧外無應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韓游瓌悉舉奉天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欲引兵襲晟其下不應又懼為晟所襲乃奔河中帝欲西幸晟奏請駐蹕梁漢以繫天下望詔加晟諸道兵馬副元帥晟家百口及

古節錄

卷之三

聖

神策軍士家屬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信款壁門告曰公等家屬皆無恙晟怒曰汝敢為賊間立斬之時盛夏未授春衣猶衣裘褐晟與軍士同甘苦終無携怨五月三日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民驚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宜直擊之披其心腹庶可保安宮闕無擾坊市乃檄諸軍並進壁光泰門賊將張庭芝李希倩來戰晟縱兵塵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尸相籍餘衆走白華威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不許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花墻二百步為道賊樹柵斷之晟怒叱諸將曰

安得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柵以入佖督騎斷賊奔潰諸軍分道並入賊將姚令言及庭芝希倩殊死鬥晟令唐良臣等以步騎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令左右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賊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使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光殿前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曰五日不得輒道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不犯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伯取賊馬皆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方知王師之入也明日晟屯安國寺斬賊將宦豎於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脇附於賊者請以不死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官禁祇謁寢園鐘簋不移廟貌如故帝覽之泣下羣臣拜賀咸言晟

古節錄

卷之三

聖

蕩掃兇慙市不易廬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二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李晟為社稷也遂拜司徒中書令實封千戶賜田宅園林女樂帝自為文紀功勳皇太子書碑立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屯渭橋榮感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晟曰天子野次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歸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盈縮無常苟一夕復來守歲則軍心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戍其帥晟請治不恭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晟至鳳翔治殺張鎰者罪誅亂將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治殺馮河清罪執田希鑿并其黨石奇等三十餘人悉伏誅晟嘗言河隴之害非吐蕃能取之

皆將臣吝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耳然士無繒絮人若役擾思唐之心寧有既耶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首浪息曩表以王號每外使至名息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歎艷馬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詞因燧請和以求盟欲因盟執瑊以要燧於是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李令公名我來乃不牛酒犒我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又遣兵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晟入朝力奏不可時天子厭兵而張延賞當國密請解晟兵柄貞元三年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越兩月吐蕃劫盟瑊僅以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明年詔為晟

古品節錄

卷之三

聖

立五廟與馬燧圖像凌烟閣九年卒年六十七謚忠武晟為人沉默有所謀猷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某有何勞某有何長即所養小善必記其名惡朋黨篤分誼一本至誠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欲致太宗於堯舜李叔度以為此儒者事非勲德所宜晟曰君失辭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慚而退由是每進對必審審盡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人日何不舉樂其春遇始終無與比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懇聽皆歷官節度使愿檢校尚書左僕射憲以吏能顯聽以功封涼國公聽子琢亦尚書右僕射歷四鎮節度使惟想獨有父風平淮蔡不戮一人

智謀德量戰功皆第一。想字元直憲宗討吳元濟為唐鄧節度使揣知新敗之後士卒憚戰詭言天子以想柔懦能忍耻故使拊循爾曹戰非吾事也蔡人以想名輕果易之懇沉鷲能推誠待士視傷痍疾病者存恤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有父母者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以故眾願効死凡賊中山川險易情偽想一一知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攻下馬鞍山拔道口柵平青陵城擒其驍將丁士良想不殺署為捉生將士良因說取吳秀琳擒其謀主陳光洽以獻秀琳遂舉文城柵降其將李憲有才畧想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遂以其眾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想曰彼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克其外城遂引還賊孫獻忠來追眾將走想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眾決戰殺獻忠或勸取吳

古品節錄

卷之三

聖

房想曰取吳房則奔蔡併力固守不如存之以分其兵秀琳獻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與柵柵想候祐刈麥伏壯士擒之待以上客令佩刀出入帳下與李忠義皆屏人語至夜分軍中皆言二人不可近想待之益厚諸軍詭云得謀祐為內應想恐謗先達於上不及救乃持祐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吾二人相知之深不能勝眾口邪械送祐於朝密奏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還想署兵馬使或與同宿密語達曙募敢死士三千人自教之號為突將委祐統馬舊令舍謀者族想除其禁使厚待之故謀者反效以情益盡知賊中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蔡精兵盡屯洄曲祐言其隙可乘想乃遣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及忠義率突將三千

人為前鋒，將三千為中軍，進誠以下軍，殿東行六十里。襲張岩，殲其戍，救士少休，食乾糧，備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時。大雨雪，凜風，偃旗，士裂膚，馬皆縮，慄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將士，咸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行。」七十里，夜半至懸弧城，雪愈甚，城旁鵝鴛池，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宴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耳。」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驚，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愬計元濟且望救於洄曲，訪洄曲將董重質，家慰安之，而以書召重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吳

質重質降，愬攻牙城，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用其舊，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度至，愬繫鞵，迎道左，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愬謁，蔡人聳觀，事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涼國公，又使代其兄，愿帥武寧軍，淄青平進平章事。歷昭義魏博帥，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文端公。論曰：晟平日戰功固已偉矣，奉天播越，慷慨勤王，以孤軍扼羣賊之吭，無異委肉當餓虎之饑，卒能克復京師，功存社稷，則其忠義之氣，有以感激乎人心，非尋常戰勝者比也。兵克城而市不改肆，則仁人君子之師，庶幾春秋所謂王師矣。小心勤慎，善保功名，諸子克家，世所罕見，若愬平蔡一

役轟烈震警，克肖乃父，較漢之周勃亞夫，宋之曹彬曹瑋父子，濟美者尤偉。

馬燧 渾瑊

北平莊武義降廷光，成寧忠武獨力勤王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也。渾瑊鐵勒渾

部人也。燧少安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故，輟策嘆曰：「大丈夫當建功業，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沉勇多算。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後將誅覆燧之澤潞，李抱玉署為趙城尉，以功進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戶籍，歲一稅，人稱便。徙懷州，乘荒亂後，瘞暴，尚止橫斂，勤教化，將吏有親者，躬造禮之大，獲秋稔，民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吳

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州西山直吐蕃，上有通道，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吐蕃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遷河東，留後，進節度使。建中二年，朝京師，遷兵部尚書，封幽國公。奏曰：「悅必反，宜先制備。」甫還，鎮悅果圍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詔與李抱真、李晟救邢，洛燧出啣口，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殺其驍將。悅聞乃自攻，臨洛使大將楊朝光率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又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辰及晡，大破之，斬朝光，邢圍既解，以功遷尚書右僕

射初將戰與衆約勝則以家貲賞至是傾家財賜麾下德宗嘉歎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敗悅於洹水悅夜走魏嬰城自守燧復大破之進同平章事封北平郡王會涇師亂帝幸奉天詔還軍太原李懷光反詔燧為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燧檄諭晉絳慈隰諸州皆降時天下蝗旱兵艱食朝議多請赦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畿捨之無以示天下請給三十日糧足破之賊將徐珣光守長春宮城燧度此城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珣光諭曰公等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也未對燧曰汝以我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哭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請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聞之嘆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大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遂濟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光死守兵萬六千皆降誅其黨他脅附悉赦之果二十七日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與李晟皆圖像凌烟閣卒年七十贈太傅謚莊武文端公論曰渾瑊稱馬公制敵固有大過人者此乃燧實錄非虛譽也燧沉勇多算善營師能得人死力故所向未嘗挫衄與李晟共享大名遭時眷宜矣○渾瑊世為遼蘭都督父釋之從朔方軍積戰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瑊年十餘即善騎射肅宗即位瑊以兵趨靈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擊敗之遂從郭子儀復兩京又從僕固

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稱最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父釋之與吐蕃戰死既免喪起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大破吐蕃擊走回紇進工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為三節度瑊居一焉李希烈反詐為瑊書若與同亂者帝知為反間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天衛從僅宦官左右百餘人瑊率家人子弟以從瑊時為金吾大將軍有威望衆賴之以安投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瑊曳芻車塞門焚以戰賊方解去自是二十五日間賊四面攻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鎚出投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黃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哭

戲斥天子以為勝在頃刻使騎環馳招降公卿士庶妄言不識天命帝詔瑊授誥勅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御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俯伏嗚咽會賊造雲梁廣數十丈載數十人施大輪冒以氈革用布水囊驅民運土塞隍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搗雲梁所道掘大隍積馬矢及薪然之時王師乘城者皆凍餒兵鹽甲敝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羣臣號天以禱城中流矢自拔去血戰愈厲雲梁及隍而陷風反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授瑊二子官第賞將校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懷光反帝如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追騎至擊却之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域天德永平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等

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面晟自東渭橋破賊城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兼侍中封樓煩郡王帝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改封咸寧郡王討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虢行營副元帥河中平加檢校司空賜大寧里甲第女樂與李晟鈞禮吐蕃尚結贊請盟詔城為會盟使盟於平涼被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獨得免貞元四年吐蕃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諡忠武城好書通春秋漢書史記慕司馬遷自序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雖高而志益下歲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完

時供奉必躬親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若在帝前時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恐藩鎮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城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帝始終信待常持軍猜間不能入文端公論曰渾瑊賢將也功烈可嘉其學問不可及也最愛其忠誠謹慎貢奉受賜若在帝前論奏不從獨喜見信功愈高而志愈下此豈武夫勲人能之乎為將者誠不可不知學哉

裴度

忠誠晉公跋扈斯窮平淮及蔡中外尊崇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

士第舉賢良方正元和七年以知制誥宣慰魏博節度田興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食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命奉法令輸稅賦累遷至御史中丞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兵伏盜京師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復傷首度帽毡得不死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請罷度官以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朝綱盡廢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度亦自以綱紀未張王室凌遲常自恨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及病創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是以平賊為已任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平

大患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度請身督戰帝獨日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元濟表勢窮窮感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帝然之即以本官兼彰義節度准西宣慰處置使因表韓愈為行軍司馬入對延英殿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度至郾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恩士奮於勇妻罷中使監軍使諸將得專制號令皆大悅戰氣數倍十二年冬十月李愬用李祐計將襲蔡遣掌書記鄭澣白度度大喜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果以雪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度乃建彰義旌節領洄曲萬人往撫定之除元濟苛禁偶語燃燭酒食饋遺聽從民

便蔡人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  
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已擒蔡人即吾人也衆聞之  
皆感泣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蔡平王承宗懼  
度遣辨士栢耆脅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諭程權入  
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承宗勢促李師道怙  
強度勸帝討之奏令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與田宏  
正將兵自楊劉渡河直抵鄆州師道平河南北三十餘州  
藩鎮跋扈垂六十年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度乃纂述蔡鄆  
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付史館穆宗即  
位進檢校司空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  
立太子翼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敬宗立雖幼孺然實  
注意度文宗即位進度開府儀同三司實封三百戶太和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五

四年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開成二  
年詔以本官節度河東之鎮三年以病勾還東都拜中書  
令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度退然繞中人而神貌邁  
奕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隣使外國者其君長  
必問度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及沒  
之後莫不思其風烈云文端公論曰度始佐憲宗平淮蔡  
功無與比唐書以為非度破賊之難排羣議任度之為難  
可謂知言者矣廣德以來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久  
非唐家所有自度為相海內肅然  
遵朝廷約束其度之忠誠所致歟

韓愈

退之豪傑克己力行理折強藩道本正誠

韓愈字退之河內南陽人自知讀書日記

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年二十五擢進士第  
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  
南令後復為博士愈既才高乃作進學解以自諭轉考功  
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奏言淮西敗可立待兵不可息憲宗  
遣裝度宣慰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  
韓宏脅力宏果用命愈又白度蔡精卒聚界上守城必虛  
請間道以入度未及行而李愬果自文城提卒夜至蔡縛  
元濟如愈策蔡平布衣栢耆以計干愈愈奇之白度曰淮  
滅王承宗膽破若遣辨士為明禍福可不勞衆而服度然  
之愈口占為書使栢耆賫以往承宗果大恐獻德棣二州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五

遣子入侍以功遷刑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庭  
湊詔愈往宣撫衆皆危之元稹言愈可惜穆宗亦悔詔度  
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疾驅入廷奏  
嚴兵見之廷奏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  
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甲  
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  
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  
為逆與順利害不必遠引古事自天寶來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梁崇義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子若孫在者  
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  
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宏正刻  
故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

謹曰侍郎語是廷奏恐衆心動遽使去泣謂愈曰今欲廷奏若何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而不救公久圍之何也廷奏曰即當出之會元翼潰圍出廷奏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後為京兆尹六軍將士懼無敢忤盜賊止息遇早米價不敢踊長慶四年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愈少孤鞠於嫂鄭氏嫂沒制期喪報之所作文章深探本原卓然自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辭要為不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新唐書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垂

驚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子以荀况楊雄為未淳寧不信然程子曰韓愈近世豪傑之士也古之學者脩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愈乃以學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所見甚高其言曰孟子沒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也若無所見所謂傳者果何事耶文端公論曰愈因文見道者也其克己力行雖不若宋儒之堅確然不可不謂強有立之士也觀其使廷奏面折強藩非有得於朝聞夕死舍生取義者能之乎至其經世謨猷畧見於淮西事宜云

韋丹 崔戎

智哉文明隨事權衡可大厚矣行不沽名

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也崔戎字可大

博陸安平人也丹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順宗為太子召為舍人後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始築州城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以為法廢人慢當濟以威憲宗褒美之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丹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及闢去梓丹卒以讓高崇文已而拜晉慈隰觀察使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奉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

古品節錄

卷之三

垂

其財始民不知為瓦屋皆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招之貧不能者昇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早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為陡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口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會卒年五十八後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績他日問宰相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乃召觀



察使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頌之上復問墀丹有子否墀以宙對上拜為侍御史累官為太原節度盧鈞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剽殺塞下鈞欲得重吏視邊宙請往乃自定襄鴈門五原絕五州塞畧雲中徧見酋豪視亭障守卒增其廩約吏不得擅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灾歉宙斥刺史供用錢九十餘萬為市糧餉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使民知避法自殖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募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羨餘穀以待之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聽民自輸家十相保賦入常先期農民貧多無牛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宮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五

之又為俚民條約使知昏禮俚俗大改還為大理少卿累遷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通中卒文端公論曰昔公劉鞅田為糧涉渭取鍛凡所以使民宅爾宅改爾田故其在詩曰千時言言于時語語言其一時民氣康樂安居作業而暇豫也丹之為政其勤幾與公劉等子宙繼之政績亦殊有足多者再世善治偉矣。崔戎舉明經補校書郎憲宗稱其才累官諫議大夫會成都有騷亂詔戎持節為劍南宣撫使戎奏罷稅外蓋芋錢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充海沂密觀察使乃召吏籍所置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將行吏民擁留塞道至遮詔使請句戎於天子戎乃夜以單

騎遁去民猶追之不及乃止既至充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悅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文端公論曰書稱有猷有為有守猷生於智為生於才而守則其本行也本行不堅而舞才用智以愚其下君子譏焉為其所猷為非古之所謂猷為也然或務赫赫之聲而姑托皎皎之節則容以矯激一時者留貽後弊此其為守毋亦異於古者所云耶戎既不苟得又不苟廉為善不近名以此得吏民心戎其好古而敏行者歟

古品節錄

卷之三

五

古品節錄卷之四

宋

王昭素

博士王公易學冲融釋乾九五理蘊旁通

王昭素字晦叟少篤學有至行常聚

徒教授以自給鄉里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註疏或未盡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李穆薦之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恨相見之晚賜坐講易乾卦至五爻太祖曰此豈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可令常人占昭素曰無傷也使臣等占值之則陛下為飛龍在天臣等為利見大人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又訪以民間事昭素誠實無隱太祖嘉之以老求歸拜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卒昭素性直樸每市物隨所索與直未嘗較高下市人至相戒毋復敢索王先生厚直者盜夜挾其門門有橫椽盜未及得入昭素覺之潛擲其椽盜慚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畜一驢常以假人每出必問曰無假驢者乎童曰無有然後出其純質如此文端公論曰易之為書不可典要其占法亦稽實以待虛存體而應用自諸家好為博稽事迹指實於卦爻之下而占法幾窒不行必如昭素所云乃可迭為貞悔以畢天下之能事故朱子採

其氏之法以窮易變因昭素之意以神易占後聖復起不能易已

曹彬

濟陽武惠恭謙恕仁股肱一德廉恪致身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乾德二年冬大

舉伐蜀以彬為都監諸將皆多所屠殺惟彬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由是所至悅服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蜀降大將王全斌等縱酒不恤軍士列校求取無厭蜀人苦之彬屢勸全斌振旅速旋全斌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盜賊蠡起彬復與崔彥進悉力剪平之洎歸闕太祖盡得全斌等不法狀面詰王仁瞻歷言諸將奢縱不法曰清慎廉恪獨曹彬一人耳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彬辭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瞻肯惜言哉初克成都時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窺以度食泊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嫁之師還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帛之附焉七年征江南累戰輒克遂圍之彬每緩師莫其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城陷江南主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降彬禮之且諭以歸朝俸

古品節錄

卷之四

法曰清慎廉恪獨曹彬一人耳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充義成節度使彬辭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無功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太祖笑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瞻肯惜言哉初克成都時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窺以度食泊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則備禮嫁之師還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帛之附焉七年征江南累戰輒克遂圍之彬每緩師莫其歸服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城陷江南主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降彬禮之且諭以歸朝俸

賜有限當厚自齋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果無他江南官吏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彬即時遣還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振乏絕恤寡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圍籍衣被而已詣閤門入見榜子稱奉敕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以功拜樞密使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歸私第閉閣燕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八年彬性仁敬和厚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三

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也嘗曰自吾為將未嘗以私怒戮一人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收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多類此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臨問手為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材器皆堪為將問其優劣對曰瓌不如瑋卒年六十九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庭文端公論曰古稱元首股肱明一體相待而成非獨輔弼之臣也征伐爪牙之將亦有之武惠著節擐軍旅之閒躬操甲冑日不暇給乃能以仁恕恭讓為本廉儉律身以禮進退所謂鞠躬君子也

周渭 張綸

得臣雄特剛繁定則公信宣力堰成患息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張綸字公信潁

州汝陰人渭幼孤力學建隆初至京師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補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左贊善大夫乾德中通判興州置口砦監軍教狼縱下為暴渭馳諭以禍福斬其軍校眾皆懾服遷棣州殿直博延翰為監軍謀作亂走契丹渭聞即擒之械送闕下鞠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太平興國二年擢廣南轉運副使吏民送者遮道既到官即奏除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屬有事交趾主將無功敗卒二人先逸至邕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

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復移書交趾諭以威信交趾應時入貢真宗聞其清節將召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貧不能葬上憫之賜錢十萬官其子建平文端公論曰漢孝武時閻家文峻吏道雜而多端故太史稱非武健嚴酷不能勝任有激乎其言之也渭能用斬擊可謂武健然嚴而不酷者以生道殺之也渭能奏除繁賦亦有宋之寬政也○張綸以殿直從討王均於蜀寇數百已降復叛使綸擊之綸報曰此窮寇急之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從之果降辰州洞蠻常內寇以綸知辰州綸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及綸去州曹瑋表留之不可蠻復擾乃復徙為辰澧等州安撫使蠻復定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虧綸奏除通秦楚三州鹽戶宿

負官助其器用益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百餘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於高郵北築漕河隄旁錮鉅石為十礎以泄橫流凡二百里泰州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海濤冒民田論議修復論者難之恐濤患息而潦患生論曰濤之患十九潦之患十一獲多而亡少不亦可乎凡三表請自臨役卒成堰復通戶二千六百見漕卒凍餒多道死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文端公論曰淮徐地窪而泰尤居下游海口宜使深通故修海堰論者慮以致潦然潦之為害水消田即復海潮所冒田數歲廢故論以為潦患小而濤

古節錄

卷之四

五

患大也自大河南徙淮既挾黃而多淤淮黃出海之處復有堰則洪澤常苦水泛是以明潘季馴為四十里天然城水壩以殺洪澤之漲今之六壩是也壩所減水實漫高郵興化以達於海勢不能無淹浸若於六壩之下出海之上各為廣疏川渠以走漫流斯潦患亦減矣

曹瑋

寶臣神機禦邊鎮威圖識元昊計遠知微

曹瑋字寶臣武惠王彬之子也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

班知渭州馭軍嚴明後繼遷死德明立帝以瑋習知河北事乃以為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南北山川城郭出入戰守之要盡在是矣復知渭州徙知秦州其年喃斯囉率眾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都谷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自是喃斯囉勢蹙退保磧中不敢出有士卒丁餘人叛赴敵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棋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謀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塞上多廢地瑋募人耕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為發州兵戍守邊儲以實所募皆為精兵舊例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以如此非所以尊中國下令羌自相犯者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瑋

古節錄

卷之四

六

為將四十年未嘗敗衄曾任天雄軍卒有犯法眾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或以為疑瑋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吾眾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邀山東知名士賈同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也瑋好讀書所如必載書以隨卒贈侍中謚武穆嘉祐八年配享仁宗廟庭寶元中王醜為樞密使趙元昊叛帝召問樞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府四人皆罷而王醜請統州語所善翰林學士蘇公儀曰醜之此行十年前已有人言之醜為三司鹽鐵副使時以事至河北曹南院為定帥屏左右謂醜曰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柄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醜曰何以教之曹曰瑋在

陝西日聞趙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即能兵其人自必有異志因其嘗往來牙市中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為邊患計其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釁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其遠識如此璋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為將自為一家云文端公論曰璋之在邊算無遺策其料元昊也於其為童子之時十年之後毫髮無爽何其神哉忠誠謀國所以思慮而預為之防者無所不用其極也父子著節宜矣

呂蒙正 張齊賢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七

聖功忠蓋以道匡君師亮才士籌邊建勳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張齊賢字師亮曹

州宛句人蒙正於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入翰林旋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詣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也李昉罷相以蒙正同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遇事敢言帝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同相位普甚推許之帝宴近臣蒙正侍帝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

之幸也帝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人皆多其直諫帝欲遣使朔方命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卒用所薦果稱職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陞辭曰因言遠人宜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帝嘉納之蒙正初為相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譏於帝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句索不如意今報之耳帝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謝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奪蒙正曰我有一能善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以人才客去隨即書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八

求賢取之囊中文武各稱職以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文穆文端公論曰宋自藝祖以及太宗之初師旅亟興日不暇給若乃竭忠盡慮以道匡君直言敢諫不欺其志者自蒙正始觀其延接人士搜閱俊彥書策貯囊以待數求斯宰臣之法也○張齊賢少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太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宗時擢進士累遷著作郎直史館改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言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正宜以德懷遠以惠型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使以饒信虔諸州產銅鐵鉛錫乃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為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筋鉛三十六萬筋錫十六萬筋居使職

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名拜樞密直學士  
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二  
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帝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授  
給事中知代州與部屬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  
湖口入寇薄城下齊賢選廂軍二千誓衆慷慨一以當百  
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為遼人所得  
齊賢以師期既漏虞美為遼所乘既而東師敗績於君子  
館美奉詔不許出戰全軍還州齊賢得報乃曰賊知美之  
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  
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以為并師至矣駭  
而北走齊賢又先伏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破之擒其  
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九

甲甚衆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  
齊賢預簡精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令曰代西有  
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  
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  
副使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真宗即位召拜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會有戚里訟分財不均者入官自訴  
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問曰  
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口然冷具款乃召兩吏  
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  
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四年李繼遷  
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清遠既  
陷靈武一郡援隔勢孤今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

無他蕃部大族首領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之以官爵誘  
之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蕃部族帳靡不  
傾心朝廷矣後出判河陽進左僕射五年請老以司空致  
仕歸洛七年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姿儀豐碩  
議論慷慨有大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文端  
公論曰齊賢之用兵臨敵制勝變化若神雖武夫健將有  
所不逮及其蒞民施政清淨簡易運籌邊務于  
里外若眼見古所稱才士者齊賢蓋其人歟

李沆 王旦

太初勁正慮遠思深子明周密啟心沃心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王旦字子明魏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

州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五年擢進士甲科累  
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真宗咸平初以戶部侍郎同平章  
事李繼遷久叛有圖朔方之意帝以問沆沆曰繼遷不死  
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台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  
則關右之民息肩矣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靈州陷  
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政以西北用兵或致肝食  
且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  
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  
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  
等所為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  
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沈言真宗嘗問治道宜何先沈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又嘗問沈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景德元年卒年五十八上哭之慟謂左右曰沈為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沈嘗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一

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額壁損不以屑慮沈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沈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文端公論曰沈之勤正清苦所以發誠忠而養威重實有以過人者至其殷憂啟聖慮遠思深力持鎮靜以與恭元休息培國家元氣可謂厚矣○王旦少好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真宗即位拜翰林學士嘗奏事退目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四年拜叅知政事景德三年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時西北二邊兵罷不用帝以無事治天下旦務行祖宗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旦為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

以定時大蝗執政或袖死蝗以進曰蝗死矣請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帝以問旦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旦任事久人有諂之者輒引咎不辯旦專稱寇準而準數短旦帝以語旦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之中書有事送密院達詔格準在密院以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達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張昺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帝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昺則自今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二

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昺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以昺為樞副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天禧中疾甚累疏懇辭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萬一不諱天下事復誰託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他人臣所不知也遣表上帝幸其第賜賚甚厚卒時年六十一帝臨之慟贈太師謚文正乾興初配享真宗廟廷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媾不求門閥被服質素有貨玉帶者弟以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命還之平生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耳因是諸

子多賢文端公論曰易稱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真宗之於王旦其庶幾者乎旦受不世之知竭誠殫智以忠於上慮事周密見微知彰兵息於外政修於內旦之功烈遠矣夫

### 寇準 張詠

### 平仲英邁威懾澶淵復之忠諒規畫全川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張詠字復之濮州鄆

城人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既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擢右

### 古品節錄

### 卷之四

十三

正言直史館會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決其事然後退帝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徵也累擢叅知政事帝謂準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於是立襄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真宗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同平章事時契丹內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得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

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因面奏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因固請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曰陛下不過河人心益危賊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太尉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

### 古品節錄

### 卷之四

十四

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城上相持十餘日其統軍達覽中流矢死契丹乃奉書請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而帝厭兵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天禧三年帝得風疾劉皇后預政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社之重傳以神器宜擇方正大臣輔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後為丁謂所譖罷準政事以太常卿知相州三貶雷州司戶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一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施卧具就榻而卒準鎮大名



時北使道由之謂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準為相時丁謂參政會食都堂羹染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由是不悅屢譖準後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愧甚竄崖過其境準卒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挿地以挂錢紙尋復生荀成林邦人神之因號曰相公竹立廟其旁文端公論曰澶淵之役準與高瓊固請帝渡河而北兵始罷當和議欲成而準固諫曰用臣之策可數百年無兵不然四五十年後又生他變史所載如此然非畢士安則準無所施其長若士安者豈在齊鮑叔鄭子皮輩之下哉○張詠少負氣不拘小節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以詠首薦詠以讓夙儒張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五

覃是歲登進士乙科以大理評事知崇陽縣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為絹歲百萬匹民富數世累官至銀臺出知益州時川中李順作亂招討使王繼恩始收復成都關中饋糧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人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益雖收復餘寇尚盛繼恩恃功驕恣緩兵不進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數其罪將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可免死吏曰惟公所命詠乃釋之繼恩即分兵鄰州滅中兵滅半既而諸軍請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詔曰馬

不食錢詠曰今賊黨尚多民不敢出君頓兵不討賊芻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益州日以運米為請詠至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詠以順黨皆良民脅從當示恩信許自新揭榜諭之自是首者相踵皆釋其罪歸田里一日繼恩械數十人請行法悉前自首者詠復縱之繼恩不悅詠曰李順脅民為賊今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帝命上官正代之詠激正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盃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蕩平醜類若師曠日此地即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卒大捷再閱月而兩川平兵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豈暇獲其首耶此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六

必戰後剪耒殿直段倫曰公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於是軍情以賞罰至當相顧懼躍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既聞斷詞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一郡囂然詠曰訛言惑眾令訪市肆中有人言其事者立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之於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訛之興沓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蜀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查郡人張及李畋張遠皆有學行延獎加禮勉就舉科後三人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

鑄板傳布謂之戒民集為政恩咸並用蜀民畏而愛之詠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過水旱則民必艱食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行之百十年雖時有災饑而益民無饑色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益以自給捕獲數百人官屬痛懲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益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遂悉寬之踰年王均亂據益州後雖討平之民尚未寧上以詠治蜀威惠在人復以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也詠知民信已易箴以寬令下人情懼愜蜀復大治帝諭詠曰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憂因詔鑄景德大錢於嘉州一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七

當小錢十民咸便之大中祥符三年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來於道曾見好官否延貴曰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則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以是知之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一好官也即日同薦於朝後二人皆為能吏以疾名還復出知陳州詠自奉甚儉寢室中無侍婢服用之物聞如也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李叟苦疴既瘳請謁詠曰子於病中曾見移心法否曰未也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

久自愈守蜀時聞寇準拜相曰寇準真宰相也人于言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不及學耳張冠布衣交也準兄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準在岐詠自蜀還將別謂準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準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大端公論曰詠公忠直諒明達有遠識雖未施之朝廷其功謀亦不勝道試之方隅固可見其槩云

李迪 王曾

復古沉厚知人知兵孝先嚴正君側肅清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王曾字孝先青州益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六

都人迪沉厚有器局舉進士第一真宗時累遷為翰林學士時歲旱蝗國用不給帝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迪曰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帝曰今當出金帛數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帝深然之他日詔對龍圖閣帝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還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唵斯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秦之旁郡兵甚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兵有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籍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迪曰小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唵斯

羅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帝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問迪何以知瑋必勝對曰甯斯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此知其勝帝益重之累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出知鄆州及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用仁宗起為秘書監知舒州累遷工部尚書復同平章事迪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謚文定帝篆其神道曰遺直之碑又改所居鄉曰遺直鄉子東之官至少師孫孝基累官光祿卿文端公論曰李迪諳知大體其曰天子於財無內外大哉斯言料曹瑋如指掌至先籍兵數預備調遣可謂留心遠慮者矣○王曾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十九

由鄉貢試禮部及廷對皆第一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遷右正言知制誥徙天雄軍叅知政事真宗不豫劉皇后欲臨朝中外訖凶無敢言者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天下非惟劉氏之禍亦恐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真宗宴駕曾被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幼冲太后臨朝稱權足以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不可亂也太后既處分國事儀式久而未定曾時判禮儀院乃取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

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時丁謂為山陵使內殿押班雷允恭為都監判允恭欲移穴山陵上百步司天監邢中和恐有石與水允恭曰第移上我入見太后白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內侍毛昌達奏之詔兩府議遣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命按劾其事遂誅允恭而逐謂是年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曾嘗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帝嘉納之始太后受冊將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二十

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嫺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乃出知青州徙天雄軍又改判河南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羣聚曾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景祐二年復拜平章事封沂國公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帝之即位也少而太后垂簾專制曾正色危言以立於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世推為社稷臣云曾嘗語人曰人之操履無如誠實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韓琦為諫官時曾稱之曰近來見章疏非擇利則近名須如此純意於國事乃可耳琦益厲操持之正文端公論曰曾能定

仁宗之位正朝廷之儀首鋤大奸以安宗廟可謂功無與二矣胡文定嘗謂李文靖淡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學並至皆幾於道者世以為知言

### 杜衍

#### 世昌清介簡易道民和衷濟美樂善與人

杜衍字世昌紹興山陰人苦志篤學厲操

擢第知平遙縣通判晉州又知乾州衍聽訟明敏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而後已及至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移權鳳翔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吾公也汝奪之一

### 古節錄

#### 卷之四

三

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後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為治謹密不以威刑都下吏民咸憚其清仁宗親政時召為御史中丞衍論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之歲則閉糴高價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毋錢願出官帑助之皆見裨益寶元二年知永興軍時元昊反方用兵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衍乃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限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省費十六七召還累拜吏部侍郎

郎樞密使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叅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開勢必不來我兵不可

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衍不以為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增劉三蝦避罪未歸輔臣欲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納叛不直在我且三蝦為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以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蝦為平章事時言者攻范仲淹富弼帝欲罷其政事衍常左右之慶曆七年以太子少師致仕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嘉祐元年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遺疏有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語不及私衍歷州郡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

### 古節錄

#### 卷之四

三

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論以禍福俾知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絕以法也韓琦稱衍公心而樂與人善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衍不樂久而相敬信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君子兩賢之文端公論曰漢世以良吏起家後登台輔者多云威名減於治郡時才之難兼也如此衍之治州奸不得隱人服其神又當擾攘之秋加以師旅饑饉而能斟酌條理沛然有餘雖古稱良吏莫能過也迨至位列台階謀兼君國是時韓范富等皆以蓋世非常之材各抒所見論議紛然而衍以虛公清慎為之弁冕和衷同濟退無後言可謂得公輔之體矣

### 范仲淹

希文海若敬修天爵先憂其憂後樂其樂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既

長晝夜讀書未嘗解衣就寢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日抱獄詞與大守爭是非知應天府晏殊薦為秘閣校理天聖七年冬至禮官議請太后受朝天子率百官獻壽於庭仲淹極言其非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不可為後世法晏殊大懼名仲淹責之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耶殊慙無以應太后崩仁宗召為右司諫後歲大旱蝗江淮京東尤甚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乏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

古節錄

卷之四

三

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進之帝以示六官咸里用抑奢侈出知蘇州州苦水仲淹為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卒為蘇人利還知開封府因論建都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帝以問夷簡夷簡曰此迂濶之論也明年夷簡罷元昊反名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會夏珠經畧陝西進仲淹龍圖直學士同韓琦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向所論皆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因上言關中無備若元昊乘虛深入東阻潼關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時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詔兼知延州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

出禦之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謂范雍也仲淹又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修承平九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保障通

斥堠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嚮道仲淹知諸酋反覆不常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聞其人馬為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敢私報傷人者罰羊百馬二至死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至是始為中國用矣羌人愛之呼為龍圖老子

古節錄

卷之四

五

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下號令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是也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賊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稀少仲淹在邊純祐方冠與眾卒偕處鈞深植隱得其材否由是任人無失所向有功葛懷敏敗於定川懷敏者王沿屬將也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韓琦與龐籍二路不敢出仲淹率眾六千由邠涇援之帝聞定川之敗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及仲淹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然仲淹兵至賊已出塞自以無功辭不受命詔不聽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所得賜賚皆以上

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  
蕃酋來見名之卧內與語不疑士勇邊實恩化大洽邊上  
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  
之驚破膽既乃與琦決策謀復寧夏橫山元昊遂遣使稱  
臣初西人籍為鄉兵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仲淹所部但  
刺其手及罷兵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羨為用因  
使守邊而徙屯就食內地以紓西人饋餽之勞凡所設施  
既去而人德之後人多守其法而不敢變云名為參知政  
事是時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開天章閣召二府  
條對仲淹乃上書曰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  
玷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  
第以上皆取詔用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一人守本科庶可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三五

循名以責實又曰宜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府官諸路監  
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  
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庶可得人又曰每歲預下諸路  
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  
法以興農利又曰恩赦有所施行主司稽遲者重置於法  
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斯上恩不致廢格所奏凡十事  
天子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所言約  
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  
之費畿府既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時衆議以為不可  
而止會邊鄙有警因與富弼請行於是出為河東陝西宣  
撫使麟州新羅大寇仲淹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  
其稅罷權酷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遠安以疾請鄧

州尋徙荆南又徙杭州病甚請頴川未至而卒年六十四  
謚文正仲淹內剛外和汎愛樂善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  
名字為政尚寬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民與屬羌皆生祠  
事之及聞其卒哭之如父為叅政時患監司不才取班簿  
視之每見不才者姓名輒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曰六丈  
則是一筆馬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領浙西時歲大饑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  
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  
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召諸事主諭以饑歲工  
賤勸令興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殿倉吏舍日役千  
夫監司劾仲淹不恤荒政仲淹乃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  
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三五

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  
浙惟杭州宴然民不流徙淹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  
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與嘗戒諸  
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  
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不在矣汝母又早世忍令  
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在杭州時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圃  
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因與諸子  
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  
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  
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遂於姑  
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中  
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

娶喪葬皆有贍給在睢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麥五百斛  
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為曼  
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  
載麥舟與之單騎歸仲淹問之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  
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曰何不  
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在睢陽時有孫秀才者上謁  
仲淹贈以千錢明年又來又贈千錢因問何為僕僕道路  
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  
曰吾今補子學職月得錢三千足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  
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明年仲淹去睢陽孫亦辭歸後  
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  
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為西帥時秋青隸節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二十七

下仲淹奇之曰此國器也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  
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為也青於是益喜書  
史其鑒識成就人多類此仲淹早有大蘇其於富貴貧賤  
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文端公論曰仲淹與韓富齊名然懷堯  
舜君民之志業欲致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規模尤為宏濶  
呂本中及朱子皆稱為宋代人物第一諒哉在軍臨事而  
懼斤斤尺寸若過於畏懼者然用兵數年卒能設險疆場  
分委將帥挫元昊之鋒以致免逆臣服仲淹之謀也蓋其  
造就賢士將帥不可數本深而未茂源遠而流長有學術  
而後有事功  
豈不信乎

韓琦 富弼

稚圭彥國忠誠報君謨猷獻替乃精乃勤

韓琦字稚圭富弼字彥國琦相州安陽人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年二十名在第二方唱  
名太史奏日下五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擢開封府推官遂  
拜右司諫遇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為  
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見琦論事切直有本末謂曰  
此未臺諫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  
所職矣益州路歲饑為體量安撫使招募壯者等第刺為  
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賴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東  
者勿禁琦隨在賑濟遂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二十八

為饕餮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  
也趙元昊叛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陝西  
安撫使至則選練材武治戰守具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  
之計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弱而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  
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乃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  
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要衝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  
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於軍  
中將習戰鬪識形勢又建邠延渭三州合以土兵三萬為  
一軍軍雖別屯耳目相通為一因以招橫山規取河南而  
元昊遂稱臣入為樞密副使又與范仲淹決策上前期覆  
元昊朝廷不果用後為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墾田九百  
餘頃嘉祐三年六月拜平章事仁宗春秋高無子琦請立

嗣帝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  
議當出自聖擇帝曰濮王子宗實可也琦遂力贊之議乃  
定及仁宗崩英宗嗣琦預大議官門徐開迨百官班宣遺  
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  
有未知者時太后垂簾聽政帝謂琦曰太后待我無恩琦  
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  
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  
哉帝大感悟太后還政初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  
大利時司馬光呂誨交章請誅之尚未施行既而琦坐政  
事堂召守忠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安置即日押行琦  
意以為稍緩則中變也其黨恣竄南方中外快之夏人寇

古事節錄

卷之四

三九

大順琦議罷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  
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  
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卿所料也  
英宗疾革琦入問起居帝手批立頽王某為太子神宗即  
位中丞王陶彈琦不押常朝班為跋扈帝出陶知陳州琦  
力求去位帝不得已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州琦居相  
位臨事喜愠不形於色諒祚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邊釁  
復起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畧陝西卒存綏州改判大名充  
安撫使王安石始行新法百姓苦之琦上疏曰臣準散青  
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  
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  
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

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雖云  
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艱將來必  
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勵精求治但躬行節儉以先  
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  
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  
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  
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熙寧八年卒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  
隕於治所樞馬皆驚帝哭之慟發兩河卒為治冢篆其碑  
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常  
令其子孫一人官於相以護邱墓琦天資樸忠折節下士  
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為急其鎮大名也魏人  
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人獻玉蓋一雙絕寶也一

古事節錄

卷之四

三九

日吏誤觸碎之惶恐伏罪琦徐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  
有帥定州時夜作書一卒持燭誤燃琦鬚遽以袖麾之而  
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琦恐主吏鞭之亟呼  
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琦性含容善惡白黑  
不大分小人忌之者少如范富歐尹嘗分君子小人故忌  
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琦獨安後扶持諸人復起  
皆琦力也嘗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  
則淺與之接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  
不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與希文彥國同在兩府上前  
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正如推  
車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琦嘗曰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  
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



矣又曰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觀書文晝夜不倦書愛顏魯公道健端重類其為人後有人問程伊川魏公可學否伊川曰魏公是間氣文端公論曰琦遇仁英二帝獨相者七八年與賢舉能修政立事教養之風法三代之遺意而神宗安石貪功好勝逝梁發笏以墮厥功豈不惜哉琦與范富共起卒致元昊欽蹟稱臣每歷州郡動為世法伊川所謂間氣良有以也○富弼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穆修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大科名世范仲淹亦奇之曰王佐才也以文示晏殊殊妻以女試禮部不中將歸仲淹使人追之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弼遂以賢良方正登第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累擢知制誥會契丹屯兵境上遣蕭英劉

六符來求石晉所與闕南地朝廷擇報聘者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願奉詔往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弼曰昔吾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起何耶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弼具以聞帝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遂不受即為使報聘弼見契丹主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為不若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諸臣勸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

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所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增塘水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兵民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子言吾不知其詳然吾所欲者祖宗之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闕南皆異代事若各欲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安得獨避用兵澶州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

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豈可欺乎明日契丹主見弼猶言求地事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契丹主意甚悞乃遣弼歸弼歸復命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儀及誓書往既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古已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乎弼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使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獻納字弼歸奏曰臣力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服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之角故不敢以死爭耳敢受

喬乎元昊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不我臣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後以樞密副使宣撫河北累移青州是時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就食弼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印民所聚選老弱捐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為盡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糶而歸凡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聚民城郭中為粥食

### 百中節錄

#### 卷之四

三十三

之蒸為疾疫又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覘知之謂歐陽修曰古之求相者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弼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歲役不均奏請遣使分道相視裁減又弛茶禁以利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英宗時出判河陽神宗立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附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熙寧三年拜司空侍中平章事及入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

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今

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

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

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時王安石方青

苗錢弼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常

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弼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

國公致仕弼雖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

詔郭遠討之弼言海嶠深遠不可責其必進願詔遠擇利

進退以全王師元豐六年卒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絳

庭上之大畧言時事之要且言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

不敢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憐愚忠曲垂採納帝覽奏震

悼輟朝三日贈太尉謚文忠弼天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

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氣色穆然不見喜

### 古中節錄

#### 卷之四

三十四

愠年八十自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患意如城使契丹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饑民五十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文端公論曰富弼事君正道直行危言謹論遇事直陳未嘗稍有回曲及其臨機應變因權制敵軍旅之事動中機會何其明也施之州郡活饑民若干萬安居廟堂不勞而理可謂才德兼備之君子矣

### 狄青

#### 漢臣善將以正出奇躬謝劉易自牧以卑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

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為延州指使凡四年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畧州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為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嘗以寡敵衆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如言繞過敵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夏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夏兵亂遂大敗之又嘗戰已大勝追奔數里敵兵忽墜過山隅士卒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敵得引去後驗其處臨深澗將士悔不擊青曰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

古節錄

卷之四

三五

寇不足利萬一吝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尹洙為經畧判官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累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累遷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畧等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為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為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青宣撫使率衆擊賊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曾

公亮問方畧青曰此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有求從青行者青曰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若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由是所辟取皆素知可用者及日行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以徇於是一軍肅然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設司使二人無人得妄出入求見青者即時得通野宿皆成營柵所居陳兵設弓弩皆數重精銳列左右守備甚嚴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報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直袁用等皆遁青

古節錄

卷之四

三五

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賊謀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官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賊氣銳甚青忽麾白旗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大破智高夜焚城遁去遂明青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常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

敢欺朝廷耶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皆下汲之甘衆遂以濟還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以待之詔以緡錢三萬為軍賞青既至檄余靖勿與通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赴援非其情實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外助萬一蠻兵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詔從青議賊平人服其遠畧青在樞密四年罷判陳州明年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善用兵尤推功不伐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若不用意者沔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青為樞密使有狄仁傑之後持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三七

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曰少出田家一時遭際敢自附梁公哉厚贈而還之青既貴每至韓家必拜於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孫為真定副帥時嘗於軍中宴琦遊士劉易在焉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詈青不絕口青殊自若笑語益溫次日首造劉易謝之琦於是時已知其有量青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戒內外勿以兵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賚中宰相其家文端公論曰青之討智高也朝廷謂青武人不足獨任宜以重臣統之獨雁籍力言青可用且謂委任不專將致債事帝用其言青以成功此與杜黃裳力保高崇文

以破劉關李迪力保曹瑋以成三都之績同所謂廟算者非耶青之將畧蓋一世而謙讓不居其職度有過人者然韓范之所摩厲亦不為無助也

歐陽修 文彥博

永叔好古績昭兩府寬夫持重兼資文武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  
文彥博字寬夫汾

州介休人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從閭里借書抄之未畢已成誦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入為館閣校勘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三八

賜五品服願侍臣曰如修者何處得來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陛辭帝諭無為久留之計有所欲言言之修曰諫官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修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兵亂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以險怪知名者多不在列怨議紛然修出聚諫於馬首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而是科號得人程顥朱光庭曾

舉蘇軾蘇轍諸人出馬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先是包拯以威嚴禦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而京師亦治有以拯之政屬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期欲開橫壠故道回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

古節錄

卷之四

三十九

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煩求之有司神宗時以刑部尚書知亳州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學者求見惟與談政事少及文章張舜民問其故修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夷陵無以自遣求史漢一觀無有乃取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之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可知也又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修為數郡所居民便所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

減十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政寬簡而事不廢何也修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刻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修少孤母告之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況求而有得耶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修聞而佩服之終身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以成其先志云修好古嗜學自周秦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與宋祁分修唐書修領紀志而祁為列傳及書成奏御舊例只列官高者一人姓名而修官高宜書修曰宋公於列傳功多吾豈可掩其名乎於是紀志書修列

古節錄

卷之四

四

傳書祁祁聞而善之修又自修五代史師春秋之遺意卷帙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蘇軾序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文端公論曰五季之衰學喪文敝而修於周程未出之前首以古文為當世倡推大道之要而發明六經聖賢之旨使學者曉然知論說必本於仁義有功世道於斯為大而文章之復古其末也修為臺諫時推邪扶正論列為多屢歷州郡聲跡可紀洵可謂功在社稷矣○文彥博登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敢進者舊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耳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

時成都米價騰貴彥博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  
糶賣不限其數米價遂減與樞密使龐籍議汰冗兵六萬  
減半給者又二萬論者紛然恐相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  
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冗兵脫有難臣請死之又減陝西兵  
屯內地以省邊費兵卒無事後罷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  
使知永興軍初起居舍人毋湜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  
從而陝人聞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  
彥博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  
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並命士大夫  
皆以得人為慶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召內侍史志聰  
等問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密不敢泄彥博叱之曰汝曹出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十一

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  
必一一見白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  
廬志聰等白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因赦死  
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  
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久之以使相  
出判河南府封潞國公連改判大名太原河南熙寧間行  
新法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  
靜重為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者更張太過也祖  
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王安石知彥  
博言為已發極力排之彥博又言市易司之設下至果實  
亦官監賣有傷國體凡衣冠之家固利於市清議尚所不  
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不報

因求去遂以司空判河陽府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  
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  
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大事六日一朝一月  
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  
紹聖初卒年九十二後追諡忠烈彥博幼時羣兒擊毬毬  
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與司馬光取石  
破甕事同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文端公論曰彥  
博之才德亦韓富之流亞也三公皆社稷重臣兼資文武  
輝映四朝迭居相位而彥博尤眉壽名重當時天下想望其風采焉

趙抃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十二

閔道清修嚴明慈惠恤灾救民法垂後世

趙抃字閱道衢州人進士及第通判泗州

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言欲變守懼不敢出轉運使  
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曾公亮薦為殿  
中侍御史京師目為鐵面出知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  
不法州郡公然相餽賂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而行部無  
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名為右司諫旋知虔州虔素  
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名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  
爭盡力獄以屢空加龍圖閣直學士抃知成都以寬為治  
有聚衆為妖祀者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釋不問蜀民大  
悅英宗嘗稱之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  
諫院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

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激知遇知無不言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手詔褒答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是時吳越大饑抃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憐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所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美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美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

古節錄

卷之四

四

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賑矣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與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子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素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而止是歲盡五月止抃於是時竭盡心力早夜不懈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凡事有非便文者一以自任不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民得免於轉死雖死得斂埋皆抃之力也

又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者復徙知杭州杭為天下劇郡抃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孝悌然不嚴而肅民莫敢犯元豐二年以太子少保致仕朝廷官其子岷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岷奉抃遺遊名山吳人以為榮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產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人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貧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寬猛不同要之以惠利為本在慶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為言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初以母喪廬於墓三年不宿於家縣

古節錄

卷之四

四

榜其所居里為孝悌云文瑞公論曰抃之治郡所居而理固其經畫之才有以過人歟抑清慎勤恪有不言而化者歟史所載他事僅得其槩獨越州救災見於曾鞏所記者甚詳誠可為後世法則知名人賢士救民恤物其法行於當時而不傳於後世者蓋不可勝數也抃之每夜告天而清修不邇聲色則其中有以自得者非獨其外之云爾

司馬光

司馬文正忠信仁肅鞠躬盡瘁政屬晦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天章閣

待制先生七歲儼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其大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投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水

遂出兒得活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求便養通判蘇州時年尚少每卧齋中忽蹶起公服執手板危坐人問其故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判武成軍改大理評事國子直講麗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從麗籍辟判并州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指為麟光言誠偽不可知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當賀光言四方皆見京師不見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答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賴光言詔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十五

置末級初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太子未立天下寒心光上疏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望疏三上一留中二付中書至是復面言臣昔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言但人不敢及耳光退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聽納謂即行矣今寂然無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故為此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遂其私謀耳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實之富至於旬月其過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

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尚姑息等威浸以凌遲如胥吏喧嘩輦官恃慢衛士凶逆軍卒罵三司使光抗疏皆請以法正之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及有司定後官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又言妃不當與后同表蓋引却慎夫人席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况妃乎英宗立遇疾太后同聽政光上疏言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十六

有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狠鄙如馬季良謹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太后還政光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及議濮王典禮光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珪即命吏以其手稿為案太后既還政詔以曹侂為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抗疏言守忠大奸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



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責守忠節度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韓琦建議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光抗言民情驚擾實不可用琦曰兵貴先聲使賊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此但可期之目前耳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成邊矣光曰前屢失信於民雖光亦未敢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成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不聽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且曰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以厲天下進龍圖閣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七

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胥御史中丞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云還為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秘閣續成其書至帝尤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名之曰資治通鑑自為製序賜以額印舊書二千四百卷數促成之西戎部將崑山名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城格納其衆光極論不可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勝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特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哭

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帝不聽遣神諤發兵迎之取絳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百官上尊號光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為答詔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來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耳光曰善理財者無亦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八

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財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亂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及安石得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法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光逆陳利害曰某事後當如是某事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光言者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

帝以問光光曰布法何名為變若四五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做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例苟用例則一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講畢帝屏左右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勿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民樂與

古品節錄

卷之四

四九

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廣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讀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責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事也帝曰然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陳升之為相帝問光外議如何光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不能臨

大節而不可奪耳又問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問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卿所為也帝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因論及臺諫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帝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朕擇其人光退而舉蘇軾王元規趙彥若等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卧家不起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無所裨益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五

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騷動州縣為今日患耳臣之所愛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既不願取而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又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富室既盡常平亦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委死溝壑壯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辭至七以帝使謂之曰樞密軍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遂求去以端明

殿學士知永興軍本路宣撫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  
及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糲修城池樓櫓關輔騷  
然光一切不從而上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京兆一路皆  
內郡繕治非急若之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  
徙知許州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熙寧  
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乃復上陳其尤病  
民者凡六事請先罷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  
保甲六水利又以言責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  
不言何也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事之  
如上官會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光顧臺吏  
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  
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帝嘗謂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五

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惟見此人又云如光者常在  
左右自可無過及元豐官制成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  
光不可為蔡確所沮而止帝疾既安語宰相曰來春建儲  
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其知之深如此光歸洛十五年  
天下望其為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  
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  
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時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開政  
所當先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問愁苦於下而上  
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  
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旨首開言路從之而大臣有不欲  
者於詔中設六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

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  
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元祐元  
年拜尚書左僕射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  
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  
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  
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降勅罷之諸將兵皆隸州  
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  
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  
今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皆從之  
詔免朝謁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  
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  
平糴糶法兩官虛已以聽當光之將改新法也或謂光曰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五

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光自見言行  
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政不啻晝夜賓客見其體羸  
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  
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  
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贈太  
師溫國公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馮宗道護喪歸葬謚文  
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  
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  
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  
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  
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

天下敬信以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財利紛華淡然無所嗜博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酌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蔽風雨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與兄旦友愛尤篤且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初赴闕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及徽宗時蔡京擅政撰黨人碑以先為首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五三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也府官怒欲加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文端公論曰光以舊臣起家值兩宮之顧遇誓心刻骨區理政事如救溺追亡惟恐不及保甲青苗之法更革於前章惇蔡確之徒放流於後期月之頃百度煥然觀其病中與呂公著書第恐其遲回玩愒以悞國事而已彼獨何恃而能然耶蓋其所學者皆忠信仁義之理所存者皆愛君愛民之誠而平生所歷自州縣臺諫至領風憲預機密莫非盡職致忠毫髮之私不留於念慮身家之計不入於心胸完養充積氣配道義故能回顏波於既倒支大厦之將傾易所謂以杞包瓜有隕自天者殆似之是以誠感顛蒙聲振八表凡有血氣之倫莫

不歸心投命扶服稽首如赤子之遇其慈母也考之史策章惇蔡京輩所以追報先者百世之下為之怵惕況當時親見其事者乎殆與古之鞠躬盡瘁者比矣

古品節錄

卷之四

五四

古品節錄卷之五

宋

呂公著

晦叔純誠厚德舍宏竭忠盡慮政治衡平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

器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通判潁州  
郡守歐陽修薦公著文學行誼宜在左右清靜寡欲有古  
君子之風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  
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皇觀會營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改天章  
閣待制兼侍讀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先退語人曰每聞晦  
叔講便覺已語為煩一日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有之然在上者亦有未見  
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乎人心或有未服  
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  
皇自敬德是也帝改容領之英宗治平初奏請日御邇英  
以循先帝故事又以尚書備二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術  
乞候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加龍圖閣直學士方  
議追崇漢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  
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公著又言稱親則有二  
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

議漢王禮去公著爭之不聽遂乞補外將行上言臣伏見

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

試報罷自後絕意進取舊在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

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

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望不次補用神宗立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台司司馬

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

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

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

以正紀綱帝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

公著請不已罷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疏

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二

所亂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遠佞人蓋佞人易親正人  
易疎惟陛下察之又薦周敦頤擢為廣東轉運判官禮官  
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  
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夏之日為非禮之會  
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拜御史中丞入對帝語及西陲事  
公著曰惟當嚴修武備求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  
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也時程顥  
為晉城令公著薦為監察御史又薦張載為崇文院校書  
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之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  
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  
心者也昔日所謂賢者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  
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耶安石怒其深切帝

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  
帝以語安石安石大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熙寧八年彗  
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  
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  
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古之為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  
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  
七年於此然與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  
起知河陽遷端明殿學士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  
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  
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  
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耳帝善  
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因奏熙寧以來朝廷議論不同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

端人良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指為沮壞法度不可復用此  
非國家之利帝曰當以次收用之帝以慈聖升榘推恩曹  
氏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公著因言自古家國之敗不過  
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帝深以為然元  
豐二年台程顥判武學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新法  
之初首為異論罷之公著上言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  
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所除武學  
未為任宦要津而小人斷斷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  
其所措意非一二人而已不納夏人幽其主秉常朝議討  
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  
興秦晉民力大困公著又數上疏言其害元豐五年以疾  
乞罷出為定州安撫使至定表謝有曰進不敢希功而生

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及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兵民疲  
弊若此獨公著為朕言他人未嘗及也時獻北伐之策者  
公著言中國與契丹通好日久塞上屯軍素有節制惟宜  
靜以鎮之保甲法行邊皆設教場公著以為遣邊人習戰  
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哲宗即  
位以待請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  
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  
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識得中  
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  
曰人主即位之初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  
之要莫先於學謹珠死陳十事以渾聰明一曰畏天二曰  
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飲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四

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  
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先是程頤在治平元豐間累薦皆不起至是公著與  
司馬光共疏其行義於朝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  
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  
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  
詔授崇政殿說書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  
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自今事千三  
省者乞同進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初執政三五日一  
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著秉政非有故日  
聚都堂遂為故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  
欲革而未暇與華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謹呼鼓舞咸

以為便光卒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貴或子弟業儒皆當為弓手執賤役既不許募代其苦之公著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悅公著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二年貢舉遂密啟臨軒專用策試未幾王安石專政廢去春秋撰定諸經說凡士子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本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得高第故科舉益弊公著乃令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命題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言事訐直將峻責公著以為言乃罷知懷州公著以為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願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腴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不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五

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其古如此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者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為聖學之助三年四月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佐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閱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計贈太師中國公謚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淡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附火簡重清靜天稟自然其識慮深敏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文出於至

誠好賢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稱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安石博辨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返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敬重之如此文端公論曰昔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曰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足以定之文侯以魏成子為相公著同時如周程張邵皆絕德也公著屢上封章再三推較非宏達速識殊絕於人烏能知當世之大賢哉元祐三相相繼司馬光尚矣經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六

事綜物斟酌權變范純仁之才誠有以過人者至當軸處中凝然如水招之不來揮之不去則公著有焉竭誠盡慮以忠國家則一也觀公著之晰理論事語約而破的非夫心正理明者亦孰能與於斯

蘇軾轍

子瞻子由仕學兼優在朝歷郡咸克宣猷

蘇軾字子瞻弟轍字子由眉山人也軾生

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軾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二殿試中乙科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復對策入三等除大理評

事判鳳翔府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  
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衛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使自  
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英  
宗久聞其名欲授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之器  
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乃授直史館軾  
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父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  
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宥  
得陰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惡其  
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與學校詔兩  
制三館議軾以為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  
實不在變法也議上神宗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  
即日召見問當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

古節錄

卷五

七

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急進人太銳聽言太廣願以安靜待物之  
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聞之  
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欲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  
遠試論青苗法曰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  
彼成此所喪逾多昔漢武帝用桑賈人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  
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  
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  
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  
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  
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議者必謂民可

與樂成難以慮始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軾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因試進  
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  
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  
石大怒使御史謝景溫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  
判杭州高麗入貢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  
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  
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  
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  
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  
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  
有盜竊發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殺人

古節錄

卷五

八

因畏罪驚潰且為亂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  
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  
匯於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  
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  
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  
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  
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沉  
者三版軾廬於其上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  
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水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元祐  
元年遷中書舍人初神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  
不習其役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  
王安石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



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  
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括  
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  
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  
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易成事有  
漸則不驚今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聽軾  
又陳之於政事堂光不悅軾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為  
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蓋言耶光改容謝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  
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啟  
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  
皇太后問曰卿今何官對曰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九

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  
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  
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  
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  
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四年乞外拜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杭州大旱饑疫並作軾請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  
復得賜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  
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軾曰杭水陸  
之會疫死者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  
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  
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  
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

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漕河失  
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濁多淤河行闌閼中三年一淘  
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  
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閘以為湖水  
畜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  
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  
除不遺寸草軾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  
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  
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云  
學士為禮部尚書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知  
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十

於下情之通塞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  
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成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  
欲求自通難矣然臣願效愚忠者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  
盛臣願虛心循理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  
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  
陛下亦無悔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  
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將貪卒  
情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  
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服有卒吏以贓訴其長軾曰此  
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  
大閱將吏戎服執事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自言韓琦去後  
不復見此禮矣紹聖初御史奏軾譏訕遂以本官知英州

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芥  
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  
儋耳地非人所居初儋官屋有司不可遂買地築室僦人  
運甕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自樂時從其父  
老遊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  
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少  
師父洵為文而多所自得洵初作易傳未成命軾述其志  
卒成之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  
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  
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廷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  
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  
符為禮部尚書常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復贈太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十一

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為文○軾年十九與兄軾  
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極言得失於禁廷事尤為切至  
考官不敢取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  
謂我何宰相置之下等除商州軍事推官改大名推官丁  
父憂服除熙寧二年前上書言事即日召對時王安石以執  
政領三司條例司軾為之屬一日安石出一卷曰此青苗  
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軾曰以錢貸民使出  
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  
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  
逾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宴掌國事  
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有賤必  
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弊此常平舊法公

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矣也及青苗既行軾力陳其不  
可安石怒出為河南推官歷著作佐郎坐兄軾事謫監筠  
州盜酒稅移知績溪縣元祐元年入為右司諫哲宗起李  
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稍復言熙寧  
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即於策題寓紹述之旨  
軾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  
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  
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  
墜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此  
聖人之孝也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淳熙中謚文定軾性  
沉静簡潔為文汪洋澹泊而秀傑之氣自不可掩所著詩  
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於世文端公論曰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十一

軾之才氣雖古今以來魁壘豪傑不世出之士尚兼數子  
而况其下者乎論新法者多矣未有如軾之深切著明也  
及行之郡邑因事成功法施於千載若使得究其用其烏  
可涯也軾自熙寧以前滯於小官及元祐之朝耆舊居職  
未及有所施用至引當否商是非  
直言抗論無所回撓斯可尚也已

胡瑗

翼之善教諸生景從體明用適道濟國雍

胡瑗字翼之泰山海陵人布衣時讀書泰

山攻苦食澹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即投澗下不復視  
其專如此年四十餘未嘗求仕景祐更定雅樂以知音用

范仲淹薦召對既至例先就閣門習儀瑗辭曰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及對上嘉悅謂左右曰瑗進退周旋動合古禮命與阮逸同較鐘律其法以大黍累尺小黍實倫與逸名造鐘磬一簣丁度以為非古制皆罷之而授瑗試秘書省較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闋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嘗患隋唐以來學尚文詞遺經業乃具科條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講解經旨懇懇為諸生言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瑗如父兄置經義齋以處疏通有器局而好尚經術者又置治事齋俾人治一事各兼一事凡農田水利邊防算數之類無所不講既使類聚羣居互相磨礪開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十三

又使自論所學或出一義使各以意對而瑗親為可否之以故人皆樂從而才適世用慶歷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求治道慨然詔州縣悉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下湖州取瑗科條以為太學法著為令尋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二年更鑄太常鐘磬復召瑗及逸置局秘閣議之以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歲餘授光祿寺丞四年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從者益衆庠廡至不能容拓旁官舍以廣之是時伊川亦游太學作好學論瑗遽延見處以學職每講罷或引當世事證明其義嘗講易小畜曰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趙中令補所碎劄子復呈藝祖之事諸生才業各異要皆醇厚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

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每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有番禹人遣子重賈就學其子儼宿盡靡所賈病幾殆適父至携以謁瑗言其故瑗曰是宜先警其心乃授以一帙其子視之則素問也讀未及竟惴惴然痛自悔責瑗乃名而教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新業其人既頽脫感奮益自力竟登上第樂成遷大理寺丞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主太學嘗於上前講元亨利貞不避諱左右皆失色上亦愕然瑗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朝士及諸生祖餞之時以為榮瑗治家嚴尤謹內外子婦非節朔毋得歸寧嘗曰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及吾家問其故曰勝吾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十四

家則女事人必欽必戒不及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及卒詔購其家初師法久廢及瑗與孫復石介三人者出然後學者有師而瑗之徒最盛福唐劉彛者瑗高弟也瑗嘗言彛善水利後彛試政所至皆興水利有力熙寧初彛得召對上問瑗文章孰與王安石愈彛曰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國家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文是風俗偷薄臣師瑗嘗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出其門者無慮千人今學者漸知明體適用以為收教之本瑗之功也上悅瑗在太學時所講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行於世文端公論曰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也舍經以言事其弊也雜離事以談經其弊也迂聖人之教德行道義精粗具舉豈其時之士盡為今村校教舉

其全而學猶或失則偏苟徒以偏教則十之有始有卒者  
益鮮矣環分之二齋判治經治事為兩途與聖人之意雖  
若稍異然者然熟浮華崇實用成就人才之功良  
不可誣史稱有宋師道之立實自環始不已卓乎

### 周子邵子張子程伯子叔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  
邵子名雍字堯夫張

子名載字子厚程伯子名顥字伯淳弟叔子名頤字正叔  
周子道州營道縣之濂溪人康定元年為分寧縣主簿為  
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士民交稱之遷南安司理參軍是  
時程珣假倅南安視周子氣貌非常人與語以為深於道

### 古品節錄

### 卷之五

十五

因與結友使二子師之嘉祐元年改太子中舍判合州至  
則民心悅服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  
者趙抃惑於譖臨之甚威周子處之超然六年轉國子博  
士判虔州而抃復守虔熟視所為大寤執其手曰吾幾失  
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頃之移永州又權知邵州熙  
寧初用呂公著及抃薦為廣東轉運判官三年遷虞部郎  
中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雖荒崖絕島皆緩  
視徐按不憚瘴癘之侵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俄得疾又聞  
水滸其母墓乞知南康軍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為葬耳  
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  
合於湓江乃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自是之後新法大  
行士夫沸騰黎民騷動趙抃再鎮蜀復奏起之朝命及門

而周子卒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七周子玉色金聲從  
容和毅寬前草常不除寓懷塵埃之外仕宦所至如春風  
和氣被飾萬物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  
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  
本身而燕及熒楚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二程既受業周  
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程伯子稱曰自再見周茂  
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叔子  
未悟謁周子周子留與對榻三日乃還叔子驚異曰非從  
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所著有太極圖說易通易說  
易說失傳寧宗時追謚曰元理宗幸學封汝南伯真德秀  
曰周子生乎絕學之後獨探本源發幽秘二程見而知之  
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

### 古品節錄

### 卷之五

十六

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  
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刺滅彝倫非  
教也闢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  
不在茲乎文端公論曰周子之學莫知其淵源所自而太  
極圖說易通二書實為六經以後僅有之編故朱子推本  
於集奎之祥以為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也雖然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以陸九淵之高明猶疑於其說况餘子乎二程  
不以圖授人然平生發揮明闡不離其宗至朱子表章導  
信二書遂臚於經唐韓愈嘗言南條之南鬱積旁魄以窮  
於郴其下必產異人越數百年而周子出焉嗚呼星精兆  
瑞嶽鎮效靈天祚斯文可不謂生知之亞者乎○邵子先  
為范陽人曾祖令進徙衡漳父古又徙共城邵子少時自

雄其才既學力慕高遠後喪母廬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年三十餘遊河南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始至蓬華環堵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及晡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輿至輒哦詩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所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築屋如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與司馬光皆以純德尤為鄉里所慕嚮每相飭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邵子邵子德氣粹然望而知其賢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七

宴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必依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則答之未嘗強以與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嘉祐十年夏感微疾謂司馬光曰雍與觀化一巡光曰何至此邵子笑曰死生常事耳張子來問疾因曰先生曷一論命邵子曰若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固不知也張子曰先生知命矣及病革二程子張子司馬光晨夕視之外庭議喪葬事邵子皆能聞名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耳卒時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明道程子誌其墓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詩曰擊壤集元祐中追謚康節邵子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卒免於亂文端公論曰夫子傳說卦惟後天方位至明

漢儒用相付受至先天八卦以及圓橫諸圖皆出邵子邵子嘗曰先天圖心法也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然則圖之義精矣橫圖則明道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是也易以道陰陽故數起於兩範以叙三才故數起於三聖人之倚數立法各有取爾揚雄作元擬易而數乃用三其法固已舛矣然邵子平生樂道揚雄豈其倍累層生之致有以發其妙悟耶子朱子言易理則尊程數惟宗邵有以也○張子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卒於官幼不克歸僑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因徙家焉張子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知為遠器謂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授以中庸張子讀之猶以為未足又求諸釋老累年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諸六經嘗擁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七

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遂撤坐輒講語人曰是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因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口吾道自足何乃旁求於是盡棄易學淳如也嘉祐二年成進士授祁州司法叅軍遷雲巖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高年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後移疾去官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危坐一室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於明道明道答之有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張子大悅常病成卒往來不可用不如省數以募土人以及井田宅

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十年呂大防薦之詔知太常理院議不合復以疾歸過洛見明道曰吾病已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其冬十一月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比旦視之則卒矣貧無以歛門人買棺奉其喪歸一用古禮以終其志既而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質諸明道明道以問司馬光光曰子厚用心欲復三代之禮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又曰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非子厚之意乃止學者稱為橫渠先生張子之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熟妄辨鬼神所著正蒙行於世最後二篇其兩篇銘也一曰砥愚一曰訂頑砥愚者東銘訂頑則西銘也

古品節錄

卷之五

十九

伊川嘗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又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孝宗時追封鄆伯寧宗時賜謚曰明文端公論曰井田之法非獨授恒產也有封畛以別公私而上下之分定有溝澮以資澹洩而旱潦之患消以之成賦而賦治以之起役而役均以之寓兵而兵強井田既廢歷代之議田制者紛如即使兼採衆策限民名田而禁其賣買又興水利以苴之猶不如井法之善也故雖三十稅一而豪家收大半之租一有事役則差役雇役利病相半伍有常設之兵而兵驕國有常廩之餉而財匱其弊皆起於井法不行故也然井法與封建實相表裏自郡縣置而民無定主吏無定民徒以朝廷之神明驅理方內而欲為之分田

易田授田歸田一切如周台時立法之密勢將不行惟師其意權其變隨其風土民俗而經界之庶幾漸以復古張子之所論定自期不刑一人而數年可復條理未及成書可勝惜哉。程伯子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太宗朝高祖羽為三司使仁宗錄舊臣後以父珣為黃陂尉歷知龔磁漢等州致仕累轉大中大夫珣為人慈怒而剛斷伯子以明道元年生年十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比十五以父命偕弟頤稟學於濂溪周子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嘗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遷晉城令民以事造縣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村鄉遠近為伍保使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孤榮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二十

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句讀教者不善為易置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辨詐者或不持犢徑至庭陳狀從容告語率感服去河東義勇農隙演武多應文伯子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常書視民如傷於座右曰吾常媿此熙寧二年八月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屢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相見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所進說甚多不歸詞辨務以誠意感悟上心論君道畧曰君道之大在於稽古正學君志先定而天下之治成矣然患生於忽微志亦感乎漸習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殿講論道義擇賢俊使陪侍朝夕開陳善道則王猷允塞矣論修

學校尊師儒取士畧曰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者其次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高蹈之士厚禮延聘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稍久則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大不率教者斥之漸又擇其道業之成者使教於縣之學異日則十室之鄉皆當修其庠序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十一

為之立師縣令歲與學之師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學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其等差而命之秩既一以仁義道德教養之又兼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騰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靡然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古者民有九年之食今耕者少食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儲粟以為之備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十居八九今京師浮民百萬窮處辛苦日益歲滋久將若何此在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為之業以救之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今禮制未

修奢靡相尚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求厭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是時王安石執政紛更法令中外莫以為便伯子既屢言不用遂丐去被旨赴中書議安石厲色待之伯子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先是安石改法言者多肆詆伯子獨以至誠開納故安石雖數逐不附已而心服伯子至是猶敬其忠信但出提點京西刑獄伯子疏辭有曰臣每論列惟知以憂國愛民為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為事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為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徒有捧日之心曾微回天之力投諸荒陬實所甘分乃改簽書鎮寧軍節制判官時鎮寧守疑伯子自臺出必輕已不任事伯子禮之恭事無大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十二

小因敢不勤守乃大懼屢平反重獄賴以脫死者甚衆時河決澶州曹村伯子馳告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盡畫以廂兵見付渙付之立走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銜細繩度決口因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五年父珣以抗議新法非便致仕歸又值郊祀需恩伯子曰吾罪滌矣遂求監局以養親得監西京竹木務與弟頤從容趨庭讀書講學士大夫多從遊者旋改太常丞六年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上欲召伯子安石不可差知扶溝縣事民之濱居蔡河者多不逞顯脅取行舟貨貨歲必焚舟十數伯子捕一人使引其類皆貫宿惡不治分地處之令以挽絆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焚剽遂絕常權穀價不使甚貴甚賤會早教民掘井每一

井可溉數畝邑人賴焉嘗捕一盜聽自新已而復為盜事發盜語妻曰吾與令約不復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也扶溝地卑方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坐盜逸獄罷伯子歎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豈非命哉去之日老稚攀號遺之不去遇赦以親老復求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承議郎平居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懽中外孤弱無托者皆收養之嫁娶則先遺孤而後及已子當是時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未八年神宗崩伯子赴府成服韓宗師問朝廷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二十三

作相矣宗師曰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之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愛其害民已甚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司馬光呂公著果並相名伯子為宗正寺丞以疾不行其年六月丁丑卒年五十四伯子德性充完外和內剛胃懷洞然終日樂易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接物辯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厭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人皆病於拘礙而處之綽然雖在倉卒不動聲色比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寧宗時追謚曰純理宗時封河南伯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

大學之要躬行力就察倫明物渙然心釋洞見道體遇事優為誠心懇惻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也文端公論曰昔龐士元臨縣不治論者謂非百里才速周程二子大用之則可大效小用之輒亦小效以知委吏東田莫非經濟而士元之學為已疏矣伯子居諫垣僅九閱月所上章疏引義陳善酌古變今天德王道燦然明備有能舉而措之者則周公其人也神廟既不行其道而纂經之命亦卒沮於安石遂使贊述之功不施於後然聲教遺言粹然與六籍相表裏其裨助道術亦孔彰已范祖禹云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豈不信哉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二十四

程叔子少伯子一歲英宗朝嘗代父珣上書陳治道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懇切教暢可舉而行性疏通簡易而莊重有體衣雖絀素冠襟必整食雖疏儉蔬飯必潔父珣年老左右致養無違家事悉力營辦細務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呂公著判太學雅知叔子延為太學正不至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及哲宗立司馬光及公著等薦之於是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既拜命即上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願選名儒入侍講講罷留分職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又言輔養主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涵育薰陶成就聖德方是時潞公文彥博年幾九十矣每侍立終日上命之休不敢退或以謂叔子



白潞公甚恭而君至嚴何也叔子曰潞公三朝元老事幼主不可不恭願起布衣為師傅敢不自重然彥博每歎叔子以為真侍講也叔子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所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陳歸於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講畢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叔子進講色甚莊繼以諷教聞上官中激而避蟻問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叔子曰此惻隱之心也推之可以及四海嘗講罷上起折柳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推折所講書有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二十五

容字上藩邨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因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惟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其隨事獻益多類此哲宗為輔臣言願在經筵多不遜言者承風論之遂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移峽州被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叔子在涪州講學不輟至歸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之叔子曰學之力也夫學者學處患難耳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監受命即謁告既而供職尹焞疑之叔子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可以虛德意吾之不能任亦以決矣受俸一月乃行吾志耳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叔子受氣甚薄三十浸盛四十五而後完至是年七十餘筋骨無損嘗自述以告張繹繹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厚為保生

耶叔子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大觀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叔子之學要本於誠以四子為標的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統為諸儒宗出其門者最多歸自涪時易傳已成猶逐旋修改未嘗以示人或以為請曰自揣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有問難及之則取篋身自發示又著春秋未成中庸成而失傳初偕兄伯子稟學於周子周子手太極圖授之二程子之講學論道淵源蓋出於此伯子嘗言正叔平生不讀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又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至接引後學隨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學者稱為伊川先生理宗朝賜諡曰正追封伊陽伯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二十六

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力入德之序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鐘不顧也文端公論曰二程之道中正明粹若合符節使及孔氏之門則顏孟之侶冉閔而下殆不及也父珣知漢州時二子同入僧寺伯子入而右羣從皆右叔子入而左返顧無後從者至堂曰此某不及家兄處也故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嗚呼先哲深微之致非知德者孰能識之昔顏孟潛見不同橫渠論之至當當元豐以前叔子不仕豈以伯子在朝有顏潛之意耶

岳忠武王

精忠彪炳大勇集義功蓋當時心參天地

岳忠武王名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

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人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鈞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異之曰汝他日為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應真定宣撫劉韜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賊境賊掠以充伍飛乃伏百人山下以數十騎過賊賊出戰飛陽北賊追之伏起先所遣卒擒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命飛招賊吉倩倩降補承信郎從劉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五

浩解東京圍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眾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承義郎隸留守宗澤澤謂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高宗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勤王之師日集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係中原之望願陛下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借補武經郎充中軍統領因問曰汝能敵幾何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莫放采樵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待以國士有黃善

曹成孔彥舟等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飛部僅八百眾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牙橫衝其陣賊亂

大敗之以功授英州刺史於道連破張用李成諸賊紹興元年張俊討李成請飛為副時成黨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請自為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之成走降偽齊賊張用者亦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五

相人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悉平飛功第一二年賊曹成擁眾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討之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即分道遁飛至茶陵招成成不從飛上言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強則肆暴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剷除蠱起之眾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諜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者既去飛即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其黨迎戰飛不陣而鼓奪其二隘成又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

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魁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等分道招降二萬人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病者嶺表平移屯江州甫入境承檄捕劇賊數部皆平之三年虔吉盜合眾寇掠閩廣帝命飛討之飛至虔賊彭友迎戰躍馬突出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復授徐慶等方畧悉破降諸郡餘賊秋入覲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鼻皆隸焉及偽齊遣李成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二十九

破襄陽唐鄧隨鄆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又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亦欲自江西趨兩浙與公會四年遂除飛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使為之備飛奏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問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兵抵鄂州偽將京起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眾而登起投崖死復鄂州俄復隨州進趣襄陽李成迎戰飛見成陣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眾百萬何能為舉鞭拍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

復襄陽又進復鄧州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帝聞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賊如此乃以隨鄆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以隸飛授飛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五年入覲封武昌郡開國侯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之賊將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降飛表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將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十

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軍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即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草以蔽矢石舉巨木撞

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首驚曰何神也遂降飛親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么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以其言為讖所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遂為沿江之冠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眾來歸六年入覲請置襄陽監司以按察州縣帝從之且命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熟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令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尋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丁母憂扶櫬還廬山降制起復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度河北路飛乃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眾數萬張浚曰飛措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十一

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岩必有應者矣飛又遣楊再興進兵長水縣再戰皆捷復遣人焚蔡州糧中原響應會劉裕遣子麟猊入寇帝慮張浚劉先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馳至賊已敗去乃還時偽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因請圖蔡以取中原進拜太尉孝宗時求其後恣官之建廟於鄂淳熙六年謚武穆嘉泰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飛養子從飛功最多每戰手握兩鐵椎重八十觔先諸軍登城陷陣穎昌大戰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鎗甲裳為赤文端公論曰武穆以韓白之才而忠孝出於天謙恭不伐憂國勤民可謂大臣也已恢復之志雖不遂然平生大功亦莫之與敵宋初南渡潰裂分散不可為國武穆復

建康以扁北戶取襄陽以遏上流平羣盜以清根本微武穆則諸將帥不能獨當雖欲限江淮而守之恐不能也

韓世忠

旌功揭旗忠勇天資勳亞武穆竹帛名垂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

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俄夏人復出間道世忠獨部勇敢士殊死鬪遇夏監軍駙馬兀朮躍馬斬之夏人大潰累功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十二

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淵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眾蹂亂世忠追擊大敗之淵嘆曰真萬人敵也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問野婦得徑挺身仗戈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轉承節郎武節大夫宣撫副使李彌大軍校李復作亂淄青附者數萬人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眾悉降授單州團練使高宗即位授光州觀察使與諸將討平

羣盜入備宿衛嘗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建炎二年擢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浙部從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授都延路副總管屯淮陽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世忠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方赴行在而苗傅劉正彥之亂作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之世忠適至浚喜以書招之世忠見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入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苗劉始懼時世忠妻梁氏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十三

及子亮為傅所質朱勝非給傳曰今遣慰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進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刀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大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為最高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賊謀主王

世修以屬吏世忠請於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為江浙制置使自衛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轉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為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責護俾未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命守鎮江拜檢校少保范汝為反於建安勢甚熾命世忠討之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劍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世忠令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瞰城邑設雲梯大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擒其謀主裨將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十四

等五百餘人世忠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即令軍士馳城上勿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世忠謂之曰活汝者李相公也曹成擁餘衆在彬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招之成以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

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江東宣撫使駐鎮江及秦檜收三大將權拜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復抗疏言秦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寢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骸骨十月罷奉朝請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三年封咸安郡王二十一年八月卒贈太師世忠初得疾將吏入問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忠義勇敢事闔廟社必流涕極言岳忠武王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詣檜詰之又抵排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五

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世忠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特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凡克敵弓連鎗甲殺猊螯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存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能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淡然自若如未嘗有權位者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孝宗朝追封新王謚忠武配享高宗廟庭文端公論曰中興諸將首推岳韓非獨用兵之能乃其忠誠義勇遠過於人而不以禍福介意其在行間挺身決鬪百戰不怠老而益奮非夫忠義激於心者其孰能之岳忠武多方面

之功而世忠扁鑰北戶誅苗劉平羣盜功尤多固將帥中社稷臣也

朱子

朱子達天歷聖仔肩功兼作述道統斯傳

朱子名熹字元晦後改仲晦世婺源人居

紫陽山下父松尉尤溪生朱子於溪南寓舍松既遊宦入閩晚居建州故朱子為建人少時松指天示之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從羣兒戲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始授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貢於鄉十九成進士紹興二十一年以佐迪功郎主同安簿二十三年之任始徒步謁李侗於延平初楊時倡道東南實傳

古品節錄

卷之五

三六

羅從彥以及於侗故朱子師之至同安職兼學事乃選秀民為講說士尊其教二十七年四考罷歸請祠明年復謁侗由是往來從之者累年精思實體所造益深孝宗即位應詔上封事首言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物又言斯民休戚係守令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三年除樞密院編修待次明年崇安大饑民奪食幾挺變朱子乃假官粟六百石貸之人賴以濟其後歲一斂散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弛半息甚則盡蠲之行十有四三年贏益多遂歸元粟於官而用所贏為貸資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不復取息以故數十年邑無饑饉患所謂社倉者

也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再辭五年差知南康軍四辭逾年始拜命朱子歸自同安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理明義精既至郡懇惻愛民興利除弊惟恐不及會早講求荒政以請於朝言無不盡或三四上得請乃已嚴隣路過糴之禁閱境內蓄積之實通商勸分全活至東郡濱大江舟楫岸遇颶多沉溺乃募饑民築堤護之民得濟饑而舟患亦息會浙東大饑調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及至闕納粟實行乃授直秘閣入對延和殿所奏七事辭皆剴切因乞推行社倉上為下其法於諸路方拜命時即檄旁郡募米商為蠲其征及至部容米已大集乃單車屏從按行存郵鈎訪拊問所至人不及知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郵肅然光宗立三辭職名仍直寶

古節錄

卷五

三七

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改知漳州又再辭不許既之任即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又揭示喪葬嫁娶之儀嚴禁男女傳經之會俗為一變差知漳州荆湖南路安撫辭不許會長沙有峒獠之擾遂拜命至則遣人曉以禍福皆降之申教命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湖湘士子故知學為之崇獎教厲四方人士畢至孝宗升遐朱子慟不自勝又聞上不任執喪中外洵益憂懼乞歸田里未幾趙汝愚以太皇太后詔尊上為太上皇而奉嘉王即位主喪於是汝愚相薦朱子先是彭龜年為嘉王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稱善問為誰說對曰朱嘉也至是遂首召奏事除煥章閣侍講及孝宗將祔

詔集議迭毀之次初太祖尊僖順翼宣四祖之廟實奉僖祖為始祖治平間議者以僖宗無功德世數寢遠遷於夾室未數年王安石復之是時趙汝愚雅不以熙寧中復祖僖宗為然復議祀之而奉太祖為始祖朱子乃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且擬為廟制又援伊川程子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基本故自信祖安得謂無功德狀上宰相持不以聞徑創別廟以奉四祖上頗聞朱子有狀名問內殿朱子具劄及圖以進上然之命即榻前撰內批直罷其事當汝愚之謀立上也知閣門事韓侂胄用姻親得見太皇太后汝愚實使入白其謀事既定侂胄以為已功居中用事汝愚方收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朱子獨惕然以侂胄為慮既屢言於上又數白汝愚宜酬以厚

古節錄

卷五

三六

賞勿使預政汝愚性疏以侂胄為易制不為意朱子乃因講筵復留身極言之甫退即降內批罷侍講予宮觀汝愚袖還內批且拜且諫而內侍王德謙徑以內批付朱子朱子遂行寧宗二年落職予祠是冬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舍菜禮於先聖先師以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配五年以年屆懸車致仕六年三月寢疾猶日為諸生講太極西銘及為學之要辛酉訂大學誠意章句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入問疾曰夫子之疾革矣萬有不諱當用書儀乎不允用儀禮乎亦不允然則參用之乎乃領之遂正坐整衣冠揮婦女勿近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時年七十一朱子為人危莊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且閑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就一

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肅躬瞑息休而起端步徐行飲食莫菜匙箸各有定列中夜而寢既寢而寤櫛衾默坐或至達旦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思義之篤怡怡如也祭祀必誠必敬少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感並至飲食衰經各副其情延遇賓客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必致其愛於鄉里必致其恭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五日道之難行也如此其後佐曹誅嘉定二年始追謚曰文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或問太極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及文集一百卷所編次有語孟精義中庸輯畧孟子指要小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

古節錄

卷之五

三九

行錄家禮近思錄程子遺書外書伊洛淵源錄謝上蔡語錄晚復編次禮書未及成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無不洞究淵微詞章字畫未嘗用意亦動中規矩可為世法著迷雖多於四子尤為殫意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所著書一字未安必反覆達旦甚至累日要求其當而後已諸生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率至夜半雖病疾支離至諸生問難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怵然以為憂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字之傳流及海表至於異域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年上平學詔以周子二程子張子及朱子從祀孔子廟李方子

曰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自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驚於該洽者既以聞見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先生身任道統廣覽載籍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無所遺漏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出之若是其無窮也文端公論曰夫子以贊述六經而賢過堯舜誠以萬世之君君臣臣父子子皆夫子之力也自道學失傳周子倡之二程子從而光大之張子邵子又裨助而引伸之而後斯道復明於世然數子於六經自伊川易傳外鮮有成書蓋至朱子而六經之學

古節錄

卷之五

罕

乃揭於中天即數子之所口授心承亦皆賴其尋繹表章而後學者足與有明也平生所歷諸郡政教聿振尤惓惓為其百姓請命是伊尹內溝之心也及後登朝引道格非風節嶽嶽是臯陶陳謨之意也使當時克究其用則撥亂致治興禮明樂驟帝馳王勳施爛焉何至寢微寢滅而終以不振哉然數百年來學校所以教政俗所以理無不折中於朱子其為萬世烈豈直不在禹下已哉

陳淳

北溪穎異傳本近思四章學的簡要偉辭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學舉子業林



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之學也授以近思錄淳由是盡棄所業益求濂洛遺書讀之慨然曰此實洙泗之傳而吾乃未身其奧吾心慙焉聞朱子講道武夷欲往從而無資及朱子守漳進謁得聞本原之學益自立朱子亟稱之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朱子自漳歸且十年淳復至自述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矣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服膺師訓日月積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其居鄉不沽名不徇俗恬然退守而化及鄉人嘉定九年以特試赴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登講坐淳乃為四章以示學者其論道學體統畧曰道原於天命而實行乎日用堯舜與塗人同一稟孔子與十室同一賦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

古品節錄

卷之五

聖一

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則存舍則亡迪之吉悖之凶易知易行豈有離於日用之外哉其論師友淵源畧曰濂溪不由師傳提綱起鑰二程親授其旨朱子又益明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學者必以是為迷塗之指南庶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論工夫節目畧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大要不過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行將何適行不力則所知徒為空言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交進而互發也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

有涵養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力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皆善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必時存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然後為能立志必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後為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循序而進日有維新之益矣論讀書次序畧曰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其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其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立大本而經大經哉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曲引平心以玩其指歸切己以察其實用乃由以進於諸經莫不冰融而凍釋矣既歸人士師事者益進淳與講解

古品節錄

卷之五

聖一

率至夜分無倦色門人隨所口授筆之於是有四書口義字義詳解及筠谷所聞諸編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未上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詩禮大學傳於世學者稱北溪先生文端公論曰觀淳之講義何其粹也朱子之守漳未及二年比淳再至僅三月耳非嘗朝夕熟承其聲馨也而於奧旨微言探之能深聞之能揚簡而括詳而有要於師門學的曾無毫芒之謬可謂穎異之姿與聞性道之秘者已

古品節錄卷之六

金

徒單鑑

廣平郡王敷陳五常從容定國見微知彰

徒單鑑本名阿舒上京人北京副留守烏

鞏子也金世宗大定中詔學士徒單子温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漢等書頒行四方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鑑在選中最精諸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設女直進士科取鑑等二十

古品節錄

卷之六

七人及第除中都教授遷國子助教丁母憂服闋改國史院編修世宗問完顏守道曰徒單鑑何如人也對曰鑑容止温雅其心平易兼有材力可任政事世宗曰然當以劇任處之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尋拜參知政事修國史鑑知章宗銳意於治平乃上書言臣觀唐虞之時其臣進言於君必曰戒哉懲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為治必曰稽於衆舍已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無以好惡為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

費嘗陳隔塞九弊謂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細

目張矣進尚書右丞三年罷為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知平陽府事尋改西京留守永安三年轉上京留守五年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時淑妃李氏內寵過盛兄弟橫恣詔以烈風昏曠連日問變異之由鑑上疏言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耻細民遺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臻矣因論為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

古品節錄

卷之六

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蕩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幾事有異議少疑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鑑言皆切中時弊章宗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嘗問漢高帝光武孰優張萬公曰高祖優甚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胃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於亂

由是言之光武似優章宗然蓋知其諷諫也春和四年  
罷知咸平府六年徙河中兼陝西安撫使尋改知京兆府  
事充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卿之智畧朕所  
深悉且股肱舊臣今南征將帥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資  
卿勝莫宜以長策御敵屬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提  
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帝深然之始置提  
控急遞鋪官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丙分兵  
出秦隴間乃命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  
鎰遣兵出商州與宋軍戰連勝宋王桷議和乃退守鶴嶺  
關八年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  
關入見衛詔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為相因太尉匡  
乃卿門人不可屈下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安撫副

古節錄

卷之六

三

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上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散其敗必  
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庶人皆  
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失亡議者曰如  
此是自蹙境土也衛詔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  
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悞事多  
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詔王不從其後失昌桓撫三  
州王乃大悔曰從丞相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鎰墜  
馬傷足聞胡沙虎難作將命駕入省不能進俄而胡沙虎  
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  
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東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  
功乃迎立宣宗即位進左丞相封廣平郡王詔以足疾未

愈侍朝無拜宣宗將如南京鎰曰鑿輅一動北路皆不守  
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  
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  
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卒贈贈優厚鎰為人明敏方正學  
問該貫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  
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於石有宏道集  
共卷文端公論曰鎰有學識知治道能獻替可謂忠矣所  
論君臣上下之間五常五德為政之術儒者之道也指畫  
兵勢逆料三州東京必致失守若燭照焉至於從容數語  
遂定宣宗則又功在社稷不動聲色而措泰山之安矣

王政

古節錄

卷之六

四

辰州王政服膺四知賑饑息盜良法救時  
王政辰州熊岳人也其先仕渤海及遼皆  
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沉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  
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永昌敗渤海人爭縛永昌  
以為功政獨逡巡引退吳王闍母聞而異之言於太祖使  
贊軍事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前此數州既  
降復殺守將反為宋守及是人以為政憂政曰苟利國家  
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歿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  
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為盜坐繫政皆釋之發  
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傍郡聞之亦多降  
者宋王名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為死矣乃復成功  
耶慈論者久之天會四年為燕京都總院同監未幾除同

知金勝軍節度使事改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賞  
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姦政獨明  
會計嚴高鑄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閻母戲  
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  
自守安得不病吳王笑曰前言戲之耳以黃金百兩銀五  
百兩及所乘馬遺之六年授左監門將軍歷安州刺史檀  
州軍州事戶吏房主事天眷元年遷保靜軍節度使致仕  
卒年六十六政本名那薩哩嘗使高麗因改名政子遵仁  
遵義遵古遵古有傳文端公論曰饑民奪食為盜與真盜  
異急之則亂耳政之賑饑撫叛皆得其方本之以仁心行  
之以良法又能惓惓焉以四  
知自凜可以為民父母矣

忠節錄

卷之六

五

劉煥

德文至孝者糠讓母羹火力學政成寬厚

劉煥字德文中山人  
宋兵起城中久乏食

煥尚幼煮糠覈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  
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火讀書不怠登天德元年進  
士調任邱尉縣令貪汙煥每規正之秩滿令持盃酒謝曰  
尉廉慎使我獲考調中都令樞密使僕散忽土家有條給  
工牟利於市不肯從市籍役煥繫之忽土召煥煥不往暴  
工罪而笞之初除令時過謝鄉人吏部侍郎石琚琚不悅  
曰京師浩穰不與外郡同棄簡就煩吾所不曉也至是始  
重之以廉升京兆推官再遷北京警巡使捕二惡少杖於

度中戒之曰孝弟敬慎則為君子暴戾隱賊則為小人自  
今以往毋狃於故習國有明法吾不得私也自是眾皆畏  
煥母敢犯者名為監察御史父老數百人或臥車下或挽  
其轡鏗曰我欲復留使君期年不可得也以本官攝戶部  
員外郎代州錢監雜青銅鑄錢色惡類鐵錢民間盜鑄  
抵罪者眾朝廷患之因下省議煥奏曰錢寶純用黃銅精  
治之中濡以錫若青銅可鑄歷代何緣不用自代州取青  
與黃四六雜揉務省銅而功易就由是民間盜鑄陷罪者  
眾非朝廷意也必欲為天下利宜純用黃銅得數少而利  
遠其新錢已流行者宜驗數輸納準換從之再遷管州刺  
史耆老數百人疏其著蹟十一事詣節鎮請留曰刺史守  
職奉法乞留之以廉升鄭州防禦使遷官一階轉同知北

忠節錄

卷之六

六

京留守事世宗幸上京所過州郡大發民夫治橋梁馳道  
以希恩賞煥所部惟平治端好而已上嘉其意遷遼東路  
轉運使卒文端公論曰明儒薛文清有言立法貴在必行  
法立而不行則法為虛文適足以起下人之玩至哉言乎  
蓋居心以寬仁為本而法必嚴使民有所畏而不敢玩煥  
用法必避貴勢而其誨民則又諄諄焉相勸以天民之畏  
而愛之也有自來矣抑觀其治事  
之才又何其剛明而知體要也

完顏承暉

維明骨體力行五經忠貫金石存順沒寧

完顏承暉字維明本  
名福興好學淹貫經

史襲父世職金世宗大定間選充符寶祇候遷筆硯直長  
調中都右警巡使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選除東京  
延平等路提刑副使改上京留守同知御史臺奏承暉前  
為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累遷  
至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驕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  
交一言尋召為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豪民與人爭種稻  
水利不直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  
之承暉杖遣豪民謂其人曰此可以報宣徽也衛紹王即  
位召為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徒單謨烈與其父南  
平干政事大為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宣德行省尚書右  
丞參知政事承暉敗績於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  
年起為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

古節錄

卷之六

七

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胡沙虎伏誅拜平章  
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城圍出議和事宣宗遷汴  
進右丞相都元帥徙封定國公留守中都以太丞沐撚盡  
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相托兵事悉付之已乃總  
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  
降中都危急承暉以死固守遣人以礮寫奏曰七斤既降  
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  
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期有濟詔乃趣諸  
路兵糧俱往赴救高琪忌其成功雖遣將分道往終無一  
兵至者乃與沐撚盡忠會議於尚書省約同死社稷而盡  
忠謀南奔承暉召帥府經歷完顏師古謂曰始我謂平章  
知兵故推赤心相托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

何日汝必知之師古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辨未曰  
辨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師古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  
起辭家廟名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  
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引咎自歸論國  
家大計辨丁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謂  
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  
復為妻子死於滄州為書以從兄子永懷為後從容若平  
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舉家號泣不能  
仰視承暉神色浩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  
五經皆經師授護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  
安石訣最後倒馬二字投筆歎曰遠爾謬誤得非神志亂  
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徐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安

古節錄

卷之六

八

石以遺表至行在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哀贈太尉尚  
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官其嗣子及長孫承暉生而富貴  
居家類寒素常奉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  
友蘇公平章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文端公論曰  
完顏承暉骨體大臣也居恒則方正著聲臨難則從容盡  
節非學養素優忠貞貫乎金石者能有是耶觀其自言五  
經皆經師授身體而力行  
之不為虛文嗚呼實哉

元

耶律楚材

耶律文正才智淵深尊經崇聖隨事規箴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元太祖聞其名召見與言甚重之置之左右夏人常八斤善造弓每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用弓匠為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聞之喜日見親用每征伐必命楚材卜亦自灼羊髀以相符應謂太宗曰此人

古節錄

卷之六

九

入賜我也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太祖西伐回回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用活萬餘人已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者太宗親弟也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初定民多

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從容為太宗言詔自庚寅

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十有八事頒天下其畧言

郡宜置長吏牧民謄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

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肆行科

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

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

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為害非輕宜禁斷太宗悉從

之惟貢獻一事不允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矣楚材

又奏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中原地稅商稅

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

十餘萬石太宗曰卿試行之乃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

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太宗至

古節錄

卷之六

十

雲中十路進庫籍及金帛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為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壬辰春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眾楚材又請求孔子後收太常禮樂生及聘名儒乃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名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忽都虎等籍中原民議以丁為戶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時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

隙不知多以金帛與之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  
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母擅科徵可也太宗然其計  
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絲一觔以給國用五戶出絲一  
觔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畝二升又半上田  
三升下田二升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  
兩四子觔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  
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製造糜費  
官物十私八九楚材又請覈之以為定制太宗嘗執觴賜  
楚材曰朕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  
今日朕得安枕者卿之力也楚材又奏曰制器者必用良  
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  
太宗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

古節錄

卷之六

十一

課使劉中隨部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  
為奴者亦令就試主匿不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  
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  
數倍至收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  
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至一銜量給符印立鈔  
法定均輸布造傳明釋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楚材因  
陳時務十條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  
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於時務悉施行  
之太原路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太宗責楚  
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  
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  
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

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太宗意乃解太宗好酒楚材屢諫  
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孽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  
乎太宗悟語近臣曰汝曹愛我有如楚材者耶勅日進三  
鍾而止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為召  
楚材楚材曰今任使非人賣法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  
二言而善笑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  
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請肆赦太宗首肯之是夜醫  
者候脈復生翼日而瘳冬十一月太宗將出獵楚材以數  
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崩於行在所皇后乃馬真  
氏稱制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曰當有驚擾居無何朝  
廷用兵事起倉卒后令授甲欲西遷以避之楚材曰朝廷  
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

古節錄

卷之六

十二

日果定甲辰夏五月卒年五十五贈甚厚後有譖楚材  
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者后命近臣覈視之惟琴  
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  
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文瑞公論曰天生斯民  
則并其所以生養之具而並有之金木水火土穀桑麻之  
類民所賴以生者與人而俱生而其於人也農圃醫卜及  
百工一切養人之具其始為之者無所師授心通其理制  
為定法以垂於後蓋天人之際道之自然自古及今常如  
此者非偶然也耶律楚材違之種姓生長於金而元之太  
祖太宗拔起而大用之數十年之間上自文武經畧立國  
規模錢穀兵刑之制外及律呂星象工械技藝靡不畢具  
大要以仁心為質而正直忠厚才智淵深右名臣中少有

倫比也故能使軍國有章上下有體無分爭鬪暴之患民安國富再傳之後奄有九有豈虛乎哉

### 劉秉忠 廉希憲

#### 仲晦為相綱紀一新善甫專閫經籍厲人

劉秉忠字仲晦廉希憲字善甫秉忠本端

州人隱武安山中久之入天寧寺為僧世祖在潛邸召見秉忠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悅之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二

#### 古品節錄

#### 卷之六

十三

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秉忠定社稷之大計忠臣勞績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為名臣初帝令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為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

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之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遣官護喪葬十二年贈太傅封趙

國公謚文貞後贈太師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為詩蕭散閒淡如其為人有文集十卷文端公論曰秉忠當出處之際踪蹟甚奇方其棲心方外放浪山澤間寧自知遭時遇主出素蘊以綱維一世垂之無窮哉昔范蠡泛舟觀兵強吳李泌衡山之逸客再定兩京光復唐室秉忠豈其流亞耶○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幼魁偉舉止不凡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由是知名世祖即位希憲以功累拜平章政

#### 古品節錄

#### 卷之六

古

事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勅軍吏止停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禁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眾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召還拜中書平章政事振舉綱維綜核名實汰遂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舉典章文物粲然可考當時翕然稱治帝謂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陶稷契之道贊



輔治化懷愧多矣今日少治未足多也因論及魏徵對曰忠良之臣何伐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有內侍傳旨朝堂言其事當爾希憲曰此闈官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奈何不熟察其心跡而遽疑之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事遂解七年秋坐事罷相一日帝問希憲居家何為阿哈馬因纒之曰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十二年右丞相阿里海牙下江陵請命重臣鎮之帝即召希憲遣使行省荆南丞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

古節錄

卷之六

五

驅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乃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獲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臨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董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召

還京師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之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事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右丞張文謙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田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議遂止十八年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文端公論曰希憲受世祖恩遇知無不為是時邦家初建萬事草創希憲居樞軸之位則能擘綱維明條貫成一代之規受專閫之寄則能詰奸禦暴安民養士使疆土日闢折衝萬里之外及當成敗呼吸審察機宜代謀制勝用力少而成功多可謂拔萃之奇才也

古節錄

卷之六

六

史天澤 安童

鎮陽忠武開國元臣東平忠憲者成正身

史天澤字潤甫以功追封鎮陽王安童以

功追封東平王天澤大興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二年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國

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示  
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奏罷之  
三年春李璵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赤討之繼  
命天澤往天澤聞璵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豈無能為也至  
則進說於哈必赤曰璵多誦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  
蹙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  
生擒璵斬之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  
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  
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  
慰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謀退如此至元元年加光祿  
大夫六年議攻襄陽詔天澤與忽刺出往經畫之至則相  
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為必取之計十年春與阿木等

古節錄

卷之六

七

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與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  
陸並進天澤得疾還至真定帝遣其子與尚醫馳視天澤  
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  
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七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謚忠  
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  
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  
書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  
天澤曰唐人不云乎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人  
臣何權之有言者慚服人以為有郭子儀曹彬之風云文  
端公論曰天澤材兼文武為開國元臣身出入行間天下  
百戰然其志與眾異觀其臨沒之奏則平生之所存可知  
矣當時曹郭之譽有由然也○安童本華黎四世孫世祖

追錄勳舊名入掌宿衛年方十三位百寮上母宏吉刺氏  
昭睿皇后之姊帝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  
輔器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  
狎一年少是以知之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凡千餘人帝語  
安童曰朕欲置此屬於死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  
定大難遽以私恨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  
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八月拜中書右丞  
相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  
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問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冬  
十月詔許衡至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即親候其  
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後帝謂衡曰安童尚  
幼未經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擇

古節錄

卷之六

六

馬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  
臣不敢不盡心安童嘗請內外官俱用老成人及令儒臣  
姚樞等入省議事皆從之至二十八年乃罷相仍領宿衛  
事三十年春正月卒年四十九大德七年贈太師東平王  
謚忠憲文端公論曰安童在位無赫赫之功然每觀當時  
之正人賢士其推轂扶翼及國家利民稽古之事未嘗不  
在其中也故元初稱賢  
相必舉安童豈虛語哉

徹里 不忽木

徐公忠肅陳善悟君魯公太傅樹節建勳

徹里以功追封徐國公不忽木以功追封

魯國公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饑且死宜加賑給帝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擢利用監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二十四年分中書為尚書省桑格為相引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凡前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微奏誅二參政行省承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其親戚或逮繫鄰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殺及死於獄者以數百中外騷動廷臣顧

品節錄

卷之六

九

忌無敢言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格奸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命批其類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格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如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桑格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格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命往江南籍桑格姻黨於是江浙省臣烏馬兒蔑列忻都王濟湖廣省岳東木等皆坐棄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徹里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汗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為平民吾安忍

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忘他棚聞之悉款附未幾歐狗為其黨縛致於軍梟首以狗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平大德元年拜江南路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拜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夫體按巡以苛為明微賊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甚茲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效尤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十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水道不通由是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九年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卒年四十

品節錄

卷之六

十

七家賞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太傅追封徐國公謚忠肅文端公論曰元諸奸臣桑格為甚所附麗惡黨尤多徹里不避湯鑊之誅一言悟主活億萬生靈於俄頃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考其生平言行一出於正故曰名不虛立功不倖成彼云一節之士而已者謬矣夫。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其先高車國人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命給事東宮受學於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為有公輔器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數人上疏乞立學校興教化養人才帝覽之喜授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格言能用已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言利之臣如桑宏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其始莫

不謂之忠及罪稔惡者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  
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為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  
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二十  
三年改工部尚書俄遷刑部河東按察使先是阿合馬貸  
錢於官以媚權貴約償牛馬至則勒取部民所產以輸事  
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盡得其不法百餘事會  
大同民饑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宰臣  
遂劾其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  
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阿合  
馬竟伏誅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劾桑格罪狀帝召  
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  
六部歸中書帝欲相不忽木讓於完澤乃拜完澤右相不

古品節錄

卷之六

王

忽木平章政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天  
威所臨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燭襲位  
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  
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謝罪  
盡獻歷歲所當上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帝極稱塞  
咥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  
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為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  
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  
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召不忽木問所以銷變之道對  
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  
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  
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卒之上天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

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正合朕意可復  
誦之遂詳論款陳至四鼓乃退成宗即位躬攬庶政廷議  
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之不  
忽木問曰汝部內盡然耶抑止此曰止此耳不忽木曰止  
此何益於民遂罷遣之大德四年卒年四十六不忽木素  
貧窮自爨沒妻織紉以養母後因使還母已卒號慟吐血  
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  
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剌哈孫答刺罕皆所薦也其學  
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詞洪暢引義  
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  
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  
子孫之福武宗時贈太傅魯國公謚文貞文端公論曰不

古品節錄

卷之六

王

忽木行有本末論思獻納裨益尤多桑格之事自趙孟頫  
發之徹里行之得不忽木之言帝意乃決早事許衡親師  
力學其淵源所漸有由然矣同時右相完澤能革桑格弊  
政罷安南之師屢蠲賜百姓與民休息當時亦稱賢相然  
較之不忽木風  
節稍不逮矣

董文用 郭守敬

彥林忠穆剪毛論宏若思太史水利專精

董文用字彥林郭守  
敬字若思文用真定  
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而孤兄文炳教之學弱冠試  
詞賦中選世宗潛藩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從征

雲南督糧械贊軍務又令授皇子經累官兵部郎中至元元年擢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民相恐動竄匿山谷文用至鎮之以靜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壑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須農具更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二年入奏經畧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八年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巡行獎勸無間幽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政績為天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薦為工部侍郎明年出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為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民不堪力役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不絕於道警衛輸輓日役夫數千文用憂之

百品節錄

卷之六

三

曰民弊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警衛不必重煩吾民主者曰固也然萬一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即保任之民稍稍得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例運江淮粟於京師衛當運十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為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困矣乃與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舒十四年汴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於御河以便漕適文用以事詣汴言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雨更甚即浸淫入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度沁不可通如文用議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讀書自樂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時中書右丞盧世榮

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鞏銖括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問曰此錢取之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之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喜其得毛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耶民財有限取之有時猶懼其傷殘也今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邪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也世榮竟以是得罪世祖崩成宗即位巡狩三不刺之地文用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辰極居其所而眾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可其奏自是

百品節錄

卷之六

三

帝每名至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論或至夜半詔修先帝實錄兼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請老六月以疾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文端公論曰文用學足從政斐然可觀巡行州郡惠可庇民及處中朝侃然持大節不阿執政其折盧世榮牧羊剪毛之說尤可念也此與司馬光斥呂惠卿善理財之說同意而罕譬而喻可發昏蒙斯謂名言矣。郭守敬順德邢臺人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與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

事每奏一事帝輒嘉歎之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埽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引蘆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塞之今若開復故蹟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帝善之初秉忠以大明歷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未及修正而卒及江左既平帝思秉忠言遂命守敬與王恂率南北司官分掌測驗推步而命文謙與樞密張易為之主領左丞許衡參其事守敬謂歷之

百品節錄

卷之六

三五

本在於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乃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於是盡考其失移置之既又以木為重柵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動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咎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為四方形測者所用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長短圖與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

為太史院以恂為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為倦守敬因奏唐開元間一行令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凡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若非分方測驗無以得其真帝可之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西漢造三統歷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

百品節錄

卷之六

三五

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五十二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右歷章部元首百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二年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改治新歷臣等創簡儀高表憑其實測考正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每日測景逐日取對以冬

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減大明歷十八刻遂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筭十度黃道筭九度有奇仍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今已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筭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每日測得太陰行度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得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

古節錄

卷之六

二十七

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初半少皆私意牽就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皆依實測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派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一十三

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恂卒時歷雖頽然凡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皆未有定稿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秒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守敬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雜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命守

古節錄

卷之六

二十八

敬相視灤河瀘溝諸水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帝稱善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命守敬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言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文端公論曰守敬開物成務功施於千載所陳水利言未盡從然功烈赫赫若此歷象之說自有專

書可母錄也守敬撮古今之要言約而義該故併載焉

陳天祥 哈刺哈孫

吉甫文忠推誠布公太師忠獻威重恢洪

陳天祥字吉甫本寧晉人哈刺哈孫乃幹

刺納兒氏天祥兄祐仕河南遷徙洛陽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璫叛據濟南結宋為外援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為千戶屯三汭口防遏南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遊者甚眾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奇也別數歲獻所為詩祐與語善譚及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鄂復州等

高節錄

卷之六

三

處招討經歷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纔千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令汝等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內無守禦之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推此軍變亂正由處置失宜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莫若推赤心於人與均禍福行省許之天祥凡所設施皆合眾望由是流移復業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為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乃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塞聞之各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奉祿天祥從便規措月給之以

止其貪民用弗擾居歲餘詔以本軍為路被代去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境多應之天祥言於宣慰使賈居貞

曰烏合之眾輕進易退若官軍乘高據險不二三日遁逃必多然後出精兵以擊之蔑不勝矣居貞從之果大敗其眾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復遷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為亂者聞官軍至皆依險自保天祥以眾寡不敵非可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於鄂州市又擒其黨十三人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為白宣慰司縱之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時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臣僚震懾無敢言者天

高節錄

卷之六

三

祥獨上疏極言世榮奸惡畧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護趨附權要由白身擢江西權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為國斂怨將見民間由此凋敝天下由此空虛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事至於此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疏奏世祖召天祥與世榮至上都面質之世榮遂伏誅未幾以軍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遷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歸三十年起為燕南河北廉訪使元貞元年改



山東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尤多天祥上弭盜方畧於是嚴督有司捕獲甚衆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兵授方畧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由是東方羣盜屏息任滿辭去大德三年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時行省右丞劉深建議征八百媳婦內外騷動天祥上章論之以為荒裔小邦取之不足為利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退走以致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兵以圖收復又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續下明詔招彼一方自有歸順之日

古節錄

卷之六

三十一

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明年移疾去仁宗即位召之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於家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謚文忠文端公論曰天祥居言路掉三寸之舌剪除大奸言聽功立豈不偉哉至於軍旅之事動中機宜古所謂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殆其人耶。哈刺哈孫自曾祖三世有大功哈孫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功臣後命掌宿衛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審錄冤滯所活以百計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掠商旅哈孫至發卒悉擒誅之水陸無梗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為二奸人值黨自蔽後哈孫入覲極陳其不便帝因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撻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

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為謗耳帝然其言三十年從平章劉國傑征交趾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孫密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徒民瘴鄉必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再請則曰姑緩之未幾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孫曰此土著之民誠為至便內以實空地外以制交趾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民間夏稅哈孫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之大德二年拜中書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為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

古節錄

卷之六

三十二

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五年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請征八百媳婦朝議欲從之哈孫曰山嶠小國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使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於餽餉蛇節因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乃擒蛇節斬之及至八百媳婦訖無成功士卒存者纔十一二帝深以為悔會赦有司欲貸深罪哈孫曰檄名首蒙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深遂伏誅七年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職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孫必留守後帝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孫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冬

帝疾甚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在懷慶諸奸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孫審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卧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京師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偽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沙不花言之哈孫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孫乃前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則執送上都誅丞相阿忽台及諸同謀者仁宗以太子監國遣阿沙不花北迎武宗武宗大悅夏五月武宗即皇帝位拜哈孫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後出鎮北邊

古節錄

卷之六

三

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出鈔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蟹為食會大雪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沿海濱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卒年五十三帝聞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贈太師順德王謚忠獻文端公論曰哈刺哈孫深謀靜鎮以定內難古所稱社稷臣也與阿沙不花相時而動不失機會卒就大功逮武宗仁宗相繼在位十數年之間疆宇清寧百度不擾定策之功也為相數獻讜言斥言利之臣勸帝行寬大之政重儒臣之選一以恤民為務可謂知大體矣蓋武宗仁宗之世相繼而治者李道復之功為多道復

名孟元朝稱治惟世祖與仁宗而世祖有廉帝憲仁宗有李孟二人出處亦同孟另有傳

察罕帖木兒

廷瑞精忠綏靖西東濟美擴廓相繼成功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元初曾祖

闊闊台隨大軍收河南至祖奈曼台父阿魯溫因家河南遂為潁川沈邱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邱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

古節錄

卷之六

三

聞授察罕中順大夫於是所在義士俱以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二軍屯沈邱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之獲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士卒賈勇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勇士鼓謀從中起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去軍聲大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未幾賊西陷陝州斷穀函將趨秦晉知樞密院達史巴圖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政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散

陵立柵為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  
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  
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堅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  
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  
陽津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潰以功加中奉大  
夫僉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出襄樊陷南州攻武關  
遂直趨長安至灊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動陝西省臺  
來告急察罕即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  
殺獲以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  
關隴有大功授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  
據鞏昌以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入守鳳翔城乃遣謀者誘  
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馳赴晝夜

古節錄

卷之六

三五

行二百里去城里許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開  
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蹂踐斬  
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寇皆遁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  
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  
察罕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  
自將銳卒赴台時曹濮賊方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  
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  
南山阻隘而自勦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  
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  
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  
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平於是帝  
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

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  
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名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  
遼海甘肅所在兵起勢相連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  
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軍懷入汴城合兵  
攻洛陽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  
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引去因追至虎牢  
塞城舉之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樞密  
院事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  
騎南出汴南畧歸亳陳蔡北出汴東戰船浮於河水陸並  
下畧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  
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  
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

古節錄

卷之六

三六

兵城南且日遣苗軍畧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  
邀擊賊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弭賊賊出爭之弱卒佯  
走薄城西因突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  
賊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  
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遁去獲偽后及賊妻  
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  
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  
外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  
臺御史中丞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  
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復至察罕於是分兵  
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  
千三月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

復山東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南田豐降於賊六月察罕遂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賊兵遇兩戰皆敗之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順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於濟南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畧泰安迫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循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戰於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而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亦

古品節錄

卷之六

三七

報捷再敗益都兵於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如故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過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二十三年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圍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帳中及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行王信營及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永帝

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於難詔贈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食邑沈邱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魯溫梁王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啣哀以討賊攻城益急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徠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豐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闕保以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本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為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晏然無事察罕之力也文端公論曰是時元之疆宇西自川蜀南至交廣東盡江淮羣雄爭據無尺土矣獨察罕帖木兒起於徒步提羸散之卒驅逐羣寇數年之間剪除殆盡舉中原萬里之地還之國家功豈有

古品節錄

卷之六

三

比哉

董搏霄

孟起英烈知變守經出奇制勝維翰維屏

董搏霄字孟起滋州人由園子生辟陝西

行臺掾會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華陰獄有李謀兒者累殺商賈至百餘事獄已具有司以賄故五年不決搏霄言于貞即以尸諸市天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累官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理冤獄革弊政才譽懋著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南豐至合肥遇賊大破之時朱畢罔始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

大山民若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皋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礮南官軍渡者輒為所敗搏霄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迎敵搏霄忽躍馬渡礮揚言曰賊已敗矣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遂復安豐十二年命搏霄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縣徽饒賊已陷杭州諸將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恣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諸將難之搏霄正色曰浙江既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因按劍曰諸君荷國厚恩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

古節錄

卷之六

无

追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遂復杭州餘杭諸縣次第皆平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叅知政事俾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為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始進至叫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至於潛復其縣治又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遂進兵復千秋關乘勝復安吉七戰克之賊徒降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帥梅元亦降復有別帥十一人者欲降搏霄使偏將俞思忠諭之賊入暗室潛議思忠以火投室內拔劍叱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何復議已而火起焚其若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蕪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解

豁伏兵起襲賊後賊大亂斬首數萬擒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托克托征高郵分戍鹽城平興化賊巢十有二處即其地築芙蓉若賊入輒迷故道為官軍所殺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者五百人與賊戰於大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剿平北沙廟灣沙浦等若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於朝曰淮南為淮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則救援淮安誠為今日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運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若每三十里中又設一小若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夫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程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移流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藉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邪外禦

古節錄

卷之六

早

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邪外禦

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門騎兵少却至礮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幾無遺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疾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搏霄依前詔從卜蘭奚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

古節錄

卷之六

早

未幾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乃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魏家莊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賊衆笑至搏霄前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冲天是日昂霄亦死事聞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光義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當時用之不盡其才君子惜之文端公論曰搏霄文足以修政養民武足以詰兵禦寇是時元之臣子能保邦固圍者在北惟察罕帖木兒在南惟搏霄是以古之有國家者養材於

無事之時而調護劑酌以用之有事之日不使有不慮之患以誤大事其為此也夫

周自強 王良 諳都刺 盧琦

剛善伏猛止善績昭瑞之能仁希韓得民

周自強字剛善王良字止善諳都刺字瑞

之盧琦字希韓自強新喻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泰定間廣西猛反自強往說以禍福中其要害猛首立罷兵貢方物納款請命超宣慰司都事後知義烏縣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為刻深凡訟訴一見即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為援經典反復開譬悔悟則原其罪惟迷謬怙惡然後繩之以法民畏且愛獄訟頓息

古節錄

卷之六

早

民間稅籍多失實自強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由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部使者舉廉能選知金溪縣政績愈著以江州路總管致仕卒於家文端公論曰虞廷命刑歸於欽恤孔門論獄要於哀矜豈不以無知之民陷於罪辟良由教化不明故耶自強姑惟教之無庸殺之有矜恤之心焉其引譬必本於經又何恟恟儒者氣象耶。王良紹興諸暨人尚氣節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初辟為吏值朝制復立諸市舶司行省買舊船以付舶商實省而易集且絕官吏侵欺培克之弊實用良策也復為兩浙都轉運鹽使經歷時鹽使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欲稍損其額以紓民力衆咸沮之良獨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今死徙已衆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耶且浙右

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賈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尋復有排前議者良固爭之至欲謝職去丞相聞乃留良而議遂定遷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官糧之入海運者十萬石自城至海歲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緣是為虐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言曰運戶既受官直何復為是紛紛也乃責運戶自載入運其弊遂除運船敗於風者法當覈實乃除其數文移咨勘動經數歲運戶往往破家良閱牘即除之所除糧凡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二百五十萬緡後遷浙江行省檢校官有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請立官糾追者中書省行下行省遣良驗視良乃條陳曲折以破其誑且曰彼欲竦朝廷之聽以報宿怨耳萬一

古品節錄

卷之六

聖

民心搖動患生不測豈培養根本之策哉事以得寢復擢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有惠政歲餘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年七十一卒文端公論曰鹽之為利管氏資以富齊故自漢武權之世遂為未制其產於解池者水自凝結是為潁鹽若山東兩淮浙閩之產則煮而後成是為末鹽惟四川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而煮之地產雖殊要為國利雖然竭澤者無魚楮山者無獸留餘於民然後國得取盈焉至於海運之行蓋因元時河漕不能直抵京師又不得不輓東南之粟以實輦下故世祖從伯顏之請而行其策較諸河漕利害相半萬頃汪洋無淺滯之患揚帆破浪無捧捧之煩南風發運而北風歸舟無銜尾相壅經冬阻凍之弊然而波濤之險什佰於河渠一有淪

溺則舵師水工百不全一此又不若河漕之為安至若押運監臨之官出納收支之吏弊實多端難可究詰則河與海一也良之治鹽漕概以厚下為心實得為國生財之要道史稱其讀書務致用豈虛哉○諸都刺阿思蘭之孫也通經史能習諸國語累官集賢直學士至順元年遷襄陽路值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慮流民入境為變檄諸都刺守武關諸都刺驗為良民輒聽度關關吏曰得無非止官意乎諸都刺曰吾防姦耳非讎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既又為粥以食之所活萬計襄陽城臨漢水歲有水患集提護之遂以無虞元統二年除益都總管益俗頗悍黠而諸都刺務興學校以平易治之有叔人賊久捕不獲諸都刺生擒之賊黨布賄反誣諸都刺以枉勘而縱其賊已而賊

古品節錄

卷之六

聖

叔河間復被獲乃盡輸其情而諸都刺之誣始白是時親王邁諾鎮益都府屬病民諸都刺每裁抑之民以無擾至正六年年七十卒文端公論曰古者諸侯雖有分土而無分民故齊桓以伯主猶申過糴之禁誠以天地之大德曰主所為建侯樹長皆以為民也秦漢以下司牧之官初非世守而反過生吟域東鄰苦荒西鄰過糴甚至拒闕以絕其生路如元河南行省之為彼越境求生者獨非有元之赤子歟何忍而能舍之至於此極也嚴譏察而聽度關諸都刺於是為能仁矣○盧琦患安人至正二年成進士稍遷知永春縣始至賑饑僅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獨權鐵之無微者已而訟息民安乃興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翕然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入邑境盜望見迎拜

曰此永春大夫耶為大夫民者何幸之大吾邑長乃以暴  
毒驅民琦因立馬諭以禍福皆投及請縛首以自贖琦許  
之首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十三年泉郡大  
饑死者相枕藉稍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勸諸  
浮屠及大家分食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山賊  
數萬將襲永春琦召民諭曰若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  
我獨死之眾皆曰使君父母也吾儕赤子安忍以君身賊  
耶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琦率以攻賊無不踴躍爭奮遂大  
破之翌日賊傾巢至又連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以千  
計而邑民竟無一人傷者賊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  
洶洶惟永春晏然若承平後改知寧德縣以去文端公論  
曰孟子有言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琦之得民如此所謂以眾志為城郭雖折箠而威於  
戈矛制挺而銛於鋒刃矣此實百戰百勝之術孫吳之所  
未及講者也

古節錄

卷之六

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五年  
書局刻

序

亡友大興孔君力堂生而岐嶷略知前身事穎悟過人稍長從吾邑名儒成美卿先生遊博覽疆記於天文麻算輿地形聲名物訓詰靡不通貫而享年不永儒者惜之歿時遺孤印川甫七齡逾十年以寶應籍應試為縣學弟子遂舉君遺著一一整理待梓合肥蒯君翰卿禮卿博雅耆學有叢刊精秘之願逮見君所著先聖生卒年月日攷讀而善之遂出資為授諸梓其禮記天算釋三卷歸安姚彥士方伯亦謀刊之至漢石經殘字證異禮記鄭讀攷詹岱閣省攷錄勿二三齋詩集飲冰子詞存各若干卷行將陸續問世君於是可不朽矣願恭冕所重君者尚不在此君少有淑性問乞丐聲慨然不樂亂命分餐給之所居巷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序

廣雅書局印

稍僻請於父太僕公置燈路隅以利行人太僕公殉節江上家中落君竭力楷柱一日自戎幕歸時天寒見母氏未衣裘卽脫己所服裘質之寶邑有義舉君聞多贊成其事此皆君熾行抑可謂不負所學者已恭冕與君同里世交又與印川為同歲生故樂序君書兼舉君學行之大以告觀者已卯十二月劉恭冕序

上 衍聖公啟

伏以

宗公鸞章鳳質衍嗣高

列聖之榮悅義肇仁禮樂續神明之緒荷蘭莩漢夾廡騰英文

杏延綠莊壇拂馥恍斯文之墜地塵

皇祖之在天春羽秋干扇流風於廣殿金絲玉竹蒐藏帙於崇

阿四海奉為儒英九族欽乎宗子牧潢承洙水懼墜宗風

籍寄燕山仰希聖學夢

祖庭於風雨心結朱絃溯教澤於淵源神傾素簡洪維我

先祖經緯六典陶鈞兩儀邁倬謝軒滿辰遵

素王之軌捐堯駕舜緇帷服赤製之神重暉爛於勛華峻烈峨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啟

廣雅書局印

於嵩岱是故嶽祇誕睿垂珠衡玉斗之徵

聖躅歸貞動木壞山墮之歎生算詳於世本鳳德非韜卒年書

自續經塵文遂卷然而經史異紀二千年聚訟然疑子集

諸書三百家騰騰雲謠廿一廿七襲疇人之誤已丑乙丑

踵麻術之疏伏念揚芬述祖迺孫子之通規數典忘先亦

儒林之厚惡恭承

嚴命載菁陳編自降瑞於防山端儀万字訖興悲於楹奠迴

曜三辰綜厥始終庸為參訂謹成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一通楹書未讀敢誇圭撮之知能家法常

垂尚冀春秋之筆削卮言無當藻鑿輕塵伏俟化裁無任

戰越謹啟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七十世孫廣牧敬述

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世本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祖庭廣記一謹案  
祖庭廣記者先五

十一世祖資政君諱元措所撰也今有本一為蒙古王寅重  
雕本即錢詹事所云金元槧本未有若是完美者一為昭文張  
金吾鈔本即愛日精廬藏書志所著錄者一為仁和胡樹聲家  
藏鈔本即其子珽據以校刊張氏鈔本者一為愛日精廬影鈔  
集字本即胡珽所校刊今所通行者是也宋元豐八年先聖四  
十六世孫諱宗翰撰家譜宣和六年先聖四十七世孫諱傳撰  
孔氏祖庭雜記資政君因其舊文增益纂集為孔氏祖庭廣記  
時金哀宗正大四年丁亥事也攷金正四年當宋理宗寶慶  
之三年廣記檢閱書目世本未著錄知首卷所引世本為家譜  
雜記原文二書成於元豐宣和之世是其所據世本乃北宋相  
傳舊帙南渡佚之良可惜也故崇文總目亦不著錄秦嘉謨謂  
五季時已亡蓋攷之未審耳太平御覽成於太平興國八年引  
廣雅書局印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用書目世本尚  
著錄亦其證也

漢司馬氏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魯周公世家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

二年而孔子生

劉氏向七錄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

史通卷十四

後漢賈氏達襄公二十一年左氏解詁此年仲尼生

春秋左傳疏四十

服氏虔昭公二十四年左氏傳解詁賈達云是歲孟僖子卒屬

其子使事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

左傳疏四十

邊氏韶老子銘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生

隸釋三

何氏休公羊襄公二十一年解詁時歲在己酉

大四百二十九

晉杜氏預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 哀公

十六年左傳注魯襄二十二年生

王氏嘉拾遺記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

梁蕭氏子顯南齊書臧榮緒傳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

之李延壽南  
史略同

唐陸氏德明春秋左氏音義注魯襄二十二年生本或作魯襄

二十三年生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此本非也 春秋公羊音

義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

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

楊氏炯盈川集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夫子周靈王二

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廣雅書局印

楊氏士勛穀梁襄公二十一年疏仲尼此年生故傳因而錄之

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生者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同者非

一故與此傳異年耳

劉氏知幾史通申左篇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以

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

而其失自顯

司馬氏貞史記索隱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

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

宋王氏欽若冊府元龜總錄部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

二十一日庚子生時歲在己卯

趙氏明誠金石錄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生今以年表及世家

大四百二十一

攷之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生實靈王二十一年未知孰是

蘇氏轍古史孔子之生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

劉氏安世元城語錄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

劉氏恕通鑑外紀周靈王二十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袁氏樞通鑑紀事本末周靈王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於

魯昌平鄉陬邑

四十七世孫傳東家雜記先聖誕辰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

卽魯襄公二十二年也當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

生

鄭氏樵通志列傳一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胡氏安國春秋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己酉靈王二十年是年十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

一月庚子孔子生

洪氏興祖闕里系譜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家改月

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

朱氏熹論語序說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呂氏祖謙大事記解題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

呂氏祖謙十七史詳節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生

趙氏去疾孔子生年月日攷異春秋用夏正孔子生於十月二

十一日

葉氏大慶攷古質疑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

羅氏泌路史餘論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

大四百零四

子甲申時生案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

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孔氏家譜及祖

庭記等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

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十月矣

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陸氏唐老通鑑集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

李氏石續博物志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穀梁傳於襄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

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

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四

廣雅書局

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陳五經拜

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

今不可攷

黃氏震日鈔闕里系譜孔子周靈王二十年己酉當魯襄公二

十一年十月庚子生

家氏鉉翁春秋詳說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公穀書孔子

生

金五十一世孫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

卽魯襄公二十二年當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

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元程氏登庸年表辨正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穀

大四百四十九

梁解春秋以夏正公羊以周正穀梁之十月建亥即公羊之十月而寫公羊者誤書十二月為十一月

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案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則鄒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非春秋之本文也

陳氏繹曾尼山書院碑銘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孔子生

呂氏思誠加封啟聖王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五

廣雅書局

倪氏士毅四書輯釋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口卒杜預注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注皆不合

金氏履祥通鑑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十一月孔子生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為秦法然皆不可攷案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年當從史記

胡氏炳文論語通定宇陳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杜預注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注皆不合

明宋氏濂學士集孔子生卒歲月辨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麻攷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麻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汗齒牙可也

無名氏孔庭纂要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六

廣雅書局

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胡氏廣四書大全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為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丹陽洪慶善闕里系譜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復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一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傳寫之訛明矣

胡氏廣春秋大全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氏曰時歲在己卯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穀梁無十一月字廬陵李氏曰何休以此年爲己卯杜氏以爲己酉已不合史記世家以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不合未詳孰是

胡氏翰胡仲子集先聖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二十一年五十八世孫璜輯錄孔顏孟三氏誌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生

六十五世孫衍植重纂闕里志孔子靈王二十一年庚戌生即魯襄公二十二年

薛氏應旂四書人物考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生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七

廣雅書局

陳氏堯道尊聖集宣聖年譜庚戌一歲

陳氏士元論語類攷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

顧氏應祥人代紀要周靈王庚戌魯孔子生

陳氏深公羊解詁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

鄒氏元錫函史孔子年表靈王二十有一年庚戌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彭氏大翼山堂肆考孔子生辰余昔遊金陵邂逅孔子六十大孫承先者持所誌孔子像授余內稱至聖先師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余以爲

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余以爲

先師生年月日時出自其子孫相傳者當得其真則所謂二十一年十一月生者非矣

夏氏洪基孔子年譜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前編從之是也而索隱謂少

十歲何耶宋濂著孔子生卒歲月辨於生年從公穀於生月從穀梁而於卒年從左傳直作七十四歲蓋謂公穀爲傳經之家

當有講師相授其言必有依據又在司馬氏以前故信史不如信傳是固然矣然愚攷孔子作春秋其褒貶意義不可具書皆

口授弟子以傳傳者各異其說夫歷年既久又以口授至漢乃成書以顯靈必無誤而公羊書月已訛亦安在盡可據也且孔子七十三歲生於庚戌卒於壬戌見之諸書相傳已久今乃謂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八

廣雅書局

七十四歲似乎駭聞以春秋經傳推之則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日其書十一月及二十一日者誤也

李氏槃世史類編周靈王庚戌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夏正八月二十七日魯鄒邑大夫叔梁紇生孔子於昌平鄉

王氏圻續文獻通考學校考孔子周靈王二十年己酉當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

王氏圻三才圖會孔子周靈王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午時生

陳氏禹謨四書人物概略史云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呂氏元善聖門志孔子年表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

公二十二年生於魯昌平鄉陬邑

徐氏應秋談舊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庚子生日

崔氏述洙泗考信錄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也春秋周正之冬十月卽今夏正之秋八月也孔

庭纂要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卽今之八月二十七

日余案十月庚子之文本之穀梁在襄二十一年非

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庚子則今之八月二十一日也以爲二

十二年者史記誤爾史記未嘗言爲十月庚子生也以穀梁爲

不可信乎則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穀梁爲可信乎則固

謂二十一年也何得又從世家改爲二十二年乎以世家之年

冠穀梁之月未知其爲何說也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九

廣雅書局

郭氏延年史通評釋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三年實鄭簡公之

十六年也去鄭穆公七十八年劉向七錄誤

無名氏聖蹟圖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辛亥朔庚辰越二

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

大清一統志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庚子先師生於

魯昌平鄉陬邑

欽定歷代紀事年表周靈王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

生於魯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案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

子生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史記襄公二

十二年孔子生三家不同朱子論語集注序採用孔子世家則

專以史記爲憑也未氏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公穀而亦

無確然不易之證但謂史記紀載多失實公穀以次相授必有

據依耳夏氏洪基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

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宋濂

乃從公穀作七十四歲似乎駭聞夏氏之見卓矣蓋孔子生於

庚戌卒於壬戌相傳已久今折衷於朱子而參以夏氏之說則

史記良不誣也

山東通志孔子年表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

二年生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東家雜記提要去疾攷中麻駁諸

家之誤而以爲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其說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十

廣雅書局

殊謬

黃氏宗羲南雷文約論孔子生卒孔子之生年在庚戌無可疑

也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

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者矣信公穀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

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

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

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

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

誤本也某以麻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

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千二十四閏餘二十五



日七千三百四十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子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

萬氏斯大禮記偶箋春秋書季武子之卒在魯昭公七年孔子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十一

廣雅書局

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此方十七歲

姜氏兆錫公穀彙義左傳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時年七十有三歲當是襄公之二十二年庚戌歲生而公羊二十一年己酉生之說非矣大全吳氏程曰周正己酉歲之十月二十一日實亥月庚子日也其論月建是論歲亦非

馬氏驢釋史先聖年譜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孔子類記公羊穀梁二傳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史云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至後云年七十三實差一年前後抵牾

閻氏若璩困學紀聞箋案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

麻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麻法近黃太冲以麻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昭合余亦推以麻歎爲定論

閻氏若璩潛邱劄記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日

洪氏若泉釋奠考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  
毛氏奇齡經問春秋魯史但記孔子卒未嘗記孔子生也孔子之生僅見於春秋襄二十一年公羊傳文然與史世家列傳及家語諸書凡所記孔子出處皆不合故宋王伯厚直謂此無可攷者今第就公羊所言校之則實與春秋經文大相刺謬經云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十一

廣雅書局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夫經以十月朔爲庚辰則自庚辰至庚寅十日至庚子又十日其二庚相距祇二十日月經以庚辰爲十月朔日而傳乃以庚子爲十一月是一月祇二十日不通矣宋景濂云穀梁謂冬十月孔子生亦不讀春秋者穀梁何嘗云冬十月孔子生乎經於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後又云曹伯來朝又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然後穀梁云庚子孔子生並無冬十月三字但附其文於會商任後經云曹伯來朝而傳即間之云冬曹武公來朝則是曹伯來朝時已非冬十月矣穀梁苟能識公羊之誤而改承十月何難別記孔子生三字於冬十月日食之後而必越來朝會商任二事然後記之則

其同於公羊之十一月而非十月斷可知也史記作二十二年亦不知所據或者二字即一字之訛亦不可攷但史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並無庚子二字司馬貞史記索隱云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則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為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為夏正之正月者

曹氏份論語大全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之生以襄公二十二年而公羊穀梁則謂二十一年生一為己酉歲一為庚戌歲二說不同朱子用史記作論語序說而以生於庚戌為定論他如左傳注疏釋文蘇子由古史金仁山前編亦皆主史記之說然則且從史記可也宋文憲孔子生卒年月日辨主公穀者也然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印

其論但謂史記紀事多失實而公穀講師以次相授必有據依而已蓋雖以宋氏之辨而卒亦不能有的然可據之實也且公羊謂己酉十一月庚子生而是年十一月實無庚子况公羊於十月既書庚辰朔則庚子亦應在十月又何以繫之十一月有據依者果若是耶

錢氏曾讀書敏求記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

林氏子卿通鑑本末紀要注孔子之生公穀二傳皆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則靈王二十年己酉歲也史記在庚戌注謂公穀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前編謂己酉歲日食者再必非生聖人之年斷從史記然攷辛亥歲二月癸酉朔日

有食之推之庚子日當在庚戌歲十月下旬闕里志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為孔子生以為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似為得之要當以闕疑為正

無名氏紀元部表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江氏永孔子年譜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於昌平鄉陔邑闕里

江氏永鄉黨圖考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皆謂孔子生於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年表世家舛錯者非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十四

廣雅書局印

差一年乎金履祥通鑑前編謂是年九月十日兩食之必非生聖人之年此金氏不知麻法故也合朔當交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之理春秋及漢初有比食者皆史家之誤未可以斷聖人生年也十月庚辰朔日食庚子孔子生亦何妨乎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食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不得有庚子矣竊謂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為信月日當以穀梁為信江氏永羣經補義案孔子生年月日諸家記載不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己酉經書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穀梁傳書庚

子孔子生公羊傳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家年與日皆同而月或參錯史記月日同公羊而年則後一歲朱子序說引用史記於此不暇致辨惟洪慶善闕里系譜程登庸年表辨正斷以穀梁爲是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夫穀梁誠是則是年十一月無庚子公羊之誤亦已明矣而程氏乃欲牽合二傳謂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公羊以周正穀梁之十月建亥即公羊之十二月而寫公羊者誤書十二月爲十一月則穿鑿之甚矣夫周人改時又改月此事確有明徵三傳皆同用周正爾豈有穀梁獨用夏正之理愚嘗因近世麻家之法爲春秋麻譜攷其交食合朔知春秋所書無不用周正者又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合朔十日己丑秋分此非建酉月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五

廣雅書局

而何如曰此建亥月也則合朔當己卯而庚子非二十一日矣惟洪氏言孔子生於今之八月最爲得之其心之先後愚亦意其當以二傳爲信史遷之爲人讀書疏略其書論舛極多不止此一事也近世群方山人物考書曰庚戌歲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生此又不思之甚者夫己酉年十月庚辰朔則庚戌年十月當甲戌朔庚子乃二十七日也而顧混穀梁史記而一之可乎

王氏棠知新錄孔聖生卒考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施氏彥士補史記周世表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孔子生邵氏泰衛史記疑問孔子世家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公羊注

曰歲在己卯襄公二十一年係己酉年非己卯也正月甲申朔閏八月辛巳朔九月庚戌朔日食十月庚辰朔二十一日庚子並非二十七日庚戌年至哀公十六年壬戌正合七十三則二十二年生是也正月戊申朔四月丁丑朔十一月內無庚子日十月朔甲戌二十七日適是庚子是庚戌年八月二十七日爲聖誕三命會通作申時乃庚戌年乙酉月庚子日甲申時確乎不可易也惟精麻者知之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六

廣雅書局

李氏錯尙史孔子繫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穀去孔子近說必有本賈逵注襄公二十一年經云此年孔子注服虔注昭公二十四年經云時仲尼年三十五是皆以爲二十一年生也年之從公穀無疑矣且有可疑者以十有一月無庚子庚子在十月之二十一日是穀梁之說爲無誤故斷之以十月也杜預主史記非是司馬貞主公穀而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以遷就公穀之異亦非是今斷孔子之生在夏正己酉年之八月二十一日也近庸若朱氏曰當在十有二月二十一日以商任之會下書孔子生知必逾月也其十有一月者必有二月之訛說亦可從宋羅泌初亦主是說商後復主孔氏之譜張氏伯行道統錄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張氏四教稽古編年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吳氏鳳采春秋集義前書十月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公羊以爲十有一月者非矣朱子論語集注序主史記孔

子世家以爲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夏氏洪基以爲襄二十二年  
至哀十六年合七十三歲之數金氏履祥作通鑑前編謂襄公  
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甚爲有理蓋孔子生於庚戌  
卒於壬戌相傳已久故附辨於此

六十九世孫繼汾闕里文獻考至聖先師魯襄公二十一年己  
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蓋周靈王之二十年也至公羊傳  
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穀梁傳則云冬十月史記  
又云二十二年竊謂徵史不如徵傳而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  
實無庚子故斷以穀梁爲是得年七十四云

齊氏召南公羊傳注疏考證穀梁云庚子孔子生蒙上十月十  
月書庚辰朔則庚子是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作十一月庚子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七

廣雅書局

十一月當有庚戌庚申庚午必不得有庚子故陸氏釋文云此  
亦十月也史記魯世家則曰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索隱云蓋  
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案公穀是孔門弟子所傳於孔  
子生日當無不確以十月宜有庚子言之則公羊所云十一月  
者一字或是衍文注時歲在己卯案是歲實在己酉不知何氏  
何以言歲在己卯疏謂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知何  
氏竟以是歲爲己卯矣

齊氏召南帝王表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孔  
子生

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  
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

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  
則十一月無庚子日子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  
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  
與賈服注左傳亦合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注時  
歲在乙卯原注疏作己卯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  
之案魏晉以來推襄二十一年皆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  
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麻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歲  
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  
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左氏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歲星與太  
歲常相應星在星紀則歲當在子而今人以爲丙辰亦差四算  
然則孔子生年必乙巳非乙卯無疑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八

廣雅書局

錢氏大昕三史拾遺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  
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  
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  
一月無庚子日子以三統術推之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  
庚子月二十二日也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  
賈服說亦合自是年己酉至哀十六年壬戌實年七十有四  
李氏惇羣經識小公穀書孔子之生皆在襄公二十一年穀梁  
書於十月之後是也公羊傳書十一月庚子一字衍文乃傳寫  
之誤觀下書十二月庚辰朔及陸氏釋文可見史以爲二十二  
年非也

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生

梁氏玉繩史記志疑左氏春秋不書孔子之生公穀俱書於襄公二十一年然公羊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於是年之末穀

梁書庚子孔子生於十月之後微有不同而史獨稱二十二年

原注隸釋邊韶老子銘以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亦從公穀若索隱言史誤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大謬矣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周正十一月第能為夏正九月未聞倒而為夏正之正月者

己酉二十二年是庚戌當從史記為的其微有三襄二十一年日食必非生聖人之歲一也公穀皆口授公羊著於漢景之時

穀梁顯於漢宣之代歷年既久寧得無譌二也杜注哀十六年傳云仲尼至今七十三五代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

謂與孔子同壽則非七十四可知三也若生月必當從穀梁在十月以杜長麻推之是年十一月無庚子況三傳經文於十月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九

廣雅書局宋

既書庚辰朔則庚子應在十月倘作十一月則一月祇二十日

大不可通且陸氏公羊釋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無此句知公羊傳寫訛異綜而論之年宜依史

記月宜用穀梁日則庚子路史餘論定為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書謂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時斯不足辨

爾

孫氏志祖讀書勝錄公羊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案經上文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為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不得有庚子也釋文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

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今穀

梁亦作十月蓋孔子以周之十月夏正八月二十一日生原注左襄

三十一一年正義引公羊傳亦有十有一月四字則穎達所據本已誤

陳氏宏謀四書考輯要闕里志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

李氏灝春秋求中錄左氏於孔子生年無錄公穀紀其生年又

與史記不符且公羊紀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紀十月

彼此互異宋景濂孔子生卒辨獨主公穀以史記遼遠不實公穀必有師承但據春秋本文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當

在十月公羊已失實

鄭氏環孔子年譜庚戌一歲周靈王泄心二十一年魯襄公二

十二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黃太冲以麻上推

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宋氏濂生卒考江氏永年譜俱誤

鄭氏環孔子世家考金氏履祥謂魯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日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十

廣雅書局宋

再食必非生聖人之年江氏慎修謂金氏不知麻法合朔當交

而食必須隔五六月無連月比食之理春秋漢初有比食者皆史記之誤未可以斷聖人生年殊不知隔五六月而食天之

常連月比食者天之變春秋之季變之中又有變焉漢初史官書比食或未足據春秋乃夫子所修豈聖人亦不知麻法耶生

年當以史記為正至月日則名從公羊實從穀梁蓋周之十一

月夏之九月也八月二十七日已交九月朔氣故公羊作十一

月庚子以朔氣言之穀梁作十月庚子以數言之二傳一而已矣諸儒何紛紛訟耶

七十世孫廣森公羊通義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

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

之舊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  
爲所見之世故也

段氏玉裁經韻樓集公穀記孔子生說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十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婁子於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襄公二十一  
年十月庚辰至於商任同其下卽云庚子孔子生穀謂生於十  
月公謂生於十一月互異據陸氏釋文公羊與穀梁同上文十  
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是公羊有異本今唐  
石經及板本均從異本耳又案徐彥解云左氏無此言則公羊  
師從後記之玉裁謂公穀識孔子之生猶左氏記孔子之卒然  
左大書孔子名以記其卒儼然廢經也公穀曰孔子生不敢書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

名則此當爲傳文無疑陸氏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也又一本無  
此句可證唐初公羊尙有無此條者自公穀經不別爲書唐開  
成石經每年經傳混合之盡一年乃跳起於是經傳不可分經  
傳不可分而庚子孔子生之文儼然經也故馬端臨謂公穀二  
經有孔子生而不知固傳也非經也今世板本冠之以傳字較  
唐石經爲易明蓋左氏記卒者用魯史之成文公穀記生者見  
尊聖之微意皆非敢曰真經也

吳氏英經句說孔子之生年月日當從穀梁傳公羊音義此亦  
十月也據此知公羊亦以爲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生也  
十有一月非衍文而何賈氏服氏皆以二十一年爲孔子生年  
昭公二十四年左傳注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昭公十七年

左傳注於是仲尼年二十八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注仲尼以二  
十二年生於是十歲英案此說三十五二十八是也三十一十  
歲非也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小司馬亦以司馬氏爲  
誤而從公穀也公羊傳注時歲在己卯並謂史記諸侯年表於  
甲辰之下系魯襄公十六年據此知魯襄二十一年爲己酉歲  
也篆文卯古文卯二字文相近後之傳寫公羊注者誤文作卯  
何竹汀謂乙巳卯

阮氏元公羊注疏校勘記案作十月者是也杜氏長麻十月庚  
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  
汪氏汲事物原會孔子生卒年月日史傳記載靡定攷路史以  
孔子家譜及祖庭記俱云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遂定今八月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

二十七日爲至聖孔子誕辰是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  
戌十月庚子卽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年十月庚子卽今八月  
二十七日也學者當以八月二十七日爲聖節焉  
周氏照春秋集讀靈王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蔡氏孔斡孔子年譜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庚子孔子  
生

李氏許夔誕靈寶笈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  
子生孔庭纂要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

七十二世孫憲璜重修孔氏大宗譜始祖孔子周靈王二十年  
十月庚子生史記作二十一年

狄氏子奇孔子編年魯襄公二十有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

於昌平鄉陝邑關里

夏氏所景紫堂文集孔子生年月日攷二傳紀孔子之生月不同據釋文本則均作十月無不同也

成先生容鏡經義駢枝世傳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

庚子爲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攷杜氏春秋長曆是年十月甲戌

朔二十七日正得庚子此卽孔子家譜祖庭記路史餘論山堂

肆考諸書所本近黃南雷氏閻百詩氏據新曆推算亦爲八月

二十七日似可信已然以古曆步之實八月二十八日也甄鸞

五經算術推春秋至朔皆周曆周曆上元丁巳至僖公五年丙

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加入僖五年至襄公

二十二年距積一百四算得積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七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印

十三盈元法去之入紀一千七十三年如部歲而一得積部一

十四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

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甲午十一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

四算外得庚午部不盈九爲入部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

得積月一百一十一閏餘六以部日乘積月如部月而一得積

日三千二百七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八百六十九加朔策九

得酉月大餘三小餘六百六十命起庚午算外得癸酉朔二十

八日庚子世經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

加入伐桀至襄二十二年距積一千二百算得積年十三萬三

千三百一十三依四分術推之亦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班

孟堅稱劉歆作三統曆及譜以說春秋三統上元至僖五年十

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歲加距積一百四算得積年十四萬二

千六百八十滿統法去之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二年以章月乘

之如章法而一得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閏餘六以月法乘積

月如日法而一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大餘三十

三小餘六十九加朔策九得酉月大餘四十九小餘五十一命

起甲申算外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古六曆以周曆爲可信

兩漢以來演翼諸家以三統爲最古而皆得二十八日庚子後

世二十七日之說雖一日之差然所係匪輕有志之士當亟爲

正之

七十世孫廣牧謹案

先聖之生年從史記月從穀梁日從公羊穀梁年從史記者世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印

本云宋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其子奔魯爲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伯皮有疾不任繼嗣

遂娶顏氏禱於尼山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

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字仲尼祖庭廣案史記一

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

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山而

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

名曰口字仲尼全根世本爲說惟繫括先世不詳敘而刪

去長子一事妄增野合一言耳攷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孔

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曰爲之傳

又獲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

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然則攷春秋之世世本之功同於  
內外傳先聖之卒左氏書之而生則無文幸有世本可徵  
惜史記略其月日也世本久佚今即錢氏大昭孫氏馮翼  
洪氏飴孫王氏謨秦氏嘉謨郝氏泮林所輯諸本攷之凡  
世本所述春秋卿大夫世系悉與左傳合龍門撰史記於  
先聖生年根據世本為說誠以其可信也故左傳注拾遺  
記左氏音義盈川集古史元城語錄通鑑紀事本末東家  
雜記通志論語序說大事記十七史詳節攷古質疑路史  
餘論通鑑集注續博物志祖庭廣記啟聖王碑四書輯釋  
通鑑前編論語通孔庭纂要孔顏孟三氏誌重纂闕里志  
四書人物考尊聖集論語類考函史山堂肆考夏氏孔子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

年譜世史類編三才圖會聖門志一統志歷代紀事年表  
春秋傳說彙纂山東通志南雷文約禮記偶箋公穀彙義  
馬氏先聖年譜困學紀聞箋潛邱劄記釋奠考論語大全  
紀元部表知新錄史記疑問道統錄稽古編年春秋集義  
帝王表古今人表考史記志疑四書考輯要鄭氏孔子年  
譜孔子世家考事物原會春秋集讀經義駢枝諸書並從  
史記是也若左氏解詁左氏傳解詁老子銘公羊解詁穀  
梁疏史記索隱冊府元龜通鑑外紀春秋胡傳闕里系譜  
黃氏日鈔春秋詳說年表辨正文獻通考宋學士集四書  
大全胡仲子集陳氏公羊解詁續文獻通考洙泗考信錄  
聖蹟圖讀書敏求記江氏孔子年譜鄉黨圖考羣經補義

補史記周世表紀年尙史闕里文獻考養新錄三史拾遺  
羣經識小讀書勝錄春秋求中錄經句說蔡氏孔子年譜  
狄氏孔子編年則皆從公穀者殆失之矣至宋濂謂遷史  
後於公穀不知遷史所本則先於公穀耳夏洪基孔子年  
譜駁之詳矣故春秋傳說彙纂即取其說毛西河謂史記  
二十二年二卽一字之譌案十二諸侯年表魯襄公二十  
一年公如晉日再蝕二十二年孔子生魯周公世家襄公  
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寧有譌乎然其駁  
正索隱特為確當其誠在馬宛斯齊次風之上故李鑑君  
梁曜北從之鄭清如謂生年當以史記為正甚是其謂五  
六月而食天之常連月比食天之變春秋之季變之中又  
有變焉春秋乃夫子所刪豈聖人亦不知麻法耶以此譏  
金氏日再食非生聖人年之說夫金氏之論雖失之稍拘  
但連月書食舊史闕文疑以傳疑故聖人不刪比月頻食  
江氏已詳正之吳簡舟謂左傳注三十五二十八是也三  
十一十歲非也案襄三十一年孔子實十歲昭十七年二  
十七歲非二十八歲二十四年三十四歲非三十五歲簡  
舟互誤至郭延年以為襄公二十三年益不足辨何劭公  
謂歲在己酉亦誤從公羊冊府元龜陳氏公羊解詁謂歲  
在己卯蓋據誤本引宋景濂吳簡舟謂卯酉文相近是也  
錢竹汀據俗本乙卯依三統改為大歲在乙巳齊次風據  
疏謂何氏自有長麻譏何氏竟以是歲為己卯皆非何氏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



指矣月從穀梁者以穀梁與世本同故盈川集冊府元龜  
通鑑外紀東家雜記闕里系譜孔子生年月日考異路史  
餘論黃氏日鈔祖庭廣記年表辨正宋學士集孔庭纂要  
四書大全四書人物考山堂肆考夏氏孔子年譜世史類  
編續文獻通考洙泗考信錄聖蹟圖一統志南雷文約公  
穀彙義困學紀聞箋潛印劄記論語大全江氏孔子年譜  
鄉黨圖考羣經補義知新錄補史記周世表紀年史記疑  
問尚史稽古編年春秋集義闕里文獻考公羊注疏考證  
養新錄三史拾遺羣經識小古今人表考史記志疑讀書  
勝錄春秋求中錄鄭氏孔子年譜公羊通義經句說公羊  
校勘記事物原會蔡氏孔子年譜重修孔氏大宗譜狄氏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三  
廣雅書局

孔子編年景紫堂文集經義駢枝並無異義說者謂穀梁  
用夏正殆非公羊諸本不同自當以又本爲確又本亦與  
世本同也故公羊通義從之史記索隱通鑑紀事本末春  
秋胡傳論語序說啟聖王碑通鑑綱目前編三氏誌論語  
類考陳氏公羊解詁函史釋史紀元部表道統錄春秋集  
讀並從誤本公羊春秋詳說亦沿斯失復以爲穀與公同  
則誤而又誤矣經問謂穀與公同而其誤更甚揆厥由來  
蓋有二失一則不知公羊之衍文一則誤以左傳爲穀梁  
傳均失之夏氏孔子年譜論語大全鄉黨圖考春秋集義  
春秋求中錄知公羊之誤而不知其衍公羊注疏考證羣  
經識小知十一月一字之衍而不知經上文已有冬十月

庚辰朔此十有一月四字並衍非僅一字爲衍文也南雷  
文約史記志疑讀書勝錄經句說謂有此句者爲誤本得  
之矣孔子世家考謂八月二十七日已交九月朔氣故公  
羊作十一月庚子夫古祇有分至啟閉九月朔氣太初麻  
以下謂之寒露春秋所無鄭說抑近傳會矣馮去疾謂十  
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宋景濂駁正極確程登庸  
朱庸若李鐵君謂十有一月爲十有二月之譌尤鑿空之  
論不足據也日從公羊穀梁者經義駢枝據周麻三統麻  
及古四分麻推得十月庚子爲今之八月二十八日收以  
黃帝顛項二麻推之黃帝麻入甲午部三十九年積月四  
百八十二閏餘七積日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二大餘一十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六  
廣雅書局

三小餘八百一十八周十月癸酉朔大餘三十九小餘六  
百九得二十八日庚子顛項麻入丁巳部四十三年積月  
五百三十一閏餘一十六積日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大餘  
二十小餘八百二十九周十月癸酉朔大餘一十六小餘  
一百七十九得二十八日庚子並與周麻合凡此古麻所  
推不獨可以正路史餘論祖庭廣記孔庭纂要山堂肆考  
夏氏孔子年譜世史類編南雷文約困學紀聞箋潛印劄  
記知新錄史記疑問史記志疑鄭氏孔子年譜事物原會  
之譌卽

祖庭享祀之期亦當據此爲定也冊府元龜闕里系譜生年月  
日攷異年表辨正宋學士集四書人物考洙泗考信錄聖

蹟圖公穀彙義鄉黨圖考羣經補義尙史春秋集義闕里  
文獻考公羊注疏考證讀書脞錄公羊校勘記以爲周正  
十月二十一日養新錄三史拾遺以爲十月二十二日蓋  
據襄公二十一年推故皆不能無譌至或以爲十二月二  
十一日失之遠矣互行書三氏誌四書人物考聖蹟圖史  
記疑問諸書傳會爲甲申時史記志疑斥之斯爲有識而  
三才圖會復以爲三月初四日午時益荒謬不足辨云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

表

廣雅書局印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上終

番禺沈寶樞初校黃濬覆校字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七十世孫廣牧敬述

春秋哀公十六年續經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氏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九世孫鮒孔叢子答問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

丑卒

九世孫鮒詰墨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

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漢十一世孫子國子孔子家語終記解夫子歎曰余殆將死遂

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司馬氏遷史記周本紀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 秦本紀孔子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以悼公十二年卒 十二諸侯年表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魯周公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燕召公世家獻公十四年

孔子卒 陳杞世家陳湑公二十四年是歲孔子卒 衛康叔

世家莊公二年魯孔子卒 晉世家定公二十三年孔子卒

鄭世家釐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孔子世家孔子年七十二以

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漢董氏仲舒春秋繁露隨本消息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

三年身隨而卒

後漢賈氏逵左氏解詁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

左傳疏

許氏慎五經異義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周禮疏十八年 詩正義四之一

晉陳氏壽三國志譙周傳昔孔子七十二而沒

杜氏預哀公十六年左傳注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

杜氏預春秋長曆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四月十八日有乙丑

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

隋劉氏炫春秋規過十六年仲尼卒 春秋左傳疏五十九

唐陸氏德明春秋左氏音義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二也

本或作魯襄二十三年生至今七十二則與史記孔子世家異

此本非也

楊氏炯盈川集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夫子魯哀公十

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凡享年七十有二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林氏寶元和姓纂孔子魯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二

司馬氏貞史記索隱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

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致

使孔子壽數不明

宋歐陽氏修新五代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共稱歎

以謂與孔子同壽

司馬氏光稽古錄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孔子卒

劉氏恕通鑑外紀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孔子卒年七十四

蘇氏軾東坡後集志林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

蘇氏轍古史哀公十六年孔子年七十有三寢疾七日而沒實

四月己丑

袁氏樵通鑑紀事本末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孔子卒

四十七世孫傳東家雜記先聖諱日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即魯哀公十六年也當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聖薨先儒以謂己丑者誤矣時年七十三

鄭氏樵通志氏族略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列傳孔子年七十三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

趙氏聞誠金石錄史書周太史儋事云孔子死後二百一十一年徐廣注曰實一十九年今此碑所書正與史合不知徐廣何所據也

羅氏泌路史疏紀孔子反魯蓋六年而沒敬之四十有一年也餘論以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

一年享七十有三齡

羅氏萃路史注四月無己丑惟有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為四月戊戌戊戌亦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為四月乙丑

朱氏熹論語序說史記世家曰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呂氏祖謙大事記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孔子卒

呂氏祖謙大事記解題魯史左傳皆書己丑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七十三

呂氏祖謙十七史詳節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

己丑卒

陸氏唐老通鑑集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

葉氏大慶攷古質疑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也

趙氏去疾孔子生卒年月日考異春秋用夏正孔子卒於四月十八日

魯氏應龍開窗括異志魏文侯以卜子夏為師案史記所傳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四年

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為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為大夫二十二年而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為

諸侯師豈其然乎

謝氏維新古今合璧事類續集孔子魯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二

黃氏震黃氏日鈔關里系譜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年七十四

金五十一代孫元措祖庭廣記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即魯哀公十六年也當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聖薨四月乙

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先儒以為己丑者誤矣蓋四月有癸丑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二日乃有己丑以乙為己字之誤也

元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左氏於哀公十四年後又復引經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以為近証蓋哀十六年所書者左

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非春秋之本文也

金氏履祥通鑑綱目前編周敬王四十有一年夏四月己丑大聖孔子卒於魯

吳氏程著名失收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案大衍歷則己丑乃十一

日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

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

明宋氏濂學士集孔子生卒歲月辨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

生余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

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

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

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五 廣雅書局

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日為辛酉己

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

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

於是而謂今不可攷矣子乃質言之何耶曰眾言紛淆者當折

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

不可攷者過矣

李氏賢明一統志孔子年七十二卒

胡氏翰孔氏家廟碑先聖孔子哀公十六年而卒

胡氏廣性理大全孔子年七十二卒

無名氏素王事紀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

日孔子卒七十三歲

五十八世孫璜輯錄孔顏孟三氏誌孔子七十三歲魯哀公十

六年四月乙丑日卒

六十五世孫衍植重纂闕里志孔子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即

魯哀公十六年

辭氏應旂四書人物考孔子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

丑卒

陳氏堯道尊聖集宣聖年譜壬戌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

月乙丑日孔子卒

陳氏士元論語類考孔子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顧氏應祥人代紀要周敬王壬戌孔子卒於魯

陳氏深左傳解詁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魯襄公

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鄧氏元錫函史孔子年表敬王四十有一年壬戌夏四月己丑

孔子卒

彭氏大翼山堂肆考案左傳載孔子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

卒史記載哀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或謂卒日乃

乙丑非己丑也蓋乙丑乃四月十八日若己丑則五月十二日

余昔遊金陵邂逅孔子六十代孫承先者持所誌孔子像授余

內稱至聖先師卒於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

日也余以為先師卒年日出自其子孫相傳者當得其真則

所謂己丑日卒者非矣

李氏榮世史類編周敬王壬戌四十一年魯哀十六年四月己

丑孔子卒

陳氏仁錫孔子家語跋案史記孔子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四年魯哀十六年也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孔子卒左傳作己丑日者誤

陳氏循芳洲集太史公記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

王氏圻續文獻通考學校考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年七十四

王氏圻三才圖會孔子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午時薨年七十三歲

陳氏禹謨四書人物概七十三歲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

凌氏迪知古今萬姓統譜孔子年七十三卒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七

廣雅書局

呂氏元善聖門志孔子年表七十三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病早作寢疾七日而終

徐氏應秋談薈孔子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夏四月乙丑日年七十三

金氏牲案年表自襄公二十二年庚戌至哀公十六年壬戌正七十三歲若自襄二十一年己酉至壬戌則七十四矣索隱不知如何計算

無名氏聖蹟圖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卒時年七十三歲

大清一統志先師卒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年七十三

山東通志孔子年表七十三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

十六年夏四月孔子病寢疾七日而終

黃氏宗義南雷文約論孔子生卒左氏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復可疑矣由是歲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語祖庭記無不皆然

馬氏繡繹史先聖年譜七十三哀公十有六年壬戌孔子卒

葉氏澐綱鑑會編敬王四十有一年夏四月孔子卒  
曹氏基左氏條貫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生魯襄二十二年時年七十三

無名氏紀元部表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八

廣雅書局

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杜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據此則四月戊申朔五月戊寅朔

江氏永孔子年譜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四月己丑孔子卒

卒

江氏永羣經補義周既東遷王室微弱天子未必頒麻列國自爲推步故經傳月日常有參差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經書六月而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經書秋而傳在冬十月丁巳王猛卒經書冬十月而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傳此年未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爲壬寅朔則經之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卽傳之閏月是周麻魯麻置閏有不同矣哀十五年衛世子蒯瞶

自感入於衛傳在此年未之閏月而經書十六年正月己卯是  
衛麻魯麻不同矣魯麻正月有己卯推之是二十九日故夏四  
月己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衛麻閏在十五年之末則十  
六年四月無己丑矣蓋月朔不同也置閏或在歲終或不在歲  
終有不同也雖其間未必無史誤而杜注或以爲傳誤皆不足  
信也倘皆自王朝頒麻何至有參差哉

江氏永鄉黨圖攷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也時魯麻與衛麻不  
同崩贖入衛事傳依衛麻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  
己卯是魯麻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  
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  
己丑五月十二日日必有誤非也杜又云魯襄二十二年生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九

廣雅書局

至今七十三今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爲七十四先儒攷核不  
精使聖師生卒年月日不明

李氏錯尙史孔子繫孔子年七十四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  
丑卒魯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爲七十四襄二十二年爲七  
十三索隱自誤史以襄二十二年生哀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亦  
誤孔子實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王氏棠知新錄孔子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  
卽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  
全氏祖望經史問荅蔣學鏞問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  
乙丑非己丑五月十二日乃己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己丑與左  
氏合則恐是杜氏長麻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推之乃四月十一

日不知誰是荅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  
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  
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  
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  
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  
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  
次年正月朔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  
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  
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十

廣雅書局

施氏彥士春秋朔閏表發覆哀公十六年四月己卯朔己丑孔  
子卒是月十一日杜注四月無己丑不知魯麻置閏在四月後  
與衛麻異也

施氏彥士補史記周世表紀年壬戌孔子卒

張氏伯行道統錄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

張氏四教稽古編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孔子卒

六十九世孫繼汾闕里文獻考七十四歲夏四月蓋寢疾七日  
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也

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  
四算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  
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

錢氏大昕三史拾遺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恰是七十有  
三歲小司馬何於此致疑乎據前注每少一歲之文則索隱本

實是七十二故於此疑而不決然謂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二則少一算豈泥於周正十一月屬明年之見耶

李氏惇羣經識小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推長麻四月無己丑己字乃乙字之誤蓋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依夏正則在八月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依夏正則在二月歷年凡七十四也

梁氏玉繩史記志疑史公依春秋作己丑日杜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月必有誤經史問答曰問史記孔叢皆作己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長麻之譌吳程以大衍麻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答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十一

廣雅書局印

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問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是年四月朔為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杜氏似不謬

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年七十三

陳氏宏謀四書考輯要史記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即今之二月十八日

李氏瀕春秋求中錄左氏書卒日己丑而四月並無己丑則三傳本無確據參據史記闕疑可也

鄭氏環孔子年譜壬戌七十三歲敬王四十一年孔子七十二歲夏四月乙丑孔子卒

鄭氏環孔子世家考敬王四十一年孔子七十二歲夏四月乙丑孔子卒

周氏照春秋集讀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邵氏瑛劉炫規杜持平哀十六年孔子卒年已七十四吳氏英經句說魯之史官以衛麻雜魯史中余史記衛世家曰出公十二年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其事正合然則衛以為魯哀公十五年有閏月者也則左傳已差一年矣不得據史以難經也至於魯麻於此十五年不置閏衛則置閏孰是孰非則不得而攷杜氏春秋長麻於十五年則置閏者亦但據傳有閏月之文余然而杜氏長麻於十四年二月已置閏矣十四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十二

廣雅書局印

年之所以置閏者亦因十三年傳有六月丙子乙酉丙戌丁亥秋七月辛丑之文十四年經有五月庚申朔之文故十四年五月之前不得不置閏余十四年既閏則十五年不應置閏即置閏亦在十六年冬乃杜氏不願經己丑之文而惟從傳閏月之文而頻年置閏然則衛麻魯麻左氏麻杜氏長麻十五年有閏十六年無閏必不止於一失與上文曰春王正月己卯若十五年置閏則十六年之正月己卯為朔日而十五年不置閏則己卯為晦日也若己卯為正月朔則四月無己丑若己卯為正月晦則四月十一日是己丑也此夏四月己丑之文當據經以知前年之無閏不得據傳以言無己丑也魯哀公十六年之正月當是辛亥朔己卯晦而衛麻即以爲此年閏月之朔晦者也左



氏作春秋傳時固宜以此月入哀公十六年作正不宜以衛歷

雜於後史中也

汪氏汲事物原會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

周敬王之四十一年是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也年

譜世表亦然

蔡氏孔炳孔子年譜哀公十六年七十四歲夏四月己丑孔子

卒

七十二世孫憲璜重修孔氏大宗譜始祖孔子敬王四十一年

四月己丑卒年七十四史記作七十三

狄氏子奇孔子編年魯哀公十有六年年七十三夏四月己丑

卒

成先生營鏡經義駢枝孔子卒日蔣學鏞以杜氏長歷與史記

不合稱吳程用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而謝山先生謂前

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

以庚申朔遞推之是年四月朔為戊申十八日為乙丑杜似不

謬謹案漢末宋仲子嘗集十麻以攷春秋今竊師其意集古今

諸麻校之如股麻上元甲寅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

閏餘十六積日八千七百四十一大餘四十一小魏楊偉景初

餘一百二十四周四月大餘九小餘六百八十一

麻上元壬辰距積三千三百九十一人甲戌紀一千四百八十

萬七年積月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一閏餘十六朔積分二億四

萬七千五百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一閏餘十六朔積分二億四

大餘三十七小餘一千一百七十四積日五十四萬三千九百七

五後秦姜炭三紀甲子元麻上元甲子距積八萬二千九百七

月二萬五千九百一十一閏餘十六朔積分四億六萬三千九

百二十萬九千八百四十四積日七十六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大餘

四十七小餘一千五百六十三周四

月大餘十五小餘五千一百五十一宋何承天元嘉麻上元庚

閏餘十五朔積分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五萬六千五百五

積日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六十六大餘三十六小餘

三百四十三周四月大餘五小餘七百四十二齊祖沖之大明

麻上元甲子距積五萬九千九百八十八年積月六十三萬七百五

二十七閏餘三百四十一積日一千八百六十二萬六千六百

二上大餘四十七小餘三千五百七十五東魏李業興和

麻上元甲子距積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七十九入甲戌紀十二

七閏餘四百六十四朔積分九千四百七十三萬一萬六千六

百九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九積日四百五十四億二萬八千

三百一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三萬三千八百八

十九周四月大餘五小餘一十五萬七千三百

麻上元甲子距積一百萬七千七百五十八積月一千二百四

十八周四月大餘一十六萬四千七百五十八積日三萬六千

三百八十八周四月大餘一十五小餘一千七百七十三後周王朴欽天

麻上元甲子距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九百一十八年氣積一

千九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九十九

九年甲子積六十四億二千四百六十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二分八秒

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九分閏餘二千三百三十七萬六千六百六十二分八秒

天正經朔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三分九十二秒周本朝時

四月經朔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五十四分七十一秒

憲麻雍正癸卯距積二千二百一十一年中積分八萬三千八百

六十六日二五五五八零五八四二通積分八萬三千八百

八一五八八日一十四積日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九日通朔

千二百二十三首朔二日二三八三九零二三四月平朔一

五七一二九皆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與大衍同全氏所

以致疑者以左氏五月庚申朔之文耳今以實法步之哀公十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三

唐雅書局宋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四

唐雅書局宋

二十八日八六二七二七二六通積分八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六日七四零一八七二六天正冬至三日二五九八一二七四紀日四積日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九日通朔八十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日一二六三三積朔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七首朔二十四日一二六一五九零九以朔策三相乘加首朔紀日得五十六日七一七九三零六八命起甲子算外得周五月庚申朔累加朔策得六月庚寅朔七月己未朔八月己丑朔九月戊午朔十月戊子朔十一月丁巳朔十二月丁亥朔十五年周正月丙辰朔二月丙戌朔三月丙辰朔四月乙酉朔五月乙卯朔六月甲申朔七月甲寅朔八月癸未朔九月癸丑朔十月壬午朔十一月壬子朔十二月辛巳朔十六年周正月辛亥朔二月庚辰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卯朔中間並無閏月四月己卯朔十一日正得己丑可以釋全氏之疑吳簡舟英謂魯歷十五年不置閏衛歷則置閏孰是孰非不得而攷據今所推魯歷是而衛歷非并可釋吳氏之疑矣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十五 廣雅書局采

七十世孫廣牧謹案左氏續經孔叢子詰墨孔子家語大史公書皆以為

先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由是歲上溯之襄公二十二年實七十三算故左氏解詁左傳注左氏音義新五代史古史東家雜記通志路史餘論論語序說大事記解題十七史詳節明一統志性理大全素王事紀孔顏孟三氏誌四書人物考尊聖集陳氏左傳解詁山堂肆考三才圖會四書人

物概古今萬姓統譜聖門志談薈聖蹟圖 大清一統志山東通志南雷文約釋史左氏條貫道統錄古今人表攷鄭氏孔子年譜孔子世家攷孔子編年並同斯說他如劉氏恕黃氏震吳氏程宋氏濂李氏鑑江氏永六十九世孫繼汾李氏惇邵氏瑛蔡氏孔所謂為年七十四者蓋從襄公二十一年起算失之陳氏仁錫引史記為七十四陳氏循引史記為哀公十四年皆據誤本也王氏圻續文獻通考云年七十四自異其三才圖會之說今取其長者若錢氏大昕彌縫七十三七十四二說收亦未敢以為然也至二國志盈川集元和姓纂合璧事類以為年七十二此陸云朗所棄未足為信杜征南長麻謂是年四月十八日有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十六 廣雅書局采

乙丑無己丑後儒頗用其說自吳氏程以大衍麻推之定為十一日己丑訂正之力撥雲霧而見青天成先生復合殷歷景初麻三紀甲子元麻元嘉麻大明麻興和麻皇極麻欽天麻授時麻時憲麻攷之皆得周正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為今之二月十一日演校精博千古之疑渙然冰釋矣廣牧更彳推之如黃帝麻上元辛卯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入癸酉部三十五年積月四百三十二閏餘一十七積日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三百八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五小餘八百六十五十二日己丑顯項麻上元乙卯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七入丙申部三十九年積月四十二閏餘

七積日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大餘一十三小餘八百一  
十八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四十二小餘四百三十五十  
二日己丑夏曆上元乙丑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  
九十七八丁酉部六十五年積月八百三閏餘一十八積  
日二萬三千七百十三大餘十三小餘二百五十七得周  
四月戊寅朔大餘四十一小餘七百五十六十二日己丑  
周曆上元丁巳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入  
己酉部五年積月六十一閏餘一十六積日一千八百零  
一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二十  
九小餘九百一十六十二日己丑古四分曆上元距積十  
三萬三千三百八十五入己酉部五年積月六十一閏餘  
一十六積日一千八百零一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得  
周四月戊寅朔大餘二十九小餘九百一十六十二日己  
丑漢劉歆三統曆上元距積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入  
甲申統一千一百六十四積月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閏  
餘一十六積日四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六六餘二十六  
小餘二十六得周四月戊寅朔大餘五十四小餘七十四  
十二日己丑後漢四分曆上元庚辰距積八千八百零三  
算上入己酉部六十三年積月七百六十六閏餘一十六  
積日二萬二千六百二十大餘無小餘五百九十四得周  
四月戊寅朔大餘二十九小餘二百一十一十二日己丑  
後魏張龍祥正光曆上元壬子距積一十六萬六千七百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七 廣雅書局

五十八甲申紀四萬五千五百五十積月五萬六千三百  
三十閏餘三百八十八朔積分一十二億四萬六千七百  
九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一積日一十六萬六千三百四  
十五大餘二十五小餘六萬二千二百零一得周四月戊  
寅朔大餘五十四小餘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二日己丑皆  
後天一日後漢劉洪乾象曆上元己丑距積六千六百九  
十四入外紀甲午二百一十五年定積月二千六百四十  
六閏餘一十六假積日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四萬六千七  
百九十六定積日七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大餘一十七小  
餘一千一百八十七得周四月庚辰朔大餘四十六小餘  
五百九十二日己丑先天一日魯曆上元庚子距積二  
百七十六萬二十二入戊子部六年積月七十四閏餘四  
積日二千一百八十五大餘二十五小餘二百六十六得  
周四月辛巳朔大餘五十三小餘八百二十二九日己丑  
先天二日然四月有己丑無乙丑諸曆所同足正長曆之  
失矣東家雜記路史注大事記解題孔子生卒年月日考  
異祖庭廣記宋學士集素王事紀孔顏孟三氏誌尊聖集  
山堂肆考家語跋四書人物概談晉聖蹟圖春秋大事表  
知新錄經史問答羣經識小史記志疑古今人表考四書  
考輯要春秋求中錄鄭氏孔子年譜孔子世家考事物原  
會諸書皆為杜所誤三才圖會謂為四月初四日尤非也  
羣經補義鄉黨圖考春秋朔閏表發覆謂魯曆置閏在四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六 廣雅書局

月後經義駢枝復以實法徵之此義益無可疑矣其或謂  
午時卒者殆無足辨云謹編攷如右異日質之闕里宗人  
鑒而定之垂之簡編著爲儀典世世子孫遵行勿替此則  
廣牧纂葺之志也夫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

十九

廣雅書局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卷下終

番禺沈寶樞初校黃濤覆校

跋

右孔子生卒年月日攷二卷力堂先生所著也演校精博可釋  
千古之疑先生謂公羊傳十有一月四字皆衍貴曾以三統四  
分推之襄二十一年於三統術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一年積月  
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三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積日三十九萬  
八千四百五十九大餘五十九小餘七十七遞加朔策十一得  
周九月大餘二十四小餘六十四命起甲申算外得戊申朔於  
四分術入紀一千七十二年積部十四入庚午部八年積月九  
十八閏餘十八閏在二月後積日二千八百九十四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二遞加朔策十一得周九月大餘三十八小餘八百  
一十一命起庚午算外亦得戊申朔兩術推襄二十一年十一  
月皆戊申朔無庚子益服先生之說爲特識也附書於此以質  
世之治公羊者光緒四年孟秋望日儀徵劉貴曾謹跋

先聖生卒年月日攷跋

廣雅書局

國初羣英雄事略



國初羣雄事略序

序錄開國羣雄首滁陽毫都者何也志創業也數月而館甥  
期年而別將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滁  
陽之於 聖祖其亦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  
木搗竿魚書狐呼之徒汝頴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聲勢  
因緣起事而滁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城之連寇也儼  
然踞坐堂皇指搗奔走所謂微乎微者也滁陽既歿孤軍無  
倚假濠城之虛名噓崖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  
定臺城開吳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燭火熄於是龍  
鳳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為窮塵而淪為灰劫矣嗟  
夫安豐之擐甲寧逆耳于青田瓜步之膠舟終歸獄于德慶

國初羣雄事略序

通圖叢書

漢祖天授不諱受命于牧羊光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  
是繫以年月疏其終始倣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  
觀焉昔張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為其部將然後即真  
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亦 高皇  
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夏志割據也次東吳  
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擴闔陳友定終  
焉於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  
用優柔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姦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為之  
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于臺端高郵之圍  
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于城下省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  
之寶賄直達于宮中江淮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

於外馴至撫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  
南討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擣燕南然後仰觀  
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為也寧有及乎詩不云乎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鑒之詩而以庚申為前車雖  
與天無極可也

舊史官錢謙益序

國初羣雄事略序

二

通圖叢書

國初羣雄事略卷一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宋小明王

姓韓氏至正十五年二月即位於亳建國號曰宋改元龍鳳又號小明王在位凡十有二年丙午冬十二月殒於瓜步

至正十一年<sup>辛卯</sup>五月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州初潁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廣平永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

國初羣雄事略卷一

通鑑書

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元史順帝本紀

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承平之世欲立事功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造至正交鈔皆不克行及河決南行又勸脫相求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鑿石人止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驚亂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貧富不均多樂從亂不旬月眾殆數萬人葉子奇草木子

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妖寇遂乘時而起胡粹中元史續編

至正十一年濮州遂安童謠云挖了石佛眼當時木子反是年芝麻李稱王

五月潁川紅軍起號為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得名也其始出趙州欒城韓學究家已而河淮襄陝之民翕然從之故荆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起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陷朱皋據倉粟從者數十萬陷汝寧光息信陽起斬黃者宗彭瑩王和尚推徐真逸為首陷德安沔陽安陽武昌江陵江西諸郡起湘漢者推布三王孟海

國初羣雄事略卷一

通鑑書

馬為首布三王號北鎮紅軍奄有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孟海馬號南鎮紅軍奄有均房襄陽荆門歸峽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為首庚申外史

韓山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偽詔略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兵誅之雖即擒獲而亂階成矣草木子

十二年五月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河南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且以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元史

壬申命同知樞密院事禿赤以兵討劉福通授以分樞密院



印元史

朝廷聞紅巾起命樞密院同知赫廝禿赤領阿速軍六千  
并各支漢軍討穎上紅軍阿速者緣晴回回也素號精悍  
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沈涵酒色軍士  
但以剽掠為務赫廝軍馬望見紅軍陳大揚鞭曰阿卜阿  
卜者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傳以為笑其後赫  
廝死於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水土病死  
者過半 庚申外史

是月劉福通據朱泉攻破羅山上蔡真陽礮山遂犯舞陽葉  
縣等處 元史

六月汴梁路同知黃頭守項城縣被執不屈死時尚乘卿

國初雜錄卷一

三

通圖叢書

邢海戍項城謂子伯忽都姪阿刺不花等曰彼虜新執黃  
頭勢驍突甚與其坐斃孰若進討苟天未厭亂吾一門不  
忝十尚書矣伯阿等曰大人誓許國兒輩何愛死遂力戰  
多所殺獲卒以援絕咸死之七月安東萬戶朵哥千戶高  
安童並中流矢死穎川 王逢至正十一年大小死節臣詩  
後序

西臺御史張桓謝職居礮山縣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  
請為帥弗聽囚六日仰天誓叱屢唾賊面賊知終不可屈  
遂刺之 元史

王逢序云妻孥九人并遇害  
八月丙戌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  
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而反 元史 太祖實錄作趙均用

芝麻李邳州人也值歲饑其家惟芝麻一倉盡以濟人故

得此名賈魯挑黃河所在廢業芝麻李與鄰人趙君用謀

起事曰朝廷多事百姓貧苦無告吾聞穎上香軍起官軍

無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者趙社長也君用

曰我所知某人某人可用燕城南彭二勇悍有膽略我當

為汝致之入門見其方礪斧斤問之曰汝將何為彭二應

曰官府不足靠日夜伺州縣賑濟饑無所得將伐薪入城

換米喫耳君用呵之曰好男子何處不得一頓飽飯喫耶

汝能從我豈但衣食而已富貴從汝彭二即解其意應曰

其中有芝麻李乎君用曰然遂引見芝麻李因得八人歃

血同盟八月十日偽為挑河夫夜投徐城留城中門卒拒

國初雜錄卷一

四

通圖叢書

之曰我挑河夫也借一宿何傷其半因突入其半在外夜  
四更城內熱四火城外亦熱四火應之既而復合為一城  
內外吶喊相應城內四人奪軍仗斬關城外四人突入同  
聲叫殺民皆束手從命天明樹大旗募人為軍從之者有  
十餘萬浮橋四出掠地奄有徐州近縣及宿州五河虹縣  
豐沛靈璧西并安豐濠泗事聞朝廷省吏抱贖題曰謀反  
事脫脫觀其贖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議者知元不復  
能有天下矣河南漢人可盡誅乎其後張士誠起淮海趙  
明遠起徐州毛貴起山東明元帥起四川獨 本朝龍興  
江南即以建康為天下根本先是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  
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迨 本朝定都建康

築郊壇於南門郊天受命改至正二十七年為庚申  
丁未也豈不驗哉 庚申外史

斬州羅田縣徐貞一名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謀  
謀聚眾遂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 元史

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眾至十萬 元史

九月汝寧知府完哲府判福祿護國連抗十日城垂陷仰

天呼曰臣等義不辱竟投水中 王逢詩序

王子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

總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寇 元史

汝穎之閒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為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

之脫脫乃奏以弟也先帖木兒為知樞密院事將諸衛軍

十餘萬討之 元史脫脫傳

十月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也先帖木兒討河南 元史

十二月辛丑也先帖木兒復上蔡縣擒韓咬兒等至京師誅

之 元史

十二月宣徽院使帖木兒河南萬戶察罕相繼麀死南陽

臥龍岡下 王逢詩序

十二月布三王陷鄧州襄陽 庚申外史

至正十二年 王辰正月命逸魯曾為淮東添設元帥統領兩淮

所募鹽丁五千討徐州 元史

淮東元帥逸善之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場下鹽丁可

以攻城又有淮東豪民王宣亦上言鹽丁本野夫不如募

城聖趨勇憤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  
帽號曰黃軍脫脫用以攻徐州一鼓克之 庚申外史

正 庚申外史 郭姓者燒香聚眾稱亳州制節元

帥十一月起定遠縣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克

曹州 俞太 明紀事錄

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起

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 太祖高皇帝實錄

三月王子河南左丞相秦不花克復南陽等處 元史

秦不花弘刺吉氏老章出師久無效詔秦不花將兵往代

之未期月平南陽汝寧唐隨又下安陸德安等路軍聲大

振 元史秦不花傳

脫脫調阿刺吉太尉攻汝寧汝寧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刺

吉攻平汝寧城 庚申外史

辛酉命親王阿兒麻以兵討商州等處賊以鞏卜班知行樞

密院事 元史

赫廝既死朝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合愛

馬韃軍合數萬眾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沈溺酒色醉臥

不醒敵人偷營遽失大將所在次日闕死人得其屍死人

中軍遂退數百里屯項城縣 庚申外史

閏三月甲戌朔

大明太祖高皇帝起義入於濠州 太祖實錄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軍潰退屯朱儼鎮元史

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殘卒屯朱儼鎮朝廷以為不習兵命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昏夜入城仍為御史大夫元史脫脫傳

也先帖木兒總精兵二十餘萬金銀物帛車數千輛河南北供億計億萬駐軍沙河未及兩月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運糧車輛山積僅收散卒滿萬人直抵汴城下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殺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四十里朱儼鎮屯焉朝廷乃命蠻子平章代之庚申外史

詔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東討荆襄賊克復忠萬

國初群雄事略卷一

七

通鑑叢書

雲陽等州四月復歸州進攻峽州誅賊李太素等遂平之元史

五月答失八都魯到荆門募兵趨襄陽與賊戰大破之元史

十一年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荆

襄咬住兵既平江陵請自攻襄陽進次荆門賊十萬官軍

三千餘遂用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

義丁二萬編排部伍敗賊於蠻河進至襄陽城南大戰生

擒偽將三十人腰斬之賊閉門不復出乃相視形勢內列

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

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城中之人縋城為內應五月

朔日破之偽將王權領千騎西走遇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九月太傅中書右丞相脫脫總兵復徐州屠其城芝麻李遁走元史

紅巾芝麻李據徐州脫脫請自行討之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擊賊之城堅不可猝拔用也速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之賊困莫能支也速攻入其外郭明日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繖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偽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詔即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元史脫脫也速傳

芝麻李據徐州元命脫脫總番漢兵數十萬平之改為武安州皇明紀事錄

脫脫平徐州以得芝麻李奏功月餘始獲芝麻李械送京

國初群雄事略卷一

八

通鑑叢書

師脫脫密令人就雄州殺之庚申外史

趙君用彭祖住率餘黨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擊之龍飛紀略

彭祖住寶錄作早住彭大之子也奔濠州者當為彭大其

辨詳見滁陽事略中

是歲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同起義兵元史

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家河南為潁州沈丘人幼篤學嘗

應進士舉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

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不數

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

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之

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

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汝寧府  
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止數  
與賊戰輒克捷 元史察罕傳

穎州沈止探馬赤軍察罕帖木兒與羅山縣典史李思齊  
集眾號義兵克復羅山朝廷授察罕羅山縣達魯花赤李

思齊縣尹上曰人言國家輕漢人如此果輕漢人也下吏  
部再議於是察罕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知府 庚申外

至正十三年癸巳五月壬午元將賈魯卒於濠州軍中元兵解  
圍去 元史賈魯傳

十二月陝西平章政事孛羅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魯復  
均房等州詔孛羅等守之

九月率兵略均房平穀城攻武當山寨數十獲偽將杜將

軍十二月趨攻峽州破偽將趙明遠木驢寨十四年正月  
復峽州 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至正十四年甲午三月丙子穎州陷

五月甲子安豐正陽賊圍廬州

十月戊戌詔答失八都魯及秦不花等會軍討安豐 元史

十一月答失八都魯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

十二月復河陰鞏縣 元史

龍鳳元年至正十五年閏正月我

太祖取和陽遂守之 龍飛紀略

二月己未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

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  
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爲平章劉六知樞  
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  
道得寵專權劉福通疾之命甲士搃殺遵道福通遂爲丞相  
後爲太保 元順帝本紀

至正十五年乃小明王龍鳳元年稱帝於亳後遷都安豐  
號宋徽宗九世嫡孫臣民稱爲主公實韓哥哥之子也小

名林兒太保劉福通等扶以爲主於時 上受節制 皇明

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于福通 高岱鴻猷錄

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奉韓山童爲主公分兵攻掠其下有

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  
所過赤地千里 草木子

樞密院掾史杜遵道棄去不仕適潁川遂爲紅軍舉首先  
是伯顏爲丞相馬札兒台爲知院遵道爲書生上言請開

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札兒台遂補爲掾史既  
而知其不能行其策遂棄去後爲賊中舉首 庚申外史

馬鑑壽州人年十四爲盛文郁養子冒其姓文郁卒鑑代  
領其眾居安豐自爲同僉我師救安豐鑑遂來降復馬姓

官至前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二十七年卒 實錄

三月郭子興卒四月汝潁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等迎韓山  
童之子林兒爲帝居于亳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爲己用諸

將推張天祐往天祐尋自毫歸齋杜遵道檄推子與之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

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邪遂不受太祖實錄

汝頴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君都于亳時羣

雄是其門弟子皆從之韓林兒造言宋苗裔也時王甫卒

歸葬滁陽未久聞召論造言門弟子孰先後之創亂之功

孰魁况孫德崖以滁陽部將意欲統滁陽之眾其子聞之

懼辨不能以文召 上代辨 上總兵於和陽日與元戰

諸戰將謂張天祐曰公當自察果能率眾禦胡則朱往不

然則公往張遂代往 上發兵及親率將和陽西南民寨

國初英雄事略卷一

一一

通圖叢書

節次削平張自毫歸齋亳州杜遵道文憑授滁陽王子為

都元帥張為右副 上為左副皇明本紀

郭元帥卒眾奉其長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次之

上次之俞本皇明記事錄

上初欲不受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後以諸將議欲

藉為聲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事皆不稟其節制高岱鴻猷錄

六月

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妖寇倡亂之

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

大明從而取之元史順帝本紀

置太平與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上為大元帥太祖實錄

六月我 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陸深平胡錄

十一月郭元帥張天祐戰歿 太祖獨任元帥府事俞本記事

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攻夾河賊大破之元史

六月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為其所敗將士奔潰

九月至中牟圍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其子

孛羅帖木兒相失劉哈刺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孛

羅帖木兒歸之復駐汴梁東南青堽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劉福通劫敗長葛營趙明遠陷嵩汝以及雒陽庚申外史

賊陷懷慶命河南行省右丞不花討之元史

國初英雄事略卷一

一一

通圖叢書

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偽宋

主遁於安豐元史

香軍陷安豐二月陷和州三月破廬州宣讓王棄城由浙

浮海還燕香軍遂乘勝渡江破太平建康寧國遂據江東

既而池州安慶尋皆敗歿庚申外史

是歲察罕帖木兒與賊戰於河南北屢有功元史

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雄察罕帖木兒兵

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遏其鋒賊乃北渡盟津焚

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河北遂平

元史察罕傳

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丙申

三月庚寅

大明兵取集慶路 元史

三月答失八都魯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己至西大戰

數合答失八都魯墜馬字羅帖木兒扶令上馬先還自持

弓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 元史答失八都魯

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

省事 太祖實錄

時置江南行中書省我 太祖總其事以李善長為參議

官郭景祥陶安為郎中各分房掌事至是諸將奉 太祖

為吳國公得專征伐因置前後左右中翼元帥府 龍飛紀

國初雜事略卷一

是月亳都陞 上為樞密院同僉以帥府都事李士元為

經歷尋陞 上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以故元帥郭

天敘弟天祐為右丞經歷李士元改名善長為左右司郎

中以下諸將皆陞元帥 俞本皇明記事錄

八月李武崔德破商州奉元路判官王淵起兵復之 元史節

九月庚辰汝穎賊李武崔德等破潼關參知政事述律杰戰

死 元史

潼關失守哭參政述律杰存道詩云十月三日天地昏將

軍拒戰死轅門火飛華嶽三關破血浸秦川萬馬奔望越

伍胥徒抉目戰箕先軫不歸元北風吹盡英雄淚倚劍悲

歌一槍魂 張翥晚庵集

迺賢贈張直言南歸詩云載憂山東盜兵禍久連結誰憐

鄺生辨竟墮韓侯譎注云參政述律存道事與鄺食其同

迺賢金臺集

王午豫王忒納失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

行省平章政事伯家奴以兵守之丙申潼關復陷伯家奴兵

潰豫王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戊戌賊陷虢州及陝州

元史

是月察罕帖木兒復陝州及虢州復襲敗賊兵於平陸安邑

元史

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答失八都魯調察罕帖

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夜拔殺

國初雜事略卷一

十四

適園叢書

陵立柵交口陝為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賊轉南山粟給食

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如炊

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

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蹙

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死者甚眾相持數月賊勢窮皆

遁潰 元史察罕傳

十月乙丑淮安城陷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 元史續編

汝穎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部至淮安極力為守禦計賊與

青軍攻圍口急總兵者按兵不救城中艸木螺蛤魚蛙燕

鳥及韃皮鞍轡草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老穉更相食城

陷猶據西門力鬪見執為賊所斃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

十百戰人比之張巡云元史補不華傳

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揚州招降青軍元帥張明鑑為濠

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丙申三月明鑑等以食盡謀作亂

逐鎮南王而據其城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君用所殺

實錄

至正十六年三月長鎗軍帥大小張鑑叛據揚州鎮南王

退駐淮安時憲使褚不華拒寇趙負城胡陳寨首鼠兩端

司馬木真靈保說胡誘獲趙人畜千百計既饑軍民相食

數求救老張平章援不應十月城陷不華抗敵死王被執

逾月不屈妃某偕投水死靈保由海趣浙寄跡老氏王逢詩序

元史諸書皆云寇陷淮安而不記為何寇觀實錄及王逢

國朝雜錄卷一

十五

通園叢書

詩則其為趙君用明矣君用自濠州圍解後以甲午夏陷

盱泗以丙申冬陷淮安以丁酉冬據淮稱王以己亥奔益

都殺毛貴復為續繼祖所殺則君用之失淮當即在戊亥

間耳俟更考之

十一月河南陷河南廉訪副使俺普遁元史

劉福通遣將分略河南山東河北大書旗聯云虎賁三千

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遠邇傳聞元都

大震元龜政要

十二月答失八都魯遣使來獻捷元史續編

十一月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偪太

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

之比曉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

斬首數萬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

人辛酉太康平遣孛羅帖木兒獻捷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丁酉

二月壬子賊李武崔德犯七盤藍田命察罕帖木兒以軍會

答兒麻亦兒守陝州潼關哈刺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

武納失里及定住等同進討元史

戊辰知樞密院事脫脫復邠州調客省使撒兒答溫等攻黃

河南岸賊大破之元史

王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僉樞密院事脫歡死之元史

毛貴一賊橫行山東侵犯畿甸駕幸灤京賊勢猖獗無異

國朝雜錄卷一

末

通園叢書

唐末陶宗儀輟耕錄

是月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自陝號

援陝西元史

詔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左丞思齊為四川右丞續通鑑

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至灞上分道掠

同華諸州三輔震懼豫王及省院官屬皆洶懼計無所出

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移書求援察罕帖木兒即領兵

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餘黨

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元史察罕王思誠傳

三月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臣曰此人死

期至矣罷還軍先是泰不花軍士失律劫掠汴民臺御史

彈之有旨卸其軍職爲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爲湖廣省左丞相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達失八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盛文郁于是二將皆渡河相次失守矣  
庚申外史

三月毛貴陷萊州守臣山東宣慰副使釋嘉訥死之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買奴遁自是山東郡邑皆陷  
元史

同知海南海北道宣慰使司事王英致仕家居年九十六益都陷謂其子弘曰吾世受國恩忍食異姓之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其棺衾以殮舉其屍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先坐祝畢屍即起  
元史王英傳  
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破益都  
庚申外史

國朝雜事卷一

七

德川叢書

丁酉毛貴陷濱州四月丁卯陷莒州  
元史

毛貴陷益般陽等路而濟南又告急董搏霄提兵援之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設伏礮上合戰大破之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乃列兵城上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城上兵皆下合擊之賊敗走濟南始寧有疾其功者譜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從卜蘭奚同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未幾命守河澗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  
元史董搏霄傳

五月乙亥命知樞密院事孛羅奚進兵討山東戊寅平章政事亦克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  
元史

六月劉福通犯汴梁其軍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元史

其軍分三支關先生等入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等趨關中毛貴合田豐趨大都  
庚申外史

賊犯汴梁守臣求援于泰不花至十往返猶按甲不進睢毫太康俱陷邊報日急顧左右大言曰無多言我自神算也日縱兵出掠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于彰德衛輝而曹濮之賊奔竄晉冀大同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兩遣重臣諭旨泰不花恬不爲意十八年三月詔以中書右丞相總兵山東五月削官爵安置蓋州尋被殺  
元史泰不花傳

國朝雜事卷一

七

德川叢書

七月己丑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田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  
元史

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  
庚申外史

是月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叛以城降於賊歸德府及曹州皆陷

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孛羅帖木兒與萬戶方脫脫擊之  
元史

九月甲午澤州陷陵川縣尹張輔死之  
元史



泰不華復大名路并所屬郡縣

命紐的該加太尉總山東諸軍守禦東昌時田豐據濟濮率

眾來寇擊走之元史

閏九月乙丑潞州陷丙寅賊攻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擊走

之元史

十月戊戌曹州賊入太行山

是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陷興元遂入鳳翔察罕帖木兒

李思齊屢擊破之其黨走入蜀元史

白不信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遂

入鳳翔高岱鴻猷錄

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先分

國初雜事卷一

九

通圖儀書

兵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

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

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亦鼓譟而出賊大潰自相蹂

踐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還關中元史

傳

答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討曹州賊官軍潰

敗答里麻失里死之元史

九月取溝城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答失八都魯

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答里麻失里為劉福通所殺達達

諸軍皆潰答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

寇使者促戰相踵賊規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知書遺

請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一夕憂憤死明年

正月詔其子孛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領其

父軍馬元史答失八都魯傳

答失八都魯既死其部下察罕帖木兒兵勢甚盛先為刑

部侍郎號長鎗侍郎庚申外史

十一月壬寅賊侵壺關察罕帖木兒大破之元史

癸亥豫王忒納失里與陝西行省左丞相朵朶陝西行臺御

史中丞伯嘉訥分道攻討關陝元史

是歲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

僭稱魯淮王元史

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院事實童以叛降於毛貴余寶

國初雜事卷一

十

通圖儀書

遂據棣州元史

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戊戌

正月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丁卯知樞密院事不蘭奚與毛貴戰於好石橋敗績走濟南

元史

二月己巳朔毛貴陷清滄州遂據長蘆鎮元史

癸酉毛貴陷濟南路守將愛的戰死毛貴立寶興院選用故

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

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以挽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

則陸運夏則水運元史

董搏霄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毛貴兵猝至而營壘未完

因拔劔督兵以戰賊眾突至搏霄前碎而問曰汝爲誰搏

霄曰我董老爺也眾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其弟昂

霄亦死之元史董搏霄傳

壬午田豐復陷濟寧路甲申輝州陷丙戌紐的該聞田豐逼

近東昌棄城走元史

紐的該以乏糧棄城退屯北鄉東昌遂陷

丁亥察罕帖木兒調兵復涇州平涼保鞏昌元史

戊子田豐陷東平路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周全擊

敗之元史

三月庚子毛貴陷般陽路元史

國初雜事略卷一

三

通鑑叢書

甲辰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等復晉寧路元史

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晉寧人

喬彝整冠衣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而已隨之元史

忠義傳

己酉劉福通遣兵犯衛輝李羅帖木兒擊走之進克濮州元史

庚戌毛貴圍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乙卯毛貴陷薊州犯灤

州至棗州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遂略柳州同知樞密院事

劉哈刺不花以兵擊敗之貴退走據濟南元史

毛貴據山東由河間趨直沽漸逼京都中外大駭或勸乘

與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中書左丞相太平以爲不

可起同知劉哈刺不花于彰德與戰于柳林大敗賊眾京

賊遂安元史太平劉哈刺不花傳

丙辰冀寧路陷丁巳田豐陷益都路辛酉大同諸縣陷察罕

帖木兒遣關保等往擊之是時賊分二道犯晉冀一出沁州

一侵絳州元史平胡錄關先生破頭潘等

曹濮賊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

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帖木兒先伏兵南山阻隘

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

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登

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

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卻之河東悉定元史察罕傳

四月壬午田豐陷廣平路大略退保東昌元帥方脫脫以兵

復廣平

國初雜事略卷一

三

通鑑叢書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郎中郭擇善宣慰同知

拜帖木兒平章政事定住總帥汪長生奴各以所部兵討李

喜喜於鞏昌李喜喜敗入蜀元史

五月戊戌朔察罕帖木兒遣董克昌等以兵復冀寧詔察罕

帖木兒遣兵鎮冀寧庚子賊兵踰太行察罕帖木兒部將關

保擊敗之元史

劉福通攻汴梁王寅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等遂入城

乃自安豐迎其僞主居之以爲都元史

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

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元史

傳 庚申外史記在十七年五月

乙巳關保與賊戰於高平大敗之庚申關先生破頭潘等陷

遼州虎林赤以兵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察罕帖木

兒調虎林赤關保同守潞州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平

章政事便宜行事 元史

秋七月丁酉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於

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雒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子

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周全遂盡驅懷寧民渡河

入汴梁 元史

丁未不蘭奚以兵復般陽路已而復陷 元史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攻雒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

國朝英雄事略卷一

三

通鑑叢書

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 元史

守將續通鑑作察罕帖木兒

叛將周全棄軍懷入汴城合兵攻雒陽察罕帖木兒下令

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

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城皋諸險而

還 元史察罕傳

八月辛巳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 元史

九月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

郡 元史

關先生為察罕所扼遂引還自塞外攻保出掠塞外諸

郡轉兵而東軍聲大振 龍鳳事蹟

丙午賊兵攻大同路壬戌平定州陷十月壬辰九同路陷宗

者帖木兒棄城走 元史

李羅帖木兒統領諸軍攻曹州參政匡福統苗軍自西門

入李羅帖木兒自北門入克復曹州擒殺偽官武宰相仇

知院獲印金牌等物 元史李羅傳

十一月丁未田豐陷順德路

十二月癸酉關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略

往遼陽遂至高麗庚辰察罕帖木兒遣樞密院判官瑣住進

兵於遼陽 元史

關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

虎賁司犯大寧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皇帝所立三

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 庚申外史

關先生等兵東向開平焚宮闕一盡元主不復時巡矣既

而欲修之大興工作中書省參議陳祖仁諫止之 龍飛紀略

是年十月 上親領馬步數萬眾一馬軍兼二步軍征浙東

懸金牌鑄云奉天都統中華

十二月克婺州設浙東行省于金華府 上于省門建立二

大黃旗兩傍立二牌旗上書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

大宋天牌上書云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復舊圖 俞本

錄

龍鳳五年 至正十九年乙亥

正月丙午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元史

破頭潘關先生趨全寧焚魯王宮府駐軍遼陽庚申外史

寇陷上京廣寧路總管郭嘉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

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給言官軍

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夾攻之死者無算頃

之賊至圍城互數十里嘉開西門逐賊力戰以死元史忠義傳

三月辛巳樞密副使朵兒只以賊犯順寧命張立將精銳由

紫荆關出討令鴉鶻由北口出迎敵元史

甲申賊楊誠由飛狐靈正犯蔚州據之元史

李羅帖木兒領兵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軍奔潰是月

奉詔鎮大同為京師捍蔽元史李羅傳

四月癸亥朔賊陷金口等州司徒知樞密事佛家奴調兵平之元史

甲子毛貴為趙君用所殺元史

四月先是徐州芝麻李故將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

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尊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至是又

殺貴龍鳳事蹟

此記早住之死在同君用據淮之後可以正史之誤

己丑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元史

五月察罕帖木兒大發秦晉諸軍討汴梁圍其城元史

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

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河水陸並

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

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

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出戰屢敗遂嬰城以守

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

追伏兵邀擊敗之又令羽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

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益不

敢出元史察罕傳

七月丙辰趙君用既殺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

君用遂與其部自相仇殺

山東元守將毛平章被淮安趙平章所殺將士忽亦殺趙

眾奉其幼子仍為總兵以鎮山東之地上欲知齊魯燕

冀虛實復遣何必聚為毛平章燒飯食以探中原小毛平

章年幼聰敏必聚至數日待之甚厚以金盒盛玉帶一條

謝之俞本記事錄

八月戊寅察罕帖木兒督諸將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偽

主遁退據安豐元史

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閻思孝李克彝虎

林赤賽因赤答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

禮伯顏孫嘉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關關等議各分

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

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

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不旬日河南

悉定獻捷京師詔告天下 元史蔡罕傳

十九年羣盜由開平東屯遼陽冬詔太平子也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而朝廷讒搆日甚罷為上都留守 元史太平傳

賀太平當相位奏用其子也先忽都總兵取遼陽太平意謂關先生等自晉冀兩京歷上都兵常無留行其破遼陽必不能守可以成功其子至則關潘之軍日治戰馬一無退意宿留不前竟潰而歸昏夜入城仍陞為翰林集賢學士 庚申外史

是歲五月

國朝雜事略卷二

毛

國朝雜事略

太祖為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是月

太祖親征衢州 國朝雜事

十二月克處州亳州陞 上為丞相同僉 俞本記事錄

是歲冬十一月我 太祖得處州命分省都事孫炎為處州總制龍泉人葉子奇上炎書曰愚聞正天下之統者必新天下之化興天下之治者必革天下之弊設使弊不革則治無由而興化不新則統亦無從而正矣洪惟聖宋之重興實由天厭于元德命茲宅中於華夏宜當修德以應天竊謂復聖宋之治其綱條之大者有八正彝倫以清化原簡英賢以熙庶績隆廉恥以革貪風紀孝行以敦禮本汰冗官以一其權正刑賞以齊其柄通錢幣以權輕重驗

產力以均賦役凡此八者當革戎夷之弊風一復我家之舊制則統不期正而自正治不期興而自興太祖太宗禮樂刑政之綱化夏文明之教將復見於今日矣又上炎論賦額書曰伏遇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業總制先生以通誠之器特受丞相之知聖朝肇造區夏務存寬仁立法之初尤宜致謹方今征討之秋非謂軍國之需全不科取於民但當一掃危邦之陋風以出興王之令典則蒼生幸甚 葉子奇辭齋文集

龍鳳六年 至正二十年庚子

正月初一日

上於府門親書桃符曰六龍時遇千官觀五虎功成上將封

俞本記事錄

國朝雜事略卷二

毛

國朝雜事略

正月癸卯太寧路陷 元史

賊陷太寧詔也速往討之賊兵次侯家店也速遇敵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也速遣別騎繞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太寧擒首賊湯通周成等三十五人磔于都市 元史也速傳

楊誠據蔚州李羅帖木兒攻之追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卒 元史李羅傳

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乙巳冀寧路陷四月庚申命大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殺 元史

五月破頭潘關先生沙烈二軍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

羅其臣納女請降將士皆以女子配遂與高麗如姻姪往

來高麗人各藏其馬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音者不

殺其餘並殺之沙劉二關先生皆死惟破頭潘裨將左李

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字羅已而又降廣廓庚申外史

七月辛酉字羅帖木兒敗賊田豐偽將王士誠於臺州元史外史

八月乙未永平路陷元史

賊雷帖木兒不華程思忠等陷永平堅守不可下也速外

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偽帥二百餘人擒雷帖木

兒不華送京師程思忠棄城遁去追至瑞州賊遂東走金

復州元史也速傳

九月壬戌賊陷孟州又陷趙州攻真定路癸未賊復犯上都

國初燕事略卷一

元

通鑑叢書

右丞忙哥帖木兒引兵擊之敗績元史

十一月癸酉賊犯易州十二月辛卯廣平路陷

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一年正月亳都陞

上為吳國公俞本記事錄

正月乙丑河南賊犯杞縣察罕帖木兒討平之元史

二月甲申同僉樞密院事迭里帖木兒復永平灤州等處元史

二月癸酉察罕帖木兒調兵討永城縣又駐兵宿州擒賊將

梁綿住元史

五月李思齊受李武崔德等降元史

劉福通所遣將李武崔德以西略地無功福通責其逗遛

叛降於李思齊高岱鴻猷錄

六月丙申察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七月辛亥平東昌是月

進兵復冠州八月討東平遣使招諭偽丞相田豐降魯地

悉平進兵濟南劉珪降遂圍益都元史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淮

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甲

兵務農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二十一年謀知山東

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乃與疾自陝抵

碓大會諸將與議帥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

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雒軍水陸俱下分道

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

國初燕事略卷一

辛

通鑑叢書

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闖思孝

等會關保虎林等將兵由東河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

眾奪之關保虎林赤且戰且渡拔長清擣東平東平偽丞

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

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

降東平平令豐為前鋒從大軍東討棣州俞保降東平王

士誠東昌楊誠等皆降遂復東平濟寧魯地悉定時大軍

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乃分

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

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分濟大敗之

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

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元史順帝紀察罕傳

山東毛貴死其將爲復仇殺趙君用國內遂大亂花馬王田豐埽地王王士誠互相攻伐察罕乘之破其冠州東昌濟南諸郡進圍益都田豐來降豐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來言總兵如不信我心且不與總兵相見當爲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未晚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豐爲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處皆降附田豐遂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庚申外史

八月己卯朔遣使至汴梁與元將察罕帖木兒通好時察罕帖木兒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實錄

太祖嘗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兒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又遣汪河往彼結援不意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

太祖遣千戶王時等齎銀三千兩往方谷眞附海船到本都體探元朝及李察罕李思齊等軍馬事情谷眞差吳都事同去既回帶到馬十四匹

實錄載在癸卯三月但云令方谷眞市馬俱劉辰國初事

太祖以都事汪河及錢禎往察罕軍中結援河至軍中議論稱旨龍飛紀略

龍鳳八年至正二十年

二月僞平章左李遣楊榮祖至大同降於孛羅帖木兒元史孛羅

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致書於

上上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辭媚而婉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爲可見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太祖實錄

壬寅十二月元遣戶部尚書張昶航海至慶元欲通好於我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告上不之答敬還國珍懼乃

送昶于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時有丞王溥在建昌聞之遣人報上上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郎劉紹先候之于

廣信溥招昶果至遂偕紹先赴建康昶見上問其所以來昶俛首無一言上不欲窮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實錄

太祖聞李察罕帖木兒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據上江雙刀趙扼安慶張士誠據平江故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郎中馬合謀奏差張璉齎龍衣御酒八寶頂帽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及一年國珍兩遣人來告太祖不答國珍遂令昶等往福建平章燕只不華遣

人往福昌告平章王溥溥欣然遣儒士饒某到京奏昶等在鉛山界首等候 太祖命符璽郎劉宗啟於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啟伴至衢州械昶等到京城外裸其體入城至省前 太祖賜各人衣冠入見不拜 太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尙敢遣人扇惑我民將出廢之昶無一言馬合謀抗對不遜 太祖命壯士縛之至暮留昶一人以死囚代之與馬合謀張璉出聚寶門誅之以三人首發與福建界首示眾監刑官都事韓留亦誅之數日後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議論及出乃昶也除行中書省都事不久陞參政自知政多合 上意賞賜甚多權勢震動李文忠克杭州執平章長壽丑的等官皆給與脚力送至境上任其還鄉昶心懷舊主以國事陰通獲其書 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鞠之處以極刑謂李善長曰被他侮弄我這幾年碎其骨投之于水 劉辰國初事蹟俞本記事作都事馬木舌

張昶潛以書通元朝泄江南兵機至安武州獲之昶凌遲死 俞本記事錄

李察罕下山東天下震動 太祖亦遣使通好元遣戶部

尙書張昶郎中馬合謀以江西行省平章授 太祖 太

祖問察罕死不受馬合謀不屈死 月山叢談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海內震動我 太祖遣使通好察

罕亦致書相答已而有張昶馬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上曰察罕書辭欲以甘言啗我所謂甘言啗我者卽榮祿平章之命也元史以航海來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間亦至矣野史所謂 太祖問察罕死不受命者是也 太祖問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達世變尙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關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可以考見劉辰又云 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天命有歸卽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不有天命哉 聖祖極推重察罕卽位後幸汴梁特遣使往祭其意可知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敕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釐何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 聖祖之意當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 聖祖之怒耶或曰 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 聖祖之初意也

戊子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遂走入益都城眾乃推察罕帖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爲總兵官復圍益都詔以擴廓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 元史

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圍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



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日吾  
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  
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  
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  
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埽太微  
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當失一良將即馳  
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其難追封忠襄王  
諡獻武及葬追封潁川改諡忠襄元史察罕傳

察罕方調兵攻圍益都俾田豐軍塞益都南門為營圍數  
月田豐頻往察罕營議事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又所  
設施多用術數乃忿曰我以山東全地降汝誠以汝為元

國初雜事略卷二

三

通鑑叢書

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乃漢室之曹操耳使汝為曹操我  
豈不能自為之耶於是與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  
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邀一切幕官大小部帥行酒汝選  
驍勇者侍立兩人夾一人以擊鼓為令自察罕以下皆殺  
之謀既定察罕于十四日時從馬騎二人來田豐營士誠  
勇而躁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閒帶刀入侍豐目之使退  
士誠誤以為嚇已也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  
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開門納之田豐軍遂擁察罕入  
城中欲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可已而察罕死  
察罕入城之夕諸將惶惑軍中頗有異謀同僉白瑣住乃  
察罕舊人倡言曰總兵奉命討逆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

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為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  
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眾亦皆  
拜人心始定帝聞察罕死哭之慟李羅帖木兒在西京聞  
之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婦人皆為嗟  
歎流涕庚申外史

王逢七月間河南平章凶問詩云六月妖星芒角白幾夜  
徘徊天市側尋聞盜殺李上公窮旅孤臣淚沾臆當時實  
猛制崔澤安得受降翻受敵上公忠名垂竹帛書生笑為  
費禕恤東南風動旗黃色蒲稍天馬長依北梧溪集

太祖聞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害歎曰天下無人矣天潢玉牒  
己亥益都兵出戰擴廓帖木兒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餘

國初雜事略卷二

三

通鑑叢書

級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火星埠擴廓帖木兒  
遣關保邀擊大破之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  
等伏誅

擴廓帖木兒既總兵柄身率將士誓必復仇人心亦思自  
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  
之執其渠魁陳蹂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  
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兵取莒州于  
是山東悉平元史察罕傳

十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尹煥章來獻馬太祖實錄

先是察罕駐兵汴梁 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  
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死擴廓帖

木兒乃遣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實錄

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至正二十三年

上即吳王位於金陵俞本記事錄

正月乙巳天寧陷是春關先生餘黨復自高麗還寇上都字

羅帖木兒擊降之元史

丙寅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太祖實錄

書略曰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于羣雄聞而未

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

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

之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實錄

國初雜事略卷一

三七

通國叢書

二月癸酉張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等於安豐入其城殺福

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為珍所殺三

月辛丑朔

上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時呂珍殺劉福通而

據其城聞大軍至極力拒守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

擊破之珍與君弼皆遁走

上乃還命達移師圍廬州七月乃還太祖實錄

韓林兒建都亳州答失八都魯圍亳州林兒遁於安豐劉

福通陷汴梁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為都察罕破汴梁

福通奉其主遁歸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

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林

兒棄安豐遁于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三

月太祖取安豐劉辰國初事蹟

張士誠圍安豐劉福通請兵救援太祖親援之太史劉

基諫曰不宜輕出假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不聽徑過廬

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安豐解兵回攻廬州三月不克

後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為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

之出直擣金陵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友諒不攻建康而

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也同上

據實錄劉福通為呂珍所殺國初事蹟則云福通奉林兒

國初雜事略卷一

三五

通國叢書

遁於滁州庚申外史則云丙午冬與小明王俱沈於瓜州

二說未知孰信史乘考誤以劉辰所記為非然洪武實錄

多舛誤又諱言龍鳳事吾亦未敢以為信也

上至安豐擊呂珍破之珍棄城走上遂以宋主韓林兒

還金陵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曰彼牧豎

耳奉之何為密陳天命所在上意悟會陳友諒來入寇

遂議征討不果奉高岱鴻猷錄

誠意伯行狀載不奉小明王事在庚子年以時勢考之恐

未必然高岱記于癸卯安豐遁退之後與國初事蹟不當

輕敵之言相合所謂陳友諒入寇者非庚子龍灣之役而

癸卯南昌之役也似為近之第云上奉林兒還金陵丙

午殂於金陵則承小說家之譌耳

安豐被張氏圍困城中人相食有屍埋于地而腐者亦掘

而食之或以井底泥爲丸用人油煤而食之者小明王在

城中號安陽奕劉太保等饑餓無措遣人求救 上親率

大兵援之大敗張氏軍士每名各齎白米二斗積於東門

外以救城中饑者邀請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劉太保悉領

五奕官軍棄城悉詣廬州營中 上設鸞駕織扇迎駐滁

州初造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奉之甚厚 俞本記事錄

是年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內降制書贈我 太祖三代曾

祖考九四公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

司空吳國公曾祖妣侯氏吳國夫人祖考初一公爲光祿

國朝雜事略卷一

三

通鑑書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

祖妣王氏吳國夫人考五四公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軍

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太尉吳國公妣陳氏吳國夫人 龍鳳

龍鳳十年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是年小明王在滁州

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爲吳王時羣臣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上不許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 太祖實錄

是歲二月授陶安黃州府知府十二月授鄱陽府知府其

劄付俱稱龍鳳十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陶學士文集

龍鳳十一年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是年小明王在滁州

龍鳳十二年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是年小明王在滁州

高皇帝平僞州先有榜喻之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

官準中書省咨敬奉令旨 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準

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奉令旨事意施行龍鳳十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仕傑齎到 祝允明九朝野記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是歲廖永忠沈韓林兒於瓜步大明惡

永忠之不義後賜死 通鑑博論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寧王權奉 敕編進

先是小明王駐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風暴雨而出居

於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

國朝雜事略卷一

四

通鑑書

至瓜州渡遇風浪掀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 庚申外史

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殂丁未我 太祖稱吳元年

至正之二十七年也 陸深平湖錄

史乘考誤載國初事蹟云丙午三月 太祖取林兒安置

按國初事蹟云丙午三月 太祖取安豐無安置之語諸

本皆然此考誤之誤也

十二月是時羣臣皆上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作今新

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上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

營建廟社立宮室 太祖實錄

高岱論曰韓林兒在宋未足方義帝更始其赤眉之盆子

乎我 聖祖之開創于宋無毫髮藉以和陽一命奉之終身至安豐之圍尺書告急即親將赴援不從劉基之諫不恤陳寇之侵卒以脫林兒于虎口林兒不死不改元下令猶以皇帝聖旨先之恐漢高之于義帝光武之于更始未必能若是也嗚呼明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李文鳳論曰秦氏暴虐陳勝吳廣斬竿揭木以爲天下先雖尋就覆亡後之議者猶曰秦民之湯武也胡元非我族類重以庚申不君民不聊生韓氏父子君臣起義號召天下天下雲合響應羣雄並爭不謀而同然當是時據河南蕩山東矚趙魏躒上都入遼東略關西下江南大抵盡宋之將帥不謂之中國之湯武不可也天命有德真人龍興

定鼎建業處漢吳二強寇之間東西掃蕩從容指揮元之不能以匹馬隻輪臨江左者以有宋爲捍蔽也韓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國其亦大有功於我明也乎草澤崛起無憑依鬼怪與夫暴戾糾紛之氣象然建國十有餘年其間所以能自立要必有可紀者惜載籍泯泯莫究萬一得則爲王失則爲虜悲夫

月山叢談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龍鳳之十三年改爲吳元年  
俞本皇明紀事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二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追封滁陽王

王諱子興姓郭氏濠州定遠縣人其先曹州人也至正

壬辰二月起兵乙未一月卒於和陽洪武元年追封滁

陽王

王父少好術數嘗從異人游得其書年長未娶南游定遠邑人神其術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贅女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曰此貴人也翁曰此女贅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娶不數年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異日非常必大吾家既長

國初羣雄事略卷二

通鑑卷一百一

兄弟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信之甚篤遂散家

財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穎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

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敷賜濠陽王廟碑 洪武十七年三月承直郎太常司丞臣張來儀奉

敷議中書舍人胡廷鑑奉 敷書并篆額

至正十一年辛卯五月穎州妖人劉福通作亂陷穎州八月蕭

縣芝麻李及彭大趙君用攻陷徐州

至正十二年壬辰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及俞某

魯某潘某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太祖高

皇帝實錄

十二年正月定遠縣富民郭姓者聚眾燒香稱亳州制節元

帥十一月起定遠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

縣俞本皇明記事錄

皇上潛居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

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

聞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廟碑

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梁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廬

舍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胡帥徹里不花率騎三

千營城南三十里逡巡不進四掠良民以絳繫首稱為亂

民以獻功於是良民受害呼親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

予當是時尚潛草野託身緇流於是禱於伽藍容予倡義

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門者不由分

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為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為

親兵終歲如之

紀夢 高皇帝御製文集

閏三月一日晨旦抵濠城守者縛而欲斬之有人報於首

雄良久得免收入步伍幾月拔長九夫首雄滁陽王郭子

興也既長九夫王嘗召與言論久之王知 上非可久屈

收為家人親待同子弟皇明本紀

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

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

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反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也王悟遂

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廟碑

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仇定

遠與子興為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嘗言術者謂此

女當大貴及遇亂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託子興曰  
幸公善撫視子興與其妻張氏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死

上時未有室子興與張氏謀曰昔馬公與吾相善以女  
託我然視眾人中未有當吾意者因言 上度量豁達有  
智略可妻之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乃以女妻

上卽 孝慈高皇后 太祖實錄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按張來儀廟碑初勸滁  
陽館 高帝於二室者次夫人也滁陽被械攜二子從

高帝奔告魯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 上妃生三王  
二公主人知滁陽能識真主於魚服之中不知皆其次夫  
人啟之也且倉卒之中能奔告魯淮以免其夫斯可謂賢

國朝雜錄卷二

三

通鑑紀事本末

明婦人矣實錄但云子興夫人張氏遂沒次夫人之賢余  
故表而出之此按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 上不協而次  
夫人獨能知高帝又以其女相託則當時周旋側陋次夫  
人之功多矣滁陽事實 高帝手藁以授來儀宜其不沒  
次夫人之德也

是時我

太祖高皇帝贊於郭元帥義女馬氏領兵攻五河二月初六  
日復取定遠縣攻南宿州固鎮十六日至濠州元帥賈魯  
兵圍之至九月退 俞本皇明紀事錄

按元史十二年八月賈魯從脫脫平徐州九月脫脫班師  
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次年五月卒於軍中魯誓師曰吾

頓兵於濠七月矣則俞本所記賈魯圍濠自二月至九月  
者誤也或別將之師非賈魯耳

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  
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  
之眾故忿忿 廟碑

王爲人志氣雄暴列諸雄之上其雄有四俞魯孫潘出於  
農其性麤直謀智和同獨與王異王少出外而多居內每  
視事四雄者每待王久不則四人專主之三五日乃一

會會則四雄瞋目視王四雄言有不當王出言相侵四雄  
亦姑忍之王久乃覺謂 上曰諸人若是奈何 上曰不  
過會簡而至是耳王曰然明日出與會三日後復如初彼

國朝雜錄卷二

四

通鑑紀事本末

此防疑不相安矣 皇明本紀

碑云四人名位在王上本紀云王列諸雄之上當以廟碑  
爲是

九月脫脫平徐州彭大趙君用率芝麻李餘黨奔濠州脫脫  
命賈魯追擊之

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  
所制 廟碑

遇徐州亂雄敗其殘雄趨濠梁合勢共守其殘雄勢本受  
制不料俞孫潘郭反屈節以事之未旬月人各受制後因  
彭趙僭稱王號勢在魯淮趙稱名而已 皇明本紀

是年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州彭早住趙君用率餘眾奔濠

德崖等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德崖等四人與子興反  
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早住頗有智數攬權專決  
君用但唯唯而已太祖實錄

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  
等爲己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  
冬者癸巳之冬也濠陽王廟碑及 皇明本紀記二姓僭  
號是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 高帝紀夢考之則  
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子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  
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  
當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王  
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或當以實

錄爲正耳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  
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  
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  
於甲午六月 上取濠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邀  
上守盱泗 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  
君用專兵柄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年書趙君用及彭大  
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  
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  
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 上使人說  
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云彭  
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

死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  
甚確而順帝紀又載於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  
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而早住襲  
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仍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  
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 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己亥  
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不知其所終而  
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君用  
部曲往往皆挾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  
用輩披猖淮泗間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援據耳姑  
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一日眾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

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日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  
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廟碑  
濠陽王奉魯淮而輕趙俞魯孫潘恃趙威於市衢擒王  
上出淮北聞王被擒急趨歸友人止之曰爾主被擒亦欲  
擒爾且勿歸 上曰再生之恩有難不入何丈夫之爲也  
卽入見其家止存婦女諸子弟皆匿 上曰舍人安在諸  
婦人佯言不知 上曰我家人也釋疑從我謀詢知舍人  
所在乃以實告 上曰主君厚彭薄趙禍必自趙欲觀此  
難非彭不可明且以次夫人攜二子往告彭彭怒曰孰敢  
若是乃呼左右點兵搜疆 上亦返舍去長衣披堅執銳  
與諸人同圍孫氏椽舍 上掀椽揭瓦諸軍殺其祖父母

於晦窟中得見陰陽王鉗足繫頭肌肉浮蕩令人負歸  
明本紀

九月初九日 上攻懷遠縣及安豐十月破元平章月乞察  
兒管克焦山陳章營攻塔崗招安壯丁十二月賈魯復圍濠

州

至正十三年巳癸

上克凱里蕭縣寨 四月攻宋山寨克含山縣攻平塘營克

靈璧縣虹縣 並俞本記事錄

壬辰冬元將賈魯與月哥察兒圍濠城城中極力拒守

癸巳夏五月壬午賈魯卒元兵解圍去 太祖實錄

脫脫平徐州命魯追餘黨分攻濠州魯誓師曰吾奉旨統

國朝聖事略卷二

七

通國叢書

八衛漢軍頓兵於濠七月矣必以今巳午時取城然後食

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勿散病愈亟

攻竟卒於軍中十三年五月壬午也 元史賈魯傳

俞本記五月大敗賈魯六月海子口搭浮橋攻賈魯於藕

塘下營按五月賈魯已卒此云攻賈魯於藕塘下營或魯

之殘兵也

時濠州乏糧 上謁友人得鹽數引乃泛舟以鹽易於懷

遠將糧數十石以給王家 皇明本紀

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 廟碑

六月丙申朔濠州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

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子與喜以 上為鎮撫

太祖實錄

當時子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

年春元將賈魯死圍城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

上官授我為鎮撫 紀夢

七月再克定遠縣 俞本記事錄

至正十四年甲午

五月陞 上為總管克全椒縣 俞本記事錄

又明年甲午夏染末疾未瘥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

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趙趙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兵

三千 廟碑

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百

國朝聖事略卷二

八

通國叢書

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游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

率練之六月取橫湖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人入滁陽

葺城以守之 紀夢

朕居擾攘之閒遂入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俄而匹馬單

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順於我於是乎帥而南征 御製

閱江樓記

彭趙二雄以力禦眾部下多凌辱人 上以七百人讓也

八統之惟拔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中途染疾而歸

半月乃瘥方三日滁陽王扶筇過門嘖嘖有聲 上卧問

之問傍人曰王適扶筇而過聲意恨愧胡為若是答曰遠

方有兵聲言欲降猶豫未決王知友人在其中令人往說



奈何家無可行者故惋恨耳 上乃扶病詣王寢室王曰  
汝來何為曰聞他方有欲歸者未定何人欲扶病往視王  
曰汝病方瘥未可行 上知王意決行不辭王許之遂入  
定遠以計縛其帥首收壯士三千人七日後東破元將老  
張營得精兵二萬練未及旬率而南入滁陽 皇明本紀

六月招安武口張寨

是時郭元帥之兵雖據定遠縣前有義丁城口張寨不能  
進後有元軍不能退乃集將士問曰城口張寨深為吾患  
爾等能招降即領寨兵 上請往郭曰汝未能次日又問

上請往云令必來郭曰往需何物用幾人 上曰唯執  
旗單騎耳次日單騎至門寨主領馬步兵百餘出問曰汝

國朝聖訓卷一

九

通鑑綱目

為誰來此云何 上曰郭元帥部下朱總管有密報即邀

入寨 上跪曰今夜達兵劫寨奉元帥命來報須謹備張

曰汝何由知 上曰哨獲達軍知之因以天道人事說之

張喜是夜達軍果來劫寨已有備人馬擄獲大半張曰郭

元帥好人也其何以報非汝幾敗我事借汝往見之 上

曰不宜遲元帥見汝當重賞必令汝守此寨張即具本寨

兵馬錢糧數目隨 上至元帥大勞之授以名爵令 上

齋榜安本寨軍民遂令其精銳從元帥攻河州新塘克三

汧河陽泉保住達魯花赤營克徐倉官寨 俞本紀事錄

克泗州盱眙 俞本紀事錄

六月己酉盱眙縣陷庚戌陷徐州官軍潰 元史

續通鑑賊陷盱眙又陷泗州官軍皆潰命刑部尚書阿魯

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泗州賊元史載盱眙之陷不指名

為何兵而繫於張士誠寇揚州之下平吳錄諸書皆云士

誠攻揚州尋陷盱眙及泗州是時士誠方起高郵攻揚州

其兵豈能遽及盱泗今考俞本記事錄其為濠兵無疑也

洪武實錄於甲午七月克滁陽之下書曰未踰月彭早住

趙君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滁陽廟碑亦云彭趙東

屯泗州則知陷盱泗者彭趙之兵也是時濠兵以彭趙為

主彭趙攻盱泗而 上攻滁雖分兵為兩其實皆濠兵也

記事者亦無從分別言之耳

是月十三日克梁縣至大橋廟

國朝聖訓卷一

十

通鑑綱目

七月初二日克張保 實錄張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除其民

閭碑駱二寨克把頭寨

十八日克滁州

八月克六合縣

既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

皇上方駐和陽知眾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

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時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

皇上所部三萬有奇 廟碑 天潢玉牒同

克滁陽未踰月永義魯淮二王遣人促兵以駐盱泗 上

知非久弗從未幾二王自相吞併善戰者多死於盱魯淮

亦亡惟存永義而已彼時滁陽王尙受制於盱眙幾為所

吞而卒幸免 上遣一介去說永義從滁陽王南行初王首倡義時兵八百人後 上亦以七百部下招誘者不過萬餘 上之兵眾已三萬有奇踰兩月王爲讒所惑掣近行掌文案者數人李善長終不棄去是後四方征討總兵之事不令 上與 皇明本紀

彭早住趙君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 上以二人竊暴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子興勢益孤 上遣人說君用曰公昔寤於元兵奔濠城郭公開門延納既不見疑又屈己以事公郭公之德於公爲大公乃不思報反聽左右之言欲先圖之是自翦其羽翼失豪傑心又況人心難以

國朝通志卷一

十一

通國通志

逆料郭公雖或可圖其部屬猶眾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獨安時君用聞 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 上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居再閱月子興惑於讒意欲疑 上悉奪左右用事者凡兵事皆不得與既而元兵圍滁有任某者諳曰 上每戰不力子興頗信之比出城接戰任未十步卽被矢走還 上獨前奮擊徐還子興乃愧歎凡軍中有所得 上輒分給羣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故不說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悉以遺子興妻張氏張氏喜 后又和順以事之由是疑釁漸釋 太祖實錄

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子興命

上將兵往救元兵欲攻滁

上設伏敗之復謀款其師由是滁城得免 太祖實錄

元史十一月脫脫兵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成化間史館續修綱目亦因仍書之蓋不知是時我 太祖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等處失於考證而不知避諱也 龍飛紀略

元將脫脫圍六合被圍者請救來使乃 上之友也中夜來叩門 上卽起隔門與語謂之曰姑少待我告王闕門而進王與六合之雄有隙聞求救暗嗚奮怒不肯許 上因助來使共說之至日昃王意少解諸將畏脫脫以狡不吉爲詞王乃召 上曰汝宜白神 上曰六合受圍勢同

國朝通志卷二

十二

通國通志

一家唇亡則齒寒若命我總兵神可弗白於是決出師東之六合與脫脫戰微失利歸 皇明本紀

時子興名稱尙微且無意遠略欲據滁自王 上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據不足居也子興默然事遂止 太祖實錄

至正十五年乙未春兵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 紀 正月戊寅 上率師取和州時 上數諫王王爲人所譖初少被責辱 上終不以爲意王性聰明納諫如流俄又中讒輒復嗔恚因是致疾兵眾乏糧謀議所向遣人召至再三終不能會復遣人召至定計出軍 上許之謀曰三千人衣青衣垂髻左衽祥爲彼兵令萬人衣絳衣兵先至

敗走至暮青衣兵抵城下破之會敗兵先歸報王驚怒責

上失計俄城南報元使來招王驚恐益甚 上命以三

門兵合滁陽南門然後令來者膝行以見 上代王諭之

眾欲殺來者 上曰不如縱歸示以大言彼不知我虛實

必不敢加我明日元師遁去王命 上往收敗軍及總守

和陽遂南趨和陽 皇明本紀

至正十二年李扒頭據無爲州雙刀趙據含山聚眾劫水

寨俱稱彭祖家

乙未正月二十一日克和州李扒頭寨克太山同知及韓把

頭寨并雞籠山攻彭祖水寨含山縣 俞本紀事錄

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值王健

國朝聖訓卷二 十三 適園叢書

人亦在其中聞王至移軍他處

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禽王聞驚懼得疾尋卒 廟碑

辛巳元兵十萬攻和陽 上以萬人守連兵三月元兵數

敗解去未幾彼眾皆走渡江時濠梁舊雄俞魯孫潘亦乏

糧其部下皆就食和陽孫德崖軍遂入城假居焉滁陽王

信讒聞軍中多取婦女財物意欲歸罪於 上左右護者

欲因而致 上於死地不旬日王果至 上往視之王怒

久而不言久而謂 上曰誰 上答曰某王曰其罪何逃

上曰兒女之罪又何逃耶家中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

速謀王問何事曰曩與俞魯孫潘有隙長者受制某等圍

舍踰牆殺彼祖父母脫長者之患今警人在斯彼眾我寡

甚爲慮之明日五鼓德崖遣人謂 上曰彼翁至矣吾將

他往 上大驚急報王以備之 上復謂德崖曰兩軍合

城今一軍盡起公當留後令軍先行德崖許諾 上出城

送友人去城十五里聞城內兩軍相鬪 上策騎急歸彼

軍大呼追逐抽刀以隘道 上單騎入彼軍中德崖之弟

繫 上頸欲加害友人張姓者力止之往入城見滁陽王

繫孫之頸其案而飲歸謂諸人曰如眾所爲幾傷兩命今

各生存事不難矣諸人怒猶未解張留 上同寢抱 上

首達旦明日復羈晦窟中又明日乃行徐達等奉王命以

數人至於是得歸王亦釋孫王聞 上被擒驚憂致疾後

終不復起卒於和陽 皇明本紀

國朝聖訓卷二 十四 適園叢書

子興爲人勇悍善戰而性倖直不能容物故卒以憤恨而

終 太祖實錄

四月張天祐廢杜遵道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

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俞本紀事錄

郭元帥卒眾奉其長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次之 上

又次之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 太祖實錄

太祖轉戰和陽會滁陽王卒遂併其兵納其次室之女 天

漢玉璽

子興既卒孫德崖欲統其軍子興之子聞之懼不能辨乃

以書邀 上代辨之 太祖實錄

四月克裕溪中丞蠻子海崖水寨

六月

上率諸將渡江取太平諸將奉

上為大元帥 太祖實錄

六月初二日 上親領將士萬餘乘風斗快船渡江無船者

以葦荻作筏而濟江東士民值太平日久無不股栗待命遂

克采石及太平府蕪湖縣是時三帥雖兵府置事運籌決策

皆自 上裁將士樂戰軍民傾向權歸於 上矣 俞本記事

七月克溧水

七月壬辰命元帥張天祐率諸軍及陳也先部曲攻集慶路

國朝雜錄卷二

十五

通鑑叢書

弗克而還

八月克溧陽

九月戊戌命郭元帥張天祐率所部軍攻集慶己亥天祐等

至方山攻破左營失納識里營走之陳也先遂叛與元福壽

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 太祖實錄

至正乙未夏五月今江南等處行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

由淮南行中書平章特膺是命六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

平縱兵四劫潛趨集慶攻南門公晝夜拒守相率引去秋

七月復至又敗之九月寇大至圍城四面凡七日公身先

士卒且戰且守而鋒大挫先是淮西義兵元帥陳也先率

其徒渡江屯集慶城南之板橋行臺命與官軍俱征太平

已而我師失利也先陷寇質其妻子使為先鋒務必取集

慶也先素服公威信輸密款願擒首賊以自效眾疑其詐

公獨采聽之無惑下令俾官軍與也先表裏合攻遂生擒

偽元帥郭張二人及其餘偽官甚眾殺死者無算因乘勝

逐北鼓行趣太平而也先為鄉兵誤殺舉軍痛惜之 是歲

臘月陳基撰西夏永年公勳德詩序

九月元義兵元帥陳也先領兵攻太平府士卒登城 上親

率死士拒之城中之危急是時 上娶孫伯英妹為次妃妃言

於 上曰府中金銀若干何不盡給將士使之奮身禦敵倘

有不虞積金何益次日敵再至 上盡置金銀於城上分給

將士遂大敗敵兵生擒也先 上親釋其縛坐與語也先許

以全軍歸附 上與結為昆弟宰烏牛白馬以祀天地歃血

為誓約其攻建康府即令還營整兵以待並進

十月郭張二元帥督兵由官塘經同山進攻建康之東門陳

也先自板橋直抵建康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也先邀

郭元帥飲殺之擒張元帥獻於福壽亦殺之也先會元兵夾

攻大軍遂潰部下總管趙繼祖躍馬遁也先單騎追逐鴈門

孟萬戶溺殺之 並俞本紀事錄

十一月郭張二帥既沒

上獨任元帥府事

至正十六年 丙申 二月二十五日攻克三山中丞水寨三月初

國朝雜錄卷二

十六

通鑑叢書

三日 上親統大軍克板橋營擒陳也先姪陳勝

初十日 上親克建康 以後事具國史

丙申三月亳都陞 上為江西行省平章以故元帥郭天敘

弟天爵為右丞戊戌七月右丞郭天爵謀叛誅之 俞本紀事

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為降人所陷 即郭元帥幼與羣小陰

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

廟碑

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念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

乃封滁陽王配張氏封夫人建廟滁陽命有司歲時率滁人

祭之 廟碑

洪武三年二月癸未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妻張氏為

滁陽王夫人立廟滁州仍繪其三子從祀凡生卒之日及節

序皆命有司致祭 實錄

洪武八年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曰曩者羣雄鼎沸之時

民不堪命王乃奮臂定遠拔濠城而守之朕方從軍幾被他

人所害惟王能活我致有今日盡平天下家國已成再生之

恩終世難忘今日督工鳳陽道經環滁坐祠在斯遣官致祭

尙饗 御製文集實錄

皇帝制諭滁陽千百戶王傑等自古豪傑之士有大功於天

地人神者生雖不獲其福死必血食廟祀焉 死而不亡

名傳永世者也惟滁陽王定遠之民當元運將終羣雄並起

王亦乘時倡義旅克濠城拒守二載時朕從事恩禮甚厚歲

癸巳王行兵盱眙甲午移駐環滁乙未南巡和陽嬰疾而斃

先是命朕率兵鎮禦和陽及王斃王子不能馭諸豪英兵且

乏食朕率眾渡江十有三年帝業乃成朕追念舊恩特封滁

陽王立廟於州歲時奉祀洪武十五年秋召守滁陽千百戶

等免徵田租者二十員名永供時祀其有民首率而祀之故

茲制諭

一祭祀日期用四孟日

一祭物用羊一豕猪一口

一奉祀人員官一十七戶看廟人有奶子等三戶

洪武十五年欽定滁陽王廟碑歲祀冊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皇上親蒞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

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

此為文於石臣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

乎人蓋必有所佑助而後成惟我

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

難識潛微納於貳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

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

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蓋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

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卽是為銘 廟碑

國初羣雄事略卷二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天完徐壽輝

壽輝一名貞一廬州羅田縣人至正十一年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在位十年為陳友諒所弒

至正十一年辛卯治平元年

八月廬州羅田縣人徐貞一名壽輝與黃州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眾遂舉兵為亂以紅巾為號元史

紅巾起斬黃者宗彭瑩玉和尚推徐貞一為首陷德安郡

陽安陸武昌江陵江西諸郡庚申外史

壽輝體貌魁岸木強無他能以燒香聚眾起初袁州慈化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通雅叢書

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眾其徒周子旺因聚眾欲作亂事

覺元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瑩玉等走至淮西匿民家

捕不獲既而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謂彌勒佛

下生當為世主遂起兵為亂以壽輝相貌異眾乃推以為

主舉紅巾為號實錄徐貞一本傳

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為偈頌勸人念彌勒佛遇夜然火

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眾徐貞一本湖南人

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業往來斬黃間及妖人

彭鼓眾欲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中浴眾見其

身有光眾皆驚異遂立為帝反於斬春東南遂大亂湖廣

江西浙江三省城池多陷沒開運臺省於斬春然姿性寬

縱權在臣下徒存空名爾草木子

正正十一年中原盜起壽輝於山中獲口鐵十斤麻城鐵工鄒普勝居耦壽輝夜夢有黃龍蟠其鐵碓明日壽輝攜鐵過之令製糧鉏蹲坐鐵碓上普勝心異之告之曰今天

下尚須糧鉏活耶當鍊一劍贈君耳於是兩人深相結陰謀舉大事會彭和尚妖黨作亂普勝乃與眾共推壽輝為

主舉兵以紅巾為號借聖人堂於多雲山中溪水日再潮

溪傍有巨石狀類艤舟壽輝命鑿一穴樹桅其上祝之曰

天助壽輝當揚帆出溪口石為行十餘丈壽輝遂決意反

湖廣總志

彭祖師惑荆襄民徐貞一據廬州稱帝徵饒郡民率眾掠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通雅叢書

江潮俞本紀事錄

九月徐壽輝陷斬水路及黃州路元史

十一年徐壽輝起斬黃威順王寬徹不花與其子別帖木

兒荅帖木兒引兵至金剛臺壽輝部將倪文俊敗之執帖

木兒威順王世祖之孫賜金印鎮武昌元史威順王傳

沔陽盜倪文俊號蠻子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夕

母夢有白虎入室及徐僭號倪為偽相用多槳船疾如風

晝夜兼行湖江出沒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

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及王

諸子竟為所殺荆岳潭鄂黃斬澧安陸常德寶慶江虔洪

吉等州皆為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后竟為其下所殺前

夕母復夢白虎死遂遇戮戮之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必有大官人當死吾手不知其身當之也其弟倪文郁同亂后封長沙王鎮岳州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不及禍今尙居漢川縣耕稼爲業富於牛田 草木子

九月蕪州總管李孝先分守蕪州縣死之贈河南參政諡義愍 王達詩序

十月徐壽輝據蕪水爲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 元史

攻陷饒州又陷信州 元史續編  
魏中立以陝西行臺御史中丞遷守饒州以義兵擊賊被

國朝聖朝略卷三

三

通圖叢書

執以紅巾被其身立叱之鬚髯盡張執歸蕪水大罵不已遂被害總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蕪水爲俘獻僞主釋其縛昇僞印一鈕大本投印於地指僞主痛詈之亦遇害 元史忠義傳

至正十二年 王治平二年

正月丙辰徐壽輝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丁巳陷興國府己未徐壽輝遣鄒普勝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尙棄城走 元史

詔追奪寬徹普化印而誅和尙 元史寬徹普化傳

正月孟海馬陷襄陽徐眞逸陷湖廣其將曾元帥陷安陸江陵 庚申外史

辛酉徐壽輝遣僞將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閻不勝死之 元史

斬賊曾法興犯安陸丑閻敗賊前隊乘勝追賊而賊自他門入亟還朝服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閻疾叱之賊以刀斫右脅斷而死

辛未徐壽輝兵陷沔陽府 元史

蕪黃賊逼境推官俞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城陷被執械至僞主徐壽輝所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 元史忠義傳

壬申中興路陷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驕失出戰眾潰宣慰使錦州不花山南廉訪使卜禮月敦皆遁走 元史

十二年寇犯中興山南廉訪使卜禮牙敦以兵與抗射賊

國朝聖朝略卷三

四

通圖叢書

多死明日擁眾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而死又明日賊復來攻中興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反關被執大罵賊劓其腹而死 元史忠義傳

順帝本紀廉訪卜禮月敦遁忠義傳云被執死當以忠義傳爲正曾法興陷安陸又陷沔州及中興路 實錄

二月乙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元初盜陷蕪黃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雖下流實東西襟喉之地黼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拒賊衝不報及渡江陷武昌舳艫蔽江以下江西大震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方軍於江間之遁遊兵至境倉卒無號墨士卒面統之出戰賊大敗殺獲一萬餘黼曰賊不

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賊舟揚帆順流而下舟遇椿不得動舖發火翎箭射之焚溺無算時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舖守孤城提屏旅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賊攻入北門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曰殺我無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舖墜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元史忠義傳

丙戌徐壽輝兵陷岳州元史

是月徐壽輝偽將歐普祥陷袁州元史

二月陷江州南康分兵歸州岳州房州三月遣歐普祥陷袁州實錄

普祥黃州黃岡人歲辛卯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為元帥人稱為歐道人壬辰二月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陷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遣別將守之既而分宜縣人彭繼凱與元帥別速堅起義兵復袁州普祥怒九月復往攻之不克乃攻陷分宜新喻等縣括其丁壯團結營寨癸巳二月復攻袁州元帥別速堅與萬戶寶同等堅守城中民困食盡死者相枕籍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據之分兵陷吉之安福瑞之上高等縣與元兵屢戰屢勝壽輝屢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國公普祥性殘暴所過室廬皆殘掠無遺庚子歲陳友諒弒壽輝徵兵於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壬寅王師取江西普祥令其子文廣納款歸附上厚賜之命普

祥仍以本部軍馬守袁州甲辰六月丁巳卒實錄歐普祥本傳

至正十二年歐道人據袁州俞本記事錄

三月丁未徐壽輝偽將許甲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偽將陶九陷瑞州總管禹蘇福萬戶張岳敗之甲子偽將項普略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元史

正月湖廣陷禿堅不花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遇賊戰敗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即懷省印遁走普顏不花遣與張伯顏定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歸來三月賊眾來圍城凡兩月民無離志因奮擊敗賊走之元史道童傳

饒志彭翼達項普略破吉安路彭翼即彭和尚一名妖彭平胡錄

閏三月乙酉徐壽輝偽將陳普文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元史

已而普文反兵復陷其城實錄

閏月十三日斬黃紅巾自江州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平胡錄

丁酉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鐵傑以湖南兵復岳州四月乙卯鐵傑及萬戶陶夢貞復武昌漢陽尋再陷元史

辛未荆門知州聶炳復荆門州元史

炳知荆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荆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眾七萬復荊州又與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復江陵其功居



多 元史忠義傳

五月乙卯咬住復中興路

野峻台升四川行省參政與平章咬住討賊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平歸陝等州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據清水門與賊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遂死 元史忠義傳

七月庚辰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 元史

賊攻昱嶺關鎮撫桂元澤再戰關下皆勝尋與其妻弟全德皆被執反縛於樹臨以白刃完澤呼德曰全舅男子漢即死不丁聽賊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元史忠義傳

賊犯餘杭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調兵出戰皆不利

國朝通志卷三

七

通志

賊至執敬遽上馬率兵出中途與賊遇射死七人賊填溢街巷縱火眾憤執敬奮力斫賊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 元史忠義傳

至正壬辰七月十日徽寇犯杭樊時中執敬為浙省參政禦於歲寒橋遂死之 王逢梧溪集

壬辰秋斬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偽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眾浙省參政樊執敬死於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溺於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於簿籍府庫金帛悉釐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

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攜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同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傷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尊禮願八為迎敵官軍副於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墮刑賞失宜欲天下太平不可復得矣

董搏霄率兵攻杭州遂復徽州 元史續編

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賊已陷杭州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

國朝通志卷三

八

通志

則江南不可為矣拔劍誓諸將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凡七戰追殺至清和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遂復杭州徽饒賊復至昱嶺關寇於潛搏霄以臨安新溪為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進兵叫口及虎檻遇賊大破之遂復於潛縣既又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齋二千入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扼三關要路而分三軍出三關會兵擣賊巢遂乘勝復安吉克廣德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陷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後斬首數萬級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 元史董搏霄傳

七月紅巾陷錢塘九月陷吳興延陵十月陷江陰州州大  
姓許晉字德昭與其子如章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賊四  
散抄掠誘使深入殪而埋之戰於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  
死輟耕錄

十二月冬徽州陷常萬戶張珍引兵伏橫林連敗之乘勝深  
入常悉平王逢詩序

是月徐壽輝偽將王善康壽四江二蠻等陷福安寧德縣等  
處元史

賊自邵武間道徧福寧和州王伯淵與監州阿撒都刺分  
扼險阻賊帥王善俄壅眾直壓州西門伯淵麾下惟白挺  
市兒數百人賊以長槍春馬馬僕見執善說伯淵降為我

國朝華事略卷三

九

通鑑綱目

尹此州伯淵嚼舌出血嘆善面唾罵之挺頸受刃頭斷湧  
白液如乳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起兵討賊望空呼曰王州  
尹宜率陰兵助我賊方祠神觀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將  
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首江  
二蠻福寧遂平元史忠義傳

八月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荆門州知州聶炳死之賊將黨  
仲達復陷岳州元史

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城陷被執極  
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  
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擒其將劉萬戶進營蘆洲  
賊眾奄至其家殲焉

襄陽路達魯花赤李羅帖木兒率義兵進攻潛江縣賊  
將劉萬戶許堂主等賊大至與戰抵暮咬住等軍各當一  
面不能救李羅帖木兒被重創見執罵賊遇害一家死者  
二十有八人元史忠義傳

九月乙亥俞君正復陷中興咬住領兵與戰於樓臺敗績松  
滋本路判官上都元之癸未中興義士范忠偕荆門僧李智  
率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元史

是月江西平章星吉與賊戰於湖口死之元史續編

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賊號百  
萬募兵得三千人泝江而上四月復池州又復銅陵敗賊  
於白馬灣追及於白涓擒其偽相周驢奪船六百艘死者

國朝華事略卷三

十

通鑑綱目

蔽江江水為赤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貴池石埭建德諸  
縣時賊久圍安慶焚營解去進復湖口縣克江州命王惟  
恭柵小孤山而自駐鄱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  
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轉戰六月餘兵食俱竭九  
月二十日賊取兼葦編為大筏杜上下流縱火夾攻我軍  
殊死戰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亦死賊射  
星吉中目仆舟中賊素聞其名昇至密室中至旦少蘇饋  
以食星吉斥之不復食凡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而絕  
九月二十九日也元史星吉傳宋濂星吉公神道碑  
徐壽輝兵侵江東西詔江淞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  
討之時星吉蠻子海牙皆駐太平宿留不進乃與俱前復

銅陵池州遂遣將分討而自駐池口以防遏上流江州再  
陷星吉死之海牙與威順王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  
即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安慶之圍遂解元史卜  
兒傳

星吉之死元史續編平胡錄載在十一月今以星吉神道  
碑正之

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諸州郡平胡錄

十二年冬十一月賊悉眾寇安慶水陸並進上萬戶蒙古  
尹斯連破之輕舟追賊中流矢卒是月二十九日也先是  
尹斯鎮江陰時海內無事州人王達謂曰太歲在辰候當  
保障一方戰勝恐後不利已而果然楊漢集

國朝聖朝略卷三

十一

至正十三年癸巳治平三年

三月賊眾十萬攻池州卜顏帖木兒命諸將分番與戰大  
敗之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於望江又戰於小孤山  
及彭澤又戰龍開河首敗走之進復江州元史卜顏帖木  
兒傳

五月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真班江湖行省左丞老老  
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由徽州浮梁同復  
饒州斬黃等賊望風皆奔潰六月答失八都魯克復安陸府

七月壬申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府元  
史

七月卜顏帖木兒進兵攻斬州擒偽帥魯普泰遂克其城  
進兵道士狄焚其柵抵瀾溪口殲黃連若賊集分兵平兩  
巴河於是河路始通元史卜顏帖木兒傳

十月丁未廣西元帥甄崇福復道州誅賊將周伯顏元史  
十二月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等擊徐壽輝於斬水敗之壽  
輝遁走元史續編

十一月與蠻子海牙四川省行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  
禿失里西寧王牙漢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  
皆會十二月分道進攻斬州縣拔其偽都獲偽將相而下  
四百餘人徐壽輝僅以身免元史卜顏帖木兒傳

星吉大夫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黃紅巾遇  
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江而下攻安慶為義兵所  
破大敗南還既而蠻子海牙中丞復總水軍義軍南征破  
黃連大寨徐真逸等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

國朝聖朝略卷三

十二

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亦  
熾矣亦憐真班丞相以馬步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  
而卒左丞大爾赤總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袁州與歐  
軍相持數年不決後卒敗亡庚申外史

十三年江西賊帥王言寇闕破羅原破兩道攻福州連江  
縣寧善鄉巡檢劉潛拒之辰山俄聞福州陷眾多潰去潛  
帥其子健進兵遇賊於中麻慶戰三時頃潛中箭墮馬健  
下馬掖之俱被擒潛戟手大罵賊斫其手指盡及兩腕與  
足潛罵彌厲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  
健使庶父屍健歸請兵於帥府弗聽盡散家貲結死士百  
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

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  
磔之元史忠義傳 龍飛紀畧

至正十四年甲午治平四年

三月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卒元史精編

江西自道童政治懈弛亦憐真班至風采一新盜賊謀歸  
款至是卒所部為之喪氣元史續編

十二月詔威順王寬徹不花還鎮湖廣元史續編

寬徹不花率領王子及本部怯薛丹屢討賊立功十四年  
詔復鎮武昌還其金印元史威順王傳

至正十五年乙未治平五年

正月丁丑徐壽輝偽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府元史

國初雜錄卷三 十三 通鑑綱目

寬徹普化命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同湖南元帥何

思南以大船四十餘隻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徐壽輝偽將  
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縣雞鳴汊水淺船閣不

能行文俊以火筏盡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報  
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寬徹普化走陝西元史威順王傳

三月癸巳徐壽輝兵陷襄陽路元史

五月庚戌倪文俊自沔陽陷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

七月壬寅倪文俊復陷武昌漢陽等路

斬黃賊陷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汪澤民死之九月  
己亥倪文俊圍岳州路元史

十一月庚戌賊陷饒州路元史

至正十六年丙申治平六年

正月倪文俊建偽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元史

三月壬午徐壽輝復寇襄陽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總兵官  
俺都刺遁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元史

六月卜顏帖木兒復以兵守池州十一月卒元史卜顏帖木兒傳

八月庚申倪文俊陷衡州元帥甄崇福戰死十一月倪文俊  
陷岳州路殺威順王子歹帖木兒胡廣參知政事也先帖木

兒與江左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元史

至正十七年丁酉治平七年

二月倪文俊陷陝州破鞏關明玉珍又進陷川蜀諸郡因  
據守之實錄徐壽輝本傳

國初雜錄卷三 十四 通鑑綱目

五月丙申常遇春遣興國翼分院院判趙忠元帥王敬祖等

攻池州青陽縣斬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  
十騎衝其營陣陣亂眾兵乘勢擊之遂破之克其縣

趙普勝者本巢湖水軍元帥初與俞通海等皆來降中道  
叛去降於壽輝為人饒勇善用雙刀人號為雙刀趙云實錄

至正十二年雙刀趙據含山聚眾結水寨稱彭祖家十五  
年正月克彭祖水寨含山縣十六年六月院判趙子忠攻

池州樅陽不克守賊乃雙刀趙十七年郎中趙興守南陵

雙刀趙聞興元名不敢侵十一月院判趙子忠并帳前黑  
先鋒攻池州樅陽俱克之俞本記事錄

九月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偽

將陳友諒襲殺之友諒遂自稱平章元史

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玉珍為文俊守蜀文俊死玉珍遂自據之蜀中郡縣皆附平胡錄 元史續編

陳友諒寇安慶守將余闕拒卻之元史續編

十五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池州趙普勝帥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三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攻我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軍元帥胡伯顏水軍成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於觀音橋

國朝聖訓卷三

十五

通鑑卷三

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以擊賊復敗去戊申賊併軍攻東西二門又卻之元史余闕傳

至正十八年戊戌治平八年

元史

正月丙午陳友諒陷安慶路守將余闕死之元史  
賊豎柵起飛樓金鼓震地晝夜不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獨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及子女皆赴井死  
闕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亦不至故城陷而死庚申外史

友諒義闕之死求其屍殮葬於西門外陳氏事蹟

四月甲申陳友諒陷龍興路省城道童火你赤棄城遁元史

陳友諒復攻江西城火你赤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賊追者至遂為所害元史道童傳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陳友諒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帶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友諒遣人辟之當臥

牀不食以死自誓乃昇牀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平逾年以疾卒元史吳當傳

是歲陳友諒陷江西龍興司徒道童左丞火而赤總督安謙棄城從新門走撫州賊陷瑞州守城臨江同知給事中

死之至臨州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尚書總管海尚書皆死之陷撫州達魯花赤完者帖木兒被獲不屈死之庚申外史

甲午陳友諒遣王奉國陷瑞州路元史

四月己巳朔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自樅陽寇池州陷之樞密分院院判趙子忠被執實錄

五月壬寅陳友諒遣康泰趙宗鄧克明等以兵寇邵武路庚戌陷吉安路辛酉陷撫州路

六月癸酉中翼右副元帥謝再興元帥趙德勝總管劉貞等率兵畧石埭縣與陳友諒兵遇戰敗之擒其將錢情孟友德張遵道等及部卒四百餘人實錄

國朝聖訓卷三

十六

通鑑卷三

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九月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及總哈海赤死之元史

江西下流諸郡皆為友諒所據遣其將辛文才率兵圍贛登城拒戰凡四月義兵萬戶馬合謀沙欲舉城降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剄城陷之日哈海赤謂賊曰與汝戰者我也毋殺贛民當速殺我遂見殺元史忠義傳

十月戊子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縣時陳友諒將趙普勝既陷池州又攻建德縣陷之友賢退軍祁門收集精銳復出與戰敗普勝於葛公嶺斬其萬戶汪彥章普勝遁去友賢復取建德實錄

十一月陳友諒陷汀州路

國朝通鑑卷三

十七

通鑑卷三

至正十九年己亥治平九年

正月甲午朔陳友諒兵陷信州路守臣廉訪副使伯顏不花的斤力戰死之元史

十八年友諒遣王奉國寇信州號二十萬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衛引兵援焉遇奉國城東方戰破走之二月友諒弟友德營於城東繞城植木柵攻我益急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軍民食草苗茶紙既盡括糲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六月奉國親來攻城穴地百餘所咸魚貫梯城而上城陷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剄元史忠義傳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

元史

丁巳陳友諒將趙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葛戶陳允同義士汪秉叔率鄉兵五千擊敗之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於柵江口復破走之實錄

四月癸酉復池州初趙普勝既陷池州遣別將守之而自據縱陽水寨數往來侵掠境上元帥徐達遣院判俞通海等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糧艘數百艘遂復池州實錄

五月雙刀趙破石埭太平二縣段興王卿力戰死俞本紀

六月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實錄

諸將患之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眾上

國朝通鑑卷三

十八

通鑑卷三

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離之一夫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嘗為普勝畫策普勝尊為謀主乃使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達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實錄

八月辛酉朔倪文俊餘黨陷歸州元史

九月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於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馬牛畜千

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縣命詹元帥守之 實錄

七月 上以朱文正同徐達俞通海等水陸進攻安慶不克

八月大軍出潛山回遂克無為州張德勝攻淝州 俞本記事錄

俞通海青溪口破雙刀趙海船

乙未陳友諒殺其將趙普勝

初友諒既忌普勝又有言普勝欲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

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仍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圖之

普勝不虞友諒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

諒友諒遂執殺之并其軍初友諒與普勝攻陷安慶令普

勝守之至是殺普勝即生鬻於我 實錄

十月壬申元帥俞廷玉攻安慶不克卒於軍 實錄

十一月戊辰陳友諒兵陷杉關 元史

十二月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

友諒遣兵略衢州破杉關而自引兵至江州迎壽輝初壽

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

壽輝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欲往友諒遣人止之不聽引

兵發漢陽十二月至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門

外壽輝既入門閉而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居之友

諒遂自稱漢王立王府於城西門外置官屬自是事權一

歸於友諒壽輝但擁虛位而已 實錄徐壽輝本傳

至正三十年庚治平十年

五月陳友諒兵寇池州徐達等擊敗之 實錄

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 上察知之乃遣常

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使謂曰友諒兵至當以五千

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

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友諒兵至其來甚銳直遣城

下城上出兵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山而下絕其歸

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友

諒遣使來白此戰非我意乃巡邊者偶戰耳其矜詐如此

實錄

閏五月丙辰朔陳友諒攻陷太平

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入城西南士卒緣兵舟

尾攀堞而登城陷首將樞密院判花雲及院判王鼎知府

許瑗俱死之 實錄

戊午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於采石 實錄

初陳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急謀僭

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為白事陰令壯士

持鐵槌自後擊碎其首弒之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

廟為行殿昇殿中行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羣下草

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

其必無成 實錄

陳友諒乘勝下江東至太平弒徐真逸於舟中而自立既

而大敗於金陵南還後於江州建都焉 庚申外史

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兵攻金陵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是年五月友諒既弒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啟天定友諒  
已不用治平矣 平胡錄  
元史順帝紀五月丁亥朔陳友諒弒其僞主徐壽輝於太  
平實錄載在閏五月陷太平之後似當以實錄爲正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國初羣雄事略卷三

三

國初羣雄事略



國初羣雄事略卷四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漢陳友諒

友諒沔陽王沙縣人治平十年五月弒其主徐壽輝而自立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在位四年癸卯八月死於涇江口子理立改元德壽次年國亡

至正二十年庚子 治平十年 大義元年

五月丁亥朔實錄閏五月 戊午友諒弒其僞主徐壽輝於太平路遂

號皇帝國號大漢改元大義已而同駐於江州元史

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仍以鄒普勝為太

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實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四

通鑑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一養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

黃逢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于武藝常為

縣吏不樂會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為文俊

簿書掾佐文俊陷諸州郡有功尋用領兵為元帥童承敘 平漢錄

歲乙未文俊治宮室于漢陽迎壽輝居之而專其政柄友

諒心不平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事覺懼怖走黃州友

諒因襲殺文俊并其眾自稱宣慰使尋為平章明年兵陷

安慶池州又破龍興瑞州諸郡因分遣康泰趙宗鄧克明

等攻取邵武別將取吉安而自以兵破撫州八月破建昌

九月破贛州乙亥正月破信州三月遣將取襄陽又出兵

攻衢州遂取杉關友諒疑其將趙普勝貳已殺之十二月

以江州為都奉壽輝居之遂自稱漢王庚子閏五月友諒挾壽輝犯太平陷之既得太平欲僭稱遂殺壽輝實錄陳友諒本傳

庚子歲僞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真一稱帝於采石五聖

廟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為縣貼書及從為盜兄弟四五人

專兵為衛先是徐雖為君權皆在倪繼子友諒其所部倪

為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

謀殺之事世見殺于是大權盡歸于陳封僞漢王欲舉兵

收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後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引兵攻

臺大敗而歸營江州為都草木子

乙未陳友諒羅忠顯陷辰州元史

國初羣雄事略卷四

二一

通鑑

閏五月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遣人約張士誠來寇建康乙

丑友諒引師東下大敗于龍灣實錄

陳氏入寇 上召公問計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

者乃可破賊爾誠意伯行狀

上以康茂才與友諒有舊俾致書速其來茂才家老閭嘗

事友諒令齎書以往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安在曰見守

江南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還曰歸語康公吾即至

至則呼老康為號關者歸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改築江東

橋又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

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楊瑒

駐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

于盧龍山戒持幟者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乙丑友諒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水路狹隘友諒舟不得並進遠引退出大江徑以舟師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連呼老康不應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酷熱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 上曰天將雨且就食當乘雨擊之須臾兩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兵來爭戰方合兩止命發鼓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潰兵趨舟值潮退膠淺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人其將張志雄梁鉞

國朝雜錄卷四

三

通鑑紀事本末

喻國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龍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張志雄故趙普勝部將口長張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關志及降言安慶無守禦可取 上亟命徐達等將兵追友諒又命俞元帥將兵取安慶張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與大戰德勝死之馮國勝以五翼軍燧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阜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俞元帥遂取安慶 實錄

友諒遣其弟五王領大船侵應天府龍江城下城堅塹深又糊蓮花椿于江瀕二里許以拒艦五王舟至不能近城

移海船于石灰山其虎口城雙刀之兵攻龍灣友諒以其將長張元帥兵先導 上調常遇春拒長張於龍灣邵榮拒五王于石灰山徐達居中應援數戰不利 上調邵榮兵沿江風急水湧不能開幫率眾俱降 上于石頭城山上力戰天晴占者曰今日午時有雨敵大敗至其時大雨如注頃刻復晴再戰大破友諒兵五王僅免登舟而遁兵登舟不及死者不可勝計其被傷及死橫於道者兵不得行生禽數萬人俱赦之旋作水牢羈之月餘死者過半次日 上遣廖永忠俞通海等領海船泝流襲之追至三山磯及采石青沙連戰皆捷僉院黑張同知觀音奴陣亡陳氏兄弟率敗卒夜奔江州 俞本記事錄

國朝雜錄卷四

四

通鑑紀事本末

戊寅克信州 實錄

友諒寇龍江 上命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王愷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臨之不可大海從之遂克之 實錄

七月乙丑陳友諒浮梁守將于光等來降 實錄

友諒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俞椿與饒州幸同知有隙出兵攻之光等遂遣人來降命仍守其地友諒遣其參政侯邦佐攻陷浮梁光遂輕騎謁 上于龍江 實錄

九月戊寅故徐壽輝將袁國公袁州歐普祥參政劉敬遣人來降 實錄

十二月友諒聞普祥降于我遣其弟友仁攻之普祥與部

將劉仁黃彬戰敗其眾獲友仁鞭而囚之友諒懼命其太師鄒普勝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乃釋友仁歸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大義二年

正月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王溥于饒州安仁之石港不利而退實錄

五月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實錄

明道聞胡大海在浙東懼其來援遣兵據玉山之草平鎮以遏我師元帥夏德潤出兵爭之遂戰死六月明道攻信州益急守將胡德濟閉城固守大海率兵由靈溪來援德濟乃出城與明道力戰大海縱兵夾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漢二普之弟也朱文忠令二人為書招溥

國朝英雄事略卷四

五

上命皆仍舊職用為鄉導以取江西

七月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遠陷安慶守將俞元帥等奔還建康 上怒俱斬之實錄

安慶乃長江之要地上流雙刀趙普勝據守 太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調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船至樅陽普勝於水中間以鐵索橫截柁著索不行黑先鋒及將士皆被禽陸路軍馬皆潰散陳友諒陷太平又殺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友諒與普勝同事壽輝恐其變誘執普勝往江州誅之別留軍馬守安慶 太祖克之命僉院趙伯仲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破安慶趙伯仲與程八遁至龍江知府譚若李亦遁中途聞寇退復回入城撫安百姓

太祖命各給弓弦一條自縊死國初事蹟

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實錄

八月雄峰翼分院元帥王思誠克鄱陽之利陽鎮遂會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攻之不下至是克之守將侯邦佐棄城走于光復攻樂安州擊敗友諒總管蕭明禽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實錄

八月癸卯 大明兵取江州路時偽漢陳友諒據江州為都至是退都武昌

庚寅 上親率舟師伐陳友諒先是李明道至建康具言陳友諒自弒徐壽輝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用也及安慶之敗遂決

國朝英雄事略卷四

六

意伐之至是率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溯流而上友諒江上斥堠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克其水寨遂克安慶長驅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王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 上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 上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大破友諒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萬 上遣徐達進兵追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拒戰達乃屯於漢陽之沌口以遏之甲辰遣兵攻南康克

之丙申斬黃廣濟降 實錄

戊申陳平章吳宏以饒州降命仍其官守饒州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建昌王溥降 實錄

吳宏餘干州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參政守餘干 上取江州遂全城請降王寅 上至龍興宏率眾來見遂改鄧

愈江西參政宏代守饒州下武昌以功拜中書左丞後左遷親軍指揮宏涉獵經史事母至孝見重于士大夫 開國功臣

陳友諒弒壽輝于太平以王普爲宣慰元帥進攻建昌 實錄  
翁顯傳

溥以其弟漢二被執又聞友諒失九江勢孤不能支帥孫

國初聖事略卷四

七

通圖叢書

德壽等遣萬戶羅康榮奉書來降 上命各復其官仍守

建昌王戊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州及臨川金谿等

八縣來獻 實錄

溥從克武昌升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洪武元年兼副詹事

從大將平山東河南燕冀陝西賜文幣七表裏三年論功

行賞升河南行省平章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同

知十一年定諸臣歲祿之數溥每歲七百五十石于江西

官田內給與李伯昇潘元明同祿 實錄

九月二十二日攻湖廣徐達令右丞薛疎兒領士卒焚漢

陽城沿江舟楫次日攻城友諒登黃鶴樓袖手觀之令閉

門堅守達等未備攻具自寅至午不克遂焚城外房屋大

軍遂退二十三日達領大軍船隻駐襄河以竹編巨簍貯

磚石于內填塞壩口出水高丈餘闊十丈令桑院判領快

船三百餘隻哨鄂州至青灘而回大軍駐船旋三江口十

一月大軍復上江州大敗五王之兵殺死被擒者數萬 本

記事錄

十月戊子命理問谷繼先討陳友諒興國路石榴山寨克之  
獲寨首嚴院使其官屬 實錄

十一月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 實錄

鄧克明新淦人自少無賴恣橫鄉里紅巾寇陷臨江克明

與其弟志明亦聚眾而起依賊帥陳普文據縣之修德欽

風太平玉筍四鄉遂陷撫之樂安崇仁宜黃等縣自稱元

國初聖事略卷四

八

通圖叢書

帥陳友諒發兵掠新淦克明率眾歸之友諒以克明爲右

丞志明知州事克明復轉掠永豐寧都石城河州寧化等

縣遂陷建昌破杉關掠光澤道順昌以攻建寧不克還兵

據撫州是冬吳宏率兵取撫州宏遣人招之鄧愈駐兵臨

州之平塘克明欲走新淦不果乃僞請降愈察其詐潛以

兵夜襲破其城克明乃出降愈遣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

曲送克明見 上于九江中途逃歸新淦仍肆劫掠王寅

正月 上至龍興城克明懼不自安乃詐爲商賈乘小舟

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

明囚送建康是歲大都督朱文正遣志明從征贛州志明

乃據麻州嶺沙坑牛陂爲寨拒命不行甲辰八月常遇春

鄧愈討平之執志明送建康與克明俱伏誅克明兄弟凶暴殘忍御眾無紀律所遇荼毒人以鄧賊稱之實錄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實錄

陳氏洪都守將胡君美使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陽所坐胡牀上意悟許之君美遂以城降誠意伯行狀

是月上班師以右丞相徐達總大軍船隻仍駐三江口本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大義三年

正月庚申大明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路皆陳友諒

所據元史

正月乙卯上以胡廷瑞來降遂伐九江如龍興辛酉

上至龍興胡廷瑞祝宗暨左丞張民瞻參政廖永堅樞密僉事康泰左右司郎中潘有慶等俱迎謁於新城門外

上入城實錄

戊辰建昌王博饒州吳宏各率眾見袁州歐普祥遣其子文廣來見令普祥仍以本部守袁州實錄

王博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居住自備軍食不支官糧令博於聚寶門外南街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後博為事毀之又江西偽丞相胡廷瑞以南康降太祖入城拜其母以安之國初事蹟

至正十九年上遣帳下衛士何必聚往探江西袁州守將歐平章年已老其動靜偵知之上問汝到袁州有何為記答曰歐平章門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後克袁州果然俞本記事錄

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來降乙亥陳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實錄

本立廬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紅巾亂起義兵從元守臣納速兒守吉安萬中兄弟亦聚兵吉水陳友諒遣其將熊天瑞攻吉安納速兒丁戰敗遁去萬中兄弟與本立遂降天瑞乃并其軍使其婿徐指揮吳員外馬斷事等與本立萬中同守吉安本立為徐下心常不說上至龍興乃詐

與徐謀請假稿師名往覘兵勢徐從之遂同萬中粹中見

上納款上以本立為江西行省參政授以銀印命復

其職萬中為都元帥粹中為行軍指揮俾還守吉安中納友諒所授銀印命復其職別以行省印授之二月己丑孫

本立還吉安秘其納款事徐指揮稍覺謀邀本立等飲就圖之徐有愛將泄其語于官妓妓以告本立本立乃邀徐

吳馬三人至其家與其屬皆登樓劇飲醉而潛去其梯本立手刃殺之遂遣人來報併上其軍民錢糧之數實錄

三月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四月甲午右丞徐達等復取洪都實錄

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志明函其首來獻康泰走廣信追

兵復送建康 上以其爲胡廷瑞之甥特宥之 實錄

癸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 實錄

天瑞荊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湘間後以陳友諒命攻陷臨江吉安又攻贛州凡四越月下其城友諒命加參政守贛州兼統吉安南安饒州諸郡縣孫本立之降於我也遣姪士安攻贛之興國縣爲天瑞子元震所敗天瑞因攻本立殺之復據吉安遣弟三子劫掠山寨獲貨財牛馬而歸乃造戰艦揚言欲領兵東下署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

國朝通鑑卷四

十一

適園叢書

親軍都指揮使歲癸卯陳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天瑞坐觀成敗不應命及友諒敗死乃伴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乃于南雄造戰艦遣元震攻掠程鄉興寧長洛山寨遂陷韶州命部將袁仲任守之壬辰春戰艦成率兵數萬進攻廣州忽天晝晦大雨如注雷震而檣舟不能進天瑞仰天祝曰廣州非予所有則天爲清明當即日還師祝已天果霽乃歸贛是年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皆俘獲之以歸王師克臨江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壺頭爲備禦計九月王師至贛天瑞閉城拒守常遇春鄧愈浚濠立柵以困之十月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

知其爲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來襲遇春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槌以拒且鬪且卻遇春日壯男子也舍之乙巳正月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亦肉袒詣軍門遇春送之建康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實錄熊天瑞本傳

鼎臣慄悍有膽略所至毒害人呼爲饒大膽陳友諒既滅鼎臣乃守吉安甲辰八月常遇春鄧愈兵次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而留可善自爲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鼎臣既走安福

國朝通鑑卷四

十二

適園叢書

與其黨劉顛等仍肆剽掠鄧愈自贛還兵討之久不下乙巳六月復命元帥王國寶會參政何文輝黃彬討之鼎臣棄城走茶陵復合浦陽羣盜于南峰山寨與友諒將劉平章寇掠益甚十一月國寶出兵邀擊鼎臣中弩死餘黨皆潰散 實錄

五月陳友諒復侵安慶守將院判趙伯中遁九月達領平安慶陳氏夜遁修城塹命將士守之 俞本記事錄

十二月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走出遂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中共守之 實錄

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 大義四年

四月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 實錄

友諒忿其疆土日蹙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艦數十其中上下人不聞相語艣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上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友諒巨艦至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乃與諸將分城拒守丙寅陳友諒兵攻洪都之撫州門其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實錄

友諒親率高稍子戰船兵號六十萬圍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進擊朱文正城上發礮石榴木火箭無不破之國初

事蹟

國初事蹟卷四

十三

國初事蹟

五月己巳朔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鼎臣等復陷吉安實錄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約必勝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為應開西門納之陳海萬中皆被殺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曾粹中亡走經其仇家黃如淵里中如淵本萬中部曲怨萬中兄弟虐其家叛投鼎臣執粹中送鼎臣殺之必勝脇降齊等齊等不屈必勝又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俱送友諒友諒以三人徇洪都城下仍以明道同鼎臣等守吉安實錄

甲辰二月李明道被獲送武昌伏誅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友諒及見獲於胡大海上

命為行省參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復叛附友諒友諒亡明道走歸豐城翦其鬚髯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上數其反覆之罪戮于鮎魚口沙上明道有畜犬為我軍攜至武昌見明道被戮嗥鳴不已銜聚其肉跑沙瘞之上義此犬命衾葬明道實錄本傳

癸酉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死之實錄

寇逼其降曾抗言不屈遂縛之沈於江實錄

丙子友諒復攻洪都之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六月辛亥友諒圍洪都久不克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又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獲偽許友諒誘降至城下大呼令固守友諒怒殺之實錄

六月癸酉

上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是日會師禡蘇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丙戌友諒圍洪都至是八十有五日聞上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上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丁亥遇于康郎山實錄

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礮聲雷鞠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

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  
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二千餘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  
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  
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鞏山不敢吐  
氣我師亦移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  
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 宋濂平江漢頌序

戊子命徐達等進兵薄戰達擊敗其前軍獲一巨舟而  
還俞通海乘風發火礮焚寇舟二十餘艘指揮韓成元帥  
宋貴李兆先等俱戰死友諒梟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  
舟舟適膠淺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通海來援  
舟驟進水湧 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

國朝雜事略卷四 十五 通國叢書

身被百餘矢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日 上親布陣  
與友諒戰敵兵舟艦相連至哺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  
載荻葦貯火藥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命敢死士操之乘風  
縱火須臾抵敵舟燔數百艘煙燄張天湖水盡赤友諒弟  
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友仁卽所謂五王也  
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  
也庚寅 上所乘舟櫓白友諒欲并力來攻夜令諸船盡  
白其櫓且莫能辨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張興  
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敵連大艦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  
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百  
倍合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張定邊

欲挾友諒退保鞏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  
敢更戰 實錄

按實錄紀戊子之戰張定邊直犯御舟中矢百餘而走平  
江漢頌之序則繫于辛卯相去凡四日實錄戊子之戰  
上與遇春舟俱膠淺及閱開平神道碑則繫于壬戌禁江  
口之戰廖永忠等相去凡三十有五日又實錄紀辛卯之  
戰六舟深入而鐵冠子傳則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  
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僉以爲不可救上曰勿憂也  
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漢王陳友諒及將  
士溺死者無算辛卯己丑相去又三日三文皆出宋學士  
手筆不知何以與國史錯互如此更相考之

國朝雜事略卷四 十六 通國叢書

是日移舟泊柴棚明日泊左蠡友諒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  
降 實錄  
我師泊左蠡友諒亦移舟出泊豬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  
諒數戰不利右金吾將軍欲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  
左金吾將軍請決戰友諒兵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  
金吾懼及禍遂來降右金吾亦從之友諒兵力益衰 上  
移書告之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與  
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此計乃先與我  
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  
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困於洪都敗于康山殺  
其弟姪殘其兵將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大



不掉之舟頓兵弊甲與我相持以公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大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不遣猶建金字旗周迴巡察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命悉出所俘視有傷者賜藥遣還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 實錄

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於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 實錄

又移書與之曰昨兵泊豬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益宜修德

田有基雜事時卷四

七

通圖叢書

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能答 上遣裨將攻蘄州及興國克之

八月大明兵與僞漢兵大戰於鄱陽湖陳友諒敗績而死其子理自立仍據武昌為都改元德壽 元史

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

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死斃于舟中癸亥降其眾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 平江漢頌序

八月壬戌友諒窮蹙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為吾師所遏遂欲突出湖口 上麾諸將邀擊之君

師與敵舟聯比順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

涇江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敵眾大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參政魯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樞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太尉張定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走武昌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 實錄

陳友諒與大兵戰鄱陽湖中箭死友諒篡徐真逸僭號大漢改元天定大義至是亡 庚申外史

友諒攻隆興久不下臺兵至合戰鄱陽前後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湖口

田有基雜事時卷四

六

通圖叢書

為流矢所中而卒 草木子

友諒有權術兵強一時及弑主稱帝羣下多不服而叛遂至滅亡死時年四十四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友諒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魚兒欲圖大事吾不願也何不守

汝故業友諒曰昔有術者觀先世葬地謂我後當富貴今正其時及稍貴遣人迎其父父曰汝不聽我言而起事至此吾懼不能免至是果敗 實錄陳友諒本傳

友諒解南昌圍退出康山與 太祖大戰 太祖頗懼問

劉基氣色如何基曰吾兵必勝之氣當力戰友諒中流矢死 太祖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

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擣我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友

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

國初事蹟

三月徐達領大軍攻廬州老左堅守不克圍至七月陳友諒親率大船進鄱陽湖來侵徐達棄圍援之上親領舟師往征衣甲鎧仗旗幟火礮火銃火箭火撲藜大小火鎗大小將軍筒大小鐵礮神機箭及以蘆席作圈圍五尺長七尺糊以布紙絲麻纏之內貯火藥捻子及諸火器名曰沒奈何用竿挑頭桅之上兩船相幫燃火線刀斷懸索沒奈何落于敵船中火器俱發焚毀無救上敕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爲前鋒平章廖永忠俞通海爲左右翼餘船列幫而進上以所乘船如征江州之勢令愈嚴肅師愈

國初事蹟卷四

九

適園叢書

鮮明舟愈齊整戒將士曰晝則視旗幟夜則視鏡籠遠則聆信礮近則聽金鼓以翱翔二船爲左右副以風斗快船爲前導大小船隻相繼而進兵至左蠡旌旗蔽日金鼓振天帆幔遮水衣甲耀日遙列數百里友諒後繼之船盡則俘獲江西守將朱文正鄧祥二參政率軍力戰友諒將士不能近城聞上援兵至棄圍赴戰友諒戰船塗紅爲號大者容三千人中者二千五百人小者容一千人其船以灰麻底觸與兩廂頭尾不脆或謂友諒曰何至脆底友諒曰此一去船何須盡脆以故友諒戰船皆不及上船之堅以白紅分兩軍陳氏之兵曾經龍江江州湖廣三處大敗善戰折損卻於湖潭荆襄等處徵田夫市子三丁抽

一爲軍號曰蓬合且十人無一二慣戰及船相幫望見白船水上周旋迅疾旗幟帆幔衣甲器械又聞金鼓礮銃之聲魂魄俱喪安能操戈執弓哉友諒惟恃巨艦未知軍心懼怯白船往來湖中仰而射紅船堅駐不便轉動一日攻數次白船輪次而戰紅船軍力疲倦

七月二十一日大戰紅船焚溺二十隻煙燄障天咫尺不能辨聲振山谷軍浮水面波浪漂沒白船亦被火裹焚者七隻紅船將士焚溺者殆六萬人白船焚溺者七千餘人餘船相幫紅船被白船相撞卽爲碎薪是日友諒之弟五王湖水而死將士浮水求救者蔽水面上遣快船濟之次日上設大牢少牢遣使致祭五王之柩於軍友諒亦

國初事蹟卷四

辛

適園叢書

以禮遣歸又數日上遣人齋書詣友諒約出江決戰友諒無紅船欲出湖口恐白船襲其後遂讓白船先出上遂令江西之船堅拒黃泥州及樵市令諭將士曰我船出了湖口便占上流埠岸選精銳馬步兵登岸待戰風斗快船鱗岸排列海船依次排江中次日遂行白船盡出紅船方行白船正出之時紅船不敢追襲者何也大船泊淺小船兵穴故也紅船出到湖口捧埠俱被白船已占值西風大作紅船之勢高拒順流如箭而下無所措手足流至金江口拋五鐵猫始住兩軍相望二十餘里上指謂都督仇景福曰那紅船何人的景福對陳氏所乘上曰我提百萬兵數千里遠來除暴荷天以此子付我掌中此機不

可失諭達等曰平暴定亂正在今日遂令將士各措火器兵仗衣甲於所立信地

二十四日 上於所乘每號船頭敕曰將士勿動捧香燭拜祝曰黎民被難數十年吾今除暴解紛實天祐之克此姦雄四方寧息汝等士卒俱令富貴今當盡心以報天意即拔劍敕曰交鋒之際擅離信地不用心者斬遂令釘其水門平基撤其上下木梯拽搖兩廂懸鈴兵皆倒身搖櫓又值西風順水船下如箭比至紅船三百步間箭銃將軍筒標又俱發如雨紅船將士無所躲避僅以板牌遮身或伏匿或趨走無出視者白船竟過矣 上命親軍指揮康茂才率二十八宿令船水撻挽船而上十五里許順流再

國朝雜錄卷四

三

通圖彙考

下紅船將士望之如山崩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從紅船而白船已至箭銃齊發友諒左太陽中箭須臾陳氏卒泗水報曰友諒死矣 上傳令曰友諒已中箭死兵船將士敢有擅殺一人者斬陳氏將士聞之全船來歸者相繼不絕友諒屍已為近侍竊載遁於湖廣矣部下省院官及八陣指揮率領海船再戰俱不勝而降輜重盡為俘獲惟知院蟒張海船不戰而遁向友諒所謂一去船者今果驗矣所獲戰船上下左右箭刺如蝟 上大悅諭眾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於赤壁走曹操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以勞汝等次日 上執爐焚香朝天拜祝曰異日天下一家與汝等巴都兒共享富貴教汝都

做大官拜畢 上於樓船上設金椅坐定保駕都督仇景福率八枝壯士一千三百人稱萬歲謝恩遂設一筵即命班師後至王宮以在船一千三百人羅於兩廡下賜以酒食恣其醉飽次日每人給以金龍官段一表裏冬夏布五匹銀五兩麥各五石銅錢六千文省府衛及千百戶鎮撫等官給賜各有差

甲子遣兵追陳理於武昌九月丁卯朔

上發湖口還建康壬午命李善長鄧愈留守建康率諸將親征陳理於武昌冬十月壬寅

上兵至武昌十二月丙申朔

上發武昌還建康 實錄

國朝雜錄卷四

三

通圖彙考

上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命遇春等分兵立柵圍之又于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諸郡 上還建康命遇春總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犍處牢中欲出無由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久當自下也 是年十月湖廣偽姚平章張知院陰遣人言於擴廓帖木兒設計擒殺偽漢主陳理及偽夏主明玉珍不果 元史

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 德壽元年

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吳王二月乙未朔

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 實錄

先是張定邊潛遁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

張必先使入援必先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 上命常遇

春率精銳五千乘其眾未獲擊之遂擒必先先驍勇善

戰人呼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乃縛至城下示之必先亦

呼定邊曰吾已至此矣兄宜自圖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

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傅友德一鼓奪之城中益喪

氣後數日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降復仁于城

下號哭理招之入復相持痛哭乃諭以 上意理與定邊

等遂請降 實錄

臺兵攻圍武昌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

遂俱降 草木子

二月友諒將知院潑張領精兵數千援湖廣 上命達率

兵數千敗之俘軍一千餘人每四人共用麻編頭髮木楮

釘于鸚鵡洲上是夜雨雪追曉死者過半有潑張而羈之

洪武三年鄧愈克河州班師至謂原潑張參政心懷叵測

上遣人齎密旨于愈即時斬之 俞本記事錄

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 實錄

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 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

曰吾不爾罪勿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

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遺其文武官僚以次出城妻

子資裝皆俾自隨友諒兄友才亦降友才所謂二王者也

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忠信遣來武昌戰敗而降

上授忠信參政仍守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

于益陽之高山忠信異詞開諭之于是友才亦降與其子

大俱送建康 實錄

以陳理祖父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嬪宦載赴應天府納

友諒次姬為妃命右丞周德興守城 俞本記事錄

上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侯下令諭告中外 實錄

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歸德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

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

才徙滁理徙高麗 平漢錄

洪武五年正月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

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兒輩言語小過但恐為小人蠱惑不能全始

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可始終全保矣於是徙之高

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

綺四十八匹俾善待之 實錄

高岱論曰友諒之勇略雖或未及項羽而慍性狡悍出沒

飄忽大困而不餒屢躡而復振觀其龍江敗歸還襲安慶

九江之失疾奔武昌及徐達召還不旋踵而有江州之入

是皆敗衄之後旬日之間而能陷城摧敵其能開拓封疆

奄有荆楚亦一世之雄也惜其味強弱之勢失先後之著

據形勝之地不能進取襄鄧以窺中原昧觀釁之法慢馬

輕涉龍江已取覆敗及我方有安豐之役金陵空虛則又

老師洪都而不為批搆之計用兵之道當如是乎豈可盡

委天命哉然我 聖祖之所以得耑力於友諒則以士誠  
之乏遠圖耳鄒陽之戰巫命徐達歸守友諒既歿不肯直  
搆武昌而還師再舉皆恐東吳之乘其後也區區戎簡輩  
一老書生焉足以知聖算哉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夏明玉珍

玉珍隨州人至正二十二年自稱皇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在位五年二月卒壽三十六子昇立改元開熙在位六年國亡

至正十一年卯天完治平元年

蜀有明氏一曰旻氏名玉珍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目有重瞳性剛直鄉閭有訟皆往質焉黃標

徐壽輝起蕪水玉珍與里中父老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

十 適園叢書

剛直能集壯勇保全鄉里是所望也玉珍于是招集鄉人得千餘屯于青山結寨柵自固眾推玉珍為屯長實錄明玉珍本傳

重慶號旻瞎子先沔陽人瞎一目為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蠻子為盜

夏主母夢與神遇遂娠而生有異相家世以農畝為業少負大志不屑為也辛卯兵起穎蔡間因部署諸鄉豪屯青山修柵治城以保鄉里有眾十餘萬眾遂推為屯長新都楊學可編明氏實錄

至正十三年癸巳天完治平三年

癸巳冬十一月徐壽輝使人招玉珍日子起兵舉義期逐

胡虜以靜中夏若歸共圖大事不來且先誅之玉珍懼且欲保鄉里不得已從焉壽輝待以殊禮授統兵征虜大元帥仍領所部益兵俾鎮沔陽時元帥哈麻禿為患洞庭玉珍與連戰湖中流矢中右目明氏實錄

壽輝攻陷荊湖州縣遣人招玉珍曰早降共富貴不來舉兵圖之玉珍懼遂降壽輝俾為元帥復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麻禿連戰湖中流矢中右目平夏錄云人呼為旻瞎子 實錄本傳

壽輝招玉珍在癸巳十一月但云壽輝都漢陽玉珍歸之則誤也壽輝以壬辰春陷漢陽癸巳五月阿魯輝復漢陽乙未七月倪文俊復陷之至丙申冬壽輝方都漢陽癸巳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

十一 適園叢書

十一月尚在蕪也玉珍之歸天完定在丙辰己巳兩年其詳不可攷矣明氏實錄

至正十七年酉天完治平七年

二月倪文俊陷陝州破鹿盧關明玉珍又進陷川蜀諸郡因據守之實錄徐壽輝本傳

二月甲戌倪文俊陷陝州詔以高寶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將兵取中興不克賊遂入鹿盧關是歲倪文俊陷川蜀諸郡命僞元帥明玉珍守據之元史順帝紀

玉珍既鎮沔陽甲午秋沔陽水澇連歲民采菱魚而食乙未夏玉珍將兵萬餘駕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夷陵屬天完參政姜珪鎮守玉珍泝流至巫峽資糧皆滿載蜀

人亦不知擾也丙申冬玉珍自巫峽將還先是元四川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募兵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西平寨丁酉春三月漢以兵至重慶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漢將士謀復仇不克乃虜船下流適遇玉珍于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城中兵備單弱完者都與左丞相哈麻禿兩不相下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慶如反掌耳玉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脩兵沔陽爲民也哨糧于蜀亦爲民也不若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沔以濟荒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據之不濟則歸何損也且此兵之出窺隴蜀據上流保荆襄開糧道一舉三得

國朝雜事略卷五

三

通圖叢書

幸勿他慮玉珍從之遂率兵至重慶時蜀中承平日久忽斗船大集遠近騷動完者都夜遁果州哈麻禿出戰被執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止侵掠城中安堵如故旁近降者絡繹不絕遣使獻哈麻禿于壽輝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平夏錄 明氏實錄

丁酉春倪文俊陷峽州令玉珍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陝間時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左丞哈麻禿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聞之率兵五千自西平寨至重慶屯兵江北單騎入謁完者都欲圖其兵置酒飲漢酒酣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歸營將士皆怒遂放船下峽按實錄載哨糧事在丁酉春又云楊漢走歸與平夏錄明氏實錄互異俟更考之

實錄本傳

十二月丙戌徐壽輝將明玉珍據重慶路實錄

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初壽輝將倪文俊陷川蜀命玉珍守禦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元史續編

是年九月玉珍訪求儒碩有陳隱君者居五峰山中玉珍以萬戶告身招之不至明氏事蹟

至正十八年戊戌天完治平八年

明玉珍遣兵劫烏牛山寨破嘉定城又親率眾攻克大佛寺自是蜀中郡縣相繼下盡有蜀川之地實錄

戊戌二月完者都自果州率兵至嘉定屯于大佛寺一名規復重慶玉珍遣義弟明二領兵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

國朝雜事略卷五

四

通圖叢書

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一曰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寨擣嘉定城皆破之惟大佛寺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攻之旬日完者都兵內潰入之趙資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朗革反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反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於江岸以招資資囁曰癡婦胡不死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反妻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爲眾擁去乃止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州謀興復爲游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速死耳玉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

遂同斬于大十字街蜀人謂之三忠玉珍以禮葬之平夏錄

戊戌春二月完者都自果州來會蜀省平章朗革反參政

趙資率兵屯嘉定州謀取重慶玉珍遣義弟明三領兵泝

流圍攻嘉定未克相守半載玉珍兵駐瀘州己亥玉珍親

領兵至嘉定圍之令明三率銳兵直趨成都時元行省平

章買奴參政韓叔亨為青城一作青巾賊所執城中窘迫

惟都事辭元理署省事守省兵皆新募者聞明兵至皆驚

潰明三領兵入省中虜朗革反趙資妻子順流而歸朗革

反妻謂舟中人道吾家祖宗三世受羊皮宣命吾為平章

夫人義不受辱自投於江明三以趙資妻見玉珍玉珍待

之以禮曰執政乃我中國人何故反為胡虜守戰夫人能

招使降當裂土以贈翌日兩軍會戰玉珍驅資妻臨陣謂

資曰妾與鎖兒受擒於此明公甚以禮待參政念結髮之

情願子母之命言既共號泣其子亦大呼兩軍觀者淚下

資住馬執弓厲聲曰癡婦不死何待乃引弓發矢中其胸

殪之又欲射其子眾以盾護之乃免玉珍揮兵勇進分左

右二翼襲之元兵大敗遂生擒完者都朗革反趙資至重

慶戮于大十字街以禮葬之明氏實錄

按實錄本傳及平夏錄不載玉珍遣明二攻成都事又皆

載于戊戌年而不及己亥皆紀載之闕略也以明氏實錄

為正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

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

矣玉珍之絕友諒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

五月其稱帝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

二月而元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史

脩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一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

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當以實錄為正

至正十九年紀天完治平九年

秋遣使貢於壽輝實錄

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平夏錄

十二月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

元史

至正二十年庚天完治平十年

閏五月戊午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於采石實錄

明玉珍為徐壽輝立廟絕陳友諒不與通遂自稱隴蜀王實

本傳

庚子夏友諒弑壽輝自主玉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

朝為臣子今弑逆子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

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春秋奉祀眾推玉珍為隴蜀王

平夏錄

玉珍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既盡退居重慶陳矯徐命使會

兵建康既而憤陳之弑逆竟引兵歸曰汝能為帝我豈不

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不與陳通居位六年草木子



二十二年五月辛未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遣僞將楊尙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等路元史順帝紀

玉珍爲隴蜀王因下令曰胡元運去中國豪傑並起而逐之子本鄉農因亂爲眾所推殆自爲保夫豈圖人邇者義兵一起羣醜底寧湖湘向化顧茲蜀地久被青巾之亂莫有爲之翦除者予奉天誅罪豈能自安已經殄歿凶徒幸爾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豈人謀方今圖爲畫一之規與民共享太平之治誠恐百姓不知以予爲爭地殺人之師非弔民伐罪之舉予取爾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諸元爾輩亦當復見中華文明之化亦不可安于胡元之陋習也更

國朝雜事略卷五

七

通鑑

宜洗心從治慎勿取惡招尤明氏實錄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四月以劉禎爲參謀實錄

戊戌歲玉珍攻完者都道出瀘州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歷官大名路經歷元進士也有文章能政事遊青巾李喜之亂隱居方山盍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坐致也明日遂往見之與語時事玉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延至舟中卽舟中拜爲理問官朝夕侍講書史預決政事至是擢爲王國參謀禎屏人從容說玉珍曰今天下大亂中原無主西蜀形勝之地沃野千里東有瞿塘可以達江左北有劍門可以窺隴右自

遭青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加意撫養民幸蘇息民心歸附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此時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部下將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尙難以自保全蜀況欲取天下乎弗聽明日禎又言戴壽張文炳力贊之聲息已彰于外說服者多玉珍不得已乃咨謀于眾其議始定平夏錄 明氏實錄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夏天統元年

春三月己酉玉珍自稱帝卽位於重慶國號大夏紀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實錄本傳 平夏錄並同 以後俱同上

壬寅三月己酉明玉珍稱帝于重慶實錄

二十三年癸卯正月壬寅朔四月明玉珍僭稱皇帝建國

國朝雜事略卷五

八

通鑑

號曰大夏紀元曰天統元史順帝紀

壬寅春三月戊辰祭告天地卽皇帝位建都重慶國號大夏元天統詔曰天主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運漢唐宋之繼統其來遠矣元以北狄汗我中夏倫理以之晦冥人物爲之消滅咸云天數敢謂人謀邇者子孫失道運祚衰微上天有命示厭棄之機豪傑乘時興驅逐之策惟我家國肇跡湖湘志欲除暴救民聊爾建邦啟土成湯七十里盛德已振於三巴歷數八百年神功終收于一統上承天命下順民心謹以壬寅年三月初二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屢代帝王卽皇帝位國號曰大夏其以今年爲天統元年嗚呼恭行天罰革彼左衽之卑汗昭顯茂功成我文

明之大治尙賴遠邇豪傑勿吝嘉謀庶幾大小臣工協登  
偉績 明氏實錄

立郊社祭以春秋追帝其四代立廟祭以四時分蜀地爲八  
道 明氏實錄

倣周制設六卿卽日以戴壽爲冢宰萬勝爲司馬 卽玉珍義弟明二至  
是復姓名 張文炳爲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爲司寇吳友仁鄒  
爲萬勝

興爲司徒劉禎爲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爲承旨史天章  
爲學士太子昇朝夕受學焉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  
提舉司教授所教養郡縣生徒府置官曰刺史州曰太守縣  
曰令設科舉策試進士去釋老二教而專奉彌勒

立進士科八道鄉試充貢有司次年會試宗伯廷試分五  
及第出身去釋老并彌勒佛堂 明氏實錄

夏始定賦稅十取其一農無力役之征

秋廷試進士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餘皆出身有差 實錄作重璧明氏實錄作董璧

置雅樂置奉天征虜大將軍府於漢中以進取陝右置奉天  
征蠻大將軍府於夷陵以進取友諒 明氏實錄

冬使司馬萬勝領兵出漢中攻刺蹋坎侯普顏達夫平章敗  
走獲其人馬萬口

平夏錄云癸卯春似誤 復遣司馬萬勝等率兵攻雲南

勝兵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康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  
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 明氏實錄云勝兵十一萬

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天統二年

三月 平夏錄十月八日 勝兵至雲南梁王孛羅帖木兒 一名把都 及雲南  
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棄城走退保金馬山 一日皆勝入城走楚威  
據之 實錄本傳

三月初八日勝兵抵雲南屯兵金馬山鄒李皆不至梁王  
孛羅雲南省廉訪司官先二日皆走勝遣使四方告諭招  
安繼日齋宣牌面納降降者不可枚舉 明氏實錄

鄒李兵不至勝遣使四出招諭降者日至卽遣侍中楊源  
表聞獲其眾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  
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旣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于六詔穹  
祇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旣

念中華之貴反爲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  
踣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卽進登於五位忝

茲南詔鄰彼西戎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檢壬滋其  
饕餮守宰無惻怛愛民之意肆爲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揭  
庭出師討罪初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眾  
望風而奔潰遂由駟路闕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  
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室皆安勝等愧以庸才欽承威  
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  
諸將效勞于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葛誕敷文命  
帝德齊美于有虞此鄒興所撰也 平夏錄

四月萬勝引兵還重慶 實錄本傳

勝兵之入雲南也鄒興芝麻李尙未至梁王不意勝兵在  
及故棄城遁及梁王之傳大都出兵率偵敵獲勝部將姬  
安禮問勝兵幾何曰八千於是大都會大理段平章兵擊  
勝殺傷者過半勝以孤軍深入約兵未至而戰士多中傷  
遂引兵還所過暴掠為民患玉珍不能制上齋遣書諭之  
賁錄 玉珍本傳

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來攻城萬勝領兵回哨援  
之勝敗于關灘時招安元師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  
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於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  
深入士多戰傷乃留逮水元帥府千戶聶瑾領八千人與  
大都拒守遂引還重慶 明氏實錄

二十二年三月甲寅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  
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玉珍弟明二史  
順帝紀 元史記于王寅年又云擒明二皆誤也

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  
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將悉  
亂總管大理段功謀于員外楊淵海進兵至呂閣敗紅巾  
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眾再戰復勝殺段氏驍  
酋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  
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曰待明年來  
復仇時功在戰閒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  
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

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巾營者有小卒陳惠  
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  
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蘊妻之為  
奏授雲南平章 楊慎滇載記

按雲南之役玉珍不在行或即明二之譌也

癸卯九月表韓氏女為貞烈

初丁酉歲九月青巾賊入成都有韓氏女年十七舉家從  
軍夏兵攻刺闖破之韓女假為厮兒被虜砍草養馬出入  
六七年人不知其為女也至是征雲南還路逢其父贖之  
適尹氏貞烈如此

己酉辟劉湛為仁壽縣學教授湛學行優裕造就人才升為

國子監祭酒 明氏實錄

時有劉湛者字信翁江西人為仁壽教官文章清古為後  
進所宗丁酉玉珍入蜀棄官隱居瀘州玉珍屢徵不就卒  
弟子葬之小市廂 平夏錄 明氏事蹟同

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天統三年

司馬萬勝率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 平夏錄

秋巴州叛命司寇鄒興攻克之留兵鎮守 同上

攻拔巴州尚倉置軍守之 實錄本傳載在癸卯秋

至正二十五年 乙未天統四年

春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  
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 平夏錄為鄒興為平章鎮成都

吳友仁爲平章鎮保寧其仁壽爲平章仍鎮夔門鄧元亨爲平章鎮通州寶英爲參政鎮播州

冬徐國參政姜珪來朝乃令守夷陵就彼屯種置倉以贍國用

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聘夏夏主遣參政江儼答聘

秋遣參政江儼入貢

乙巳九月夏主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來通好

事孫養浩往報遺書曰元政既隳天下驅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于塗炭者也徐氏以昏懦

國初纂錄事略卷五

十三

通國續書

見殺陳友諒竊據荆襄肆其強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天下操日夜思併吞吳蜀吳蜀不能合從以拒操而屢起釁端自相攻伐豈不失計之甚哉今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爲上謀足下處西蜀子居江左蓋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強民庶繁衍者汴淮齊魯三晉爲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之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于穎之東南漢沔湘湖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綱足下因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既奄有全蜀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

兵侵擾殺掠生民無幾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據有齊魯根培維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處中國其志非小使其奸雄如操足下與予豈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予與足下實相表裏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爲鑒耶使至辱厚意故以書往報惟足下籌之

乙巳十月己酉朔

上聞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暴掠不能制乃遺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起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七八九皆不思救民志行殘忍自絕于天以

底禍敗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夷爲敵兵之所過郊圻之內民舍一空此如割股以啖腹飽而身斃果何益哉西蜀沃野千里劉備據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有之誠爲足下之憂予與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弈者當局有不自知旁觀者能審之矣若足下旁觀於予亦幸有以相告豈不美哉

國初纂錄事略卷五

十四

通國續書

吳王始遣都司孫養浩來結好書曰吳王奉書夏國皇帝間者得姜珪誥命觀其文義安貼辛卯歲兵起蔡穎有陳友諒恃其土地之廣甲兵之強一旦迫區區之境不得已而應之三年遂決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之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應時而起居國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唇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時遣使通好惟足下圖之是年秋遣參議江儼答書曰夏主皇帝奉書吳王足下邇者夷狄運衰中原氣盛天必降生豪傑驅逐

胡虜以爲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弟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尙爲彼用殊爲可恨足下應運而興目視赤子之塗炭想亦不忍也區區人馬二十萬北出漢中東下荆楚期盡殘虜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復通好不敢後約惟高明亮之

明氏實錄

冬元威順王侯普顏達失平章率兵由雲南間行如陝西遣丞相戴壽追襲之至秦州弗及而還是月全蜀星隕如雨

本傳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天統五年

春二月玉珍有疾召其臣僚諭曰西蜀險塞汝等同心協力以輔嗣子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汝等勉之遂死

國朝通志卷五

十五

通國續編

於江水之北自僭號至是五年壽三十六子昇嗣立年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玉珍爲人頗尚節儉好文學蜀人經李喜喜殘暴之餘賴以巖安然喜自用昧于遠略而嗣子稚弱政出多門國事去矣

實錄本傳

丙午春夏主不豫召臣下諭之曰中原未平胡虜未逐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險塞予後汝等同心協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窺中原不可與各鄰國構隙言畢遂殞在位五年壽三十六葬江北永昌陵羣臣尊上廟號曰太祖文武至聖皇帝遺詔太子卽位遣使報訃于吳及各國兼致遺物

實錄

史官方孝孺贊曰夏主方有意于據蜀羣臣遺青巾之虛

百無一二夏主躬行儉約興文教闢異端禁侵掠薄稅斂一方咸賴小康焉惜不能謹之于始私家倍于公室倉帑空虛不能展其疆界歷年雖永民至今感歎焉然不能以文詞盡其賢也

明氏實錄

夏太子昇卽皇帝位年十歲尊母彭氏爲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立妃王氏爲皇后改元開熙

明氏實錄

詔曰皇天眷命篤生我太祖皇帝恭行弔伐創業開基期盡中原以登至治願大業未遂龍馭上昇舉國臣民攀號莫及予小子哀疚方殷而臣民以嗣位爲請謂神器難以久虛國家不可無主懇請再三辭遜無術謹于四月初一日祇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予稚年涼德忝任君師惟敬天以勤民在脩身而法祖繼承烈緒任洪業以無疆誕敷武文祈天命于有永尙賴臣工協志同濟時艱補缺拾遺匡予不逮其以明年爲開熙元年除舊布新與民更治仍遣使詣吳及諸國告卽位

明氏實錄

二月辟鳳山趙善璞爲翰林學士不就

善璞歸隱於樂殞山中所著有陶真集正誼藁有自述詩曰錦里棲遲處飄然遠俗囂地偏車馬少山近市塵遙謝事惟求避居官懶折腰讀書明至道忘味學遺韶對坐花千點充饑水一瓢放情隨灑落得句自推敲種菊開三徑橫琴詠九皋唐虞今在上許我學由巢

明氏實錄

吳王遣使來弔祭又遣使來送葬 吳王遣使來賀卽位

明氏實錄

實錄

丞相萬勝與知院張文炳有隙密遣人殺之內府舍人明昭等復矯后旨召勝入縊殺於崇文樓下拜劉禎為右丞相實錄 月山叢談同

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為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平夏錄

玉珍居位六年後為其弟殺之其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帝以其黨戴壽為冢宰事皆專之小受主擁虛名而已草木子

楊學可曰右丞相萬勝者德安府黃陂縣人也壯歲智勇

國朝雜事略卷五

七

通鑑叢書

過人夏主寵愛之妻以弟婦故稱為明二數載總兵信賞必罰士卒樂從所向克敵開國之功良多夏主賓天立幼母后臨朝小人間謀張萬自相屠戮而非以有罪見誅不及五載國遂亡是自取之也明氏實錄

按平夏錄記張萬相戕之事未詳草木子尤繆當以明氏實錄為正

秋廷試進士龐百里等六人及第餘出身有差幼主吟桂花詩賜諸進士曰萬物凋殘我獨芳花心金粟帶微黃莫言些小難堪翫冷風清大地香明氏實錄

命丞相戴壽領兵攻烏撒不克而還明氏實錄  
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實錄

上因與語使者輒自誇其國險阻富饒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阻誇其富饒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因語侍臣曰吾平日只要務實不尚浮偽嘗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為誇大恐貽笑于人如蜀使者之繆妄當以為戒也實錄

丙午遣參政蔡哲報聘于蜀實錄

上諭哲曰蜀使者多飾浮詞誇大其國汝無效此彼有所問但以實告之耳實錄

吳元年丁未開熙元年

三月參政蔡哲歸自蜀實錄

國朝雜事略卷五

十八

通鑑叢書

具言蜀自明玉珍喪後明昇闇弱羣下擅權且挾畫史以往圖其所經山川扼塞以獻哲字思賢先仕陳友諒為御史歲壬寅來歸後為侍御史坐事免尋卒實錄

十一月乙亥夏主明昇遣使者鄧良叟來聘命良叟從大將軍徐達觀所下城邑實錄

保寧鎮守平章吳友仁叛

友仁移文于郡縣曰昔與先王自沔陽而至重慶其樹奇勳開邦啟土今者矯旨殺戮功臣異日我輩亦如此耶遂據城謀叛遣使與陝西李思齊張良弼通幼主數調兵誅伐皆敗而還

洪武元年申開熙二年

大明皇帝來告即位遣平章鄒敬奉書往賀

四月命丞相戴壽討吳友仁友仁來歸

丞相戴壽總兵八萬往征友仁友仁入城自守謂壽曰不

須用兵可遣參政文彥彬來即降是日遂遣彥彬入城友

仁與彥彬約丞相可設策將義子明昭等誅之不然必為

所害壽回奏事因朝會設計擒明昭等盡誅之友仁同彥

彬至重慶請罪謝恩明氏實錄 或作文彥彬

吳友仁以萬勝之數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

曰不誅明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

友仁人朝謝恩平夏錄

十月戊辰朔夏主明昇聞王師克元都遣使來賀十二月壬

國初事略卷五 十九

辰遣使以書諭之實錄

書曰朕昔以令先公起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靈

足下以幼冲之年處新造之國朕感念先好安得不為足

下慮哉足下舊臣竭力推誠奉足下甚至然度德量力審

機觀變在足下自處何如耳誠能日延羣臣問安請生靈

之道必有能籌善後之策者擇而行之是寶融錢俶見于

今日也承平之福當共享之足下其圖之

洪武二年配開熙三年

七月丙辰蜀明昇遣使來貢實錄

初我師之西出也不數月關陝悉定蜀人為之震恐戴壽

謂昇曰大明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強

尙莫能禦況吾蜀乎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

據險可守軍資又充足其若我何為今之計莫若外加交

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復遣修貢實錄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上賜璽書答

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

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

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

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回姑以此復平夏錄

十月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實錄

璟至蜀諭昇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

遣復以書曉之昇不能從實錄書載璟事略中

國初事略卷五 二十

十二月戊辰璟自蜀還言昇闇弱將佐皆庸材諭之再四

終不悟不如舉兵取之上曰兵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

安能久據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害姑緩之

實錄

洪武三年庚開熙四年

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

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興旺龍鎮

守實錄

七月甲辰明昇遣使以香柑木來獻詔賜興與其國相戴壽

知院向大亨及來使文綺紗羅有差同上

丙辰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擊卻之實錄

明日復來攻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城中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斂兵入城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力興旺嬰城固守大將軍徐達令傅友德領兵三千竟趨黑龍江夜襲木橋關攻斗山皆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然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大驚乘夜遁去同上

夏守瞿塘將莫平章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之役將陳文出兵南門與戰大破之斬首三百擒八十八人送楊璟斬之鴻猷錄

是年大明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秋再遣蔡參政

招諭兼致禮物不從明夏竟絕和好平夏錄

大明遣使求木植丞相戴壽不與明氏實錄

國朝雜錄卷五

三二

通國叢書

秋丞相劉禎卒

禎元進士精于易數導夏主修道盡逐胡元以安中夏詔令多所代製人比之孔明年明氏實錄

洪武四年辛亥開熙五年

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榮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瀨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出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

好閔昇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昇乃惑於羣言反犯吾興元不可不討行師之際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以後並同

閏三月楊璟師進次夔州大溪口

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為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繩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礮石木竿鐵銃其上旁橋兩岸復置礮以拒我師璟道指葦權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攻南城寨璵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漢口進攻瞿塘扼江之眾璵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實錄

大明命湯和為征西將軍廖永忠副之攻夔關戴丞相向知院峽中設大橋備禦船至以木頭撞下輒碎竟不得上屢戰不勝退兵峽外重慶城中每虛驚禁不能止明氏實錄

四月丙戌傅友德攻階州克之

友德陞辭 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墮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至陝集諸道兵颺言出金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先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平章丁世貞來拒友德擊敗之

國朝雜錄卷五

三二

通國叢書



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貞遁去遂克階州

乙丑友德兵克文州

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貞等復集兵據險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貞以數騎遁去癸巳友德兵度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遣人諭降之遂以兵趨隆州

癸卯克綿州

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別遣藍玉夜襲其壘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遂且友德麾兵乘之蜀兵大敗遂克綿州大亨走保漢州五月兵至漢江阻水令軍中造戰

蜀初平蜀書卷五

重

艦百餘艘已卯進兵漢州欲以軍事達湯和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重慶守者見之為解體

六月壬午朔拔漢州

夏人陶王師伐蜀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悉眾守崔塘以扼三峽之險及友德破階文擣江油乃與友仁分崔塘守兵遂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志兵戰于城下友德遣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稅率帥迎擊大破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留鄒平章守夔兩引兵走成都友仁走古城道還保寧

戊子廖永忠兵至出夔府辛卯進兵崔塘關遂入夔州

上聞湯和等住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賜詔促之永忠

聞命即率所部先進戊子兵至夔夔府平章鄒興副樞飛

天張出兵拒戰分前後軍出兩翼旁擊大敗之遂進兵崔

塘關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橫關口乃密遣壯士

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衣青莎衣出崖石草木閒

而率精銳由墨葉渡分二道攻水陸寨舁舟出江者自上

流俱發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天張及鐵頭張等

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率步騎約會于重

慶

戊戌偽夏平章丁世貞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傳友

德兵來援世貞棄城遁去

蜀初平蜀書卷五

語

夏守金州九龍山秦平章俞口赴友德降

已亥廖永忠率舟師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夏主明昇遣使

詣永忠軍納款

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

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何益仁曰然則奈何

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劈竹今城中兵民雖數萬皆膽破

心悸若區區拒守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

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前納款永忠以湯和事

未至辭不受

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劉仁挾幼主并皇太后彭氏齎符

癸卯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會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禁侵掠撫慰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之遣指揮高德送昇等降表於京師表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不冒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乾坤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權生民永賴收豪傑于紛爭之日施仁義于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不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懵無學識既靡寶融先幾之智又乏錢俶達事之宜見同井蛙計窮穴免揣罪實由於已啟費用匪其人自揆愚蒙冒干天討願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道旁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布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

國朝通志卷五

二十五

通志卷五

七月庚申傅友德圍成都辛酉夏丞相戴壽等以城降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等以象載甲士逆戰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卻走壽兵死者甚眾會湯和遣人報捷壽等亦得其家書遂無鬪志乃籍府庫倉廩遺其子詣軍門納款翌日壽等率其屬降友德接兵入東門得士馬三萬壬戌分兵徇崇慶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成都既平分兵徇川蜀之未下者因籍其丁壯置守要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及其官屬朝見封為歸義侯

上聞大軍下蜀命中書集六部太常翰林國學定議受降等禮省部按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入宋故事是日上御奉天門宣令昇等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宣表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伏待議舍人掖昇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又四拜出文武官行賀禮上曰孟昶專治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率官屬朝見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

國朝通志卷五

二十六

通志卷五

十一月湯和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凡五萬九百九十八人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洪武五年正月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俱徙高麗已上俱出實錄平夏錄平蜀記俱同辛亥七月臺兵攻四川小旻主同其母俱降其後母召入宮以海舟送小旻主德壽陳少主去高麗飄飄然入于海矣草木子明昇降封歸義侯彭氏召入宮父子凡十一年而亡後送明昇入高麗今聞有子孫在 月山叢談

大明封幼主為歸義侯彭后為皇妃賜甲第以居以劉仁為應天府府尹餘授職有差前後明氏二主幼主年十六歲起至正辛丑至洪武辛亥共十一年

史官方孝孺曰幼主雖春秋未富德性純雅通孝經論語為權臣執國命不能宰制所以內相屠戮自翦其羽翼是以國內空虛天戈一揮若崩厥角歸於一統固其宜也明實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

三

通國叢書

國初羣雄事略卷五終

國初羣雄事略卷六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東莞伯何眞

眞字邦佐廣東東莞人累官至榮祿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右丞洪武元年四月以廣東降累官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七月封東莞伯賜鐵券食祿一千五百石二十一年三月己卯卒年六十七

公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生八歲而孤母夫人守志不奪少偉然有志 宋濂撰惠州何氏先祠碑

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劍至正中仕爲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

生民爲念 黃佐撰何眞傳

嘗爲淡水鹽場管勾後棄官居東莞員頭山 實錄何眞本傳

至正開嶺南盜起焚掠州郡眞集義兵保鄉里 實錄本傳

至正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構亂公爲小官卽請而討之 先祠碑

至正十五年乙未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眞躬擐甲胄往禽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眞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爲貓孰知其虎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使就于眾

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趨歸之行省上其功 黃佐傳

解惠州之困逐叛將黃常復惠州 先祠碑

羣盜攻惠州眞率眾走之城賴以完以功授惠州路判官尋升同知既而勦滅羣盜升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守惠州 實錄本傳

居一年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放民不堪命眾慕眞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剛併

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官尋遷惠陽路同

知廣東都元帥 黃佐傳

南海盜邵宗愚陷廣州眞與子弟率兵分四路擊之宗愚敗

走遂復廣州 實錄本傳

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

焚掠眞聞之率眾復廣州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行

省參知政事其後置江西分省于廣東進江西行中書省

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東弟迪以從眞功擢中奉大夫

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推恩封其二代皆

廬江郡公未幾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

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 黃佐傳 碑同

乙巳九月宗愚挾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眞禦之踰十月

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率惠州部曲  
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鐵里迷失以歸黃佐傳

戊午制授真榮祿大夫自左丞升右丞黃佐傳

時中原大亂南北阻絕真益練兵據險保障一隅實錄本傳

真保有廣南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即逮而僇之以示

無二心黃佐傳

自左丞升右丞未拜而王師平江西詔至論公公上廣東  
之籍以降先祠碑

二月壬寅朔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

時永忠在福州先遣人以書諭真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

國朝通志卷六

三

通志卷六

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  
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  
造區夏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  
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  
留意焉遂航海趨廣東黃佐傳

三月甲戌何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迎降  
初湯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  
其表請降且遣人回報真至是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送  
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爭  
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  
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

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  
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寶融李勣擁兵  
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  
見政此興歎爾真連數郡之眾乃不勞師旅先命來降其  
視寶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庭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呼  
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心以繼  
厥績

壬辰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  
所部圖籍四月辛丑朔永忠至廣東之東莞縣何真帥官屬  
迎見閏七月辛丑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保

國朝通志卷六

四

通志卷六

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  
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  
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  
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  
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邇者逢亂不  
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  
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買禍於生靈  
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  
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  
令名已著尙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真出見永忠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邵宗愚等餘孽悉平詔

至真乘傳入朝貢獻方物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

兩將士各賜有差待膳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援例各

進繳眞叩頭乞賜藏于家爲後世子孫榮 上可之授眞

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實錄本傳 黃佐傳同

眞莅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人莫敢犯而一主

于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 黃佐傳

三年三月召還遷山東行省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

士還京復任山東

五年六月參政何眞收集廣東所部舊卒三千五百六十

人發青州衛守禦 實錄

九年致仕朝朔望十三年眞請以其子貴參侍東宮卽除貴

國初雜錄卷六

五

通鑑卷

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眞及其子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

開拓道路置立驛傳積糧草以俟大軍征進及還升山西右

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眞及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

萬六百二十三人 實錄

六年六月眞還廣州招集舊所部兵士二萬七百七十七

人并家屬送京師

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指揮僉事眞姪潤弼敬二人皆

拜官軍 今上 數十人皆授管軍百戶 實錄本傳

十七年復命眞往廣東收集未至軍士

閏十月致仕布政使何眞復招集廣東舊所部兵三千四

百二十三人送京師聞多道亡者請追捕之 上曰彼爲

民久矣今復擾之宜其然也亡者勿問 實錄

十八年正月起復山西致仕左布政使何眞爲浙江左布政

使十九年十二月朝京師調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復使政

仕

八月壬寅封湖廣左布政使致仕何眞爲東莞伯

誥曰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

擅聲教而役生民朝興暮泯接跡於世終不能知時務而

識天道尙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爾何眞

嶺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鄰敵不敢窺其際嶺南之民咸

不於爾仰賴洪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義旌

臨境則未附爾眞聞八閩負固桂林驅民海上羣生亦不

國初雜錄卷六

六

通鑑卷

量力爾眞獨心悅誠服罄嶺南諸州具表入朝非識時務

者乎常在朕心未及崇報今特命爾爲東莞伯食祿一千

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世以報推誠之心尙益加恭慎以保

祿位延及永久爾其敬哉

賜鐵券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

六子宏爲尙寶司丞二十三年三月升尙寶司少卿 實錄

二十一年三月己卯眞薨四月乙巳朔命其子榮襲父爵 實錄

眞爲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

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旣貴

先墓嘗有紫氣人指爲符瑞輒斥絕之及事 高皇帝 夙

夜畏威惟謹 高皇帝 推心委任勿疑故能以功名終 實錄

傳

榮襲爵誥曰當元之季海內兵爭羣雄割據不可勝數其  
閉能識時務而審去就者幾人哉爾何榮父東莞伯何真  
昔能輯眾保有嶺南俟朕平定之秋不勞師旅即納其土  
地而全其民人可謂深識時務者矣朕嘉其誠錫之封爵  
近以高年令終朕念不忘今特命爾榮襲封東莞伯爾其  
益勵忠實毋墜前業永保祿位以傳後人敬哉

二十五年命榮往陳州潁州二衛簡閱軍馬二十六年二  
月坐與藍玉謀反伏誅

是年十一月東莞叛寇何迪伏誅東莞伯真之弟也真  
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眾作亂南海衛以兵捕

國初羣雄略卷六

七

通鑑

之迪伏眾阻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使  
司務兵追擊敗之械送京師誅之

何榮招云榮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

欽差往山西抽丁本家置酒與何貴何宏弟閒話弟何貴

說大哥想李太師延安侯眾人為交結胡丞相都結果了

我每老官人在時也曾去交結如今胡黨不絕只怕不餓

我這一家兒榮說我心裏也常為這事煩惱又沒躲避處

由他看久後何如次日起程前去不期弟何貴在家怕前

事發露又與龍虎衛指揮法古私通藍玉謀逆伏誅了當

又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東平侯韓勳到鎮朔衛在

榮下處喫酒酒間密說前日宣寧侯使人來說涼國公收

拾四川人馬與陳義指揮等商議擺布要下京來做一手

著我這裏聽候接應如今全寧會寧宣寧懷遠等侯劉真

都督比先都是胡黨已商量接應他你心裏如何榮回說

我先父亦曾交結胡丞相因見延安侯眾人廢了我與弟

何貴常常煩惱久後不知何如既官人每都從了時我也

和你每做酒畢各散在家一向與本官潛謀聽候不期奸

黨敗露今蒙提問罪犯

何榮弟鎮南衛指揮何貴招云二十六年正月蒙古左衛

指揮法古對貴說前日茅都督過江潛對法古說涼國公

見

上只管病纏要謀大事你可收拾聽候你有一千軍在我衛

裏那裏頭目我都引去見了再教我同潘指揮來對你說

貴說

上位關防大如何下手法古回說

上位只關防得各門上如今我衛裏虎刺指揮常隨涼國公

出征他是所殺好漢貴即聽允次日到涼國公直房拜見

至晚有本衛百戶朱成到貴家說常教官人來帶刀討分

曉今早的言語謹慎著

何榮弟備寶司少卿何宏招云詳見前涼國公奸黨敗露

被馬黑黑指出提問罪犯已上俱逆臣錄

國初羣雄略卷六終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周張士誠

士誠泰州白駒場人至正十四年正月僭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祐十七年降於元授太尉二十四年自稱吳王二十七年九月被執自縊死年四十又七國亡

至正十三年已

五月乙未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爲亂陷泰州及興化縣遂陷高郵據之僭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天祐元史順帝紀

按實錄士誠以癸巳正月起事此云五月者紀其陷高郵

之月也實錄士誠建國改元在甲午正月此則先事而書

之耳

士誠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亭民以操舟運鹽爲業少有膂力無賴販鹽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正義者屢窘辱之士誠不勝憤癸巳正月遂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正義其所讎富家焚其廬舍延燒民居甚眾自度不可已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謀起兵行至丁谿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憤怒欲滅子仁子仁眾潰入海士誠遂乘勝攻泰州有眾萬餘克興化結寨於德勝湖四月元以萬戶告身招之士誠不受命五月攻破高郵入據之實錄張士誠本傳

張士誠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鹽場三十

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運

鹽網船兼業私販初無異志至正十一年天下兵起朱定

一陳贊五汪宗五作亂江陰泰州人王克柔者家富好施

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於獄李華甫與

麴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眾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

招安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士誠又與華甫

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眾

焚掠村落驅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稱誠王改元天祐設

官分職把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省於揚州以

扼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狙詐

百出卒不就降輟耕錄

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開朝廷不能制張九四爲鹽

場綱司牙僧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爲姦利資性輕財好

施甚得人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爲主作亂草木

十三年張士誠爲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高郵知府李齊

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酋自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

尙益聚士誠鼓變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德

勝湖俄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

齊出守贊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譟呼官省憲官

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德勝湖舟

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



郵不得入賊給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士誠本無降意齊遷延為繕飾計耳官軍謀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拽倒搥碎其膝而副之元史忠義傳

河南兵起兩淮騷動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於揚州以璉參知政事會張士誠為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效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划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規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三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賊鬪市衢賊圍璉邀至其船璉馳騎奮擊賊以槩撞璉墜地欲昇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同上

泰州李二起行省移納速刺丁捍高郵德勝湖焚賊船二十餘柁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為亂戕參政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刺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環鎮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繚船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滌萬戶府等官皆遁走納速刺丁與其三子皆死之同上

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遣本省照磨盛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

出拒官軍昭叱之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剗其臂肉而後磔之同上

泰州鹽綱張士誠兄弟據高郵泰州及三十六鹽場俞本

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劉子仁兵潰其勢始振從者

萬餘人三月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告變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五月復陷泰州及興化縣遂據高郵平吳錄

按癸巳正月士誠起事既陷泰州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遣高郵知府李齊諭降降而復叛再陷泰州殺趙璉遂破

興化據高郵殺李齊及盛昭平吳錄於三月書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聽又於五月書行省再遣李齊諭之不聽則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四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以一事為二事矣又盛昭之死當在李齊之後元史忠義傳甚明平吳錄相傳出於吳文定公雜據元史實錄而歲月先後錯互不一今悉正之

六月命前河西廉訪副使也先不花為淮西添設宣慰副使討泰州詔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討興化元史

至正十四年甲午周天祐元年

甲午春正月甲子朔張士誠國號大周自稱誠王改元天祐實錄 平吳錄同

二月以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苟兒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兵攻高郵元史

石普者徐州人也以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

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脫脫面陳破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義民萬人以行汝中柏陰沮之滅其軍半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普日未夕令軍日具食夜漏三刻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分兵三道普自將攻北門賊敗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焚關門賊懼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拔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捍蒙古軍即馳同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直入賊陳中從者僅三十人日西援絕墮馬步戰頭目左脅爲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與從者皆力戰死之元史忠義傳

國朝聖朝事略卷七

五

通鑑綱目

六月辛卯朔張士誠寇揚州丙申達識帖睦迺以兵討張士誠敗績諸軍皆潰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佛家閻會達識帖睦迺復進兵討之元史  
元史於此下記已酉盱眙縣陷庚戌陷泗州官軍潰平吳錄諸書皆牽連書之不知士誠兵力僅能出沒高郵揚州旋爲脫脫圍困僅而得免豈能遽及盱泗者蓋濠泗之兵非高郵也當時高郵濠泗兵勢頗相因依故石普告脫脫曰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脫脫既圍高郵即分兵西平六

合蓋爲此也詳在龍鳳事略中

九月辛酉詔脫脫以太師中書右丞相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董督總兵領兵大小官出征高郵十一月丁卯脫脫領大兵至高郵辛未戰於高郵城外大敗賊眾乙酉遣兵平六合縣十二月丁酉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爲意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路元史  
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濶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元史脫脫傳

國朝聖朝事略卷七

六

通鑑綱目

元貶脫脫詔畧曰答刺罕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往年徂征徐土僅復一城不日而旋失茲者薦總大兵再期埽蕩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徒懷眷戀之思曾無尺寸之效坐視寇玩日減精銳虛費國家之錢糧誣誘朝廷之名爵皇子愛猷識里答刺俯從大宥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脫脫有意外旅拒等事各以大義效忠從事宜讀畢脫脫匹馬北歸將士潰亂元兵不復振矣俞本記事錄

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弗從同上

脫脫總天下兵圍高郵日事攻擊矢石雨注城中幾不支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圍者亦指日成功忽有詔旨來卸軍軍中間之皆大哭當詔未開讀時龔伯遂勸奉密旨詔書且勿聽脫脫搖首曰不可遂受詔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先是諸大臣子弟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來軍中曰詔書且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散之遽如此其散而無所之者多從紅軍如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兵者是也是時高郵危困已甚脫脫分兵定真州六合將攻

國朝聖事時卷七

七

德園藏書

濠徐遠近凜然國勢漸張而哈麻歷奸邪誤國遂至危亡不救可勝惜哉庚申外史

脫脫師號百萬聲勢甚盛及抵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者忌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如何輒自先登乃召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草木子

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攻天長六合賊皆潰敗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為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輟耕錄

脫脫兵攻高郵未下元主以譏解其兵柄士誠乘隙出兵奮擊元兵大敗實錄本傳

士誠乘間與李伯昇等十八人潰圍突出走海上其下稍赴之月山叢談

實錄潘原明本傳云士誠與李伯昇潘元明呂珍等十八人突圍北走按脫脫解兵之日開門縱擊元兵已星散矣何為又出走海上哉

是年五月攻破揚州路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輟耕錄

至正十五年乙未天祐二年

國朝聖事時卷七

八

德園藏書

四月詔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搗招安張士誠仍齎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孛羅不花及淮南行省廉訪司等官商議給付之元史

張士誠據高郵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為使招諭士誠而用搗為輔行搗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搗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搗強行抵高郵士誠不逆詔使搗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閒日一饋食欲以降搗為唯詆斥而已乃令其黨捶搗肆其凌辱搗不卹也及士誠徙平江搗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搗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成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搗訊問搗罵聲不絕竟為所害後賊中見失

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 元史忠義傳

實錄紀焉與烏馬兒招諭在癸巳四月誤也平吳錄亦誤

五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東廉訪使王也先迭兒

撫諭高郵 元史

乙未淮東饑士誠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

熟縣 實錄本傳

江陰羣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

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

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利其貨賄

逗遛不進英因乘閒挈家逃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質妻

子借兵復仇士誠初亦疑或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

國朝通志卷七

九

通志卷七

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於是遣士德率高郵賊眾擊橫

埭渡鎬山 輟耕錄

江陰石牌民朱定者販鹽無賴武斷鄉曲與石橋富民趙

氏有隙集眾相攻擊定乃降元授江陰判官尋復為盜元

遣江浙參政納麟哈刺討之定窮蹙乃遣人導士誠兵由

通州渡江入常熟陷平江士誠署定為參政遣元帥樂瑞

為戍石牌 實錄

至正十六年 丙午 天祐三年

正月壬午朔張士德取常熟州 秘閣元龜政要

高郵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州中

眾肆搶掠一夕而空 平吳錄

二月高郵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平江路為隆平府遂陷  
湖州松江常州 元史

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鎬鄉村農夫薦罹饑饉投充

壯丁生不習兵烏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

旨得便宜行事升漕運萬戶脫因為參政統領官軍民義

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升松江府達魯花赤

哈散沙為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

泰為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

軍一戰而殺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

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德眾纔三四人長驅而前直

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且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

國朝通志卷七

十

通志卷七

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殺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

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既而崑

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避亂居吳門士

德用為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江

路為隆平郡上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庵院豪門巨室

將士分奪爭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 輟耕錄

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人楊椿力戰而死

脫寅畏賊避匿於裏門十八營叢篠中為亂兵所殺當是

時吳中全盛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輩棄之相率遁

去士德既入郡城即承天寺為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

射三矢於棟上 平吳錄

平江缺守師泰以選爲平江路總管其年冬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率眾渡江明年春守將斬關遁去師泰領義兵出戰力不敵亦懷印綬棄城遁匿海濱者久之元史貢師泰傳

密聞貢平江詭姓張平軒遁海上梧溪集

易姓名瑞禾氏隱居雲間樂郊私語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辛亥晦義軍府參謀楊椿與守齊門淮兵奄至眾皆不知所爲獨謂寇不足畏明日城且陷猶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併遇害鉞交於胸終無少屈椿故吳下授徒屢應鄉試其舉將固所假館感知己而強起區區就小職乃自振拔如此張又新楊參謀

國朝雜事略卷七

十一

通鑑綱目

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瞋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覓得其尸於張香橋亦自經死椿字子秀蜀之眉山人徙居吳中吳家藏集

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卽附城君戎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兵奪門入君猶持弓矢督戰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徐顯集傳

淮張入吳嘉定州倅奉印降州吏尤鼎臣沮之爲其將繫且諭以官抗不受杖百錮於家梧溪集

達識帖睦邇以苗師楊完者守嘉興王與敬以松江叛附於周張士德取常州湖州秘閣元龜政要

淮人陷平江嘉興爲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若星火驛使

交道中不絕塔失帖木兒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自杭以兵劫丞相升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子之卽拜添設左丞輟耕錄

進攻嘉興全軍刊沒輟耕錄

楊完哲保嘉興丙申二月夜淮寇攻北門楊自暗中獨乘一騎突賊陣後奮擊出其不意左右繼至生擒其首其徒溺死者無算儒士董性存撰碑述其事農田餘話

丞相與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士德既得松江仍以與敬統兵鎮守自引兵還居隆平秘閣元

王與敬淮西人以軍功得官至元帥丙申春淮寇渡江以所部繫於常熟兵潰欲退保姑蘇參政脫因閉城不納乃

國朝雜事略卷七

十二

通鑑綱目

抵嘉興楊參政完哲欲殺之遂屯兵松江謀結水寨於澱山諸湖令上戶供給其軍爲自保之計楊參政遣裨將鐵木鍊怒陰圖之王知其謀其屬官戴萬戶喉其異圖乃焚劫松江以叛時二月十九日也鐵木及守令以下皆遁數日完哲裨將蕭諒襲擊之奪其婦女數百人與敬敗走由上海投淮張僞命爲威虜將軍借僞元帥史文炳復陷松江次年淮張納款除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初淮寇入姑蘇丞相命楊完哲以苗獠由嘉禾方谷真以海舟由太倉水陸並進爲恢復計值與敬叛其事遂沮農田餘話

誠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哲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城實欲戀倡婦董賽

兒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與不協越二日浙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鎮守二帥抗衡不相下十八日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檢括金帛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十四日完哲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為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苗有松江一月火不絕截人耳鼻掠婦女劫貨財官庾粟四十萬悉籍為己有居民兩遭鋒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為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自湖泖入古浦塘破澱湖柵舳艫相銜旌旗蔽日苗軍一矢不交夜遁而去

國朝聖事略卷七

十三

適園叢書

常州豪俠黃貴甫閉道歸款許為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為毘陵郡

同上

士德之圍常州也萬戶府知事劉良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毅齋蠟書浮江閒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毅未及還而城陷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劉辰良之從子也

秘閣元龜

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為吳興郡

輟耕錄

四月壬子張士誠將趙打虎陷湖州

實錄

以周仁為隆平府太守

仁家本鍛工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戮力躬親細故

輟耕錄

周鐵星刺斂臣周偃也張氏亡國亡於其弟士信越亡於毒斂臣周偃偃山陽鐵冶子以聚斂功至上卿伏誅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王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對我敢言是耶速殺之吳人快之或手額謝天曰今日天開眼也周鐵星國上卿談申韓為法經釘籍杖為國刑千倉萬庫內外盈十有三賦爭科名周鐵星權算箕斂無時停開血河築血城血戰艦血軍營刮民膏啣民髓六郡赤骨填芻靈齊雲倚天一日傾鐵星亡國法當烹尚持六郡金谷數丐死萬一充虞衡烏乎周鐵星十抽一雄百萬釘誓列爾體作鋤器鐵星碎地啟曠天開頻禱詠史樂府

國朝聖事略卷七

十四

適園叢書

三月癸巳張士誠自高郵來隆平宮於承天寺萬歲閣改至正十六年為天祐三年國號大周歷曰明時以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蔣輝潘原明為左右丞史文炳同知樞密院事

秘閣元龜政要

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軍馬蔣輝為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為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

輟耕錄

平江承天寺初蓄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寺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所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當承天重修時悅楚南來住持

請題梁悅曰當有俗人來暫居後張士誠由淮渡浙據以爲宮盡撤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原鑿字名其閣既投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爲寺輟耕錄

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

至正丙申春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楚國公渡江來念吳民多艱牧字者多非才悉選而更張之自令丞簿尉以及錄事錄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賜衣二襲馬一匹粟若干石肥瘠旨酒有差而丹陽張君德常爲吳縣丞三年考績陟縣尹又明年調同知嘉定州事壬寅秋調松江府判官楊基送張府判詩序 德常明經

國初羣雜事略卷七

十五

通國職官

初立鎮海萬戶於太倉平吳錄

六月甲寅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旦入參知政事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禦張士誠元史

南向欲取嘉興嘉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獠獠種名曰答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

壬申降人陳保二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實錄

保二常州奔牛壩人初聚眾以黃帕首號黃包頭軍湯和等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是復叛實錄

太祖差人往揚州招到青軍元帥單居仁馬某等過江居仁男單大舍糾同呂城黃包頭元帥陳保二執頭目叛降張士誠李文忠哨杭州獲陳保二太祖殺之克蘇州生擒

單大舍付居仁自處之居仁曰不忠不孝當碎其肉縛於

市曹凌遲處死國初事蹟

乙亥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實錄

書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遣實錄

七月張士誠遣兵陷杭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迺楊完者及萬戶普賢奴擊敗之復其城元史

國初羣雜事略卷七

十六

通國職官

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迺棄城遁於富陽萬戶普賢奴力拒之而楊完者亦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迺還初達識帖睦迺以完者爲海北宣慰使都元帥尋升江浙行省參政至是遂升右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達識帖睦迺倚完者以爲重故完者驕矜日肆而不可制元史達識帖睦迺傳

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以數萬眾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眾屯王江涇商旅不行軍容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興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恃楊漫不爲備僅以身免楊聞之跌足卽統苗士官軍分爲三路蔣英從大麻唐栖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

而進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

暇一敗於皋亭山再敗於謝村三戰敗於夾城港水從德

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勸其留兵三千過其歸

路楊云此行賊且成擒安得有歸者已而竟得逸去樂亦私語

七月淮張弟士德據杭州眾號十萬完哲自嘉興赴援力

戰士德幾不免由他道而遁省治以安楊去嘉興日告諸

將曰我去賊必來比三日果至諸帥合擊敗之農田餘話

八月士德與王與敬提兵入杭州大軍斂鋒不敵丞相退

避蕭山士德軍檢括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及慶元路

萬戶全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

領苗軍繼民亦挺身巷戰士德軍大潰收拾殘兵十喪八九

國朝聖事略卷七

十七

通鑑叢書

及攻海鹽又為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饒勇擒獲苗軍

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誠有矣職耕錄

平江兵入杭苗將吳大旺完者自嘉興來駐軍城東菜市

橋外未即進兵民自為戰勝同上

辛巳張士誠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禦之敗其師

於龍潭進攻常州擒其將張湯二將軍

張士誠遣兵來圍鎮江城中官軍與倉夫出城擊敗之登

船退去 太祖親率戰船繼至直追至黃石永沙不及而

回郡人敘 太祖功蹟立碑於西城末寫龍鳳年號後

太祖命毀之國初事蹟

張士誠部將呂同僉率兵侵鎮江哨至瓜埠 上親領舟

師追至江陰大獲士卒船隻以歸俞本記事錄

秋攻常州擒張士誠梟將士誠恐怖致具饒物 太祖命

中山王暹之天潢玉牒

秋七月姑蘇張士誠以舟師來攻鎮江 上遣兵禦之癸

巳戰於龍潭焚其舟殺溺甚眾我師遂乘勝進攻常州徐

達等守東鄙 上謂之曰士誠起於鹽徒詐出多端交必

有變當速出三軍以攻毘陵儻有說客勿令擅言沮其詐

說困其營壘於是達等益督兵攻圍常州皇明本紀

諸書載禽張士德事附見

張士誠擅稱名號遣使已據毘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

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

國朝聖事略卷七

十八

通鑑叢書

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下朕

遣戰將千餘員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毘陵士誠自姑蘇發

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

擒張九六太祖高皇帝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

達帥師圍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言賊已蹙請益師

上復遣三萬往於是達軍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

城東南士誠遣其弟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

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

伏以待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

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

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



六卽士德梟鷲有謀士誠陷諸郡士德力爲多旣被擒士誠氣沮 上欲留士德以致士誠士德聞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實錄

太祖命徐達攻常州於甘露寺下營士誠弟士德來戰達調元師王玉等擊敗士德士德策馬走玉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虎子擒之 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被我擒之張氏之事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議令士誠歲貢糧十萬石布一萬匹永爲盟信就以廖同僉易士德 太祖不許士德以爲失身事無所成陰寄書與兄可降元朝以爲之助遂不食而死 國事蹟

國朝聖朝略卷七

十九

海國叢書

是月張士誠徵元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楊乘乘自經死乘字文戴杭州陷寓居松江之青龍鎮七月十八日淮張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請擇日受命以禮幣致門外令子卣卓具牲醴告祖禰追暮起行後圃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分自經死 輟耕錄 依故人彰德路同知章德居上海其卒也章殯之 梧溪集 士誠居吳頗好士元臣郭良弼董縉皆爲之用二人皆乘之徒也故言乘於士誠 平吳錄 元史忠義傳

八月己酉朔張士誠元帥江通海來降 實錄

秘閣元龜政要

史文炳率師攻嘉興楊完者擊敗之 文炳大舉兵攻嘉興東門悉爲苗軍所殲文炳僅以身免

輟耕錄

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攻嘉興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觸破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草以待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燬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眾遂舍舟登陸進逼城下戰於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凶肆掠人貨錢婦女部曲驕橫民間謠曰死不怨泰州張生不謝寶慶楊 樂郊私語

十月戊申張士誠遣其下孫居壽奉書來請和

我師攻城急士誠遺書卑詞求和願歲輸米二十萬石金五百兩銀三百斤以充軍用 皇明本紀

國朝聖朝略卷七

二十

海國叢書

士誠兵旣敗於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奉書來曰始者竊伏淮東甘分草野緣元政日弛民心思亂乘時舉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郵東連海澳番官將帥併力見攻自取憤散殺其平章實理門參政趙伯器遂成深讐彼乃遣翰林待制烏馬兒齎詔撫餌以爵賞卻而不受今春據姑蘇若無名號何以服眾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賢以神武之資起兵淮右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爲左右建立大業之賀向獲詹李二將禮遇未遣繼蒙遣使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逼我毘陵晝夜相攻咎實自貽夫復何說然省己改過願與講和以解困厄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

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 上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費召兵實由於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誘其叛逆給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生楊憲齋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費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

國朝華事略卷七

二十三

通國叢書

十一月徐達大破士誠兵於常州擒其將張德  
七月破偽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毘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眾擒其梟將張將軍 宋濂奉敕撰梁國公趙德勝神道碑  
壬午徐達圍常州久不下 上復益精兵二萬人圍之士誠守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初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兵四面去其三達營於城南遇春營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僉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益困 實錄  
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誘我新附帥

首領營入城助彼來戰 中山王神道碑

是年夏潘元明將兵過吳江華嚴寺夜漏下二刻月中見浮圖上矢影取弓矢一發正中其巔舉軍皆賀 陳基丙申六月書  
左丞潘公射吳江佛寺浮圖詩序

望亭新城二堡丙申冬張氏築王逢詩云憶昔扁舟自西下二堡相繼無一舍 梧溪集

丙申春張氏據有平江俞俊以賄通松江偽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股剝邑民恨入骨髓 輟耕錄

至正十七年 丁酉 天祐四年  
二月戊申耿炳文克長興

國朝華事略卷七

二十三

通國叢書

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克長興擒其守將李福安荅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降 實錄  
三月壬午克常州  
常州兵雖少而糧足及叛兵入城軍多糧少我師攻益急呂珍宵遁遂取之 實錄  
是月徐達等取馬駱沙克之  
三月初四日達克常州生擒張鮑二將檻車送應天府上以善言撫之不屈拘於東錦繡坊數日斬於市據實錄禽張湯二將在丙申七月 俞本記事錄  
五月乙亥朔耿炳文敗張士誠兵於長興  
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元帥嚴再興寇長興屯上新橋炳文

擊敗之生擒數百人原明等遁去 實錄

己亥克泰興

江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僉院何文政攻泰興士誠兵來救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

實錄

樞密院判俞通海趙誠以舟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士誠將鈕津等遂徑東洞庭山

六月己未取江陰

長春樞密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取江陰士誠兵據秦望山我師攻之大風雨夜潰遂據其山翌日攻克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

國初羣臣事略卷七

三

通鑑綱目

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實錄

秋七月甲戌朔丙子攻常熟擒張士誠之弟士德

夏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

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

無錫諸寨 宋濂趙德勝神道碑

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擒張士誠弟士德以歸 天潢玉牒

明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

馬匹 皇明本紀

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眾 實錄

陳基癸卯二月二十日舟中望虞山有感詩云一望虞山

一悵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開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屬

寇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

淚花落春城泣杜鵑

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

檢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至幕

下仕偽吳為學士入國朝預修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

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

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

國初羣臣事略卷七

三四

通鑑綱目

江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太祖高皇

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

則以為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

矣基身在士德幕中是詩作於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

不當為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

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於宋文憲鑿坡後集得梁國

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

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

之弟也遂征望亭無錫甘露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

之詩為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

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據而輕以武寧之

功狀移於武桓碑於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辭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複考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謂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已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不置喙 高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尙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走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考之且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識帖睦邇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邇承制令周伯琦招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邇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復陞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曰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剏造伯

業如王逢楊維禎陳基者頌慕之詞久而不替不獨如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其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命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郡事予辭不就他年逢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操壁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筆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於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開書遺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既誤記士德被擒於前而又不欲泯其主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於宜興湖橋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於此

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  
曰宜興傳寫之謬也又考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  
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匹舟三十艘降  
其兵甚眾武桓碑紀攻常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  
僅一日固知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  
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常熟之兵亦聽武寧  
調遣故沒而不書獨於取常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  
丙申誤記於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  
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  
際羽書交馳奏報錯至流傳既久卽 聖祖製碑之日亦  
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常州

國朝通志卷七

三七

通志卷七

被擒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載紛如又不足道也  
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  
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擬  
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歷戊午  
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轡者迄今數年排續解劍  
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  
天啟六年七月二十日虞山老民錢謙益書

覆南徐擣毘陵擊常熟擒張士德

蘇伯衡撰明威將軍王

瑛墓誌

戊戌六月十二日徐達常遇春領大兵征常熟擒士誠弟  
偽平章張士德送應天府 上以禮待之供珍膳俟其降  
士德不食不語斬之 俞本記

八月平江路張士誠爲書請降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爾承  
制令參知政事周伯琦等至平江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  
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 大明兵所擒 順帝紀

明年士誠寇嘉興屢爲完者所敗乃遣蠻子海牙以書詐  
降蠻子海牙嘗爲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采石  
爲 大明兵所敗因走歸士誠故士誠使之來而書詞多  
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嘗招  
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者固勸乃許之士誠始  
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爾曰  
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

國朝通志卷七

三六

通志卷七

力以爲請達識帖睦爾雖外爲正詞然實幸其降又恐拂  
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  
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士德尋爲 大明  
兵所擒復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誠雖降而城  
池府庫甲兵錢糧皆自據如故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  
達識帖睦爾功詔加太尉 元史達識帖睦爾傳

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  
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與武康廣德相界花鎗軍  
出沒之地雖各有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勦  
敵可畏者時集慶一軍最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  
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舻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

戰敗被擒俘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降使者往返迄莫成就周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七年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府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於平江以授其官屬

輟耕錄

士誠納款於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為太尉士誠雖假元封爵實不用其命立參軍府及江浙淮南二省實錄本傳立樞密院建百司集兵旅以腹心之將徐義徐志堅典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黃參軍等任謀略相與僂力遂南侵江浙至紹興北踰江淮抵徐州至濟寧之金

國朝聖事略卷七

三五

通國叢書

溝實錄

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葉彥文葉德新三人為參軍平吳錄

江浙行省丞相承制假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士誠既降除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士誠留之未行拜資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於是留平江者十餘年元史周伯琦傳

伯琦被留於吳士誠為造第宅於乘魚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平吳錄

十七年改隆平府為平江路盧熊志

士誠既授封始遷之府治平吳錄

太尉府妙簡屬僚淮南周君信夫由行樞密斷事官經歷

進辟掾史十八年八月二日也信夫嘗以樞府掾從事平章榮祿公矣太尉以武濟時以文經國不愛玉帛與馬招來賢俊聞風而至者相望也列辟庶僚乃有忠謹老成如信夫者陳基送周信夫序

上公柱國開藩府露布朝持拜冕旒八障風雲開羽扇百年江漢見輕裘鯨吹海雨來京口雁帶邊聲下石頭珍重晉公經濟手中興天子復神州昨夜文星照南極今朝客省遇東維錦囊脫穎千年兔形管光搖九尾龜墨捲風雲隨王氣恩分雨露出天池老夫未草平蠻策先寫新封楚國碑楊維禎上張太尉詩

國朝聖事略卷七

三十

通國叢書

辛卯臣魯疏河時混一形勢先崩離甬東兒謠盧健頽上亩叫韓口口張公鴻鵠志不小繙然效順開藩維吳梗十萬上燕薊淮鹽千里通徐邳珠還明月光四挹車啟賢路塵交馳王逢詩集 張九六事附見

嗚呼謂天無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志量超乎等夷謂天有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志業不宜遽止於斯夫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燭事理之微奇謀足以坐制千里之敵而英略足以立決兩陣之機卑讓足以延攬四方之俊而威武足以雄驅百勝之師恩信足以得三軍之死力而仁勇足以拯萬姓之顛危而天不假年痛罹此極使干尋之木弗能扶大廈之傾萬斛之舟弗能濟蒼生之溺此天心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長吁而太息鸞鳳豈不祥

於梟獍麒麟豈不仁於虎狼蛟龍豈不神於螻蟻稂莠豈  
足伴於稻粱今妖鳥得以賊祥禽醜孽足以辱仁類蠕動  
得以制介族之長惡草得以爲良苗之害豈天未厭亂而  
仁者不必壽耶抑民之無祿而淪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  
公之不幸一至於此而天之蒼蒼竟孰尸其咎耶然公能  
以貴下賤而不能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  
難以辱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  
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國有股肱公之  
死也豪傑失倚賴君子失依憑獨忠肝義膽通神明而貫  
金石英聲盛烈掀天地而震雷霆上可以爭光於日月下  
可以垂休於汗青此所謂沒而不朽者在公可以無憾矣

國朝雜錄卷七

三十一

通國叢書

然復仇之義不舉則終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壘不除則  
九泉之精爽不寧某等之所以尤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  
者以首見招於館下繼辱薦於朝廷義雖均於僚佐患難  
忘於死生既不能漆身吞炭報知於國士又不能奮錐操  
匕以效死於賊庭惟鞠躬盡瘁恪勤於王事夙興夜寐勉  
強以力行臨風一奠蓋上爲軍國慟而下以哭吾黨之情  
陳基祭故平章榮祿張公文

王逢遊崑山懷舊傷今詩曰丈夫貴善後事或失謀始桓  
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一門蓄大志羣雄適鋒起玄珠探  
雙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  
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逃楫竟折孫策筆天王詔褒贈守將

躬歲祀翼然東昆立蘭橈映疏綺青繁春薦豆翠柏寒動  
槩乾坤有孤臣風雨猶五鬼銅駝使有覺薦具卧荆杞

集

按士德之死不詳其年月考逢之詩則知士德返葬於崑  
山而元有楚國公之贈楊維禎詩所謂先寫新封楚國碑  
者是也實錄載士德被誅而劉辰國初事蹟云不食而死  
今考陳基祭文云能厲聲罵賊而不能食不義之食則以  
爲不食而死者是也辰又謂士德之母欲以廖同僉易士  
德而太祖不可然則永安被獲在戊戌十月士德之死  
久矣其辨在永安事略中

國朝雜錄卷七

三十一

通國叢書

有詩紀之

虎丘志

丙申中吳既陷無錫亦陷常州路總管完顏同知李秉方  
合宜興分帥嚴蒙舌不華騎步卒退保陽山其地阻湖漚  
險順逆不常至是山氓委心僇力戰拒張氏凡十六月張  
降浙省朝廷錄功嚴拜浙省參政完顏浙憲使秉方待制  
翰林

梧溪集

至正十八年 戊戌

正月庚戌廖永安俞通海攻石碑張士誠元帥樂瑞降  
實錄  
十七年六月俞通海率水軍克石碑八月克望亭新安十  
四日盡獲朱州判海船十七日攻馬馱沙十八年四月俞  
通海攻石碑巫門子獲朱州判餘卒 俞本記事錄

甲寅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擊敗之 實錄

士誠以水軍來寇我師禦之破其眾於太湖鮎魚口廖永安又與戰於常熟福山港大破之復敗其兵於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皇明本紀

八月己丑張士誠寇江陰吳良擊走之 實錄

達識帖睦爾陰約張士誠攻殺楊完者其部將員成率李福劉震黃寶蔣英等來降 實錄

徽州建德皆已陷完者屢出師不利士誠素欲圖完者而完者又強娶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識帖睦爾雖主其婚亦甚厭之乃陰與士誠定計除完者颺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在杭城北不為備遂被圍苗軍悉潰完者與其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五十五

通鑑綱目

弟伯顏皆自殺其後贈完者潭國忠愍公伯顏衡國忠烈

公完者既死士誠兵遂據杭州 元史達識帖睦爾傳

楊完者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人陰鷲酷烈嗜斬殺恃權詐羣無賴嘯聚浹洞推以為長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遣使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阿魯灰總兵淮西招入中土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不復可控制民起義兵攻殺之餘黨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淮人陷平江答失帖木兒招完者守嘉興累官至左丞完者兵淫縱嘉興僅保孤城城外悉遭兵燹完者陽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己是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完者之威令僅行於嘉興杭州兩郡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

玉帛皆在焉用法刻深任意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

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眾攻殺之既受圍遣吏致性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路報不可完者乘謙

力戰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富陽得免平章女嘗許嫁親王完者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文炳解衣裹屍瘞祭之 宋興

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南邨野史曰完者寵榮過望豈有二志忠君愛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己犯分貪財好色夷性固然君子可以略之兼以所部吏卒視完者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五十四

通鑑綱目

起身等一寒微威令不信壞法敗度遂卒至於如此亦可

哀已 輟耕錄

楊完哲字伯英家世播州楊氏湖湘亂以苗獠義軍征討自備糧餉衣裝所至多殺掠轉戰至江東駐軍廣德丙申江浙丞相達識公招守嘉興丁酉張氏遣偽隆平知府周仁詣軍門納款既降張氏部將史文炳往杭州見完哲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盛陳烏銀器皿嵌金鐵鞍之類盡以遺楊自是約為兄弟久之楊謀復建德文炳以所部從之及史王以麾下兵圍楊北關營中言是受丞相節制完哲出戰屢挫乃縊於營中 農田餘話

公諱完哲字世傑廣西之武岡人兵興率苗丁應募英傑



勇悍所向多克官至海北道元帥江浙省丞相達識公承  
制拜參知政事淮張氏稱王吳中勢捲浙右公振師復省  
治保嘉禾張氏降江浙省奏拜張太尉淮南平章行樞密  
知院公加本省左丞越二年張發兵掩襲丞相陰拱竟不  
之援公嬰城閉守斬賜馬享士卒諭以大義拒戰十日遂  
經死弟伯顏同死之幕下員外郎王國賢嘗直言侵丞相  
丞相殺之葉圯輓楊左丞詩序

五府驛代楊左丞留題詩云東髮從戎十五年戰回平地  
血成川英雄生世有如此忠孝報君當慨然傲擾弄兵俱  
赤子中興有道自皇天猖狂暫假姑蘇息繫頸終難拜馬  
前張光弼集

談濟長沙湘潭人也歲壬辰湖湘騷動濟集眾捍城邑會  
武岡楊完者元帥率其部東下遂與俱東戊戌秋楊完者  
為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有御力戰自刺死行樞密院  
同僉員成立遺濟捧書往歸胡統軍蘇伯衡談鎮撫傳

十月丁亥御史大夫拜住哥誘殺邁里古思部將黃中殺拜  
住哥家人以告於張士誠張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元史  
張氏據有平江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將陳應子饒介  
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寄呂云後來  
江右一賢傳又是淮陰保相家見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  
女采荷花呂俾人讀罷大怒曰我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  
鏑閒豈務愛子女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輟耕錄

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廖永安率舟師擊士誠取焚太湖乘  
勝深入與呂珍戰為其所獲實錄

上遣使謂達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西通太湖口張  
氏餉道所出若斷其餉軍食必乏城必即破矣乃分兵絕  
太湖口併力攻城破之永安復率舟師深入遂為所獲上  
士誠攻安吉永安與戰太湖被獲誤也詳見永安事略平吳錄

十二月

上親征婺州聞士誠兵據紹興之諸暨乃取道蘭溪實錄

至正十九年己亥

正月戊申邵榮破士誠兵於餘杭實錄

戊午我師攻臨安不克而還

雄峰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攻臨安右丞李伯昇來援茂  
先擊敗之伯昇斂兵自守攻之不克實錄

胡大海率兵取諸暨

士誠守將華元帥宵遁萬戶沈勝以眾降實錄

二月甲子朔張士誠兵復寇江陰吳良擊敗之

戰艦蔽江而下其將蘇同僉駐兵君山良命弟禎出北門  
與戰元帥王子明出南門合擊敗之生擒陶元帥裨將宋  
貫蔣英以下二百餘人溺死者甚眾

今年春宣武將軍江浙行樞密院判蘇侯克恭承太尉公  
命督水軍往征西虜進兵抵江陰城下而虜帥黃哈喇把

都兒蔡忠唐元諒陳完者不花石伯顏等率徒屬五百餘人以十數艘遁城出江中通言款附侯不疑延納之諭以聖天子之威靈太尉公之寬仁尋以見太尉公公賞以金帛授之官秩而優遇焉其徒屬胥慶曰真所謂脫虎口而歸慈母也

釋克新蘇侯招降詩序

癸酉邵榮率兵攻湖州

我師圍之翌日城中悉兵出戰我師不利還屯臨安諜知李伯昇欲來攻設伏以待山上旗舉齊擊之敵眾大敗伯昇憤整軍來攻又敗之我師亦引還

實錄

三月丁巳張士誠寇建德朱文忠擊敗之四月再寇建德駐兵大浪灘據分水嶺文忠皆遣兵破之是月陳保二寇宜興

國朝聖德事略卷七

三七

適園叢書

守將楊國興禽送寧越伏誅士誠兵又寇常州湯和擊敗之

李伯昇寇婺源孫茂先擊敗之

實錄

胡大海攻紹興敗士誠兵於蔣家渡及蕭山東門五月召還

守寧越

實錄

大海回守婺有趙姓三人稱趙宋子孫請再命大海攻紹興願為內應太祖知其詐令法司考問張士誠令三人來將家屬盡誅之

國朝事蹟

大海攻紹興不克於三山斗門白塔寺連戰皆捷擒元兵盡戮之

俞本記事錄

士誠降卒五千餘人分給帳下留守婺州恐生叛意欲帶回京恐中途遁去悉斬於雙溪上

同上

是年 上選衛士三十侍左右選得十三人佯稱得罪於上私降張氏士誠配以妻撫之甚厚不逾月同行周海首之俱斬於虎丘山下吳元年克蘇州擒海歸凌遲以祭方德成等十三人

同上

六月甲子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率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軍珍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

實錄

十九年朝廷因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士信乃大發浙西諸郡民築杭城

元史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拜太尉平章之命十九年七月太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槩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

國朝聖德事略卷七

三六

適園叢書

吏復藉之酷斂鞭朴捶楚死者相望本年十月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以南仲山甫為譬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為謳伊誰之力豈不有愧詞乎

樂郊私語

嘉興通守繆思恭當張氏攻嘉興楊完者命典者攻我師大捷張氏歸命大城武林檄繆統所屬工徒往役士信欲乘此僇辱之眾皆為寒心繆殊不為意繆當治西北面數十百丈以松江路工徒屬之繆每事作則先人止則後眾勞來督罰殊得眾心視他所築倍堅好士信亦無奈何一日巡工至繆所日已暮而工猶未輟士信日入而息汝何獨勞民如此繆曰平章禮絕百司猶日夕敬共王事况

小民敢偷餘晷士信曰此人口利如錐何怪杉青聞畔烈  
烈逼人繆曰今幸太尉革面國家借此得成獎順之典若  
念杉青之役猶恨不力縱逸平章耳士信曰別駕好將息  
言及杉青猶使人肉跳不止同上

九月詔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  
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元史

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  
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迺徒存虛名而已  
元史達識帖睦迺傳

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始  
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  
國朝雜事略卷七

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  
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  
伯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爲常  
平吳錄

二十年五月張士誠海運糧十一萬石至京師二十一年  
五月如之是年九月命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祿來  
徵海運糧二十二年五月海運糧至京師如前數元史

至正十八年戊戌海運後太尉張士誠知鐵厓名欲見之  
先生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  
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惟吳之  
人萬口一辭以閣下之所爲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

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  
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爲者也閣下  
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  
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尙不少也吾惟  
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  
田租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  
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  
以不省也況爲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爲  
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爲閣下之親  
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行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爲  
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爲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爲廉者閣  
下信佞爲忠則臣有斬佞者用矣信詐爲直則臣有趙高  
者用矣信貪虐爲廉良則蹠躅者進隨夷者退矣又有某  
繡使拜虜而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爲好  
人養之爲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眾矣是非一謬  
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  
未見其矻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  
爲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爲閣下  
計者少而爲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覺關  
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  
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  
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

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  
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  
矣眾惡其切直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  
識鐵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諷之由是不合久  
之乃徙居松江橋李貝闕楊鐵厓傳

士誠以厚幣招致楊維禎維禎勉行至姑蘇適元以御酒  
賜士誠維禎飲酒遂賦詩曰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  
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聞之默  
然遂不强留聽之歸張氏事蹟

十二月甲子元帥何時明破士誠兵於分水

士誠以分水之敗遣其將陸夏二元帥花將軍據分水縣

國朝聖朝事略卷七

四十一

通國叢書

之新城三溪結寨以遏我師世明率兵擊之斬陸元帥花  
將軍以下千餘人焚其營分水兵潰去自是士誠不敢窺

嚴婺實錄

戊辰命常遇春帥師攻杭州

遇春攻杭州戰數不利元帥劉忙古反掾史商尙質又皆

戰死城不得下明年三月召還實錄

己亥臘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達識帖木兒公與

太尉吳陵張公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

張公鎮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縱兵四掠燒民

廬發冢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潰斬首數千級生

擒者以萬計寇平陳基精忠廟碑

杭民尙淫奢己亥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  
城門閉三月餘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又數日  
糟糠亦盡乃以油車餒餅擣屑啖之至有合家共沈於水  
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輟耕錄

十二月邵榮總大軍攻杭州不克俞本記事錄

至正二十年庚子

庚子士誠關地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  
為

太祖發祥之地亦遣其將李濟諫之平吳錄

王逢寄陳昌道檢口時淮藩新復濠泗徐邳等州詩云右

轄敷兵甓社湖須臾草木遂全蘇登萊海色浮樓艦蒙羽

國朝聖朝事略卷七

四十二

通國叢書

山光落版圖又有送吳藩錢郎中升參政分鎮淮徐邳三  
州詩梧溪集

二月徐達克高郵尋復失三月俞通海征福山劉家港白

茅港俞本記事錄

三月張士信修宋岳鄂王精忠廟

三月寇退吳陵公命即故址作新廟平章公率僚佐致祭

廟庭俾郡守謝節經理其墓田陳基精忠廟碑

張士信鎮杭基以本職參佐岳飛墳蕪穢弗治基勸士信

新其廟為文刻石墓上尤義撰陳基傳

九月士誠兵侵諸暨元帥袁實戰死又遣兵三路寇長興守

將耿炳文大破之實錄

同僉呂珍元帥徐義率舟師自太湖入陳瀆港分兵據下  
新橋五里牌蔣婆橋三路進兵以寇長興耿炳文遣將分  
禦之總管湯全張琪皆戰沒炳文與元帥劉成合兵大破  
之同上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正月諸暨守將院判謝再興叛歸張氏參軍李希白知州  
變秉德奔於江州俞本記事錄

八月胡大海率兵攻紹興總管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  
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還實錄

呂珍守紹興有才略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  
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爲歌高譟以詬胡越公紹興人王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甲五

通國叢書

冕不肯附珍詣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珍作保越錄誇  
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今越人有其書九朝野記

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戶來降 太祖賜衣服令回後獻策  
於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中築一壩水發卽沒城以戰船

攻之可克謝再興與爭戰數年後克紹興械錢萬戶到京  
誅之國初事蹟

十一月戊午命週春救長興

先是司徒李伯昇寇長興眾十餘萬水陸並進城中兵僅  
七千 上在江州命華高費聚等率三路兵往援寇兵夜  
劫營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拒守元帥劉成戰死寇圍城  
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隍放火船燒水關

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十一月甲戌週春兵  
至長興伯昇棄營遁週春追擊敗之實錄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三月張士信率兵圍諸全

初士誠乘蔣英之亂遣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  
興晝夜鏖戰二十九日未決設伏城外合戰大敗之士信

憤益兵來攻再興告急於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濟往援復  
與史炳謀颺言徐達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剋日進擊使謀

者揭榜於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謀夜遁德濟與再  
興發壯士夜半出擊寇兵亂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眾士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甲四

通國叢書

信驕侈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樗  
蒲蹴鞠酣宴爲事諸將往往双之故至於敗實錄

七月張士信補刻西湖書院書籍  
西湖書院舊有書庫十九年九月士信一新之二十一年

復命釐補其書版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王率其事  
明年七月二十三日訖工陳基西湖書院自敘

綴成帙陳基傳  
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卽白平章出官錢補

八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等部海船於一村港哨張氏謀  
叛部下士密告之 上令廖永忠等邀飲擒之泣數其罪共  
宴數日中秋俱斬於聚寶門俞本記事錄

九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王同參平章張士信軍事於淮安陳基集

基八月發吳門詩云少壯不解武衰老卻從軍將相比出師部伍各駿奔水師欲龍驤鐵騎紛雲屯如皋縣云王師重拯亂主將加隱惻戒吏翦蒿萊分曹理鹽筴眷眷惜瘡痍遲遲歷阡陌弔徐節孝文云九月基與錢用王同參平章吳陵公軍事於淮陰冬十月望戎事甫解嚴率僚友謁節孝之墓基與用王向參佐士信鎮杭此云參軍事於淮陰則士信又出鎮淮陰也趙君用以丁酉冬據淮己亥七月爲趙繼祖所殺則士誠取淮當在亥子之間是年八月之出師蓋以史椿守淮安與汪同謀應金陵故也考汪同

傳可見

國朝通志卷七

四十五

通志卷七

甲寅士誠殺淮南行中書省左丞汪同及其左丞史椿

同字仲玉至正壬辰集義兵打禦鄉并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丁酉七月爲鄧院判所得庚子六月領兵征饒境單騎潛往浙張太尉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乃往淮安見史左丞氣義殊洽史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同往見李恨相見晚辛丑冬朝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李爲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待中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

往金陵史本姑蘇人張得其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卽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況四平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於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卽拘同問曰我何負於汝而反同曰我之來以汝爲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耶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死不少屈事聞追封平陽郡公趙訪汪左丞傳

國朝通志卷七

四十六

通志卷七

張九六及部將史椿皆士誠謀主士德被擒椿見士誠諸將驕侈又左丞徐義讓毀椿椿守淮安遣使齎書歸太

祖士誠執椿誅之國初事蹟

史椿見士誠不足與有爲又左丞徐義常譖之遂遣使請降太祖遣使報之往返之間士誠覺之乃詐死而使士信主國事太祖信之遣使弔慰貽書士信言戮力北方事及史椿計決士誠遂發兵猝至淮安執之以歸士誠復出視事月山叢談

是年夏江浙行省鄉試揭曉後士子作四六彈文與省榜同時版行輟耕錄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二月癸酉張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等於安豐入其城三月辛丑朔

上率左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

珍入安豐殺福通等 實錄

呂珍入安豐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親援之珍解

圍去福通奉韓林兒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兵復入安豐 平吳錄

安豐被張氏圍困小明王在城中劉太保等遣人求救

上親率大兵援之大敗張氏軍 俞本記事錄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發兵吳門二十二日狼山觀兵詩

云官軍野次狼山口鐵騎犀船盡虎驅杼軸萬家供餽餉

國朝聖訓卷七

聖七

通鑑叢書

旌旗千里互江湖膝行擬伏諸侯將面縛行申兩觀誅淮

海父兄爭鼓舞將軍恐是漢金吾 陳基集

癸卯春士誠遣其將呂珍為前鋒攻安豐而自以大兵繼

之宋主來徵兵我 太祖自將救之劉基諫不聽先遣常

遇春趨安豐 太祖尋至士誠解圍去會偽漢攻南昌

太祖往援士誠遂乘間略定濠泗汝潁地龍鳳主退居滁

州 月山叢談

按安豐之役呂珍先將兵往而士信率兵繼之陳基集中

癸卯二月官軍發吳門諸詩皆紀安豐之師月山叢談以

為士誠親行誤也

四月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奔紹興降於張士誠 實錄

五月己巳朔張士誠海鹽糧十三萬石至京師 元史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詔命不報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

兒徵海運士誠不與 元史

九月張士誠稱吳王 實錄

歲甲辰僭稱吳王 本傳

士誠命其部屬自頌功德必欲求王爵達識帖木邇曰我

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襲王爵朝廷雖

微終不為其所屬但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

詭以從之耳乃為其文書聞於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

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闕立官屬 元史達識鐵睦遜傳

士誠母曹氏頗有知數士誠稱王進稱太妃死葬姑蘇南

國朝聖訓卷七

聖六

通鑑叢書

門外王師伐吳 上預戒將士勿發其墓 實錄本傳

是時天下謂我 太祖為西吳士誠為東吳然士誠尚奉

元正朔江北諸郡皆詭云為元恢復而實自守之 月山叢談

基由杭來吳參太尉軍事及太尉自王於吳羣下同聲贊

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

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

出其手基每以為憂而未敢以為榮也 陳基傳

淮省郎中俞齊賢字中夫海陵人本陰陽家者流張太尉

開藩俞與有功達識丞相奏除前職及太尉稱吳王累犯

顏諫止不聽且版授淮省參政遂杜門謝病以卒 王達詩

俞思齊泰州人士誠稱王聽諛臣之言不漕貢思齊獨言

曰向爲賊不貢猶可今爲臣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  
思齊知不可事卽棄官稱疾而隱楊維禎作骨鯁臣傳吳平

魯淵字道原淳安人由進士遷浙西提學張太尉稱王推  
博士令召拜官并辭還山 王逢詩序

陳思字履信松江人吳藩府地連十州守將咸以爲安思  
上疏危之不報遁居海上 同上

是月謝再興兵犯東陽朱文忠擊敗之李伯昇兵號六十萬  
犯諸全新城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賁錄

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

正月

國朝雜事略卷七

四九

通國雜事

上卽吳王位二月滅僞漢陳理出降

三月湯和徇黃楊山擊士誠水軍敗之四月俞通海張興祖

略劉家港進逼通州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 賁錄

八月乙卯張士誠自以其弟士信代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  
省左丞相 元史

答蘭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右丞眞保爲左右司郎中二人

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達識帖木兒之短二十四年

士誠乃使王晟等面數其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

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卽逼取其諸所掌

符印而自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識帖木兒居嘉興事

聞朝廷卽就以士信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元史達識帖木兒傳

甲辰八月張氏國弟四平章士信克安豐還逼達識丞相  
以位讓之其移文略曰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江浙

行中書省左丞相照得江浙行省奠臨吳越控制江淮乃  
天下之雄藩實東南之重鎮自非碩德元勳雄威重望功

蓋當世澤及生民者疇克居此吳王張士誠有生英傑聞  
世雄才其弟太尉張士信天姿英武志節忠貞伏念當職

才非輔弼年已衰殘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勝任苟不  
推賢以自代必至誤國而獲愆今將元受官爵行中書省

行樞密院行宣政院三臺銀印各一便宜行事賞功罰罪  
招降討逆并金牌等付受施行 農田餘話

士誠僭稱吳王遣士信遷江浙丞相達識鐵睦邇於嘉興  
醜殺之遂縱肆專命擅官爵制度僭擬士誠諸弟士德

優旣被擒死氣日以衰士信愚妄不識大體人頗嗤之嘗  
是時浙西民物蕃盛儲積殷富士誠兄弟驕侈淫佚懈於

政事又聞於斷制權爲文吏所竊然士誠持重寡言欲以  
好士要譽士有至者不問賢不肖輒重贈遺輿馬居室無

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趨之及士信用事疏聞舊將奔  
其兵柄由是上下乘疑不肯用命凡出兵遣將當出者或

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卽厚賜之始起任事至軍則載  
妓女歌舞日命游談之士酣宴博奕及喪師失地而歸士

誠亦不問或復用爲將其威權不立如此宜其敗也 賁錄

士信爲丞相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

國朝雜事略卷七

五十

通國雜事



得富貴 平吳作

張氏割據時諸公自謂化家爲國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飾園池蓄聲伎購圖書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國弟張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園中采蓮舟楫以沈檀爲之諸公宴集輒費米千石本皆起於寒微一時得志遂至於此時人有詩云書生一夜睡不著太湖西畔是他邦士信在圍城中於城上玉棚下食金桃飲酒飛礮射入竅中擊死農田餘話

士信到江浙省徙達識帖木兒於嘉興自爲丞相不久令潘平章守杭州士信回蘇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三人謀國太祖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尙且人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辛二

通圖叢書

瞞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著人瞞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後士信守圍門正妓飲中礮死城破械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命縊死之 國初事蹟

士誠用事者王蔡葉三參軍皆迂濶書生不知大計吳中童謠云王蔡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歇 賈錄本傳

蔡葉行刺佞倖臣蔡彥文葉德新也張氏亡國由太弟太弟至此實由二佞丁未春二佞伏誅於臺城風乾其尸於秤刑者一月君不見僞吳兄弟四六七十年強兵富金穀大兄垂旒不下堂小弟秉鈞獨當國山陰蔡葉師雲陽葉星卜朝坐白玉堂夜宿黃金屋文不談周召武不論頗

牧機務託腹心邊籌憑耳目弄臣什什引膝前骨鯁孤孤納囚梏 參軍俞斗南也去年東臺殺普化今年南垣殺鐵木風陵斷棺取含珠鯨海刮商劫沈玉粥官隨地進妖豔籠貨無時滿阮谷西風卷地來六郡下破竹朽索不御六馬奔腐木那知五樓覆大絨先罪魁餘殃盡孳寄謝悠悠佞倖兒福不盈筐禍連族何如吳門市賣藥賣卜饑死心亦足鐵崖詠史樂府

達識帖木兒至嘉興士信峻其牆垣錮其門闔達識帖木兒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授於朝行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旣拘達識帖木兒卽使人至紹興索行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辛三

通圖叢書

臺印章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仰藥而死後數日達識帖木兒聞之歎曰丈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 史達識帖木兒傳

十月張士信以兵侵長興耿炳文破之擒其元帥宋興祖士信復益兵圍長興十一月湯和救長興與炳文夾擊士信兵敗之 賈錄

是冬浚常熟州白茆港

泰定間周文英奏記謂水勢所趨宜專治白茆婁江時莫之省也張士誠閱故贖得文英書起兵民夫十萬塹白茆

爲港長五九十里廣三十六丈委左丞呂珍督之民憚其勞時人采民言歌之功卒告成民大便利 三吳水利集

白茆謠曰白茆夫何蚩蚩擾鋤版鍤二十萬盡是吳中一

十二郡良家兒道旁過客問夫事但言將軍有令開江隄

延表九十里息肩弛擔知何時自從去年秋迄今猶未歸

層冰鑿鑿墮血指北風獵獵吹單衣父母不得見兒寒妻

嗷飢巡烽入夜急羽檄流星馳縱勞里正裏糧食長年苦

役家亦曠費伯師帥速如火弱者已死壯者羸白茆夫良

可悲豈無新店獵豈無趙光奇天關隔下土爾訴那由知

生男信是生女好爾生不辰逢百羅我歌白茆夫將軍靜

聽之君不聞晉陽水沈竈產蛙民弗離又不聞瓠子決天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五三

通國叢書

命殆非人所爲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險先言猶足規

承平之世念未及此況今四海皆瘡痍我願將軍心推德

懷庶黎靖荒服平四夷上書太常旗下立襄陽碑男耕女

織天下一坐令百姓歌雍熙 古虞文錄

又謠曰好條白茆塘只是開不全若與開得全好與百帥

歇戰船

至正二十五年 乙巳

二月丙午李伯昇寇諸全朱文忠大破之

張士信憤諸全之敗集兵號二十萬遣李伯昇挾我叛將

謝再興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互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廩

爲必拔之計胡德濟堅壁拒守嚴州行省左丞朱文忠率

諸將銜枚走新城奮擊之大敗其眾逐北十餘里溪水盡

赤獲同僉韓謙理問膝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士誠第五

子及伯昇以數騎遁去 寶錄

樞密院判謝再興乃都督朱文正之妻父胡大海攻紹興

太祖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張士誠令呂同僉於樸上

築一壩每年水發輒滄城再興不時遣人偷決之力戰功

多再興心腹右總管糜萬戶嘗以違禁物往揚州易賣

太祖恐泄國事執二人殺之以首懸於再興廳上 太祖

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右丞徐達復取再興回京聽宣諭

遣參軍李夢庚往節制軍馬令再興還聽調遣再興恥無

權勢出怨言曰女嫁不令我知有同給配又著我聽人節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五四

通國叢書

制與知府樂鳳就執夢庚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軍馬赴

紹興投降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忠圍之文忠

諭降保其不死指天爲誓謝五以城降 太祖曰謝再興

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張士誠情不可恕仍將謝五凌遲 國

事蹟

八月贈右丞潘元明院判潘元紹之父懋爲榮祿大夫淮南

行中書省右丞進封鄭國公母戴氏封鄭國太夫人

公爲通州人今吳王居鄉時公嘗從之遊夫人謂其子元

明曰此人豪也盍謹事之且爲次子元紹求婚至正癸巳

王舉義兵江淮間公首率元明等居麾下夫人內則綜家

事給餉餽親製戰士之服外則撫士卒如己子人皆樂爲

之用今江浙左丞呂公珍來自興化夫人見其儼然因爲  
公言公與語大悅即分授以兵使事楚國公俾居左右而  
屬任之無何公卒於秦郵之東郭及師渡江夫人居吳乙  
巳十月卒 陳基合葬誌

十月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布告中外辛丑命  
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  
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  
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  
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與山東相距 上欲先取  
通泰諸郡縣翦其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

同上

國初英雄事略卷七

五五

通國書

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駐軍於海安壩丁未進圍  
泰州新城敗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已酉淮安李院判來  
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城中拒守未下 實錄  
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舟師四百  
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已未

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辛酉還建康

庚辰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其守將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  
忠院判張士俊俘五千人送建康遣黃旗千戶劉傑徇興化  
十一月辛卯徐達追兵攻高郵

上即軍中命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

圍取淮安濠泗是月士誠兵寇宜興達率精兵渡江援宜興  
敗其兵城下十二月癸亥自宜興還攻高郵其將俞同僉堅  
守不下 實錄

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  
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同上

十一月大明兵取泰州時泰州通州淮安徐州宿州泗州

濠州安豐諸郡皆張士誠所據 元史

十一月克通州興化鹽城等縣 俞本記事錄

是年冬丞相張士信重徵僧度牒錢僧苦之慧朗住持杭

之天華寺斷一臂說四句偈以獻賴免者眾 王遂詩引

是年江浙行省鄉試丞相張士信命陳基等爲考官

至正二十六年 午

國初英雄事略卷七

五五

通國書

正月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歇沙瀆流窺江陰  
上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洲掠西  
淮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至浮子門力戰大破之  
三月徐達拔高郵

太祖命馮國勝圍高郵僉院俞某開門詐降國勝令指  
揮康泰等先入城俞某於城樓下闢盡殺之 太祖召國

勝回決以大杖數十罰令步走至高郵國勝怒四門齊上  
一鼓而破之俞某就擒 國初事蹟

四月乙卯徐達取淮安

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驛港夜往襲之破其水寨

泛海遁去俘其院判錢富等舟師薄城下右丞梅思祖副  
樞唐英蕭成出降庚午達率兵取興化淮地悉平實錄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

李濟據濠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上嘗命李善長以

書招之不報韓政督顧時等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已死

城中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實錄

太祖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雖有國而無家

遣襲希魯潛往說蕭把都後把都出降 太祖曰今日有

國有家遂我志也國初事蹟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

實錄

國初事蹟卷七

五七

通圖書

按元史徐宿二州亦士誠所據聚既降遣兵攻沛縣取邳  
州徐達亦克安豐

七月廖永安卒於姑蘇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

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七月 上以淮東既平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議討張

士誠右相國李善長以謂張氏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宜俟

隙而動徐達謂曰張氏驕奢暴殄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

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各擁兵眾爲富貴之娛王蔡葉

三參軍居中用事皆迂腐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

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

見獨汝合吾意八月以伐張氏告大江之神遂即戰門戒

諭將佐毋縱士卒虜掠毋妄殺僇士誠毋葬姑蘇城外勿

侵損其墓遂爲約戒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召徐達常遇春

於西苑諭以張氏若全城歸命必保全之若用師城破之

日以妄殺爲戒將發又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

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

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上曰不然士誠起

鹽徒與張天驥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

至窮蹙天驥輩懼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

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

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移兵姑

國初事蹟卷七

五八

通圖書

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

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

而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爲吾

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

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

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實錄

命傳檄姑蘇數士誠八罪

高皇帝平僞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總兵官

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

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

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爲救民近觀有元之末王居

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仇有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於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傳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爲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雒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大勢而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香軍爲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欲自爲由是天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

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櫬旣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阮其參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搆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江南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載犯浙省楊荀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

罪五也占據江浙錢塘十年不貢其罪六也知元綱已斷公然害其丞相達識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邊氓其罪八也凡此八罪有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飛飭軍將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我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余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卽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爲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

以全室家此興師之故也敢千百相聚旅拒王師卽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請施行準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令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士傑齎到

九朝野記

平吳錄同

徐達進攻湖州大敗士誠兵於阜林

癸丑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已已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昆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石

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來拒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曰兩軍相當不戰何時於是達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弔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騏子實皆不敢戰歛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俞得金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

國初聖德事略卷七

空

通國續編

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軍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權不敵皆遁去士誠增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阜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辛卯士誠復遣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穴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乙巳廖永忠辭顯將游軍自湖州之德清遂取之僉其院判鍾正及判將晉德成士誠自志堅敗甚懼遣右丞

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軍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眾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餽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辛亥達以所獲將士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王子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其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鎮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達復攻弁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卻辭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眾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暹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

國初聖德事略卷七

空

通國續編

實錄  
高啟聞朱將軍戰沒詩云江浦戈船赤幟稀孤軍落日陷重圍殘卒自隨新將去老親空見舊奴歸  
楊基悼朱秦仲總制云力盡戈鋌援不回猶揮赤手搏風雷謾使張遼說關羽誰將全武易秦裴  
攻湖州遇春躬率將士於大錢港與張氏將禿張左丞交

鋒遇春中矢創甚踞牀督戰將士莫知遂大敗張氏兵進圍湖州 俞本記事錄

十一月甲申大明兵取湖州路丙申取杭州路及紹興路辛丑取嘉興路 元史

甲申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於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伯昇曰勢孤援絕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驥總管陳味等以城降伯昇亦降乙丑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 實錄

國朝聖事略卷七

本三

通鑑叢書

十一月初二日湖州守將李司徒并禿張右丞降城中市不易肆張氏弟四丞相領精兵十萬援湖州駐舊館怯不敢進乃立柵以自固夕攜妓歌舞蹴踘爲戲遇春領兵攻之全軍倒戈而降四丞相僅免遁去 俞本記事錄

洪武元年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將兵討湖廣慈利土酋平之八月同耿炳文分兵守陝西三年論功行賞賜文綺及帛十六匹命以中書平章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爲征南右副將軍同吳良討靖州十二月班師賞綺帛八匹七年正月命往真定統理軍務八年正月命往彰德屯田開衛六年七月大將軍命分討殘胡十二年十二月定伯昇

與王博濟元明歲祿七百五十石十三年往漳州理軍務四月齋符召還 實錄

伯昇後坐胡黨見胡惟庸事略及昭示奸黨錄諸招

張氏之敗由李伯昇先降故吳人謂負主者曰李司徒 客論

張天驥興化人歸附後命爲江西行省右丞洪武三年陞本省左丞食祿世襲與伯昇同

九月己未命文忠帥師攻杭州十月文忠遣將攻桐廬降戴元帥略富陽擒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謝再興之弟謝五拒守文忠許以不死乃出降遂進兵杭州平章潘元明遣員外郎方彝納款明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

國朝聖事略卷七

本四

通鑑叢書

受任之當爲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爲省樞非心慕於榮華乃志存於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於見幾名實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旣入於職方願溥覃於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元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並執蔣英劉震出降 實錄

是月十九日李文忠攻杭州張氏婿平章潘驍馬降城中不識軍容安堵如故遂招撫紹興 俞本記事錄

署雲南布政司事平章潘元明卒元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元兵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

及李伯昇呂琛與焉後為浙江行省平章以杭州降仍授原官士誠由是勢孤以至於亡洪武三年以浙江行省平章食祿而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三年七月命往福建理軍務十四年平雲南署布政使司事庚子士誠同僉李思忠總管衡良佐以紹興路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臣宋興以城降

實錄

癸卯徐達等進兵圍平江

十一月進抵姑蘇其屬縣相繼來歸惟蘇州孤立而已上欲困服之乃圍其城

皇明本紀

癸卯大軍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敵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敵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渡戰艦千餘艘及積

國朝纂修事略卷七

本五

通圖續

聚甚眾達遂進軍圍其城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佑部將也善沒水天佑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佑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佑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茅成左脇中矢死

實錄

蘇州城堅兵銳屢攻不下達令各衛列營於城之周挑長壕所在相連接起敵臺以圍之高四丈下瞰城中往來男婦可以辨數

俞本記事錄

至正二十七年

丁吳元年

正月庚子大明兵取松江府

元史

四月丙午朔上海民錢鶴皋作亂據松江府大將軍徐達驍騎衛指揮葛俊等討平之

實錄

初達攻蘇州遣元帥楊福參謀費敬直諭松江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令就攝府事

上命苟玉珍代之達檄各

府驗民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命遂結張士誠故元帥府

國朝纂修事略卷二

本六

通圖續

副使韓復春施仁濟聚眾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開庫庾通判趙傲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玉珍棄城走追殺之鶴皋自稱行省左丞署柝為元字刻磚為印偽署官屬以姚大章為統兵元帥張思廉為參謀施仁濟谷子盛為樞密院判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平江求援達遣俊討之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眾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為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礮驚潰溺死者不可勝計兵及松江城鶴皋閉門拒守俊攻下之獲鶴皋檻送大將軍斬之仁濟等率餘黨遁去

實錄

國兵困姑蘇上洋入錢鶴皋起兵援張氏巨姓號泖湖謝亦與焉事敗皆破滅瞿祐泖湖詩有揮戈思指日傳檄欲



存吳之句 東遊集

五月丙子朔

上遺士誠書諭降不報

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於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寶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笑書至士誠不降

六月己酉士誠兵大敗於平江之山塘

國初英雄事略卷七

六七

通圖讀清

六月己酉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規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我軍轉至閩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絕其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都帥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小卻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倉夫善為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披銀鎧錦衣將其眾出入陣中人不能測是日俱溺死錢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能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

時降將李伯昇知城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請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妄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嗜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取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彀中死在旦夕一旦元兵潰亂公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其職事撫民人練軍旅嚴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親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及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一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亡至於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問陳友諒乎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孰鏖於鄱陽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

國初英雄事略卷七

六八

通圖讀清

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猶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萬戶侯况嘗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一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王子士誠復帥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迨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

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

李九

通國書

六月二十四日張四丞相於西閭門督戰方食桃類中石礮而死達領四十八衛將士圍城每一衛置襄陽礮架五座七稍礮架五十餘座大小將軍筒五十餘座四十八衛營寨列於城之周遭張氏欲遁不能飛度銃礮之聲晝夜不絕俞本記事錄

銅將軍刺爲相張士信也丁未六月六日爲龍井礮擊死

銅將軍無目視有準無耳聽有神高沙紅帽鐵篙子南來開府稱藩臣兵強國富結四鄰上稟正朔天王尊阿弟柱國秉國神宗僭逼大兄稱孤君案前大事有妖嬖後宮春豔千花嬪水犀萬督填震澤河丁萬鋪輸茅津神愁鬼憤

哭萬民銅將軍天假手疾雷一擊粉碎千金身斬妖蔓拔禍根烈火三日燒碧雲鐵篙子面縛西向爲吳賓鐵崖集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測若輩當自引決最少妾段氏請先死六人皆相繼自經元紹焚之瘞後圃丁未七月五日也溥陽張羽作七姬權厝志

偽周據吳日開賓賢館以致天下士其陪臣潘元紹以國戚元勳位重宰相雖酌酒嗜殺而能禮下文士故此石出於倉卒之際而一時文章書字皆極天下之選文徵明跋

七姬之死蓋出於潘之逼之謂之不幸則可平居優雜子女而漁聚之一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雉經之潘之惡甚矣楊慎跋

國朝書

七十

通國書

金盤美人刺爲駙馬潘元紹也潘娶美媚凡數十內一爲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絕類北齊主事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湖中昨夜金牀喜喜薦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薦美人頭明朝使君在何處湖中人擲血骷髏君不見東山宴上琵琶骨夜夜鬼語啼笠篔鐵崖樂府

九月辛巳大明兵取平江路執張士誠

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我師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以供礮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

破葑門遇春亦破閫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樞密  
 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諸節周仁立柵以  
 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  
 降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  
 劉毅收餘兵尙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劉  
 毅降士誠倉皇歸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舊將李伯  
 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昇決戶令  
 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  
 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  
 易以戶扉昇至舟中 實錄

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 上

國朝通鑑卷七

七

通鑑

意令將士各懸一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  
 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  
 肅軍士莫敢妄動居民晏安 同上

七月初八日張氏守葑門將朱平章開門納達兵張氏令  
 妻子眷屬登齊雲樓自焚遂登樓飲鴆侍者奪之須臾遇  
 春兵至李司徒扶士誠出殿達與其舟至應天府 俞本記  
 己酉取通州丁亥取無錫州

達等遣許千戶取通州次狼山守將張右丞降士誠從子  
 所謂火眼張也莫天佑等至無錫達累遣使諭降俱殺之  
 胡廷瑞攻之急州人張翼率父老說天佑出降天佑沈思  
 良久擲帽於地曰守此誠難不如降也翼乃縋城而下詣

軍前請命天佑遂出降天佑性兇猛有勇力人稱爲莫老  
 虎壬辰聚眾自保張士誠陷常州招之不從發兵攻之不  
 勝士誠受元太尉官天佑乃降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 錄  
 是月克無錫常熟 俞本記事錄

乙丑張士誠至建康自縊死

上召見士誠但瞑目不言不食賜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御  
 士扛於竿橋御杖四十而死 上命焚瘞於石頭城 俞本

大將軍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  
 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  
 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上欲全士誠而士誠

國朝通鑑卷七

七

通鑑

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死時年四十七 實錄

張氏生有東南富饒之地軍食豐足兵多驍脆諸暨老謝  
 叛歸之其勢足以得浙東婺州苗軍叛歸之其勢可以得  
 婺州皆遲而不取臺兵十三萬攻之不戰而潰先是乙巳  
 常遇春襲通泰據鹽場夜負小舟過壩攻取高郵淮東悉  
 爲明有未幾盡取浙西獨平江與無錫莫老虎堅守前後  
 攻圍一年臺兵死者十餘萬城破械送子臺以弓弦勒殺  
 之副莫老虎 九朝談纂

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  
 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  
 羣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

死士誠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二子逃民間不知所終賈錄

劉夫人至正太尉吳王嬪并珈車服置弗御澹煙常鎖雙眉春中州援遠敵在目權貴日驕疆日蹙背城借一王本心孤埋狐搨將軍欲夫人勇決烈女義百口樓居親舉燧片時陰慘萬世生月明風清佩音至君不見男兒成敗古有之孰以楚霸輕虞姬蘇民安得夫人祠烏棲白鳥庶少衰王逢梧溪集

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參政馬王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士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

人凡二十萬餘並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建康叛將熊天瑞伏誅賈錄

城破械張士誠同王蔡葉到京命縊殺之及獲原叛降人王哈刺不花徐大舍單同僉熊天瑞太祖曰此等叛逆之人皆明正典刑國初事蹟

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召右相國李善長左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都督馮宗異平章湯和胡廷瑞右丞廖永忠左丞華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參政薛顯趙庸曹良臣及各衛指揮千百戶於戟門封善長爲宣國公達爲信國公遇春爲鄂國公達綵段表裏十一匹遇春十匹廷瑞宗異各九匹

和良臣各八匹永忠高茂才各七匹顯庸興祖各六匹指揮人五匹千戶人四匹百戶人三匹軍人米一石鹽十斤明日達等入謝上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爲樂否對曰

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軍爲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安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爲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壬寅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從橫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保爵位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

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富貴若肆志一時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得爲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賈錄

吳元年國兵圍姑蘇張士誠縊不死就擒天台王澤叔潤有詩哀之云天星夜墮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棄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今無

豫讓聞風兩明年寒食節麥孟誰灑太妃墳先伯亦有絕句云虎鬪龍爭既不能雞鳴狗盜亦何曾陳平韓信皆歸漢只欠彭城老范增蓋張氏據有浙西地富饒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前元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北樂府譏之云卓羅辨兒緊扎稍頭帶方簷帽穿領潤袖衫

坐箇四人轎又是張吳王保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  
死難者武夫健將惟束手賣降而已詩意有所謂也羅祐  
詩話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偃然自王其勢若甚易者何哉蓋  
當四方擾攘民心皇皇無所依歸有能保障之者亦可以  
苟安也惟當時主以游談之人濟以脆軟之卒上下逸豫  
遂忘遠圖終焉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竟歸真主  
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庇其子孫  
何至國蹙城破身為俘囚如劉鋹耶雖然倔强激烈負氣  
而死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柔懦則過之  
耳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士大夫所記參以史書所載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七五

通國續編

為錄以藏之後世必有考焉平吳錄

余嘗過張士誠故宮廢墟殘堞鞠為茂草有足悲者及詢  
之父老往往能言其槩方其據吳僭王財賦甲兵雄於四  
方亦隗囂公孫述之徒匹也卒之疆圉日蹙猶欲嬰城基  
戰以蕞爾偏隅抗我王師妻孥為戮彼其政教弗修淫泆  
汰奢賢豪弗為之用即有所設施足以自亡而已矣哀哉  
錄三卷吳文定公寬所撰後有論袁襄平吳錄序

士誠之敗何也士誠施仁而不當於理將士奢侈而惜其  
生及馭將士無異於富家養驕子豈主國命師之道哉出  
師之日總兵者駐城遷延不進遣人詣士誠曰糧賞不敷  
士卒不敵衣甲旗幟不鮮俟如其請方行又攜妓妾從征

及遇大敵交鋒將士潰散而回又不誅責卻加升賞如此  
不亡者鮮矣士誠之心知施恩而不知施威知取之易而  
不知守之難也悲夫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國初羣雄事略卷七

美

通國續編

虞山錢謙益牧齋市編

方谷真

谷真台之黃巖人初名國珍後更名真避廟諱也又改國為谷避高帝御字也仁祖實錄諸書概從舊名誤矣當以宋濂神道碑正之至正八年聚眾海上吳元年十二月來降凡二十年授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洪武七年三月壬辰卒於京師鍾山里之私第年五十又六葬於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

至正八年<sub>子</sub>台州方國珍為亂聚眾海上命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朵兒只班討之元史順帝本紀續編十一月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通鑑叢書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讐逼逐入海為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于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皆投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元史泰不花傳

公長七尺狀貌魁梧身白如瓠有偉丈夫量未嘗宿怨識者已知其為貴人至正初李大翁嘯眾倡亂出入海島劫敗漕運舟殺使者有司捕索久不獲因從而緩輯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復效尤為亂勢鴟張甚中書參知政事朵兒只班發郡縣兵討之怨家誣構與其通

逮繫甚急屢捐貲賄吏尋捕如初公謀于家曰朝廷失政

統兵者玩寇區區小醜不能平亂自此始今酷吏藉之為

姦謀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

海為得計耳咸欣然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妄械齊民以為

功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數千久屯不解朝廷察其非罪奏

為慶元定海尉使散眾各安其居洪武九年十一月翰林

撰神道碑銘其子禮請于朝留守都尉尉經歷天台詹鼎撰

行狀

國珍名珍以字行世以販鹽浮海為業長身面黑頗沈勇

至正中同里蔡亂頭嘯聚惡少年行劫海上有司發兵捕

逐國珍怨家陳氏誣供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陳氏陳之

屬訴于官官發兵捕之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

及鄰里之懼禍逃難者亡入海中旬月間得數千人劫掠

漕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行省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

之兵敗反為所執國珍因迫使請于朝下招降之詔元主

從之遂授慶元定海尉國珍雖受官還故里而兵聚不解

勢益暴橫實錄方國珍本傳

國珍台之寧海人其居有山在其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

楊氏青出賊精其初亦欲為國官力後失賞遂出忿言曰

蔡能為盜我豈不能耶遂叛力能走及奔馬與兄國璋弟

國瑛姪亞初同為亂草木子

谷真乃台州之土豪至正初造艦千艘于海上劫掠商賈

集蠻卒數萬阻元之海運霸占浙東西瀕海州邑

楊氏一曰洋嶼山素無草木是年青草徧生國珍之兵果起方氏事蹟

先是蔡亂頭剽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楊氏入募賞功官爵募眾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卽啖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與萬戶蕭戴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草木子

十年庚寅十二月己酉方國珍攻温州元史

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元史素不花傳

十一年卯辛正月庚申命江漸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討方國

國初建寧路卷八

三 通國書

珍六月李羅帖木兒爲國珍所敗元史

二月詔李羅帖木兒爲江漸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素不花諭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温州素不花縱火焚之一夕遁去旣而李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花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李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間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李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詞上聞泰不花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花欲令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

夜過泰不花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花親至海濱散其徒眾拘其器舟國珍兄弟復受官有差元史素不花傳

朝廷命參政李羅討方國珍兵未交先潰郝萬戶爲所獲方拘制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請託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政嗚呼邊方貪官旣失之於始中宮寵后又失之於終刑賞無章紀綱大壞而中原之寇起矣草木子

十二年壬辰三月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入黃巖港台州路遠

魯花赤泰不花率官軍與戰死之元史

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

國初建寧路卷八

四 通國書

海以叛泰不花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憐狀泰不花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素泰不花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花噴目叱之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君璧皆死之元史素不花傳

五月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

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方國珍元史

方寇起瀕海豪傑如蒲圻趙宗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為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殲于盜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極品矣于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為盜矣草木子

方之初亂有宣敕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又獲功之官于法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有功無錢者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後盜塞實區控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給人已不榮之矣同上

國朝雜事略卷八

五

通國叢書

十二年五月方國珍寇台州自中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肉薄臨城城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登者盡壓死賊遂縱火焚郭外民舍樓并毀劉基台州路天妃廟碑

八月方國珍率其眾攻台州城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擊退之元史

中書參知政事帖理帖穆爾出為江浙行省左丞領征討事賊聞之因守帥吳世顯納款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與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實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討二公至台州遣使宣諭方氏兄弟悉歸所俘民願歲帥其徒防漕糧至直沽以自效於是海上悉平劉基天妃廟碑

十三年癸巳正月丙子方國珍復降三月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兒江南行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招諭方國珍十月

庚戌從二人之請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疑懼不受命元史

十四年甲午四月以阿兒溫沙為江浙行省右丞恩寧普為本省參知政事總兵討方國珍元史

先是帖里帖木兒等招諭國珍報國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戶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國珍不從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以故御史臺臣糾言二人之罪命阿兒溫沙等討之元史

國朝雜事略卷八

六

通國叢書

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準招安授谷真以官罷左丞輩羈管公於紹興是後方氏益橫誠意伯行狀按誠意伯行狀與元史異蓋元史所據者一時省臺之議與左丞輩相左者也當以行狀為正

九月方國珍拘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元史

國珍攻台州久不下有漁者九人常夜從水關入城漁畢則出既久乃就國珍獻計國珍與計而遣之一夕國珍兵至西門漁者使數人于西門大噪放火城中官兵盡趨救之又數人密從東門斬關而出納外兵遂陷台州月山叢談方氏陷溫台慶三郡俱在甲午乙未間元史及實錄俱不



詳

至正壬辰春方國珍率海島貧民千餘艘突入劉家河燒海運船無算遂抵太倉大肆焚掠浙省參政寶哥樊執敬以兵數千來援遣平江奕十字軍為前鋒潰于張涇賊大獲金帛而歸

十四年國珍復率蘭秀山賊來寇水軍副萬戶董搏霄禦之于劉家河及半涇斬首數百級賊遂遁去並嘉定縣志

十五年乙未方國珍剽掠温州慶元等路朝廷招諭不下方氏事蹟

十六年丙申三月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為海道運糧漕運萬戶兼防禦海道運糧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兼防禦海道事元史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七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十七年丁酉方國珍據溫台慶元等處方氏事蹟

厥後汝穎兵大起海內鼎沸齊國忠襄王李察罕保釐河碓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珍分有江

漢荆益張士誠據淮淞公亦有慶元台溫三郡之地同縣張子善者好縱橫之術走說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

將極不待智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袂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眾可立而待沂江而上則南

北中絕擅餽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甌越可傳檄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

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為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適為主保境安民以俟

真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神道碑

八月乙丑升左丞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海道運糧萬戶如故元史

公累遷至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真統十將軍

兵七萬禦公于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偽都在焉文炳真陳兵城中乃以步騎夾岸為陣士誠命游兵往

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衝乃復參用步騎兵雖眾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

壯士數百趨翁子橋文炳真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公戒其眾持葦席藉塗泥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火箭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八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亂射公燈及鬚鬢橫刃大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公與壯士追擊趨其中堅文炳真接戰公出入陣中

所向輒披靡橋左右水騎迄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敗北文炳真棄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用

日又戰七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送款請奉元正朔公遷遂授公節鉞鎮浙東開治于鄞元之君臣多

公之助復數加爵賞俄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衛國公印章昆弟子姓賓客皆至大官神道碑

偽周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患之且欲藉國珍收士誠因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兄弟轉官有差令其將兵討

士誠國珍率兄弟諸姪以舟師五萬進擊崑山州七戰七

捷會士誠亦送降款于元元從其請遂命國珍罷兵國珍  
還開治于慶元而兼領温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  
弟國瑛居台姪明善居温而留弟國珉自副實錄本傳

十六年張士誠據平江國珍已歸元以温台明三州之師  
來稱克復張氏遣其將呂珍守裔子有漕戶倪蓬頭者為  
國珍內應潛襲呂珍僅以身免後張氏降元國珍復來  
寇士誠復遣呂珍迎之大破三州兵浮屍蔽江江水為之  
不流自是方氏不敢復為寇嘉定縣志

神道碑但記裔子之勝而志無記三州之敗蓋各從其國  
記也

士誠屢為我軍所敗又南與楊完者接境方國珍乘隙又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九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以海濱攻擊崑山乃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為婚姻于是兩  
境之民稍息秘閣元龜政要

按元授國珍參政在丁酉八月士誠降元亦在是月而政  
要諸書紀兩家結好乃在丙申之十二月其誤明矣姑改  
附于此

丁酉海寇劫崑山即國珍兵也鄭元祐白雲海記

十八年戊戌

方國珍遣兵襲據紹興屬縣樞密院判官邁里古思曰國  
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  
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虞中還請益兵朝廷方倚重國  
珍資其舟以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

憤邁里古思擅舉兵且恐生事即召邁里古思至其私第  
與計事命左右以鐵鎚搥死之斷其頭擲廁溷中黃中乃  
率其眾復仇盡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掾史獨留拜  
住哥不殺以告于張士誠士誠乃遣其將以兵守紹興元  
邁里古思傳

戊戌十月廿三日邁里古思出兵與方谷真部下馮萬戶  
鬪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廿四日遲明拜召君私第議  
事至中門左右以鐵鎚搥殺之部將黃中率眾為復仇入  
拜家舉其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輟耕錄  
十二月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寶  
時 上親取婺州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十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方氏事蹟諸書並云是年 上遣典籤劉辰使慶元卻國  
珍所遣侍姬而實錄不載

十九年己亥正月乙卯方國珍遣使奉書獻黃金五十斤白金  
百斤金織文綺百端實錄

蔡元剛至慶元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  
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  
抗况與抗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  
藉為聲援以觀其變眾以為然至是遣使奉書獻金幣願  
合兵其滅張士誠書略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  
于時向者因怨構誣逃死無所遂竄海島為眾所推連有  
三郡非敢稱亂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

左據有形勝以制四方奮敷威武以安百姓國珍嚮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曠愚猥加誨諭開其昏矇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願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首言爲定明神實臨上復遣省都鎮撫孫養浩報之國珍雖納款然尙陰持兩端

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關後改名明完一作亞關上厚賜而遣之實錄

公遣子完入侍上喜曰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爲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資上許之然猶

國初聖事略卷八

十一

通鑑綱目

自海道輸粟元都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上惟求庇民而已神道碑

九月甲寅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珍兄弟行省平章等官有差授方國珍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國璋行中書省右丞國瑛行中書省參政國珉江南行樞密院僉院各給符印乃以本部兵馬城守俟命征討煜至慶元國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又恐受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亦頗倨惟國珉開樞密分院署事實錄國珉行用樞密院印其餘印信留而不用心持兩端太祖寬容之國初事蹟

太祖遣亞關回降以銀印令奉龍鳳正朔遣博士夏煜齊

往慶元分署月山叢談

十月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史

方是時元每歲遣官督國珍備海舟至張士誠所以漕米十萬餘石渡海北輸元都累加國珍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自是國珍兄弟子姪貪虐日甚雖時遣人入貢其實假此以爲覘伺

二十年庚子

正月夏煜自慶元還言國珍姦詐狀上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較乃遣都事楊憲傅仲彰往諭之曰吾始以汝爲豪傑議時務不待征討幡然歸命嘉汝之意命以高官兄弟顯榮自制一面豈效他人陽交陰備徒爲羈縻之圖而已豈意汝自迷惑味遠大之圖爲覆滅之計外雖納降

國初聖事略卷八

十二

通鑑綱目

內實反覆欲覘我虛實則遣質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爲者吾寧不能遣一偏裨將十萬眾直窮海島以取汝耶願以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改耳汝及今滌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爲僇徒爲人所指笑夫智者轉敗爲功因禍爲福汝其圖之國珍不省實錄

十一月甲寅朔復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國珍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誦詐者亡負固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汝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

煩訓諭使者歸遂遣謝過實錄

方國珍既獻三郡不奉正朔 太祖累遣夏煜李謙孫養

浩楊憲傅仲章程明善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為

保百姓請上位多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若遽奉正朔張

士誠陳友諒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為名彼則

無名罪我果欲從命必須多發軍馬即當以三郡交還國

珍願領弟姪赴京聽命止乞一身不仕以報元之恩德

上曰姑置之俟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則遲矣國初事蹟

二十一年辛丑

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謝夏煜之命且以金玉飾

馬鞍轡來獻 上卻之實錄

太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往進獻 太祖謂其使

曰我取天下用馬奚取此物次年國珍又進大西馬四匹

太祖曰此馬可蹋街隨賜將官克蘇州國初事蹟

二十二年壬寅二月國朝苗軍降將蔣英李福叛將由台州走

福建方國璋率兵邀擊於僊居為所敗被殺實錄本傳

苗軍劉震蔣英等叛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

隸麾下眾皆賀獨公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

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遂帥師擊之仲兄中

流矢而歿 上遣使弔祭且慰撫其遺孤神道碑

二十三年癸卯

二十四年甲辰

九月方明善攻平陽參軍胡深遣兵擊敗之實錄

先是温州土豪周宗道據温之平陽屢為明善所逼歸降

于我明善恐益率兵攻之宗道求援于深深出師擊敗之

遂攻下瑞安進兵温州明善懼與國珍謀輸歲貢銀二萬

兩充軍費請守鄉郡如錢鏐故事 上許之命深班師上

元史 二十五年乙巳十月以方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開省慶元

實錄 二十六年丙午四月方國珍遣經歷劉庸等來貢白金二萬兩

十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

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史

公世為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弱之屢致侵蝕父歎曰吾

諸子當有興者無久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

貴贈曾祖祖皆行省平章勳柱國越國公父伯奇淮南行

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越國公會祖妣暨兩妻董氏皆越

國夫人神道碑

明善小字亞初方氏事蹟

吳元年丁未二月己未

上以國珍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實錄

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

師討姑蘇國珍擁兵坐視屢假貢獻規勝敗為叛服計

上以書數其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

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鴟張於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嶼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爲爾過一也吾下婺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汝較短長爾自懷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卽遣還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閒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姦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損師乏糧又爲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

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疏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兄弟無功于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跋扈萬狀今歸於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出掠我並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温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

皆降附遂擣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姦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扇潛結遙爲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爲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爲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生釁此爾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或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之情或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豪傑之士能爲爾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尙可圖也國

珍得書不報

七月遣使責國珍貢糧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實錄

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克杭州據境自若時時遣間諜覘我虛實上以書責之曰汝初納款謂杭城克卽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汝懷姦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爾故得以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是吾大庇于爾也爾乃自爲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姦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暇救人爾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爾吾師下姑蘇南取温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

也爾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入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反爲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爲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爾宜慎思之書至國珍大懼集弟姪及諸將佐決去就其郎中張本仁曰江左之兵方圍姑蘇姑蘇勅敵也國富兵強高城深池懷必死之志勝負難必彼安能輕越千里而取我劉庸曰江左兵多步騎步騎平地用也施諸海濱其如吾海舟何國珍弟姪多以爲然唯工柁爭曰此二者皆非所以爲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江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十七

海國叢書

左一下姑蘇出兵南向乘勝而驅責吾背叛之罪辭直而師壯吾誰與爲援者將一敗塗地矣莫若遣使奉書明示不敢背德庶幾可以解紛息兵而公得以常保富貴福及子孫不然禍至無日矣國珍素慧闇不能決惟日夜運珍寶集拒艦爲汎海計

九月甲戌朔命參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上曰國珍魚鹽負販皆竄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丁西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辛丑克台州國瑛奔黃巖 實錄 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

珍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始乘城拒守士卒往往逃潰我師攻之急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與善門守黃巖亮祖入其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兵至黃巖州國瑛燒厩宇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魯降 實錄

癸丑命御史大夫湯和爲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爲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于慶元 實錄

國珍聞之益懼遂乘大船遁入海島和與禎等引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廐 方氏事蹟 己巳朱亮祖攻温州方明善挈家遁去 同上

亮祖自黃巖進兵温州擊敗國珍部將于城南七里破其太平寨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十八

海國叢書

將遊兵應援晡時克其城獲其員外郎劉本方明善先已挈妻子遁去亮祖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 實錄

十一月癸酉朔亮祖率舟師襲敗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 同上

亮祖陣于温州城南七里其將黃宗雲朱景達來降亮祖納之授以元帥時李文忠遣耿天璧將蘇州兵抵温州太平嶺下方明善遣衛士拒戰我師失利宗雲等叛去明日天璧復引兵攻之明善來禦奮擊大敗之遂北至生婁門外下遂破其太平寨亮祖分兵急攻遂克其城明善遁去宗雲等復詣章溢降溢怒其反覆戮之

十一月癸未大明兵取慶元路元史

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府判徐善等出降方國珍部下驅乘海舟遁去和率兵追之國珍以眾力戰我師擊敗之禽其偽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等國珍率餘眾入海和還師慶元徇下定海慈谿等縣丁酉和等兵至車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挈家入海禎即引師追至盤嶼及之國珍還師來拒合戰至夜三鼓敗之國珍復挈妻子棄其師而遁盡獲其戰船輜重而還遂下慶元分兵戍之乙未和等進兵温州

已丑方國珍入海島命中書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帥

師自海道會和討之實錄

國朝雜錄卷八

十九

方國瑛遣經歷郭春及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壬辰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皆叛不得已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和乞降又遣其子明完明則從子明鞏等納其省院及諸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黃巖南監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鎮十二月方國珍歸於大明元史

大將軍平姑蘇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幕府賓客無所陳說失朝賀禮上怒大軍且壓郵公憂懼不知所為乃封府庫籍民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

海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絕于天地敢一陳愚衷惟陛下裁察臣本庸才處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擊雷掣之師至於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時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則暮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意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温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于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于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俟命上覽表趣公入覲公至京師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神道碑上始怒其反覆覽表憐之乃賜書曰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實錄辛亥方國珍及其弟國珉率見湯和于軍門送國珍等赴京

國朝雜錄卷八

二十

國朝雜錄

師實錄

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四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戊午徙方國珍所署偽官左右丞元帥劉庸等居于濠州實錄

國珍實欲泛海以風不順不得已歸命月山叢談

洪武二年十月以方國珍為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江西行省右丞俱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實錄

三年十二月子孫世襲指揮僉事同上

七年三月壬辰廣西行省中書左丞方國珍卒同上

太祖命湯和攻慶元國珍懼十年不改正朔下海避之繼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三

通國叢書

又請降惟姪明善拒敵後亦降太祖以國珍既降不念舊

惡授廣西行省參政起造千步廊一百間報功其次子亞

關獻三郡海船水手數萬及建言沿海築城立衛所防倭

太祖從之國初事蹟

谷真朝畢宣升奉天殿賜以龍衣冠帶命與大臣班坐而

宴俞本紀事錄

上以公誠懇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

廣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上燕坐不能興輿至

第則成末疾矣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子禮廣洋衛指

揮僉事完虎賁衛千戶所鎮撫令得親見之已而疾革

上遣中使問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

恩無尺寸之功而子孫惟魯絕不知人間事幸陛下以臣

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為犬馬報陛下矣言畢而逝

上親御翰墨為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

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亦皆奉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

公病時嘗屬諸子曰我即死無歸葬海濱主上遇我過厚

可求京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于禮義及是卜城東

二十里玉山之原禮部為奏請上欣然可之神道碑

國珍與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同邑劉仁本張本

仁鄭永思永嘉止柎輩惟止柎頗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

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其兄弟子姪分治二郡政刑

租賦率任意為輕重姪明善居温頗循法度而兄國璋弟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三

通國叢書

國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為富家計及國珍降其參

佐皆杖死惟赦柎仕為韶州知府實錄本傳

國初羣雄事略卷八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擴廓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潁州沈丘人本姓王氏名保保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養以為子元拜太尉中書右丞相封河南王洪武八年八月卒於哈刺那海之衙庭

至正二十三年

六月戊子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眾乃推察罕帖

木兒之子擴廓帖木兒為總兵官復圍益都詔授擴廓帖木

兒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

事同知詹事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元史順帝本紀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遼國書

王保保者察罕甥也嘗養為子察罕入城之夕諸將惶惑

不知所從軍中頗有異論同銀白鎖住乃察罕舊人有機

識遽倡言曰總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

中止況今總制官王保保曾為總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

擴廓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眾

亦皆拜人心始定庚申外史

二十一年四月察罕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

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元史本紀

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庚申詔授擴

廓帖木兒太尉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

太子詹事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元史

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人心亦思自

奮圍城益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

察罕帖木兒元史

十二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尹煥章以書來獻馬實錄

先是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

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荅察罕死擴廓

帖木兒代領其眾乃遣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來還因以

馬來獻實錄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正月丙寅

上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

實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遼國書

書略曰元失其馭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

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先王奮

起中原英勇智謀過于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

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

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賦何慰

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

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實錄

二月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三月詔遣中書平章

政事愛不花分省冀寧擴廓帖木兒遣兵據之六月戊申李

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擴廓帖木兒遣部將

貊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八月戊午李羅帖木兒

言擴廓帖木兒踵襲父惡有不臣之罪乞賜處置

字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後數以兵爭晉冀雖屢  
諭解之而警隙日深二十三年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字  
羅帖木兒構兵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  
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皆奔大同字羅帖木兒匿之營中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三月詔數字羅帖木兒罪解其兵權削其

官爵字羅帖木兒不受詔八月字羅帖木兒大舉犯關擴廓

帖木兒部將白鎖住奉皇太子奔于太原元史

十二月乙巳 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實錄

書曰嘗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哉立於始或沮於

終成於前或墜於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綱

國初英雄事略卷九

三

通圖彙編

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罔有攸濟者閣下之先人穎川王

以一軍之卒用於眾敗之餘僅得加兵於齊魯功未及成

而禍嬰不測使一時豪傑莫不悼惜閣下孝切於中勇發

於義鼓率憤旅竟雪讐恥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撓意氣

慷慨激厲三軍雖李存勗之規略莫是過穎川為不死矣

邇聞北庭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挾令夷夏字羅犯關

古今大惡此政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令之時也夫以閣

下雄才取之有餘然常勝之家意多輕敵應變之術不可

不審今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穎川新造之業邊庭未

固近郊多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鄰與不窺者誠穎川存日

能盡撫養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違絕也或字羅侵寇不已

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強然

春秋卹交之意常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  
彼此之分哉況予近平偽漢四境已安正息兵養銳之時  
豈不往助閣下乎且英雄豪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  
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茲專人備道斯忱惟閣下  
圖之

至正二十五年乙巳三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字

羅帖木兒七月字羅帖木兒伏誅擴廓帖木兒扈從皇太子

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帖木兒為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

事同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閏十月辛未詔封

擴廓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元史

國初英雄事略卷九

四

通圖彙編

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

居兩月即遣南還視師元史察罕傳

擴廓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居京師兩月怏怏不樂朝

士往往輕之謂其非根腳官人左右勸擴廓請出治兵江

淮詔從之庚申外史

是年七月甲子 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實錄

書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騎即遣汪河同往

為生者質沒者弔使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

閣下昔與字羅構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

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

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於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造

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較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於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予嘗博詢廣采聞中軍將欲爲變恐不利於閣下故再遣人敘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

十月徐達出兵淮東 上遣使諭之曰邇聞王保保兵入關中爲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還至汴梁復東取樂安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五

通鑑叢書

又爲俞寶所敗追過清河溺死者甚眾今保保驅其人民已北遁矣孔興脫烈伯天保奴兵走三晉汴梁唐鄧之間餘兵據守此迤北消息汝宜知之 實錄 思道卽良弼

至正二十六年 丙午二月擴廓帖木兒遣河南調度各處軍馬

陝西張良弼拒命三月擴廓帖木兒遣兵西攻張良弼於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良弼合 元史

擴廓既出無意治兵欲廬父墓側或曰總兵既受朝命不可中止擴廓左右有孫翥趙恆者儉人也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計以容其奸謂擴廓曰丞相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烈里白孔興張思道四軍坐食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

併力渡河彼若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關中四軍張思道脫烈里白孔興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而後飲汝於我前無立地處而公然稱總兵調我耶令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來見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關中兩家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 庚申外史

二月 上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遣使諭徐達于高郵已而王保保聞有備竟不至 實錄

國初羣雄事略卷九

六

通鑑叢書

五月徐達克安豐聞王保保欲侵徐州卽分兵趨徐既而兵至王保保大敗而去 同上

是年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 實錄

書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字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王平居則謀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卹鄰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懼後期相誤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信相待如此惟春秋

有鄭告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  
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  
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  
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霸  
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  
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  
答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  
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孛羅  
雖死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保  
拒戰于樂安王仁逃歸于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  
西南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

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  
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  
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復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  
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僞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  
搢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爲國者不獨君  
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都待楚使以草具待  
亞父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  
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  
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續我  
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  
猶可緩爲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

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  
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  
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  
山東加以張季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  
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反足以爲害矣惟  
閣下與眾君子同謀之母徒獨斷以遺後悔

十月擴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完哲等駐兵  
濟南以控制山東 元史

擴廓由懷慶屯彰德彰德蓄積糧草十萬坐食之帝始疑  
擴廓有異志曰擴廓之出爲清肅江淮也不肅清江淮而  
結怨關中關中之戰雌雄未決而復移兵彰德豈欲窺我

京師耶又怒其后及太子曰汝母子誤我天下太子致被  
捶擊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不得已命母弟脫因帖  
木兒及貊高完仲宜駐兵濟寧鄒縣等縣名爲保障山東  
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 庚申外史

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  
廓帖木兒與李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  
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  
木兒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卽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  
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帖木兒第遣其弟及  
部將以兵往山東而西兵終不解帝又下詔和解之願乃  
戕殺詔使天保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 元史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正月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合元殿基推李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元史

是月甲辰 上遣使與擴廓帖木兒書實錄

書曰蓋聞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一旦以尹煥章齎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閣下能行令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生者慶初非

國初英雄事略卷九

九

國初英雄事略卷九

無故也及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而自釋者政以此時字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李羅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為重生靈為念者改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女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閒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交兵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導意所拘者小所失者

大也況閣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距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于潼關李思齊抗衡于秦隴俞寶之兵蕃變于肘掖王信之眾生

覺于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之不聞坐使諸雄連結禍幾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四遣人喋喋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聞者禍起山東兵連秦塞幽并涵澆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取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迫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

國初英雄事略卷九

十

國初英雄事略卷九

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於衛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閣下執此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時之戰患禍綱日嬰惡貫日積強敵以增仇讐不解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況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二月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指揮傅友德擊敗之生擒李二實錄

徐達圍蘇州 太祖特命指揮傅友德領馬軍三百與徐州陸參政出哨濟寧以警中原國初事蹟

四月 上語侍臣曰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爲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爲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閒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厭潰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尙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 實錄

是月遣使遺河南擴廓帖木兒陳州譚右丞豹高脫因帖木兒等紗羅葛布有差 同上

八月丙午詔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擴廓帖木兒領本部軍馬肅清江淮李思齊等分兵進取其濟時艱擴廓帖木兒不肯受分兵之命豹高關保等皆叛詔黜其兵權就命豹高討之壬子爲皇太子立大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 元史

二十七年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軍頗不支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煥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罷兵孫翥進密計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煥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袁必助我袁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於是攻張李益急七月翥恆復進計曰關中四軍李思齊最強思齊破則三軍自下矣今關中兵將彼此相持不決所畏者惟豹高耳宜急抽豹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擣鳳翔覆思齊巢穴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擴廓即日從其計豹高部將多孛羅之黨行至衛輝夜聚議曰朝廷用我敵南

軍今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船張知院沙劉參政拔劍誓眾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扶豹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豹高即使守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北奔彰德僞爲使人以入殺擴廓守將范國瑛劉沙西奔懷慶守將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朝廷方議奪擴廓兵柄見豹高奏至大喜陞豹高知院兼平章總河北軍且詔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李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豹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因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帖木兒盡劫掠山東以西民畜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雒民兵北渡懷慶豹高懼擴廓兄弟夾攻亦盡劫掠衛輝民畜北入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國鳳者進謀于太子于是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天下兵馬省臺部院皆受節制以豹高首倡大義所部將士皆賜號忠義功臣 庚申外史

九月戊戌 上又以書遺擴廓帖木兒 實錄

書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審閣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尙未長成閣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於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於軍門縱此心自以爲忠安能免於人議若猶豫不決恐變生部屬事有

難言閣下果忠於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予近於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已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廣止有閩中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即日諸軍屯駐在內居閒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援薄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

十月壬子詔擴廓帖木兒落太傅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職事依前河南王以汝州爲食邑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凡所總諸軍命諸將分領之擴廓帖木兒不受詔即退軍屯澤州 元史

十一月擴廓自懷慶北據澤州 庚申外史

國朝羣雄事略卷九

二三

通鑑彙考

十二月 上諭山東所俘楊左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爲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于元凡闔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于天以此存心是爲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儉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

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爲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實錄

是月大軍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先驅人民引軍遁去 同上

洪武元年

至正二十八年 戊申正月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係以兵爲之守擴廓帖木兒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二月壬寅朔詔削其爵邑令諸軍其討之內辰擴廓帖木兒自澤州退守平陽關保據澤潞二州與獬高合是月 大明兵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

國朝羣雄事略卷九

十四

通鑑彙考

本心乃解兵西還 元史

朝廷誘擴廓將李景昌封爲國公景昌以汴梁歸之誘關保亦封爲許國公亦以晉冀歸之擴廓退據平陽 庚申外史

三月己亥大將軍徐達兵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汴梁守將李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 景昌 四月戊申兵至河南塔兒灣詹同脫因帖木兒戰敗於維水之北收散卒走陝州李克彝走陝西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以梁王金印出降河南平

阿魯溫者察罕帖木兒父也 實錄

是月馮宗異兵至陝州脫因帖木兒遁去進攻潼關李思齊棄輜重走鳳翔張思道走郿城 同上

四月大軍平汴梁河南諸州相次降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關保與貊高合勢攻其東李思齊張思道脫里白孔與合軍攻其西庚申外史

五月擴廓帖木兒遣尙書蔣也先參政溫某自太原以馬三匹白金二錠詣大軍脩饋禮徐達受馬反金遣舍人王銘送也先赴京仍遣溫參政還報擴廓實錄

五月庚寅 車駕幸汴梁實錄

上幸汴遣老保招諭王保保保保鳩殺之老保姓李氏一名保保陽武縣中智保人從察罕起義沈正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後平方脫脫之亂老保以功改除樞密院知院守澤州復隨察罕攻山東察罕死與其甥王保保攻拔

國朝通志卷九

十五

遼園叢書

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丁未十一月城破被執實錄

六月庚子朔大將軍達自河南至行在 上問取元都計

達曰臣自平齊魯下河雒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其孤城必然克之同上

是月 上遣人祭故忠襄王李察罕曰草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名爾李將軍當中原擾攘元政不綱大臣竊命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國勢日危人將以爲元無人矣何將軍之忠義倡農夫爲三軍拔智勇以上聞頒爵以官之明其分數義旗舉而兵興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能陳兵於野請命於朝進退有方君命是

聽當是時忠心昭如五曜號令嚴若冰霜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旣勝志少盈納速逃釋有罪忠義漸虧鬼神鑒見俄而禍膺不測殞於敵手然忠未終而奸未顯壽不期年果屬何耶豈果竭忠以身先而致是歟抑人臣之有將而若此歟噫予數其事而酬之猶生之對也靈離而往予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乎御製文錄

上幸河南遣人具牲醴祀齊王李察罕墓察罕元追封齊王又以其甥王保保總山西番漢兵 上欲其來附娶其妹爲秦王妃令民數戶守墓俞本記事錄

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閏月己亥朔擴廓帖木兒擒貊高

國朝通志卷九

十六

遼園叢書

關保詔關保貊高開謀構兵依軍法處治關保貊高皆被殺貊高逼太原城爲陣貊高輕脫從數騎巡陣擴廓部將毛翼望見易旗幟駐兵于其西角貊高誤入其陣擒之關保營在貊高西未及布陣縛貊高示之皆潰關保亦被擒兩部將士皆降于擴廓庚申外史

丁巳詔罷大撫軍院復命擴廓帖木兒依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以兵從河北南討甲子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 大明兵至通州丙寅帝北奔八月庚午 大明兵入京城國亡元史

朝廷聞關保貊高軍敗大驚遽罷撫軍院歸罪太子殺伯元臣李國鳳盡復擴廓官爵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



廓出援燕京擴廓得詔乃提兵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途千里無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荆關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曩元輝曰朝廷開撫軍院步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二十八日夜帝即卷其子女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庚申外史

國朝雜錄卷九

十七

通圖叢書

是月壬申大將軍遣故元尙書九住還太原告諭擴廓帖木兒

癸未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師取山西是月又命

偏將軍湯和右副將軍馮宗異俱率師從大將軍取山西實錄

九月壬申馮宗異湯和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癸酉

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張伯顏等遁去擴廓帖木兒部將

平章韓札兒毛義以馬步兵來攻楊景張斌等往援大戰

于韓店我師失利實錄

是月大都督府都事汪河癸卯歲奉使擴廓帖木兒被拘

于陝州者六年至是始還以為吏部侍郎同上

十二月丁卯朔大將軍徐達克太原擴廓帖木兒宵遁降其

實錄

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領其餘眾西奔於甘肅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師次太原擴廓帖木兒兵尙盛中山王夜劫其營擴廓中傷宵遁天潢玉牒

十一月擴廓兵數十萬駐太原十二月大將自碗子城入破擴廓于澤潞是月擴廓部將賀宗哲來援晉冀駐龍

鎮衛口子去太原七十里而大軍先鋒常遇春夜砍擴廓營侵及中軍擴廓匹馬隻韉夜遁于是晉冀之地皆平庚申外史

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門關將

國朝雜錄卷九

十八

通圖叢書

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吭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其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眾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達兵至太原兩軍對壘列營二十餘里相持凡三日達選善劫營軍師夜劫之河南王覺單騎而遁達令汪興祖追襲至大同不獲克其城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遁

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眾覺亂擾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鞵未及竟跌一足踰帳後出乘驛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士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俞本記事錄

洪武二年己酉四月右副將軍馮宗異兵至臨洮李思齊降張思道亦以慶陽降于我已而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使其弟夏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俱爲擴廓

國初雜事略卷九

十九

通國

帖木兒所執徐達既下平涼卽謀取慶陽湯和部將謝三往招夏臣遂以城降達遣薛顯將兵赴慶陽夏臣出迎匍伏道左逮暮以兵劫營我師迸散顯被傷走還夏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又慶陽城高險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兄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禮兒爲羽翼姚暉葛八之徒爲牙爪故復據慶陽以叛欲拒守以成大功達恐其黨與相扇爲聲援先遣兵鈔其出入之路六月達駐師東原分遣諸將圍其城夏臣遣竹奇往寧夏求援被執于環州又獲王保保謀者四人七月王保保部將韓禮兒攻破原州又陷涇州欲以援慶陽馮宗異自驛馬關引

兵擊之禮兒遁去八月張思道遣右丞王讓等以白纓衣與夏臣爲信且言王保保已往永昌俾以城降爲我軍所獲夏臣數出戰不利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姚暉等以城降夏臣父子俱投井中引出斬之實錄

是月李文忠擒脫列伯于大同孔興走綏德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泊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元主無意南向矣同上

上遣使諭元將擴廓帖木兒

曰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功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運

國初雜事略卷九

二十

通國

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撤蓋以汝守孤城保其餘眾遠處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與瀚濞示茲至懷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部下將帥及各部流移軍士多我中土之人果能革心從順文武智謀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者聽其賀宗哲孫壽趙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計投機之會聞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高皇帝御製文集

十二月王保保知大軍南還以兵襲蘭州指揮張溫拒守保保進攻不利乃引去同上

三年正月初三日夜半有馬銜山民王黑子叩臨洮城門報曰元小總兵軍馬已圍蘭州指揮俞光被擒哨兵將至

矣指揮韋正登城設備連日哨果至聞有備而回元兵攻  
蘭州百計不能克兵眾食乏互相殺食主將不能禁三月  
大將軍達右副將軍和左副將軍愈督兵四十萬援之

洪武三年 庚戌

正月癸巳

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  
左副將軍往征沙漠實錄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失緩急之宜  
吾欲分兵為二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  
保保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  
不暇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

國朝通志卷九

三

虎取之必矣諸將受命而行同上

王保保駐兵安定縣之西嶮入侵蘭州無所得而去乃繼  
游兵四出被其擾同上

三月戊午大將軍達師至定西

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進兵沈兒峪遣左副將軍鄧愈直  
抵其壘立柵以逼之

兵至定西乾溝達諭將士曰我在此安營元兵必棄圍赴  
戰及彼至吾已息兵二日戰必勝矣居二日小總兵果留  
圍城之兵率部下赴敵達令陝西運糧相繼元兵食愈乏  
愈本記事錄

四月初五日達令各衛士卒輪晝夜驚擾之元兵飢甚而

不得息初七日夜不令軍士擾之俟元兵睡熟選將士造  
其中軍劫之元兵大潰小總兵遁去部下將帥悉擒至興  
元斬之士卒派錄各衛隨征成都

四月王保保走和林

大將軍駐沈兒峪口與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保保  
發兵千餘由閒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  
擾達親率兵擊之乃退明日力戰大敗保保兵于川北亂  
冢間擒元剌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  
赤嚴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一千八百六十五人保保  
僅與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  
寧夏奔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實錄

國朝通志卷九

三

是月丙戌帝庚申殂於應昌五月癸卯 大明兵襲應昌府

孫買的里八刺及后妃并寶王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理  
臘從十數騎遁元史

洪武四年辛亥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王

保保女弟為秦王棧妃實錄

時妃有外王父喪 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太  
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婚況王妃無服 上遂令中使及  
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發冊禮冊曰朕君天下封諸子為  
王必選名家賢女為之妃今朕第二子秦王棧年已長成  
選爾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冊  
為王之妃爾其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實錄

按保保姓王氏為李察罕之甥今秦王妃曰選爾王氏知為保保本生妹也曰有外王父喪者蓋即察罕之父梁王阿魯溫也

洪武五年壬子正月遣征虜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征西將軍馮勝率師征王保保實錄

上御武樓與諸將論邊事徐達曰王保保出沒邊境遁居和林宜剿絕之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颺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其不備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其勢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同上

國初羣臣略卷九

二十三

通鑑

二月藍玉兵至土刺河與王保保遇擊敗其眾保保遁去五月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失利斂兵守塞實錄

洪武元年劉基乞歸將行言于上曰擴廓帖木兒雖可取然未可輕願聖明留意其後定西失利擴廓帖木兒竟北走沙漠基本傳

五月命中山王等分道征進和林天潢玉牒

洪武三十年六月敕諭晉王今上曰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于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實錄

高帝謂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傳國璽一王保保

未擒一元太子無音問分三路出討至漠北大敗死者先後約四十餘萬人草木子餘錄

傷生數萬草木子則云四十餘萬蓋通前後征胡而言實錄

洪武六年癸丑六月王保保遣兵寇雁門據南北二山守關指揮吳均拒卻之實錄

十一月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步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盛為之備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同上

十一月達等自朔州還至代縣聞王保保兵至大同北即率師往擊之至貓兒莊遇大雪退營雁塔堡遣裨將掩捕

國初羣臣略卷九

二十四

通鑑

懷柔胡騎至三角村擒武平章康同僉獲馬八千餘匹而還同上

洪武七年甲寅九月上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復遺其父愛猷識里達臘織金文綺錦衣各一襲實錄

洪武八年乙卯八月故元將王保保卒實錄

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同上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來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曰我朝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

子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其後民間每

相誚曰常西邊拿得王保保來耶至今遂諺語姚福清漢漫筆

野史斷曰平定江淮大事也庚申帝漫爾而付之擴廓擴

廓亦漫爾而受命其根本已非矣而又庚申帝宣淫于上

擴廓肆愚于下上淫而下愚上虐而下暗處則味經邦之

大計出則味兵家之神機及大兵一動君臣俱及其禍豈

不宜哉 庚申外史

高岱論曰擴廓強獷善用兵以逋逃棄盡之勢猶能轉戰

千里屢挫不衰中山自入中原未嘗少衄獨隴右之克甚

艱至多斬殺其部曲暨其運終祚訖遠遁沙漠而不為亡

國之俘我 太祖激厲諸將嘗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

國初羣英卷九

三五

通圖叢書

豈非深羨之耶 鴻猷錄

二十一年四月藍玉兵至捕魚兒海詹事院同知脫因帖

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閒擒之七月與樞密院知院託

台謀叛託台發其事命玉逮問僇之于薊州脫因帖木兒

者王保保之弟也以其同知詹事院故又稱為詹同云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

思齊字世賢汝寧羅山縣人累官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封許國公洪武二年來降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七年九月四日卒年五十二

至正十二年<sup>壬辰</sup>察罕帖木兒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襲破羅山授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思齊汝

寧府知府 元史

當元之季汝潁兵起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官中順大夫汝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

通鑑叢書

寧府知府 宋濂撰平章李公權厝志

羅山縣典史李思齊與察罕克復羅山縣 庚申外史

十七年<sup>丁酉</sup>二月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自號援陝西以

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左丞思齊為四川行省右丞 元史

十八年<sup>戊戌</sup>正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合兵於鳳翔是月詔察

罕帖木兒屯陝西思齊屯鳳翔

四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等討李喜喜於鞏

昌喜喜敗入蜀察罕帖木兒駐清湫李思齊駐斜坡張良弼

駐秦州郭擇善駐崇信拜帖木兒等駐通渭定住駐臨洮各

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李思齊張良弼同謀襲殺拜帖

木兒分總其兵五月思齊殺同僉樞密院事郭擇善

二十一年<sup>辛丑</sup>正月李思齊進兵平伏羌縣等處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是

月李思齊受李武崔德等降

明玉珍陷嘉定在十八年 實錄

九月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李思齊調兵擊之

十一月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圍鹿臺攻張良弼詔和解

之俾各還信地兵乃解

二十二年<sup>壬寅</sup>正月詔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

不和故有是命

二月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奉詔諭李思齊討四川時思

齊退保鳳翔使至進兵益門鎮使還復歸鳳翔三月遣兵攻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

二

通鑑叢書

張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以伏兵大破之

六月戊子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

二十三年<sup>癸卯</sup>四月孛羅帖木兒李思齊互相交兵六月孛羅

帖木兒方奉詔討襄漢擴廓帖木兒部將友驢等駐兵藍田

七盤思齊攻圍興平遂據蓋屋踵襲其後孛羅帖木兒遣竹

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擴廓帖木兒遣部將貊高與思齊合

兵攻之竹貞出降

二十五年<sup>乙巳</sup>正月癸亥封李思齊為許國公

三月皇太子下令于擴廓帖木兒軍中以孛羅帖木兒襲據

京師命擴廓帖木兒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各統軍馬奮

義恢復六月皇太子加李思齊銀青光祿大夫汝國公中書

平章政事皇太子詹事兼四川行樞密院事

進保關陝歷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

知樞密院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爲

權厝志

二十六年<sup>丙午</sup>二月擴廓帖木兒還河南調度各處軍馬陝西

張良弼拒命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良弼合

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

帖木兒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首拒命孔興脫

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持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擴廓帖木

兒乃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思齊亦與

良弼合兵連不能罷元史察罕傳

七月甲申以李思齊爲太尉

國初雜錄卷十

三

通圖叢書

是月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合兵渡河會竹貞商嵩且

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援良弼

拒守關保等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九月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隆誅之禮部侍郎滿尙

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尙賓等持詔諭

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留鳳翔一年至是

始還

二十七年<sup>丁未</sup>三月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舍元殿基

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五月李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等守黃連寨關保虎林赤

等引兵拔其寨郭謙走會貂高等爲變關保虎林赤夜遁李

思齊速解而西

六月李思齊據長安與商嵩拒戰侯伯顏達世進兵攻李思

齊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思齊思齊知關保等兵退遣蔡琳等

破其營侯伯顏達世奔潰

七月李思齊遣許國佐群穆飛會張良弼脫列伯兵屯于華

陰時命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思齊不悅遣其部將鄭應

祥等守陝西而自還鳳翔

八月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軍馬而分命擴廓帖木兒自

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與

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

十二月詔陝西行省左丞相禿魯總統張良弼脫列伯孔興

國初雜錄卷十

四

通圖叢書

各枝軍馬以李思齊爲副總統禦關中撫安軍民脫列伯

孔興等出潼關及取順便山路渡黃河合勢東行共勤王事

思齊等皆不奉命

是歲詔分潼關以西屬李思齊以東屬擴廓帖木兒各罷兵

還鎮於是關保退屯潞州商嵩留屯潼關以上俱元史

是歲十月丙辰遣使以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實錄

書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羣雄欲成霸功者甚眾然

處非其地徒擾擾以傷民今十有七年矣功業之建概乎

無聞邇者吾將軍傅友德守徐州師至中櫟獲王保保部

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其險數年

之閒民無一定之歸使人旁觀似無智者以吾料之非智

不足也患在因循假元君之舊號決智不速而使民橫遭塗炭耳區區雖昧於見聞然嘗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訪海內形勢天運去留之幾頗知一二況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欲相為犄角分富貴於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畏二公之怒直辭相告二公當揣其福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人為尊撫定關中以一民心擁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之東大河南北使君尊於上公卿將相各安於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各據一隅以殺戮相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脫有不虞身名俱滅比之屈節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為君己為公卿將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若吾以用兵爭強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決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為今以相尊相讓之事告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為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之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誰苟為不然鵲蚌相持漁者獲利悔將無及

洪武元年

二十八年戊申二月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等討之是月大明兵已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等解兵西還思齊次渭陽良弼次櫟陽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與擴廓相持日久大明兵

已至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元史察罕傳

三月大明兵取河南李思齊張良弼會兵駐潼關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葫蘆灘調所部張德欽穆祥飛守潼關大明兵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于鳳翔元史

四月甲子馮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棄關宵遁初思齊與思道聞王師取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穆祥飛守關及王師至思齊棄輜重走鳳翔思道奔鄜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取華州實錄

大軍攻潼關張李脫孔四軍皆潰而西庚申外史

思齊思道各擁大眾來武功東川而軍思齊在東思道在西以禦我軍鴻猷錄

五月李克彝棄河南城奔陝西推李思齊為總兵駐兵岐山是月李思齊部將忽林赤脫脫張意據盤屋商高據武功李克彝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七月李思齊會李克彝商高張意脫列伯於鳳翔

元太尉李思齊守鳳翔總轄山外二十四州之地上察

參政孫希孟都府經歷王均美等與侍衛指揮毛驥張煥盟為昆季飲生雞血酒為誓上疑之鞭希孟均美遣齋敕往諭思齊思齊不聽縛于陝西菜市副之俞本記事錄

閏七月丁巳詔李思齊南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與擴廓帖



木兒等四道進兵思齊兵未出擴廓帖木兒退守太原是月

丙寅帝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元都元史

洪武二年己酉三月庚子大將軍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癸卯

副將軍遇春宗異發陝西進取鳳翔丙午李思齊奔臨洮實錄

元太尉李思齊總關陝秦隴之兵西至吐蕃南至礪頭關

東至商雒北至環慶皆思齊主之精兵不下十餘萬聞大

軍至棄陝西之鳳翔陝西父老迎達降俞本記事錄

初李思齊據鳳翔副將許國英穆辭飛等守關中張思道

孔興脫列伯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秦元

及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進野魚口遁去師至鳳翔李

思齊懼率所部十餘萬西奔臨洮遇春獲其部將辭平章

等實錄

四月丁丑右副將軍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

大軍呼李思齊至鳳翔遇春軍至思齊已遁至固關見萬

木夾道遣人砍木截路以阻襲軍遇春令軍士步者攀崖

踰嶺騎士斷木焚之四月至鞏昌土官汪靈真保降十二

月達遣馮勝追思齊至臨洮土官平章趙脫兒挾思齊出

降達以金吾衛指揮潘尋守之令騎士送思齊靈真保脫

兒三人赴京俞本記事錄

大將軍在鳳翔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

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由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

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

國初雜事略卷十

七

通國叢書

通蕃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產足以

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

洮既克則旁郡自下遂移師趨隴西下鞏昌遣右副將軍

宗異將天策羽林驍騎雄武金吾豹韜等衛將士征臨洮

李思齊降初思齊之在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日遣

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

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

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

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眾地

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

帖木兒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

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觴角者

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

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

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

地不足以為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尚云可

也倘中原相從之眾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

旦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

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

許去夷就華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

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給之與西入吐

蕃思齊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竊寶貨婦女避匿山谷閒

國初雜事略卷十

八

通國叢書

思齊遂窮蹙至是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歸琦狄道人

一名脫脫帖木兒時呼為趙脫兒世為元土官云實錄

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洮遂率士馬數萬來歸權

五月乙卯大將軍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以所獲臨洮

銀印一白金五千兩黃金百兩送陝西行省實錄

十月以方國珍為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江西行省左丞

俱不之官食祿於京師實錄

洪武三年庚戌從大將軍破定西王保保還取興元陞中書平

章政事實錄

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權厝志

國朝雜事卷十

九

國朝雜事

是年冬諭功賞文綺及帛各二十四匹十二月辛巳陞中

書平章子孫世襲指揮僉事思齊等皆起兵歸附之臣

上欲優之命食祿而不視事實錄

洪武七年甲辰以李世昌為金吾衛指揮同知實錄

誥曰昔君天下者賞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

相承承為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之職者何

益為爾父遭時大亂能率眾以保關內是以民安而地闢

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正墉

從胡人復仇我中國者無所成惟爾父效寶融之事帥二

萬騎及步兵之眾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嘗

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備侮特授爾某官永為世襲爾

懋哉高皇帝御製文集

九月戊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

遣醫官絡繹治療且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

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王武略

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期公桂苒沈疴竟弗能瘳

卒之日側室臨汝陳氏年三十三亦自經而死事聞皆親

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諡以貞烈是月二十日

與公合殯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他日歸葬禮也權厝

洪武七年 上遣思齊往諭沙漠河南王王保保至則待

之以禮留數日遣歸令騎士送至界上騎士辭思齊曰總

兵有旨請留物以作遺念思齊曰我為公差遠來無以留

贈騎士曰請留一臂思齊知不可免斷一臂與之還京而

死 上以其幼子為指揮使厚卹其家俞本記事錄

按思齊之死俞本所記為確權厝誌云從征大同得疾而

還又云桂苒沈疴竟弗能瘳雖諱言其實而其微詞亦可

思矣

上御製祭李思齊文曰卿昔為民中原時逢世亂獨能仗

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關中臣元有年矣何元綱

不振社稷陵替卿尚能固守臣節斬我行人忠臣之義可

謂盡矣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未幾胡君遁去中原之

地復我漢人朕遂為生民主當是時漢人棄正墉從胡為

我中國仇讐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惟卿退守臨洮心  
思父母之邦義忠族類是以全境保民助我成功今七年  
矣夫何久疾不痊以致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  
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歿不勝痛悼今遣某  
官用牲醴致祭卿其享之

高皇帝御製文集

洪武八年乙卯正月辛未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增祀故淮  
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百八人

實錄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海西侯納哈出

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至正乙未被擒縱之北還官至署丞相封開元王洪武十九年五月歸降九月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賜鐵券二十一年七月辛丑卒于武昌舟中

乙未六月克太平執其萬戶納哈出十二月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

上初獲納哈出以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上遣降將萬戶黃儔察其去就儔見納哈出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

十

海西侯書

言上所以待遇之意納哈出曰荷主公不殺誠難為報然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儔以告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上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汝有父母妻子之思念遣歸仍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等辭謝而去

實錄

洪武二年四月

上遣使以書與元主又以書諭納哈出

上聞元將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為邊患乃遣使以書與元

主曰朕聞自昔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以有為退可以自保此理之必然曩者君之

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眾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

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羣雄所

據之地悉為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遜于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迫以君知時通變於心所有不忍近聞兵擾邊

陲民罹鋒鏑豈君之故將妄為生事耶亦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為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

君之福也朕今為君熟計當限地朔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毋為輕動自貽厥禍又以

書諭納哈出曰將軍昔自江左辭還不通音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士馬強盛可謂有志之士甚為之喜茲因

使通元君道經營壘望令人送達所遣內臣至將軍營即令其還書不多及

三年五月上遣使復以書諭納哈出

書曰曩因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羣雄角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眾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

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於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

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一

二

海西侯書

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眾北歸比之關中諸人稍爲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餘有若孤狫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庭於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總其眾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略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寶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爲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

知幾毋貽後悔

四年六月遣斷事官黃儔齎書諭納哈出

書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鎮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主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爲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眾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於汝潁羣盜徧滿中原其開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於亳徐真一稱帝於蕪陳友諒稱帝於九江張九四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於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五萬者有十萬者

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眾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我俘虜惟元昏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間貢獻良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廈旣傾非一木可支曩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是月元平章洪保保馬彥輩謀殺指揮同知劉益右丞張

良佐等擒彥輩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良佐以其事來聞上書中書省曰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眾互爲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構兵之實錄

七月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納哈出等未附以馬雲莖旺爲定遼都衛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七年十一月納哈出復引兵寇遼陽千戶吳壽等擊走之

八年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使葉旺大敗其兵

實錄葉旺本傳

八年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先是 上敕遼東都同曰今

天寒冰結虜必乘勢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蔡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竟至城下排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部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疊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氾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礮卽豎旗焉雲于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候其過城南礮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雲于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眾旺等復乘勝逐至楮兒峪覆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神算何能有此旺遣人送乃刺吾

至京師羣臣請戮之 上不許命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賞錢  
十一年六月遣使齎詔往金山諭納哈出  
詔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擒於江東朕特縱爾歸北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汝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己心推之盡殺勿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黃備捧朕命而往豈僞之所願哉實有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於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僞所生僞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眾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於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論至其審思之  
十一年十二月詔諭故元丞相哈刺章蠻子驢兒納哈出

等曰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苟全者有抗朝命而自爲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卿等獨奮忠仗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倏然十有一年今聞爾君因疾而崩在卿等可謂有終有始良臣之名播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此三人皆元之嫡派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此乃人倫正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禮難備拘從賢則吉夫當流離之際而爲臣者猶能竭力爲之不絕有元之祀美聲盈人耳豈不難哉苟或不然尊卑賢愚置之弗論但以立君爲名而內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矣況同類頡頏彼此疑猜當此之時卿等富貴如風中之燭命如草杪之

霜深可慮也

十九年十二月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於大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

二十年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額爾圖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爲左右副將軍前軍都督商高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出其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刺吾北還

以書諭納哈出及毛蘭撒里達溫蠻子見失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眾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刺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之於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

三月馮勝等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寧

五月丙寅遣使齎敕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爲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連斥候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

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

辛未 上復遣使密敕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爲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揆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趨趨攻其無備虜眾可盡圖也

六月丁酉馮勝等進師金山之西

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勤乃刺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

國朝通志卷十一

九

通圖叢書

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漢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何殺之因得免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其眾由是虜眾多有降意

癸卯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丁未遣右副將軍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眾

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適大將軍馮勝遣指揮馬某往諭之納哈出乃遣

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師盛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歎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酬玉玉請之先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願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前

國朝通志卷十一

十

通圖叢書

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眾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互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眾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七月遣使賜納哈出及其部將

庚辰遣使賜故元降將納哈出玉帶一金飾香帶一白金一千兩文綺帛各四十四匹鈔一千貫又以素金帶百花素銀帶七百紗帽八百賜其將那木罕等及銀鈔各有差仍遣使齎鈔三十萬綻織金文綺三十四匹送赴燕府以備賞



賜來降納哈出部眾

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禿等來降

先是納哈出既降營王失刺八禿等以病在道相失至是與雲安王蠻吉兒的郡王桑奇失里和尚國公等復來降大將軍馮勝遣人送京師乃遣定遠侯王弼發定遠等衛官軍往迎降將家屬於信州道爲虜所襲亡馬七百餘匹信州卽納哈出所屯一禿河也

八月庚戌再遣使往賜納哈出等

遣指揮李隆往賜故元降將納哈出文綺帛各十匹白金二百五十兩衣一襲賜其妻衣鍼線鞵全國公觀童宗王先童司徒完者不花撒里撻温院使佛家奴知院阿勒帖

國朝雜事略卷十一

十一

通鑑叢書

木兒同知曩如思平章晃失台院判察罕帖木兒參政撒里帖木兒並賜文綺帛各一匹白金二十五兩

乙卯命左軍都督僉事耿忠于永平撫安降附達達酋長軍士及給賜納哈出妻子米五百石達達將軍士男女四萬四千一百七十五人布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一十七匹綿襖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二項皮裘五千三百五十三領冬衣及色絹衣三萬二千二百四十餘襲

丁丑征虜大將軍馮勝上賀平納哈出表

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三千三百餘人馬二百九十餘匹金印銅印一百顆金銀虎符及牌面一百二十五事王九國公郡王四大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

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參政知縣三十三各院使

同知副樞八十一僉院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五宣慰使

副使僉事一百八十九萬戶千戶路府州總管同知等官

九百二十七尚書參議二承旨學士十文學司馬七大卿

司卿少卿十八衛帥府僉事三郎中員外十五王府官六

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廉訪司使副鹽運

司使副六衛帥府使一治書安撫司農各一太少監理問

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司使副經歷

都事太醫院官及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一千四百餘

人送至京師上表賀曰三苗逆命大禹有徂征之師獯豸

侵陵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迅掃致醜虜之來歸喜

盜臣民懽騰遠邇臣勝等竊惟故元丞相納哈出以魁表

之遺孽二國之賤俘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

殺戮我信使寇竊我邊陲上違逆於天心下阻遏於聲教

除殘去暴爰興問罪之師按節臨戎謬忝總師之寄將佐

效忠而致力士卒賈勇以爭先軍威遠震於虜庭義氣橫

飛於瀚海兵有不戰之勝敵無交刃之慮其納哈出卽詣

軍門納款輸誠格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

生全同沾化育之恩永絕腥膻之穢是皆皇帝陛下神謀

運於宥密睿知發乎先幾故能豫制於萬全是以成功於

莫測臣等仰遵成算祇奉天威獲殲犬馬之驅馳少盡僭

埃之報答萬方胥慶觀日月之光華率土歸心樂乾坤之

覆載

九月戊寅朔封納哈出為海西侯

故元降將納哈出及諸王哥列沙國公觀童及故官帖木兒不花等至京納哈出入見上撫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為海西侯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定謀知天命之不可違事機之不可失乃決去就焉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于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休命統一華夏于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在一心奉天相率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爾為推誠輔

國朝聖事略卷十一

十五

通國叢書

運欽承效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固初志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上以納哈出之降乃刺吾與有力焉陞授千戶仍賜以金帛

庚辰海西侯納哈出上表謝恩獻馬三百八匹

壬午賜納哈出織金文繡冬衣各一襲

丁亥賜海西侯納哈出羊十羴酒百尊

己巳賜海西侯納哈出等官三百一十八人白金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兩文綺帛二千九十四匹鈔一萬二千九百

六十九錠

丙申賜海西侯納哈出部將二百餘人衣鈔鞞

丙寅賜海西侯祿米二千石以江西公田給之

二十一年七月辛丑海西侯納哈出卒

納哈出性嗜燒酒飲常過度嘗盛夏時每以水沃身因得疾上命醫療之而愈常戒其飲至是從傅友德往征雲南飲酒如初行至武昌疾復作卒于舟中上聞而閔之詔歸其柩于京師葬都城南門外

八月癸丑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誥曰朕惟列爵建侯子孫世祿國之大典非有勤勞者不得與焉爾察罕父納哈出昔為元臣自元運告終退守金

國朝聖事略卷十一

十四

通國叢書

山幾二十載比者知天道之莫違率眾來降朕嘉其能全一方之民特封為海西侯肩於功臣運命從征百夷冀其成功忽途中嬰疾而逝聞之惻然然父死子襲初誓不忘茲特改封爾察罕為欽承父業推誠效力武臣柱國瀋陽侯爾尚一乃心力上思朕所以待爾父之誠下為爾父立報國之功豈不神人共鑒而福祿悠久者乎勉之毋怠

二十六年四月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瀋陽侯察罕通陽侯招云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因做

生日有一般達官乃兒不花帖里白脫禾赤朵列帖木兒劉謙忽都帖木兒和尚反也速不花也先火者和尙反都不花等到來遞手帕拜壽就留各官茶飯乃兒不花說俺

比先在草地裏時遇著大人今日好的日子呵殺牛宰馬儘着俺用那等快活那裏有如今在這裏

上位好生疑俺達達人都將四散調開去了看起他的動靜

也只是弄性命俚未知俺日後怎麼的如今只等領軍出

征一帶兒反將出去到得靜辦乃兒不花招云上位將

一個著去了俺久後也知道怎麼俚俺達達官這邊一個那邊

備著出軍去一發反將出去眾人依允察罕說這裏雖

著俺做公侯不如俺那裏做個刀官人儘得快活恁眾人

休著外人知道好歹尋個長便本月十四日察罕同月魯

不花等到乃兒不花家喫酒本官言咱幾時能敷出征反

將出去涼國公征進回來使法古蒙古左衛指揮來說他是總兵

官要他做一件大句當着俺收拾人馬聽候若事成了都

大家享富貴又放俺本處去俚十分快活日子有俚讓允

各散在後時常藍玉府內往來謀逆月魯不花招同

又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舊頭目錦衣衛鎮撫楊和

等右僉都御史帖古思帖木兒男帖法成頭目三寶奴等

來本家慶賞元宵察罕備進乃兒不花帖里白等傳達涼

國公說話又云似這等看來順了他到得快活俚楊和等

回言既如此官人儘向前小人都來出力酒畢各散以後

時常同各人去藍玉家商議帖法成白賽因帖木兒楊和

住奴招云住奴北平人夫楊二病故官府差撥伏侍西番

和尚後起取赴京西番和尚汝寧尚書去天禧寺出家住

奴同義女把秃罕在聚寶門廊下住坐瀋陽侯察罕亦在

聚寶門外住坐西番和尚常去本官家看經住奴以此來

往熟識二十六年正月西番和尚同外甥阿秃赤鎖男古

友來住奴家說我和瀋陽侯探望涼國公他說要謀大事

瀋陽侯你收拾些達達人準備着我已與三塔寺住的國

師達達和尚打力麻失里雞鳴寺黨九國師徒弟帖木兒

都說得知道了你可去瀋陽侯家來往打聽消息住奴依

允黨事敗露住奴又以賣雞爲由前去探聽不期差人抄

扎將住奴等拿捉前來

北平府僧人省無礙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同一般

和尚耶舍巴等本寺西番和尚汝寧尚書等到瀋陽侯宅

慶賞元宵本官邀請軍官在家就留筵席飲酒閒瀋陽侯

說涼國公要謀大事教我收拾達達人來接應汝寧尚書

等俱各喜允說我每一般達達歸附今朝做官只是法度

利害熬不出去有這光景不如隨順他做一場汝寧尚書

上並逆臣錄招同已

虞山錢謙益牧齋甫編

陳友定

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州福清縣人徙汀之清流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據守邵武建寧延平福州興化泉漳汀潮諸路洪武元年被執不屈就誅

友定世業農為人沈勇喜游俠鄉人畏服之王辰兵起所在騷動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友定以壯士見公安與語奇之令統所集民兵署為黃土寨巡檢實錄友定本傳友定清流明溪人幼孤傭于橋州富室羅氏雖病頭瘡其狀魁岸有志略即樵采為戲輒設隊伍羅翁奇之將以為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通鑑叢書

婿其妻不悅呼為瘡頭郎因失鵝而奔宿于鄰舍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異之乞于羅翁妻以女俾習商販輒折其貨大困充明溪驛卒壬辰寇起寧化曹柳順據曹坊擁眾數萬其黨八十餘突來明溪索馬眾莫敢拒友定被酒半酣諭眾始而盡殺之柳順怒率步騎千餘將屠明溪友定發老孺登寨誓其侶賴政孫通胡瑞等五百人乘柳順營自馳擊之斬獲過當遂追屠曹坊擒柳順以歸事聞授明溪寨巡檢郭道卿撰陳友定傳

從福建僉都元帥吳按攤不花討汀延邵建諸山寨以功授清流縣主簿尋陞縣尹實錄本傳

尋陞清流縣尉鄰寇數十皆所刻平陞延平路總管郭傳

吳按攤不花將樂人紅巾寇據邵武募義兵克復之授福建行省參政八閩通志

至正戊戌五月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兵陷邵武路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已亥十一月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元史

歲己亥陳友諒遣康泰取邵武鄧克明攻汀州轉略延平將樂諸處行省乃授友定汀州路總管以禦之戰于黃土獲其將鄧益克明遁去元拜友定行省參政實錄本傳

戊戌十一月癸卯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越庚子進圍清流友定駐兵于縣前平安寨閱道夜襲大敗之追至寧化清流以復繕啞峽嶺關寨及南北寨守之郭傳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通鑑叢書

己亥秋福建運糧數十萬至京師庚申外史先是朝廷以張士誠內附封為太尉且以歲饑遣使徵海運士誠據浙西有糧方國珍據浙東有船兩寇相攻糧竟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為王士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始再活同上

癸卯四月守漳州右丞羅良遣僚佐由海道運糧抵遠東以給行在軍詔授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仍守漳州良遂設南詔屯田萬戶府伍宗堯清流人元末盜起邑人推宗堯為長至正庚子鄧克明來侵清流宗堯與其子四人率兵決戰皆死之寇亦退去八閩通志

歲辛丑鄧克明復取汀州進攻建寧不克而還友定遂復汀

州開分省守禦陸左丞實錄本傳

辛丑克明轉掠永豐寧都石城汀州寧化等縣遂陷寧昌

破杉關掠光澤道順昌以改建寧不克還兵據撫州是冬

鄧愈兵逼撫州實錄

鄧克明偕胡廷瑞復陷邵武延平改建寧城西北立數十

砦以鐵礮火箭雲車機弩攻突不少息凡十有八旬城中

食且盡平章完者帖木兒謂非陳總管不可解八月壬辰

友定奉檄偕行馳數十騎突圍入戰眾懼呼曰陳總管來

吾屬生矣友定叱守將阮德柔開北門焚檄攬山砦還奪

水南砦敗之于菱角塘萬安州賊踐溺者千餘人孫通等

尋復建陽崇安浦城諸縣友定尋復邵武郡縣賊散走輒

國朝通志卷十二

三

通志

避殺之度三關以通安撫使李國鳳上其功第一陞福建

行省參知政事郭傳

按元史順帝紀壬寅五月友定復汀州稱參知政事則知

實錄辛丑陞左丞者誤也當以復建寧功陞參知政事耳

郭傳紀復建寧在壬寅歲則又誤也當依實錄載在辛丑

為正考鄧愈及克明本傳則知之矣

壬寅五月乙巳朔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陳友定復汀州路元

壬寅五月友定復汀州擊九龍灘石通舟楫以運汀糧郭傳

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陸並進一由順昌出將樂一溯延

平溪而上清流會攻汀州克其城友定既復汀州遂有據

福建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華所收郡縣倉庫悉入為家

賞收官僚以為臣妾有不從者必行誅竄威鎮閩中元史

要政

甲辰又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於是閩中八郡皆其

所守實錄

按元史友定陞平章在丙午八月此云甲辰陞者誤也

至正十六年復置福建行中書省二十六年置福建行樞密

院至是天下大亂福建諸路及廣東潮州俱平章陳友定據

而守之

建寧十七年改建寧路總管府二十二年立建寧分省既

而陳友定據之復廢分省

泉州 十八年立泉州分省二十二年西域那兀那納等

國朝通志卷十二

四

通志

竊據其地二十六年陳友定取之

漳州 二十二年漳州行中書分省右丞羅良據其地二

十六年陳友定取之

汀州 延平 邵武 俱二十二年為陳友定所據八閩通志

乙巳二月己丑朔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實錄

參政胡深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擊敗守將

岳元帥遂下浦城同上

四月己丑朔胡深攻克建寧之松溪獲友定守將張子玉而

還實錄

五月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眾敗奔崇安請發廣

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規取八閩 上曰子玉驍

將今爲我禽彼必喪膽乘勢攻之必無不克命指揮朱亮  
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

六月壬子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參軍胡深被執死之

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亮祖欲攻之深視氛祲不利

亮祖迫深使進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

深不獲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盡率精銳圍深軍數重

日已暮深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被執送于友

定友定初甚敬禮之會元使至督迫遂遇害實錄

友定赴建寧遣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繞深背以斷歸路

深破其二寨有定率牙將賴政等二千餘人突與深戰德

柔逆兵夾攻深馬蹶被執頗寬遇之深爲具道上威德

并道天命所在援寶融歸漢事以撼之友定笑曰已旣被

執而且誘人不忠何耶太祖遣使以良馬金幣贖深會

元使至督逼之遂殺深并其使郭傳

按實錄深爲德柔兵所執深神道碑及行述俱云深破其

二柵友定思帥精銳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被執蓋

碑與行述所紀爲詳而實錄從其略也郭傳載此戰尤核

丙午陳友定平興化泉州二路

丙午興化林琪與惠安陳同柳伯順仇殺引番阿巫那及

亦思巴奚兵攻劫累年時伯順據興化行省檄友定討捕

番寇遂擁兵南下四月阿巫那黨白牌馬合謀金阿里等

攻興化迎真門友定之子宗海已領兵夜入城中明日開

西南二門縱兵而出白牌等見城門驟開已疑及見兵出

旗服鮮明步伐整肅益恐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宗

海兵直前搏執之亦思巴奚大敗僵屍數千追擒白牌等

殺之餘眾奔潰所在農民以鋤梃擊殺惟逸四騎去是日

友定師至撫集軍民完復路治聲勢赫然伯順在城中聽

令而同及琪皆斂兵奉約東先是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

戰敗餘眾航海還據泉州故有阿巫那之亂友定命宗海

督伯順及同等兵合琪水軍並攻泉州友定自以師繼之

五月克泉州擒阿巫那等至是興泉二郡始免亦思巴奚

之禍吳源至正近說 郭傳同

八月戊寅以李國鳳爲中書左丞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

政事元史

八月晉行省平章修城池繕守備分遣諸將各守郡縣郭傳

九月陳友定陷漳州路

長汀人羅良授漳州總管與友定素有卻九月友定使至

漳良獨不下乃以書責友定友定大怒益發兵攻之良使

三千人操強弓毒矢伏江東以待之誠有警勿輕移一夜

友定以兵千人夜攻海倉寨揚言奪海舟乘潮直下千夫

長張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營江士

卒驚潰良迎戰于馬岐山敗績遂圍城環攻旬月良誓死

以守城中矢石俱盡良嘗誅百夫長盧清其子善徵在幕

下延友定入城良與巷戰死之友定遂據漳州以其地勢

完固乃鑿山以洩之而縮城之西北凡平閩諸寨三百餘  
奄有潮州以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著表授潮州總管兼  
督循梅惠州郭傳

至正二十六年省丞陳友定命總制郡事理問張某改築  
東西北三面視舊基小一千餘丈獨南一面仍其舊浚河  
三百六十九丈

王翰廬州人江西行省郎中元亡屏居永福山中洪武中  
以薦被徵自裁並八閩通志

友定既爲平章發兵討省內未服者遠近聞風獻城無敢  
角者惟良卓然不屈以書責之曰足下爲參政國之大臣  
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耶燕只平章足下

國初雜錄卷十二

七

通圖

之僚長也可以威而迫之耶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  
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僂百  
司之職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爲家貨驅官  
僚爲臣妾口言爲國心實私耳跬步之際眞僞甚明不知  
足下將爲郭子儀乎將爲曹孟德乎友定得書大怒益兵  
攻漳州檄曰早降則終享富貴不降則唯類無遺龍飛紀  
羅良事不見正史俟更考之

十二月陳友定將建寧阮德柔遣使來納款實錄

詔德柔以原官守郡德柔卒爲友定所併見章盜傳

丁未三月戊寅以空名宣敕遣付福建行省命平章政事曲  
出陳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元史

友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  
不得有所與元史述里彌實傳

藍光江西人官行省都事時八郡騷擾陳參政方事興復  
光總藩幕獨饗饗持正偶一言不合遂拂衣而退曰吾豈  
貪祿者哉國兵下全閩光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  
載卒黃仲昭八閩通志

福寧州人陳瑞孫爲福建宣慰使出鎮福清州拒友定被  
執憤罵見殺其妻及幼女皆投井死崇安令孔楷拒友定  
而死建陽人詹翰保障其鄉不從友定亦遇害友定由福  
清平海上烏尾賊海上人立碑頌之遂于建陽因閩越王  
大潭城址增築之以備我兵郭傳

國初雜錄卷十二

八

通圖

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京師元史

閩入貢大都道路阻絕友定歲時多遣貢船由海道抵登  
萊其得達者十之三四元主嘉之下優詔褒美王世貞補

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

上曰吾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友定據  
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我師深入主客勢乖萬一不

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徐而取之未晚也實錄

九月命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討方國珍實錄

谷真求援于友定友定恨其部下誤殺海戍不之援郭傳

十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  
輝爲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河無爲等衛軍由江

西取福建湖廣參政戴德從征

上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忠實無過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故命汝總兵取福建何文輝戴德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

十二月丁巳大明兵度杉關取邵武路時邵武建寧延平福州興化泉州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

十一月壬寅廷瑞師攻杉關賴政為指揮戰屢不利退保汀州廷瑞遣指揮沈友仁費子賢乘勝略光澤下之十二月甲辰師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丁巳至建陽守將曹復

噶降留沈友仁守之

戊午敕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僉事吳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趨閩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

上問平閩諸將于章溢即日詔李文忠出師從浦城取建寧

上詔文忠出師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之文忠率部將繆

美鎮撫譚濟等兵三萬攻浦城友定守禦偏將胡瑀豪悍多力屢出死戰美濟兵屢不利文忠復遣萬戶武德兵挑

戰瑀不為意閉關酣酒而臥繆美武德乘夜雨斫關入瑀醉起手刃數十人時大寒血凝刃遂敗死進攻無益銅船山寨文忠不敢輕進乃屯浦城待海師消息友定大驚自

率兵至延平復遣兵至邵武建寧

郭傳載攻浦城事不見他書其記文忠出師與章溢神道碑合可以補羅史之闕故存之

庚午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平章政事曲出通行宣政院使朶耳死之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師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

院判鄧益以眾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平章曲出所殺曲出出南門逆戰指

揮謝得成等擊敗之是夜參政袁仁遣人納款我師於臺

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

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朶耳麻不屈下獄死僉樞密院柏鐵木兒居侯官積薪樓下縱火焚其妻女遂自剄

和遣袁仁暨員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分兵徇略福寧等州縣未附者

和等率舟師由明州海道擒殺把海指揮孫通嚴程乘虛而下不數日掩至福州城下圍西南水部三門

廣東廉訪司僉事獲獨步丁閑居寓福州以石繫其腰投井死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呂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引繩自縊死



侍御史韓準請老未報籍藁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其  
宣敕準取而枕之礪刃向吏曰必欲之并取吾首去後病  
不飲藥而卒八閩通志

戊申洪武元年五月興化州軍民詣湯和軍納款

參政袁仁遣宣慰使關住至興化諭降友定所設府判徐  
昇及元帥王思義葉萬等密謀殺關住及經歷鄭元明盡  
取豐盈庫銀帛驅其兵走泉州耆民李子誠吳彌明等首  
倡迎降之說往福州全城歸附吳源至正近說

壬午胡廷美等師至建寧王辰克建寧

廷美師至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曰大明兵自  
入杉關其鋒不可當今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  
以拒守彼攻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廷美  
等數與挑戰固守不出我師攻圍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  
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廷美整兵入城執子琦送京  
師實錄

大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元史

先是 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其血  
酒瓮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湯和師至延平隔水而陣分  
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于眾曰彼兵方銳不如持久  
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敕軍士巡城晝夜不少  
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  
院判劉守仁有貳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益

國初建寧事略卷十二 十一 建寧府

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圍城凡十日城中軍器局失火礮  
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并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  
副樞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  
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  
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望拜泣與謝英輔皆自剄死賴正  
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  
水東門外值大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  
定子海聞其父兵敗自將樂來降遂併執之實錄

國初建寧事略卷十二 十二 建寧府

湯和等命指揮孫虎督新附者守福州乘勢自水口舟騎  
並抵延平水南隔溪而陣廖永忠渡水攻西門友定倉卒  
遣參政文殊海牙指揮賴政等七戰不勝閉門堅守湯和  
奉命招降友定力拒之曰我為元守土官可以土地易富  
貴耶子宗海叩諫不聽遣出守將樂將佐知其不降乃數  
請出戰友定心疑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徐大  
興攻其東北廖永忠攻其西南鼓譟甚逼又聞李文忠胡  
廷瑞兵皆逼友定度不能支乃衣冠北面拜訖神武門疾  
雷震醒械送京師宗海自將樂來歸併執之郭傳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  
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  
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尙  
何言遂併其子誅之實錄  
國兵既取閩俘友定至京 上命公之子禎襲其肉以祭

公胡淵行述

友定至京師 帝將釋之授以原官曰不降伏銅馬古炮  
烙刑也友定伏之命瘞其屍 郭傳

二月湯和傳檄至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死之

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吏走白招諭使者至  
迭里彌實從容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其印文

大書年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佩刀刺喉中以死  
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 元史忠義傳

五月甲子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

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糾合清流寧化散卒陷將  
樂殺知縣馬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十三

適園叢書

羅得聚千戶李申擊卻之復與官軍戰于城南橋指揮蔡

玉奮擊大破其眾追至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固守

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馮谷保七月李文忠攻破清流寧

化諸山寨獲金子隆及其餘黨閩地悉平 實錄

解縉云元末起義諸人獨陳友定始終盡節為無愧 月山叢談

閩有三忠謂福建平章陳友定僉樞白帖穆爾子壽漳州

達魯花赤迭禮迷失子初也 王逢集

福清參軍陳八不仕藏友定像長身巨目狀貌偉然其家

尚世祀之 郭傳

友定起布衣以累功而受職視谷真輩不同既為平章據

全閩郡縣不服則征之其時既亂不得以便宜從事耳

朵耳迭里彌實輩多元死節之臣倘友定果跋扈竊據則  
朵耳輩必先死之安肯與亂臣同事哉 郭造卿傳贊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十四

適園叢書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二

右國初羣雄事略十五卷 國朝錢謙益牧齋撰牧齋常熟人萬歷庚戌年進士及第官至禮部侍郎弘光時禮部尚書入 國朝仍爲禮部侍郎事蹟入貳臣傳牧齋博極羣書聲望卓著崇禎朝扼于溫體仁弘光朝扼于阮大鍼國朝扼于謝陞宦旣不達欲以史事自見而亦未有任之者纂名臣名人傳誌訂成數百冊又爲六丁取去惟存列朝詩選聊見微旨而已此書卽其造史長編首韓林兒次郭子章次徐壽輝次陳友諒次明玉珍次明昇次張士誠次方國珍次擴廓帖木兒次陳友定次李思齊次納哈出次察罕次何眞次何榮十五人分爲十五篇采自諸書牴牾處不改定參差處不畫一仍是長編之例實非刊定之書周在浚黃俞邵徵唐宋祕

國初羣雄事略跋

通鑑卷一百一

書本書目此書在焉然迄未刊行之者今以漢唐齋馬氏蘭味軒莊氏兩鈔本互校訂定以明昇察罕方榮各從其父定爲十二卷牧齋著作刊播於世實爲最後矣癸丑十二月烏程張鈞衡跋



井野志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鄞志稿者鄉先生蔣樛菴之所著也先生繼謝山之學上承萬氏以史學名阮芸臺定香菴筆談中蓋詳記之當是時鄞縣開局修志以議不合辭去特著斯稿凡二十卷其十九卷為甬上先賢傳一卷為水利考合之稱鄞志稿披覽再三博而約簡而該褒貶之中忠厚寓焉先生曰地志之有傳與國史相表裏書法當據實豈容以一邑之公書概用曲筆與家狀墓志等斯言也可為後世之修鄉志者不易之法矣蘇老泉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然則鄞之志鄞作之也非志局之人作之也又何諱焉說者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云為親者諱為尊者諱朱子不云乎祇為南軒下筆難蓋自古孝子慈孫莫不有幹蠱之志易世以後更舉陳迹昭告後人則其怵然不安於心人人同之况里閭之相往來友朋之相聚處一旦加惡名於其先世將與人為善之謂何志局之不能不隱惡揚善蓋亦志局之苦心也余應之曰此所謂狃人情而乖史例非作公書之言也公書何為而作哉

鄞志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者使勸惡者使懲正萬世之人心非為徇一時之人情也是故董狐之筆人人所憚欺一時易欺萬世難君子小人之辨不得不嚴亦以使身歷其境者俯仰身世過人欲於將啓復天性之本然兢兢焉自求多福而貽令名於後世庶乎在我者得其道而褒之貶之者聽之於人後世子孫無所恫焉此則作史修志者所當知而亦先生特著斯稿之意也因書以為序民國十九年十月後學張壽鏞

鄞志稿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總目

甬上先賢傳十九卷

列傳十卷

儒林傳二卷

文苑傳三卷

忠義傳一卷

孝友傳一卷

特行傳一卷

隱逸傳一卷

水利考一卷

鄞志稿總目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鄞志稿先賢傳目錄

卷一

列傳一

賀知章

沈起

周師厚子鐸

豐稷

俞偉子充

陳據

蔣浚明子璿

陳禾

蔣猷

汪洙

方軫

夏承

陳顯弟順

袁灼

卷二

列傳二

黃龜年子衡

陸寘

林保孫祖洽

薛朋龜孫揚祖

陳曦子元震

孫伯鼎

張邵弟鄭

孝伯 子孝曾 姪孫即之 姪孝祥

吳秉信

婁寅亮

王正己弟正功

楊煒

魏杞

汪思温子大猷

徐子寅

卷三

列傳三

鄞志稿先賢傳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頁一第月〇〇

史浩 陳居仁子卓 王伯庠父次翁

姚穎 趙彥逾 樓鑰伯父璠

兄錫 子淳 袁韶 范楷

趙善湘 蔣峴

卷四

列傳四

鄭清之 余天錫 史彌大

史彌堅子賓之 史彌林 史彌忠弟彌應

史彌鞏 厲思明 臧格

鄧志稿先賢傳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有俊 趙與權 陳埴子蒙

王惟忠 史璟卿 趙逢龍

王搆子應麟 應鳳 楊珉 蔣曉

卷五

列傳五

袁洪 臧夢解 鄭芳叔子覺民

王厚孫弟寧孫 徐天錫 鄭奕夫

葉恆 薛觀 蔣宗簡

孫元蒙 胡世佐 劉希賢

袁士元 文質

卷六

列傳六

汪縉世 傅恕張文海 黃功廓

周鼎 郭可學 包莘

林睿 薛敬 王賓

王藹 姚伯良 鮑忠

陶鑄 姜敬章 徐仲修

錢安 豐寅初 楊志銘

鄧志稿先賢傳目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宗問 陳葵父雷 吳福

柴禮子傑 徐安 袁珪

張得中 任壇 郭南

王彥修 蔡胄 謝瑾

李山如 朱奇童 陳恭

周冕 俞得儒 鄭阜義

陳本深 王營 方佐孫誌

管思易 戴浩 黃潤玉

余麟子洵 蔡錫 梁輯

王彝

卷七

列傳七

陸瑜

戎洵

邵五

錢奐

張愷

陳濂

宗顯

洪常

李衍

豐慶

楊守陳

守陞 守隨 守隅

董琳

黃隆

從子海 孫異 吳桓

陳淳

弟英 子紅 錢璣

薛穰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弘

子驥 從子益 楊文卿

子叔通 楊茂元 弟茂仁

從弟茂清

章鎰

屠瀟

屠僑

金澤

朱瑄

李堂

章銳

張昺

金洪

子樸

卷八

列傳八

施應麒

王瑫

陳振

孫紘

從子璋

李文昭

李麟

陸侗

包澤

從弟沐 沐子梧

呂和

陸健

錢瓚 子良

曾孫若廣

張時孜

陳槐

張泮

聞淵

從弟澤 王應鵬

董整

子珞

汪玉

謝汝儀

戴賢

鯨

葉應驄

子萬景 柴經 子應賓

黃綬

陳肇

楊言

董瀚

孫大晟

范楛

弟槐

沈應奇

周薇

沈汝璋

陸鈞

銓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相

李循義

陳侃

趙昊

史元中

全元立

父政

汪鏜

孫樞

張淵

黃元恭

子靜存

杜思

董邦樂

孫應圭

徐金星

蔣良弼

管大勳

萬邦孚

父遠甫

范大猷

卷九

列傳九

余有丁

李尙默

徐應奎

子仁 子叔 子...

邵城 周保 趙參魯

高萃 董樾 沈九疇

徐待 陳言 王孫鑑

林可成 沈一中 朱瑩

吳禮嘉 王佐 丁繼嗣

全天叙 林祖述 水卿謨 子佳胤

周應賓 弟應治 周天覺 傅光前

徐時進 范鈞 父大漢 朱勳

余堅 董光宏 趙世祿

葛文炳 范汝梓 陸世科

李康先 張鳳墀 黃景章

陸懋龍 項良梓 葛仁美

殷宗輔 管學經 朱應樞

施翰 高斗樞 錢肅樂 弟肅範

肅達 肅典 張煌言 莊元辰

謝于宣 沈延嘉

卷十 列傳十

范光文 黃象雍 范光遇 姪廷元

子廷魁 張翼 戎上德 子孝義

史大成 從子在甲 屠粹忠

袁時中 范焯 從弟光曠

徐勅 黃斐 子廷銘 陸經正

徐懋昭 盧宜 謝于道

邱克承 陳紫芝 陳汝成 子本醇

孫熙綱 蔣兆龍 戎式弘 子澄

范正輅 子從益 從妻 張之紀 謝允文

陳時臨 董雱 兄雱 弟霖 宿

王啖 邵基 子鐸 范廷謀

傅維祖 范從律 張興宗

李昌昱 屠可堂 陶泓 黃繩先

卷十一

儒林傳上 王致 王說 弟該 子珩 該子璠

樓郁 郭維 高閑 子文虎 文善

孫衡孫 趙敦臨 孫枝 子起子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願質 孫璵 沈煥 袁燮子甫

余端臣 王文貫弟宗道 史蒙卿

孫會叔 程端禮弟端學

卷十二

儒林傳下

傅淳 戴安仲 倪復

豐熙 張邦奇 余本

戴圭 黃宗明子元忠 莊學會

錢啟忠 余派弟潘 萬斯選

鄧志稿 先賢傳目錄 入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萬斯大 萬斯同 陳錫嘏

陳赤衷 仇兆鰲 陳士良

全祖望

卷十三

文苑傳上

任奕 徐浩 袁穀

王璧 朱翌 高元之

張良臣 樓昉 鄭錫

高似孫弟衍孫 陳著子宓 陳允平

樓扶 袁桷 袁衷

史公珽 顧輝 張起

黃德廣 吳志淳

卷十四

文苑傳中

鄭駒弟真 胡庚 單仲友

鄭本忠子復言 紀堂 趙思盛

崔植 時銘 樓澄

謝員 周翰 臧性

鄧志稿 先賢傳目錄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章珍 宋恢 楊寔

魏侑 洪貫 金湜

李端 張琦 華愛

陳沂 張時徹 屠大山

范欽 豐坊 陳東

高士 盧叔麟 汪坦

呂時臣 沈明臣 楊承鯤

葉太叔 余寅 沈一貫

屠隆 李瑋 屠本峻

卷十五

文苑傳下

李拔 應泉 胡一桂

吳士瑋 全大震 吳應雷

孫儀

王嗣爽 楊德周 葛世振

陸寶 徐殿臣 徐之垣

陸符 萬泰 董守諭

周容 張庚星 李文純

鄧志稿 先賢傳目錄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光繡 范鴻儒 楊秉紘

紀歷祚 錢豹 沈士穎

董允璘 張九英 邱胤玉 萬斯備

包燮 汪應詔 張鷟

趙嗣賢 弟嗣贊 張瑤芝 方伊蒿

洪圖光 朱旦 胡文學 子德邁

錢廉 子中盛 際盛 周斯盛 張士垣 子錫璜 錫璜

范光陽 子廷諤 王之坪 兄之坊 張汝翼

萬言 從弟經 左臣黃 弟峴 張起宗

卷十六

忠義傳

謝為霖 弟為憲 董正國 蔣拭之 子學鏡

柴梓庭 周定昌 潘人瑞 史榮 范核 范梧

費金珪 葛繩先 李昌泉

施江濤 兄滄濤 盧鎬 范鵬 張炳 李立楨

任光 鄭雲 梁宏

豐治 鄭覃 袁鏞

林澤 楊恕 皇甫明子

鄧志稿 先賢傳目錄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存芳 一趙觀光 陳剛

萬斌 子鍾 孫武 文 陳忠

潘禮 崔源 弟澄 王相 子炮 杰

宋應瀾 葉紳 韓綱 劉玠

黃嘉雋 李振挺 袁斌

王纘爵 子兆身 周志畏 華夏

楊文琦 文琮 文瓚 文球 屠獻宸 董德欽

董志寧 楊思任 戴仲謀 趙景麟

任斗樞 王家勤 杜懋俊 施文玠

張夢錫

陸宇燭

弟宇燭

毛聚奎

倪懋嘉

徐啟睿

李桐

子文景  
文景

張樾

陳貞

卷十七

孝友傳

董黯

楊慶

方昌

童判子

李宗質

石孝子

華昭

唐駿

弟毅

陳思禮

許敬觀

盧顯

弟敬

黃夢麟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葉宗可

李士開

子孝謙

梯謙 忠謙

謝矩

夏道昌

章和

嚴端

虞謹

孫鐸

倪割豬

林桂

許瓏

馬扁

薛淋

鮑倫

董淑

張伯庠

閻宗時

邱緒

陳良言

蔣九華

閻龍

子世延

世選

世銓

陳洪憲

子伯美

錢靖忠

弟益忠

士驥子美恭

敬忠

從子士驥

裘望亭

李訥

李恩先

董德侑

子允瑄

允璘

允珂

范光越

董師儒

范洪震

朱簾

陸崑

楊之奎

屠惟激

朱金誥

陳玉綸

王鴻業

李景濂

董道權

呂蜚鴻

萬承勳

厲顯祖

羅屈

包幹鄭

卷十八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特行傳

王修

林暉

李猷

陳之翰

袁昇

趙尊

陳應麟

陸天祐

倪天淵

應本仁

李元亨

陳與延

楊芮

衛清

何瞻

陳儼

張懋

戴檀

張汴

蔣洲

子有德

孫宏憲

楊允恭

杜常

董銳

周萃

陸大漳

邵仲陟

紀五昌

全美章

范汝植

周志嘉

陳坊

卷十九

隱逸傳

黃公

史詔

王茂剛

鄭若冲

高文友

錢頌

安昭祖

袁質

劉準

樓慘

史芳卿

王昌世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樓德源

鄭昌世

謝暉

高夢說

方全翁

胡敦

陳觀

王毓

毛倫

紀宗德

周禮

楊範

李正華

蔡學用

李生寅

子德豐

盧溪

豐越人

周元懋

從弟昌

子齊曾

沈泰藩

范大捷

徐振奇

林岳隆

兄棟隆

弟祚隆

奕

林時躍

弟時對

王玉書

周元初

徐鳳垣

邱子章

李文靖

李振玘

兄振璣

錢肅圖

弟肅采

高斗權

弟斗魁

李文纘

朱金芝

聞性道

弟善道

朱鈇

全大程

費禕祥

宗誼

董劍鏢

葉謙

駱國挺

周昌時

子章泰

谷文光

沈光融

李鄴嗣

陸山輝

鄭志稿

先賢傳目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卷一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第一

地志之有傳與國史相表裏書法止應據實後之論者謂志與史不同當著其長而諱所短此特據益部先賢襄陽耆舊之例而言不知昔人為此本擇其人而紀錄之今志乘之體日益繁蕪鄉里先達罔弗登載豈容以一邑之公書概用曲筆與家狀墓誌等且如胡制使之寶慶志吳丞相之開慶志袁學士之延祐志未嘗不兼

鄞志稿 列傳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述瑕瑜惟張司馬嘉靖志後則雖九品下中之人物亦概立佳傳無如其人本末已具正史而區區欲相覆護果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乎今竊裁以史法凡敗行顯著者俱削而不錄其餘自鉅人長德外雖一節之長姑令附書而終不敢曲諱其失卽不應立傳之人時復因文附見既以備粉榆掌故且得一洗舊誌之穢焉作列傳賀知章字季真號石窗生鄞之響巖山證聖間擢進士超羣拔萃科初令任城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年同徐堅等撰六典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充太

子侍讀是歲東封泰山召定儀制賜宴分韻賦詩詩成

帝用五色箋親書賜贊遷太子賓客兼祕書監知章性放曠每醉輒屬詞筆不停書皆有可觀善草隸好事者具紙筆以從意所愜不復拒纔十數字世傳以為寶賢達皆傾慕之姑子陸象先嘗語人曰一日不見季真則鄙吝生矣晚益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始寤疏請度為道士捨會稽行宅為千秋觀又求周官湖作放生池詔許之賜鑑湖剡川一曲官其子典設郎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命皇太

鄞志稿 列傳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以下青門餞別御製詩贈行一時應制奉和者眾卒年八十有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追贈禮部尚書

唐書本傳

舊志云今鄞縣句章鄉小溪之馬湖有洗馬池世傳賀監故居因玄宗贈行詩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名之曰高尚宅相距三里有賀家灣其地賀姓甚多掘土得石碑率棄之今其斷石存而可識者曰會稽郡賀及府君六字而已耆老言賀監始居此後乃徙剡川也

寶慶志



沈起字與宗慶曆二年進士除滁州判官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疾棄官歸轉運使劾棄官罪如律仁宗曰觀過知仁今由侍父疾得罪何以厚風教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歲苦風潮壞田舍民往往棄業避逃起為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民復歸而田以益闢為立祠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書數十上後以論興國鐵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楚二州京東饑盜起除提點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黨盜內相疑漸解散民以安改開封府判官為湖南轉運使所貢羽革竹箭

鄧志稿列傳一

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諸土產向取民無制吏挾為姦起會所當用者書其數示民省什之七熙寧三年韓絳使陝西薦授集賢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慶州軍變起帥兵討平之改知江寧府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其位署與夏使等起曰大國之卿不宜與陪臣並辭不就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為定制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時交趾歲數侵擾起銳意攻討禁止其貿易於是競謀入寇邕州守蘇緘書言不便起劾緘阻議徙知潭州後交趾大舉兵陷欽廉邕白四州起坐首議邊失計謫郢州團練副使旋

徙越徙秀會赦移溫州卒

延祐志

周師厚字敦夫初從學於王鄞江先生致皇祐五年第進士歷荆湖北路農田水利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本路紛更未定且欲有為搦甲法者師厚具言四方風俗盜賊婚田獄訟簿書繁簡不同則役有勞逸輕重不宜以一概論朝議是之章惇討平谿峒開復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師厚謂溪獠嘯聚無常而常平之入有限不可繼宜擇曠地使戍卒且耕且守卒從其策師厚好學博覽歷仕四十年罔撓權利娶太子中舍范仲

鄧志稿列傳一

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溫女文正公仲淹姪也二子長曰鏐字廉彥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為桐城尉慨然曰學優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辭不赴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書究其指歸期于有用游穎昌謁范忠宣公過洛訪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溫公咸器重之在京師論邊事歷陳徐禧永樂覆敗之由神宗嘉之籍姓名於中書祭酒豐公稷給事中范公祖禹以學官賢良薦歷官自濠州戶曹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後知南雄以言邊事忤蔡京罷歸作四休堂於月湖十洲之西居焉初娶胡公

宗愈女再娶王公觀女妹適陳忠肅璫舅即范忠宣純仁及其弟左丞純禮待制純粹中表忠宣子正平胡氏僚婿鄧公忠臣蔡京立姦黨碑親屬九人俱入籍時以爲盛事所著承宣集一卷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一卷汪大猷差次之尊之曰鄧江先生文集次日銖崇寧二年進士未幾亦乞休徜徉山水間賓朋觴咏爲樂嘗於松江作鷺山溪詞云松陽江上極目煙波渺天際接滄溟到如今東流未了吳檣越櫓都是利名人空擾擾知多少只見朱顏老故園應是綠遍池塘草家住十洲西

鄧志稿 列傳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算隨分生涯自好漁簑清貴休羨謝三郎紅蕖月白蘋風何似長安道後史忠定作贊有蘋風蕖月誰復追攀即據詞中語也

參用寶慶志及聞志

豐稷字相之從學鄉先生王鄞江致登嘉祐四年進士初任襄州穀城令韓維曾鞏相繼守襄奇之以廉明薦是時葉康直令光化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此本寶慶志

元豐元年從安燾使高麗海風折檣幾覆稷獨神色自若後知封邱神宗召對問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其常憑仗威靈尙何畏

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撓出惇陳州哲宗時爲殿中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偏聽生姦獨任生亂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劉奉世冊立夏國嗣會其嗣來賀坤成節奉世遠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荆揚二親王密令蜀道織錦茵稷白中丞胡宗愈宜率屬言之宗愈未決稷遂獨奏其僭侈且請治官吏承奉罪監察御史趙屺時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屺汗流浹背不數日徙國子司

鄧志稿 列傳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業薦陳師道鄒浩晁說之爲學官轉祭酒車駕幸太學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歷官刑部侍郎兼侍講哲宗親政召內侍在外者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不聞登進忠良豈宜首召近倖出知江寧河南二府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極論蔡京姦狀既而又論京卞兄弟同惡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及神宗實錄混淆願加申飭時宦官

漸盛稷懷仇士良傳讀于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  
 為不聞讀畢乃止曾布以嬖近之助將入相稷約其僚  
 其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  
 之語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於外天下安矣  
 又嘗論錢適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又言必用適願罷臣  
 改禮部尚書議哲宗配享稷論當用司馬光呂公著又  
 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  
 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為靖國帝將  
 大用之而積忤貴近不得留以樞密直學士守越曾布

鄭志稿 列傳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蔡京互修怨貶海州團練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徙  
 建州稍復朝請即卒年七十五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  
 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朝政語人所薦  
 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皆知名當世宋史本傳  
 稷方貶謫時咏荷花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  
 蔡京見之曰此人肯受籠絡耶見宋文鑑建炎中追復學士  
 謚清敏初文彥博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  
 名云

俞偉字仲寬從學王鄞江先生登熙寧六年進士宰南

劍之順昌閩人生子者多不舉而劍尤甚偉作戒殺子  
 文召父老列坐廡下親酌醪醴使齋文歸勸其鄉里且  
 申約束曰孕者登籍民始悔悟生子多以俞為字後被  
 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于郊部使者上聞降詔獎  
 諭進秩再任且許出粟以賑民之臥蓐而貧者偉益宣  
 諭朝廷好生之德全活者萬餘人邑士廖曉為作碑記  
 其事從子充字公達嘉祐四年進士熙寧中為都水丞  
 提舉沿汴淤泥溉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歷遷成都路轉  
 運使茂州羌寇邊上禦戎十策河決曹村充往救護陳

鄭志稿 列傳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河隄十餘事提舉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  
 充曰奏課臣職也願自今罷賜時王珪蔡確並相神宗  
 欲召司馬光珪憂之適江東運判有違法事上以語珪  
 珪洩其語于充充復洩之運判即上章自辨上怒甚珪  
 謂充吾與若當俱得罪今西夏秉常國內亂上意欲復  
 靈武子能言西夏可伐上必喜則吾兩人免矣確亦勸  
 珪任西事則光必不召雖召將不至遂薦充以天章閣  
 待制知慶州至郡即疏言秉常為母所殺或稱見存此  
 正問罪之時願復漢唐兩河故地且請乘傳至都面陳

便宜詔據屬入議環州有田與夏國交錯每穫必遭掠  
多棄弗理充檄所部以時耕種卒不敢犯屬羌叛亡入  
夏國者三百戶充遣張守約耀兵境上夏人亟歸亡者  
條上買馬之法邊騎頓增慶卒素驕充繩以法懷以恩  
一軍始肅未幾暴卒年四十九代者為高遵裕出師敗  
剽西鄙騷然充實啟之參用宋史本傳及  
寶慶延祐二志

陳據字君益游王鄞江之門元祐三年第進士紹聖間  
宰南劍之將樂修舉學校政尚愷悌先是邑人每家止  
畜一子富室不二餘悉棄之據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

鄞志稿 列傳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茲民無不舉子者男則以陳為名女則以陳為氏後  
卒於官邑人思慕祠焉遇旱潦禱之輒應鄰境聞而皆  
集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于民合祀典請于朝錫  
廟額曰旌福延祐志

蔣浚明字彥昭先世居奉化後遷鄞居南湖之帶水浚  
明游豐清敏稷之門稷因薦之上書論君子小人之道  
言極愷切神宗嘉納累官尚書金部員外郎力爭新法  
不便執政怒貶官將遠謫以母老稷力救得免陳忠肅  
權來鄞首遣其二子璿琬師事之璿登紹聖四年進士

璿登崇寧五年進士忠肅手書連桂二字以旌其坊璿  
後仕至左朝議大夫璿以忤蔡京罷歸仕至宣奉大夫  
浚明以子貴亦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

按光祿聞志不載奉化志有傳以世籍奉化且以其  
墓在三嶺山故也考楊慈湖作大學蔣存城墓志曰  
蔣氏世居小湖之西南存城係光祿之孫袁清容亦  
謂吾鄞士族之最先莫如樓袁楊蔣是光祿之先已  
遷鄞矣今南湖腰帶河側名蔣家塘即所謂小湖而  
其地有金紫巷亦以光祿得名惜朝議兄弟事不可

鄞志稿 列傳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詳宣奉忤蔡京僅見清容集今姑據諸家之言且  
考延祐志科第表記其略以補聞志之闕

陳禾字秀實父謚嘉祐八年進士博學善教子禾兄秉  
以八行舉于鄉見寶慶志禾於元祐初試太學第一元符三  
年第進士初調鄞州司法平反甚多遷太學博士時士  
方以記問為學禾始崇義理抑浮華人對契旨擢監察  
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縵鑄錢獄連及士大  
夫甚眾禾奏免孝壽京子攸為太常卿何執中壻蔡芝  
為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

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其後方臘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昉表裏爲奸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命皆出其手預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預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途一開類進者眾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

鄭志稿 列傳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務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得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上變告京謀危太子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證禾答正彙從學事實有之

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和州丁內艱服除起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舍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訴之上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除知舒州命下而卒宋史本傳建炎中詔由蔡京坐貶者皆敘復禾獨不及始禾知和州時秦檜以過客干禾禾不爲禮故訖紹興時子孫訴

鄭志稿 列傳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朝檜力格不行後史浩侍經筵上其所著易春秋論語解貼黃敘秦檜當國不及敘復之由孝宗命官其孫嘉定中孫立已上請贈中大夫諡文介寶慶志

蔣猷字仲遠其先潤州金壇人元豐八年進士徽宗朝積遷中書舍人政和四年擢御史中丞兼侍讀上疏論士風浮薄羣臣無他能善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而已其嗤笑特立不違者以爲愚輔臣奏事雷同唱和略無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故事內侍省隸六察崇寧中竊弄詔旨奏免所隸猷疏駁又廉得劉文端等擅違制事

皆降官上爲揭其章于內侍省楊戩建節猷言祖宗未嘗有此自童貫首隳舊制上曰貫戰功多不可以人廢猷曰戩何功上默然此本鄭干之四明文獻所錄蔣宗簡先世記載宋史爲核又劾

范之才在淮南滁水有鼎發民畎水鑿山以出之宜以狂妄坐罪又言東南應奉花石之類多入權倖願一切罷之廣東轉運使徐惕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請重置之法趙良嗣降人後必誤國不報遂乞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貢舉改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四年以祠官起知明州因

鄭志稿列傳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樂應奉到官數日復丐祠七年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詔貶童貫猷奉上表起居太上皇于淮陰貫時侍上皇方握兵東巡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遠黜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皇還京移兵部尚書引疾奉祠建炎三年避寇居明州之昌國復徙居鄞逾年卒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

汪洙字德溫父元吉爲縣從事受知范文正公王荆國宰鄞以書薦于轉運使孫沔稱爲廉平吏洙自幼能賦詩有神童之目登元符三年進士歷官觀文殿學士提

舉台州崇道觀築室西山以講學迪後進著有春秋訓詁卒諡文莊今世俗所傳汪神童詩多掇拾他作不盡出洙手也剛節開志

方軫字克載其先閩之莆田人父通王府翊善軫登元符三年進士授太廟齋郎大觀初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心懷不軌內外重臣無非其門人親戚編管元符末年忠義之士不齒仕籍誰復進陛下以忠言者京又使子攸日以花木禽魚爲獻欲愚陛下耳目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帝以示京京取其疏自

鄭志稿列傳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辨帝令御史臺取軫伏辨付詔獄編置嶺南尋放歸政和間復詣登聞鼓院進狀乞收權獨斷無使國賊肆志帝以軫長惡不悛發永州編管後以收燕靈恩赦歸靖康元年敘復遷鄞縣令貧不能歸遂占籍于鄞孝子昌知府佐皆其後人也

按聞志於傳後自註云軫不列于名宦而列于鄉傳以令鄞無績可考而方氏居鄞自軫始故也考舊誌如陸寅蔣猷等亦以宦遊來鄞後遂定居焉並列之誌中今從聞志附入

夏承字元茂崇寧五年進士任開封少尹靖康間金人陷京師京尹徐秉哲散文榜根括皇族冀免已死承毅然折以大義令諸廂毀其文榜盡散所拘繫人隆興初詔褒前事以承爲忠義命史館編錄追贈左朝議大夫

榮陽外史

陳顯字文昭以進士歷官戶部尙書政和二年蔡京復相顯因對言復用蔡京士民失望帝怒貶知越州不赴歸隱鄞之蜜巖築冥菴以居五年詔復宣和殿學士辭不起弟顯歷任司諫亦以疏詆蔡京謫監酒稅

成化志

十四四明叢書

鄞志稿列傳一

約園刊本

袁灼字子烈知處州轂之子也元祐六年進士爲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嬖黨爲害鄉曲灼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後起知隨州宣和末以倉部郎召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

寶慶志

鄞志稿卷三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第二

黃龜年字德邵其先福州人後葬父於鄞因家焉登崇寧五年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以秦檜植黨專權沮止恢復上書言檜不顧國家大計專事盜竊威柄壅塞言路時檜方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語爲上詰責遂罷政併劾檜黨王喚王昉王守道皆罷之檜猶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

鄞志稿列傳一

十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今乃復寵以最上職名俾得優游琳館可乎章三上詔褫檜職又請暴白檜惡于天下從之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檜復相侍御史常同希旨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趨操不正司諫詹大方又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遂落職寓居湖州檜撫其過謫福州後與兄岳年隱居昌國之馬陳山品題泉石檜死復居于鄞初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其別娶龜年卒娶之遇任子恩

鄞志稿卷一

先奏官其弟之子人皆義焉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宋史本傳

陸寘字元發其先會稽人尚書左丞佃之後也嘗為明

州錄事參軍崇寧中奉行安濟居養二院并漏澤園有

勞秩滿就除通判後為淮南荆湖發運判官建炎間卜

居鄞之梅溪奉祠垂三十年工詩善篆隸手鈔經史暨

釋老書數百卷子沈官奉直大夫

成化志

林保字芑民政和二年上舍登第從廣西帥辟主管機

宜文字蠻境荒遠諸將多掠邊氓希賞保覈正之全活

者眾後知興國軍有政績改提舉兩浙廣南市舶皆不

鄞志稿列傳一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拜家居十餘年集中興事蹟由夏少康迄唐肅宗分序

得失號中興龜鑑以進高宗褒納之右司諫陳公輔薦

保宜居臺諫秦檜格不行後屢遷至吏部郎假尚書充

賀金國正旦使初顯仁太后南歸沿途增供頓自後南

北使往來循其例又議增兩淮稅保使回力言淮民凋

敝若增稅必至流亡朝議從焉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卒

年七十一累贈至特進孫祖洽字元禮少孤嗜學以門

功補知鹽官縣經年滯獄悉剖決嘗取紹興淳熙度支

多寡之數條具為書未及上移守武岡陛辭奏曰今日

百度修明惟財賦不足由用度日增孝宗慨然詔索其

書以問遷知常州有兄弟七人訟分財不均久之達省

部祖洽召七人立庭下給筆札俾疏所爭疏畢即判其

尾示之曰審若是耶七人皆唯唯人服其明遷司農少

卿戶部侍郎不以羨餘入官希厚賞歲積以給水旱後

言者論其帑藏盈積不以報罷守建寧及婺州所在祀

以祠同郡袁燮曰祖洽非理財乃養財耳年七十九卒

參用寶慶延祐二志

薛朋龜字彥益政和八年進士初尉仙居值歲饑剽掠

鄞志稿列傳二

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四起朋龜請發粟賑之盜悉平及司錄楚州遭靖康之

變勤王師歸道州境將鼓噪為亂朋龜親至軍中慰勞

發帑金犒軍眾始定任滿而去士民遮道泣留後與汪

思溫等結社林下稱四明五老除知衡州未任卒子居

實字去華歷官淮東安撫使孫揚祖字元振知漳州遷

刑部郎中以疾丐外得池州漳舊止土城揚祖請修築

未報可及為郎奏言此州當閩廣之衝往時沈師竊發

以無備故請以臣任內椿積錢趣辦寧宗從其言漳人

德之贊慶志



陳曦字元和別號雪窗禾之子也登紹興八年進士宰  
休寧政尚清儉守法不阿改國子正時置講議司曦與  
諸生言天下國家事治己治人之要必懇切高宗幸太  
學召對上曰今學者言卿講說訓導可以為師朕欲觀  
卿之道至于有成曦對曰陛下若復興太學此帝王盛  
德事帝悅擢給事中居六載彈劾不避權貴帝常謂侍  
臣曰惟陳曦言事最誠實後遷知制誥出守濠州政稱  
第一呂好問薦其才召拜翰林學士上疏言四鎮五帥  
之計帝許之卒於官成化志曦家世喜藏書祖謚亡舒夏

鄞志稿列傳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挽詩云塵埃滿篋空鳴劍風雨歸舟只載書曦為藏  
書記俾後人勿墜素風聞志從孫概字少儀慶元五年進  
士除知太和奏罷魚鹽課召對擢右正言時婺州處士  
呂祖泰上疏乞斬韓侂胄被繫幾不測概抗章論救祖  
泰得釋流欽州又嘗奉命使金抗論不少屈歷官至太  
常卿致仕謚文定曾孫大震玄孫伯鼎俱登翰林時人  
稱為祖孫三學士成化志及全謝山湖語

按陳概使金不屈止見謝山先生湖語遍查宋史及  
金史交聘表北盟編俱不載未知所出故但略誌於

傳末

張邵字才彥其先和州烏江人宣和三年登上第建炎  
初假禮部尚書使金補其弟祁為明州觀察推官奉母  
居鄞卒葬雷峰因家焉邵於建炎元年司刑衢州應詔  
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克遠爭  
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  
應退自削弱及金人南侵詔求可使軍前者邵慨然請  
行即日就道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  
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

鄞志稿列傳二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拜邵曰軍監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  
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  
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  
僭立羣盜蜂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心人意未厭  
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  
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柞山砦明年又送  
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為殿院責以  
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副使楊憲遂降豫  
知邵不可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

知所之後又北徙於會寧府距燕二千里十三年和議成邵與洪皓朱弁南歸是時秦檜當國皓首斥去邵亦罷十七年皓貶英州邵懼乃上書言有榮州團練使嘗言檜代太上皇移書黏罕述海上盟約和議實基於此會曹勳進檜所撰書檜大喜以邵書付史館實其事遂得敷文閣待制知池州奉祠道由廣德軍卒歸葬于鄞之桃源鄉烏石山累贈少師子孝覽孝曾孝忠孝曾字王叔以大理少卿出使歿于金仲弟祁生子孝祥紹興甲戌舉進士第一先是考官定秦墳第一曹冠次之孝

鄞志稿 列傳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祥又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于是親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秦檜以上之抑墳而擢孝祥也已怒又知爲祁子祁固與胡寅善寅檜所憾也遂諷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檜死獄始解乃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初對乞總攬乾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王安石修日曆是非多失實故相檜信任之專不止安石其所修時政記必多用己意乞更詳審黜私說以垂無窮遷校書郎太廟芝生孝祥作原芝一篇獻之大抵以國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歷起居

中書舍人後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孝宗卽位復集賢殿修撰知平江府剖決無滯訟濟飢有方以張浚薦召赴行在累除敷文閣待制兼領建康留守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言二相當同心戮力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策貽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計以應之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人之勢不過爲要盟故耳言者因劾孝祥落職起知靖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又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自是荆州無水患進顯謨閣學士致仕

鄞志稿 列傳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卒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孝宗亦有用不盡才之歎但南渡大議惟和與戰張浚主恢復思退祖秦檜主和議孝祥出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以是遭劾云季弟祁由邵恩官至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始祁知鄂州提舉軍事張平擅戎事祁結爲兄弟會帥入朝營卒挾刃貸富民鄉聞之馳入平營平趣治酒祁笑曰飲宗弟何辭願得脅貸富民者平大懼立斬之祁子孝伯字伯子隆興元年進士歷官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慶元三年同知樞密院

事四年參知政事封衛國公時韓侂胄方厲偽學之禁  
孝伯調護勸止得以稍弛是年八月奉祠歸孝伯子卽  
之字溫夫號樗寮以父恩授承務郎中歷任各路監務  
廳庫官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後以司農寺  
丞知嘉興府未赴丐祠特授直祕閣大中大夫致仕卽  
之以能書聞里居三十年所行多厚德事實祐四年余  
晦入蜀誣殺王惟忠卽之雖閒居移書淮東制置使卹  
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女景定元年惟忠得以  
禮改葬及復賜金壇田皆卽之倡之也卒年八十六

鄭志稿 列傳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孝祥傳據宋史節錄  
卽之傳則參用聞志

吳秉信字信叟大觀三年進士升之第四子登宣和三  
年進士初爲國學官張魏公浚時以和國公奉母居潭  
州築第稍廣秦檜忌浚復出諷中丞万俟卨論浚卜宅  
僭擬家有五鳳樓命秉信奉使察其事至則以檜意告  
浚返言浚所居皆人臣制堂曰盡心浚嘗記之樓實無  
有也檜大怒黜秉信後爲吏部侍郎與凌景夏上言張  
卨不宜爲兩浙轉運判官卨乃內侍張去僞所薦也帝  
不悅併景夏出知外郡秉信知常州未幾卒嘗薦王剛

中入史館史浩爲國子博士後皆至宰輔浩致仕親祭  
其墓且官其孫秉信兄弟四人長秉仁紹興十二年進  
士次秉義重和元年進士次秉智以貢法補內舍奉親  
居小溪一門孝友交盡堂後產芝三莖堂與山因皆以  
芝名

延祐  
志

婁寅亮字陟明從永嘉徙居于鄞登政和二年進士爲  
上虞縣丞紹興元年高宗在越州先是元懿太子薨帝  
未有繼嗣寅亮上疏其略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  
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

鄭志稿 列傳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遂詔英宗入繼大統今有天  
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蕃前星不耀孤立  
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  
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漢王子孫以爲  
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恐祀豐  
於昵有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  
鑾之期今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  
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大祖諸孫有賢德  
者視秩親王俾牧一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

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申理前奏懇請施行帝忻納擢監察御史二年五月遂選秀王子育于宮中卽孝宗也時以寅亮能言人之所難言秦檜以寅亮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誣其匿父喪鞠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戶罷職

宋史本傳

寶慶開慶延祐諸志皆無寅亮傳惟成化志有之謂

紹興元年高宗駐蹕越州寅亮上疏請選立繼嗣聞

鄭志稿列傳二

十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志則改爲建炎四年按寅亮本傳上書無年月可稽

高宗本紀係之紹興元年六月與成化志合且孝宗

本紀謂隆祐太后自虔州還嘗感異夢密與帝言之

帝大感悟太后以建炎四年八月始至自虔州前此

鄉貢進士李伯兩上言乞選立宗子以係人心上大

怒斥還鄉里其時太后尙避兵江右寅亮明請立太

祖後所陳甚于伯兩獨易入如此則孝宗紀之言有

徵也聞志率意妄改今從成化志

王正己初名慎言避孝宗諱以字行鄞江先生說之曾

孫也父勳政和八年進士高宗東巡命爲鄞令徙廣東市舶司廉介自持家人不識舶貨之名與妻薛氏俱卒官所買人念其廉率錢二百萬爲贖正己卻之日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愧廉叔度也以從祖珩恩任豐城簿性耿直忤帥意稱疾歸後知泰州海陵縣張浚命募萬弩手他屬吏畏怖奔走恐後正己以民方脫兵火之厄募旣難合且無用爲書陳利害以獻人爲股票正己亦謁告以俟浚得書愧謝且慰勉安職淳熙初訪求廉吏參政葉衡舉正己辭賻事以聞召對帝

鄭志稿列傳一

十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語輔臣曰正己望之儼然卽之甚溫衡罷正己亦被論

奉祠旋除嚴州改婺州引奏加褒納史浩再相論朋黨

事帝曰葉衡旣去人以正己爲黨朕固留之雖衡所引

其人自賢朕不以朋黨待臣下也除廣南西路轉運判

官議臣請使行客販鹽廣南命胡廷直至二廣議可否

正己持不可廷直阿議臣意議臣信之金字牌踵至期

必行正己復疏陳利害甚悉遂移漕湖南命廷直代領

鹽事未幾鹽法弊公私告乏廷直以憂死議臣亦重譴

人始服其先識正己凡四典郡六爲部使者終大府卿

祕閣修撰致仕卒弟正功字承甫亦以從祖珩蔭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選授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改處州青田有訴夫死于毆者及按視更曰自經正功察其必以賄故用初牒訊之具服乾道四年爲荆湖南路轉運使主管帳司事時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竇屬僅充位正功果于立事以滯訟屬之剖晰無留難鈞舉以屬同列之持兩端者尙書沈公介爲湖南帥尤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正功于理所未安改之不疑介更加敬重與鈞爭薦之改宣教郎淳熙六年賜緋

鄭志稿 列傳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銀魚七年通判湖州郡人有爲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正功裁以法其人不勝憤爲所擠竟用是罷將歸適劇寇沈師逼城鄉民走依官寺正功開門納之力贊帥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矧曰是已罷官而爲民捍禦乃如此起爲武安軍簽判改淮南並以兄嫌辭歷知澧州蘄州有言銀鑛發于山者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治戶以虧額坐罪鬻產償官者數百家卽奏罷開採佛鑑大師者自稱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無藝正功立捕之寮佐勸

止不聽比至訊之一黥隸耳致之法除提刑廣西俗輕于犯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爲從厚正功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怨家訴之復爲言者所論去官主管武夷冲祐觀致仕卒

二傳皆本樓攻媿墓誌正功傳聞志遺之今補入

按二王居官並有風采可觀然正己爲樓氏壻因偏袒廢湖之事遂作辨以與李莊簡公抗鄉論薄之今存廢湖辨于水利志中其人仍入列傳蓋不敢以言廢也

楊煒字文光其先自華陰遷越至煒遂占籍于鄞居城

鄭志稿 列傳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櫟社以進士授左從政郎徽宗梓宮歸舉朝稱賀煒獨表請驗視眞贗嘗移書參政李光責和議之非奏檜銜之下獄後知黃巖縣盡心水利民皆德焉

聞志

魏杞字南夫自焦山徙居于鄞紹興十二年第進士知宜州涇縣錢端禮薦其才擢大府寺丞遷宗正卿充金國通問使杞母向氏旣老勉以盡節將行忽心動白上曰國書封滕甚固不知爲何事倉猝占對將失國體願陛下諭意臣以死奉職上大悟盡語書旨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正人初上不言者懼杞畏懦辭

行耳杞陛辭復奏臣將旨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  
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兵數十萬驟至問所以來  
意求觀國書杞拒之曰書御封也當廷授比至朔庭絕  
供具以困杞言今皇帝銳意恢復將使兩國臣民受塗  
炭羣臣交奏迭諫故進和議誠與太上皇時言和不同  
也使不允杞死此耳金主悟卒正敵國體減歲幣十之  
五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除起居舍人遷給事  
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政明年拜右僕射降人蕭鷓巴  
賜淮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杞言主租所以食功養廉

鄭志稿 列傳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宜奪以與彼上是其議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  
免提舉江州太平宮六年起知平江府以諫官王希呂  
論罷復資政殿大學士于致仕杞能詩居小溪遍遊諸  
名山築碧溪菴習方外學絕口不言時政卒贈特進諡  
文節參用宋史本傳及延祐志

汪思溫字汝直觀文學士洙之子也政和二年以太學  
上舍中乙科教授雄州調餘姚令築隄浚湖民信愛之  
欽宗以諸王就傅除贊讀思溫與弟思齊並命後出守  
衢州有自稱祁王過郡府吏請避郡治以舍思溫不可

未幾有柔福帝姬過縣辱縣尉將械之復執不許既而  
皆以詐冒敗人服其識諫議徐俯入朝道由三衢不爲  
尉傳禮俯憾焉劾以他罪中丞辛炳疏其冤得免後知  
臨安浙江以漁舟濟人中流弭楫以索重貫往往暴風  
舉舟盡覆善泅者利其錢物取以登岸思溫悉捕繫論  
殺更爲大舟十數每舟定受若干人置吏監渡且分塗  
五采以序先後秦檜嘗以故人屬舉薦思溫對以其人  
誠可薦不待相諭不才相言無益也有旨營政府檜欲  
相府異于執政府堅持不可檜怒罷去食祠祿十有八

鄭志稿 列傳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官直顯謨閣以終率鄉人爲義莊以給族喪之不能  
舉孤女之不能嫁者思溫割田以爲倡卒年八十一延祐志  
子大猷字仲嘉初以父恩補官紹興十五年登進士  
第授金華丞以禮息爭訟李椿年行經界法大猷請不  
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丁父憂服除總領淮西江東錢  
糧幹官錢端禮辟充參議官累遷大宗丞戶部右曹入  
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使無違所長量能授  
職無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  
用之才也除禮部郎以洪适薦授吏部侍郎兼太子左

諭德太子諭宮僚同賦龍大淵所進侍燕樂章大猷曰  
鄭衛之音非講讀所當預力止之遷祕書少監修五禮  
會要又以崇政殿說書兼給事中帝清燕訪朝政闕失  
民情利弊大猷一論里長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一論  
亭戶未嘗煮鹽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一等以上充  
役一論勸戚請賜田恣意豪奪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  
自求之一論沒入貲產止可施于強盜賊吏至于倉庫  
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又  
言捕酒之害及居官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所言

鄭志稿 列傳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取建炎以後續降指揮  
二萬餘條刪繁定要編爲條冊以杜姦吏舞文之弊上  
大悅尙書周執羔等以強盜卒不處死無所懲艾請依  
舊法贓滿三貫皆斬大猷曰祖制非以刃殺人者一切  
貸死已議法爲六項犯者依死罪處斷非此而但得財  
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得中若不殺傷皆抵死則得財  
鮮不及三貫者此法立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則  
被盜者將無噍類矣乃奏今獄囚若用六項法當死者  
十七人用見行法當死者十四人用舊法則一百七人

皆死遂從大猷議郊祀充鹵簿使以言去後知泉州三  
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守臣督造以付大猷奏銅  
不下海法也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其所役卒不與改  
知隆興茶寇賴文興起湖北遣副總管和仲討之仲輕  
敵敗呵大猷自劾降龍圖閣待制復謫南康軍居住尋  
奉祠宋史本傳方居南康時或諷使通書權貴不聽有唁之  
者曰使我年近六十以恩科得官豈不爲我賀其曠達  
如此慶元五年進敷文閣學士時二甥樓鑰陳居仁並  
居詞苑人稱舅甥三學士大猷與史浩同里同年未嘗

鄭志稿 列傳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以干進好周施敘宗族外親爲興仁錄捐田爲義莊  
以承先志歸田六年卒謚莊靖所著適齋存稿備忘訓  
鑿等書

徐子寅字協恭其先登州人父植之字立夫紹聖進士  
靖康之變扈從南幸爲呂頤浩所知及秦檜當朝丐祠  
居鄞其後遂占籍焉子寅爲福建路檢法審駁死罪七  
十九人得生由大理知無爲軍陸辭奏淮上歸正人當  
免其牛稅治荒田以餬口兼爲備邊至計孝宗大悅輒  
命其相視措置并及各路復修築高郵堰興化寶應石

闔斗門函管隄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後知台州革  
秋苗偽鈔去軍士虛籍寬權酷征稅又買田五百畝以  
贍學宮蠲民積逋十餘萬遷廣西提刑卒于官聞志

鄞志稿  
列傳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卷一

鄞志稿卷三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第三

史浩字直翁舉紹興十五年進士以薦授溫州教授時  
張九成守郡極器重之秩滿除太學正陞國子助教因  
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  
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祕書省校書郎兼二  
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建王  
府教授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歲終則會惟王及

鄞志稿  
列傳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后世子之膳羞不會酒正掌酒亦歲終則會惟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是以知世子膳羞可不會世子飲酒則不  
可無節王作而謝曰敬受教是時龍大淵曾覲爲內知  
客善飲酒多置酒以會故浩諷及之三十二年遷宗正  
少卿會金主亮南侵下詔親征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  
驅浩爲王力言不可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事爲戒王  
大悟立命浩草奏更請扈蹕以供子職詞意懇到上覽  
前疏方大怒復得請扈蹕疏意頓釋既而知出于浩歎  
羨久之曰眞王府官也殿中侍御史吳芾請皇子先出



視師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王遍識諸將遂令從行如  
建康次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  
右庶子孝宗受禪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  
力主恢復浩請城瓜洲采石浚奏浩不守淮而守江爲  
失計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  
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  
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右僕射  
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  
子孫悉從之又請召用周葵任古胡銓王十朋浚決意

鄭志稿列傳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兵浩力持不可請召浚面議浚請幸建康一親征一  
勞軍一移蹕浩奏若親征則金人必以大軍應我無故  
而招數十萬寇邊何以待之勞軍則用度當如上皇時  
曩歲上皇之行內藏已費千四百萬今復爲是六軍必  
喜苟所賜不能盡如前日必且怨望若移蹕則將俟有  
功乃歸乎不待有功而歸乎必待有功功不可必苟無  
功而還則與上皇視師無以異且未審陛下將自與六  
宮偕往抑奉上皇以行今建康未有德壽行宮上皇倦  
勤遜位豈能俱往上皇留此而陛下遠適千里外萬一

敵以一騎窺淮此間騷然上皇能不動心乎復與浚議  
于朝房不合浚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  
上于是不由三省樞密院徑以金字牌命諸將出師方  
數月而浩始知浩時兼樞密語左僕射韓康伯曰吾屬  
俱兼右府而兵出不與聞焉用彼相哉又疏言康伯欲  
納歸正人今敵人日爲姦謀縱流民以困我沿邊守臣  
但以招來爲事自去冬以來歸正之官已滿五百歸正  
之民不知其幾廩之惟恐不至駸駸不已布滿東南蠶  
食既多國用先乏且北人初來皆言去虎狼歸父母真

鄭志稿列傳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可喜然廩給祿賞稍不遂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  
未必不刺取國事歸報敵境又言浚銳意用兵恐一失  
之後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先是浩城瓜洲白遣大府丞  
史正志往視正志復與浚論辨王十朋疏正志朋比并  
劾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初除少保觀文  
殿大學士五年復爲右丞相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  
殿步二軍多闕請各募三千人旣而殿前司輒捕市人  
充額市人多斷指示不可用都城騷動軍人怙眾因奪  
民財民與相格鬪有奪得軍人旗桿者送大理寺棘寺

迎合樞密院以爲市人陸慶童非被掠而助百姓上欲以軍人秦忠及陸慶童皆從軍法處斬浩曰軍人掠人奪貨以至於開則始覺者軍人也陛下恐軍人有語故兩平其罪以安之不思百姓不得其平亦可畏也陳勝吳廣言等死死國可乎此豈軍人語上變色曰是比朕爲秦二世浩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害喪子及汝偕亡豈必二世尋求去拜少傅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陸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朕至今悔之浩之復召也其時曾覲王藻輩爲搢紳所指

鄭志稿 列傳三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目漸與朋黨之論浩奏蒙恩再相惟盡公道必無朋黨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由是黨論少阻浩喜薦士初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召對賜出身及起爲右相語人曰吾此行可以已但朱元晦尙未仕耳熹時方授徒建寧山中力挽之出守南康辭侍讀告歸上宴之內殿又露章薦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趙靜之袁燮張子智等十五人又嘗薦陳之茂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

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十年八月以太保魏國公致仕建閣以藏兩朝御墨上手書明良際會名其閣又書甘盤舊學名其堂光宗卽位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賜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著有經筵講義鄧峰真隱漫錄兼用宋史本傳寶慶志其奏稿則宋史頗略從真隱漫錄原本陳居仁字安行其先興化人父大府少卿膏贅鄞汪氏因家焉膏初爲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知

鄭志稿 列傳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惠州單騎造諭土賊曾襄壘降其眾及爲御史鄞僧王法恩謀逆事覺得其籍或請屠城膏力請寬宥止殲其首在籍者並得免居仁年十四而孤以蔭授鉛山尉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居仁不從詔修高宗聖政與范成大並充檢討官魏杞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人彎弓夾道居仁馬上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醕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以從行勞轉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及杞秉國居仁待選需遠次未嘗

藉以求進丞相虞允文將引以爲用不就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成倖亦旋敗允文爲色動徙宗正丞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不憚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歷遷祕書丞權禮部郎中進對論陛下近獎進武臣深得持平之道然未必皆智謀勇略士而或爲輕躁者啟倖途其弊復

鄭志稿 列傳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偏勝帝嘉納後請外知徽州輸稅有度鄰州有訟多詣臺省請決于居仁秩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見面加褒譽問時政因奏朝廷待歸正人太優而遇戰士反薄今老者添差已罷僅給半廩至丐于市此曹出萬死策勳乞終始念功且以堅後生圖報之志會大閱卽命再添差兩任全給衣糧三軍爲之呼舞留爲戶部右曹卽時方敘修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適樞員缺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可久爲卽者乎授樞密院檢詳文字歷

遷檢正中書門下兼左藏庫居仁視案牘雪誣枉者七人皆當敘復執政難之及疏上帝曰居仁精審尙復何疑遷起居郎司勅令兼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帝是之又言慶赦止惠姦猾乞放下戶丁稅時翰林學士洪邁主貢舉居仁以舍人兼攝帝曰內外制尙委數員今一陳居仁當之不見其難信官須擇人旣而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隄捍江民賴其利進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出粟賑飢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奇零爾稅會鎮江大旱卽

鄭志稿 列傳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移守請以緡錢四十萬給兵食旣得請乃遺糴于荆南商人聞是陳待制爭以粟就糴所存活數萬計有僧投牒言結廬江滸地與江陰接爲邏卒煩擾不便居仁察知其姦掩捕得盜數人遂夷其居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擊平嘯聚嚴治宗室之暴橫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文懿居仁處己應物一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立祠祀之居鄉斥田爲義莊以贍宗嫻有奏議制稿詩文若干卷子卓字立道紹聖元年進士守江州移寧國道由臨

安丞相以故欲見之謝不往丞相益相器重由是得爲翰林官李全叛褫其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詔罪己都城咸感動皆卓所草也端平二年以眞德秀參知政事以卓簽書樞密院事二制俱下未幾丐祠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築世綸堂閒居十六年卒年八十六諡清敏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貽書制闕以助孫定孫侍父孝謹出入進退必怡色以告亦以耆年

終宋史本傳

王伯庠父次翁本濟南人紹興中爲參知政事凡十九

鄞志稿列傳三

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年方秦檜專國自孫近至鄭仲熊任執政者二十八人皆驟進驟退或僅閱月或半年輒以忤意罷獨次翁最久太后歸自金次燕山天暑北使憚行太后疑有變特貸副使三百金許入境倍償時遣次翁及后弟章淵迓境上北使欲先得金次翁以未奉檜旨不與相持界上檜妻姪王喚時爲江東轉運急哀金以酬太后乃得歸具爲帝言之帝怒將加罪會擇報謝使檜薦次翁以行得緩既歸即致仕因居于鄞伯庠登紹興二年進士試教官第一後擢殿中侍御史出爲夔路安撫夔部曠遠

伯庠博敏絕人手圖其險要部人不能欺巴俗掠子女

出境特嚴其禁工詩文所著有歷山集雲安集宏詞集

夔路圖經弟伯序紹興五年進士官宗正丞延祐志

按王次翁本不當立傳以成化嘉靖二志俱變亂黑

白故據宋史正之

姚穎字洪卿五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師事鄭

屯田鏐能自刻苦雜誦多至徹旦淳熙元年范成大知

貢舉得穎文奇之及廷試取第一策末論敵國事宜甚

備孝宗稱其正大剴切而戒勿板行蓋不欲傳于外也

鄞志稿列傳三

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御書旅葵篇以賜授簽書寧國判官特命員外置力辭

免皇子魏惠憲王鎮四明欲侈其盛以騶騎鼓吹迎迓

穎已扁舟歸七年之官鄭伯熊守寧國相得甚歡其繼

之者治尙嚴穎語之曰催科太急吏曹之利民弗堪也

守爲霽威八年命引見召對便殿論治體十有八條上

皆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時言路多選于館中頗有餽

遺穎不啟封還之以親嫌請外添差通判平江府吳江

民有訟久不決其人素怙勢莫敢詰部使者以屬穎穎

曰張官置吏非以治貧弱正以制豪強耳卒究其獄一

郡悚然穎以大魁倅藩輔斂藏若無能為者間為之亦無所撓會歲早以祈禱感疾卒官止宣教郎聞志不立傳今節略樓攻媿所作墓志補之

趙粹中字叔達從密州徙居于鄞與弟大猷同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官太常主簿時孝宗銳意恢復虞允文王蘭趙雄以言兵驟進粹中進恢復機密十論制敵權鑑四十卷富強要策十卷孝宗亟賞之一歲九遷由祕書郎至吏部侍郎所奏對多言邊防嘗疏請罷王安石石父子從祀乞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董弁等

鄞志稿 列傳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奏議成編以上又議太祖當東嚮正位未果行遺表又言之後寧宗定廟制卒如其議出知池州湖州有善政奉祠家居十年卒子遵別見特行傳延祐志

趙彥逾字德先紹興三十年進士初授象山簿介潔自持淳熙間以大府少卿總領四川裁虛籍數千以寬蜀賦改知鎮江府適旱饑節浮費發粟賑糶民賴以濟歷遷工部尙書孝宗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請立嘉王欲倚殿帥郭杲為用而杲不應彥逾因力贊其決先是杲嘗被誣彥逾為白于帝杲德焉彥逾見杲急

責之杲許諾遂領兵為衛於是寧宗得踐祚推定策勳汝愚謂彥逾曰吾屬宗臣難議功未幾汝愚為相彥逾以端明殿學士安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彥逾始憾將行盡疏一時名士為汝愚黨黨禁由此興後復敘定策勳累遷資政殿大學士嘉泰間典鄉郡兼沿海制置使所居在月湖之西有坊曰錦里後乞祠以歸延祐志子篋夫紹熙四年進士寶慶初守袁州真西山薦為廉吏第一終湖南憲四明文獻樓鑰字大防正議大夫郁之五世孫伯父璫建炎中為

鄞志稿 列傳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潛令時喪亂之餘民多失業璫繪耕織圖以進上嘉之後仕至淮東安撫使鑰舉隆興元年進士擬第一以對策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請得旨冠末等以啟謝諸公考官胡銓見之曰翰林才也教授溫州用薦人為勅令所刪定官遷大常博士時摺紳間好惡各異鑰歷陳後漢黨錮元符黨籍之禍謂事之初生若不足校橫流不止害不可言歷遷宗正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送于郡鑰曰蘇洵所謂有亂形無亂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乃

編隸其爲首者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丞相周必大聞之心善焉除考功郎兼禮部歷遷中書舍人光宗受內禪託疾不朝重華宮值會慶節上壽乘輿不出玉牒會要成當詣重華宮進書又遷延累日鑰奏言今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是也上爲感動孝宗崩光宗病不能持喪傳位皇太子鑰草禪詔有曰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人服其婉召對奏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最大莫如恢復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請軫念元元寬禁網以保養元氣鑰

鄧志稿 列傳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事有不可繳奏無所避禁中或私請帝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遷給事中朱熹時爲侍講有旨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難進易退陛下憫其耆老隆冬立侍不便何如授以內祠仍俸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則君臣之道備不報韓侂胄擅權臺臣希旨論趙汝愚乘龍定鼎之夢語涉不道鑰曰嘗聞汝愚言夢先帝賜以金湯壺謂之定鼎可乎又嘗夢會朝望白龍升天未幾上衰服嗣位謂之乘龍可乎彭龜年力攻侂胄除龜年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留言黃裳已死黃由守

喪沈有開陳傅良相繼罷去五人皆嘉邸舊臣惟龜年猶在今又去之陛下舊寮無遺矣侂胄憾之不數日改鑰吏部尙書蓋奪其言職也未幾以黨禁丐祠尋奪職久之侂胄語人曰樓尙書好人何不一寄札京師客以語鑰子弟相顧卽索其紙墨鑰從皮中取一書置紙上卽入內客疑援某事入書詞視之則顏氏家訓言士大夫晚歲名節事客慚撤去紙墨須臾就坐客不敢言鑰亦不問舉酒如平時侂胄誅起鑰翰林學士遷吏部尙書兼侍讀時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拜參

鄧志稿 列傳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政事趙汝愚之子崇憲白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位兩府五年累疏求去進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謚宣獻鑰嘗問薛季宣知兵屢就問因言兵者古人之常樂舞行綴皆兵法也儒不知兵無以應猝又嘗隨仲舅汪大猷使金歷知山川險要及南北強弱開禧出師輒蹙頌決其必敗學問精博築東樓于湖上聚書萬卷皆手自校讐真西山嘗曰某早以後進侍公清談竟日夜退而書紳自幸不至爲送人之歸者皆公教也晚

號攻媿主人有集百二十卷

參用宋史及袁絜齋所撰行狀

從兄錫字

子善一字申伯歷官大理丞知嚴州善聽斷屢平反冤

獄吏治暇輒手一卷作篆下筆輒工晚更斂制尋冰斯

遺法容膝之地掃除必潔知己當軸不一登其門弟鑰

嘗稱其有晉人風致遭父喪以毀卒

攻媿所作墓志

鑰子淳克

承家學熟于中原文獻士友咸推之仕至屯田郎中

絜齋

集

袁韶字彥淳少受業于正獻公變淳熙癸卯與鄉薦願

卒業丁未以故牒登進士第嘉泰中為吳江丞奉檄覈

鄞志稿 列傳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定役時蘇師旦密以姻黨囑其相容且陷以美官韶

不聽核實輸賦師旦諷言者將論去黃公丞以其事白

于朝未幾師旦敗得改知桐廬錢塘岸歲為潮齧取石

桐廬民苦輸送韶言廟子山左右皆石不必遠取旁郡

遂得免召為太常主簿累遷左司郎中充金國接伴使

時金已為元所逼遷居汴真德秀上言歲幣當絕金使

來索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金

使語塞嘉定十三年尹臨安久任幾十載政清訟理道

不拾遺杭多火災韶立法防之甚備訖終任災不作其

後林介繼之法盡弛太室省部皆燼紹定元年拜參知

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

署文書李全反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有逃避者乃

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

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于彌遠曰揚失則

京口不可保淮將如下整崔福皆可用彌遠雖從之疑

其逼己不悅卒罷政歸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七贈少

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

宋史本傳

按宋史總論頗言其為彌遠心腹朝臣如洪咨夔張

鄞志稿 列傳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端義諸疏尤明言其附彌遠然歷官皆有治迹晚年

論濟王事卒能自異于彌遠為所忌罷官尚不失為

絜齋之徒也與韶同師絜齋者有趙與憲亦鄞人則

嵩之死黨事詳宋史程公許傳自延祐至正成化諸

志皆不為立傳惟嘉靖志直列之儒林則以其時裔

孫有為達官故也今仍削而不錄

范楷字子式嘉定元年進士與袁韶為同年生韶尹臨

安楷方自懷寧尉調建康府轉般倉秩滿謁吏部年已

六十語韶求一近缺以便養尋當告歸韶笑不答密薦

于丞相改臨安府教授遷宗正丞歷官至工部尚書在  
經筵因事啟沃邊疆州郡關於朝政者知無不言李全  
據淮安反狀益明時相不能決委曲掩護大臣諫亦不  
納楷上書曰賊全猖狂恣睢舉朝皆欲殺之獨丞相隱  
忍不發昔郭子儀為中書令考于史傳閒居為多今彌  
遠獨當國柄二十二年所在窺伺危機一發變不可測  
遂忤旨去位明年元旦除寶謨閣直學士卒于家里人  
重之廟祀老界鄉成化志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不陋從高宗渡江

鄭志稿 列傳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明州多名儒遂徙居焉初以恩補保義郎慶元二年  
舉進士因近屬轉承事郎調金壇縣丞遷知餘姚縣添  
差通判婺州嘉定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出判  
無為軍改知常州歷遷淮南制置司公事兼本路安撫  
使以平固始寇功賜金紫進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紹  
定元年以平楚州劉福慶功進龍圖閣待制李全反淮  
東命為江淮制置使許便宜行事善湘委任趙范趙葵  
有進取輒慰藉殷勤餽問接踵遣子汝樞屯寶應從其  
後凡得捷皆汝樞草奏葵范亦歸功幕府卒誅李全復

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四城進端明殿學士與執政恩  
例又以納金人降復盱眙泗壽二州加食邑九疏乞歸  
皆不許請愈力加天水郡公提舉洞霄宮嘉熙二年命  
知慶元府旋丐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善湘  
深于經學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或問四卷續問八卷  
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三傳通議三  
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解十卷理宗  
嘗手詔求所解春秋藏之祕閣季子汝樞為史彌遠壻  
討李全時彌遠以汝樞故奏報皆立達故得有功除大

鄭志稿 列傳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府少卿以善理財進用仕至戶部侍郎汝樞承其家學  
深經術所著有周易輯聞六卷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及  
叢書行于世宋史及文獻通考

陳德剛學士顯之曾孫父仲醇德碩學為時所尊歷仕  
國子祭酒慶元初偽學論起仲七上章論辨朝廷以為  
狂言斥罷尋起為吏部尚書韓侂胄北伐仲上書切諫  
侂胄怨之出為京湖宣撫使遂乞致仕德剛歷官戶部  
侍郎理宗立遷工部尚書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奉祠  
紹定六年召除福建制置使兼知福州入對帝甚慰勞



因問夾攻蔡州以復雒何如對曰在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恐是後方勞聖慮帝曰時不可失對曰時者人才資用無匱之謂陛下有之乎帝默然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請復濟王官爵從之居七日卒

蔣峴字伯見中奉大夫琬之後慶元二年進士授太常掌故歷知武康嶧縣以薦拜右諫議大夫端平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讀都城大火士民多言由濟王之冤峴奏火乃天災何預故王且劾全大琮劉克莊王邁鼓煽流言罪議者多以為黨于史氏後嵩之開督府與樞密

鄭志稿列傳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宗勉異議私請劾之峴謂宗勉無罪臺諫耳目官豈受私請嵩之以書罪狀蔡範袁肅峴言二人皆有用才不可誣復特疏劾鄭良臣良臣嵩之所舉用者也人始釋然嘗自言勿欺心勿負主勿求田勿問舍因號四勿居士官至寶章閣學士

參用續通鑑及成化志

鄭志稿卷三

鄭志稿卷四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第四

鄭清之字德源初名燮字文叔少從樓昉學登嘉定十七年進士教授峽州帥趙方感異夢明日清之謁入命二子葵范出見且掖無答拜曰他日以此相累河北茶商羣聚暴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為兵緩急有賴炳從之號曰茶商軍後果得其用遷國子學錄時丞相史彌遠專國太子嫉之常呼為新恩謂他日

鄭志稿列傳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監謫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懼購美人善琴者納諸太子宮使為內間益具知太子意乃密謀廢立取宗室子與苜為沂王後更名貴誠除清之魏王府教授一日託言父浩忌日設齋淨恩寺召清之與俱登閣去梯密語之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君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彌遠口入君耳一語洩皆族矣清之謝不敢寧宗崩彌遠遣所親脅楊皇后竟廢太子以嗣沂王襲位是為理宗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立累遷參知政事及同知樞密院事彌遠卒清之為

右相兼樞密使帝時親綜庶政清之亦盡反彌遠所爲  
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埴徐僑趙汝談尤焞洪  
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改其糝政時  
號小元祐又旌異遺逸劉宰趙蕃輩端平三年以雷變  
請祠嘉熙二年封申國公四年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  
出內帑十萬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淳  
祐四年進封衛國公五年改越國拜少師七年再起爲  
右相帝以邊事爲憂時趙葵以樞密使視師陳韓以知  
樞密帥湖廣清之力主之科降辟置無留難于是泗水

鄭齋列傳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渦口木庫之戰皆捷是時方行公田會子爲民病沿邊  
大帥時有內鬻清之不能止又年耄妻妾子弟得預政  
賄賂盈其門累以疾乞罷拜大傅進封齊國公致仕卒

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諡忠定

宋史本傳參用延祐志

余天錫字純父本昌國人父滌教授史忠定家遂居于  
鄞天錫亦爲彌遠諸子師性謹愿絕不與外事彌遠重  
之彌遠謀廢太子而近屬無可代立者會沂王乏嗣因  
欲借是爲立後備天錫歸試于鄉語之曰沂邸今無後  
里中宗室有賢者幸與俱來天錫絕江與越僧同舟抵

越州西門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家可避雨如其言  
保長知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問  
之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雛後極貴詢其姓長曰  
趙與莒次曰趙與芾天錫憶彌遠言詳叩其生年月日  
告于彌遠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以爲沂邸後可冀  
也集嫺黨詫其行彌遠善相人奇與莒然恐事泄復使  
歸保長大失望慚其鄉人逾年彌遠忽謂二子可復來  
保長謝不肯彌遠密諭之遂載與歸天錫母朱氏爲櫛  
沐教以字禮度益嫺習未幾召入嗣沂邸迄卽帝位天

鄭志稿列傳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錫嘉定十七年進士寶慶元年超授起居郎不數年拜  
參知政事復守鄉郡朱氏兩封楚國周國夫人壽至九  
十理宗將以生日拜天錫爲相會天錫病卒贈太師追  
封魯國公天錫初與兄天任最友愛方貧時率易衣以  
出終歲同衾晚貴盛復約以昭穆同葬子尙寶亦孝謹  
守其家法孫晦守蜀以違言論閩州王惟忠死士論少  
之

宋史本傳

按天錫聞志不爲立傳考宋史則其初雖承彌遠指  
求宗室因得理宗然止以爲沂邸後若廢立之謀則

舍鄭清之外無預聞者其後濟王之死天錫實奉勅往湖州厥罪大矣今欲載彌遠事始末不立天錫傳無可附著其詳且其友愛亦自有可書故仍據宋史錄之

史彌大字方叔忠定長子登乾道五年進士淳熙間累遷祕書丞每輪對帝輒稱善後奉祠歸進禮部侍郎卒諡獻文著有衍極圖說易學指要朴語二篇鏡奩叢書樸齋外集弟彌正仕終浙東提刑成化志彌正長子守之字子仁心非其叔彌遠所為著昇聞錄以寓規諷仕至

鄭志稿 列傳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奉大夫即乞休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詔書屢起之力辭不赴杜門講肄學古文于樓攻媿彌遠每有所為必曰弗使十二郎知築第月湖東寧宗御書碧泚二字賜之聚書極富凡吳中收藏家其書中有舊學史氏及碧泚印者皆其遺書清河書次子定之字子應少嘗扶忠定入朝孝宗奇之勉以學以恩補郎官後知吉州值黑風洞餘賊李元礪寇城定之已受命易內地仍留幼子城中鎮安民心使長子文卿身抗賊鋒後元礪為其黨所殺乃赴調仕至湖北轉運使致仕自號月湖老

漁所著有太極圖論著說易贊鄭真四明文獻

史彌堅字固叔與彌遠為同產忠定第四子也少端靜忠定奇之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為湖南安撫使平寇羅萬傳守鎮江力薦劉宰于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之歸不聽遂乞祠家居寧宗即其所居書滄州二字賜之後進資政殿學士卒諡忠宣吳泳作誄云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趨于元祐如大臨之于大防子賓之仕至敷文閣待制湖北轉運使以從兄嵩之相未老乞休居于父滄州

鄭志稿 列傳四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第以終延祐志

史彌林字和旨父涓忠定從弟推恩授敕令所刪定官固辭後以授彌林亦承父志不拜子及之登紹定元年進士剡源集

史彌忠字良叔贈太師楚國公漸之子于彌遠為從兄登淳熙十四年進士初尉咸寧秩滿歸囊裝多於赴任時里人羨企之其父慚怒彌忠懼集里人發篋以示皆書帙也後監文思院楊文元簡署薦牘曰質直而才遜德無競宰廬陵有能名守南安值羣盜甫平政尚安輯

獨白撰錢以便民改守吉州蠲田租十有八萬閩寇作  
移提舉福建常平茶鹽事薦陳韡為招捕寇平不受賞  
真文忠德秀時居建寧貽書曰閩中素稱樂國一旦盜  
起汀邵蔓延四出未易遏制幸仁人持使節更易招帥  
不暮年掃平劇寇而執事不居其功飄然引去高風凜  
然真可敬仰後以數勸彌遠歸政彌遠不可即乞致仕  
以子嵩之相十一封至金紫光祿大夫卒于東湖之里  
第贈少師鄭國公諡文靖弟彌應字定叔登嘉定七年  
進士最不為彌遠所喜釋謁得寧海尉罷歸遂不出交

鄭志稿列傳四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之來談風月者進之言時事者退之喜為詩號自樂  
道人詩曰自樂山吟子一之編其遺稿門下士宋梅磻  
為開雕且跋其後曰先生以耿介拔俗之胸作瀟灑出  
塵之語其甥陳侍郎墳謂吾外家蟬鼎相望舅氏獨罹  
讒退處閉門求志行吟空山宣患難之所得然則困抑  
沈滯固吾舅之屈高蹈絕塵令富貴者此焉實吾舅之  
伸也鄭真四  
明文獻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強記紹熙四年入太  
學言必以脩齊治平為本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

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第進士補峽州教授李埴開鄂閩  
知彌鞏持論不阿辟咨幕府壽昌戊卒變埴欲盡誅亂  
者彌鞏請誅倡者一人端平初入監都奏進院嘉熙改  
元都城火應詔上書謂昔洪咨夔曾言雪川之變非濟  
邸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本心今以先帝之子陛下之  
兄使不得安體魄于地下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干和召  
災職此之故語皆陰刺彌遠出為提點江東刑獄饒信  
南康三郡大饑釐民戶貧富為五等甲乙以次第受賑  
丙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召為司封郎中以兄

鄭志稿列傳四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自號獨善  
先生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  
十年未仕則為其寄理已仕則為其排擯矚然不汗有  
如此宋史  
本傳  
按史忠定命諸子孫從遊楊慈湖袁絜齋之門又延  
沈端憲居竹洲館其弟季文于家講明性學其後人  
雖有大墮家聲者然亦多以不附宗衮得名宋史僅  
載彌鞏一人新舊志所錄尙未備今據他書補入  
厲思明字汝止紹熙四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以不附

權勢乞休紹定改元以原官徵兼資政殿學士居三載  
自知不為時所容致仕歸吳潛以制相判慶元每相過  
訪贈詩曰辭祿歸田里幡然邁等倫玉壺邀好友畫舫  
泛長春閣筆詩章就馳心物候新機權不與並洞外一  
仙人可想其風概矣問志

臧格字正子慶元五年進士與慈谿張必為友必自以  
為不及也嘗曰正子才氣爽邁下筆痛快與必謹守樸  
學者良異官太常博士定周濂溪程明道伊川諡作三  
議以上人謂其能抉道學之淵源格以久居郎署家貧

鄞志稿 列傳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願補外史相靳不予微有怨言史相善鑑人曰臧君骨  
清非守土相吾遲遲不外除誠愛之今若是以鄉里旁

近予之遂出守台州迺吏至門果卒延祐志

豐有俊字宅之清敏公稷四世孫祖監倉治死節揚州  
父誼用卹恩補官立朝以直節著同列畏之仕至吏部

郎中全謝山湖語以為 侍郎此據繫齋集因論奏不合乞歸其弟謨任定

城令有惠政有俊登紹熙元年進士沈端憲煥其妹婿  
也介之問學于象山貽書往還叩擊不已初任宣州參  
議官移倅南昌值大疫親歷衢巷撫視給醫藥創立東

山書院造士之法甚備遷守建昌設義倉以濟民改副  
浙西轉運擢淮東安撫使知揚州金人南侵力戰卻之  
後守鎮江卒官貧甚僚屬賻之乃得歸葬有俊少時嘗  
與儕輩登酒樓見一妓貌類故人女屢目之遂獨留詰  
問果是曰吾所以不去者為坐間不得詳叩也卽命妓  
退往見京尹王佐告以故曰某僅有錢八千從公更貸  
二千贖此女尹嘉其義取入府備奩具擇士人嫁焉

按舊志俱不為誼立傳有俊嫁孤女事見行營雜錄  
僅入之特行陋矣今據袁繫齋東湖書院記義倉記

鄞志稿 列傳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祭豐年之文劉後村輓詩黃梨洲宋儒學案全謝  
山湖語補述其父子梗概如此後邨詩云畚土築成  
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其夢豐吏部詩云老猶奮  
筆排和議病尙登埤募敗兵又云朝給賻錢方掩骨  
家無餘帛可為衾然則有俊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  
也惜尙不得聞其詳云

趙與權字悅道嘉定七年進士歷遷大理評事轉對言  
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勘駁動涉歲時類瘐死  
而干證者亦多斃宜精擇憲臣詳覆果有可疑親往鞫

正以決輕重無使留滯歷陞直寶謨閣知安吉州郡計  
故仰權醋禁網峻密與權首捐以與民懸銅鉅于門欲  
愬者擊之冤無不直有蔡婦僅一子而告不孝者留其  
母子于郡廳日爲饑俾其子親餽晨昏以禮未周月母  
子如初久之擢戶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剖決明暢罪人咸服有以刑罰術數言于帝者與權言  
導民有本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擾訟庭自寬蓋人心  
本善有感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又  
具言防邊之道請招刺三千人爲忠毅軍今禁衛多虛

鄧志稿列傳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籍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  
乞省不急之費遷戶部侍郎兼兵部尚書會星變又大  
火五上章待罪中書方大琮言與權素自潔修疏財輕  
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乞俞  
所請使大小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時楮法  
弊朝議改造民積故楮無用至有自經者楮益不行與  
權奏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于天下請兩界並展十年  
勿更新造責州縣毋以汙損阻抑有欲以端平錢一當  
五用與權謂開平嘗以二當三何救于楮且士大夫不

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楮弊益甚而國非其  
國矣又奏人才國用民力兵威願乘此機加意根本勿  
徒困精神于除授老歲月于行移委公道于私情付事  
功于無可奈何也力求歸田手詔留治江隄與權三爲  
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  
也又力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卽  
日絕江而去帝爲悵然久之以舊職知溫州政事必親  
吏不敢欺又以侍講召遷大學士史嵩之將復入相人  
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言嵩之老師費財昵私貪富不宜

鄧志稿列傳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  
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權請優卹範漢  
弼元杰家帝從之嵩之忌甚尋授安德軍節度使萬壽  
觀使月賜內帑辭不受袁州士宋斌少從黃幹李燔登  
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困阻年且八十與權延之事  
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  
帝逐二諫臣與權力爭之五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  
允拜少傅卒遺表猶不忘規正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  
諡清敏累贈太師有手註六經及訓典奏議詩文甚多

平日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耳斂之夕金帶猶質錢民家帝愍之賜田以給其家

宋史本傳

陳垣字和仲號習菴叔祖平與同里樓鑰友善平死鑰弔之垣甫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輒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異之長受周官于劉著試江東轉運及禮部皆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初授黃州教授喪父毀瘠歎俗學不足用乃師事楊慈湖晝夜攻苦不怠免喪從舅史彌遠當國

鄭志稿列傳四

十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逾等今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垣謝曰自垣始得無以親嫌乎徑就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宗即位應詔直言曰今日之弊莫大乎人心不合紀綱不振風俗不淳國做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泣之以明斷之以武垣直聲始著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召爲太學錄轉對言天道無親人心難保垂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時上方委政彌遠專主和議

故垣言及之歷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諡餘皆閣筆

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垣以書告彌遠宜痛自警悔以回羣心大昭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人入宮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彌遠召垣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對以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乃力丐去通判嘉興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代之者万俟卨沈該耳侂冑死代之者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于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垣出知常州改衢州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招捕有法盜懼而息知安吉州俞垓與李宗勉連姻恃勢驕橫垣按其罪下之獄以吏部侍郎召改國子司業諸生相慶得師奏言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今任用混淆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垣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籩轉官賞亦不許未幾出知溫州以言罷垣家居築觀教堂

鄭志稿列傳四

十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及尊明亭爲進修講學之地黃東發稱其得慈湖心學之傳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大府主簿入對極言時相賈似道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置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放還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宋史本傳

按史氏爲墳外家宋史記其勁直不阿如此同邑有宣縉者亦史氏之甥預彌遠定策功仕至參知政事贈太師諡忠靖延祐志不載成化嘉靖二志始入之今從聞志不立傳附識於此

鄞志稿列傳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惟忠字肖尊歷官知閩州兼利州西路安撫時余玠帥蜀委惟忠治財賦府庫充足會同郡余晦來代晦素無譽望惟忠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耶晦聞之怒因誣奏惟忠潛通北國逮下大理勘官陳大芳鍛鍊成獄遂棄市籍其家臨刑呼大芳曰吾當訴汝于天血上流而色不變未幾大芳恍惚若見惟忠遂病死後朝廷知其冤命改葬賜復所籍田宋史

史璟卿號虛舟文靖公彌忠之孫幼穎悟能文年十有八適伯父嵩之當國紛亂政事璟卿以書規之曰伯父

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寔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曠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羅奴僕而得之乎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于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于征輸州縣倉卒匱于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于郢之失何者備邊禦戎分戍列屯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泗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于沅湘搖蕩于鼎澧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

鄞志稿列傳四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議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缺也盍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積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于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于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

鄭志稿列傳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乎人謂禍起蕭牆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言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護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驚驥同櫪天下大勢屢變日趨于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年少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嵩之得書怒甚鳩殺之元至正間諂修宋史危素至明州得其書附著嵩之傳中璟卿無子從弟彥卿從子綜

伯宋亡遁迹不出

璟卿書今載宋史彥卿綜伯事見全謝山鮎埼亭外集

趙逢龍字應甫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知寧國信衛衛袁五州提舉湖南廣東福建茶鹽常平日坐公堂事至即決恆以天理民彝相諭民不忍欺常廩外一介不取代輸民間逋負之賦斥羨餘為平糶本累遷至宗正少卿兼侍讀家居時四方學者多從之寧海葉夢鼎以大資知慶元執弟子禮嘗以師門卑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于心乎逢龍寡嗜欲數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

鄭志稿列傳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志成

王撝字謙父其先開封人大父武經大夫安道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定居于鄞撝博洽多聞而性耿介幼學于里師樓昉為文醇深善議論壯歲試詞學科不中自誓曰它日必令二子業有成登嘉定十六年進士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堅謝不受曰願從公求尺牘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所藏書俾二子習詞學余欣然許之初為安吉丞攝

長興令捐俸調水災再攝新城復斥餘財五萬緡代貧民輸賦遷大學正將作監主簿時史嵩之爲相乞補外以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者嵩之黨也誣衛掾盧囚受賕提刑使不直之命搗審實搗言無受賕事晉之怒而衛之士民咸謂搗言非私晉之不敢犯後攝郡去之日以羨財數十萬留于官改祕書丞出守徽州郡廩無三月之糧及解任粟支一年帛萬匹所宜得錢復以助少府用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耳之言少切中時弊理宗飛白御書及古傳忠

鄧志稿 列傳四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字以賜嘗預修四朝國史爲輿服志六卷後直祕閣知溫州長子應麟字伯厚與弟應鳳同日生九歲通六經十六歲從鄉先生吳參倚游又問業于王埜得呂成公眞文忠之傳中淳祐元年進士初調西安主簿及監平江倉改揚州教授嘗言今之事舉子業者得則一切委棄凡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更假館閣書盡讀之寶祐四年中博學鴻詞科添差浙西安撫使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置榜首應麟讀畢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

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遂定第一及唱名乃文天祥也累遷大學錄武學博士疏言陛下閱理多願治久輿圖日蹙患在人才乏而民力殫宜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而防壅蔽求哲人以輔後嗣帝問其父名曰爾父以陳善爲忠可謂繼美矣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戍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旣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帝愀然曰邊事甚可憂對言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勿以容悅之言自寬時丞相丁大全諱言邊事且先是欲招致應麟不

鄧志稿 列傳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可得嫉臺諫論罷大全敗復起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時湯文清公漢爲少卿比屋而居朝夕講道論謙恪關閩江西之同異永嘉經制沙隨古易蔡氏圖史經緯西蜀史學貫通精微剖析幽渺歎曰吾閩士多惟伯厚爲眞儒擢祕書監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罪及行公田之害遷著作佐郎度宗卽位攝禮部掌丞相箋表故事御正殿丞相四上表卽允一夕會臨宮中丞相使省吏致命于臨次曰嗣君入纂大統讓禮宜加多願郎中增三表卽臨次具以進丞

相護山陵事畢復命作辭賞表三通吏拱立以俟應麟  
從容授之丞相驚服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會買似道  
拜平章事左右相葉夢鼎江萬里皆避去缺相數月似  
道亦數要上求去上懷恐不知所為應麟奏孝宗朝缺  
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疑上語安所從得探  
知應麟所言深忌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  
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  
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忤相之患少負君之罪大權  
中書舍人因冬雷極言防姦邪總威福似道益怒應麟

鄧志稿 列傳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牒閣門直前奏對方袖疏待班臺臣亟疏駁由是二史  
直前之制遂廢應麟亦罷久之起知徽州摧豪強省租  
賦父撫嘗守是郡父老皆曰真清白太守子也召為祕  
書監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旋以母憂去及似道潰  
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給事中陳備禦十策且言丁大  
全之黨在謫籍者弗宥又繳還章鑑曾淵子錄黃請誅  
翁應龍俱從之尋權禮部尚書于時朱禩孫以江陵黃  
萬石以江西並降元丞相留夢炎猶除拜二帥應麟再  
疏駁之不報出關俟命再奏仍不報遂東歸此宋史本  
傳所書至

濠國公本紀又書元祐元年十一月尚書王應麟通考  
似道師潰在是年二月右丞相章鑑即遁三月簽書樞  
密院事文及翁同知樞密院倪普遁自後諸臣棄位者  
不一使應麟欲通豈待此時即藉口不得其言則再疏  
不報已可決去何尚出關待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  
士召不赴宋亡閉門著述號深寧居士自為誌銘有曰  
其仕其止如偃如圖家居二十年卒弟應鳳字仲儀與  
兄討論今古常忘寢食淳祐十一年應補將仕郎明年  
登文天祥榜進士寶祐間廷對以甲科第九人賜第復  
中開慶元年博學宏詞科歷官至主管湖南機宜文字  
牋記填委每入閣口占命吏即上馬去尋除軍器監改

鄧志稿 列傳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差淮西制置司參議官文天祥薦其學宜職翰墨召為  
太常博士將以內制處之甫入國門而卒年止四十六  
宋史及鄭千  
之文獻集  
楊珏字君實紹定二年進士初調上虞尉贛州教授廩  
餼不給捐私橐以助知饒州德興縣境多姦民前令往  
往墮其機珏言於憲使趙崇徽捕治之姦始屏迹邑  
居四山之中民多艱食力為節用積錢百萬置米千斛  
貯倉歲歉出之以平市價景定間遷朝議大夫夫人對條  
陳三策一任正人以黜奸邪二興民利以培治本三講

武備以圖恢復帝稱善將授館職不果出知肇慶府以不行公田爲御史朱龜孫劾罷珏爲人剛介不爲權貴所撓去之日民莫不悲泣卒年七十四延祐志蔣曉字堯臣初伯父峴欲以恩奏授京官力辭後登淳祐七年進士歷任邑宰有聲入爲將作主簿國亡不仕終日危坐所談皆宋季遺事閱金石刻最多故爲文勁正似之先世多名流往還詩文有三徑聯珠集樓攻媿嘗爲之序至曉復爲續集黃晉卿爲之序延祐志

鄞志稿 列傳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鄞志稿卷四

鄞志稿卷五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第五

袁洪字季源宋越公韶之孫也七歲通詩書春秋後以大父恩補官馬光祖守臨安徵爲佐使徵稅旁郡不受令尙書李伯玉中書舍人劉震以治劇才薦爲兩浙轉運判官賈似道方抑四明人坐廢逾年復起通判建康時元兵南下城中多剽掠洪密捕首亂誅之趙潛督師江上諸將多桀傲一日請洪較射洪三發三中乃大驚

鄞志稿 列傳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服宋亡諸無賴構陷衣冠陳參議允平亦在陷中帥命捕治洪儒服入白帥曰人情未安不絕告訐非所以示綏懷也帥悟釋允平由是上變者輒斥去至元十五年世祖召見授同知邵武路改溫州以疾辭二十七年程鉅夫奉旨求江南遺逸徵洪復辭不起洪重師友好賓客常賙喪葬之不能舉者大德二年改同知處州命下而卒參用延祐志成化志

按洪爲清容之父其載之延祐志者實家傳耳然其判建康府力禁剽掠與諸將較射折其暴橫及救陳

西麓之禍鄭干之榮陽外史所記較延祐志尤詳似可徵信同時又有趙孟傳謝昌元者孟傳係少師與權之子守鄉郡兼沿海制置使昌元則以著作郎祕書少監爲沿海參議官元兵至同往車廡迎降孟傳歷官至集賢院學士昌元子大椿當開慶初已給事元世祖獻城之後至元十四年入朝世祖愛之呼爲南儒與共議大政授禮部尙書二人並登顯宦視洪之辭疾不起已有間矣且袁鏞城西之戰邀孟傳昌元與俱二人密已送款給之出城謬刻期爲後繼鏞

鄞志稿 列傳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以無援被執見殺不止負君抑且賣友其後又屢逞毒於遺孤是果何心哉延祐志不爲鏞立傳昔人謂其以通譜不遂之怨故沒而不書按清容先世自越公來久已貴盛較城西之袁門第且過之何必以通譜爲重其黜鏞也尙可援五代史不立韓通傳之例至孟傳昌元乃立傳盛稱其美顛倒是非莫此爲甚成化嘉靖諸志並仍延祐志之舊聞志獨削而不錄今附著之于洪傳後

臧夢解字君舉宋末中進士第未授官而國亡至元十

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提舉未幾例裁所居官浙東宣慰使舉夢解才兼儒吏可試州郡授息州知州未行改知海寧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巡歷至州見境中桑柘榆柳交蔭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加闢四百四十有三凡差役皆當其貧富吏不得有所預民頌其均乃奏夢解治爲州縣最宜加顯擢御史臺亦抗章以廉能薦屬江陰饑浙江行省委夢解往賑夢解遍歷村落人給以米所全活四萬五千餘人侍御史苟宗道復以名上

鄞志稿 列傳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廣西廉訪副使故事烟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至夢解親往按問賓州藤州兩路達魯花赤及姦貪吏凡八十餘人悉置于法又邕州黃震以贓罪被誣藤州唐氏婦有冤獄久弗直皆平反之大德元年改調江西時臨江路總管李佃狡獪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罪一道肅清六年移浙東九年擢廣東廉訪使既老且病乃納祿退居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使致仕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而敏于政事所著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自號魯山

士大夫稱之不以其官皆曰魯山先生云元史本傳

鄭芳叔字德仲號蒙隱本范氏子爲後于鄭宋亡遍遊遺老之門博學廣記家貧無書嘗假奧篇祕帙躬自繕寫積數十百卷爲文絕去浮靡之習一根于理兩訓導郡庠敦厚嚴重以道自尊晚署郡學錄未上卒子覺民字以道積學累行承其家傳郡舊有鄉飲酒禮太守王元恭與程畏齋端禮議復之屬其討論鄰郡咸取以爲法性至孝母嘗患日翳日以舌舐之卽愈後母病非至割股和肉以進父當葬適病疢甚劇人皆止其臨壙泣

鄞志稿 列傳五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幸從先人迄大事卽道死無憾返而嗟人以爲孝感嘗用御史薦教諭龍游三月卽棄官歸經略使徵遺逸署婺州學職後中書奏授處州路教授命下已得疾端

拱而逝有求我齋集三十卷鄭真四明文獻

王厚孫字叔載宋尙書厚齋長孫父承奉郎昌世入元弗仕登其門者皆老成博雅厚孫日侍左右聞見充積由是熟于性理治道及職官典故世胄譜牒凡鄉里欲述其先世者多諮問之袁文清梅向受業尙書後自翰林歸里問所學對曰世之學者涉獵朱子書自謂得其

真傳輒譏咸淳諸老不知諸老與朱子同時博聞實踐

爲朱子所推許今人耳目有所不及乃藉口性理以自文寡陋恐漸成虛誕之風梅撰四明志屬厚孫分撰二考有讒于僉憲苦思丁將毀其板厚孫白郡守王元恭得不毀元恭因屬成績志十二卷金華黃文獻公潛嘗三至鄞其曾祖夢炎爲尙書門下士與厚孫敘世契因誌承奉墓薦厚孫爲郡學訓導後改授象山教諭調浦江甫閱月卽解官歸李國鳳經略江南以便宜舉用遺逸有司以厚孫名上李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署衢州

鄞志稿 列傳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學教授中書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爲副提舉皆不赴嘗誡其二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爲通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于汝也晚號遂初老人哀輯其祖所著玉海及遺書十二種板行于世弟寧孫字叔遠初治詩後治春秋訂正各傳異同必極其終始而止其于文章制度尤致意焉未嘗一造場屋郡守招致郡庠時相以尙書故將署爲教職並以疾辭僉憲戴東臯按浙東民安其政適被誣寧孫奮然直之

戴復職將薦剡謝不與通遂不仕而終

錄榮陽外史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宋末監酒韓恩坊遂家于鄞天錫與弟天彝皆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誦時奉化汪元春嘗受業黃勉齋之門兄弟從之游自相切劘天錫兩中浙江鄉試乙榜郡邑前後聘為庠序師以母老辭不受時程端禮歸老于家相與討論生徒慕從之者常數十百人卒年五十七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為慈谿學教諭不赴為人沈靜寡欲居家務敦孝友終身未嘗疾言遽色卒

鄞志稿 列傳五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年八十六

成化志

鄭奕夫字景允丞相清之曾孫自幼穎悟動止中度潛心性理講學績文不倦嘗教諭慈谿麗水常山三學調徽州紫陽書院山長終浮梁州學教授人稱為習齋先生

成化志

葉恆字敬常治春秋善屬文泰定初遊京師以薦被旨入胄監擢春官第授餘姚州判官鋤姦抑強吏職修舉州東北際海歲苦風濤害稼舊用竹木作土隄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恆乃設方略整以石長亘二十

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仇汝余支二湖廢斥已四十年隄成而湖復潴水時其啟閉田獲灌溉召為翰林國史編修官安南人貢充館伴使餽遺一無所受遷國子助教補鹽城令卒官後餘姚民立廟祀之請于朝至正間詔封為仁功侯廟額曰永澤

成化志

薛觀字景旬一字處靜宋衡州守朋龜之後其先世嘗聚族干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義門薛氏觀讀書強記至治癸亥以書經中浙江鄉試分教常熟遷杭州教授補沅江縣主簿攝令事盜息民安授丹陽尹致仕金華

鄞志稿 列傳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黃文獻潛銘其墓曰予始識君子鄞見其循循雅飭知為篤厚長者惜其韜晦之久出而少試已迫於老之將至無所用其才為可憾也

嘉靖志

蔣宗簡字敬之宋閣學猷之後幼敏爽有雋聲程端禮歸自江東宗簡執弟子禮謁見留門下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又嘗受經于天台翁伯章日與同邑鄭覺民王厚孫輩以理義相發明兩為郡庠訓導繩繩有師法時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宗簡于經史聚訟處數言而決執文就正者隨

所治爲之潤色頃刻數十篇諸生始帖然服試有司不  
偶輒棄去舊作聚徒蕭寺取易詩春秋諸家說折衷之  
翰林待制柳貫得其所作諸記序文擊節歎賞或謂宗  
簡不以盛壯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何益宗簡  
笑曰使吾理明氣充於決科何有不得命也文有今  
古之異耶既而遇臨川危素于金陵語洽素欲挽之入  
都以母老辭乃市所未見書數百帙以歸已而屬疾不  
起年三十有二黃文獻銘其墓曰昔之豐于才而嗇于  
遇如王逢原邢敦夫輩蓋有之矣得臨川豫章而名益

鄭志稿 列傳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爲依歸視昔人可無憾云成化志 兼採黃

潛誌  
墓文

孫元蒙字正甫宋朝散大夫杖之後大父奉母至孝仕  
爲臨海縣尹秩滿歸道遇兵母子俱殞元蒙少孤資性  
穎異適鄉先生魯公月卿杜公孟傳皆老成重望元蒙  
掘衣請業一見問以家牒喜曰文獻之傳其在斯人乎  
蓋朝散嘗師事沈端憲袁正獻守象山緒言故並以家  
學期之月卿尤精于毛詩元蒙從之潛心講貫遂盡通  
諸家之說太守阿殷圖聞其名嘗延致郡庠一言少忤

遽引去守謝留之不可得僉帥董搏霄雅相愛重辟爲  
餘杭縣教諭時河南兵起浙省亦擾或勸弗往元蒙曰  
董公吾知己況教職爲世教所係何謝爲既至值兵甲  
之餘絃誦絕響元蒙日講明忠孝大義聞者興起在任  
二考調松江忠清書院山長慨然曰吾何仕哉得爲晚  
節完人可矣歸隱于家本鄭千之 所撰行狀

鄭志稿 列傳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世佐字伯衡其先世台州寧海人祖三省避地四明  
寓湖上父德華娶宋祕書少監陳本堂著女遂家于鄞  
世佐從學于舅氏通五經累舉不第授徽州明經書院

山長陸木州教授值兵亂弗果行慶元府總管阿殷圖  
知其賢辟爲郡學五經師至正二十二年中書參政危  
素薦授江浙儒學副提舉不赴卒年七十四成化志

劉希賢字仲愚少嗜學博習強記爲文敏捷至順間中  
浙江鄉試隨舉進士授太平路天門書院山長調長信  
州白石書院參政蘇伯循諮以治道切中時宜改會稽  
教諭見樂器墮弛捐俸募工修飭陞浙江儒學副提舉  
致仕成化志

袁士元一名寧老字彥章宋忠臣鏞之孫父澤民名潤



祖以字行號野航鏞既死國家人咸赴水死僕沈蘭出  
澤民水中藏古冢中兵退乃還守閭妾臆葢利其篋笥  
復置澤民大水甕中莊人朱某出之其後趙孟傳謝昌  
元恥己之賣友也復多方謀所以滅孤者而竟得全既  
長不仕家有田一二頃吏胥日坐門里中無賴子復見  
侵侮澤民不得已出爲鄞縣訓導遷慶元路儒學教授  
凡二十餘年歸教授里中年八十二卒有野航集士元  
性至孝父病疽以口吮之卽愈少嗜學至忘寢食父母  
憐而禁之則端坐默識郡守禮致郡庠爲五經師六載

鄞志稿 列傳五

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御史林奧以茂材異等薦授鄞學教諭調西湖書院山  
長改鄞山書院會淮寇陷崑山總戎佛保遣使聘至幕  
府參軍務以功擢平江路儒學教授未上江浙行省浙  
東肅政府又薦士元宜居館閣承旨張翥集賢張璪又  
合詞以舉召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道梗不赴自稱書  
林半隱晚歲退隱城南種菊數百本因號菊村著有四  
書五經疑義若干卷所爲詩有鄞庠東湖月湖書林諸  
集遭亂散失孫忠徹哀其遺亡合之爲書林外集凡七

卷兼采家傳  
及閩志

文質字學古一字海屋爲詩喜作李賀體酒酣長歌聲  
若金石嘗客婁江與崑山盧觀趙天祐衛館盛德瑞范  
天與六人聲名震一時有司月給廩餼遊京師傾動朝  
貴然竟不第有學古集舊志無傳今據顧仲瑛玉山草  
堂唱和集及朱竹垞明詩綜補  
入

按元時授官有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之別漢人者  
謂中原遺民南人則江浙閩廣諸路也南人概不得  
重用故入仕者僅僅以教職自見獨至元初趙孟傳  
謝昌元俱顯達見前傳至正時程端學之子程徐爲  
刑部尙書後降明仍守故官以事見誅大率皆失節  
苟祿不足齒數翰林學士袁桷則別人文苑傳

鄞志稿 列傳五

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卷五

鄞志稿卷六

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六

汪繪世字漢文宋尚書大猷五世孫洪武初署行都督府掾授太平府同知推誠馭下吏民不忍欺嘗有三虎踞林岡白晝攫人為文呪之虎即去秩滿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振肅憲紀而仍濟以寬人多懷之成化志

傅恕字如心與同邑陳剛借白衣僧舍習春秋期為佐王之學值元季寇亂無所試洪武二年詣闕陳治道十

鄞志稿列傳六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二事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國黜異端蠲夏稅更役法易服制興學校慎選舉增祿秩罷權鹽罷權茶朝廷多嘉納焉後命預修元史事竣授保定博望令孳孳撫字有古循良風同邑有張文海者亦預修元史不受官以布衣終工詩李東陽程敏政序其遺稿皆稱其精于樂府成化志

黃功廓洪武間署吏部掾有幹才以太湖多盜備陳勦捕之方朝廷允其議授襄陽通判劾奏本郡守貪墨改廣東按察經歷秩滿陞沔陽知州卒于官先是本邑東

津浮橋置船十有四互板其上治鐵為巨索貫之以典守不專累為颶風所壞積久不治功廓為掾時上疏請增船二隻僉民七十二戶專守從之民不病涉其居官亦以興廢舉墜為事政聲著焉成化志

周鼎字伯器洪武四年徵授萊蕪令三載課最俾預大祀賜宴榮之尋知滁州未幾除福建行都司斷事以事罷再起知雲南之祿豐兩考致仕歷官所至以廉勤稱成化志

鄞志稿列傳六

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孤可學早夜淬勵謀所以立身承家者從鄉先生受經專志畢力未嘗少懈讀書之暇事母甚謹洪武五年中浙江鄉試時急於用士再試報罷即授官可學得靈璧教諭善啟迪後進信義孚於人卒之日自邑長以下至父老諸生皆甲祭無不流涕被面成化志

包莘字尹耕性至孝通六經尤精于詩元至正間舉經明行修任定海教諭與象山教諭王厚孫張原楷皆有時名人稱四明三先生時縣令汪汝懋修學宮莘與之協力營繕已而方國珍亂即致仕入明詔求巖穴之士

辛廷對忤旨請西安府掾越二年詔諸流寓就試本道  
因登陝西鄉薦明年登吳伯宗榜進士授湖廣新城縣  
丞以誥誤免歸采濂嘗推轂之不復出所著詩文集臧

于家

李志

林詹字思正以字行洪武六年舉茂才授鞏昌之漳縣  
丞莅任後日以職業自勉秩滿報最陞知鳳翔之郿縣  
二十五年太祖以牧民之任未盡得人詔吏科集近年  
州縣受刑賞者分別條款名曰彰善癉惡錄勸懲天下  
當時預名為善之列者在鄆有涿州知州史行可清源

鄆志稿

列傳六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知縣陳遵道平樂縣丞劉仲欽暨思正凡四人皆被褒  
嘉鄉人莫不榮之

成化志

薛敬字原禮宋進士朋龜之九世孫博學有重名至正  
中嘗與教象山值元政不綱謝職歸以醫術自晦時稱  
退菴先生洪武初舉茂才以年老授吉安州龍泉司稅  
未幾致仕子士廉士銘皆以學行稱孫服耕辟新昌訓  
導服耘由舉人仕至趙王府紀善

成化志

王賓字用賓少卓犖不羣甫長博學強記貫穿經史百  
家元末避地村曠自號水村隱者淡然自適洪武六年

舉茂才以母老固辭不起母卒又以文學薦授休寧教  
諭身率諸生講肄不輟秩滿考績廷試鍾山雨霽賦及  
鵝鵝賦上奇之命供奉翰林以老辭改教授潯陽卒門  
人私謚清節先生

成化志

王鵠字用吉工詩文能琴善寫梅竹從鄉先生胡世佐  
受毛氏詩中洪武五年鄉試以祖老歸侍既終養再薦  
舉明經授太原孟邑令越二年入覲疏陳便民事歸至  
宿州以疾卒

成化志

姚伯良名驥以字行其先洛人元魯公樞之六世孫大  
父君義知鄆遂家焉伯良刻志於學洪武中由上舍生  
授郴州桂陽丞桂陽俗靡多訟廷見上詰之曰何以化

鄆志稿

列傳六

四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之對曰吏不貪則斷合理而民訟息不三年訟簡而俗  
尚敦朴上嘉其能詔詣京師賜楮鐵勅僉山西按察司  
事發奸擿伏號稱廉明年三十八卒官

閩志

鮑忠字克禮以明經授定海學訓導洪武九年應直言  
詔疏治道十策上嘉納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平反冤  
獄甚多一日閱案牘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狀追視之  
不見既而一白鳥遶憲臺飛鳴數四忠疑之命左右密

置筆楮于東北方坐至二鼓取之得冤狀乃為書謀殺

者一訊即服人稱神明成化志

陶鑄字厚仲少孤貧負氣洪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

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擅

權肆奸直聲大著一時黨附輩皆望風斂跡陞福建按

察使風紀益振時布政薛大昉恣行饕餮播毒于民鑄

疏劾之詔偕至京民為之祝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

不去地無皮後果復任民忻躍扶老攜幼相迎于郊成化志

鄞志稿 列傳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姜敬章名丙以字行號野菴博學敦行洪武十四年舉

明經授國子博士尋擢監丞奉特勅命以繩愆糾繆俾

生徒知畏由是居職益勤士子服其模範成化志

徐仲修梅江先生禹圭子也與其從弟仲端自相師友

講明正學以淑後進洪武十六年辟授建陽教諭仲端

應聘上吏部授南雄府同知文學治行爲時所重間志

錢安字靜能以字行洪武十七年舉文學授臨安訓導

陞韓府紀善王禮遇甚厚其子洵有才望王召見之書

具慶堂三字以賜尋致仕永樂初以安爲太祖舊臣召

至將錄用托疾力辭賜璽書宴賚還鄉安言行謹厚記

覽該博善吟咏有約菴集藏于家間志

豐寅初字復初號復齋清敏公之後博學篤行洪武十

七年徵爲國子司業後上書諫觀燈謫德化學教諭訓

士先節概及成祖入金陵即棄官歸卒年百有五歲妻

滕氏亦壽踰百齡嘉靖志

楊志銘剛介有守登洪武十八年進士任戶部主事以

事謫戍後因薦起知懷慶府鋤削姦豪郡大治上僚見

息降建寧府同知尋改交趾按察司僉事未上卒成化志

鄞志稿 列傳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宗問名裕以字行登洪武二十四年進士歷官吏部

主事陞河南布政司參政巡治河道工集而民不擾後

以事去職復從駕北巡還授吏部考功郎中黜陟惟允

出守武昌奏楚府侵占民地被譴命輸役石窩以贖罪

武昌屬官贖錢代輸力拒之在役逾年工滿復職至臨

清道卒操守清白爲當時第一官考功時司務鄭誠心

服之後誠爲侍郎見鄭士必問宗問子孫何如成化志

陳葵字朝陽父雷有經濟才元季爲人所誣謫戍淮北

後疏謁太祖一見奇之即欲用爲兵部尚書廷臣言其

太駮姑試以民事俾知仁和縣尋卒葵少孤貧育於外家舅余伯熊有識鑿曰此兒當有時名乃教以儒業發憤力學譽日起五軍斷事張元直薦於朝召見親問政事得失及民間利病稱旨授惠安知縣後改山東單縣皆著能績永樂五年詹事府丞陸中善薦其才可大受遷邳州知州在任九年利民事無不為民有陳父之稱

嘉靖志

吳福字好德建文庚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預修永樂大典尋拜勅書安撫四川軍民夷獠慕其威名懷金寶

鄞志稿 列傳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贊求一見福謝却之陞江西按察僉事平反冤獄解榮等三十餘家活男女三百餘口遷禮部員外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事竣陞陝西右參政先是寧夏鹽池禁嚴民斗粟易鹽三兩福奏許民納課鹽則官量給之民甚便焉漢中牛山通民匿其中時出草竊福遣吏作樵夫懷榜抵其巢穴諭以禍福渠魁招其徒相語曰吳公長者必不欺我歸復業者三千人秩滿陞福建右布政使未幾以年耄乞歸卒年七十有六福為人謹厚有執初為給事時嘗使琉球遇颶風舟人皆恐福惟戒

謹視檣柁不為非禮之禱既濟人問昨幾死公何獨不為意對曰吾惟恐檣柁不嚴人事有未備耳生死則在天夫何意眾服其識量

成化志

柴禮字叔貞應洪武二十七年鄉貢授監察御史立朝正色不避權勢嘗面折太宰之過巡按河南道經通州值州大祿未奏聞即發倉以賑全活飢民以萬計上怒謫令交趾尋悔召還改北京河南道御史中風卒子傑字延俊天順乙卯舉人計偕上京聞舟人夜泣欲投水傑問其故知為官逋所逼輒捐路費使償之下第歸值

鄞志稿 列傳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舟人仍貨其舟舟人夜飾妻進謝正色叱使去後授定陶令遇水災不忍全徵民賦注下考當左遷旋以丁憂歸服闋不復出

嘉靖志

徐安洪武中由人才薦歷官山東濟南知府後調鳳陽壬午靖難兵由揚州往南京燕王微服從靈璧出鳳陽安謀知之拆浮橋盡斂舟楫以守燕王得一漁舟以渡及正大統放歸田里踰年詔舉遺佚復任鳳陽居數載諸戚里奏安不體朝廷親親之義偏護小民奪還莊業上曰我昔到鳳陽安尚拆橋況若等乎謫戍雲南遇赦

歸卒于家聞志

袁珪字廷圭元翰林檢閱官士元次子太常寺丞珙之弟也五歲讀書即成誦十八能詞翰洪武壬戌禮聘至京試治道安民論稱旨授高州茂名主簿均賦役平繫囚從勦粉壁寨獠賊部運儋州軍餉皆善其職後以違式事奪職謫戍大寧以詩文自娛名聞燕邸召為府紀善永樂改元官禮科給事中有敢言聲三年出判岢嵐州七年東宮監國舊都珪奉表入賀優以散秩改浙江布政司照磨九年仍判和州後復兩見舊都賜資益厚

郵志稿 列傳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以秩滿乞致仕自號清白生有清白集曾孫孟梯舉

成化丁未進士官南祠祭司主事免歸嘉靖志

張得中字大本少孤事母至孝從邑庠訓導王孟賓受

易盡得其傳永樂改元徵茂才試政戶部明年奉勅往

山西教民農業適當大比因就試中式尋登曾榮榜進

士授刑部主事隨調工部所歷皆有能聲改江寧令江

寧為京畿赤縣機務繁劇先為令者率繩之以法得中

以公恕為治簿書細故必親理之民嘗有犯法當流者

其母乞留侍養得中日民頑犯法固當罪母老失養尤

在所矜吾寧失不經以為孝道勸卒杖而遣之嘗闕齋

公署西偏匾曰思牧以寓意江寧民皆安其政丙戌禮

部郎中鄒濟薦預修永樂大典書成還職年四十六卒

官所著有思牧集若干卷書圃擷英若干卷成化志

任壇字廷堅登建文二年進士知桂東縣秩滿擢監察

御史丁艱歸三年足不出戶守令弔謁惟哭踊對之不

接一語服闋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以剛介稱成化志

郭南字世南由邑掾起家初為吳江典史築長橋有功

遷常熟簿尋擢為令虞山出軟粟甚美民摘以獻南食

郵志稿 列傳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樹并絕其種曰後必有以是進奉

害吾民者南自負博雅嘗修縣誌頗為其邑人所議滿

九載歸朱國植湧 幢小品

王彥修名緒以字行登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

累上封事多所俞納奉勅安撫福建廣西兩省軍民時

英國公張輔總兵征勦安南徵輸調度悉資廣右彥

修督辦無闕輔嘉其能還朝轉四川按察僉事有京朝

官居家不律劾奏置于法敷歷中外餘三十年身沒家

無餘資所著有懶顛集若干卷子憲由乙榜進士授儋

州同知成化志

蔡胄字用巖晚號松莊永樂乙酉舉浙江鄉試入太學禮科給事中吳福薦其才授宜春令後改餘干凡有干憲度者必誨諭令自新未嘗輕有笞責吏民饋奉雖菜果不納然不肯阿上官意吏部尚書郭璉巡撫江西郡守言餘干令懦不任事遂注下考璉去邑民走百里聲胄冤且言數十年未有廉公愛民如蔡令者尚書奉命來奈何枉我仁令璉嘆曰吾行縣多矣未有一民頌其令廉愛者今如此郡之言詐也復返察所治更考胄績

鄞志稿列傳六

十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居最而以貪黜其郡守胄初從學於鄉先生烏斯道既長侍父宦武昌東里楊公士奇尚未遇延館署中日相切礪故其學行卓犖如此成化志

謝瑾字廷蘭元禮部尚書昌元之後少嗜學善屬對既長出入經史登永樂丙戌進士第出使廣東見大木委于道旁因作悼木賦以見志尚書夏吉覽而奇之薦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持法明允遷知平陽平陽俗武悍瑾至戒其屬曰治民在順其恆性而已順則不擾不擾則民安由是所部帖然尋丁外艱士民赴闕請留任上

可之秩滿擢廣西按察使多所平反年五十七卒官所著曰蝸濤集成化志

李山如字伯偉永樂間以稅戶人才授鴻臚寺序班積資至兵部郎中屢奉使命嘗同石亨紀功大同以忤尚書陳汝言致仕歸先後歷官四十餘年清苦一節非奉毋不御酒肉比歸環堵數椽躬任杵臼之勞人稱壽穀郎中養殮不能自給詔歲給月米五石進階朝列大夫及卒有司襄葬事焉子德能詩文以市鬻餬口鄉人憐且敬之嘉靖志

鄞志稿列傳六

十一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朱奇童字鄴賢宋中丞公綽之後永樂間以諸生貢太學授刑部河南司主事陞青州知府郡人稱其廉介嘉靖志

陳恭字孟起靜誠先生遇之子也居金陵從其叔遠徙家于鄞舉永樂乙酉鄉試預修大典觀政刑部出判興化府事以最稱宣德間超拜大理寺少卿時有男子嗜酒為妻苦諫乘醉自刎有司罪其妻論死獄移大理恭廉得其情欲原之而柄刑必不可終夜不寐繞榻徬徨表請乞去詔卒貸其人後歷官至工部尚書乞骸骨歸

卒賜祭葬

嘉靖志

周冕字汝服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十三通尚書補諸生時徐和仲見而器之授之琴卽工琴比長尤留心書法凡秦漢晉唐碑刻必探其精畫山水梅竹皆工妙一日父飭之曰若非所謂玩物喪志耶乃盡棄所習一意務學永樂中纂修大典徵能書之士有司以冕應詔十年冬上北狩太子留守冕作頌以獻除正字明年駕還遷春坊司諫太子厚遇之而冕愈謙謹自講筵退歸私室非召命不敢出見客自寒暄外無一語及朝廷事因

鄞志稿 列傳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號訥菴是時漢王高煦謀奪嫡東宮官屬多得罪者冕亦以譖賜死年止三十八洪熙改元追念舊臣召冕長子庭特授鴻臚寺署丞給俸讀書從子濂仕至吏部郎中

嘉靖志

俞得儒字大雅九歲補諸生十三而孤居喪哀毀登永樂九年進士選入兵科改庶吉士授行在監察御史時西南蠻貢使至境命得儒往莅其事惟以庭實上供其珍異悉貯公帑弗獻或言貴州藩鎮陰結蠻酋勅往按爲辨其誣誅告者十九年詔求直言與給事中柯暹率

同官歷陳六卿曠官事上命六卿與言官論難六卿十不得一以是爲大臣所忌出得儒知賓州遷知安福縣賓介在邕柳人多梗化得儒至修其政令一郡帖然宣德初征交趾師至浮梁江不得渡得儒建議用藤纜布橋遂濟後論奏廣西副使李立貪暴立謫戍雲中秩滿乞歸卒子澤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四川僉事

嘉靖志

鄭阜義字公宜永樂戊子領鄉薦明年中會試乙榜例授教職辭不就特賜冠帶俾卒業太學祭酒胡儼器重之成壬辰進士是年詔命于進士中選舉行超卓者授

鄞志稿 列傳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方面阜義得山東上以其年少宜在南方改廣東歷職九年宣德初丁外艱服闋入朝將大用之以疾卒子自強乙卯舉人爲餘杭訓導

成化志

陳本深字有源號涇泉中永樂戊子鄉試會詔擇進士舉人有文學者入祕閣纂修本深預其選歷四年擢刑部主事畿內有韓廣者爲盜殺人有司不能得繫及無辜十八人本深以計獲之十八人俱得免擢員外郎丁艱歸刑曹方倚辦詔令起復上疏乞終制情詞哀惻許之宣德初以雄劇九郡闕守上特命大臣慎舉才吏少



師楊士奇以本深應詔守吉安命乘傳赴郡賜勅自藩  
臬以下不職俱得劾奏所屬吏及郡中大家有罪卽繫  
治雖勅太守與巡按等時吉有巨猾彭搏等十九人自  
號十人爲龍九人爲虎橫行郡中前守莫敢治本深至  
郡陽若不聞且密遣人與諸豪相結爲設飲具召至後  
堂潛伏壯士廡下盡拉殺之曳屍出府門一郡驚懾樂  
安大盜曾子良據大盤山有眾萬餘本深以地逼永豐  
命千戶王業伏兵界上賊果至伏發斬子良初爲政務  
舉大綱及大猾既除乃起學舍立忠節祠築隄捍水諸

鄞志稿列傳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廢畢舉郡中無事遂與民休息每晨起鼓而坐堂吏無  
所白卽退卧閣中間有訴事呼至榻前與辨曲直立遣  
之亦不受狀九年考滿入覲吏民先入京奏留上嘉之  
召宴內廷賜御製詩晉階正三品中議大夫贊治尹使  
還郡楊少師贈詩有螺川城外人千萬爭候神明太守  
歸之句再莅任九年益無事凡士人有嘉慶肅之燕輒  
往旣罷使左右攜果餌遇坊市小兒則投而啗之往往  
擁其輿蓋一日聞解前有迎者笑曰吾初來是尙乳  
下兒今可作人婦吾豈得復留此是歲再入覲遂力請

老方行時吏民遮留不得前因好語之曰吾卽歸當復  
至郡及賜勅還鄉仍迂道吉安與郡中人日敘飲踰一  
歲方歸送者舳舻相接互數十里適有御史持節過遣  
吏問之爲太息而去歸田後十二年始卒壽八十一後  
吉安人爲浙大吏如蕭都御史廩陳都御史德鳴李御  
史邦華相去已百餘載俱遣官就祠致祭其遺愛若此  
明史循吏傳及  
甬上耆舊集

鄞志稿列傳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多病民關隘虐行旅非險要宜罷去上皆俞納又請  
楊時羅從彥李侗等宜從祀孔廟從之宣德初奉命宣  
撫湖貴高煦反扈駕親征事平復詔營遍諭浙閩己又  
命往河南山東山西都選衛卒強壯者補皇城守兵  
未幾勅守肇慶下車與民誓榜于門曰賊貪害政者天  
殛之乃盡捐除宿弊境內帖然秩滿陞正三品改知西  
安治如肇慶而稍加嚴越三年致仕歸卒  
嘉靖志  
方佐字用輔宋鄞令軫之八世孫永樂戊子貢上春官  
卒業太學預修大典書成授漳州府檢校改南康其同

知郭珙語人曰用輔有朝繁治劇之才而屈在下僚乃上章薦佐尋以艱去服闋陞上海令縣故濱海號難治佐至廉慎自持門無私謁而搜剔奸蠹百廢具舉暇則詣學宮課諸生殿最親為講解經史正統改元用少傅楊溥薦超陞廣州知府奉勅而往振肅綱紀一郡肅然以例入覲得疾卒于贛明制藩臬監司奉勅行事太守以下不用勅宣德五年以吉安肇慶等九郡雄繁特薦廷臣九人賜宴領勅同時鄞得其三陳本深以寬和名王罄及佐則以嚴毅名云佐孫誌字信之母感黃蛟之

鄞志稿列傳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祥而生幼聰穎不羣日記數百言領成化丙午鄉薦明年第進士知金谿縣為人剛果而洞達事體鋤強梗殄寇盜民以閭羅目之為謠曰除姦凶得方公歲旱蝗禱于神輒應又歌曰民不死賴方氏擢監察御史董學南畿嚴立法程革浮靡抑奔競士出門下者咸厲風檢尋陞山東參議以譖罷今金谿祀于名宦嘉靖志管思易字原理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持法平恕奉使湖廣辨釋疑獄全活甚眾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居姑欲嫁之不聽有隣並惡少馮小二將挑之以姑在不

得間因計毒其姑有司遂坐婦以罪思易將至郡夢老婦繫二馬泣訴車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至有司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視隣右尺牘刺之有馮小二曰將無是乎遽呼訊之即立承婦遂得釋歸州同知孟紹芳盜庫金二千許棄官去司府以孟巨璫姻不敢問乃囚吏郝洪等十數人思易廉知其冤上奏徑執孟論誅之凡所平反獄有司有俟思易行而私科罰之者思易即疏劾黜知州二知縣一已而居艱起復仍前職時有囚王琦罪不應死尚書吳中以私憾置之大辟思易爭之

鄞志稿列傳六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能得竟殺之乃歎咤憤惋感疾而卒思易平生勵志清約不苟得赴會試道臨清見遺錢守以待失者還之性至孝母喪致毀足不踰戶所人俸悉以公伯氏及猶子與人不依阿人皆嚴之嘉靖志

戴浩字彥廣永樂十八年舉于鄉初判東昌有麥商舟覆拯其屍殞之貯遺金數百鎰于公所據引召商家屬盡給還浚臨清聞獲金玉奇器不貲封貯縣藏尋有中貴人言已所遺浩閱其數驗即歸之逾九年遷守雷州州故並海涵常售稼乃築隄以捍風潮郡廳事梁產三

芝人以爲異改永州又改永昌歲饑矯發邊儲三萬餘石以賑監司語以法浩曰固知有法在如民飢何上奏請以臣一人命易千萬人命優詔原之年近七十疏乞骸骨民相率走闕下留之許復任值天順改元遂循例致仕浩所至以愷惠稱民懷其德在東昌民常歌曰於別駕公實惠吾儂勤慎忘躬能使年豐羣昌時殲寇通商又集庭下頌曰君侯守邊惠政無前我道我行蕩蕩平平浩笑而遺之家居二十餘年置義冢立義塾以厚德表率鄉里喜吟咏詞翰皆爲時所珍年九十三卒東

郵志稿列傳六

十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昌雷永鞏皆祀之名宦季子櫛櫛子鰲鰲鰲皆別有

傳嘉靖志兼採甬上耆舊傳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十歲道見遺金不拾郡守王璉舉鄉飲酒禮就郡庠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塾師大奇之永樂初徙閩右實北京父當行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其言從所請踰年抵京受廩北城外十里所沙漠無人烟潤玉與同役者築室成比閭墾圃鬻蔬以自給人不堪其瘁願獨安之稍隙卽肆力于學無人可師卽

以心爲師一切言動無所苟有富室僅一女招寓其室固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里中子弟多從之因數且學補諸生十八年應京兆試擢禮經魁授建昌訓導父喪除改官南昌用薦拜交趾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兩司以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宣德中詔推舉提學官以楊士奇薦擢廣西僉事提督學政時寇起軍興吳指揮妄掠子女萬餘口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數百人亦爲辨釋南丹衛在萬山中瘴甚戍卒多死爲奏徙平曠地丁母憂改湖廣按察巡撫都御史李實

郵志稿列傳六

二十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張甚潤玉無所加禮論罷其親故墨吏二人實憤奏潤

玉不諳刑律坐謫含山知縣浚麻湖閱蘆場捐進租革積弊不以左降故懈于職後以老致仕潤玉之學一以聖賢爲宗嘗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鄉人尊稱之曰南山先生歸田後著有儀禮戴記附註經書補註學庸通旨考定深衣古制陰符經註孫子註四明文獻考寧波簡要誌皆藏于家子隆別有傳明史本傳余麟字天祥舉永樂二十一年鄉試授主客司主事積資陞儀制司郎中有言襲封衍聖公非孔嫡系欲奪之

命往勘麟曰聖裔襲爵非一世嫡庶誠難辨倘勘不實

將何據易之遂不果按衍聖嫡裔隨宋南渡居温州今世襲博士者是也金人別立其次

子續封麟亦未之考耳以憂去服闋改主客郎中適河南河隄潰

特授左參政往治之至則度水勢築防甫尋奏功別詢

民疾苦察吏治去墨樹廉凡六年陞本省左布政時中

貴執柄麟不能俯仰遂歸子洵字允清用五品京官子

充國子生正統三年舉順天鄉試授刑部主事轉員外

郎郎中陞福建副使丁內外憂服闋改湖廣已又改陝

西撫治漢中陞本省右參政轉右布政使其在荆襄時

鄞志稿列傳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都御史項忠都督李震收捕山賊小王洪濫殺竹山諸

縣流民三千餘人又誣楊泰等十一戶為黨俘之洵廉

其狀即引同官往爭泰等得不死震又欲與監軍檢討

張寬發兵搜捕入山流民洵抗言流民避死入山前所

殺已過多奈何又益之以冒功震等乃止遂大銜洵後

忠震皆進秩洵不獲敘乞骸骨歸孫杲字懷明以貢授

常州訓導嘗上十事於朝不報即致仕嘉靖志

蔡錫字廷子中永樂二十一年鄉試入學仁宗詔擇

國子生有學行者六十人翰林院嚴試之拔其尤二十

人充近侍官錫與焉授兵科給事中彈奏不避權貴出

知泉州府性勤吏事剝剔宿弊為民樹長畫修學舍均

徭役奏除洛陽中山大橋三成公私便之尤善摘伏郡

中盜賊無迹時洛陽橋壞發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

蔡公重來橋故宋太守蔡君謨所建而錫適與之同姓

遂議重修然橋本跨海無所施工錫因自為文檄海神

募能齋往者莫敢應一醉卒踉蹌前曰公但飲我善酒

我能齋檄往遂益飲大醉臥于海灘上彷彿若出沒海

中即持檄還上判一醋字錫意度之曰是期我八月廿

鄞志稿列傳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日也即以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郡人為立

祠配享端明遷山東副使參贊宣府軍務以功陞順天

府丞改應天再遷大理寺卿湖廣大饑奉勅往巡撫其

地設法賑濟所全活數萬民為肖像祠之尋乞歸蕭然

圖書無長物至不給餼粥復如也有草堂在小白河干

去城五十里日嘯咏其中所著有買山稿朱國禎湧幢小品及耆舊集

梁輯字用光永樂二十一年舉于鄉正統間任直隸太

平府推官屢釋冤繫擢山東道監察御史丁內艱歸復

任以直言出知河南汝陽縣未幾復補御史以疾終于

京嘉靖志

王彝字友倫由賢良任左軍都督府都事宣德中改令  
仙游先是邑人積苦征斂多亡徙者彝至首奏免小嶼  
寨土兵之役復計都里以均坐派條征輸以完積逋民  
漸復業乃以餘力葺廨治倉庫及壇壝道路民不知役  
三年卒于官邑人建祠祀焉嘉靖志

鄭志稿 列傳六

三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鄭志稿卷六

鄭志稿卷七

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七

陸瑜字廷玉號省菴年十四為名諸生中宣德癸丑進  
士授刑曹奉命出錄兩淮江南北十七郡獄參錯訊鞫  
務得其平所釋繫囚三百餘人改從輕比者千餘人歷  
遷郎中才望擢為山東布政使齊魯大饑民相聚取  
富人粟監司坐強劫當死瑜曰民苦饑攘粟以苟活且  
夕耳奈何更殺之改從搶奪例英廟初復辟李文達賢

鄭志稿 列傳七

一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時為上言其才及刑部尚書闕廷推數人皆不許密諭  
非瑜不可遂徵拜瑜先在刑曹于格律輕重夙練習有  
大獄諸司不能決輒曰某年某所獄堪比擬曹吏發故  
牒視之不少差時門達治錦衣獄用法酷弘農衛卒誣  
指揮李斌某反事下達鍛鍊具獄會廷議瑜獨言其冤  
達怒語頗侵之瑜曰某所執祖宗法耳奈何枉人至族  
達奏瑜庇反者上不聽止誅斌赦其妻子曹欽夜為亂  
瑜被執知為瑜曰是素平恕釋不害時有希功者執欽  
佃人數百輩為逆黨瑜曰欽謀倉卒諸佃相去或數百

里安得與謀盡釋之憲廟初乞致仕上曰國方倚任老成卿安得去又六年堅乞骸骨歸又十有七年年八十一始卒諡康僖

嘉靖志

戎洵字君實宣德九年鄉貢授湖廣黃州府推官秉法不阿屢出冤獄郡中翕然頌為神明在任七年卒于官貧不能斂郡民醵金購之乃得歸復立祠祀焉

聞志

邵玉字德溫宣德乙卯舉人授汝州學正歲荒煮粥活民歷任南寧河間順天教授用兵部尚書馬昂薦擢雲南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嘗典試山東山西江西並稱得

郵志稿 列傳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以足疾乞歸性孝痛母早喪宦轍所至必迎父就養訓士以身為範特嚴義利之辨卒後李東陽銘其墓子

莊舉成化甲辰進士仕終按察副使

嘉靖志

錢煥字文煥紀善安之孫正統丙辰進士官給事中會京畿八郡大水疏請命大臣發廩督耕尋奉使封秦藩王出女樂侑燕却之後以曹鼎薦出為廣西參政適義

寧報警總兵田真檄煥同討眾議轉餉煥請給兵以銀因糧于敵兵民稅仁富川賊盤性之江華賊王茂合兵犯修仁荔浦賊韋萬秀等寇陽朔西延賊糾湖廣蠻窺

興安趙普旺嘯聚瀧水煥先後悉討定朝廷嘉其功進

食侍郎俸賜綵段寶鈔改守潯州大藤峽賊老藍屢擾州境及平樂南寧二郡煥單騎往諭遂降士官岑豹羅

文愈爭地擁重兵煥宣布威德各帖服而退巡柳州方耕時牛多疫死出帑金每十戶市給一牛天順三年課

績第一陞湖廣左布政使值大旱民苦造紙上疏請寬止又啟楚藩假私稅三千兩充運船公私賴之丁內艱

起補廣西大藤峽復叛御史韓雍統兵征討歲適大稔煥悉力調度軍需得無乏而民亦不困凡所俘獲必詳

郵志稿 列傳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得活者甚眾又九年致仕歸以高壽終

嘉靖志

張愷字德和以太學生選補江陵知縣時荆王府校卒見令不起即啟王杖而遣之王所為不法愷白太守吏

不得繩王以法宜密聞於朝遂與守列上其事朝廷察其言審遂廢錮王終身邑人快之守未嘗以屬吏待愷

常呼曰大令時大帥征交趾所過州縣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軍盡喜大帥奇之欲試以倉

卒日晡時以令牌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即命木工以方漆梟鋸半脚剗其中置鑊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

卽盡收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卽使針工併各戶婦人用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以飼馬良便收卷軍中遂足用大帥服其智歎曰此真應變才也因奏爲參謀寢不下比去官江陵民爲立生祠遷工部主事周文襄公忱巡撫南畿奏愷同行每至州縣以張戶部不可犯告之松江守以美綾三百疋置舟中來迎愷登舟見之悉以綾封庫欲劾守守肉袒謝罪乃免由是守令皆自重犯法後擢知常州知府命下而卒

嘉靖志兼採者舊集本傳

鄭志稿 列傳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濂字德清正統乙丑進士初官訓曹明習文法去一切株連逮繫之弊歷陞廣東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海故盜藪剽掠甚慘濂對天設誓不與賊俱生因厲兵以待忽一日大風雨乘賊不備勒眾進勦賊迷曠大敗之俘敵無算海南肅然陞廣東布政使尋遷巡撫時浚歲兵興供億日困濂多方矜卹民力得舒旋奉命總督漕運勤疏濬嚴監督立程度輸運無後期兼飭治兩淮豪猾暴橫凌啖庶姓者歷河南巡撫改撫北直隸兼按紫荊諸要害後朝議以漕運事重仍以副都御史還濂原任

比至淮疾卒

邱志

宗顯字必彰正統甲子舉人任宜興知縣律身廉甚一介不取讞獄必得情民呼爲宗青天又爲之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陞大興知縣畿輔煩囂廠衛恣橫皆重顯清望莫敢犯遷南京都察院經歷丁憂歸服闋無意仕進遂致仕家居貧甚至不能自存初官宜興時年四十餘無子民聚禱于羣祠遂得子因名曰佑佑字元吉登弘治庚戌進士主考徐溥拆卷見其名喜曰此吾邑清廉令宗公之子也天之報循吏如此

鄭志稿 列傳七

五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佑任刑部主事陞員外郎以詞翰名

李董山文獻錄

洪常字子經號石田性強記家貧無書從友人借讀一覽輒盡中正統戊辰進士觀政兵部尙書鄺埜侍郎于謙疏薦常有經濟才授武選主事夢錯立判會土木之變埜死難忠肅進尙書寇患孔棘奏對一以委常忠肅每入朝常具紙筆以從值有事須上啟且語且疏不具草立上稍遷至郎中上皇復辟吏指爲忠肅黨上知其名特原之陳汝言代爲尙書復以事誣常欲致之死上置不問後馬恭襄公昂長樞部值西陲多事嘗面陳部

曹乏人上顧問洪常安在以憂去對即命起復久之昂  
疏薦爲本部侍郎忌者知之先劾昂私所屬常遂力請  
疾歸里時年甫四十自念與于公同事幸蒙上知得不  
死再脫虎吻皆上所賜因日與里中耆舊相聚雅歌絕  
意世事歸後歷三十餘年非歲時鄉飲不至公所蕭然  
一室以文章自娛所著有勉學錄石田稿隨筆考諸書  
常操履廉白在兵部時出入常無馬武平伯陳公奉入  
十金爲馬值至再却不受同里李郎中山如清操絕俗  
沒後常爲經紀其喪其高義如此

李志兼采  
獻徵錄

鄞志稿 列傳七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衍字文盛父懋邑諸生嘗問關萬里尋父于蜀卒獲  
完聚人稱其孝衍以貢入太學中宣德乙卯順天鄉試  
正統時王振承太后旨選寫佛經托疾辭弗往因久次  
不銓遇恩例授廣州府推官屢辨冤獄以撫勦反寇功  
陞刑部員外郎值天順初石亨用事其家人奪民產民  
訴于朝命衍往勘竟歸田于民亨怒諷錦衣門達構衍  
重罪謫戍宣府亨敗得復官尋遷廣東兵備僉事告歸

嘉靖  
志

豐慶字文慶司業寅初之子登正統己未進士授兵科

右給事中轉左上皇北歸偕林聰葉盛高棣等請朝南  
宮及諍景泰易儲事言甚剴切下詔獄長繫七年英宗  
復辟陞河南左參政疏論周王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  
陞本省右布政使廉潔絕俗有縣令欲試之以銀爲燭  
裹以蠟因掾吏以獻及晚慶視事命取燭卒不可燃叱  
使還之詰旦召令責讓屬吏後無敢以苞苴及門會奉  
表入賀墜馬傷足遂致仕歸

志

楊守陳字維新號鏡川栖芸先生之孫父諱自懲號梅  
讀母張夫人夢星落懷中而孕及生天庭有墨子七宛

鄞志稿 列傳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類北斗稍長爲詩文輒吐奇語舉景泰庚午鄉試第一  
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初充經筵講官  
英宗實錄成進洗馬在詞館凡十六年泊然退處未嘗  
干進當軸有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謝曰吾猶嫠婦也  
今老矣豈至白頭改節哉孝宗出閣充日講太子奉制  
立聽閣臣請太子坐侍官跪講守陳執不從文華大訓  
成凡事關官奄皆削去守陳曰此不足訓爲跡其善惡  
具錄以進一日在經筵講武成篇進曰書言武王垂拱  
然自列爵報功一一盡善方得無爲而治後世委政內



侍乃安危利災耳左右為之悚然尋陞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孝宗即位閣臣意息之擬陞南京吏部侍郎上手  
 去南京二字下之詔議祧禮禮官請祧懿祖以德祖比  
 宋僖祖百世不祧守陳疏言天子七廟祖功宗德故凡  
 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以配天若商周稷契直推功德非  
 但原本統也宋僖祖及我朝德祖僅可比商報乙周亞  
 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  
 既有始祖復有太祖太祖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  
 實乖非禮之正時不能從又上講學聽政疏大要謂人

鄭志稿 列傳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  
 寡心清政務可成天下可治陛下御極以來聽納忠諫  
 放逐奸褻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  
 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慾心漸滋有  
 初鮮終古今大誠上嘉納自後特御午朝時召大臣便  
 殿議政皆自此疏啟之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在部與  
 三原王公恕其持正論為閣臣尹直所忌因屢疏請解  
 部務謂尚書恕老成公忠然且不免于臣何有焉蓋為  
 直發也詔以本官兼詹事專職史館嘗言國可滅史不

可滅靖難後不記建文事遂使當時朝政與方黃死事  
 諸臣皆闕落無傳及今蒐採尙可補葺景帝已正位號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附宜改正凡留中諸疏雖  
 忠言正論關係國家大政事例不得登實錄宜宣付史  
 館以備遺亡疏具病不果上遂卒年六十五上聞訃驚  
 悼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為人孝友平恕于書無所  
 不讀有得即為論著早歲嘗作四書五經私抄敘正錯  
 簡更定其章句擇取諸家之傳註而自以所見立說晚  
 年更加刪定文章力追大家所著有晉菴稿桂坊稿鏡

鄭志稿 列傳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川稿及東觀金坡銓部諸稿初為洗馬時乞假歸里次  
 一驛其丞與抗坐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漫對  
 之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忽有一御史乘傳至則其門  
 人也跪而起居此丞乃匍匐請死罪守陳笑遣之其雅  
 量復如此

守陞字維立守陳弟成化元年舉鄉試第一入國學祭  
 酒邢讓下獄率六館生伏闕訟冤十四年進士及第授  
 編修秩滿故事無遷留都者會從兄守隨為李孜省所  
 逐欲并逐守陞乃以為南京侍讀守陞怡然就道曰此

吾家盛事何懟耶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直經筵再遷侍講學士時給事御史龐泮等以救知州劉遜悉下獄吏部尙書屠滂奏遣他官攝之守陞貽書滂以不能執奏專務順旨極詆訕十年大計京官守陞時掌院事上言臣與詹事府學士王鏊俱當聽部考察但臣等各有所屬員進與吏部會考則當坐堂上退而聽考又當候階下我朝優假學士慶成侍燕班四品上車駕臨雍坐彝倫堂視正三品今四品不與考察學士亦不應與臣等職侍講讀稱否在聖鑒苟非其人當賜黜育不待考察

鄧志稿列傳七

十四明歲書

約園刊本

者詔可其奏學士不考察自守陞始修會典充副總裁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嘗署兵部陳時弊五事又署祭酒考績入京會典猶未成仍留爲總裁事竣遷左侍郎還任進二秩武宗立引年乞休不待報竟歸詔加尙書致仕劉瑾亂政奪其加官瑾敗乃復守陞博極羣書少時師事兄守陳後學行相埒其爲解元學士侍郎皆與兄同又對掌兩京翰林院人豔稱之守陳卒守陞爲位久莫者三年目視爲不良從兄守隨爲逆瑾罰輸米千二百石苦無措守陞方告歸積俸四百金將分授諸子

盡出以代輸夫人少有斬色怒曰兄弟急難豈暇顧其子耶年七十卒例應得謚卒爲冢宰所厄學者稱碧川先生

守隨字維貞與守陳同祖舉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視漕運覈大同軍餉巡按江西所至以風采見憚疏陳六事言廊王受命危時削平禍亂功甚大沒謚以戾此非先帝意權奸逞私憾者爲之宜亟改易尙書李秉一時良臣爲蕭彥莊所逐乞卽召還御史朱賢婁芳僅犯公罪遽除名乞復其官西征之役以數萬兵討出沒不

鄧志稿列傳七

十四明歲書

約園刊本

常之寇千里轉輸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敝乞速班師官軍犯罪未結正者遇赦卽原致此曹遷延以冀倖免自今眾證明白者卽據律定案毋使逃罪在外官俸兵餉有踰年不給者由郡縣蓄積少也請于起運外量加存留以濟匱乏奏雖不行人韙其議太常少卿孫廣安母喪起復守隨與給事中李和連章論之乃令守制八年冬以災異陳時政九事有謀撓吏部權者創例方面官須令京堂推舉京堂缺須內降守隨疏爭得旨奪俸三月已又劾奏奸僧繼曉罔上之罪直聲動朝

廷山東饑或請命吏納銀免考授冠帶守隨極言不可而止擢應天府丞未上丁母憂歸服除補原官初按江西時奸民李孜省習變幻術恣暴鄉里守隨治其罪擬遣戍而孜省走京師貨緣中貴遂以左道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京劾奏孜省以贓得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上林苑監未幾孜省益用事得以小簡白百官賢否吏部嘗擬守隨南大理少卿再擬大理寺丞皆格不下孜省阻之也及是隨例入覲忽詰吏部守隨以憂歸何為懸缺以待吏部對以補而復缺非懸缺乃竟

鄭志稿 列傳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誣以添註斥守南寧弘治初召為應天府尹勘守備中官將琮罪此事問志誤屬之作府丞時不知前以憂歸未上也琮嗾其黨郭鏞劾守隨按給事方向獄不公責遷廣西左參政久之進按察使八年召為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歷兩京大理寺卿九載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事孝宗崩中官張瑜等以誤用御藥下獄守隨會訊擬大辟中官李興擅伐陵木論死令家人以銀四十萬求末減守隨持之堅獄詞得無變後以中旨免適廷臣以內廷取戶部餘鹽四十萬伏闕爭奉旨詰責是何大事守隨語韓文曰

事誠有大于此者時劉瑾等八虎亂政乃與文及張敷華等定議命郎中李夢陽草疏請誅之合眾伏闕上屢遣慰各官還治事守隨等言之益力大學士劉健謝遷復中主其說遂得俞旨而退越三日命瑾簽書司禮監張永谷大川羅祥魏彬馬永成邱聚各筭樞要不復在左右守隨曰是乃使之握權其害更甚於左右親倖也乃獨具疏言內臣劉瑾等八人日以荒縱導陛下或在西海擊鷹縱犬或于南城躡峻登高禁中鈺鼓聞于遠邇宮中火炮不聞宵晨引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

鄭志稿 列傳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親商賈之為方且竊弄威權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廣納賄賂濫授金貂傳奉冗員多至千百武勇召募收及孩童附意者進官忤己者褫秩天下但知畏瑾等不知畏陛下陛下授以兵刑財賦之區根本機密之地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上下胥讒神人共憤伏望大奮乾綱立置此輩重典宗社幸甚疏入不省未幾傳旨致仕瑾憾未釋坐覆讞失出逮赴京罰米千石輸塞上復坐庇鄉人重獄除其名追奪誥命再罰米二百石至鸞田宅脫簪珥又假貸以輸詔

指守隨與劉健謝遷韓文張敷華林瀚及科道等官凡五十三人目爲奸黨頒示天下瑾誅復官還所奪誥命又十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諡康簡弟守隅

守隅字維德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兵部車駕司掌郵傳符檄中官向濫用黃馬快船道路爲之騷騷守隅請內府勘合宿弊遂除故事命勲臣一員督收馬役歲終以倒死椿頭稽報時南和伯方壽祥恃寵不法守隅論置之罪轉職方員外郎郎中擢江西左參政先是寧藩祿米例石輸銀一兩寢踰其半守隅啟王

鄞志稿 列傳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江右災傷所宜軫卹撫巡官欲裁如例然不卽上請者欲惠出自王而天下以爲賢也若奏而從之恩不將歸于有司乎寧藩如所請及逆瑾肆毒誣人不法事有罪應籍沒者守隅力爲之辨瑾怒先後罰米四百石奪職歸瑾誅起原職移四川適流賊藍老人麻六等猖獗蜀漢間多方捍禦蜀土以寧陞廣西布政使乞骸骨歸日與伯仲觴咏自適未嘗一造城府人以爲不愧諸兄云

按吾邑在前明時大位不乏人而一門以風節著莫

如三楊至今婦孺猶熟其名然自張司馬嘉靖志及李志聞志曹志事跡頗有脫誤或紀其小而遺其大蓋諸公不及見孝武兩朝實錄且其時亦未有明史故各據所聞者書之今考正本傳復參以舊誌所載國史鄉評交資互備庶幾先正言行得盡見後世云董琳字廷瑞景泰五年進士除南京監察御史時留都戶兵刑工四部尙書及國子祭酒皆不職遂抗章論之錦衣衛都指揮劉敬父子怙勢肆虐特疏其不法竟黜敬而成其子風裁凜然轉山東按察僉事遭疾乞歸卒

鄞志稿 列傳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鑰字啟之弘治庚戌進士初爲上海令政聲籍甚內擢監察御史時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以論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治河不法事并及外戚興銳誣爲妖言張后尤怒之逮下獄鑰上疏論救人服其敢言既而出按雲南鎮守太監孫景與參將盧和交構累經案鞫莫敢決鑰承旨一訊輒得其情皆置大辟巨豪懼怖焉及劉瑾竊柄除下附己者乃矯詔逮之勒令致仕瑾誅復召竟以病不起

李志

黃隆字自立號南谷潤土之子景泰五年進士授南刑

部主事一夕獨坐有青囊踰垣擲入匪不啟視詰旦持  
白尚書楊寧中有白金五錠則湖廣稅長繫獄求釋者  
陞廣東按察僉事巡撫葉盛稱其才後改福建復以撫  
臣薦下璽書旌異中貴黃賜橫甚羣僚皆爲其母上壽  
隆獨不往陞四川按察副使松潘隣于吐蕃餽運率十  
而致一隆議開屯田所餽餉別給以銀民便之遭父喪  
歸不復出從子溥字存吾以貢授蕪湖訓導奉寡嫂撫  
弱弟孝友篤摯學者稱南崖先生隆孫巽字啟亨弘治  
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積資陞岳州知府苞苴

鄧志稿列傳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屏絕門無私謁忤巡按御史遂乞歸屬吏贖以千金却  
不受士民涕泣以送爲立石誌去思後副使吳廷璧莅  
岳知岳人誦之不已因題岳陽樓壁曰棠陰如蓋滿樓  
前喑喑人傳舊守賢在郡不聞驚犬吏歸囊尤乏買山  
錢可以想其風概矣李  
吳桓字廷用父江正統間以閩右徙實京師桓侍行中  
景泰四年順天鄉試選汀州通判嘗攝府事剖決若流  
庭無滯訟時漳州衛官以豪資凌轍儼輩至死上下結  
納莫敢誰何積十數年不決桓被檄按之輒寘于法上

杭阻山爲固民多反側適朝廷遣重臣巡視民間訛傳  
勦之輒嘯聚欲亂桓單車往諭眾爲帖然丁憂服闋改  
常州職專督賦賦戶長歲致千金爲餽名曰分例錢桓  
峻却之時王文肅公與語人曰管糧官不受分例自洪  
武迄今僅兩人周同知吳通判耳秩滿當遷常民詣闕  
請留陞本州同知加四品俸凡閱五年均徭役導水利  
招流亡給田種民歸業者相望宜興山暴崩墊溺瀕死  
者眾桓發倉賑之又捐俸倡諸富民俾共出粟爲助靖  
江濱海風潮蝕田額稅無辦桓躬爲覈實請以新漲沙

鄧志稿列傳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補焉撫按薦章凡七上以病乞骸骨進階中憲大夫  
常州府知府致仕嘉靖  
陳淳字德溫幼有雋才九歲能作長松賦景泰四年舉  
於鄉知欽州以廉明稱時靈山民有大獄株連數百人  
會大署牢戶皆滿淳止繫當坐者數人餘皆出之守大  
怒淳據法力爭竟不能屈舊有義倉貯穀二萬餘石積  
爲豪強所侵悉徵理之歲適大祲民賴以活州境接蠻  
獠前有司多索奇貨時至啟釁淳盡却所饋不受終淳  
之任邊隅寧輯撫按交薦擢廉州知府命下而卒弟英

字廷賢登成化八年進士知廬陵縣積苦征役英鉤

稽戶籍定賦法豪家猾胥俱不得售其奸民困以甦歲

旱禱雨輒應邑中火適大風不可撲救亟焚香告天風

止火熄民頌其異仕終監察御史英子玘嘉靖十一年

進士歷南北刑部主事改車駕司亦以御史卒官嘉靖志

錢璉字廷珍少善屬文揮翰立成父象為建陽典史鄧

茂七反犯所治象率民壯擊却之有媚其功者譖于監

軍曹吉祥遂逮治璉扶象聽鞫鞫者署之璉曰父子之

道天性也豈有父受枉而子不侍者乎鞫者見其幼即

鄧志稿 列傳七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父子主恩命題作七藝璉立就鞫者歎曰象有子如

是何必為此卑官遂白其誣後登景泰甲戌進士除廣

西監察御史歷任雲南江西按察使遷福建左布政使

所在有聲以忤時左遷甘肅行太僕卿殿馬蓄息邊兵

用是以強值孝宗初御採用人望冢宰三原王公恕將

舉璉適璉考績入京道病遂連章乞休人皆高其勇退

璉世居梅江歸田後念瀕江田多苦淹沒與兒珪首捐

貲創築長隄計二千八十丈被其利者三邑七鄉民德

而稱之曰錢公塘珪亦好義管輸粟賑關西詔階承事

郎閩志

薛穰字有年宋知衡州明龜十一世孫也性聰敏好學

天順六年舉應天鄉薦授涿州知州俗素悍值歲禮盜

賊四起穰至誅鋤強梗復發倉粟以賑饑氓賴全活者

億萬計三年用薦改知灤州灤故孔道徵發繹絡穰徵

輸供億各得其宜不煩而事集歲苦河決築長隄以捍

之遂為永利致仕歸橐不入私室置產與昆弟共之散

其餘祿於鄉族日所行事書以粉簡做古人黑白豆之

意敦飭至老不倦工詩文並善書法得者珍之孫淋別

鄧志稿 列傳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傳李志

毛弘字士廣登天順丁丑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

化三年夏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

旰食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逸游炮聲數聞於外非禁

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雨澱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

交困願省游戲燕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賜日御經筵

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帝嘉納上從學十

商輅請自改元後建言者悉錄用弘請斷自踐阼以後

召還給事中王徽等不許按此本明史然疑是天順編

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以諫鰲山忤旨廷杖謫外弘  
抗言三人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直諫真  
盛世事願乞復官先是修撰羅倫亦以論李賢起復被  
貶弘言之益力謂倫不足惜天下將以言為諱遂得旨  
四人俱改官南京此據李泉堂者舊集明史本傳不載而分見于莊景等傳考其年月李賢起復在成化二年倫復官在次年章懋等諫鰲山在三年改南京即在是年且同時有翰林四諫之稱牽連書之當會慈懿太后崩詔廷臣擬別葬弘言慈懿作先帝配為皇上母內外無失德葬宜耐裕陵主宜耐太廟為萬世不易定禮皇上生事兩宮如一今慈懿崩乃欲別

鄭志稿 列傳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葬是有二也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道無使得罪天下用是皇太后亦開悟竟得合葬如禮聲動宮闈呼為毛秀才太后欲識其面垂簾見之弘在垣中數論事帝頗厭苦有昨日毛弘今日毛弘之語欽天監正谷濱受賊當除名命贖貶秩正一真人張元吉有罪論死詔繫獄弘固爭皆不聽三遷至都給事中得疾暴卒子驊弘治甲子舉人知光山縣從子益正德庚午舉人知廣昌縣俱有惠政民祀以祠明史本傳兼李董山文獻志李泉堂者舊集楊文卿字質夫安成訓導寶之子成化戊子發解浙省

戊戌舉會試第二為刑部主事時有尹清夜飲殺人事覺匿豪家令其妻賄同飲者張鐸承之文卿訊知其誣根捕尹清坐以法又有連寇席英王勇白晝殺人邏者不能得追躡賊所過逆旅主人逮繫之有夏廣才者坐窩主論死文卿又爭之曰廣才迫于兇暴飲食之耳何物之窩竟出之諸如廣才例論死者二十人皆得釋陞山西提學僉事嚴條約公勸懲嘗曰考試糊名此革提學之弊非革士子弊也不自為弊安用是乃竟不糊名士亦無異論屏巫覡毀淫祠凡寺觀皆更為社學選俊

鄭志稿 列傳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弟子讀書其中風俗為之一變陞山東提學副使其教如山西積勞致疾卒文卿為人剛毅臨事確然不可奪居官律已務主清約屏絕私謁身沒橐無餘貲惟圖書數篋而已所著有菘畦集筆談類稿茗溪集若干卷子叔通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歷兵刑吏三曹陞湖廣提學副使積官至山西左布政初文卿卒官有司賻贈數千金叔通皆却不受及分藩山西有羨餘金鉅萬悉歸于公人以為廉儉有父風云嘉靖志楊茂元字志仁文懿公之子生負異稟能視烈日久不

眩讀書過目即成誦第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同曹楊仕偉以事忤汪直誣以受賄徵其贓仕偉廉不  
能輸同曹斂手莫敢顧茂元爲代輸且手署曰刑部主  
事楊茂元俸銀十兩直見之詫曰此人好大膽由郎中  
出爲湖廣副使改山東弘治七年河決張秋茂元陳三  
事各爲一疏合上之其一言天下事任專則功成官多  
則民擾今皇上既命劉大夏治決河復遣太監李興平  
江伯陳銳來同事以張秋方掌地而三大臣羣聚於此  
費用萬億可爲寒心臣聞各官初至祭大河天氣陰晦

鄭志稿 列傳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帛久不然忽結爲人形面目畢具萬人驚駭此神明示  
戒乞將李興陳銳取回獨用大夏且水陰象也欲消其  
變宜嚴宮禁近聞后戚家威權大盛假其名號橫行河  
道間不可勝數乞少裁抑其一言近聞明旨訪求天下  
畫工臣謂皇上御極收用名賢罷傳奉之官塞寶石之  
門絕四方貢獻出奇禽異獸于外今明詔忽及此使人  
得窺聖心所向乞收換汗于既頒天下幸甚其三言山  
東連年旱澇差科繁重近又差都知監李全前來鎮守  
加派供給將何所出況朝廷設官極備不知此鎮守復

理何事乞將李全取回以甦民困疏入下山東撫按勘  
奏言焚帛之異誠有之所奏供億多過其實于是興銳  
連章劾茂元妄而帝又入外戚張氏言遣錦衣衛百戶  
胡節逮之父老遮道訴節乞還楊副使及陛見茂元長  
跪不伏帝益怒置之詔獄節乃遍叩中官備言父老懇  
冤狀中官亦爲感動會言者交章論救部擬贖杖還職  
特謫長沙同知謝病歸起安慶知府遷廣西左參政正  
德四年逆瑾擅命御史出盤查取賂人謂饋以千金可  
免禍茂元曰千金非盜官帑則剝民脂以此自救畏無

鄭志稿 列傳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妄之災而犯有名之律也卒不饋瑾遂勒致仕瑾誅起  
副都御史撫貴州討平篁子坪諸苗再進南刑部侍郎  
卒於官弟茂仁字志道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四川按察  
使所至以剛介稱從弟茂清守陞之子以蔭知貴池縣  
莅事明決善斷滯獄仕終沔陽知州明史本傳  
章鑑字元益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  
彈劾不避權貴會妖僧繼曉得幸王公貴戚皆膜拜受  
戒鑑極論其左道亂風俗乞正典刑以清朝紀疏入繼  
曉遂失寵不敢惡一時直聲大震陞都給事論列益



切權豪敘述時同邑毛弘亦在諫垣都人爲之謠曰毛黃門口章黃門手毛章在朝神驚鬼走後威寧伯王越鎮邊殺平民首級邀賞鎡發其姦及越掌京營虧耗卒伍復連章論之反爲所中遂掛冠歸以詩文自娛不涉外事久之卒

李志

屠瀟字朝宗號丹山登成化二年進士試監察御史命勾稽湖廣軍儲出巡按四川盡革舊弊時王越掌院薦其可大用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歷遷至右都御史以人言改掌南京院事占城國爲安南所侵王子古來奔

鄭志稿列傳七

正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訴于胡濬受命往勘移檄安南喻以禍福因請停冊使俾古就館受封募勇健千人護歸國古以金寶奇器異香爲報峻却之其國人別以疏請上命受之再辭乃止弘治改元命總督兩廣軍務討猺賊俘斬數百賜金綺召掌院事以疾乞假歸旋丁內艱服闋擬補南京上特命還掌院事進左都御史加宮保以灾異陳二十事多見采納寧化王罪千倫理迹涉曖昧既逮至京辭不服瀟摘訊官疑誤微開其端多所寬釋家宰闕廷推四人上親書瀟名付內閣陞吏部尚書黜陟至慎每考察見

以喪去者非大過不黜注選至煙瘴遠地必停筆良久以上俗稍宜者補之奏著爲令會知州劉遜爲岷王所誣就逮給事御史龐泮劉紳等六十二人交章論救上怒盡繫之獄瀟遣他官分攝諸科道事同里楊守陟時爲學士貽書瀟謂大臣當執奏不得遽爾處士沈周有題楊宮詹與屠太宰劄子詩語尤相刺然越六日上卒從瀟請釋諸言官後見石田集有此詩乃次韻具述其事時多內降官瀟奏言天下士有業詩書勤案牘冒鋒鏑竭筋力者積數十年不得官而白身之人負緣僥倖

鄭志稿列傳七

正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如拾芥不可以爲訓因得稍減有請開納馬例者疏言內藏與太僕見積尚多忽開是例使人疑國用大耗邊裔將生心議遂格重建清寧宮成詔西僧慶讚瀟率諸大臣力陳不可又因彗見奏十事以早視朝勤聽政爲首其餘如汰冗官黜異端罷莊田停改造皆切時弊會台省論列大臣戶禮刑工四部尚書皆去位瀟因召對論周經不當去戶部言官并劾瀟遂命致仕正德初召至京仍以太子太傅掌吏部尚書兼都御史時逆瑾盜政流毒播紳瀟力不能爭獨隨事斡旋保護士類瑾以

私憾鉤擿前兵部劉公大夏事必欲寘之死滿爲之委曲解釋乃止謫戍前都御史嘗笞辱御史以媚瑾瑾以諷滿滿不可瑾意不滿奪月俸者再自度時事難爲復乞致仕歸卒年七十三上輟朝一日贈太保諡襄惠滿性寬容在部堂令辦事官捧硯時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汁狼籍惶懼請罪滿笑遣之鄉人柴氏者冒稱屠公子干謁郡縣人以聞于滿意必大譴責滿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亦不辱但難爲汝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弗復爲其雅量類如此子徑正德辛未進士由中書

鄧志稿 列傳七

二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進吏部文選員外郎以書翰名從子僑

僑字安卿舉正德六年進士以才授御史按居庸關時承平日久武備俱廢僑周覽關隘愾然曰此國家之北門也因繕治城堡障障實軍伍飭火器舉刺諸邊將常若臨大敵同事多謂僑喜事僑不爲止武宗詔擒生虎使命屢至僑抗疏曰虎惡獸也生致之必攫其爪牙陛下徒取玩一時竟不惜民命耶且非萬乘所宜近事得寢命按江右寧藩久蓄異謀昧結中外知僑廉潔獨心憚之使所厚鎮守畢真齋重裝自浙饋之拒不納已而

與巡撫孫忠烈公燧共謀翦二司官之黨濠爲姦利者會以憂去嘉靖改元入臺首疏請日視朝親賢圖治會選曹係江右人以僑前按江右時不容其私遷知保定府詭曰三輔重地非屠御史不可至則剗理宿弊都指揮白璽以稔惡聞論治其罪總兵陳瑾橫甚役使郡縣僑曰國典具在太守非總兵屬吏也不爲屈竟爲瑾所中調守延平尋擢山西參政山東按察使進廣東右布政使改福建左使所至以廉稱入朝者四未嘗持一物饋遺遷光祿卿改大理寺進刑部右侍郎以災異免復

鄧志稿 列傳七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薦起爲左侍郎拜刑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值嚴嵩柄國以曾銑事傾夏言僑與刑部尙書喻茂堅大理卿朱廷立等擬銑比邊師守備不設律斬上不許令更擬于是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又十二日言亦逮至僑復與刑部大理寺據曾銑律以請而別謂言實當入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切責僑茂堅等阿附言竟棄市後以議丁汝夔獄請貰其死時嵩亦力爲汝夔地不能得議奏帝怒杖僑等仍命復職在位凡八年卒贈太子太保諡簡肅

按二屠名位至顯例應入于國史而襄惠無傳簡肅則僅附于周恭肅傳末言其屬相嵩時廉慎自持風紀不振至同時諸臣章疏中則時及之而襄惠尤多此明史所以不立傳之故歟然襄惠之寬厚簡肅之清介終始一節不幸值權璫姦相威福已出致晚節不得行其志較之阿附者則尙有間矣聞志李志曹志及甬上耆舊集專據李少師東陽所作襄惠墓碑呂太傅安所作簡肅神道碑節錄成文謂襄惠嘗力與瑾抗則乞歸何以能善其去謂簡肅屹然山立大

鄧志稿 列傳七

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疑大事以身當之無沮色則議獄何以不力白夏曾之寃徒使熟于明史者見一二過當語并疑平生善行皆絀 今止據其實書之覽者知人論世棄瑕錄瑜則二公固不失爲名臣也

金澤字德潤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歷遷郎中讞獄明允擢四川參議播州宣慰厚餽金幣磨却之知其以庶長奪嫡按論如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羣苗帖服土賊李廣聚黨殺通江官吏劫帑藏鄉民王伯榮犯順焚蕩縣治澤設方畧偵其魁所在先後

殲之銅梁新設民多負固澤拊循有方邑以寧輯夔賊號野王剛者猖獗湖陝間上命三省會勦澤提川兵出以重賞激將士竟擒剛磔于市陞廣東布政使會嶺寇陸梁遷右都御史巡撫江西兼總制閩楚南廣便宜從事澤嚴明節制有不如命輒斬以徇流賊滿天明等一時俘馘畧盡諸蠻聞風震懾累轉南京兵部侍郎後遂徙

居金陵

嘉靖志

朱瑄字廷璧第成化己丑進士授工曹督修通州倉漕舟例有輸納概却之監稅蕪湖嚴禁法外苛征歲入溢

鄧志稿 列傳七

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額無毫髮私改兵部郎中奉命賑饑鳳翔先稽戶定籍按數以給必周復貸穀種牛具招流民歸耕所存活數十萬計陞河南參議進參政以身律下貪墨吏皆斥去改本省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江南屬邑多無主逋糧鄉里歲受其累疏請蠲免秋稅折布錢每重派下戶而勢豪家得私免瑄立法均之京邑科差煩重禁育司毋額外擾民嘗行部太倉忽病中風醫言得鹿血和藥可治瑄謂吳中一鹿值錢數千乃命破耳取血僅足和藥而還之疾亦愈遂請老老稚遮道哭立

祠祀焉瑄歷中外幾四十年家無餘祿郡邑大夫稔其匱乏以薪米餉一無所受歲饑家且絕食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饋米四十石瑄謝曰飢民則有之豈有飢官乎妻子竊尤之當道嘗檄樹綽楔固辭曰費官錢煩民力不忍爲也兒童有戲以紙錢相貨者父老戒之曰朱都堂尚不受真錢若輩乃用假錢乎其爲市井人信服如此卒之日貧無以爲斂至貰棺于市肆李堇山四明文獻志李堂字時升生時其父夢有神抱送八歲日記數千言屬對敏捷甫成童督學胡榮試其文大奇之卽廩于郡

鄞志稿 列傳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庠登成化丁未進士授工部主事監稅蕪湖時中官宋昂怙巨璫李廣勢阻遏商人搜括行李堂力厄之凡商稅嚴立計簿昂侵蠹無所得歷陞營繕屯田二司議革南京蘆洲積弊禁易州廠科罰定順天府工匠減借薪司雇役及內府柴炭等直并請添差科道官監收巾帽局皮帳咸著爲令清寧宮災以郎中承勅督監首請發內帑免徵天下以蘇民困羣議工費既定堂抗言減十之五比工成猶贏其十之三時提督英國公張懋兵部尙書馬文升工部尙書徐貫等旣蒙蔭賞台章保堂公

勤精敏宜膺殊賞有旨陞京職二級堂三疏辭免明年勅建禮部公署及修闕里卽取向諸夙羨民用不擾兵部請築京師外城阻止之停南京內府不急工役召還燒造饒器內臣痛抑寧藩濫請及議霸州葦地征租太重元宵燈火糜費皆切中時弊陞應天府丞會歲饑盜賊讎起相聚堂單騎喻禍福惟斬首亂者餘悉解散應天鄉試有以賄囑者爲奏黜其三人歷遷工部左侍郎督修徐汴河鎮守太監廖堂與逆瑾表裏深嫉堂竟爲所中因力請疾歸里詔許乘傳俟痊日有司勸駕後乾

鄞志稿 列傳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宮災朝議起之不果歸田十五年築堇山草堂讀書其中所著有正學類編四明文獻志堇山全集學者稱堇山先生耆舊集兼采 邱李二志

章銳字元進給事中鑑之兄也成化壬辰進士歷任秋曹剖折滯獄如老吏有中貴橫奪鹽商利且構成其罪株連幾百人銳直其枉後守鳳陽誅巫覡之以左道惑眾者杖釋其黨孝宗卽位應詔上言鳳陽軍民利弊及時政闕失率多議行明年復上陳十八事言極剴切在郡減修陵之用至數萬值旱蝗爲疏籲神自引罪請無

貽民病雨輒應蝗亦旋弭復疏請蠲稅三之二陞湖廣參政撫流移節浮冗禁飭政府官校之橫擾者督監衡州雍邱省工費不貫會錦田苗獯反山多瘴癘當事者憚不行銳獨蒙犯霜露以孤軍深入平之至臨武感疾垂沒猶呼從吏囑某事某事云何遂卒子濟以孝友稱從孫棨字邦貞號三洲嘉靖乙未進士歷監察御史謫興化推官屢遷至廣西按察使僉事所至以治行稱聞志張曷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孫其先慈谿人後徙鄞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不惑神怪有嫁女者

鄞志稿 列傳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門而失女兩家訟官不能決曷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從者言樹有神不可伐曷不聽率眾往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求宥叱之忽不見比暹斤血注曷怒手斧之卒仆其樹樹巔有巨巢墮二婦人言為狂風吹至樓上與三少年俱其一即前所失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曷執而痛杖之無所苦已并巫失去曷馳縛以歸以印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曷釋輿凡邑孝子節婦皆致之胙有節婦子持胙歸為虎所噬鄉少年欲難曷代婦書牒請得虎抵罪曷與婦期五日乃齋

戒祀城隍神所得虎不則撤壇壝而更新之及期二虎果伏庭下叱曰食吾民者法當死無罪者免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君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財謬稱供湯藥者曷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牌一曰羞願嫁者跪之一曰節願守者跪之民傳四妻祝氏不欲嫁舅姑給令具牒跪羞字牌下曷判從之舅姑謂婦曰令君判汝嫁矣祝不可投後圃池中死舅姑怒實土填其池俄而邑大旱曷意有冤獄夜宿神祠默禱夢婦人

鄞志稿 列傳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投牒泣拜覺而記其里居姓氏往至婦家啟土貌如生曷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為文以祭罪其舅姑天遂大雨乃改葬婦且疏於朝請建祠祀焉諸異政多類此擢南京御史弘治元年七月偕同官上言頃陛下免喪遣官告孝陵將祭陰雲忽變暴風大作豈皇祖神靈以是啟陛下俾益謹履霜之戒歟請略陳之邇者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免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

便辟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戚既罪萬喜而莊田又賜  
皇親是復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于宮  
禁番僧旋復于京師是異端更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  
千戶忽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  
造停矣聞仍有蟒衣斗牛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  
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爲戒帝嘉納之先是南京御史  
黎鼎以雷震孝陵柏樹與昺其劾大學士劉吉等十餘  
人給事中周紘亦與同官方向等劾吉吉銜之其冬昺

鄭志稿列傳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紘奉命閱軍軍多闕伍昺約紘同舉劾守備中官蔣琮  
琮怒反奏兩人擅作威福章下內閣吉修隙擬黜之尙  
書王恕抗章曰天下大政惟賞與罰今不治失位之罪  
反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帝不聽恕再疏爭言官亦  
論救乃調昺南京通政司經歷紘南京光祿寺署丞久  
之昺用薦起四川僉事富豪殺人屢以賄免御史檄昺  
治果得其情尋進副使守備中官馬某將進術士周慧  
于朝昺擒慧論徒之極邊歲餘引疾歸環堵蕭然或絕  
食夫人慍曰公素廉徒苦我因出金珥易米昺問所從

來曰此門生某所餽無預公事昺給取玩投之水卒不  
得米都御史王璟以賑荒至餽白金堅拒不受璟固請  
乃受下戶飢民例一分以答其意知縣丁洪昺令鉛山  
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昺曰吾誠不自給奈  
何以此煩令君卒謝却之及卒含殮不具洪爲經紀其  
喪

按舊誌及臬堂耆舊集專採張公異政錄張皇其事  
語頗繁絮而于官御史後章疏及觀察川中諸政績  
則概略之甚矣人人厭常而好異也今據明史本傳

鄭志稿列傳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入而異政錄所載亦節存其概云

金洪字惟深郎中亮之子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靖  
江知縣歲餘以才堪治劇改令吳江靖江民建祠祀之  
吳江素號難治豪右與胥吏比輒委役下戶每占一役  
不至破產殞軀不止任里甲者率視爲鬼域洪歎曰虐  
政有甚于此乎乃裁抑勢家剗革狡吏廣爲分派以殺  
其力又減節冗費歲省數萬計公無逋負而民困亦蘇  
邑人德之生子至有以金命姓者當道爲請于朝頒其  
法通行諸邑焉每直指至吳江民獨無訟怪問之郡守

曰金令固善撫民也時邑存饑保留在任凡七年陞御史巡按陝西并勅督修邊事罷免大小文武官不職者數十員時有車載冠之謠條陳地方便宜十事俱見施行改差山東有二巨奄出選武皇帝婚勢焰薰灼所至需索動以千計洪乃先發一檄盛稱二使廉正有司不許妄有科率損使者賢名隨道張之且度所至輒尾其後竟不得肆又鎮守太監以家人冒充勇士糜月糧洪奏請裁革月減糧數千石適青州賊戴崇濟南賊楊欵嘯聚為患而勿靖洪設方略勦平之又陳地方便宜

鄞志稿列傳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詔如所請洪前後裁抑宦官逆瑾不能堪揭其名于壁且使人諷之冀以賂謝不為動乃欲擯之邊郡吏部以洪勞績甚著得補松江瑾怒洪前在陝西有告婦梁計兒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碎案已成洪以其夫不親告為辨出之瑾因駁洪有私矯旨為民洪又減松江官布價司庫奄不得賂詭以布惡言于瑾械洪至京幸案牘明甚竟不能害瑾詔起原職不赴子樸正德丁丑進士仕終職方主事

邱志

鄞志稿卷七

鄞志稿卷八

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八

施應麒字應祥祖童嘗為孟津縣丞以惠政名自慈谿徙鄞應麒領成化四年鄉薦通判衡州改懷慶御史武卿委理開縣荒田三千餘頃增子粒三萬石懷慶民張志上疏請開導河渠功未成而志反得罪巡撫徐恪乃檄委應麒疏鑿五龍枋口廣濟河渠凡大小九十餘處造橋設牖二十座灌田二千餘頃民德之陞池州同知

鄞志稿列傳八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建昌饒撫衛爭屯田歲久莫決巡撫命應麒往勘據洪武永樂版籍以斷爭遂息方以賢能薦遽致仕歸加授奉政大夫應麒嘗遊楊文懿公門教以明體達用之學歷官二十年貧如昔

李志

王瑄字宗玉成化十七年進士除臨邑令值歲浹饑疫癘大作瑄親往問賜藥物無所避白于監司請振不待報遽發粟吏執不可瑄曰罪在令不在若也每訟至立決未嘗收繫丁外艱服闋陞南京監察御史尋授長沙知府府故有古藩羣小暴橫不法前守多被窘辱瑄至

訊其渠魁白吉藩誅之羣小畏戢儀賓史朝忠與羣閹積不相能而承奉朱泉頗有贏貲泉一夕暴卒羣閹遂誣朝忠利其貲致毒冤不能白瑄爲白之其鋤強伸抑類如此以母喪免起復卒于途瑄天性孝友母失明日抱持凡寢興飲食必親護視弟性嗜酒多所忤一不與較推己田宅與之身沒子孫以貧約聞

李志

陳振字時起成化十七年進士宰吳縣縣故劇邑鎮以廉平治稱最陞監察御史所陳章疏一不以語人轉福建按察副使連丁內外艱起復至京值正德初逆瑾用

鄭志稿 列傳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諸以事至京者必執贄其門振獨徑赴部不往見瑾銜之改官雲南時邊寇煽亂振親冒矢石勦平之瑾索其贄不得名益顯遷苑馬寺卿乞骸骨會有旨徒官以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歸後家無餘貲餽粥僅給足不踰戶闕言不及時事鄉里罕見其面

曹志

孫紘字文冕成化戊戌進士授鎮江推官以廉能稱擢南京監察御史有國戚奪民田萬計民灼其勢莫敢言言亦莫爲直紘至悉按版籍還民太監郭鏞犯後湖私渡禁無所忌紘抗章劾罷之守備太監蔣琮冒奪民蘆

洲及侵後湖墾地爲田紘率諸御史共劾奏不勝坐謫廣德州判官尋陞知州務持大體不爲煩苛豪滑斂迹而良民不知有官府期年譙橫巢鶴產鶴城南有汗漬不澄自清州民爲記石誌其德紘少貧母病思豚肉不可得乃傭書得值買肉以供母母含淚舉筋及貴終身不食肉人問之以他語對從子漳正德六年進士官至御史亦以清節聞

李董山文獻志

李文昭字誠之成化庚子舉人通判淮安東海有富民殺人屢年不決一訊得其情鹽城大饑道殣相望乃說

鄭志稿 列傳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長屬僚各捐俸入合公私米得數千石文昭親爲粥以哺飢羸活人以萬計沈陽有腴田數萬頃隄湮河塞旱潦俱病文昭爲疏導陂障民甚賴之頌曰東海死冤公來始白沈陽萬頃賴公封殖回紘降寇馮啞八倡逆勢猖獗撫臣張縉檄文昭監軍進討平之奏上其績遷南寧同知飭已愛民一如在淮時監榷梧州得羨餘三千金悉籍于官撫臣陳金薦遷潯州知府已而命下得重慶未行況村土官黃文昌反單騎往諭降感瘴疾不起自大吏至士民咸痛惜之

邱志



李麟字仁仲童時爲文輒奇偉舉弘治六年進士授營繕主事歷武選員外郎車駕司郎中陞江西參議正德初入賀至京逆瑾方張賂遺成市或勸借貸行賄可得美缺且責償于民麟謝曰進退有命贖貨獵榮何爲時州郡承風科斂旗校偵事交馳於道麟不爲意竟忤瑾罰米九百石瑾敗乃釋寧藩恃勢凌傲鎮臣以下皆折節麟不爲屈陞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丁憂歸服闋改貴州陞四川參政有劉太監者奉命迎佛還至成都所至科擾無算但飭郵傳如故事省費鉅萬遷貴州

鄭志稿列傳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察使轉左布政司引年歸杜門掩迹不一涉公庭時或寓意吟詠鄉人皆宗之有心齋稿八卷邱志

陸偁字君美尚書瑜從孫登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歷陞福建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充斥居民遭焚蕩偁乃演水戰及火攻法又編海艘爲什伍程其出入立賞格定保甲邊徼肅然已而汀漳山民嘯聚當路以兵事屬之偁增築三堡據險設伏謀賊半至靡伏擊之又張奇兵夾搆俘馘無算事平閩人爲勒石月港以記其績後被論歸監司行部至訪以利害力陳東湖陂

隄宜修築宅山堰洩水入江者多宜培之使高監司如其言鄉人蒙惠焉子鈞別有傳邱志

包澤字民望弘治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勒王府侵田歸之民參將趙昇嘗杖殺戍卒奪民園舍賄結權要人權要人皆庇之聞澤至密行萬金賂澤按之如法儀寶蕭璉凌鏢諸司有罪不就逮王實爲之窟澤曰數亡格憲非制也當上聞王懼出璉付獄所至墨吏望風解印綬去大和宮巨璫素怙寵恣意爲民害聞澤按部輒戡其下曰毋縱包公擒汝矣巴東多洞蠻難于

鄭志稿列傳八

五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遙制澤度地奏設九溪永定兵備諸蠻爲之懾服其風裁幹畧類如此鄞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澤方居鄉盜啖其隣人袁孟一持黃金數錠玉椀二祈澤丐免澤曰此爲墓中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也亟言于官置之法天性孝友二親沒諸弟妹尙幼力爲鞠育及宦成俸入皆均之無少私又買山田四十餘畝爲同族營葬之需所著有東川政畧十二卷從弟沐以貢授石埭訓導爲人端嚴動遵古禮陞泚水教諭未拜卒從子梧字子木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不忘領嘉靖

元年鄉薦通判蘇州時織造太監倨貴判皆庭參梧獨  
長揖諸額外取索皆裁之因爲所誣奏逮詔獄謫無爲  
州同知量移成都改漳州同知瀕海盜藪長吏視爲泛  
常弗問梧特設奇鉤致時有株連人情殊不帖帖竟奪  
職歸澤孫大燿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歷官工部郎中

李  
志

呂和字克中登弘治十二年進士爲臨淮令臨淮乃陵  
寢重地多開國勳裔又水陸要衝財匱民困和振飭綱  
紀鋤強扶弱值歲歉發公帑貸種穀民用甦息以其暇

鄭志稿 列傳八

六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興水利修馬政擇子弟之秀者聚之學宮躬爲程試毀  
淫祠四十五所以其材葺新公宇僧尼悉還編籍每中  
使過其邑恣貪虐取索常不貲和乃覈符驗緩急而節  
量之治其從役之尤橫者由是多假他道以去丁父憂  
歸濠民悲泣爲圖像祀之服闋改建平道出臨淮民遮  
道挽留太守邊翼以簡書嚴畏曉諭再四始聽出境建  
平俗囂好訟和按其豪黠不可化者數輩窮治之姦惡  
斂迹時黃河水溢臨淮民赴闕請和復任而建平民恐  
其去羣數百人往爭之士大夫莫不歎異陞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山東按察僉事有王尙書弟倚勢殺人當道  
莫敢誰何竟置之辟長清令劉儒內結權貴貪虐靡所  
忌痛繩之爲所誣下詔獄久之始白臨清指揮柏紹不  
法巡按屬和治紹逃至京匿權璫家和遣健卒伺于皇  
城外捕得卽莅其罪遷陝西副使繕漢中寧羌諸城南  
鄭金州學圯久不修命立之酌丁差之規停更番之戍  
州縣各立祠以祀進四川按察便道上隴以兀傲多拂  
同官意被論落職

邱  
志

鄭志稿 列傳八

七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初鄞學逼于寶雲寺請徙寺于戒香菴齋趾而以寺趾  
爲明倫堂登弘治十五年進士官刑曹陞貴州僉事會  
乖西苗亂山徑險而曲久莫能克健乃佯爲罷兵之議  
募黠者雜其髮作行腳僧乞施胸懸小囊盛草實爲苗  
境所未有者撒歧路東西分處先下令軍中令人取拳  
石附膝間戒弗去及春草種生下令去膝間石視草所  
生處疾行抵苗窟賊皇遽不及戰走踞山巔滾木石如  
崩雷健先期爲板屋其材人各肩一以入抵其處卽構  
之礮礮不能傷賊驚爲神又先遣壯士援山掩砦後樹

幟發砲賊亂奪氣無鬪志斬殺無算所俘二千餘人  
殲其魁諸宣慰酋長爭攜牛酒犒軍且獻黃金健怒麾  
其金咸咋舌頓首苗境悉平時刷卷御史威凌兩司兩  
司皆俯首下之健獨與抗即公堂執其從人之爲奸者  
用是銜之沒其戰功已而轉福建副使憤志遽卒囊無  
餘貲鄉人姚鏞官于閩爲之治棺斂歸其喪聞志及  
耆舊集  
錢瓚字廷佑方伯奐之子弘治己未進士初令潛山見  
公署器物侈麗即愀然曰此民脂也未能利民而先累  
民乎命撤之潛俗刁梗瓚以寬和臨之民自愧服巡撫

鄭志稿列傳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彭禮按部至無一訟詞干大府禮歎異之按臣劉淮以  
青陽獷悍難治調瓚宰青陽檄下潛民相顧錯愕曰奈  
何奪我父母去時瓚方喪內遣柩歸邑人皆裂麻執紼  
助輦出境至青陽值旱雨隨車至民歌之署其門曰四  
知門下交遊少三尺法中欽恤多陞廣西桂林府同知  
歲方禱申上官奏免秋稅清覈屯田軍民皆德之擢南  
刑部員外歷郎中多平反冤獄擢雲南僉事獎廉黜貪  
王守仁手書一道清風四字以贈轉廣西按察副使瓚  
故官桂林士民習知治行咸喜其復至嘗鞠囚梧州夜

夢婦人麻衣投牒而哭厥明按故牘有王姓者初謂其  
兄殺之妻刁氏更訴其姪有司蔽罪于兄瓚謂兄年六  
十長其弟二十年力衰不能毆壯者至死是必姪所殺  
欲呼刁質之刁已死乃悟夢中婦即刁也一訊而服其  
論疑獄類如此已而告歸橐無長物長子崑嘉靖元年  
舉人知信豐縣以慈惠稱庶子嶧嘉靖二十三年進士  
徐州兵備副使治尙嚴明民不敢犯曾孫若賡隆慶五  
年進士官臨江知府事詳其子啟忠傳李志兼采曹志  
尺甫上耆舊集  
張時孜字惟善弘治十二年進士知東莞以憂歸改令

鄭志稿列傳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萍鄉萍鄉本涓邑吏弊蝟聚紛不可理又當孔道冠蓋  
雜還令策馬迎送無已時時孜至獨簡于接應略無餽  
遺日較簿握算搜剔諸蠹窮宵旦不休或勸其自爲計  
不應裁冗費均力役懲奸胥適天旱步禱于神雨立沛  
竟以勞瘁卒萍鄉民德之祠于學宮李志  
陳槐字公輔弱冠魁鄉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授松溪  
令巨璫奉璽書至諸令長競奔走賂遺猶懼不得當槐  
獨無所懾邑素不習絃誦乃大興學舍朝夕督課士多  
向風陞刑部主事去邑人祠祀之積資陞武昌知府至

則汰酷吏抑豪族歸王府侵田于民奪鎮守私侵湖課  
政績爲諸郡冠尋以病乞休并條上十三事疏三奏乃  
許正德戊寅用湖廣巡撫薦起知撫州時寧藩蓄逆謀  
已久槐語巡撫孫公當出巡旁郡聚士馬芻糧以防變  
孫不能從又請巡道許公請各府選兵會操許公行之  
不密寧藩覺而遏之槐自密爲儲備叛報至人情洶洶  
槐立焚其檄時郡縣文移尙稱寧王槐卽斥爲逆濠貽  
書王都御史守仁願爲犄角已而守仁檄諸郡會兵槐  
以兵糧夙具卽率眾偕吉安知府伍文定先赴守仁用  
爲領哨官設伏黃家渡八字腦等處陣擒逆黨拱枏等  
收復九江南康諸郡時統兵官皆儒將無紀律前哨入  
南康將軍中尉府皆被焚掠槐亟斬部下七人始戢守  
仁方遣槐檻送宸濠詣京值武宗南巡守仁被讒以宸  
濠付太監張永命槐偕行就留都獻俘時永得内外官  
交通宸濠籍以問槐槐勸焚之惟以錢寧陸完等六人  
名上江彬輩導上遊幸命浙直進地圖常之惠山蘇之  
太湖虎邱徽之黃山杭之西湖紹興之蘭亭寧之普陀  
皆將遍歷焉槐語張永曰傳聞聖躬已違和而六飛戒

鄧志稿列傳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未已無乃危乎永矍然入告劉夫人始還京會辰州  
苗叛當道謂非槐不治時已署江西兵備副使改調湖  
廣已復以勲勞命扈從武宗崩閣學楊廷和欲留四外  
家邊兵彈壓京城部議將從之張永以問槐槐曰是皆  
江彬羽翼也速驅之尙恐後況置之臥榻之旁乎永遽  
白太后令歸邊衛廷和亦悟卽日遣之徐聞永之請出  
于槐偉其識屬草遺詔槐具十事以進其中有連勳衛  
及中宮者廷和不能用其後御史楊材故槐舊吏有夙  
怨誣劾槐當宸濠叛時觀望桂萼從中主之落職歸世  
宗錄平濠功守仁與方獻夫胡世寧先後上其績于朝  
會守仁亦受誣竟不得直止蒙白金文綺之賜閒居二  
十餘年著半湖日錄所載本朝事及梓里掌故皆歷歷  
有據初邑西廣德湖田課稅至重爲民害者數百年儒  
士楊允恭控奏槐適在京與太宰聞淵陰左右之得輕  
折民德之立祠湖田中事詳水利志

鄧志稿列傳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槐初知撫州語孫許二公防變事見所遺王文成  
書中其告張永令扈駕回京及撤邊兵事見萬季野  
弭變記邱李二志及聞志曹志謂公在撫州數月復

以病乞休聞變始起兵設公果將謝病則必不復預  
備不預備則勤王之舉必不能為諸郡先又以楊材  
劾公卽在武宗初沒時者亦誤考半湖日錄公之歸  
田其歲月可稽也今改正

張泮字味芹舉弘治辛酉鄉試初知豐縣以扼于權貴  
不得伸其志願改教職爲養母地得汀州府教授時汀  
學久荒落無登賢書者泮加意造就集講經義激勵而  
振恤之正德己卯汀士領鄉薦者四人同官安烜殞于  
道泮經紀其喪言于郡縣俾得歸葬兩攝邑事以清慎

鄭志稿 列傳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矢邑人頌其有循吏風丁母憂歸未幾病卒踰十有

四年汀士追思之爲立石于學宮

汀州府志

聞淵字靜中弘治乙丑進士初授禮部主客司改刑曹  
時逆瑾方張以失囚詰責諸郎吏挫辱之眾並震懾淵  
委蛇自如瑾敗廷訊猶抗詞不服淵厲色折數其罪瑾  
語塞伏辜太宰楊一清器之調稽勳員外郎歷考功郎  
中改文選司會大計有墨吏二人賄錢寧欲逃其罰尙  
書陸完懼寧威淵執不可竟斥之累官應天府尹故事  
守備中官受民詞下府幕淵曰中官安得受詞幕吏安

得爲中官議獄一切禁絕嘉靖初張璉桂萼以南部郎  
獻大禮議欲借淵名爲疏首謝不預改尹順天遷太常  
卿晉南京兵部侍郎舉馬永輩十餘人後皆爲名將召  
爲刑部右侍郎遷左陞南京兵部尙書淵素知中貴侵  
權諭其屬曰官有法紀中貴不得侵部郎部郎亦不得  
侵有司是今大事不由通政司達者置不理小者悉付  
有司民自是無妄投訟牒者初張璉爲刑曹嘗題詩于  
壁及大用或諷淵勒碑于堂淵曰此尙書堂也吾敢以  
相公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就移南吏部召爲刑部尙書

鄭志稿 列傳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用卒代爲吏部尙書歎曰使我前十年爲此官猶可  
爲今何時哉大學士夏言柄政淵老臣不能委曲徇數  
爲所困乃折而從之及言失旨罷位命部議淵謂言事  
祇任意迹涉要君請上自裁決上大怒責淵阿附此係  
罷相時事及後復起用及嚴嵩當國勢益橫部權悉爲  
始以河套之役得禍所撓數以小故奪淵俸淵年已七十遂乞骸骨歸家居  
十四年卒贈少保諡莊簡從弟澤字美中號克齋正德  
甲戌進士授職方主事武宗南巡偕同舍郎黃鞏陸震  
等疏諫下詔獄罰跪午門五日杖三十奪俸六月世宗

卽位錄前諫南巡者陞俸一級改武庫歷車駕郎中守直軍士歲給冬衣然頒發多後時或有凍死者澤請及時給散士感其德遷江西布政司參議便道過家上冢感疾卒澤弟源字立中舉嘉靖壬午鄉試令建安陞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授衛輝府同知致仕卒

按鄉里之傳皆以貴溪之獄莊簡有力焉至今雖婦豎無不嗤鄙不知此語始于何人考之世宗實錄則惟貴溪罷相有迹涉要君之議世宗手批謂言實要君何云迹涉責以阿附權貴若曾銑之獄則屠簡肅

鄭志稿 列傳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都憲與司寇理卿共定爰書非莊簡也分宜作相莊簡誠不無委蛇其間然尙非同郡趙司空比故屢爲所挫明史謂其晚厄權相功名稍損而實錄則稱其凝重深沈終始一節裔孫性道作邑志遂多溢詞李杲堂耆舊傳亦未免爲晚節諱而于貴溪一案反少辨白今據實錄及明史爲主參以邱李二志庶幾得實至湖田減稅之功迄今廟祀別具水利志中此不復述

王應鵬字天宇號定齋少爲諸生卽慨然論經濟以豪

傑自負中正德三年進士知嘉定縣魏國公弟徐淮橫行州縣閒應鵬執其黨治之吳郡通判索糧長金應鵬發其贓巨萬徵拜御史武宗喜微行應鵬屢疏諫詔迎烏思藏佛復力諫奉命清查福建戎政兼理饜事時鎮守太監崔某縱部下鄭八李鎬漁利虐民輒擒治之貽書戒厲崔某不敢怨庚辰出按山東務持大體上南巡從容酬應無不辦壬午督學畿內戒士子曰學莫先立志近來士習見儕輩有力學敦行者輒指摘非議必欲于無過中求有過此忌刻庸鄙徒自絕于君子耳又曰

鄭志稿 列傳八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初氣化渾厚發而爲文論事析理足被世教近時文體衰薄動以古書字句相摹擬求其中則索然無有惟文日以降卽居官任職往往乖理僨事此學術之禍也再遷大理少卿嘉靖改元進僉都御史巡撫畿內以討平王朝相賜金綺再疏辭曰願陛下留以待有功適晉寇陳卿倡亂官軍數敗上震怒特改巡撫山西賊懾其名卽解散斬首亂者數人遷副都御史上疏陳時務謂當今國事未定人心未一譬若大病初起元氣尙微宜休養生息以俟其充論者昧此求治太速綜覈之嚴

翻成刻核使陛下頻年望治不得享一日安靜和平之福內閣方獻夫見之歎曰此當今之藥石也未幾以臺愆下獄免歸里居名益重臺省累舉耆逸卒不召用所著詩文集行世

書舊集參用邱志

董鏊字濟之御史琳從子也登正德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儀表英偉武宗以董長子呼之每遊燕媠必問董某在否蓋憚之也嘗疏陳時政六事切中當世弊忤權貴復爲同進者所擠謫溧水丞後武宗忽問其姓名將復用而鏊已卒初在京邸有藩伯以重賄遺一大

鄞志稿 列傳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僚黃姓者其使誤黃爲董遂投于鏊遠召其使還之終不發其陰私其謹厚如此子恪領嘉靖元年鄉薦仕鬱林知州孫棖以歲貢任教諭曾孫光曄領萬曆三十一年鄉薦以儒術世其家

邱志

汪玉字汝成世居鄞之大雷山故自號雷峰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悟以聖賢自期正德三年第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陞湖廣僉事攝辰沅兵備時承順土官侵保靖地權要多爲所餌勅大臣按治又有爲之左右者玉按故籍持之堅永順唱以金貝玉命擒其

使使遁去乃心銜玉令刺客偵之玉屹弗爲動卒正其侵地之罪嘗構書院于沅之明山日聚生徒講學士多興起已卯巡武黃會宸濠反陷九江黃斬與接壤吏民爭欲駭竄玉沿流入斬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不踰旬而辦境內安堵然性剛不爲當道所喜歷六年巡按毛伯温始疏薦擢郴桂兵備副使賊王廷鑑嘯聚率民兵搗平之不自陳其功旋丁外艱服闋補臨清兵備稽費省役及陞山東按察者幼泣送滿車下尋以卓異擢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首奏罷邊將不法者二人畿內賊

鄞志稿 列傳八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恭倡亂京師震動玉調參將郝通指授方略擒之居無何以積勞病渴乞休不許卒于官玉爲人勁特論人必求其心術之微天下鮮當其意者己或有過纖毫不自蔽所著四書粹義書經存疑雜錄記蔽篋稿若干卷子坦別有傳

邱志及獻徵錄

謝汝儀字國正少鞠于祖母及長奉事篤摯登正德九年進士授餘干令時中貴督茶稅聲骸薰灼汝儀不少阿徇其害稍戢富民邱氏殺人囑勢家關說不聽卒按如律擢監察御史劾外戚陳萬年宦官王堂及奸黨何

明等罪狀直聲震一時尋督直隸馬政出按廣西上疏乞寬假議禮諸臣首觸忌諱人為凜凜陞按察僉事備兵嶺東擒大盜曾蛇仔移漳南設海防四策改授巡海副使奏設詔安縣安邊館立墩臺蓄蕃兵為一方保障擢雲南參政築尋甸嵩明二城滇南賴之尋陞江西按察使便道歸適祖母病沒汝儀過于哀未幾以毀卒邱志戴賢字時重鞏昌守浩之孫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見繫囚滯獄令櫛沐以蘇癘有方士言人陰事多驗卿相以下迎致恐後賢心知其妖檄召訊之果挾

鄭志稿列傳八

十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採生術遂置之法遷四川僉事兼署安綿兵備繕樓櫓遠斥候羌戎不敢犯境民獲安息龍州土官多以賂結兵備至同殮燕恣肆干紀莫敢誰何賢以法束之不少貸涪江當松濰襄漢孔道風波洶涌渡每不測賢戒工市材造船三十二為梁四十餘丈橫互如坦途未幾以忤時宰奪職家居八年時宰沒起為河南僉事尋轉江西參議提督糧儲江西故多逆糧每鉤稽吏胥輒緣為奸不可振刷賢立格倣前史年表例逐歲而稽奸不得行而乾沒者悉償遂無復負者移饒州兵備副使兼督

造尙方磁器窰戶每爭利至持刃相殺賢為條畫禁治爭鬪之習遂息又以不能媚悅後相嗾言官論之坐廢四年起為廣西府江兵備時猺獞嘯聚稱亂撫臣謀會師征之賢曰此不足煩大兵密選精銳數百命指揮林瑞等授以方略深入仙迴松林歸化馬尾石田等山繞出賊腹攻之斬首百餘級俘其酋豪數十輩餘悉駭散陞江西參政山西按察使有奄豎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賢即收捕付獄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杖而遣之曰朝廷監使為賈豎掌錢債耶一知縣受賂按臣知

鄭志稿列傳八

十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其與當軸有連曲為解且曰進士可惜賢曰進士可惜一方民尤可惜竟劾罷轉廣西右布政使改四川左使丁外艱服闋補江西陞副都御使巡撫四川入蜀盡革煩苛以察吏職訪民隱為亟所隸諸州雖羊腸鳥道必輕車詣之故老相語以為撫軍旌節二百年來僅得一覩者屬吏皆悚息而江西舊僚有嘵賢者以飛語傾之落職歸賢精于吏事而負氣高亢不屑俯首權要又不為同事所權故屢起屢躓未竟所施初居家時見賈人利番船闌出無禁作海防策至嘉靖末年果驗又以河



道湮塞作鄞水利三敘尤有功于桑梓其戴中丞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長兄鰲次鯨弟鰲皆登甲科人稱同胞四進士

鰲字時鎮號靜山弘治己未進士初令太和撫按以才堪治劇調興化適大禮請粟得三萬餘石賑民二萬六千有奇瘞道卒二千三百有奇收遺棄小兒官爲哺養荒政爲諸邑法稍遷刑部員外部陞尋甸知府郡故蠻方百度未舉鰲至始築城立學設壇墮置常平倉如中土又縱獄囚張小頭白華等使之捕盜用命有功既告

鄞志稿 列傳八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立宗祠以敦讓教族里年八十餘卒

鯨字時鳴號南江嘉靖癸未進士授番禺令以最擢虞衡主事營繕員外郎刑部郎中俱在南京陞江西僉事有考功郎況維垣欲毀庠垣以廣其宅託李御史爲之請鯨曰況君非孔子徒耶不許維垣嘆之中以蜚語謫鄞州倅遷同知汀州陞湖廣僉事丁內艱起復補建寧兵備改本省左參議旋丁外艱遂不出數歷三十餘年僅餘薄田一頃性好書里居手一編不置郡志自成化後久不續纂乃蒐采補葺爲一書名四明志徵以其餘

爲文獻錄楊知州茂清授以父碧川所藏鄉先輩詩文鯨增輯之爲四明雅集所著曰東白樓稿

鰲字時化號少山嘉靖乙未進士以工部主事治徐州洪工成通商利漕人皆德之旋卒四戴中最天折事父母至孝中夜嘗數起就牀側伺起居計偕時同舟一友染疫眾皆棄去鰲獨周旋湯藥既沒爲具舍殮其行義類如此

鄞志問志 及耆舊集

葉應驄字肅卿生而丰骨堅峙步履俱中尺寸爲人尙氣節不肯齷齪與里俗相倚阿讀書潛識默解務求合

鄞志稿 列傳八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註疏之外舉正德十二年進士官刑部主事會上將南巡與同曹伏闕諫罰跪五日杖之朝瀕死嘉靖初遷郎中有相國子怙勢爲大奸事發繫獄司寇以付應驄論如法甲申大禮議起復與廷臣伏闕下詔獄又杖之朝又瀕死給事中陳洸者潮州人素鴟張無狀橫虐其鄉御史戴金張曰韜藍田奏發其奸六科十三道復合疏共列其悖酷敗倫納叛諸大不法詔刑官往按時洸方以議禮媚張桂諸人相朋結諸曹皆顧縮不敢任以屬應驄即毅然承詔而南牒巡按藩臬共論鞠凡七訊

而獄成遂具奏置大辟等力庇之僅除名一時有手搏猛虎潮民得所之謠秩滿遷守吉安丁內艱家居而洗覆出為惡反詆奏萼復力主之遂逮問應驄荷械言笑就道及廷鞫權貴其相折辱至不堪應驄不為屈大聲曰驄故法吏所持國三尺耳諸公必欲直洗枉驄如國法何如鬼神何是日黃霧四塞次日大風拔巨木有詔從輕擬竟坐讞獄不實罪落職為民洗必欲殺公復橫詆霍韜從中主持乃謫戍遼東鐵嶺衛得命即挾室而行衛故絕邊控弦出入無常開府聞其名每延訪邊

鄭志稿列傳八

三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務輒為籌畫中機宜遼左諸生競執經集門下日與講論欣然忘其為萬里戍也丁酉大赦放還明年明堂大享禮成復其官應驄平生執大議論事忼慨身瀕死者數矣而不撓不悔為國直臣子萬景萬曆八年進士仕

至知府

明史本傳

柴經字季常御史履之孫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司寇張子麟雅重之轉員外郎遷雲南按察僉事以憂去起補湖廣有鄭生以冤陷獄前監司嫌其富不為理經理出之人無餘議沅州判官恃當路姻恣貪酷無

敢問者經按如法歷遷至廣東右布政使尋轉左使晉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署南大理寺會法司為言官修怨文致人罪至死池州守亦為前守滅仇家籍其貲株連數十輩經悉為平反諸人銜入骨因喉言官攻之竟落籍經天性友愛俸入與弟均之人有過未嘗發揚同里稱長者而性介介自粵陟內臺僚屬循例致贐謝弗受親故在通顯不一致書問至國法所在尤堅執不撓卒以此齟齬子應賓嘉靖十三年舉于鄉知寧國縣以清廉著邑中士民有吏從冰上立人在鏡中行

鄭志稿列傳八

三三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之頌陞知福寧州州濱海倭患方亟應賓為增築城垣修治火器次年倭復犯境以有備挫刃而去州人德之為立祠

邱志

黃綬字汝文正德二年鄉薦九年成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遷武選司武宗南巡同兵部郎中黃鞏等疏諫下詔獄廷杖八十旋出監山海關又命督蘇松兩浙江西馬價有門生基之謂此行乃膏腴之選綬不知也回京轉郎中歷官至山東按察僉事以親老屢疏乞養歸

兼采墓志

陳璧字天瑞少孤力學正德十二年進士出知滁州滁  
故孔道使輶踵續費不貲璧力爲節省值武宗南巡陞  
郡徵發驛騷璧獨不甚科率民德之陞刑部員外郎時  
錢寧壻都督齊佐以奸黨亂政魏彬弟錦衣千戶魏英  
以內亂俱坐死已而巨璫奉命清獄欲出之璧直前爭  
曰佐受廖堂萬金用鎮陝西陷人死無算英姦子婦因  
殺死王長隨此而可縱孰不可縱二人竟不得出轉江  
西僉事初宸濠叛時布政梁宸坐附逆論辟巡按承當  
道意欲寬之璧曰宸一方長吏乃爲逆藩署僞檄遍移

鄭憲稿列傳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各省罪有浮此者乎不果釋當道心銜之改調四川復  
勒令休致璧外和內剛與人寡合自釋褐爲五品二十  
餘年薄田不滿百畝人服其清云邱志

楊言字惟仁號后江正德十五年進士授行人嘉靖四  
年擢禮科給事中閱數日即上言邇者仁壽宮災諭羣  
臣修省臣以爲責在公卿而不在陛下罪在諫官而不  
在聖躬朝廷設六科所以舉正欺蔽也今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淆進退失當大臣蔣冕林俊輩去矣小臣  
王相張漢卿皆得禍矣而張璉桂萼始由捷徑以竊清

秩終怙威勢以賊善良戶科失職致陛下儉德不聞而

張崙輩請索無厭崔和輩敢亂舊章禮科失職致陛下

享祀未格于神而廟社無畔幪之庇兵科失職致陛下

綱紀廢弛而錦衣多冒濫之官山海攘抽分之利匠役

增修而不禁奏帶踰額而不裁判科失職致陛下用罰

不中元惡如藍華輩得寬籍沒之法諍臣如郭楠輩反

施柎械之刑工科失職致陛下興作不常局官陸宣輩

支俸踰于常制內監陳林輩抽解及于蕪湖凡此皆時

弊之急願罷臣等以警有位帝以浮謗責之奸人何淵

鄭憲稿列傳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請建世室言與諸臣廷爭不聽言復抗章曰祖宗身有

天下大宗也君也獻皇帝舊爲藩王小宗也臣也以臣

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正統獻帝雖

有盛德非若周文武勅王業也欲襲世室名舛矣如以

獻帝爲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以獻帝爲禰卽宗之是

後無孝武二帝陛下前旣罪醫士劉惠之言今乃納淵

之說前已俞禮卿席書之議今乃拂書之言臣不知其

何謂也楊一清召入內閣言請留之三邊特旨拜張璉

兵部侍郎言以璉貪佞險躁且新進未更國家事請罷

璉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匪人同官解一貫亦諫皆不納有投匿名書御道者言請卽燒之報可六年錦衣百戶王邦奇借哈密事請誅楊廷和彭澤等下部議未覆而邦奇復誣大學士費宏石瑤陰庇廷和詞連廷和子主事停壻修撰余承勳同里侍讀葉桂章等將與大獄言抗疏曰先帝晏駕江彬手握邊軍圖爲不軌廷和密謀行誅俄頃事定迎立聖主此社稷之勳也縱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既以奸人言罷其官戍其長子矣乃又聽邦奇之言而盡逮其鄉里親戚誣爲蜀黨何意聖

鄭志稿列傳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之朝忽有此事至宏瑤乃天子師保之官百僚之表也邦奇心懷怨望交飾奸言詬辱大臣而陛下入曖昧之詞成師保之獄豈小人言必可信大臣行必可疑耶書奏帝震怒并收繫言廷鞫之羣臣悉集言備極五毒折其一指卒無撓詞既罷下五府九卿議振遠侯顧仕隆等覆奏邦奇言皆虛妄上責仕隆等阿徇然獄亦因是解謫言宿州判官御史程啟充請還言舊任不聽稍遷溧陽知縣歷南京吏部郎中忌者傾之再謫夷陵累官湖廣參議忌者又傾之落職歸言爲吏多著聲績溧

陽夷陵皆祠焉明史本傳

董瀚字宗理父銳見特行傳領正德十一年鄉薦嘉靖中知費縣費俗里正歲斂民錢爲令贄瀚佛然卻之有同產訟者母右幼子而誣長以逆瀚廉得其情諭以孝慈民泣謝焚詞而去居八月以父喪歸得羸疾竟卒孫大晟字揚明諸生爲學探奇索幽以博洽稱所著有半樓雜集若干卷邱志

鄭志稿列傳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諍詔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各杖有差遂歸不復出椽兄槐弘治乙卯舉人杖正德癸酉舉人鄉里有三鳳之目閩志

按椽之卒在嘉靖十一年張司馬東沙修郡志距其卒已二十九年而不爲立傳考他書伏闕諍大禮者有范祿無范椽或卽椽之訛耶聞志據其家乘補入今仍之

沈應奇字天瑞其父以閩右實京師攜應奇北行七歲能大書名動京師憲宗召試命書皇帝字應奇俯伏奏

曰書皇帝二字乞賜一几上奇之字復稱旨命授中書  
閣臣奏應奇童稚當使讀書不宜遽授官遂改送順天  
府學後從學于豐熙中正德己卯鄉試與修武宗實錄  
成授中書舍人歷六年將轉官會卒

志

周薇字惟翰由儒士中正德己卯鄉試時舉太監鎮浙  
諸舉子往謁皆庭參薇獨長揖嘉靖乙未知六合縣皇  
太后梓宮葬承天道經六合所過民疲于役諸司多獲  
罪薇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當道上其勞績詔賜衣  
一襲以旌之遷同知重慶府督理皇木所贏金十四萬

鄭志稿列傳八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兩盡籍諸官遷工部員外郎陞河南參議未任卒其在  
六合民德之繪像城樓歲時致祭久之像損士民走數  
千里至蕪墓其家遺像而去其遺愛人民如此

志

沈汝璋字君重號蓮塘以儒士中正德己卯鄉薦授辰  
州推官祁寒溽暑必為衣粥以給囚徒丁艱歸服闋補  
官武昌會太后合葬獻陵內使督陵工嚴有司見者皆  
匍匐汝璋獨長揖瑞怒委以狎需物刻期不少貸汝璋  
從容籌畫無不辦瑞反推重焉陞即陽同知諭降房竹  
山叛苗薦章七上以分宜當國守土大吏多其黨辭疾

致仕嘉靖間倭寇亟議修城編戶疲于供億汝璋鬻產  
輸金于官勸行雇役法紳士效之貧民稍蘇息焉隆慶  
初覃恩進朝列大夫壽九十二乃卒

志

陸鈞字容之號石樓福建按察副使傅之子正德甲戌  
進士授南京車駕司主事職掌郵傳一切符檄紛集綜  
理井井中貴濫用黃馬快船裁減十之五歷陞安慶知  
府自逆濠之變毒于兵燹鈞撫以安靜歲大禱為粥以  
食飢民全活以萬計已而陞貴州按察副使兵備龍里  
時龍猴二場軍人以貿易亂鈞往治攜死囚往戮數人

鄭志稿列傳八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眾驚懾遂繫誅倡亂者又王景羅者聚黑苗入寇鈞檄  
諭之即星散歷陞廣西按察福建左右布政使晉都御  
史巡撫保定禁侈靡清侵冒鎮撫屬夷飭固城守會世  
宗巡承天鈞倉卒區畫百務立辦海中貴與都護輩索  
賂不應為所中御史胡守中希風劾之落職歸仲弟銓  
銓字選之號石溪嘉靖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以才典  
章奏改兵部武選時大禮議起同里豐坊以執奏觸帝  
怒有兵千人露刃夾坊于朝朝士皆驚散銓獨立候之  
見坊無恙乃出既而與弟銳同伏闕並廷杖下詔獄兄

弟連牀賦詩唱和後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世宗方議制  
作定四郊親藉親蠶諸禮內降旁午宗伯倚辦于銓討  
論陳奏頃刻數四而輔臣以圖上祭器不先關白銜之  
遷福建按察添注副使攝海道漳故盜藪諸奸人多賄  
監司闕出爲忠銓獨嚴立禁網不爲射利者所餌盜皆  
斂迹歷遷廣西按察使時弩灘徭賊侯公丁雜處胡藍  
二姓間相助爲寇或議舉兵盡誅之銓曰堅賊黨而分  
我兵力非策也且順逆難盡明不若計殲渠魁而撫其  
餘監軍如其言弩灘果平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歸

鄭憲稿列傳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幾卒季弟鈇

鈇字舉之號少石中正德庚辰鄉試辛巳廷對擢甲科  
第二授翰林編修以諍大禮與兄銓皆下詔獄後預修  
武宗實錄進修撰既而大禮告成張桂方在內閣憾前  
不附己出爲湖廣按察僉事晉江西參議釐革糧儲宿  
弊酌諸郡之贏縮驗物產之登耗而損益上下之人以  
爲便遷山東提學副使教士以實行爲先山東舊無通  
志鈇歎曰海岱山川之望也聖賢人物之宗也六經文  
章之祖也一方之志而天下古今之事備焉遂考古韻

今補遺訂訛日夕不倦志成而病上疏乞骸骨不許卒  
于官鈇母爲尙書楊碧川女兄弟科名之盛一如外家  
制行亦不愧云

聞志及李杲堂者舊集全謝山族望表

周相號葦崖登嘉靖二年進士知臨川縣俗嚚訟號難  
治相發奸摘伏民驚爲神擢監察御史六年靈寶縣奏  
黃河清五十里上謂神貺遣太常往祀羣臣表賀相上  
疏諫止上怒下相獄廷杖之六十謫韶州經歷屢遷至  
參政致仕有以遺才薦者起原官晉廣東按察使陞副  
都御史巡撫江西會籍沒故相嚴嵩家相監之奇玩重

鄭憲稿列傳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器山積一無所私踰二年復致仕歸從子汝觀登萬曆

丙子鄉薦仕至雲南副使

邱志

李循義字時行爲諸生以博洽聞學使者按試偶爲所  
遺卽上書自陳學使怒欲加譴乃試以滄海遺詠賦卞  
和泣玉論循義援筆立成文不加點而詞義博奧使者  
大喜更相與歡飲而罷登嘉靖二年進士授池州推官  
尋詔入爲御史出按江西夏相國治新第欲徙旁近十  
餘家以大其宅移書相囑循義不可由是有隙次相高  
欲傾言問其事使人諭意請論言開邊事而已從中下

之循義曰彼雖吾嫉然其恢復議甚正吾不敢毀大臣以媚大臣嵩怒即改為衡州知府未幾以疾告歸卒子生威字廉甫少穎異好學如其父長徧覽羣書文日有名登嘉靖甲子鄉薦為鳳陽推官汰舞文吏十餘人惟留木訥者給使巡按率寄耳目于司理司理因得竊其權以行私生威獨矯之凡陳事必于廣坐中未嘗咕囁耳語會與郡守有隙遂歸平日力持儉素衣食如寒士里人重焉孫標別有傳聞志

陳侃字應和知廉州淳之孫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進

鄭志稿 列傳八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刑科給事中時閣臣張孚敬構陷學士夏言侃不平摘其幽隱悉數之不少忌遂為所中命出使琉球涉大海瀕死者數終不懾琉球餽以金卻之還朝其使臣偕來以所卻金上奏上命受之終力辭而止陞光祿少卿仕終南京太僕寺卿著有出使琉球記聞志

趙昊字子明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世宗將遷獻陵昊上疏諫謂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從願太后少損貞婦之思致隆從子之義會廷臣亦多諫者遂止選授御史張璠桂萼以瑞蓮白雀為嘉祥表上之昊奏言二物世

所常有大臣以此惑上聰罪在不贖報聞後太后忽聞獻陵不遷之故上以昊諫止對太后怒命下詔獄廷杖四十謫福建照磨稍遷池州推官順德同知晉刑部郎出知瓊州時方征黎昊恐濫及無辜自請監軍諸將憚之無敢妄報首功者後以與監司忤投劾歸至揚子江舟中鏗然有聲昊詢其故則其僕攜一小銅鉦昊痛責之曰吾在瓊止飲一杯水若輩敢私此乎命投之中流抵家後至無以為生惟日以文史自娛云曹志

史元中號鹿泉少好任俠善射習技擊先輩解之曰以

鄭志稿 列傳八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之才但稍治經生業得由甲乙科進身即立功未晚也元中乃力學中嘉靖十年鄉試謁選得魚臺令邑多盜有簡瑞者為盜魁勇健絕人元中廉得其親信授以計縛瑞以獻瑞臥廷下張目曰吾左持稍右短兵騎劣馬出沒方輿道上莫敢誰何今為書生掩取天也元中曰若輕書生耶即起著短衣持其所用稍通之旋舞庭中如匹練忽書然稍斷為三擲之曰汝稍豈足用耶瑞叩頭稱萬死至冬月將論決請于元中曰身亦山東男子不負公乞假十日一生別老母元中即縱之去眾皆

懼及期簡果就獄離魚臺二十里爲獨山巨寇劉儀嘯聚其中有眾數千開府曾公銑議進勦以元中才屬爲前部既擇日禡祭元中知獨山有謀者在軍乃命植一竿百部外持弓矢誓曰吾以書生討賊若賊當滅則三矢皆中此竿時萬目齊注監司諸將皆失色元中從容三發三中軍士呼噪震地卽察得謀者三人賜以酒笑謂曰汝來觀吾射耶謀者股栗盡吐虛實及所入徑道立提兵襲其寨擒劉儀曾公大喜手書平寇第一功相贈方論薦而曾遷三邊總制奏復河套檄令同事監司

鄧志稿列傳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大盜初平留元中不果行三年任滿入覲值曾公爲相嵩所害赴西市歎曰事尙可爲耶卽日掛冠歸性喜山水或縱遊歷月忘反守令造訪思一見不可得老困于貧惟賣文自給所著曰青蓮集

耆舊集

全元立字汝德父政性篤厚以貢歷常熟教諭元立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同修會典秩滿進修撰充經筵講官册封魯藩前此册使俱有餽遺元立獨卻不受王手題九山圖相贈曰此無玷太史裝也大

學士嵩傾首輔夏公及楊沈諸忠相繼赴西市舉朝冤

之而莫敢言元立憤然曰使吾職臺諫當以言爭職廷尉當以法爭吾職史獨董狐筆在耳作告天文陳諸君子冤狀嵩聞而忌之時世宗設醮內廷命學士撰青詞自貴溪分宜華亭皆由之致大用元立雅不欲爲會命值西苑乃自請改南京便養同官袁煒謀代其任嵩以前憾遂授煒入值而授元立南京侍講學士實外之也煒用是入閣元立不以介意改南京太常寺卿郊壇逼近守衛營諸軍士穿塙垣爲捷徑元立繚以崇垣懸令踰越者罪閒有犯者罪如令衛軍鼓煽加橫語元立不

鄧志稿列傳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動樂舞生某以宣淫敗事連勦貴人勦貴人居閒欲寢其事元立曰吾不持白簡議公後幸矣奈何撓吾法陞南工部侍郎會歲旱兩都大臣俱自劾相嵩從中主之遂聽其乞歸性至孝歸時髮已斑白益嚴奉其母出告反面母病自秋涉春衣不解帶居喪哭泣如孺子竟以毀卒孫天敘別有傳

邱志及耆舊集全氏世譜

汪鏗字振宗號遠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遷編修教習內書堂內書堂者諸少閣所業也鏗每爲談小雅巷伯諸詩以勵其志歷遷諭德主南京鄉試有當



軸以書屬其子不許遷祭酒頒五倫條約及清餼廩之  
乾沒者以給諸生尋擢南工部侍郎三遷至禮部尙書  
兼學士時江陵當國倨甚鏗與之無款曲亦無所忤久  
之引年歸孫樞字伯機以能詩著者舊集

張淵字維本其族人在陳州因占籍河南中嘉靖二十  
六年進士授興化推官甫到官見道旁有作睨視狀者  
卽收訊之果逸囚一郡大驚攝仙遊令值瀕海塘壞又  
大禋主者難之淵請用范文正故事發粟廩飢民計日  
使受役塘成民亦賴以活以與上官忤平遷工部主事

鄧志稿列傳八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知武昌府時營三殿徵大木於楚故事官募商賈貴  
厚者充役人皆皇駭引避淵定議遣官市木第召商習  
事者估值上下始帖然久之運木不下當事懼後期得  
罪淵知楚藩積大木無算乃多出金購之木遂足數較  
采運費省三之一以異等遷按察副使備兵紫荆有妖  
賊染大林乘饑倡亂與大盜安盈相犄角淵至設方略  
分其軍爲二鏘卒善緣險使先登麻陽兵銳甚爲中堅  
官兵持重居後俱勒兵以待淵素善風角夜起視天密  
令諸將乘月明進發賊數百人擒大林乘勢盡破旁寨

安盈亦就縛當事議上其功謝曰此俱飢民郡縣不能  
撫又不早蒞除使至此今尙敢居功耶議遂止歷遷貴  
州布政使復以積忤時遂投劾歸淵操守廉介罷官無餘  
貲同里余太常寅贈詩曰平生作事都無過今日論貧  
總不如人以爲實錄所著有革象新書六壬天文圖說  
者舊集

黃元恭字資禮父宗欽嘗爲合肥丞出人冤獄後以金  
謝卻不受其人卽用所卻金造舟濟人以表其德元恭  
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營繕司主事所職與內官監

鄧志稿列傳八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關其長高忠虛列工匠萬計靡金錢無算元恭欲核  
實而後給忠不可因疏發其奸幾得禍皇貴如出葬諸  
中官扈從者故事人各爲席舍而裹楸柱以帛元恭曰  
此一日需耳願耗官帑至此乃使數人共一廬斬茅覆  
苫而已庚戌京師戒嚴廷臣舉元恭將才奉命視南郊  
址築蘆溝橋俱立辦時相嵩方擅命元恭疏其罪乞早  
竄僂以謝天下疏已入銀臺矣尙書文明愛其才密從  
司禮取其疏毀之然相嵩已微聞其事遂判漳州稍遷  
南兵部郎出爲河南兵備復以忤撫軍李遂罷歸子靜

存以貢授隨州同知未嘗妄受一錢隨人德之祀於名宦曹志

杜思字子膚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營繕主事督造五鳳樓工成賜金綺轉都水司郎中出知青州州志久闕軼思手自纂輯李于麟爲之序陞蕪黃兵備旋以事鐫秩補南寧知府安南入貢督撫議相見禮思以內外官體相等貢使見中丞如見宗伯禮見鈐轄如見太常禮從之遷福建參議罷歸邱志

董邦樂字子夔給事鑿從孫也嘉靖二十五年舉于鄉

鄧志稿 列傳八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選得淨梁知縣俗好訟數起大獄豪貴起而兩持之費傾乃已邦樂諭之曰若爭睚眦而以己產肥他人乎各感悔謝去訟爲少戢會上官嫌之罷歸孫應圭舉萬曆三十七年鄉試授南安推官改建寧歷和易鄧三州其在鄧有守城勞鄧人建祠祀焉曹志

徐金星字紫庭嘉靖辛酉舉于鄉令池州府之建德以治稱召入爲御史時重甲榜凡乙科雖行取無得入臺省金星獨從異數掌河南道遷按察僉事致仕

蔣良弼字巖臣號警菴父九華見孝友傳良弼少時書

臥夢一白鬚翁語之曰汝父陰行善加汝一塊貴骨因手摩其頂驚寤額上果一骨隱起嘗讀書城南袁氏樓其下爲刑人所時有海盜十三人方論決每昏黑卽呼嘯或以砂礮擲行人遇者輒病良弼一夕聞鬼聲甚厲推窗謂之曰汝輩自作不靖抵法今旣死尙貽害生人耶自是遂闖然張文定與其父同研席見良弼極器重之顧久躡場屋外兄聞賢卿官闕中招之往賢卿向與蔣都閩善勸令占籍陝西遂舉嘉靖四十年辛酉鄉試一上春闈報罷以親老家貧謁選得建德令建德地瘠

鄧志稿 列傳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姦一切契要詭濫不可究詰良弼一以敦悃治之訟者投牒卽呼至榻前相語如家人徐論曲直皆中窾綮久之民相戒不忍欺巡按議疏薦有同僚謀攘之者揚言按臣奈何私其鄉人遂以嫌不果薦時鄢懋卿勢張甚其家丁至縣索驛馬良弼以非公使不許家丁怙勢出不遜語卽痛杖之慮爲所中旋乞終養歸貧如故杜門不交貴要撫按藩臬聞其名或以事至鄧造廬輒引避久不報謁年八十六卒聞志兼采高中丞 樞所撰墓誌

管大勳字世臣號慕雲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

士遷給事中適宦官滕祥奏復故太監黃錦姪浦都督  
銜使守錦墓家人黃斌充御馬監勇士以示存恤上許  
之大勳與御史陳聯芳奏浦前以不職罷不當藉口守  
墓乞敘復斌等廝卒希充勇士冒餉皆不宜聽事遂寢  
有師宗紀者以黃冠廁名太常盜庫金千計復與鄒應  
龍發其奸論如律直聲震一時竟以積忤貴要出為臨  
江知府擢四川提學副使降知延平再以副使督湖廣  
學政遷福建布政使加光祿寺卿致仕集

鄭志稿 列傳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州參將少游王龍谿唐荆川之門造詣深遂有蛋賊  
剽海上當事冀張大其事報首功達甫曰若輩鼠竊遣  
一校足縛致麾下何煩出兵當事怫然遂解組歸後海  
上出師所殺虜多無辜人服其先見邦孚弱冠為諸生  
已襲補指揮擢山東都司率戍卒至京值三殿災引所  
部夜從大司馬救火衛承運庫與五鳳樓竟獲全朝鮮  
中倭援師敗劬命邦孚以龍江水師駐鴨綠江通饋運  
時調兵四集踰再歲暴骨遍野為收瘞設厲壇以祭軍  
士感泣師還晉參將守溫處聞盜詐為商人入內地殺

掠既飽輒揚帆去莫可詰邦孚請分海界閩省入浙則  
乘浙船浙商入閩亦如之盜無所容遂著為令甲以副  
總兵守江北建牙通州適改築州城發道旁冢骸骸狼  
籍特捐貲買地以葬轉都督僉事總福建兵修戚繼光  
遺法嚴設烽燧時親歷諸汎以覈勤惰有外島舟失風  
泊岸大吏欲駢誅邦孚曰彼幸脫風濤而膏吾刃何忍  
如之力持不可竟遣去久之引疾歸與里中耆舊詩酒  
為娛年七十五卒聞

鄭志稿 列傳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見而奇之延館于家華亭相國復引為記室以是得  
交四方名士由太學生補鴻臚寺序班嘗奉使琉球朝  
鮮木邦車里緬甸安南諸國再使遼東一使九邊進秩  
二品致仕歸性好圖書行天下遠所至輒重價購之收  
藏甲于一郡又集所得秦漢以來銅玉印章數千著為  
印譜從父司馬公天一閣多祕籍大徹嘗借觀司馬不  
時應意怫然凡得一書知為天一閣所遺者即具酒茗  
邀司馬過其家取書置案上司馬取閱之默然而去其  
風致如此優游林下二十年卒年八十七耆舊

鄞志稿卷八

鄞志稿  
列傳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卷九

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九

余有丁字丙仲號同麓父永麟由鄉舉為學官歷浦江  
崑山擢判蘇州未任卒有丁少穎異文辭閎麗名日起  
家亦日落有廣陵郝翁者延于家且資之遊太學舉嘉  
靖辛酉順天鄉試次年中禮部選殿試第三人及第與  
吳江申文定公叟江王文肅公聯名後皆入相有明一  
代鼎甲所未有也授翰林編修草詔敕故例受敕者先

鄞志稿 列傳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具略節為底本且有饒因如其言潤色之有丁獨戒門  
者謝客曰此王言奈何諛人又因以為利草制之不受  
潤筆自有丁始乙丑分校禮闈得一卷古色閩譜曰是  
必歸熙甫文初有丁從其父至崑山求執經其門不許  
因歎曰失吾不收先生老公車矣遂薦之拆卷果然人  
服其識遷太子洗馬侍神宗于東宮晉諭德以疾請歸  
當事留之不可乃改官南京得便道之家買山東湖中  
得古洞疏峰披道構亭榭其側皆以歸去來辭命名神  
宗御書名山洞府以賜有終焉之意有司強之起萬

曆甲戌陞南國子祭酒令諸生以什伍相保有過則連

坐終其任無犯令者居二歲復移疾臥東湖起為少詹  
事陞太常寺歷禮部左右侍郎尋改吏部江陵相卒閣  
中止蒲州張文毅及申文定乃特加禮部尚書命入閣  
有丁之相雖由江陵垂沒時所薦而上自以東宮之舊  
進用故薦者凡九人惟二人得大拜其一則潁陽許文  
穆也常夢之帝所手戈逐一璫獻俘至是司禮馮保敗  
遂贊成其獄中外快之江陵之當國也諛者至比之舜  
禹中允高啓愚主試首題舜亦以命禹亦未有他意江

鄞志稿 列傳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陵既籍產御史丁此呂劾啟愚以命題寓勸進申文定  
擬旨留啟愚而出此呂于外冢宰楊勳力駁此呂以曖  
昧中人于是給事御史俱大譁謂閣部皆居正餘黨文  
定疏辨語多激潁陽至乞歸有丁進密揭調停其間上  
下始相安浙江兵譟命左司馬張佳胤以節鉞往過有  
丁問計誠之曰是過急則激變緩之則法不行中州有  
徐景星者舊領此軍為將士所信今失職待事薊門可  
挾以往司馬如其言軍人果縛首事者九人以獻梟之  
變遂定皇子生加太子太保遼東滇南相繼告捷以贊

畫功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在位三年卒于

官賜祭九壇謚文敏邱志兼采許文穆公所作神道碑

李尙默字子靜隆慶二年進士授確山令丁外艱起補

桐城治有聲召入為監察御史有緹騎犯法方按治其

帥擅奪之以去尙默特疏聞詔罰帥而戍緹騎出按遼

東遇暴疾卒遺橐蕭然至無以為殮同官醵金致賻始

得以喪歸先是寧郡故有馬價銀七千歲使里正轉解

河南邑復有采辦之役亦使里正輪值應役者率破家

尙默入臺奏其害得裁革鄉人德之曹志

鄭志稿 列傳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徐應奎字見吾隆慶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積資遷江

西贛州知府故例鄉民貿易者以米薪入城必科其稅

為郡守交際需應奎革除之擢河南參政已改廣東轄

珠池池居海中奸宄時竊發命兵士守其地有掌兵潘

弁者黨比姦人而以賄結內璫及守土大吏反為獎薦

應奎獨摘發其罪輿論翕然稱其廉明遷福建布政

司司舊有羨金二萬充私橐應奎一無所取將解任舉

所貯庫者悉籍之官調廣東左布政嫌其地賦辭不就

四疏乞歸加太常卿致任曹志

邵城字守齋隆慶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舉卓異會

與當事忤量移永州府同知遇秋試為同考官張江陵

子入試主者遍囑同考城獲一卷心知為江陵子特抹

數行主者親搜得駭且讓之謝曰不識耳尋遷刑部郎

而抹卷事已聞于江陵度必為所中遂謝病歸曹志

周保字子翼隆慶五年進士屢遷國子監丞申明條約

以身律士歷遷南雄延平兩郡守終於福建鹽運使里

居卑屋數椽與妻子僕隸共脫粟人稱其廉云邱志

趙參魯字宗傳號心堂父龍積學篤行人稱為趙夫子

鄭志稿 列傳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歲貢官懷寧訓導參魯少從父論學以主敬為宗登

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時江陵枋國朝官奔走其門

參魯獨無私謁改戶科給事中特疏請以王守仁從祀

孔廟慈聖太后于蘆溝橋立碧霞元君廟參魯斥其不

經且言南北被寇生民方受其害而濬河興役財力盡

出閭閻貧者至鬻及妻子陛下苟以建廟之費移卹窮

黎造福當更大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毆給事中王頤

臺省交章劾進未報參魯上言進乃守備太監申信之

黨不併治信無以厭人心時信方結馮保保怒江陵承

其旨詰責令回奏參魯立草上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父之前所當忌諱此則臣之罪也疏出一時傳誦竟謫高安典史到官勤修尉職不自知從諫垣中來當事檄使主白鹿書院諸旁郡外藩士皆來就學生徒稱極盛稍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時學使者多阿江陵意尙嚴刻課士率汰多而錄少參魯待士獨以寬未幾得父手書忽心動疑其有疾卽請急歸歸而父果病篤日夜侍湯藥不一入內室天晷伏牀下進藥器手滌中裙父沒哭過哀幾得心疾喪畢仍起

鄧志稿 列傳九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督福建學政入爲光祿少卿三遷南太常卿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按福建申嚴海禁有陳申者以倭報至言甚張皇參魯察其狀曰是將勾倭以自爲功耳立械繫之謂倭來卽斬汝已而倭竟不至漳卒誰有司懼其爲變欲弗問參魯曰廢法以養驕亂之道也縛其魁斬之一軍魯不敢動在閩二年未嘗取一銖幕府市租悉裁以養士及遷大理卿尙贏六萬金皆籍之官而去再遷刑部左侍郎移兵部值日本封貢議起力爭不可總督顧養謙不憚爭于朝且言參魯玩熟倭情宜使任此

章下部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言利害甚悉時同里沈一貫在內閣與兵部尙書石星皆陰主封一貫惟不許其貢其後封事收星下獄一貫獨不問參魯遷南刑部尙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屢疏請早行皇太子冠婚禮罷礦稅釋繫係諸臣會廷推吏部尙書一貫疏言參魯係臣同鄉臣在參魯必不至或至勢必兩求罷乞免召參魯由是在南京九年給事御史據他事劾參魯參魯乞休太宰孫公丕揚奏參魯行履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

鄧志稿 列傳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竟致仕歸累加太子太保卒諡端簡子存劬以父任服官十餘年至鬻產自給仕終刑部郎中明史本傳及耆舊集高萃字升伯萬曆二年進士素以文名士多以所業就正江陵亦遣其子攜文質之或謂宜少寬假萃批駁無所顧次日以幣來或復謂宜往謝亦竟不往授延平訓導久之遷國子助教以母老乞養歸母終起復累遷至刑部郎中時臨淮侯李宗城奉詔封倭高麗人惡其淫縱給以倭兵至棄印敕逃歸上大怒下之詔獄司馬石星本主封議及是懼得罪欲嫁禍于遼之督撫謂其倡

訛言阻封事萃謂宗城曰汝罪當死若實言或以勳臣裔得丐命宗城遂具言倭實不受封狀次日廷鞫萃又語之曰汝昨已具實今上前毋妄及一人否則舉朝殺汝矣宗城因以實對上即下羣于獄并令定宗城罪萃奏罪在不赦然以八議律之非小臣所敢定請上裁上果從寬典一日上朝太后問所隨左右四人何不至上謾以誤服毒藥對太后驚問誰所為上謾云某某太后即收付法司中旨促尙書蕭大亨速具獄萃曰此上一時謾言非實事太后以宮禁事付外廷安知不有意乎

鄭志稿列傳九

七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若獄具或上實告太后將疑法司多冤姑緩之後果置不問出知肇慶知府興復水利兼置學田養士郡人皆肖像祀之年六十致仕歸後以孫斗樞貴贈右副都御

史邱志

董樾字子亨萬曆五年進士值潞王出閣授編修充講讀官陞修撰侍講讀如故時禮部郎高桂刑部郎饒伸以劾奏順天鄉試事被譴樾昌言于朝以為過執政不喜改廣西參議旋丁外艱服闋補貴州時播州宣慰楊應龍叛服不常議征之川黔並出師樾承檄監都司林

盛兵前進應龍私致金一車為餽叱不受命壯士潛渡烏龍關拔緣而上破老軍關戮守卒四十餘人出播民之被陷者男婦共四萬五千餘口已兼程踰水西與安氏諸苗酋定約束令毋助逆諸酋皆羅拜願効力應龍憚之不敢南向逆黔兵而別遣卒北出敗蜀支師又以重賄啖當路偽求撫征師遂止前諸難民既出無所得食欲復故土又慮為應龍所害樾出帑金賑之隨檄水西宣慰給地使墾種流民遂安改督學政諸藩臬監司多缺未補命兼攝每日文符兩集立剖決一切治辦時

鄭志稿列傳九

八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應龍益猖獗疆吏各持一說勦撫未定樾獨建議當勦經略侍郎邢玠至樾三上方略陳不可不討之議玠然之仍命監軍遷四川兵備副使將赴任抵赤水行館應龍潛使人毒之忽頭眩遽卒邱志兼採

征播記

按樾之死係應龍遣刺客尾之行宿行館一夕失其頭大吏多庇應龍聲言暴卒其子孫亦諱之以中毒聞舊誌並承其誤其實毒與刺皆死國也不當諱今姑從舊誌仍附記其說于後以記實云

沈九疇字箕仲號東菴中萬曆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遷郎中出爲江西督學副使下車先爲約禁人投書雖  
臺使文移亦不得入終其任無所干陞四川參政上書  
以父年踰九十無入蜀理願終養詔以左參政仍領江  
西父終起復改山東值歲連祲有平度州民聚眾肆掠  
九疇歎曰是岫強兒不肯受一簞者耳卽先布檄隨以  
單騎馳往眾大驚皆匍匐請命遂治其首亂數人餘盡  
釋之復條爲食飢法時上已念齊魯災傷許發帑賑未  
至九疇曰必待此十死八矣請貸所在應上供錢急散  
之民而以所發補償民賴以蘇歷遷江西布政使時稅

鄒志稿 列傳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使四出有中貴奉敕權江西先檄藩臬諸長吏俱迎敕  
九疇曰是敕中使非敕所守土者也例不得迎璫爲氣  
阻復移書九疇自稱予九疇叱其使曰若中貴人何敢  
自稱予惟天子曰予一人昔高皇帝起吳時常自稱予  
若欲何爲耶璫大懼立造謝又一口移書稱奉命視藩  
庫九疇以簿籍示之而已初璫欺上以爲稅江西可得  
十四萬金旣無所指屢詣九疇求所以自解九疇屢折  
之最後踉蹌泣下乃以五萬金許之璫復請益于臺使  
者爲增萬金江右稅得不濫科者九疇力也尋以入覲

道卒耆舊集  
及邱志

徐待字子器號東警萬曆二年進士授同安令邑紳士  
多侵奪小民又與胥吏交通陰持令長短待至則建鼓  
設旗聽民訴冤諸侵牟者不得肆連丁內外艱服闋補  
河間縣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嘗條奏七實四議五事縷  
縷千餘言皆切時弊遷江西按察僉事卒于官性儉素  
嘗出按陝西道經河上輓芻卒從舵樓窺之見一羊裘  
蒙茸者疑非眞御史叩其從人始駭歎孫承烈領萬曆  
四十年鄉薦仕至刑部主事

鄒志稿 列傳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言字伯實隆慶初以鄉貢授遵化訓導遷大城教諭  
學舍多圯兩廡主皆散失有司春秋釋奠漫不加省言  
自捐俸葺治又常周卹諸生之貧不能婚喪者臺使薦  
之擢贛州石城縣至則集父老于庭誓曰令苟妄取石  
城一錢卽不願生還自是雖稅耗贖銀亦概卻之會御  
史按部有所求索言不能應遂棄官歸大城石城皆祀  
之名宦祠言少時有異母兄嘗凌虐之析產兄據其二  
言得其一後兄盡喪其貲言以脩脯所入代償其逋負  
撫兩姪有加入稱其長者

范筆山雙  
雲堂集

王孫鑪號東鰲萬曆元年舉于鄉授教諭陞臨江通判  
上官多以疑獄委之摘伏鉤隱人皆驚服會鄉人有爲  
監司者恥以屬禮見鄉人銜之罷歸里居未嘗干謁惟  
小民爲勢豪侵欺卽憤然詣公府白之一時稱鯁直者  
必曰王東鰲云聞志

林可成字宏志萬曆八年進士授太康令邑有蝗爲文  
遣之蝗飛蔽天去歲稔爲粥食老弱募壯者繕城給以  
錢民賴以活性廉潔有以新茗餽者剖視之乃受召爲  
南臺御史值南北游飢連疏請發臨德二倉及三關稅

鄭志稿列傳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課兩院贖銀以賑皆下司農如其請管南都漕糧嚴踢  
斗之禁軍士德之辛卯監應天鄉試方操筆點名暴卒  
後巡按彭應參檄郡守建忠勤祠以祀焉邱志

沈一中字長孺相國文恭從弟也萬曆八年進士授虞  
衡司主事議罷神嶺山采石民得不擾稍遷儀制郎中  
多與藩邸關時瀋瀋負大力有干請俞旨輒從中出一  
中爭甚強半得寢出爲按察副使備兵上荆荆多庶宗  
貧無賴不受有司約束一中爲曲貸其困已而稍整齊  
之遂奉法擢山東參政以兄居揆席引嫌請疾屏居者

九年起補福建參政稅璫高宗與紅毛番通擅許賈市  
尋以疏請番舶已泊漳門一中抗言疆臣無延寇入門  
理宜以死守下令集舟師逼使去璫疏遂格不行晉按  
察使遷河南布政徙貴州其地無成賦一切仰給鄰壤  
適徵發巨材人多受值而逃鄰值因不至一中下令先  
輸木者受鏹立得材三千金筑民頗馴隸安撫嘗苦豪  
右侵爲具請使內比爲州拓地千里未幾力請致仕歸  
方一中初釋褐時文恭已在詞館及枋國每自遠避與  
人語未嘗一及相君人或問相君起居唯唯而已所著

鄭志稿列傳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書禮二經補註者善集

朱瑩字仲明萬曆癸酉舉人授鎮平教諭丁外艱補龍  
泉學陞清河令旋丁內艱服闋知武陵縣民有夜臥街  
中而失其首者家人訐爲仇家所害瑩驗所傷非刀斧  
痕牒于城隍夢神言北城墜下有狼穴詰旦令死囚入  
穴果得所殘之首寃以白有搢紳兄弟訟繼產賂以千  
金瑩詰所爭產有幾日一二千金瑩曰若舍現在而爭  
未來何不留此金以全手足之誼卻之訟者亦慚悔而  
止播州亂作諸路師聚境內瑩善爲措置民得無擾大

吏以卓異薦遷衛輝府丞轉莒州守擢工部員外尋改河南按察僉事未任致仕武陵及莒州民皆立祠祀焉

志聞

吳禮嘉字會之萬曆八年進士歷監察御史時國本論起臺省俱合疏諫禮嘉方出按宣府臺中知其同志遂列名疏中神宗方惡言建儲俱視職禮嘉無一言自明既歸與屠辰州本峻全學士元立等六人爲林泉雅集好事者傳之圖畫光宗立錄建言諸臣而應嘉已卒贈光祿寺卿

志聞

鄭志稿 列傳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佐字翼卿號太蒙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營繕主事督造毓德宮壽宮及皇城工出入纖悉皆著之籍同曹無從乾沒心嫉之陰嗾給事韓某奏其侵費疏下部時冢宰陸公光祖取所著籍會計之不第無所侵節存反以萬計覆奏王主事才且廉給事所言皆無狀佐名由是益顯遷知江西南昌府用法嚴吏皆側足立無敢出聲郡中諸廢舉舉所擯止老僕三人供爨取給惟月俸此外無絲毫入及以治行薦入京廷見畢將歸而橐已盡不能賃車馬當事爲給一傳符以行歷陞本省提

學副使按察使右布政使皆在江西聲名常加治郡時轉廣東左布政粵中地腴而法寬屬吏上謁非奉篋篋不敢見佐一切禁絕徵賦例有加耗至增十之三四佐命盡準部頒權量無溢取庫有羨金十萬可私悉取充餉以南韶災疏免太平橋稅銀三萬念全粵賦重再奏免加派丁糧四萬有奇粵人德之尋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民間其再來額手相慶時稅璫四出爲民害有潘相者居會城橫甚獨稍憚佐佐以利害開諭甚至因使自上請減稅五千商困少蘇李道稅湖口尤不法佐擒治其爪牙奏革奄稅歸有司遂微諷民使盡焚其官舍江右積大水四年民乏食乃奏改折南安漕糧留以貸民又請停牲口廚料諸歲課折宗祿留贖緩免一切重征加派並報可約省數十萬以濟民困民賴以活又謂有糧道則監兌可裁有府幕官帶徵則課稅大便可革漕糧民運當改官運弓箭條弦本色當改折色凡所建議公私俱兩便擢工部侍郎理河道時河西務口狼矢口並決山陽新挑溝邳州直河及脾沙壩西月隄俱大溢佐東西奔走疏濬合期皇陵得無侵齧運艘

鄭志稿 列傳九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通旋召入爲工部尙書督定慶二陵皇極殿工佐舊  
爲工部屬于事無不曉練陵成加太子太傅值魏忠賢  
用事遂力請骸骨歸里居老屋數楹食無兼味終身不  
蓄妾媵卒年七十三加太保諡莊簡其後里人有宦粵  
中歸者或問其橐金蹙頰曰嶠南本善地自王太蒙官  
此不取一錢至今十餘年藩臬尙無敢受人苞苴者遂  
使金銀穴中化爲冰雪其餘風所被若此耆舊集及  
獻徵錄

丁繼嗣字國雲號禹門萬曆十一年進士從刑部郎歷  
陞河南僉事移湖廣參議備兵下江按閱沿江堡寨視

鄞志稿 列傳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勢險阨築黃梅城使與赤壁相犄角盜賊屏迹事聞  
資金幣尋以副使分巡江右稅璫潘相將采鑛西昌力  
阻之晉參政考績入朝屬吏例有餽曰儼邸費悉卻不  
受已遷右副都御史巡按福建日本詐爲琉球貢使突  
入會城偵虛實繼嗣疑之使核其物果皆日本所產乃  
獨留其使柏壽候旨餘悉驅歸又條上分任責成四事  
海防九議未幾致仕歸居鄉有林泉雅會之集又嘗捐  
貲築東岡新硯至今東七鄉賴之曹志

全天敘字伯典侍郎元立孫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皇長子出閣充日講官時神宗雖未立儲然  
于講筵察覈特嚴漏下五鼓皇長子卽出寒暑不輟天  
敘習北音睿聽曉然嘗小疾屬同官代卽詢內侍全先  
生何不至歷五載晉中允癸丑主順天鄉試事竣科臣  
劾副主考焦竑有私天敘具疏乞先賜罷斥溫旨不允  
及竑落職外補天敘請去益力亦不允旋以省親歸丁  
外艱服除補原官歷陞左庶子少詹事侍讀學士以母  
在京邸不習苦寒乃乞報慶差奉母抵家留侍踰時值  
察典爲臺省所劾改官南京年五十三卒天啟初以先

鄞志稿 列傳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講讀勞贈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邱志

林祖述字道卿萬曆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監察御  
史疏劾巨璫張鯨未報會給事中李沂以言事廷杖復  
抗章論救謫汀州推官歷遷至貴州參議四子長棟隆  
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仲子岳隆叔子  
祚隆季子奕隆別見隱逸傳邱志

水卿謨字禹陳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寧國知縣歲大祲  
請停征復勸有力者助賑謀所以拯民者甚備邑中賦  
役多不均躬校簿書力爲調劑諸宿弊盡革上官廉知

其勤調繁丹陽地當衝要迎送無虛日又存饑修荒政如寧國時竟得疾嘔血卒子佳胤天啟壬戌進士仕至湖廣督學副使同邑有掛逆案者代為疏辨落職歸

兼採續  
舊集

周應賓字嘉甫萬曆癸未進士廷試擬大魁同邑余文敏在內閣引嫌置二甲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奉使冊周世子贈貽無所受神宗將立東宮忽改傳三王並封應賓偕同官上言請先正儲位不報遷國子司業改中允屢陞至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轉吏部右侍郎

鄞志稿  
列傳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值尙書開當攝篆固推大司徒趙世卿因天變偕九卿伏闕上疏旋丁內艱歸里居十六年光宗卽位召為南禮部尙書改北五疏乞歸加太子太保致仕族弟應治字君衡登萬曆八年進士知分宜縣擢南京吏部主事嚴考功法議四善七事上之冢宰歷遷僉事督山東學政移湖廣兵備副使運三殿大木請用官舫蘇民力會宗人華樾之變殺巡撫趙可懷應治亦被傷遂引疾歸

邱志

周天覺字後覺萬曆七年薦于鄉謁選得安慶推官遷

鄞州知州其地故雜蠻獠流官與土官互相猜天覺坦懷以待終其任境內安戢時滇中稅璫楊榮以諸生李暢忤己黜之天覺以士子非中貴所得黜力言于學使者復其餼會銓曹係安慶人嘗有憾于天覺竟貶秩歸

曹志

按曹志以天覺之貶為楊吏部修憾是時冢宰乃楊士喬其人君子也且係饒州人非彙修誌者據周氏家乘所載為據今闕之

傅光前字長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南太常博士南曹

鄞志稿  
列傳九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簡日與周汝登諸人講求陽明之學或中夜有得則秉燭起書會陳公有年為冢宰薦為吏部驗封主事光前方請假歸里郡邑有司日遣人伺關津將郊迎致贈而不知光前已乘小舟從間道抵家矣及蒞任慨然以澄清仕途為事即冢宰意所左右亦不苟徇僅半載為忌者所憾罷去

曹志

徐時進字見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工部主事權蕪湖輕商稅而溢額反至萬餘金遷職方員外郎轉郎中時援高麗兵奉虎符索餉大譁時進以利害開諭眾

遂憚出守岳州採權使方四出楚璫尤橫郡國畏之如  
虎多託故以避時進獨遣吏前通刺璫謂他郡無敢均  
禮者可速更刺來時進如不聞直抵舟次亢顏相對璫  
亦爲斂威去調守荊州免沙市舟稅清宗祿詭籍築長  
隄甃龍陂荆人德之再擢廣東副使以水陸兵攻海盜  
破其舟因條議設大艦增哨兵以資防禦海患浸息三  
十八年入賀萬壽卽乞歸天啟改元起南光祿卿尋改  
太僕皆不赴加大理寺卿致仕

邱志

范鈞字宣卿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規

邱志稿列傳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政闕失請躬郊祭御講筵定儲位補曠官罷曠店語

極愷切不報丁內艱起補工部董三殿九陵諸大役多

所裁省積資陞右參政轄上川南道值承寧用兵未已

而羅猶並興大吏又欲議勦鈞請開其就撫之路羅猶

果款服未幾致仕歸孫汝植太學生授中書舍人

曹志

朱勳字定國少爲諸生有名王司寇弁州嘗延之家塾

吳門王文肅亦稱之中萬曆丁酉鄉試授靖江令靖江

多瀕江坍漲不常坍者稅終不得除勳履畝度之賦其

漲以代坍者民得免累遷同知松江善治盜嘗除郡中

大滑聲績赫然爲同官所忌罷歸性嗜古善鑑別所居  
五岳軒購先代彝器名蹟充其中一時博古家多載某  
物在四明朱氏卽五岳軒也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于

家首舊集

余璽字自新通政使本之孫也以明經授海寧教諭遷  
紹興教授陞四川新寧學正署新寧州事值歲饑設法  
賑救全活無算有妖僧詐爲尼煽惑閭左璽廉得其狀  
猝掩捕盡得所匿婦女于複閣立杖殺之火其居邑人  
稱快旋以疾歸行李蕭然惟所著書數卷

邱志

邱志稿列傳九

二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董光宏字君謨父蔡南安通判卒官奉喪歸其嫂以庶

凌之至不堪乃奉母別居益勵學以慰母萬曆二十九

年成進士以刑部郎中卹刑福建多所平反歷遷河南

督學副使陞參政時福藩初建諸璫恣意陵鑠州郡光

宏正身率屬彈壓不少假勢稍戢靈寶礦賊起討平之

擢江西布政使晉順天府尹執法不撓諸中貴乞免田

役不許羣擠之遂乞歸加南京兵部左侍郎致仕

問志

趙世祿字文叔御史昊之孫登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

刑部主事出知蘇州吏治精敏值歲饑講求荒政甚具

又修三江水利盡去私占雖豪貴家不得撓陞濟寧河道副使未上以憂歸起補吉安兵備與鄒南臯郭青螺諸公文甚洽江右士從而宗之未幾掛冠歸

曹志

葛文炳字星垣萬曆十六年舉于鄉授江西南城令宗藩牙校多擢民爭利文炳謁益王陳其弊王感悟由是犯者得先啟其罪而面決之縣南有煙火山凡七十二障奸民託名王府建塋踞以自私文炳請清其界立石為表以樵牧還諸民俗鬪狠嘗服山砒草自死以誣人乃嚴禁并絕其種時乘小肩輿遍歷阡陌間察水利

鄞志稿 列傳九

二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勸農桑創立社學泣邑六年士民立生祠祀之陞大理評事以疾歸

邱志

范汝梓字君材父大濩佃僕負幹略嘉靖時胡宗憲以征倭總制諸道兵幕下多奇士大濩與焉後由太學生為山東布政使照磨陞將樂丞攝縣事獄中一重囚親老無子大濩憫之與刻期縱使歸或爭以為不可弗聽囚妻果有子即還就獄爭者初為大濩危既而服其德感境有妖賊討平之論功當遷以忤上官罷歸汝梓幼敏悟日記萬言能背誦十三經註疏中萬曆三十二年

進士廷試擬上甲同里沈文恭抑之置二甲授工部主事督修九陵寶城神路劾大璫陳永壽冒破金錢又疏請東宮講學且貽書政府坐謫四川酉陽經歷天啟時復官改刑部主事崇禎元年進郎中會鞫張體乾誣殺知府劉鐸汝梓擬大辟時權要有居間者司寇懼乃改定其案以上出守延平時方缺兵餉命額外加征汝梓校簿書見舊賦多胥吏侵蠹者追之得萬金即以充餉民得無困移守襄陽攝南漳道流寇圍城五晝夜汝梓登陴拒守出奇兵擊之擒賊將李八兒寇始退以勞瘁

鄞志稿 列傳九

二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卒于官

閩志

陸世科字從先父大漳見特行傳世科年踰艾始登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第授建安令猶及迎養其父每事必咨焉未幾丁艱歸起補增城邑瀕海多盜往往倚豪大家為窟穴世科立法稽覈盡得其主名寘諸法盜為衰止境內產斷腸草人口立死無賴攫富室金不慊輒服此草誣之先盡奪其貲後訟之官世科具知其故訟者率反坐且著令有輕罪許乃草根若干以贖署一吏司秤并驗真偽每朔望則焚之閱二年草種皆盡害遂息

擢山西道御史天啓初巡按廣西復丁內艱服闋除山東道巡視兩淮鹽漕嚴禁夾帶商引大行遂溢額三十萬時逆奄擅國生祠遍天下或告以識時局且曰彼知君裕國功益稍委蛇可立致異數吾已構一祠請署公名于額世科謝曰吾五十始登第頭顱如許乃復取譏清議耶部推蘇松督學格不下尋命巡視京營京營皆羣小奄主其事內操無時巡視者晨夜不得休蓋欲以是困之而世科迄不與通遂削籍崇禎改元召還臺陞太僕少卿遷南大理卿致仕歸卒贈右都御史子宇燧

鄧志稿列傳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宇燧字燧皆別有傳開志

李康先字稽仲工部侍郎堂之曾孫登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母老乞終養天啟二年服闋起左贊善右諭德纂修神宗實錄兼經筵講官轉右庶子尋遷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時逆奄勢熹灼舉朝無不趨附康先挺然自如上幸太學故事司成坐講三品以上皆坐聽忠賢恥立侍廷臣側授意鴻臚止傳講官坐康先正色曰坐聽祖制也鴻臚何得擅改于是廷臣皆坐忠賢立侍如故楊忠烈之斥罷也策蹇出國門僚

屬懼忠賢送者無幾人康先特餞之郊於悒而別忠賢積怒目爲邪黨削其籍崇禎元年以原官起用改吏部左侍郎遷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會浙江學使黎元寬失閣臣溫體仁意嗾言官劾之且諭康先重按其事康先覆疏曰元寬激揚清濁之意多和厚包容之氣少體仁曰此乃元寬薦章也于是又目康先爲黨復削籍既歸杜門謝客有周御史者與並舍居故奄黨雖已掛逆案其氣力尙足通朝貴承體仁風旨時加陵籍康先弗與校及康先病革御史聞之樹籬于廳事令不得爲喪次二子頗不平康先誠之曰停吾棺左箱令若得朝夕近不猶愈乎且吾已禡職爲庶人沒當用庶人禮毋加冠服及大殮御史果遣人監視諸子遵治命遂不得逞其毒其後巡按行部至郵故康先門生也詢知其詳將撫御史他不法事以報二子固止之人以爲有家法云

鄧志稿列傳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志兼采兩上敬止錄

張鳳墀字宸宣方伯淵之曾孫萬曆四十年舉于鄉三公車報罷謁選得涪州知州有異政逾年卽遷興化府同知初鳳墀曾大父嘗爲此郡司理有惠政人爲立



禍及鳳墀至拜祠下每朔望必以佐郡所行事焚香上告郡中大治士民皆謂不愧其先已而降調四川大足縣時大吏多非人甫及期即投劾去鳳墀初為諸生時出無衣及舉孝廉方製一紫花布袍服之數十年每飯盛一磁器僕偶損一角請易之笑曰三瓦不全此世間豈有完物吾不與易也其風致如此耆舊集及敬止錄

黃景章號玉陽僉事綬之孫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平原令值旱蝗度請賑不能得命繕城浚濠給以傭錢民賴以食陞工部主事奉敕理河道躬親營度辦料鳩工

鄭志稿列傳九

三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省費無算歷員外郎郎中陞廣西參政天啟中遷湖廣按察使舉卓異入覲賜宴擢福建布政使入為南光祿卿崇禎元年晉應天府尹未幾謝病歸卒贈工部右侍郎著有問水贅言治畿腐議兄景義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官刑部主事從孫鼎登萬曆四十六年鄉薦亦仕至刑部主事引年歸聞志

陸懋龍字珍所萬曆庚辰進士知合肥縣召入為兵科給事中晉刑科都給事中出為湖廣參政致仕歸嘗做范文正義田法捐產八十畝以贍族人其子寶復承其

意而廣之邑令王忠烈公為作贍田記寶別有傳聞志

項良梓號鄧林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尋奉命恤囚山東遼左屢平反疑獄擢守永平值軍需旁午殫力以應事皆集晉昌平兵備副使陸軍多虛額守陵監乾沒其餉良梓清覈之遂劾奏為璫所構罷歸曹志

葛仁美號海門登萬曆二十八年鄉薦授江西撫州府同知民有以失牛控者仁美察其狀非良民呼而斥之皇遽失措隨遣吏搜其家多官物蓋鄱陽積盜也遂并其黨盡擒治之人以為神轉長蘆鹽運同知擢守臨江

鄭志稿列傳九

三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府陞廣西按察副使監左江潯寧太思四郡治以廉靜士司皆奉約束以老致政歸曹志

殷宗輔字翼聖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阿令甫至值旱蝗首捐俸為紳士倡令各出儲粟為粥以活飢民次年蝗復起率民捕蝗以身先之山左多失收阿邑獨豐前此民多流亡入淮徐者招歸凡千餘人給以牛種俾復業更立社學以教子弟卒于官民祠祀焉曹志

管學經字道明光祿卿大勳從子萬曆戊子舉人為全椒令丁外艱歸服闋補陽江邑隸粵東多奇貨且饒珠

池之利大經一無所私邑人立石頌德陞兗州督河同知工稱最兼以勦獲白蓮教功晉刑部郎中尋出知慶陽府地逼西番多盜賊學經雖文吏嘗擢甲上馬親督吏卒討捕邊境以寧大吏方奏上其功以母老乞終養

歸聞志

朱應樞字國中號荆石以貢授沙縣丞閩中稱膏腴應樞獨持清操不橫得民一錢縣有大決灘屢覆民舟應樞爲文祭水神遂成安瀾又嘗爲民請興利民饋以巨資潛致白金其中應樞覺之卻不受民感其德建亭灘

鄭志稿列傳九

三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許顏曰卻金亭應樞命撤其額曰吾豈以博名高耶擢永安令卒于官囊中錢不能具棺太守賻以木方得斂民爲巷哭卒之夕永安城隍祠守者聞騶呵聲曰朱公新赴官民因樹石廟門曰愍德哀思之碑

首舊集

施翰字季鷹家貧博通文史善行草書亦能詩嘗遊遼左爲李成梁客因習騎射中武進士授萬安守備時鄒南阜講學里中翰執贄行弟子禮遷四川都司晉雲南參將控禦苗蠻境內帖然擢神機營都督僉事引疾歸家居垂二十年於宅後起竹中精舍棲息其中四方客

至四明者必造其園亭飲酒賦詩連日夜不厭晚歲聞四方多事輒慨然有拊髀之意卒年八十一

首舊集

高斗樞字象先一字元若晚號屈弧知肇慶府萃之孫崇禎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值京師戒嚴奏記尙書喬允升請假京營兵防獄人多迂之已而因果逸尙書坐繫始其服其先見是冬與曹郎五人俱以論罪失輕下錦衣獄大臣多論救文文肅公在講筵進講呂刑以諷得復原官次年卹刑湖廣時前所已卹者尙稽獄中請先出之民頌其德癸酉春出守荊州荆爲惠王所封而

鄭志稿列傳九

三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故遼府宗屬亦在焉橫甚王奏江陵令史調元擅杖宗人詔械入京斗樞爲白其事得末減藩府贍田本有司供輸有鄭承奉者說王欲自遣人督賦斗樞密白巡按余應桂以計緩之未幾承奉賊私事露議遂罷楚地屯田最多久沒民間戶部按故籍並追前所侵入之租御史下其事牒甚急斗樞力陳不可御史以阻詔慮得罪斗樞曰但述下官狀以報使罪有所坐竟得止前此中原流賊雲擾而南方向未被兵武備盡弛是冬賊始入楚荊州無一卒斗樞急籍民兵昇舊銃百餘置城上試

之砲聲轟然賊以為有備馳去乃歎曰賊躡秦豫五年而荆州虛砲足以懾之其技易與耳使有強將勁卒殄滅可立盡誰使橫行至此者于是治兵甚健甲戌春賊復自襄而下巡撫唐暉發募兵衛承天道由荊州斗樞輒留駐界上唐暉聞之大怒曰陵屢少驚咎將誰任斗樞謂駐兵于荆賊必不敢越我而向承天即所以衛陵寢賊果西去遣募兵追襲敗之暉乃更喜丙子遷副使備兵長沙長沙以江湖為限益狃承平故習斗樞至急募兵築城已而臨藍賊起破湘潭乘勝圍長沙斗樞連

鄧志稿 列傳九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挫其鋒賊退圍袁州即引兵躡其後大破之袁圍亦解湘鄉煤丁數千復反直犯安代急白於沅撫陳睿謨曰煤丁新起易撲滅宜先勦之使臨藍失所犄角遂自討湘鄉賊于桃花江破降其眾乃會睿謨之兵于臨藍請獨當一面殲賊幾盡臨藍平論功晉右參政賜銀幣辛丑督相楊嗣昌兵敗乃加斗樞按察使守鄖陽鄖久為賊所蹂躪一望蒿萊屬邑城堞皆夷民結砦高山縣令亦寄居砦上不復入郡參謁斗樞下令繕樓櫓治兵甲鄖人始有固志壬午李自成陷襄陽將寄帑焉以鄖與

襄近謀取鄖然以其地小而瘠心輕之遣兵萬餘來攻時有降賊王光恩者驍果善戰斗樞厚撫之使為用列營城外賊來攻與確鬪三日城上復以火罐擲賊殺傷無算終不得薄城而去斗樞度鄖城形勢西北枕漢水東南據山麓各築樓守之命光恩駐東南樓癸未賊掠白河一帶民船將從漢江順流下攻城西北斗樞乘其未集遣水哨馬之服泝流潛上焚其舟賊眾改從均州陸行抵鄖以破均州所得門板竹竿聯為木城則長圍周于城下斗樞乘夜用火炬投之木城焚賊驚卻官兵盡撤其板以入賊用木梯數百將倚以登斗樞命開東南門奮擊光恩亦從樓上馳下大呼搏賊賊披靡走守陴卒因拔其梯賊復盡刈田間青麥為臺凡用麥一層即加土一層累累高與城齊斗樞憑城與拒數晝夜度賊倦出兵攻臺城上助以矢石別命民持鋤隨兵後臺破即鋤去其土擔麥以歸攻守踰五旬賊喪精銳過半仍斂兵從均州而遁由是鄖人不復畏賊而賊反畏鄖自成自入楚後所過無不立破而再為鄖劄忿甚踰月復遣三萬眾來攻斗樞命拒之揚溪山上賊望見山上

鄧志稿 列傳九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兵駐不敢前夜聞漢江水發有聲驚曰郟兵至矣自相擊殺或走或伏賊帥謂未與官兵接尙如此其何以攻遽引歸先是均爲賊據偵探者不能踰均而東斗樞遣卒收復城中賊立潰遂平均州曾督師孫傳庭出關斗樞以襄陽爲賊老巢請于督師以郟兵趨光化穀城直擣襄陽刻期夾擊督師大喜斗樞方破光穀得進兵而督師敗聞至乃退保均自成以擣巢之怨益大發兵必取郟使驍賊路應標將之下令有前卻者一軍駢斬郟屢歲受攻野不得耕全楚復浮飢斗樞遣人溯漢江糴

鄧志稿 列傳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蕘稗雜草根木實以給餉賊密招光恩光恩頗心動斗樞知之乃大會將士于城樓諭之曰吾守土吏事不濟當死諸君有欲圖富貴者可斬吾頭就賊光恩起曰公此語殆爲光恩發也生死當從公遂手刃賊使以自明會天馬山掘得古劍一口厥基下得糠粃十斛許眾以爲天賜愈感奮次日傾城決戰賊大崩斗樞復令遊兵焚其積聚賊乏食仍退甲申賊北行留兵四萬綴郟二萬分守光化穀城斗樞募死士間道持疏乞援二月至京師時關內外皆賊境朝廷謂郟已沒罷郟撫不推疏

至懷宗驚喜議卽以斗樞撫郟而大學士陳演素與知郟陽府徐啟元善躡遷之改斗樞巡撫陝西道阻命不得達郟亦不聞外耗九月始與陷都之報同至斗樞痛哭以懷宗末命尙思赴秦用郟將苗時化兵入關攻下西安而吳三桂至西安復失郟撫亦率光恩以降斗樞進退失據乃躬耕于沅上以自給踰年大兵下江南浙東亦內附而斗樞之父翻年八十餘尙在有司以斗樞前朝官久不歸將錄其父斗樞聞之始返里門戊子降臣太僕謝某既盡殺華楊諸人並誣訐斗樞逮至省大

鄧志稿 列傳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吏遣卒守之有干夫長者故賊兵以降附得官見斗樞謂其下曰是高都憲嘗固守危城真鐵漢若曹善視之後事解得歸卒年七十七子宇泰別有傳明史本傳及守廉紀略錢肅樂字虞孫一字希聲號止亭廣東布政奐之後祖若虞臨江知府父益忠瑞安訓導肅樂舉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太倉州吳中素難治博徒鹽梟結社成聚又多仗庇有力之門肅樂痛繩之尤屏竿牘有巨室子坐罪求武進吳鍾繼書以請吳公故肅樂房考也肅樂執不許吳歎曰希聲狀如弱女子不意挺挺如此嘗思行

義倉法庚辰歲稔令民畝輸米一升得數萬石次年大旱藉此以賑又苦蝗以餘米賞民之捕蝗者署崑山令民揭竿劫粟亟捕繫其魁而嚴治富民之閉糴者變遂定素病咯血以旱故步禱烈日中黥瘡骨立民環而請曰侯病甚矣其姑返則對曰無歲將無民又安用我聞者爲之感泣以考最陞刑部員外郎丁外艱方家居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變未幾世祖章皇帝定鼎乙酉五月下江南六月平浙江肅樂聞信痛哭夙疾復大發屏醫藥祈死諸弟已爲之治身後事會餘姚孫僉事嘉績

鄞志稿 列傳九

三十四明 鼓書 約園刊本

熊給事汝霖起兵鄞諸生華夏董志寧王家勤張夢錫陸宇燭毛聚奎思應之卽所謂六狂生者也遍謁諸鄉老莫敢預其事肅樂適與疾至城東六狂生聞之大喜亟挽入城集紳士于城隍廟百姓不期而集者數千人遂擁入巡按署中俄而海防道標下兵及城守兵皆至願受約束遂以墨纒視師時定海總兵王之仁已納款肅樂遣志寧等以書招之而同里故太僕某先迎降于貝勒欲發其事爲功冀得起用亦貽書之仁令統兵誅肅樂及六狂生約日具牛酒以待之仁兩諾之及期肅

樂等會之仁于城東演武場太僕某亦至之仁忽變色叱軍士縛降臣將斬之降臣前以御史從征登萊盡輦賊金而歸富不貲乃請助餉十萬以贖肅樂遂與之仁聯兵赴越越中章給事正宸等已迎魯藩于天台畫江而守肅樂至授太僕卿再加僉都御史分汎瓜瀝既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江上諸軍方國安最强之仁次之戶部主事邵之詹議以越州八邑供方軍寧郡六邑供王軍皆取給于正賦謂之正餉肅樂及熊章諸軍取給于士民之樂輸謂之義餉義餉不可常繼肅樂上言臣師

鄞志稿 列傳九

三十四明 鼓書 約園刊本

既無分地無從得餉勢當散遣但國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時魯藩亦無如方王何報聞而已既而閩中頒詔之議復起方南都之亡閩中已奉唐藩建號及是則遣使以詔至越熊給事及張公國維以唐魯皆宗藩非有親疏之分不當稱臣于閩議卻之肅樂及朱公大典則謂浙閩相與唇齒同姓不宜爭先當受其詔而稱皇太姪以報命于是忌者遂言其有二心于唐藩肅樂復流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大指謂

宵人攘臂朝章委地咸畹張國俊竊主權而集貽南都  
故臣馬阮倚強藩以議政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褒衣  
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迴翔焚棟之下又言民  
爲國本曾不加卹比戶困于誅求富室勒以供億今也  
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  
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疏出上下側目魯藩命進副都  
御史辭不受方王與馬阮比輒以議受閔詔爲口實且  
謂其散軍辭官意在入閩甚至遣壯士刺之肅樂乃避  
之温州不三月江上軍潰唐藩遣使以原官召肅樂以

鄭志稿 列傳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前嫌不赴而上書陳十弊爲戒閩中繼破徙居海壇與  
諸弟無所得米則食薯無所得薯則食薯葉之枯者乃  
從浮屠碧居祝髮以免物色久之魯藩依鄭彩泛海至  
琅江肅樂聞之人見彩方擅國初推熊公爲大學士彩  
自爲兵部尚書肅樂至則以爲江上舊臣令代理兵部  
事肅樂辭魯藩不許尋命入閩上疏言江上之失由諸  
帥分擅互相觀望請建元戎以一兵權挑死士以備進  
取又疏薦故太僕卿劉沂春故副都御史吳鍾巒時魯  
藩次閩安以海爲都以舟爲行殿肅樂繫小舸其側票

擬章奏卽于其中接見賓客事畢牽船別去其所票擬  
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皆彩主之魯藩  
亦不得問會熊公以休沐暫歸琅琦彩與周瑞鄭遵謙  
交惡而遵謙與熊公同郡亦適在琅琦彩疑其合謀遂  
執熊公沈之海肅樂不勝悲憤每入見流涕不止因奏  
曰朝衣拭淚昔人所譏臣不能禁魯藩亦爲之歎歎前  
大學士劉公中藻起兵復福清彩欲以私人守其地中  
藻不可則縱兵肆掠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而書爲彩  
邏者截得彩益心忌又自知逆節已著逍遙海上不復  
肯協力肅樂前此以從兵收服羅源長樂等邑至是復  
盡失知事不可爲血疾復大作賜藥不肯服竟絕食卒  
魯藩震悼親製文以祭贈太保諡忠介葬于閩吉田縣  
之黃槩山肅樂第九人其三人已前卒第四弟曰肅圖  
第五弟曰肅範第七弟曰肅遴第九弟曰肅典肅圖別  
有傳肅範預于江上之役授監紀推官肅樂不欲子弟  
濫被恩命固辭及在琅琦肅範故工書能詩文因諉以  
誥敕閣學馬公思理復薦之授檢討肅樂卒劉公猶在  
福寧招之人謂閩地已蕩平福寧區區一邑不日被兵

鄭志稿 列傳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往爲不答逕赴劉公助城守被圍六月戰屢捷而糧  
絕寄其兄肅圖書曰吾兵猶利足以一戰但枵腹枕戈  
勢安能久每望草飛塵起以爲援兵也聞風聲鶴唳又  
以爲援兵也如此有日而卒寂然吾惟一死而已城破  
投繯不及被執脅以降張目曰吾大學士錢公之弟無  
降理遂延頸受戮第九弟肅典從亡琅琦授推官以肅  
樂遺命避地瑞安仍往來于鄞後魯藩駐健跳島中竊  
上箋問起居事露死之第七弟肅遴亡命伴狂卒于崑  
山肅樂子名允恭肅圖擊之居翁洲未幾卒肅圖流離

鄞志稿 列傳九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轉徙五十始納婦生一子名濬恭以爲兄後國朝乾隆  
四十一年欽奉上諭錄前明死事諸臣議易名以表其

節肅樂特賜諡忠愍

明史本傳兼采黃南  
雷別傳全謝山墓碑

張煌言字玄著別號蒼水其先世以孝友著里中稱雍

睦堂張氏父圭章天啟甲子舉人歷官刑部員外郎煌

言年十六補諸生懷宗以時多故命學使者于試文之

後校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煌言三發皆破的學使

奇之舉崇禎壬午鄉試未幾即遭國變錢忠愍舉事煌

言從之遣往天台迎魯藩授行人旋賜進士加翰林編

修出入軍旅間議論嶽嶽雖與忠愍其事而所見亦不  
盡合閩中頒詔使至獨主張熊二公之說以忠愍爲非  
同里楊侍御文瓚主忠愍煌言出揭排之且自請充報  
使入閩以釋二國之嫌江上之師潰泛海入翁洲道逢  
甯平將軍張名振同駐石浦時據翁洲者爲黃斌卿名  
振與之相犄角會松江帥吳勝兆以所部來歸遣使求  
兵應援斌卿不欲往煌言與故御史沈公廷揚勸名振  
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沈公死焉煌言  
匿于壬午房考故諸暨令錢氏以免問道歸海上明年

鄞志稿 列傳九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率眾結寨于上虞之平岡庚寅魯藩自閩還將入翁洲  
斌卿不納名振攻殺斌卿奉魯藩居之召煌言同翊衛  
晉兵部右侍郎辛卯翁洲破復扈從至閩次鷺門時鄭  
成功駐兵其地成功舊事唐藩爲招討使至是尙稱隆  
武三年且修頒詔之隙其于魯藩僅如寓公之禮煌言  
前以報使入閩嘗識成功欲調停之使魯藩得安因稱  
之曰招討始終爲唐成功喜亦稱之曰侍郎始終爲魯  
二人交雖睦而成功終不肯奉魯乃復返依名振軍甲  
午人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寺壁還次崇明再抵

儀真登燕子磯蓋上游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復東下駐  
翁洲是年名振卒遺命所部歸煌言煌言始能軍丙申  
屯田于天台時魯藩亦去監國號通表桂藩戊戌桂藩  
授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成功亦遙受桂藩封  
爵以書來約大舉至羊山颶風作海船碎者百餘羊山  
者海中小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  
風濤立至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未熟而禍作于是反旆  
己亥成功全師入江與煌言所部並發煌言議崇明爲  
江海門戶當據之爲老營脫有利鈍可依以進退成功

鄭志稿 列傳九

辛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從直趨瓜州時金焦間以鐵索橫江面兩岸列西洋  
大炮煌言爲前部麾兵斷鐵索而江中礮聲方雷鉤舟  
出其間飛火夾船而墮乃登舵樓焚香祝天遂以十七  
舟逕進守礮者俱走因據瓜洲木城次日成功至議師  
所向成功欲越鎮江直攻金陵煌言以爲非計成功疑  
攻鎮江則金陵援師必至鎮江不可破煌言曰此易耳  
以偏師薄觀音門足以綴金陵何援師之敢出不得鎮  
江恐下流多梗成功卽令煌言溯儀真而上未至儀真  
五十里吏民爭迎附之抵觀音門而鎮江捷音亦至急

致書成功令其陸行赴白下而成功用舟師越數日方  
達則城中守備已固煌言部下哨卒七人掠江浦遽取  
之所遣別將亦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上流要地  
倘金陵不卽下當藉以扼江楚之援復誘煌言往赴之  
至則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  
截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徧新安  
傳檄郡邑一時響應自寧國太平池州徽州廣德無爲  
和陽長吏皆納圖籍士民攜牛酒犒師凡得四郡三州  
二十四縣軍行所至禁侵掠江濱人多以小艇載果蔬  
來貿易軍士以船板援之而上因呼爲船板軍入城邑  
必延見遺民故老相撫慰守令則別其賢否而去留之  
江楚及淮南北人來見者多密約與訂師期而成功之  
敗聞至初成功之圍南京也煌言遺之書謂宜分遣諸  
將先撫定旁邑倘四面克復則金陵自在掌握且可遏  
蘇松及浙師之援成功徃屢勝但環立八十三營日造  
攻具士卒樵蘇四出不謹斥候蘇松總兵梁化鳳等果  
率援兵長驅入城莫之能遏化鳳遂乘夜襲破前屯成  
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關諸營俱崩

鄭志稿 列傳九

辛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潰煌言聞敗以爲軍雖挫未必遽登舟卽登舟亦必入  
鎮江以圖再舉彈壓列城如故且使人就成功請濟師  
而不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守揚帆入海矣時下流已爲  
大兵所截乃引舟趨鄱陽欲招集散亡至銅陵與江楚  
兵之援金陵者遇軍士已奪氣潰潰或言英霍山寨可  
投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至霍山寨則其帥已受  
招撫拒不納改就英山渡東溪嶺追者奄至從兵皆竄  
相依止一僮一卒迷失道士人將止之因賂土人爲導  
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思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

鄭志稿列傳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踪跡者然茫然不知所之念有故人買藥于安慶之高  
河埠復賂一土人導以往至則故人適他出其友納之  
問姓名諱不言則笑曰公前在太平受降時曾于船隙  
窺見公識公爲張司馬吾亦有心人者其毋諱乃實告  
其人匿之櫃中乘夜以舟載焚令伏其下由樅陽出江  
渡黃湓抵東流之張灘始陸行建德祁門山中時病瘡  
力疾零丁至休寧買棹入嚴陵又恐浙人多識之也改  
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舊時部下聞其至皆復  
集旋使人告敗于桂藩且引罪桂藩專敕慰問晉兵部

尙書辛丑冬至閩則成功方與紅夷爭台灣地特遣客  
羅子木挽之俱北成功不可煌言乃知其無殉國意不  
足其事次年桂藩遁入緬甸久之魯藩之訃亦至煌言  
痛哭曰孤臣以二王故歷年漂泊蠓灘鯨背之間今尙  
將何爲乎遂散其軍先是督府郎廷佐嘗以書招之降  
不答至是部院趙廷臣復招之答書曰不佞所以百折  
不回者不忍負故國耳今方別求寄跡之地于十洲三  
島間遠東早帽將更安歸信國黃冠抑且不屑願執事  
無費八行由是遂屏居南田之懸巖懸巖在海中荒瘠

鄭志稿列傳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人山南有以港可通舟楫其北則峭壁煌言結茅其  
間從者惟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  
卒數人舟子一人時浙之提督張杰者必欲得生致之  
以爲功募得煌言故校使僞爲僧居補陀以伺適輿中  
告羅之舟至故校以刀脅之其將赴水死殺其卒數人  
最後一人始告以所居且曰公不可得也公蓄雙猿以  
候動靜舟將近則猿輒鳴木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以  
夜半山山背攀藤入暗中執煌言及子木冠玉等去壬寅  
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至鄞杰使以肩輿迎入提督署

仰視歎曰此沈文恭故第也而今爲馬廐乎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對曰國亡不能救父死不能葬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居數日送之杭有防守卒史丙者坐船首中夜唱蘇子卿牧羊曲煌言披衣起曰有心哉然吾志已定爾無慮也呼酒與其酌卽扣舷和其歌至會城部院趙公設供帳甚豐許故時部曲之內附者得慰問官吏士民欲見者皆弗禁煌言南面坐拱手不起士民求書卽立應之九月七日起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鄭

鄭志稿 列傳九

四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故侍御紀五昌捐金令煌言之甥朱相玉購其首杭人沈璜書張文嘉斂之朱錫九錫蘭兄弟則預買地于西湖之南屏而鄞人萬斯大爲營葬姚江黃宗羲銘其墓石後二年故校爲干夫長巡海猝遇一小舟有健兒拔刀躍上手擒校數之曰公何負于汝而忍爲此吾欲剖汝肝以祭公公必不食惟寸斬汝以洩憤因磔而投之海同行卒股栗不敢動健兒笑曰無預若事但歸語張杰慎無值我我故公帳下士也刺舟而去煌言娶董氏一子名萬祺初煌言入翁洲時有司錄其家口入告世

祖章皇帝知其有父命弗籍其家有司強其妻及子以書勸歸輒焚之不啟視刑部卒羈管其妻子先煌言死三日萬祺亦戮于鎮江其族人以再從子鴻福爲之後黃南雷墓志

按明史錢肅樂有傳而煌言止附名其傳中舊誌皆以嫌諱不載然考世祖所以寬其父者爲同時諸人所未有至被執之後大吏非仰體聖祖如天之度亦何敢以隆禮待之如此至乾隆四十一年命廷臣議易名奉旨賜諡忠烈區區殷頑得蒙三朝格外之澤

鄭志稿 列傳九

四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不可以不記也故備書其事以見褒忠之典之有自云

莊元辰字起貞號漢曉晚字頑庵崇禎丁丑進士其鄉會試出汪文毅長源馬文忠世奇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冷曹清宦泊如也甲申三月傳聞京師危急一夕七至中樞史公之門促以勤王及福王卽位議選科道盈廷皆舉元辰爲首而馬士英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遺私人喻意曰博士但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元辰峻拒之士英怒傳中旨改刑部主事卹刑江

南已而阮大鍼欲興大獄盡殺復社諸名士元辰曰禍將烈矣乞假旋里賦招歸詩十章寓板蕩詩人之意未數月而南都陷錢忠愍之舉事也將西行留千人屬元辰以城守事卽四明驛爲幕府日耀兵巡城堞是時危城人心岌岌賴之以安自七月至十月始解嚴魯藩召爲吏科都給事中尋遷太常少卿陞正卿兼吏科如故元辰上書言殿下大仇未雪將士冒鋒刃于外編氓浚膏血于內宜臥薪嘗胆之不遑而數月以來漸耽逸樂輕用恩賞殿下試念兩都三殿播越不守則居處何以

鄞志稿列傳九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安念孝陵長陵薦莫無時則對越何以慰念太子二王之辱則撫王子將無以爲懷念江干將士列邑編氓之困則一切奉御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南都批政臣叨居科長斷不敢奉詔蓋是時如父張國俊用事多輦金授官元辰屢有封駁中宮力尼之卒不見聽已而馬士英又至詹事王思任移檄以拒又廷論其罪皆爲方國安所格元辰言不斬士英國事必不可爲疏留中于是移書同官林時對曰觀叢爾氣象似惟恐不速盡者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歸江干既

潰元辰狂走深山中巾服似頭陀而又稍別一夕數徙雖親故莫知所止丁亥疽發于背歎曰吾死晚矣勿藥

卒續書舊集

謝于宣字宣子父三賓太僕寺少卿富甲一郡于宣少無執綉習崇禎丙子舉于鄉癸未成進士授行人時國事已亟嘗題詩于壁曰聖明自切衣柳戒臣子曾無戶牖謀及闖賊破京師于宣將投繯其僕阻之旋爲賊所執聞其富也索金帛掠治甚酷械置馬棧中或以火炙之十指被拷俱折目睛突出寸許無乞哀語將死棄諸

鄞志稿列傳九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途年三十有一福王時其父請卹得蔭一子入監讀書

邱志

沈延嘉字顯申方伯一申之孫崇禎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册封周藩還直起居注編纂六朝奏章充經筵展書官晉日講時懷宗治尙嚴延臣議獄多以刻爲能會熱審延嘉講無虐熒獨章反復切至次日遂下弛刑之旨戊寅丁外艱服闋侍母家居辛巳繼丁內艱遂不出南都建國以諭德召不赴順治初年詔舉人才海道王爾祿將以延嘉應固辭而止久之悒悒致疾卒

左紀

雲遺  
老傳

鄞志稿列傳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卷九

鄞志稿卷十

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列傳十

范光文字潞公侍郎欽之曾孫順治六年進士授禮部主事主陝西鄉試遷吏部文選司嘗值諸曹乏人兼署四司事剖決精敏案無留牘家宰倚辦焉頗以勁直不能阿政府意罷歸初為儀部時見同里董文和母妻子女並沒入旗下行乞途中光文適空乏為竭蹶貸金贖歸里人高其義侍郎天一閣藏書甲于浙東光文復購

鄞志稿列傳十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所未備增儲之與同里董孝廉天鑑林評事用圭日觴詠其中四方士至甬上者如姚辱庵黃梨洲諸人光文皆導之登閣讀所未見書一時稱其不愧世家風流云

續書舊集本傳

黃象雍字薛侯性孝友事父極色養再世同爨闔門羣從數十人無少間言登順治六年進士授行人典試廣東踰年請假歸時海氛未靖大師雲集率屯聚民舍編戶遭迫逐者多至露處或同居輒不免錘楚象雍以己宅讓戎帥而諷以戢士閭左稍安後遷禮部郎中致仕

曹志及續者舊集

范光遇字逢年少貧力學每五鼓起讀書日間則治生以養父年四十餘始得補博士弟子員順治五年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授膚施令地當兵燹之餘戶口多逃亡而丁賦極重責居者代輸光遇按籍申撫軍求奏蠲虛額得報可民慶更生遷常州同知嘗攝官與篆懲奸民之冒旗軍者其黨以飛語構諸大帥幾得禍對簿事始白又嘗署郡事出冤獄四人陞知兗州下車即革私耗卹驛遞葺學宮甫八月以前在常郡時帶征餘賦未完

鄞志稿列傳十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擬降秩遂歸從子廷元子廷魁廷元字掄三光遇同榜進士廷魁字介五舉順治十二年進士皆選授庶常改檢討嘗偕侍世祖章皇帝于南海子廷魁班居後唱名世祖顧廷元曰汝弟耶廷元叩頭謝因賜衣二襲未幾廷魁卒年止三十三廷元歷遷至洗馬出為江南參政督糧儲轉河南按察使晉廣東右布政使卒于官最敦內行事光遇如父所置田宅與從弟其之增先世祀產周三黨之貧者人以爲有宋時汪薛諸老之風邱志兼宋行狀張翼字燕及順治九年進士授肥鄉令肥俗囂悍多盜

翼均里徭嚴保甲盜為衰止邑濱漳河久淤而決立庀  
工築隄露宿水次且為文禱于神一夕大風沙忽漲決  
口不築而塞肥民德之為立碑紀異焉入為刑部主事  
轉郎中丁內艱歸旋卒子九英別見文苑傳邱志

戎上德字聿修少學于里中故評事林荔堂成順治九  
年進士殿試後將館選聞父病不候班見遽歸連丁內  
外艱服闋赴京授大理評事擢戶部主事出權刑關先  
是權關者于支流曲港遍置人役雖一介行李必不免  
橫征上德一切罷革事竣轉員外郎廷議交推轉文選

鄭志稿列傳十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郎中謝絕私謁苞苴無及門者廷議又推之出巡長  
蘆磋商恤竈戶汰陋規商民感悅差回復領選事陞鴻  
臚少卿改光祿擢通政司右參議卒于官荔堂為前朝  
遺老閉戶不接見時貴上德歸日候門下拒不納而上  
德始終執弟子禮及卒家止中人產荔堂為詩悼之稱  
其處脂不潤云林荔堂雜錄及邱志

史大成字及超號立庵宋時舉八行詔之後登順治十  
二年進士廷試擬第三世祖章皇帝閱其對策改第一  
授修撰隨充日講官嘗講周易稱旨賜資優渥其父思

之繪已容以寄亦令大成繪已容以寄父大成得書悲  
惻而故事京僚六年俸滿始得假歸時大成甫四年上  
疏曰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呼子不來頻呼子  
之名字臣而忍此不可以為人子亦不可以為人臣世  
祖覽其奏情詞哀切特許之歸比歸父已卒繼丁內艱  
康熙初服闋赴京歷遷至禮部左侍郎時同官有議裁  
孝子節婦廩給者眾不能難大成徐曰君謂子自為其  
父婦自為其夫何預朝廷而廩給之然則為子不孝為  
婦不節亦何預朝廷而國法必嚴之也議者愧屈十五

鄭志稿列傳十

四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知貢舉往時科場條例甚苛往往于點畫小疵必舉  
以繩士士甚苦之大成但嚴內外之防一切寬其文法  
遂制為令尋以病足乞歸為人和平敦厚尤篤友誼素  
與同里周容善己亥城東兵亂容時客遊大成適里居  
所以卹其家者甚備後容北遊依大成于京邸容沒殮  
如禮且歸其喪年六十有四卒以尙宗室女得賜祭葬  
從子在甲字姓忠誠慎庵甫生而父沒于京邸八歲復  
喪其母值大成歸撫視之未幾大成又卒在甲以孤童  
力學補諸生年四十餘始中康熙癸巳恩科鄉試聯捷

成進士班見聖祖詢知爲大成姪特選入庶常授編修  
出知山西汾州府郡有水道自平遙縣流注汾陽平遙  
民墾其上流資灌溉潦則洩之以汾陽爲壑在甲至相  
度高下均其蓄洩二邑皆被其澤有奸民蘇文通者利  
其從父貲招客飲其家殺之以誣從父有司以其富也  
引嫌莫敢理在甲訪得其實一訊而服竟抵文通罪久  
之以廉慎爲世宗所知召見語侍臣曰此晉省第一清  
官擢淮陽道未上改廣東都轉鹽運使向有公費率派  
之商人在甲悉絕之三年晉山西按察使旋陞通政司

鄭志稿列傳十

五十四明敍書

約圖刊本

右通政命督理寧夏渠工疏惠農昌潤二渠復開新渠  
建西河長隄築賀蘭山後定遠營城事竣歷遷左副都  
御史禮部右侍郎以前在廣東得溼症至是足不良于  
行致仕歸在甲所歷官與之休歲月無一不與大成相  
符卒亦六十四初在甲微時假貸爲生舉賢書不能北  
上有齋夫助以金及宦成旋里所貸皆倍償召齋夫與  
禮食而厚遺之人以爲長者採家狀及全謝山  
送史侍郎南歸序  
屠粹忠字純甫號芝巖中順治十五年進士謁選得封  
邱令時封邱遭河患城垣廬舍傾圮無餘前令率艤舟

河干以莅事粹忠至築土誅茅粗立官署復置草舍數  
十百間招流亡居之巡行城址出磚甃于沙土中充雉  
堞之用鳩工植版不兩月城垣如故在任十載以最陞  
禮科給事中江撫議題州縣外補粹忠疏爭爵賞宜從  
中出以議論與時不合乞終養歸旋卽居憂服闋補兵  
科陞戶科都給事中康熙三十六年淮揚大水陳便民  
十要陞大理寺丞授奉天少尹晉大理卿超擢兵部侍  
郎聖祖以粹忠老而矍鑠書修齡堂三字賜之晉本部  
尚書卒官子孝義康熙丁卯舉人授龍川令兼攝海豐

鄭志稿列傳十

六十四明敍書

約圖刊本

和平歸善三邑俱有惠政曹志  
袁時中字向若幼失怙恃撫于王母趙氏趙亡依其叔  
勵志問學然貧苦特甚五棺俱在淺土侍御陳朝輔見  
而憫之助以貲乃克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六年登進  
士第授中書舍人與修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  
從征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值暑溼士卒多病  
疫時中素曉醫術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親診視軍  
中皆感涕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于洞庭湖口調江南  
舵工以數萬計至軍前久不用時中奏遣還皆踴躍而

去一日起帥府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忽投空墜峭壁下垂梯出之已折脅死矣軍中皆號慟適遇蒙古醫人以奇方治之復蘇隨征七年始班師還本部員外晉郎中出爲貴州提學黔土經兵火後瘡痍未起又距闕期僅數月時中疏請改歲爲科朝議允之行部甫畢感瘴疾遂不起曹志

范煒字赤霞號修園爲人伉爽自豪雅不喜有所附麗時黃南雷講學甬上邑士多從之獨不預同族筆山居相近方與徐戢齋陳怡庭諸人治詩古文詞爲心聲社

鄭志稿 列傳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不預惟閉門讀史考據古今方略爲有用之學康熙癸卯甲辰科場變例停經義以策論取士煒倣古制科策治治千餘言暢陳所見遂聯舉鄉會試除南和知縣遇事不拘文法輒以意斷有斥生某素桀黠橫行鄉里善持吏短長前令莫敢問煒下車廉訪得實其人方竄名胥吏中監納秋稅匿稅銀三十兩立捕鞫某挺立戟手曰吾賊未入己罪止擅開官封卽更進之從監守自盜例亦僅論徒四年而後且將觀公之政煒怒曰此亂民也刑故無小立杖斃之一日視囚有三人者久論決

見煒稱冤覆按其事則其族人素漁色恣淫邑里間家富有司率庇之三人妻女被汙訟不得直反予杖忿而聚毆致死因條上其事得末減蓋刑一人宥三人而南和人並稱快遂帖帖惟令指麾適三藩變起大府立徵軍需署中賓友各錯愕無措民間尤洶洶煒神色自如單騎歷四鄉諭以國家鞏固小醜不日就殄惟當具芻艾糗糧爲勦寇用事平歸爾值民故信煒皆樂輸不日而事集他州縣多以此獲譴而南和令獨被優獎後果捐俸以償民民益謂令不欺在任數年以最當內擢有

鄭志稿 列傳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巨公方主持聲氣重煒才欲招致門下謝不答旋以內艱歸服闋補通城部議遷中書已刷堂矣而巨公以前嫌尼之大吏承風旨坐以他事落職旣歸家有小園日觴咏其中杜門不見當道久不與名下士交優游三十餘年卒從弟光曦字晨馭和厚謙約以拔貢生授陝西麟遊縣值歲歉倉故無夙儲勸右姓捐助多不立應乃出已貲爲粥以食飢民諸右姓內愧各出藏粟民藉以活內陞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南雄府南雄多竈戶率貧困終身不婚娶光曦擇窮民女爲之配各資助



之婚者四百餘人一時呼為范父致仕歸卒年七十有九嘗書座右曰吾仕宦五十餘年只一肯吃虧三字盡之與煒操尚不同並以吏治稱

范氏家狀

徐勅字道勇戶部主事家麟之子成康熙三年進士授三原令值吳三桂作逆四川平涼皆叛應之秦中郡縣供應驛騷勅竭力區處大軍過單騎迎犒士馬皆飽騰而去漢中乏餉制府檄令未完之賦皆改征米自輸送軍前計米一石脚價且數倍而三原民欠向三千金勅為借墊報完邑民獨免折色之苦再任廣東順德銳意

鄭志稿 列傳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振興文教朔望課諸生親與評論士皆鼓勵適當大比邑中獲雋者至二十四人嘗行部見室多停柩野有暴骨飭保甲剋期令歸土無主者捐俸買地葬之民頌其仁秩滿擢山西道御史未幾卒

曹志

黃斐字雲襄號策園僉事綬之四世孫少與包夕齋張蓉嶼董岳堂陳非園遊亦及侍黃南雷講席康熙九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改御史疏參廣平府沈某下督撫劾奏大吏以屬員貪縱慮并坐謂沈某已前乞休聖祖大怒謂此見黃斐疏上特顛倒年月以圖掩飾耳遂以失

察罪之四川布政使家人以貿易失盜誣指良民所開失物甚多斐疏糾謂金珠羅列非下吏苞苴即川民膏血且吏而商已罔利矣況又波累無辜乎隨奉旨察議二疏出直聲震一時陞太常少卿轉左右通政歷奉天府尹晉通政司仕終副都御史子廷銘副貢生授行人司正歷戶部郎中

曹志

陸經正字復古大理卿世科之孫登康熙十二年進士授山東利津知縣同選者多貸金以壯行色經正曰異日必浚民膏以償欲為廉吏不可得矣獨與兩蒼頭策

鄭志稿 列傳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憲之任邑征額有陋規吏告以舊例可取厲色叱之凡催科有常期兼有定式及數而止無稍溢鎔銖者民感之輸納如約不施鞭朴而正供獨先諸邑訟者初投牒即請其情偽以單詞決之或須訊鞫兩造具備隨聽斷無久淹者邑苦貧士多失學數十年中無一人得列賢書經正歲時集諸生于學宮贍給之為講析文藝自是有登甲榜者邑人謂之破天荒任滿晉蘭州知州旋乞致仕歸

曹志

徐懋昭字晉公康熙甲辰進士知沛縣沛有前孝廉閻

古古方亡命刊章名捕懋昭重其志節外奉簡書而陰厚其家其後古古以合肥龔司馬之力得釋生還懋昭繼粟繼肉執後進禮時人以為難其治邑以文學飾吏治在沛縣凡六年家止老屋數椽無一壠之植妻子未嘗服紉綺已未詞科薦舉鴻博既報罷遷開封同知柄在太守不得一展其志平日與周鄭山李譽樵洪海槎唱和極多及卒海槎為詩哭之且誌其墓洪程鄉集及續耆舊傳盧宣字公弼一字函赤康熙五年舉于鄉再上禮部不第以母老便養授蕭山教諭蕭為水陸孔道邑令有事

鄞志稿 列傳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輒借力能補所不逮毛檢討西河方困于諸生宜極力嘘拂之丁內艱歸補嘉善陞鎮遠知縣兵燹後遺黎無幾大吏令招湖廣民實之宜鎮撫新故皆有威德郵傳往來如織臺省符牒催呼旁午一切不以擾民俾安堵休息後以積勞致病乞休督撫咸慰留不能奪去之日士民為樹碑于中山之陽歸後杜門著述有鴻遠堂集八卷黔行紀程一卷工書法兼擅繪事以墨蘭著續耆舊傳謝于道字敏公行人于宣從弟康熙二年登賢書越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聞父病請假歸尋丁

外艱服闋補原職陞員外郎嚴獄吏需索之弊冬日製衣以給重囚之裸體者遷戶部郎中出督雲南學政滇省淳經喪亂多失學于道脫略威儀相視如師弟子途次有擁輿問業者永昌衛官與諸生為難行文審理知為衛胥所陷遂申其狀于督撫疏衛官而白諸生冤行部所至多立石紀德後數十年滇士官于浙者猶追述謝學使不置惜早卒未竟其用云曹志

鄞志稿 列傳十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宗忠簡黃文獻王忠文集以惠學者陞鉅野令邑民置產多不歸戶里胥催科有遠步數百里者克承編甲命就近著戶籍公私便之舊時審丁止憑吏手得恣意為奸克承逐保按籍閱視得實宿弊遂清鉅素多盜有曹州李姓者號天王鑽為盜魁身不出境而羣盜倚為巢窟捕尉莫敢問乃于元旦出不意擒之餘黨次第窮除鄰境俱安堵邑當曹定下流歲苦水克承相視高下潸其淤塞沮洳皆為膏腴撫軍以卓異薦旋得疾卒時方攝定陶鉅野民間之並垂涕為祀諸名宦鄭寒村墓誌兼采曹志

陳紫芝字非園性純篤事其兄金芝如父白首無間言  
從黃南雷講學與陳怡庭仇滄柱諸人相切磋中康熙  
十八年進士主考葉文敏公見其名喜曰浙東名宿也  
薦入館選旋以親老歸省丁外艱服闋改御史毅然以  
風紀自任時外吏餽遺京僚名為書帕于科道官尤重  
紫芝一切峻拒有奸徒鄧二者張酒食肆以妓為囹內  
私置囹誘良民入其室恣嚇詐或不遂所欲即囚禁  
之甚有潛斃者踪跡詭祕又以賄徧結當路人莫能詰  
紫芝巡視南城遣役捕得一訊而服遂立置之法嘗上

鄧志稿 列傳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謂朝章國典宜歸畫一民間冠婚喪祭尤未有定制  
請編纂禮書又疏乞裁并屯衛大指謂屯衛始于前代  
今名存實亡而其籍掌于衛官有司不預知請以屯務  
屬州縣則錢糧可稽地畝可核逃盜可清所建白皆切  
于實用時封疆大吏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按張汧大  
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不法臺垣無敢糾之者紫芝獨  
具疏參劾且請罪其保舉之人疏將上有大臣力止之  
不可聖祖已遙望見命上殿即出疏因面啟其罪上頷  
之且曰滿朝為所賄囑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翊日面諭

九卿保舉湖撫者一體嚴處事雖寢不行而紫芝直聲  
震朝野事見鄧志稿列傳十旋陞奉天府丞兼督學政  
力絕請託所得多知名士請葺學宮墾荒土置學租設  
教習部議允其二歸朝陞大理丞讞獄慮囚屢有平反  
在廷多側目以其方承眷無如之何一日偶於朝房啜  
茗歸至寓暴卒浙江通志兼采山東萊州府志鄧志稿  
陳汝咸字萃學號悔廬翰林錫嘏子也少隨其父于講  
會中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凡星緯方輿之說無所不究  
而以慎獨為宗旨驗其功于修己治人之間顧未嘗以

鄧志稿 列傳十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學自名康熙三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座主安溪李  
文貞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拉之同往汝咸謝不預  
散館改漳浦知縣漳浦俗好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  
產汝咸下車著令凡戶婚田土先令親屬保甲議議成  
息訟于官其大者甫受詞即面諭訊期不遣役下鄉亦  
不少稽時日吏無所容其奸俗好服斷腸草以誣人嚴  
禁之倣古有輕罪者命納草以贖又捐金募民誅草以  
絕其種民間酷信巫有病昇諸妖師狂走禱祝雖藥石  
亦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汝咸開示

曉諭并自製藥以濟貧者巫風以息值徧審上戶或數千畝下戶止數十畝舊例任糧長者計戶不計田上戶逸而下戶常勞又都鄙分保大小不均汝咸定三百畝爲率上戶分之下戶合之輪當糧長保則限以二百家無少贏縮閩之丁口專據明時戶籍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汝咸援國制請于大吏令入籍二十年以上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除之各縣皆以爲便鹽課則草場差杜包納凡漳邑商民之困皆爲之一蘇暇日爲諸生講明經史修銅山朱子祠堂漳故有黃石齋誠

鄭志稿 列傳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書院爲浮屠所據理而出之贖以田兼葺石齋諸書以示學者同邑錢忠節墓在古田縣黃檗山爲修其埏道而清其界任漳浦六年督撫交章薦而當軸者尼之及更一紀尙未調會南靖多盜而汝咸在漳浦令各鄉練鄉兵有賊黨數百伏邑之七星洞發鄉兵擊走之復聚于丹竈山已而聚于平和山因誘其黨林大札令擒賊魁曾睦以獻賊始解散又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細訊之則知海中凡有六頭目且因供詞併得勦撫機宜申請招撫果降其四大吏奇其才遂調守南靖漳民聞

改調競取桔槔犁耙塞縣署門出則擁輿遮道不得前乃夜半微服去始得抵南靖漳人爲立月湖書院以祀焉月湖者汝咸所居也因爲名其治靖如治漳浦招降歐山羣盜且大興境內河渠未幾內擢刑部主事靖民攀留者一如去漳浦時尋遷廣西道御史疏言臺灣事宜次陳命案條例宜加詳定已聞海賊燒汛船特具防海二疏大旨謂海疆防賊命商舟掛號以憑查驗其實賊出海止乘小舟及奪商舟則關防縣照已盡得之非掛號之所能查況商舟利走大洋風急帆駛賊舟不

鄭志稿 列傳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攔劫今以掛號故不得不迂迴于礁嶼之間而賊船乘之是掛號反爲商舟之害也又言賊雖海中飄蕩經冬必返其居故在洋之劫掠宜責之巡哨將士而未下海之踪跡宜責之本籍州縣誠能嚴行保甲何不可窮治之有疏上溫旨慰勞龍眷日隆五十一年海賊陳尙義乞降即徐容所供六頭目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尙義不至囚具劄謂當因其來而亟許之自請行且薦福建舉人阮蔡文與同往鐵山鳳城島招納陸辭聖祖面諭近御之臣不可蹈險但令蔡文入海爾駐遼左以待蔡

文果撫尚義并令集未來餘黨十餘年巨患悉平復命  
都御史趙申喬薦其能實心辦事擢通政司參議尋命  
使湖廣祭炎虞二帝陵兼賚駐防將士湖南北谿峒深  
險施州九溪等處尤崎嶇或請但遣他人代給汝咸不  
可徧歷其地谿洞長出迎則宣布國家威德以諭之事  
竣晉鴻臚卿再遷大理少卿會陝西甘屬報荒奉命查  
勘入境見飢民載道即不御酒肉山路仄則下馬步行  
嘗一日踰九嶺至平涼急發所貯粟賑之體素孱以勞  
瘁致病猶力疾不已至固原而卒訃聞聖祖憫之蔭其

鄞志稿列傳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本醇入監讀書本醇故諸生亦謹飭能守其家法孫  
熙綱乾隆辛卯舉人今世所傳漳浦政略乃邑民哀其  
告約諭條文移而梓行之者其奏議及詩古文曰心齋

集若干卷藏于家

全謝山墓碑及浙江通志

蔣兆龍字御六四歲而孤鞠于外家甫就塾即循循有  
規矩刻意勵行非禮不言非禮不履同學皆迂之及長  
授徒會稽主人豪家也侍兒百輩出入交錯常正襟危  
坐從無流視侍兒竊歎曰真聖人也又嘗假館錢湖一  
日襍被遽歸叩其故不肯言久之乃知其因奔女康熙

三十年成進士初任雲南浪穹縣蠻獠雜處一以至誠  
撫之莫不帖然晉保安知州治如浪穹民有投訟牒者  
呼至閣前以情開諭絮語如家人訟者往往內愧復懷  
牒去吏役見其和易暮夜以金進求出人罪立予杖而  
褫之移治歸州陞刑部員外郎每逢訊期反覆評審惟  
恐一人失入然罪犯明著者執法不少阿關節既絕或  
以兼金請于公子莫敢應時京師遊手之徒爭為部胥  
冀分苞苴之餘獨相戒勿事蔣郎中公署終歲如洗典  
衣質衾僅給朝晡冬月惟一大布羊裘夫人不能治複

鄞志稿列傳十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裙怡然也出知平涼府值西陲方用兵軍需旁午日不  
暇給會大將軍過供應簡淡遂以買馬不稱被劾平涼  
民數萬叩制府乞留不能得雨泣送之歸後猶責償馬  
價無以給命籍產止破屋四楹身沒幾不能具棺聞者  
傷之初自歸州赴京便道旋里偶乘肩輿出適有貲郎  
得罪于諸生諸生誤以公與為貲郎之輿環而擊之碎  
其簾亟下輿問故諸生惶恐踵門謝過笑曰彼自當擊  
諸君特誤耳何尤焉揖之外堂茶話而別其雅量復如  
此全謝山墓表

戎式弘字含大通政上德之子康熙間拔貢生初任萊蕪縣值歲歉奉命蠲賑不足出已貲佐之日赴各廠察核按口均給病者設藥局踰半載全活者眾有營弁率健兒入境縱圍場蹂躪民田式弘遽奪所持令箭用印封識繳納帥府于是相戒不敢復犯遷江南旌德縣兼署績溪有逋賦數千積久未清而地瘠民貧雖敲朴不能應式弘惻然爲鬻其先業償之丁外艱瀕行士民繪攀輿泣別圖以贈服闋補福建安溪未幾卒子澄字心源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知四川德陽縣蜀中萬山回互

鄞志稿 列傳十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令者率循資待滿澄少年銳于有爲大吏知其能以全蜀丈量事諉之澄素講勾股法所至親自履畝凡兵燹後開墾成熟者無隱漏久荒賠累者輒豁免之官民皆以爲便陞督捕司主事改職方卒

曹志

范正輅字載瞻吏部郎光文從子康熙丙午舉人初就秀水教諭尋陞泉州德化縣攝篆大田撫軍以其莅泉久咨及一方利病遂條議十事以進檄下閩屬遵行之長子從益以明經爲桂林簿次子從夔康熙三十八年舉人

張之紀字公肅以太學生爲東萊縣丞陞河陽令旋攝河內以病告歸立義塾義田延師教族子弟三黨中乏嗣者爲贍田立祀修墓焉

謝允文字有聲太學生由光祿寺典簿陞湖廣衡州府通判捐俸置學田供廩餼攝郴州篆有周濂溪祠宇久圯修葺爲書院置田贍之前守劉某遺孤貧甚不能歸資助之爲之授室其好義多類此

右三人皆曹志所載其傳多冗詞而少實跡然亦不敢削也姑節存數語以志其概

鄞志稿 列傳十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時臨字二咸甲寅三藩之變總制周有德知其才辟置幕府後隸撫軍楊雍建從征黔中議敘授湖南城步縣部有紅苗最難撫時臨曲意安輯之丁外艱歸服闋補河南汝陽縣邑經喪亂之餘田疇幾廢楊埠有支河久淤時臨疏濬復其舊民始得灌溉之利康熙三十四年河北大水戶口皆流亡時臨遽以便宜開倉賑濟而後申上僚上僚嘉其膺弗責也河北盡食蘆鹽獨汝寧一郡食淮鹽蘆商欲併之時臨謂蘆鹽計口而授不問所需多寡以成額給之是厲民也吾不能爲河北盡革

其害反徇商人意以害境內乎爭之力得止汝寧諸邑均受其庇撫軍徐文敬公潮亟稱許謂宜久任由是後諸大吏皆留之在汝陽凡二十餘年始陞兵部主事以病乞歸初作令時俸入皆以給宗族親友之貧者既歸蕭然無有一日太守來通謁以無襲衣謝之太守適有所白逕登其廳事乃遣人四出假襲衣久之始得見晚景益顛頽以卒

全謝山墓誌

董雱字山雲父德巍以淳行稱黃南雷誌其墓三子雱其仲也長雱拔貢生授上虞訓導後陞國子監學正以

鄭志稿列傳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母老不赴季霖亦以拔貢知臨漳縣內擢工部主事雱以諸生入太學援例授房縣令房居萬山中亂後井竈蕭然其田分三等賦亦如之初有司招民墾種所墾係上中二等田而所報則下等之賦有司方事招徠弗詰也及是詔令長吏募民開荒能盡地力者得書上考荆襄郢鄖之間有司各踴躍從事而房縣無有太守詰之對曰房之未墾者皆下等田而其籍之在藩司者則上等賦也將來所入且不償所出卑縣已戒耆老無妄動矣太守不以爲然曰居官傳舍耳但得書上考何慮後

日爲雱終力持之其後果爲南土之患民報墾者多礎

礪水旱卽失收賦不得蠲售之則莫有應逃亡者比比

而房縣民獨無事遷永昌同知移萊州其屬邑歲遭大

水爲濬河築隄水患遂絕擢永昌知府時制府議開孟

迺銀山雱爭之曰孟迺係土司若開山必遭大眾遺大

眾必陵蠻戶而金刀所在漢人與蠻戶必有互相攘竊

之事且成亂階制府以其阻議頗愠會六月米價騰踊

民多死者由永昌文移至會城往返需六旬乃先發常

平倉并借施甸之穀以給之而飛騎請擅行之罪于制

鄭志稿列傳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府制府果大怒遣人覈其數皆可稽無升斗私且民間

頌聲翕然乃止以年老不及令去官尋更悔之得原品

致仕而孟迺之議亦止子弘字樂窩號鈍軒能驥窠書

兼習繪事以宗譜多訛求全謝山考定兀兀手鈔至盈

尺謝山續耆舊詩之役走故家采訪甚力次子宿字守

素號梅圃最工隸書兄弟皆能詩相唱和然去雱罷官

不十餘年各餬口不給可以知雱之廉矣

續耆舊本傳兼采曹志

王暎字禹瞻號曉園少負才以幹略自許一日見陳裕

齋裕齋語之曰士不通古今雖寇萊公之才猶爲乖戾

所謂乃精研史學補諸生再踏省門不利卽棄去遊京師武陵胡復齋出知夔州邀與俱復齋晉僉事分守川東仍留置幕下會大兵征喇藏以餉不繼引還聖祖再命四川甘肅雲南三路出師制府視川中諸屬吏無可任饋運者憂之復齋薦睽才制府召見語合意假州判銜令督餉前此馬一疋馱糧二石喇藏去中國幾萬里半途馬多斃餉由此缺睽乃請于制府馬皆有副出松潘路歷竹浪諸國皆屬夷睽厚結其酋長酋長喜以所有牛畜代馱馬得散行數千里至沙磧外則馬皆肥健

鄭志稿 列傳十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有副因不至羸疲一日迷失道時已昏黑平沙無際不知所向軍士皆惶惑睽謂管子稱老馬之智可用命縱銜勒隨所之日間騎兵經過多遺矢在地馬得逐氣而前逕造大營至弱水軍不得渡投以竹木皆沈睽語川帥曰吾聞古人有以革囊濟水者乃製革噓以氣使脹固緘其口試之囊果浮水面卽取軍中牛馬皮爲數百囊連綴兩岸令軍士數人齎巨索先過用索橫互于河人挽索馬乘囊遂畢濟旣抵喇藏甘滇兩軍先至而餉已盡時親王督師問川帥餘糧有幾川帥意不欲分

給而不敢拒曰須問司運者王立召睽對餘五萬石因命均給三路兵旣退川帥咎之曰若不欲歸乎睽對今在絕域幸合眾力得破賊何患無餉否則兩軍飢死川兵豈能獨支不數日與同盡何歸之有卽運輸兩軍王解所服貂賜之軍齊進竟復喇藏班師藏中白金山積軍士舍衣裝競以馬馱金睽禁部下敢挾金踰二百者斬後歸經雪山舍衣裝者多凍死惟運卒無恙敘功授陝西漢陰縣邑饒水利而土人不知稼乃申請招湖廣人開墾官給牛種大吏謂漢陰自來無水田設不效牛種安所取償不許睽再申請遽以牛種先給應募者大吏無如之何是年秋大穫土人競墾荒遂成沃土邑多虎災禱于城隍神虎遠絕城西紅石崖當孔道極險仄睽以水田所得賦償牛種外募工鑿平邑人無知學者遇學使者試不能滿額睽擇穎秀子弟置義學躬教之有劉崇者尤加意噓拂踰年舉于鄉士始漸知讀書值制府獲譴諸嘗保舉者皆褫職睽自以軍功議敘非特薦大吏嫌其倔強遂循例去官邑民斂田千畝請留居不可歸而貧甚後劉崇知定海縣訪之所居在窮鄉

鄭志稿 列傳十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幾絕食乃延主舟山義塾未幾卒

采定海令劉崇所作行狀及征西日記

邵基字學止號思蓼父恢字真長以碩學為里黨師顧  
屢躓場屋年踰艾始舉康熙癸巳恩科未幾卒基幼承  
父指授康熙庚子舉鄉試第一次年成進士選入庶常  
授編修再改御史命巡視京西時世宗憲皇帝勵精圖  
治深惡臣下苞苴之習舊奉使者外吏競有賂遺基性  
素介盡卻不受回京襍被蕭然上廉知之始有意大用  
改給事中侍直皇子書房副鴻臚遷通政司參議改祭  
酒再遷都御史入侍直廬基小心謹畏出入禁廷凜凜

鄭志稿列傳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溫室之樹為諱屢膺召對密有獻替不一語人雖妻  
子亦不知世之趨附者及門多被辭頗以此致謗然于  
閣部大臣舍公事相見外未嘗有私謁數主會試李彌  
山為其同學老友頓上春官不見錄人乃服其公擢吏  
部右侍郎今上即位命巡撫江蘇時河督性復江左諸  
大吏皆曲意下之基與議開河事不合因并與江督左  
由是事多牽掣有州守以貪聞已疏劾去職復有保舉  
之者基自恐負任使而又不得專行其志惟事正身率  
屬或以惠山泉餽斥之曰是即飲貪泉之漸也爾無以

此相嘗試故同列雖不嫌亦不能有所加旋得疾上遣

大醫診視竟不起遺奏至京予祭葬如例初基為侍郎  
時賜邸舍內城遷寓惟衣一籠書數篋及任江蘇先君  
子過之見曝薏魚于庭曰此鄉味吾適遣人歸里因命  
致此隨市肉一觔兼取魚佐酒止二簋其後諭祭使者  
至門所居在隘巷不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設  
廣筵則畢事于簷霑之下使者太息而去子鐸字景夫  
丙辰進士以庶吉士改檢討早卒

節錄全謝山神道碑  
兼采先吉士祭邵中

鄭志稿列傳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范廷謀字周路號省庵孝子洪震之孫少從學于陳編  
修怡庭屢試輒躓赴北闈亦薦而不售會武昌兵變三  
韓張公敏乘傳視師邀之偕行軍機宜皆代為部署張  
公謂其才宜早為世用何必從事帖括適陝饑開例即  
代捐貲得漳州通判時權海關者多不遵成例廷謀為  
列其弊申詳大府並立石道左示商民定額俾官吏毋  
得橫征平和縣令某以不恆與情致激變時議加勦廷  
謀亟白制府請自往撫慰民果帖然丁內艱歸服闋補  
雲南府倅量移郴州知州有命案捕係二十餘人迄不

知正犯爲誰乃禱于城隍祠齋宿三日卽于祠中集諸  
囚謂之曰神已告我矣唱名次至一人神色惶遽詰之  
立吐實遂盡釋餘人自是鄰郡有疑獄輒檄使訊治撫  
軍以爲能特具疏保題入都命督糧輸甘肅往還九閱  
月事竣候陞郎中旋諭九卿舉堪任道府者廷謀預焉  
引見授臺灣知府舊仕臺者一切章程多用僞延平鄭  
氏故制且其地多流寓而番民尤梗化因條八事上大  
吏謂兇番宜勦荒地宜墾田賦宜均住籍宜定臺城宜  
建築民番賦稅宜一士子宜取本籍澎湖宜添設府同

鄭志稿列傳十

二五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知一員以稽查舟艦防姦宄制府高公採其半上奏行  
之會屬吏以罪被籍御史誤取邑中平糶公項并沒入  
之廷謀以國課所關力與爭遂以徇庇被劾引見面奏  
事得白超擢兩淮鹽運使時年已六十有八大督署門  
曰竭力勤勞拚老命苦心調劑做清官閱三年以重聽  
屢就大吏乞休上廉知之責以沽名釣譽且諸事以老  
推諉命解任修築鎮江城隨至京口週城勘閱燒塹鳩  
材未畢工得疾卒

采家  
狀

傅維祖字文孫一字海峰父攀龍能詩全謝山續選者

舊集列諸北郭八子之一維祖舉康熙辛卯鄉試數上  
春官不第就刑部學習期滿引見授福建龍巖州漳平  
縣在任九年調福寧府福鼎縣維祖居官好修舉廢墜  
漳平舊止木城明正德間知縣徐鳳岐始築土甃石康  
熙十六年大水城東北隅崩數十丈其後西南隅亦圯  
工費浩大前令相視莫敢舉維祖申請大吏領帑承修  
費不敷則捐廉濟之邑南龍江有浮橋用船二十四隻  
上設板以鐵索橫互兩岸久而船朽橋廢民病涉乃捐  
貲新之又慮山水驟漲當解纜分船以避衝擊別造二

鄭志稿列傳十

二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舟以備渡由縣至州道由金溪潭舅姑嶺潭深嶺峻逕  
不容足乃于農隙募工鑿石以便往來又佛仔山有先  
蠶祠適奉部文撤淫祠且命變價維祖以百金償價而  
別葺之爲菁城書院俾邑士肄業焉嘗有義冢斂暴骨  
之無主者葬已滿置棺其上殘樹枯骼互相委積爲別  
買地于高明寺之右表其四界立石記之後知福鼎縣  
未及葺以老乞歸卒

福建龍巖州  
巖州誌

范從律字希聲號西屏延平守筆山孫也幼穎異甫七  
歲父訥齋在都中能作書候起居後隨任延平筆山延

同里周孝廉淳伯授之經暇則自為講說適趙蒙泉過署與筆山論詩即以所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就正蒙泉大稱賞歸里中則與李礪山陳函輝相切磋前輩如謝恕齋鄭南谿皆器重之補諸生食餼且二十年七赴棘闈不見售以次當貢學使何端簡公復選拔之雍正癸卯始舉于鄉三上公車至癸丑成進士座主任香谷語同事曰吾主試得此佳士庶幾不虛選入庶常乙卯世宗賓天今上御極將增上歷聖尊諡掌院大學士可亭朱公命分撰孝端文皇后孝莊文皇后尊諡册文

鄭志稿 列傳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非庶吉士所職朱公重其名特諉焉散館引見以知縣用得山東武定府商河縣館閣大僚皆惜其去從律以筆山亦嘗作吏至今尸祝遂欣然就道至商按圖籍知商邑凡六鄉二鄉悉鹹鹹不毛舊有官莊募民開墾後應募者皆逃徙而數百頃浮糧令四鄉均攤賠納即力言于撫軍為具題豁免值歲旱失收請賑得報可暑月親至被災地方稽戶口以給之邑有奸民崔如蘭等結十虎社以刀筆毒善良廉得其最桀黠者重懲之境內素多盜有劉子純者為之窩主乃擒置之獄并得其

歷年分俵簿籍悉追給原主訟牒稍稀盜風亦衰止乃立義塾召邑士親課之于署中置書屋三間有以文就質者即延入與縱談旁縣士聞之亦競集會大計郡守以浮躁為撫軍黃公崑圃所劾去官而黃公素稱商河令不置太守疑從律擠之也訴于臬司臬司入其言凡案牘無不吹索加駁詰黃公已內召謝事從律知不可久處以病告遂與休致瀕行士民具車輿相送至郊外有諸生劉有信者邀宿其家生嘗被誣從律為雪之是夕設飲一老嫗年八十餘就席前陳謝伏地嗚咽不已

鄭志稿 列傳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省黃公方將入都出白金一函贈之曰知君素廉以為道里資既歸菲衣藿食為寒士所不堪惟日與里中後輩論文賦詩以自適年七十餘卒 宋年譜及黃崑圃集張興宗字肯堂以太學生入都就選人籍例應得州佐世宗不次用人引見以為能發山東試用知縣適歲荒臬司唐公峩村諉以查賑時同事者務主節省頗不能徧及唐公出飢民攀輿聒擾愈激怒與宗宛轉調停覈其果為里中所浮冒者汰之餘皆按戶口而增其數唐公喜以為善會吾意且能補吾過言于撫軍得題署堂

邑踰年遂實授初至見糧額皆憑戶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一切摘拏大戶勾消流水皆出吏手因得舞弊絲毫增而為釐釐稍增而為分遂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而以民間之羨抵之興宗素精算學按畝分會計知其數不合然簿籍已定姑取赤歷核實勾消歲終餘二百七十餘金念所羨無從給還則以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免其征貧民受惠不知所自次年乃令赤歷以毫而止無得改毫為釐者歲終猶餘百五十餘金吏以前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其所親稽延不完以圖

鄭志稿列傳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被澤興宗必欲絕之于次年令以忽而止吏稍稍窮歲終不過十餘金命貯之庫以備公用而浮徵漸絕又念曩者查賑之役皆由保甲之法未善乃實心清核詳見所著堂邑戶口記其法至備可舉而行之天下平時嘗謂聽訟之失無論事之大小動經數月甚或數年鈔詞有費出票有費掛牌聽質有費上堂又有費而尤可訝者所謂賞紙之例夫以票為賞是導之需索也及是則凡呈詞準理者定在三日而鈔詞之費免簽牌則量其地之遠近限以某日違者必責而掛牌之費免屆期不

論早晚立與問斷消案或須覆訊則即在次日遇甚冗則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守候偵探指撞之費免嘗語人曰此輩如鬼如蜮謂能使之一切風清吾不敢信但不至決波倒瀾耳其後山左復饑大吏援以工代賑之法題開武城臨清夏津一帶運河興宗方攝臨清篆所轄役夫二千三百餘人共計估土方三萬三千七百有奇發帑銀二千七百兩歎曰以工代賑周官之良法今天子極意拯卹而大僚不通知古今冒昧奏行區區小吏惜無由以利弊上達蓋大工既興所聚人眾米價且

鄭志稿列傳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昂一也赴工者皆壯丁老幼婦女仍無所得食二也且如築城築隄可以土方計今開河道河身限二丈四尺初在平地一人竟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及至七尺則高下懸殊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至一丈五尺以上則水已灌注又別需涸水欲涸水必需椿需壩需水車而掘土者復兼運土往返愈勞三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值不加增勢必逃亡司牧者雖以身殉之亦何益三也惟初計土工之時逆慮及此而又別謀所以拯其老幼婦女之法方與周官意合茲者上官既未嘗悉

其委曲不能博詢于眾及具疏定工則束于成數後雖知之而無由變通將如之何乃首捐己貲次苦勸富民之稍有餘粟者令其助工給食不足復那移庫項以濟之較所給帑金增至三倍僅而得集日則步行河干夜則握算發值遂以積勞成疾右足爲汗濕所傷屈伸不得自如事竣歸堂邑將以疾乞休而同官有百方脅民以助役者民輒頌堂邑令事以隱誣之同官慚怒遂以前語微洩于大吏因遭劾邑民間代者至閉城拒之太守親至城下諭以令雖暫謝事吾當代爲申理民始啟

鄞志稿 列傳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聞前所那庫項尙未完邑富民相謂曰吾儕幸不居臨清今準助工例爲令君免此累不旬日滿此數已而得旨再召見將用之直隸而興宗以足疾發奏對畢蒲伏不能起乃賜歸歸後疾益甚家無長物僵臥一室遂戚戚以卒

朱堂邑士民所編惠政記及全謝山行狀

按興宗一邑令而傳至屢幅者以其所力杜之弊乃

古今之通弊而其言土工計值之法尤爲役民者所

易忽君蓋身歷而知之也故不嫌其冗備書之以當

官箴一則

李昌昱字復旦號匯川乾隆甲子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適辛未浙東大荒飢死者日以數百計有司委摺紳就富民勸捐助賑以貲產高下爲差主其事者有所左右或不能盡得其平昌昱獨與其友屠可堂徧走四鄉稽其戶籍實數富老不能隱各輸粟如數有司定議設粥廠昌昱爭之曰施粥之害有三壯者能就食老弱在數百里外餓羸之餘何由至廠卽至矣或因擁擠攫奪且將致斃其害一施粥則胥吏得有侵欺甚或雜以他物飢民食之適致死其害二聚數萬眾于一處薰蒸之

鄞志稿 列傳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氣必致癘疫其害三不如分圖造籍計口給米戶給一單注口若干閱十日一給各就近處寺觀令里甲及富室主之有隱漏及減少者許起訴富室倍捐里甲予杖則澤可均而害皆去有司從其議全活無算昌昱及可堂方典衣賣書自給無毫髮私也甲戌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出知江西臨江府臨江僻處江右俗強悍下車首廉得大猾何仰思廖永昌等治如法又痛懲胥役之作姦者每謂邑令曰吾居鄉知此輩之橫久矣諸君恃之爲爪牙然使諸君播惡于眾者皆此

輩也由是俗稍戢吏惴惴不敢肆乃修舉郡中廢墜學舍向苦卑隘徇諸生之請爲卜遷別于其旁置講堂朔望集士子而親課之新淦縣有沙湖歲苦水患瀕湖之民失耕者已數十年爲損節公費且捐貲爲倡屬吏助之築隄凡數百丈民始得安業士欲就講堂立石紀績不許新淦民欲建祠隄上以祀亦不許然性坦率不能承上官意凡十年不遷後屬邑有殺人取貨者牧牛兒從草間見之邑令方舉卓異匿不以報昌旻廉得實遣捕殺人者至一訊而服兼得死者衣服大吏薦令者慮

鄞志稿 列傳十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并有處分密諭使寢其事不可改令他郡守會審餓牧牛兒數日脅令改供始得食及質牧牛兒供如初且訴受餓事他郡守默然而罷大吏陰斃殺人者于獄而以失入劫之遂去官歸後士民爲補立講堂碑及沙湖隄祠里居脫略威儀每敝衣紉履與親舊過從見者不知其故二千石也卒年七十九屠可堂字斯壽號雁湖少司馬竹墟之後性至孝父庶諸生負氣好罵邑令有違法事面相詆訕乃假他事中傷視革之且治罪可堂挺身詣官請代令方怒予重杖四十可堂素弱不勝衣及

是血肉狼籍扶出堂廡上下觀者數百人皆爲揮涕庶好飲可堂方赤貧竭蹶以奉稍忤意卽撻之伏不敢起庶意解掖之乃立侍舉乾隆壬申賢書考授內廷教習期滿分發雲南署定遠縣及姚州知州丁外艱歸服闋補大理府太和縣適有征蠻之師軍需繹絡鄰治蒙化府有合江驛在深山密箐中遇急遞時致誤大吏檄其兼辦凡役夫例給錢三百而軍裝必藉馬輸送官馬不足僱之民間其值與夫價等乃出私錢增其二公事始得如期及撤兵題署白鹽井提舉鹽戶向苦采薪山巔懸崖削立運致甚艱煎熬常不及額可堂見山頂有泉乃鑿巖壁如溜漕狀運薪木順流而下民以爲便久之以勞瘁得疾卒

鄞志稿 列傳十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昌旻傳采講堂碑及湖隄祠記可堂傳采家狀

陶泓字書田其婦翁爲李孝廉礪山負高才願困于公車不得試雅器泓每語以古今經濟之學泓性卞急礪山亦頻戒之後中雍正乙卯副榜考授州判分發江南署新陽縣丞撫軍莊公有恭一見引重適淮河決命以查勘桃源阜寧贛榆三縣水災時居民漂沒者多僅存者率露處隄上泓謀所以賑卹者甚備具稿將面呈莊

公聞莊公在寶應掉小舟急回值風雨昏黑從人及舟  
子皆勸暫泊俟次曉進發泓不可至決口舟隨流而下  
遂覆溺死莊公爲具題其事得旨贈州同賜祭葬蔭一  
子入監

朱范西屏  
所著行狀

黃繩先字正木一字嗣音號墨舫明僉事綬之後中乾  
隆壬申鄉試初爲諸生時極爲觀察長洲葉公所器時  
葉公已致政里居遂延主家塾葉公長于吏治謂繩先  
他日當爲世用每舉一切民間利弊語之丁丑成進士  
引見以知縣用分發江西旋知饒州府樂平縣踰數年

鄞志稿列傳十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改調浮梁繩先善治獄巧發奇中而時寓以寬厚之意  
前後諸大吏木之他郡邑有疑獄輒檄治潘村有報乞  
丐路斃者驗之有毆傷痕其地居民皆潘姓苦不得毆  
者主名因命暫就潘氏祖祠貯棺和俟屍親控告當覆  
檢江右人最重陰陽忌避見輿尸入祠族人大鬩或私  
相冒曰某殺人奈何累舉族繩先已令役潛伺聞其語  
遽執之一訊而伏鄱陽有盜劫僧物獲其一堅不承賊  
已俵散獨假銀二錠係僧徒鑄以供佛者繩先記舊歲  
景德鎮有用假銀貿易事露被執卽其人姓名詰之盜

駭服未幾鄱人又獲其一撫軍檄南饒二府雜治之獄  
不具復以諉繩先繩先見其人被掠無完膚意惻然爲  
之洗瘡傳藥召其母妻列于前以情諭之盜大哭遂吐  
實豐城人有余上文者其弟耀文被毆死歷訟不得直  
會聖駕南巡上文至山左籲冤發本省訊治其事已二  
十年中更守令督撫非一大吏慮得實則前承審官皆  
獲譴將坐上文誣控繩先爭曰定例驚蹕罪當軍事誣  
且反坐今上文以弟故甘自取罪此必實有冤奈何使  
兄弟俱以不良死遂竟得殺耀文者特以上文所控微

鄞志稿列傳十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不合使承審官得免議上文亦邀末減其聽斷多類  
此在樂平有前明邑令張彥芳于靖難時闔門投井死  
邑人爲立清白堂繩先加修葺作粟主以祀且立碑表  
之在浮梁修昌江書院苦無膏火資城南有社學久廢  
其田爲僧徒所據親詣其地得斷碑遂奪歸書院民事  
有須親勘者勘畢卽就其地官亭或樹陰設座斷遣之  
無留滯然在本邑率歲不過數月常奉檄奔走讞理諸  
疑案遂以勞瘁得疾乞歸未幾卒

采家狀及浮  
梁去思碑

鄞志稿卷十

鄞志稿卷十一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儒林傳上

班史作儒林傳所載皆經師而董江都不與焉宋史又特別道學於儒林專以建安為大宗上溯濂洛此外即東萊象山及永嘉諸公俱溝而出之繫之儒林之列所見雖不同均淺之乎視儒林也吾邑自慶曆五先生首闢學統南渡後有親承之龜山者有私淑於上蔡者有稱金谿大弟子者自訥菴果齋出而朱學始獨盛有明

鄞志稿 儒林傳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代則整菴姚江各有宗派迨其末年而漳浦蕺山之門又紛然以志節經術自見要而論之皆儒林之嫡傳也昔人有言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陸忠宣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皆粹然儒者使其例則所錄且不僅此恐墨守門戶輩見之幾以為決藩而毀籬也故止取其平日素以講學著者列之傳中而窮經之士亦附入焉作儒林傳

王致字君一與慈溪楊適杜醇為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弟子尊師之稱為鄞江先生時王荆公宰鄞敬禮

甚至嘗與言政事荆公復書曰先生無事于職而愛民如此可以為仁矣慶曆中詔天下立學薦補本州教官辭不受至和二年正月召為校書郎命下卒年七十宰相陳執中奏錄其文得一百八十篇藏之祕閣延祐志

按荆公嘗作鄞江先生墓志然不載於集舊志但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今王氏家乘有其文聞志遂錄入之全謝山祖望嘗為之辨曰志文中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穀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考郊祁皆邵之弟

鄞志稿 儒林傳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邵係徽宗宣和三年登第建炎初假禮部尚書使金補其弟祁為明州觀察推官因家焉鄞江先生卒於至和二年邵兄弟已在弟子之列最少年亦不下二十乃閱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使金又十四年始自金歸又十二年命知池州而卒何其長年也志文之出於依託不必言矣今觀聞志所錄墓志繁冗卑弱與荆公文體絕不類謝山之辨甚嚴即傳中所載至和間勅書舊志未之有疑亦采自家乘中係王氏後人偽為之並削去



王說字應求致之猶子受業其門教授鄉里餘三十年  
熙寧中以特恩補本州長史嘗建書院于桃源之鄉因  
御書桃源書院四大字賜之人稱此爲小鄒魯遺集失  
傳今僅存慈谿縣重建驄馬橋大寶橋二記弟該字蘊  
之慶曆六年進士好古文尤長于詩官吉州安福尉使  
者過境上屬該訪金橘該曰民事竊嘗有意矣茲非該  
之所知也使者不說而去熙寧中終襄州鄧城令初官  
舍有樹葉長尺許每詩成取樹葉書之罷官行李蕭然  
滿篋詩葉而已隱居廣德湖之望春山說子珩字彥楚

鄧志稿 儒林傳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觀三年進士仕至宗正少卿年八十卒著有經傳異  
同論三卷臆說五卷時政更張議四卷該子璿元豐五  
年進士以文行稱

延祐志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以讀書  
窮理爲先學者稱爲西湖先生慶曆中詔郡縣立學延  
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師因推掌教縣庠者數年又  
教授郡學一時賢俊皆在席下同邑豐公稷袁公穀俞  
公充天台羅公適其著也王荆公宰鄞與之書云足下  
言行篤美信于士友窮居海濱自樂于屢空之內此僕

所仰歎後登皇祐五年進士調廬江尉自以祿不及親  
絕意仕進以大理評事終于家贈正議大夫有遺集三  
十卷建炎遭燬失傳

延祐志

按同時慈谿有楊先生適杜先生醇學者合稱爲慶  
曆五先生

郭維其先河南人父貫官長沙判建炎南渡維徙居四  
明以程張諸公遺書教授諸生里中後進由是始知中  
原學統

閩志

高閱字抑崇號息齋其先由廣陵徙居於鄞弱冠入太

鄧志稿 儒林傳上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見楊文靖公時授以伊洛之學宜和問文體習駢偶  
閱力變之紹興元年賜進士釋褐授祕書正字高宗每  
手書中庸儒行二篇以賜進士閱言儒行多漢儒雜記  
中庸實子思所傳乞罷賜儒行又請預嚴水戰之備帝  
皆嘉納後攝禮部郎賜對帝曰士論咸言寬徭安民可  
以召和閱對曰心正則氣正氣正則天地之和應陛下  
明問特致和一事耳帝是其說爲國子司業三舍學法  
皆閱所更定帝幸太學講易泰卦胡五峰貽書非之閱  
不以爲忤秦檜弟棣託姚孳請婚拒不許檜亦夙憎閱

以禮部侍郎出知筠州罷歸絕口不言時事嘗作春秋集註推程子本旨其言曰春秋非一王之法萬世通行之法也文武之道期於周之後王周公事業期於魯之子孫非止褒善貶惡而已又嘗集厚終禮一編朱文公定家禮多用之卒贈少師諡憲敏子文虎文善文虎官至翰林學士有天官書集註文善官將作監子衡孫爲吏部侍郎尹臨安爲檢正史宅之括浙西公田官屬皆增秩衡孫知不便獨辭賞乞致仕卒於家

延祐志

趙敦臨字芑民紹興五年進士官蕭山縣主簿校劉道

鄞志稿 儒林傳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外紀刻于越部使者郡守交薦之遷湖州教授少入太學與高閎見楊文靖公于京師得私淑二程之傳講明正學同里魏文節杞汪莊靖大猷皆其門人也所著論語孟子尙書禮記春秋皆有解其記奉化學曰教學不明禮義消亡讀書爲官不爲道仕宦爲身不爲君父兄之詔誥師友之話言非富與貴則眾笑之以爲不知時務其流禍遂至此極也其論學者審其是曰孟子學孔子人皆信以爲然子雲學孟子人皆不與焉蓋學者信其行不信其言故也其送陳揚廷序曰學詩而不達

樂之情不過知詩之言未可與論詩也學樂而不達詩之意不過知樂之聲未可與論樂也王深寧尙書輯其遺文而序之其略曰噫斯文黃收純衣之制太羹玄酒之味也昔者朱子謂前輩爲文明白磊落指切事情無睚眦側媚之態愚于芑民之文見之道微俗薄先儒緒論聞者鮮矣康誥曰汝丕遠惟商膏成人宅心知訓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用掇切要之語與學者共講焉

延祐志

孫枝字吉甫父允受業鄉先生沈銖學以真實爲本教

鄞志稿 儒林傳上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授鄉校者十年枝與銖之子煥同游陸文安門學問益精著書解十三篇袁正獻公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卽位上書極言天下大事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子同登進士第九時尙無恙郡守鄭覃表其里曰重桂鄉枝卓邁有知略自秦隴荆湘達于淮海凡險要阨塞瞭如指掌于邊事軍謀無不練習後父卒淮帥延致幕下自以祿不逮養辭不就起子爲昭武參軍郡卒噪於庭起子往喻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

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質登紹定

五年進士第後中教官科終工部侍郎願質子璿知臨安丞相葉夢鼎尙書王應麟以文章政事薦之成化志

沈煥字叔晦乾道丙戌進士銖之子也由定海徙居於

鄞弱冠省試第二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文

達公九齡為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復從其弟文安

公九淵游中乾道五年進士授上虞尉教授揚州召為

太學錄先是取士優劣一決于試煥欲參以譽望司業

難之煥持議如初會充殿試官唱名日序立殿下帝偉

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

鄭志稿 儒林傳上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當路疑其訕已遂論煥與長

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抑之在職八旬調高郵軍教授

煥方會食齋中聞命夷然敘別而出後幹辦浙東安撫

使公事治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飲食之需州縣奉

承不給煥謂國有大喪而臣下飲食自如乎移書御史

先治喪紀貪求自息可不煩彈治而肅御史從之歲旱

領常平賑恤上虞餘姚二邑無復流殍部使者奇之淮

東帥臣尤露章力薦孝宗猶憶其風度曰是向為學官

人物甚偉者乎忌者思梗其入假煥名作黨論且列為

三圖疏士大夫姓名其下以激眾怒謗語果喧從班有

以百口保其不然者然終不果召改通判舒州不赴時

史忠定方退休里中割竹洲宅延居之煥與同里袁正

獻慈谿楊文元奉化舒文靖俱承金谿之傳學業相勵

稱淳熙四君子晚歲與朱文公呂成公及其弟忠公極

論今古貽書相往復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晝觀

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不愧始可以言學自以資稟

剛勁非所以歡庭幃大書婉容愉色深愛和氣一章于

鄭志稿 儒林傳上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寢壁及卒周益公必大問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獎

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乃銘其墓寶慶

三年贈直文華閣賜諡端憲

本袁絮齋所撰行狀兼參用延祐志

袁燾字和叔朝議大夫穀之四世孫也生而端粹專靜

乳媪置漿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少長讀東都黨

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文達公遂師事之

同郡楊簡舒璘沈煥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劘登

淳熙八年進士由江陰尉歷遷太學正時方論擊道學

遂以學黨去更歷外服隆興間召為都官郎遷司封因

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晚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以言獲罪而去後權臣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常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一龜年雖沒眾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遷國子司業進祭酒延見諸生迪以切己之學謂常病世之學者襲先儒緒言未能自得于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遷侍講講詩二南及列國變風自身而家國及天下有關君德

鄧志稿 儒林傳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道者託義以諷時史彌遠主和變爭甚力臺諫劾其好名遂奉祠以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筮鏞磬管不知其勞也又嘗曰此心存雖賤而可貴不存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忠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所著於尙書禮記諸論說尤詳明成就後學甚眾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贈龍圖閣學士謚正獻子甫字廣微當正獻教授城南時論諸生當以立志爲先甫年尙幼首領其旨後問

道于楊慈湖簡簡曰學貴自得尊大人之言也心明則本立矣由是慨然以斯道自任嘉定七年舉進士第一爲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會遷職願侍養東歸通判湖州守衢饒二州提點江東刑獄爲外官者十五年一以傳心爲本教授學者復取孝經衍其說告諭屬邑於貴溪勸象山書院于廬阜修白鹿書院又建番江書堂自爲之記其略言諸老先生

鄧志稿 儒林傳上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矣師友道喪士習日駁慕超詣者無深實詳縝之功驚辨博者乏貫通融明之趣轉相依倣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而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幾有分門別戶之弊其原皆起于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堂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爲人者若何耳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莅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崇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熟習遺訓而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又明朱陸

之學非二曰道一而已矣和而不同乃所以爲和也道無終窮先賢之切磋將歸之于未始不同也其在衢州歲助養士千緡代輸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錢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十緡江東旱饑發倉庾之積凡州縣窶名隸司倉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單弱與失業者皆曲軫之又請度牒百道以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又檄制司爲保障捍禦之圖寇迄不敢犯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

鄧志稿 儒林傳上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于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蓋二君果斷不用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由不識剛之眞所謂眞剛者當爲之事斷在必行不當爲之事斷在弗行而已兼中書舍人

繳奏不摘苛細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乏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解秦民牛酒因奏今無以予人反重科之人心喜乎怒乎帝爲惻然史嵩之帥淮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于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于用人也疏入

鄧志稿 儒林傳上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報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嵩之擢刑部尙書復奏云臣于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繫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卽令遂勉甫無他志翌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力爲之辨清叟亦悔後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

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今其辭避實惟臣故乞  
趣其赴闕嵩之移京湖沿海制置使知鄂州甫言嵩之  
輕脫難信去年在淮西王楫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  
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  
行翌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  
復合奏留之尋除國子祭酒兼修玉牒官皆辭不拜遷  
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湖暴湧早魃為虐楮幣蝕其心腹  
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道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  
尋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

鄭志稿 儒林傳上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祭酒召諸生講習  
理義條邊遠十事擢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  
已上采宋史本傳甫嘗言觀草木發生聽禽鳥和鳴與我心契  
其樂無涯黃文潔稱立朝正直無所阿附近世掄魁之  
有益世道者惟甫一人而已黃東發集  
余端臣字正君精毛氏詩學宗慶源輔氏以溯朱子之  
傳入太學歸教授于鄉從游者常數十百人若王文貫  
其最著者學者稱訥菴先生至正志  
王文貫字貫道登寶慶二年進士教授真州除宗學諭

從余訥齋游以慶源輔氏為宗其門人如慈谿黃震奉  
化汪元春俱以學術政事稱於時弟宗道字與文別徙  
居奉化嗜古人之學窮渺討幽第嘉定七年進士為江  
東提舉司幹官著述甚富至正志

按至正成化二志及黃南山簡要志皆以宗道為文  
貫之弟惟奉化志則以為王時敘之子誤也

史蒙卿字景正號果齋獨善先生彌鞏孫也七歲能屬  
文十二入國子學通周易春秋兼擅詞賦登咸淳元年  
進士第授景陵縣主簿歷江陰平江教授入元遂不仕  
卒于大德六年年六十初其父肯之提刑湖北蒙卿往  
省遂從學于巴川陽先生呂岳師常德晏先生淵淵師  
朱子故蒙卿得聞朱子之傳晚年設教于鄉程端禮兄  
弟皆稟學焉先是淳熙四君子俱師事陸象山故四明  
後學皆宗金谿自黃文潔及蒙卿私淑考亭程畏齋兄  
弟守蒙卿緒言而四明又盛言朱學矣李廷機府志

鄭志稿 儒林傳上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會叔字友仁精春秋三傳教授學者行誼為鄉人所  
宗程端禮記東湖書院有日子少時侍友仁先生講學  
其中欲結屋以領湖山之勝願南北馳驅未遑也則知

畏齋伯仲亦嘗從之游云問志

程端禮字敬叔號畏齋學宗朱子務適于用初為建平建德二縣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禮遇甚隆鵝湖書院之旁有道院一日見驢跑地驅去復來默卜而發之得碣十餘上刻羣賢像因立堂祀焉秩滿以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郡守王元恭復禮請為學者師嘗謂門弟子曰學問之道具在聖賢經傳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邁病醫者進藥卻之坐頃頭容稍偏門人告之復端坐而逝

鄭志稿 儒林傳上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七十有五所著有進學規程畏齋文集藏于家弟端學字時叔至治三年鄉舉時歐陽玄為浙省考官其四覽賦詞意高迥同事欲黜之玄爭之力及拆號同事素熟其名謂玄曰非先生幾失此佳士泰定元年成進士除仙居丞未行改國子助教累官翰林國史院編修每有論撰學士虞伯生極推服之中書選令考校鄉試稱得人端學與兄同師史蒙卿端禮色莊氣和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端學方毅剛正舉動必合禮法人以比河南二程在國學時慨春秋在六籍中獨未有一定

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後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至正志

鄭志稿 儒林傳上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志稿卷十一

鄞志稿卷十二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儒林傳下

傅淳字伯厚幼有成人志稍長知自奮勵嘗業舉子試不利即取所業稿焚之益究經史百家言折衷于濂洛之說以論道德性命之奧讀易至繫詞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拱立曰淵乎休哉遂顏其室為退密守令聞其賢每訪以治道必參酌古今以對至老不廢書一夕讀周禮漏下三鼓不置侍者請休曰吾樂此不知疲也

鄞志稿 儒林傳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寢而逝所著有洪範敷言性理叢說大學補略視志

稿藏於家

成化志

戴安仲字仲莊耿介有守先是里俗治喪多用佛氏安仲獨悉循古禮復按小宗法立祠堂以祀其先凡冠婚賓祭多本朱子家禮時集羣從子弟講學郡守王璠高其名薦授郡庠訓導秩滿致仕歸自號樵園老人成化志倪復字汝新號畏菴嘗曰士生程朱後幸有坦途乃更欲立門戶耶故其說經談理止據先儒成論會而通之為門人講易及正蒙諸書詞旨洞達聽者莫不解悟尤

遂於鍾律辨晰名數潛思默會超然自得平生篤於孝友親喪哭泣遂成目疾束脩之餽未嘗入私室操履甚嚴市肆優場終身不一置足士友嚴憚之或羣居談詠復至寂然無聲善引誘後進若余通政本其一也諸學使咸接以賓禮內江劉瑞尤相器重每稱為畏菴先生而不名

嘉靖志

豐熙字原學生而穎異志趣卓絕嘗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遜第一等事于人即非夫也十六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倚廬三年郡守姜昂曰此吾郡顏

鄞志稿 儒林傳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也弱冠師事姚鏞受毛鄭詩弘治十二年殿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陞侍講與修孝宗實錄轉右諭德時逆瑾用事朝士多媚之熙獨不附瑾銜之出掌南京院事考滿便道歸省父沒喪之如母既免喪疏乞終養繼母不許復原職時資望隆赫中外莫不望以大用而忌者阻之卒不調嘉靖初始擢學士三年世宗欲考輿獻帝舉朝爭之不得熙率翰林部院諸臣跪文華門外哭諫聲聞大內上震怒悉竄之獄次日拷訊所繫八人以熙為舉首子廷杖謫戍鎮海衛後廷臣論薦及請



釋者百十疏終不聽熙在戍惟杜門著書凡十三年是時彗星犯文昌天鼓鳴浙江榜眼坊忽裂僉謂熙應之竟卒于戍所熙為人嚴重慎交與意所不合即當軸未嘗通刺其門少潛心六經尤精于禮所著一齋白菴二

集明史本傳

按豐氏自宋清敏公後如監倉治通判存芳俱殉國難見忠義傳入明則國子司業寅洪武中以諫觀燈貶德化教諭靖難師入即棄官歸給事慶景泰中諫易儲繫獄後歷官布政使熙即慶之孫也喬木世家

鄭志稿 儒林傳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氏為最惜熙子坊墮其家聲云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幼敦敏好學方成童著反騷已又著易解登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非其人交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正德初逆瑾竊柄乞告歸家徒壁立躬履田間治桑麻稼穡事暇即讀書部檄促赴京力請外出為湖廣提學副使至則下令曰學不師孔顏行不希曾閔雖文如雄虺且斥之修嶽麓明山二書院身為諸生說經世宗時在安陸藩欲就學告試為別設一臺課文送入學未幾疏乞終養嘉靖改元起為

四川提學調福建歷遷國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服闋補吏部右侍郎尋改左先是上奉皇太后謁天壽山陵語及擇相太后曰先王嘗言提學張邦奇器識他日必為太平宰相今其人安在上謝曰尚未用也及為少宰每得章奏輒稱善以指書其名衣帶間宮監以告答曰上用我當以堯舜之道進舍則亦有田可耕此非所關心也諸璫為色沮後攝尚書事前此選部除擢必先白政府邦奇曰黜陟自有至公乃覘當軸為用舍非國家設銓衡意遂不自內閣李文康心不平適主斷

鄭志稿 儒林傳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詔獄郭勳夜畀金四萬請寬其家人卻不受曰法者天下所共即天子不得私況我曹耶竟入其罪勳銜之及上將擢為太宰二人共尼之且使人以微詞相懼不為動後又欲命之入閣乘一陶真人最為上所幸遣人道意冀得一見謝不往裕景二王冊封朝議謂秦晉齊楚建國甚多今宜營浙閩以均民力邦奇獨曰江南財賦所出且接壤留都國初封吳王即改於周二百年來誰敢建此議者事遂寢上慕道改無逸殿為永安宮令內直大臣簪冠如道家或以相諮詢曰使我等背聖人教

不能從也母老久思故鄉今乞歸有名矣上聞之亦不復強太后將合葬獻陵上曰廷臣惟張邦奇至孝可授禮部尚書兼都御史以行相嵩亦忌公奏禮卿無兼憲職者上默然而罷後以母年踰九十力請改南乃出爲南京兵部尚書然上常念之輒曰張某何在將召入相嵩密劄謂邦奇性至孝母老不樂北來召之亦不至上頗信之會留都雷震中夜星殞于江奏謂天變非常宜嚴武備占者曰應在德望重臣踰日卒上聞震悼閣中擬謚以文恪文敏進上曰張邦奇真道學大書定字于

鄧志稿 儒林傳下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邦奇與姚江王文成公論學不合文成每言行先知後一日偶同舟舟子安檻未定姚江命以火燭之邦奇曰此非先知後行之一驗乎姚江不能答官翰林時作觀頤錄爲司業作昭事錄日所爲夕必書之爲政持大體不斤斤小苛議論務依忠厚故士大夫識與不識多傾心焉

明史本傳兼參用者舊集

余本字子華號南湖生而英邁立志不苟少從倪畏菴游讀書不爲科舉文字之學自五經及子史百家言罔不鈎玄纂精于天文地理鍾律象數悉研其奧尤深契

張子正蒙嘗言人對聖賢書則心明氣定及他玩好不能入從此攝伏心身久自得益與及門之士講解辨析期于人人各充所造一時以余夫子稱之性篤孝處母喪三年不入私室從兄弟早孤爲置室且給之田勇于臨義得喪是非禍福不一置于懷正德辛未殿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時內閣與權璫比鬱鬱不自得求補外授廣東提學副使至則以釐俗作士爲任察采有不合或面折不少容由是與巡按御史毛鳳忤疏其不法于朝鳳亦肆誣詆朝廷兩罷之遂絕意進取講學著

鄧志稿 儒林傳下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嘉靖丁亥復起督學山東陞南通政于文牒事無大小一一辨其可否罷行之曰此官所以遏邪說距殄行非是即曠官也晚與張文定邦奇汪中丞玉友善在南都一日過邦奇寓坐定傳中丞訃至爲嗟悼流涕述其平生行事方疊疊忽頭目暈眩氣啜啜欲絕邦奇扶其首哭呼不應竟卒于客座所著有讀易備忘禮記拾遺律呂新書解皇極釋義正蒙集解諸書

問志兼採者舊傳

戴圭字秉誠潛心易學踐履篤實每語人曰學自謹獨始久之則與天爲一嘗題楹間曰人中合下原無我地

上原來都是天張文定見而亟稱之汪中丞玉云吾執業戴先生門下先生貌甚莊氣甚和言甚簡重動止甚矩度讀書能精思自得其所造不能測也時與親友高會談理學及當世事竟日未嘗出一時俗語易贊之日語子乾曰夫聖賢之言一轍也後儒分異同乃門戶之見耳故吾所著書不立宗旨時人薄為恆談然吾終身用之已不盡矣後學稱為野橋先生

李志

鄭志稿 儒林傳下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稱高弟宸濠初反上江防三策為大司馬喬宇所重復上諫南巡疏武宗幸南都百官服罩甲衣以朝宗明約言官奏不宜服襲眾懼得罪不果即移疾歸尋起刑部郎中嘉靖初大禮議起舉朝譁之宗明獨奏主上乃繼統非繼嗣不當拘濮園議頗與張桂合人疑其希旨及署丞何淵請以興獻帝入太廟即具疏斥其妄疑者始釋然知前疏之各有所見也然坐是竟出守吉安下車首建白鷺書院以學道教諸生宸濠遺孽朱祥阻隘嘯聚白日橫行城市中吏不敢問宗明潛發兵布賊舍

左右候除夕牒郡從事他出猝至其所賊方聚飲伏發立縛祥父子及其黨盡斬之巨寇既平次治奸吏次決健訟次行清里法行團甲法次修義倉法俱有條緒稍遷福建鹽運使晉光祿卿輯光祿須知為疏以進略曰帝王謹德于供御飲食至為切近防侈止欲養德養身不可不慎乞定制有常式且使貪冒乾沒者無所利上納之著為令遷兵部侍郎編修楊名以論冢宰汪鉉武定侯郭勳下獄詔窮治主使宗明上疏楊名罪不罪宜有定法今罪一楊名而必窮主使之入使延及善類其

鄭志稿 儒林傳下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關國家元氣不少上怒以宗明即主使之入并下獄左遷福建參政踰年召拜禮部侍郎莊肅皇后崩廷議欲從殺禮宗明力爭之遼陽廣寧兵變疏乞擒治渠魁以昭國體議者趨之宗明為人溫恭廉靜然風節挺特以是與貴勢者不相能至其應變成務沈幾默運確有定力略與姚江相近子元忠以貢仕至岳州通判亦以文行稱

明史本傳 兼採李志

莊學曾字仲肩號天目萬曆丁酉舉于鄉平生以學道自任偕昆弟會講于堂設講鼓兩楹間節以金石進止



萬斯選字公擇學者稱爲白雲先生明丙子舉人泰之子泰八子並有名而第五子斯選第六子斯大第八子斯同尤遂於學時南雷黃宗羲以念臺劉公之傳開講甬上兄弟三人並從之遊斯選爲人方嚴造次不苟同社視爲模範卽南雷亦心憚之大學士徐元文嘗薦南雷入史局辭不赴一時往還詩文或以徵君相目斯選舉筆抹之曰先生豈以一聘爲重南雷語諸門下曰萬五真不愧諍友其論學謂當於靜中得力初時浮氣縱橫游思妄想紛紜而至惟深思痛絕若必不可容久乃

鄭志稿 備林傳下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退聽仍時時提醒不可少縱惡念既絕存養之功可得而言然不可用寂坐調息之法以求靜此卽是林三教良背之妄或問之曰先生謂格物乃正吾心之物則萬物之理將不必窮其極乎曰非也學豈懸空索摸之謂人情世故正是用功實地惟聖人揭知本之旨使人先正吾心之物以爲接物之本非謂舍卻萬物也又曰動中有事靜中無事有事而以無事之心應之則動靜一致矣今人惟靜中無事耳于諸儒之書一語稍涉二氏輒辨駁不遺餘力曰吾非敢詆先正也然其說陶洗未

盡則足以惑學者視聽平生極慎取子見有以講學自命而不甚持廉節者面折之使無以容家庭間愉愉怡怡然未嘗有情容媿語同里方舉講經之會斯選曰吾黨今日學業可謂極盛然不驗之躬行亦復何益聞者悚然及卒南雷哭之慟曰昔徐曰仁死陽明每臨講席輒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予理叢山遺書學者尙爲舊說所錮惟公擇獨渙然冰釋今思公擇不異陽明之思曰仁也所著有白雲集本梨洲墓志全謝山耆舊傳及狀

鄭志稿 備林傳下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斯大字充宗號褐夫晚號跛翁明亡隱居不試深於經術嘗謂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不能通諸經非以經證經亦無由悟傳註之失湛思遜志證墜戢闕於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析之劃如也其排纂戴記之書視衛正叔爲更博正叔無所折衷斯大則披卻導疑言之了然凡二百卷其別出者曰學禮質疑曰禮記偶箋曰儀禮商曰周官辨非南雷嘗曰充宗之論禮能使百氏無堅城也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燼于火晚年復輯之絕筆於昭公臨沒曰吾夢寐中猶與劉原父

諸人論季武子立後一事也其草精如此為人剛毅大略與兄白雲相近中有不可輒形於色慕義若渴張忠烈公死國與同志負其骨葬之南屏歲時致祀父友陸大行符死無後兩世之喪三十年未葬為募之有力者而窆焉嘗遊杭之玉龍山見有張縉彥神主擊而碎之廟祝驚怖語之曰此故明兵部尚書降流賊後為浙中方伯者也如有問者但言我為之所著有丁災甲陽草卒後南雷銘其墓兼採黃黎洲墓志全謝山耆舊傳

萬斯同字季野號石園生有異稟八歲於客座中誦揚

鄞志稿 儒林傳下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法言如倒峽然不肯帖帖守塾師規程父兄以其頑閉之空室中竊見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又見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隨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請預焉伯兄曰爾何知答曰觀諸兄所造易與耳伯兄奇其言姑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立就伯兄驚曰幾失吾弟亟白其父履安先生履安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未幾遣從南雷受業則置之絳帳中高坐斯同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隄然守先儒之戒以為無益之書不必讀無益之文不必作故于書無所不

讀而識其大者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詞巡道許宏勳

以斯同應力辭得免明年開史局崑山徐學士元文延

修明史時局中徵士稱著作郎食七品俸學士欲援例

以授並辭之以白衣參史事不署銜不受俸蓋斯同先

世自明初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迄于國亡故不

輕出仕而獨有意於故國之史諸纂修官以稿呈閱畢

語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翻有某事當補入某書某卷

某翻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一誤者在京師

仇侍郎滄柱邀主講會聽者常數十百人見人輒以有

鄞志稿 儒林傳下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用之學相劇切戒以勿溺文字勿驚聲華其學從子劉

子人譜入手一以慎獨為主人無賢不肖皆至誠接之

是時京師才彥雲集爭術所長斯同居其間最闊淡然

自王公以至下士皆稱曰萬先生而其與人往還自署

止曰布衣萬斯同無他稱也史館有劉繼莊者博涉略

相等鈔館中祕書無算持歸蘇之洞庭招斯同曰此間

有何樂曷不與我共成千秋之業斯同將赴之時元文

已罷官而澤州陳廷敬京江張玉書繼掌史事復留之

堅勉成明史列傳三百卷明史表十三卷宰輔彙考八

卷河渠志十二卷自後史局雖屢經更定要無能出其底本之外者聞繼莊沒頗抑抑不自得遂卒于明史館中其平生撰著別有儒林宗派八卷廟制圖考四卷周正彙考八卷羣書疑辨十二卷石鼓文考二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事一卷安谿李光地最慎許可嘗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數子顧寧人萬季野閩百詩斯真可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

據劉坊行狀全謝山墓志及曹志

按先生在京師徐尚書乾學居憂與之語喪禮因纂

鄭志稿

備林傳下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禮通考自國卹迄家禮九十卷凡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之文集說部採取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今借刻徐氏傳是樓中尚書又請遍纂五禮遂節略前書復補其四共二百餘卷未及繕寫先生卒稿本留京師一故家近時有檢得之者其書多以片紙黏綴或脫落失次因重爲編其竟竄名已作崑山所刻人知出先生手而五禮通考人或未之知也用附著之

陳錫嘏字介眉號怡庭明提學副使束之從孫少奇穎

方入小學讀孟子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諸生然困于場屋康熙乙卯始舉浙省榜首次年成進士選入詞館授編修同纂修皇輿表及輯覽先是南雷講學甬上里人錮于聞見或相非笑錫嘏徐導之有志者翕然皆集其後請假歸里同人已散之四方復集里中後輩重舉此會爲人蘊藉與之交者無不喜爲平易可親而其中介然處身若冰雪家素貧授徒爲業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兀兀几案至背爲之僂及在史館入局纂書翻閱羣籍不敢輕下一筆退則書筒客席

鄭志稿

備林傳下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摒擋率至夜分旣告歸父奩猶在堂料理供饋及家人饋粥之計依然寒生故態三黨恩意友朋緩急未嘗以貧囊辭同社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爲不孤晚得店疾逾年弗廖猶隱囊危坐區畫諸事親疏各適其分沒後南雷誌其墓謂其從事于格物致知之學于人情事勢物理未嘗放過苟一事一物精神所未到則此心不能自安于嘗告以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日用皆可行所無事不待安排思索君天稟羸弱必務殫于此故陽明格之而病者君遂格之而死然錫嘏

之學本從南雷入手其後參以朱子明體達用之旨合  
內外本末皆精察而致行之非真如陽明格亭前竹子  
之說也南雷以其于師傅略作轉手故其志有微詞焉  
所著詩古文粹然如其人子汝成別有傳節錄南雷墓  
志文兼採鄭

禹梅所  
作行狀

陳赤衷字夔獻號環邨初為諸生名赫甚屢為當事議  
拔慨然以為學問之道非場屋之所能究竟乃入天井  
山借僧寮掩關危坐日取先儒語錄閱之再週歲人事  
既絕浮氣盡屏于理境時有悟入始返而求之六經是

鄭志稿 儒林傳下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黃南雷方至甬上萬氏兄弟首從之遊赤衷聞其緒  
論意合遂執贄為弟子與同志倡為講經會舉業之徒  
習於帖括講章俗說羣起譁之或至會所相詆訕赤衷  
指拳欲毆其人乃惶恐避去發里中故家所藏說經之  
書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談辨鋒起研精探微時有發先  
儒之所未發者復覆取語錄參證近理亂真之說始不  
足以惑之故所著論學諸書洞盪胸臆能釋連環之結  
語溪呂氏以格物之學自誇獨得歷詆有明諸家間至  
甬上赤衷貫宗勾極折其角而去南雷嘗曰使吾惡言

不入者夔獻也同學鄭梁以詩古文為南雷所賞赤衷  
曰寒邨子不道之謀而詩文之習其志荒矣梁為之瞿  
然為人剛介寡合以貢入京師名公卿耳其名爭倒屣  
有當軸招使一見赤衷鄙其人不往凡貢士例選儒官  
當軸憾焉使需次縣佐貳赤衷不以介意將束裝歸崑  
山徐尚書固留之欲薦入書局未果以疾卒南雷墓誌  
及鄭禹梅

環村  
集序

仇兆鰲字滄柱為諸生以抗直忤有司遭羅織久而始  
解己酉遊學越城于古小學書院謁南雷先生兼叩質

鄭志稿 儒林傳下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姜定菴先生始留意先儒學統南雷至海昌復從預  
講會甲寅授徒諸暨值土寇亂避去寇平復往臘月歸  
見士人有室家被掠者傾館穀贖之乙卯預鄉薦房考  
為安陽許酉山西山素以講學迪後進相得極歡乙丑  
成進士廷試策問官方及開海禁極言官方有保舉徇  
庇之弊開海宜捐利以與民讀卷官楊以齋大稱賞將  
列上甲同事以避忌抑之閱日上特拔此卷付閣臣公  
閱因榜已定不復更張遂選入中祕與修一統志未幾  
以葬父乞假歸邑令將以丁糧併入田稅邀紳士公議



兆鰲謂楊炎兩稅已合租庸爲一後世復加口率之賦今又併丁于田保無貪官汙吏田賦如故而別增力役以病民者乎是時無田之民利於更法羣聚呼噪至毀其所居外牆而持議不少變前在館時曾進所纂兩經要義後上遣內侍持至南書房問著書者何在冢宰陳澤州以病假對次年上南巡屢蒙顧問年乃入京補原官遷宮贊轉侍讀特擢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尋改吏部時李安谿陳澤州張京江皆在內閣日相從講貫益以理學自任四月奉使昌平祭先代帝王陵寢回京奏

鄭志稿 儒林傳下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地例解外國羊皮因內務府索費別使昌平州解收今仍有解費二千金官民何以堪上領之即革除此項有請以武昌稅務歸併荆關監督者奉旨廷臣集議戶工二部將如所請兆鰲謂武昌至荆關七百餘里添設百餘關將大爲商民之害力爭不果行會江督劾奏知府陳鵬年罪至重士民走京師愬冤者數萬命九卿會審朝臣阿江督意莫敢出一語兆鰲抗聲曰鵬年有三罪大罪眾愕然問其說則曰不善事上官一可殺眾人皆濁我獨清二可殺使百姓謳歌滿道不能如王民之皞

皞三可殺上微使人覘之得其語入奏鵬年得敘復後以病蹇不良于行太宰缺懸之以待而病終不愈乃乞致仕歸壬辰進祝聖壽問以地方所聞見對曰去年江督鳴禮免官張伯行留任江南士庶歡騰臣不勝大慶噶禮即前糾鵬年者橫甚張清恪公爲蘇撫甫抵任即劾之遂互訐噶禮罷而清恪亦以降級留兆鰲已退休猶惓惓爲朝廷分別如此少時論學從南雷指授後歸宗于朱子然著四書講義仍兼採舊聞平湖陸清獻公貽書謂念臺劉公之言不當葺入答書言學行如劉公

鄭志稿 儒林傳下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猶以偏見廢之乎則仍未嘗局于門戶也晚年特好養生家言註刻參同契士論惜之仇少宰年譜

陳士良字宗獻號裕齋明副使樞之曾孫也少卓犖不屑章句之學湛深經術薈萃漢唐宋元明諸儒箋疏訓詁而以己意折衷其間旁及史漢考證辨駁不遺餘力爲人動遵古法嘗講求大宗小宗毅然欲改易世俗之所謂宗長者以定祭禮族人大譁而止父得末疾閱數年扶持抑搔朝夕未嘗離側暇則執卷就床下讀父亦臥而聽之居喪一如禮經而顏色稱其情三年中客有

過者人人自斂不敢對之作一笑待友朋自視如嚴師  
織芥之失必極口譙讓同時董文學正國最嶽嶽見士  
良亦降意爲古文時文落筆踔厲風發皆直達其所見  
學使者馬裕課士其經義以天地定位一節命題士良  
不主陳邵之說詰之則舉漢唐舊註及明以後諸儒之  
辨圖學者歷數如懸河裕怒置之下等笑曰昔轅固詆  
黃老幾有司空城旦之謫吾不能以曲說亂經一諸生  
何有平生以孟韓自任欲貫道與文而一之有問學者  
曰諸君且料理入孝出弟事毋高談性命後館汝陽疾

鄭志稿

儒林傳下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遽歸卒于逆旅

董次歐誄詞及全謝山墓版文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明侍郎元立之後四歲入塾卽  
麤解章句八歲畢諸經兼讀通鑑通考諸書其母吾姑  
也因遣從先君子遊十四補弟子員窮周禮田賦之數  
積算累日夜遂病萬九沙編修謂之日子年尙少能徐  
通諸家疏解何患不了然則大喜遍從里中故家借讀  
先儒經訓先君子復語之曰治經不止經生家言吾嘗  
親承何義門之說矣如周易中象數一切緯候諸家皆  
分得其一支經生以爲支離黜之實自文其陋三禮則

當參以史傳然後知古今異同及因時損益之故其餘  
文集說部一二獨得之語轉爲漢唐宋釋經者之所未  
及皆在所酌取吾老矣姑爲述先正門庭以待子之深  
造而自得之卽義門尙非其至者由是益務廣覽是時  
陸氏南軒陳氏雲在樓藏書尙未散遍讀之以爲未足  
癸卯甲辰登范氏天一閣搜閱其祕本及諸古碑年二  
十出遊武林交諸名士復就趙氏小山堂借所未見書  
己酉督學交河王公極賞之貢入成均王公故精於音  
韻復從之叩擊盡得其說入都謁方侍郎靈臯與論喪

鄭志稿

儒林傳下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靈臯大器之聲譽日騰起壬子舉北直鄉試李開學  
穆堂見闈中所答策親過其寓齋劇談竟日出曰此深  
寧東發以後一人也閣學時居宣武門南係合肥李相  
國故邸先是嘗以東偏居南昌萬學士孺廬至是復割  
其西偏招使居之每日高春就紫藤軒下促席或論學  
或徵据經史蔥湯麥飯互爲主賓穆堂笑曰此揚誠齋  
所謂三三徑也靈臯復介之見江陰楊文定公公曰素  
聞子博雅遜謝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議之何敢  
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癸丑下第欲歸時方有詞

科之辟工部仁和趙公以名薦遂留京師丙辰成進士  
 選入詞館張相國奏已入館者不必復應詞科竟不得  
 預試散館歸進士班補外靈臯欲薦入三禮館纂修以  
 書辭之遂歸不復出為人負氣骯髒初為諸生觀察孫  
 公詔極相器重嘗上尊經閣祀典議又屬記儒學進士  
 題名碑然非延訪歲時不一通謁孫公擢江西按察而  
 卒則哭之極哀以申知己之感方選貢入都攜書數萬  
 卷中途資斧竭一族人在山東臬使幕往貸之設讌極  
 豐訝問其故曰主人雅聞君名但另修一刺稱門下當

鄭志稿 儒林傳下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厚相資贈立辭席去質所攜書數部給車值其成進士  
 張相國子為同榜相國命其子延致之謝不往竟坐是  
 左遷後兩粵制府聘主端谿書院將特疏薦聞之語諸  
 生曰是以說經為媒也託疾辭歸晚年好窮先儒之說  
 館維揚馬嶧谷家借其小玲瓏山館書增補黃南雷宋  
 元儒學案嘗自謂少時喜為孤峰峭壁之人尙大有客  
 氣在其作金戔山晚楊梅賦結語云惟漸底于和平尙  
 與人以可受蓋其所造深矣卒年五十一所著自學案  
 外有讀史通表六十四卷石經考四卷訂正水經註四

十卷續甬上耆舊集八十卷甬上族望表二卷詞科摭  
 言四卷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句餘土音一卷其經史  
 答問錄十卷已刊行於世

鄭志稿 儒林傳下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志稿卷十二

鄞志稿卷十三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文苑傳上

范書作文苑傳昔人譏之以為六朝詞章之習然後此諸史遂各循其例則亦不可廢也茲據舊志所載兼采之正史雜錄雖其撰著或傳或不傳皆筆之傳中俾令有述於後至無事跡可記者則別入於藝文志然其間有位至宰輔卿貳而以文苑目之非真如蔚宗之重詞章也覽者亦自可默會也夫作文苑傳

鄞志稿 文苑傳上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任奕仕漢為御史中丞所著書名任子其論道之略曰一人之智不如眾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眾目之明又曰水可乾而不可奪溼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山陰朱育嘗稱其為文章之士立言繁盛所馳文檄有若春榮今意林載有任子十卷會稽典錄  
徐浩字季海本越州人由明經以文詞著張說見其喜雨賦及五色鴿賦曰後來之英也薦為集賢校理授中書舍人詔令多出其手乾元二年上廣孝經十卷遷祕

書郎旋以御史劾奏出為明州判遂居鄞自稱四明山人父嶠之善書浩得家法嘗書二十四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邑董孝子廟碑浩所書山谷評其書法老重

著有書譜一卷古跡記一卷載藝文志寶慶志

袁穀字容直一字公濟王鄞江先生門人也博貫羣書擅詞藻一試開封兩試於鄉皆第一嘉祐六年舉進士

除建安尉改倅青州治獄多得其情知郃武軍條鹽法利害以便民奏減其課調通判杭州其為開封舉首也

蘇文忠軾實為之亞及貳郡而文忠為守唱酬相得極

歡坡一夕語穀曰素聞博洽試徵穢事穀一夕錄百數十項坡曰可謂博矣復取筆增十餘事見樓攻媿跋袁官事迹及施容直與東坡同

志延祐志後移知處州以老乞致仕卒贈光祿大夫

王璧字子潤直祕閣庭秀之子先世居鄞庭秀之父徙

慈谿璧葬父于甬東遂復居鄞生而穎異七歲日誦千

言過目輒不忘宣和六年第進士年少氣銳以遠大自

期悉焚前所為舉子業披閱羣書波瀾日富紹興五年

魁博學鴻詞科待次通判未幾卒著有相山集宋史本傳

按同時有兩王庭秀一慈谿人卽璧之父宋史有傳一鄞人以詩名著磨衲集考宋史庭秀入太學從楊龜山游又學詩于黃山谷爲御史極論黃潛善之罪而王深寧困學紀聞謂磨衲集中以鄭介夫爲妄言以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甚者擬程子之學于墨釋氏蓋自紹聖以來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據此則與師龜山山谷正相反全謝山祖望作甬上族望表斷以爲兩人近厲樊榭選宋詩

鄭志稿 文苑傳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紀事亦以著磨衲集者爲鄞人而云字穎彥官至直祕閣則又與宋史合蓋考之尙未詳耳

朱翌字新仲晚號省事老人其先安慶懷寧人晚卜居于鄞以太學生賜第初爲溧水簿歷遷中書舍人南渡後爲祕書監預修徽宗實錄嘗奏信金人太堅待金使太厚排眾論太切姑息諸將太深立志太弱忤秦檜意指爲趙鼎之黨貶韶州凡十四年起知嚴州朝廷憫其饑寒計貶所十四年衣俸悉遺之改守寧國移平江節損浮費積緡錢四十萬奉祠歸及高宗視師江上後守

以所積錢獻有詔嘉獎復召知太平潭泉三府皆不起家居食指甚繁往往絕爨管作信天緣堂自爲之記其略曰朱子昔北遊于瀛漠之境徘徊于塘灤之上覩二禽有感焉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而食之終日無魚迄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鷺奔走水上腐草泥沙啜啜然必盡索乃已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畫均度一日無飢色視謾畫且加壯大予三十餘年屏跡荒縣自念少時官州縣月俸錢萬二千米五石麥如米之數十口之家取

鄭志稿 文苑傳上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而已已而官朝廷祿且十倍之視其室空如故南來已老內外食者數十人家人告曰室罄矣幸營之尙可支否則俱爲餓鬼予呼使前曰天生匹夫一飯已前定多圖未必得坐視未必失也世間豈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姑洗爾釜待之行有餉予者矣一老嫗北人也

在旁笑曰翁豈信天緣乎曰是遂以名堂書其說於壁將死自爲誌周文忠必大論其詩似杜牧之而出處亦相類有文集四十四卷

志 延祐

高元之字端叔人稱萬竹先生武烈王瓊之七世孫建

炎間南渡其父寓籍明州遂家焉家貧無書得易編口誦不輟數月忘櫛沐隣士頗有書深憐之稍借以觀其後無書不究卽佛氏大藏經亦閱至兩過受易春秋學於沙隨程先生迴時傅伯成爲郡教授少許可獨折節與之交鄉里學者皆師事焉元之事親孝貧能輕財復喜言兵著述甚富尤邃於春秋采諸儒所長凡三百餘家刪會成書間出己意號曰義宗爲卷百有五十務明經意三傳而下不盡可又作變離騷九篇曰愍崎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險曰危衷曰悲嬋娟

鄭志稿 文苑傳上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古誦曰釋思讀者歎其情深解易詩論語及後漢曆志各一卷詩千餘篇號茶甘甲乙集五上禮部卒不第將沒手書屬樓攻媿以歐陽公南省白襦求誌文貧不能殯門人爲葬於桃源鄉蔣山買田立祠於寶巖院歲時祀之

延祐志

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家拱州父避寇來明州因占籍焉善爲詩清刻高潔不蹈襲凡近音節悲壯尤長於絕句語盡而意益遠良臣于舉子業非所長隆興元年試南省魏文節公杞時爲參詳官攜三策以見主舉張

燾曰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子所作欲得士願以進燾許之後撤試果良臣也杞晚居小溪山中日從酬唱或終歲不出一語故所作必絕工官止監右藏庫有詩集十卷至咸淳間彌甥徐直諒始爲哀刻於廣信郡樓昉字暘叔號迂齋與弟炳皆以文名登紹熙四年進士嘉定間爲太學博士入對論金人求和皆非實意若能自立彼自退聽又言朝廷能馭將將能馭軍則人人敢戰寧宗深然之後守興化軍以卒少從呂成公于婺其文汪洋浩博援引敘說小能使之大而統宗據要風

鄭志稿 文苑傳上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水靜泊然不能窺其渙從學者數百人鄭清之應徽鄭次申趙與權尤著善章表李璧黃裳爲侍從所爲文俱出昉手清之旣相追贈直龍圖閣率其子弟祭於墓復立甬東書院以祀

延祐志兼採李堇山文獻志

鄭鐸字剛中由福州徙鄞躬孝友之行貫通經史以詞賦名于時登紹興三十年進士仕至屯田郎寧宗在英邸兼小學教授嘗進勸戒元龜後特加贈官其子沆

志

成化

高似孫字續古號疏寮憲敏公閱之孫登淳熙十一年

進士歷遷校書郎知處州後仕至禮部侍郎博學一詩

史安之知嵯縣求似孫作刻錄邑之文獻采摭無遺著

有疏寮小稿及騷略緯略蟹略等書見甬上著舊集本傳為館職

時上韓侂胄生日詩凡九首皆暗藏錫字頗為清議所

少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及守括有妓洪渠慧黠過人一日歌真珠

簾詞至病酒情懷猶困嬾演其聲真若病酒者似孫極

稱賞遂與落籍以是遭言者論劾晚年徙居姚江見周公謹

癸辛雜志弟衍孫精韻學尤工畫袁清容稱其為嘉定故老

冠似孫新舊志俱不立傳今採他書補之

鄞志稿 文苑傳上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著字子微號本堂簽樞德剛之子六歲能文登寶祐

四年進士相國吳潛薦其才於朝賈似道欲令出己門

下使人授意著拒之出為福寧令改嵯縣時宗室外戚

居嵯者持一縣權前令率被譴去且布黨隙地剽繫行

人役于家造白契占民田宅著至風裁凜然豪貴斂迹

民賴以安在嵯四年得代去民遮道乞留不得祖帳數

十里至于固嶺代者李興宗問著何以治邑著曰義理

明而取與當教化先而賦獄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

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景定中遷著作郎四年朝廷從

賈似道議買公田於浙西著上疏言似道居外閫則志

在欺君處端揆則務於瘠民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

平者乞罷買公田斥似道似道怒出著知嘉興尋入為

太學博士咸淳元年似道以母喪歸詔用天子鹵簿送

葬造墳擬山陵著帥太學諸生上疏以為自古未嘗有

此且似道罪惡昭彰愚夫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

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奈何以殊禮錫之不聽似道積

恨比還朝必欲竄著遠方帝不可改判臨安後以監察

御史知台州宋亡避兵遷徙流離困頓晚隱居奉化感

鄞志稿 文苑傳上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慨君國時時見之詩文而氣體雄深詞旨悱惻一洗晚

宋之陋著有本堂集九十五卷別撰歷代統紀以淑子

弟子宓亦有文名成化志兼採本集

陳允平字衡仲一字君衡別署西麓清敏卓弟子也試

上舍不第署為令罷去德祐時授沿海制置使參議祥

興元年允平與蘇松都統劉義書期九月以兵船下慶

元當內應為怨家所訐且言禮部尙書高衡孫等三十

餘人皆聯署時張洪範督師南下遣招討使王世強圍

捕同官袁洪見洪範解之得釋事見袁自此杜門不出

後以人才徵至北都不受官放還善詩詞甲於晚宋有西麓小稿二卷月湖漁唱二卷靈隱冷泉亭題咏最多淳祐間京尹盡去楮間詩板獨留允平一作同時吳君特翁元龍者善倚聲允平與齊名舊志無傳今據宋詩紀事及方虛谷集補入

樓扶字叔茂號梅麓端平中為沿海制置使幹官純祐中知泰州軍事掛冠歸工詩著有梅麓集陳西麓允平有哭梅麓詩云生來病苦相如渴沒後人知范叔寒蓋又廉吏也今其詩僅載全芳備祖中舊志無傳今據宋詩紀事補

鄞志稿 文苑傳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袁桷字伯長宋越公韶之曾孫處州同知洪之子童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授嚴澤書院山長大德間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一謂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二謂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三謂圖丘不見于五經郊不見于周官作圖丘非郊議四謂后土祭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五謂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六謂燔柴見于古經與周禮禋祀異作燔柴泰壇議七謂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非周公

制作郊不當立從祀議八謂郊質而明堂文作郊明堂異制議九謂郊用辛魯禮卜日不常得辛作郊非辛日議十謂北郊不見于古禮尊地而增北郊特鄭氏之說作北郊議禮官服其博多采用之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上疏請購求宋遺金遺書為纂修三史之用遷待制拜集賢直學士移疾去尋復召入集賢未幾拜翰林直學士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桷在翰林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元史本傳家舊有南園距城二里而近既乞休結亭其中曰芳思

鄞志稿 文苑傳上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日延親朋觴咏為樂少從剡源戴表元學為文長師王尚書深寧得文獻之傳趙文敏孟頫極相推重為築鷗波館于吳淞江上延居之見本集其初自集賢移疾歸上書于深寧有云久知我輩固當投之濁流靜念斯文豈宜束之高閣則其愧仕之心亦自見乎詞矣聞所著延祐四明志二十卷清容集五十卷惟易春秋解未脫稿卒贈江浙行中書省參政封陳留郡公諡文清

袁良宇德平正肅公甫之孫年二十與同姓文清公桷私議曰官族久當圯宜斷為傳遠計遂各盡晝夜鈎思



探索以黜陳詞爲己任考建安江西永嘉永康之學合其異同以輯言行詩益溫雅嘗與桷作東湖聯句詩一百二十韻極其淹博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教諭未拜一夕夢游南岳署己爲判官不旬日而卒有四子一孫桷表其墓志

按甬上袁氏有二宗城南袁氏爲一望自光祿大夫穀始著至正獻公變而始大城西袁氏爲一望自知臨安府子政始著至忠臣鏞迄明柳莊琪而始大南湖袁氏爲一望則越公韶顯于宋文清公桷顯于元

鄞志稿 文苑傳上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與城南之袁其世系分合無可考文清嘗通譜特以年齒與袁爲兄弟行聞志竟以德平附於處州之後謂爲洪姪誤矣今各爲傳

史公珽字摺叟通諸經子史延祐間試高等同里鄭奕夫以道學文章自任凡有論撰必俟公珽鑒定然後出稿因妻以女遊西州與黃公望柯九思俞鎮輩相倡和尤熟於宋季臺閣故事言之輒疊疊終日廣平李堯民七喪不舉德祐遺民湯叟老而貧咸竭力賙之自號蓬廬處士子景祖字行可仕至山西憲副次晟祖字名可

性冲淡不以事物經心文詞華贍以明經薦授鳳陽郡訓導志

顧輝字德潤號守齋大父應春父學海叔川皆名士輝幼承家學十歲卽善屬文郡博士俞希器欲以神童貢不果旣長慨然有經世意值時多故遂閉門卻掃默索精思垂三十年著書數百卷總名之曰守齋類稿慈溪桂彥良輝之外弟也請于金華宋文憲公濂爲之序其略曰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契而混融有弗覈焉覈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其庶幾古

鄞志稿 文苑傳上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立言者乎秋髮被肩行且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藏之以俟後之知子雲者見元史藝文志及潛谿集

張起字起之詩人也浪遊江南陶南邨錄其佳句云別來越樹長爲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竟卒人以爲詩識較耕錄

黃德廣失其字能詩至正初入北都求仕交遊無一援引之者客居教授爲生娶妻生子凡二十年元末擾攘南北路阻始附海舟歸故舊零落都盡每誦賀祕監回

鄉之句以寓慨瞿宗吉詩話

右二人遺集皆失傳舊志不載李泉堂甬上耆舊集亦遺之附錄于此

吳志淳字主一以字行其先無為州人以父蔭歷官靖安都昌二縣簿濠泗兵起徙居鄞之東湖善詩文又嘗學孫叔敖碑以古隸著名至正末奏除翰林待制為權倖所阻入明不仕其詩有為儒已入他州籍垂老頻收故國書讀者悲之舊志人藝術傳今改正

鄞志稿 文苑傳上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卷十三

鄞志稿卷十四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文苑傳中

鄭駒字千里持身修潔未嘗踐公卿門為人溫潤縝密洪武初聘為郡學訓導陞義烏教諭時潛谿宋濂自翰林歸里極推重之仲弟真字干之研窮六籍尤長于春秋吳草廬發策十二事對者十不得一真年少盡答之值元季科舉中廢益刻意于古洪武王子中浙江鄉試第一赴禮部不第授臨淮教諭晉王之國道出臨淮召

鄞志稿 文苑傳中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講春秋大義王諦聽之呼為鄭先生秩滿入見太祖賜宴命賦菊綻秋風露脂楓葉詩稱旨遷廣信教授嘗為國子典簿裴中作著存堂記後復乞文於潛溪潛溪見真作歎曰君徒重我名使我執筆不能過之使之獨步可也所著詩文六十卷別採鄉先正言行文章為四明文獻自號滎陽外史季弟鳳字干奇深於易學洪武五年舉明經歷慶雲莊浪修仁三邑主簿國子助教員瓊嘗銘其母墓曰實生三驥皆顯于時人以為知言成化志按同時有史靖可官中書舍人見滎陽外史秀水朱

竹垞錄其詩於明詩綜

胡庚字文剛幼孤從鄉先生胡世佐受毛氏詩日與同里單仲友討論學益淵博為文沖淡醇雅工律詩洪武二十五年薦授邑庠訓導後調四川安岳教諭致仕歸遇物寫興自號乾坤一腐儒閩志

單仲友名佑以字行刻意問學自經史百家及先儒書靡不究覽為文下筆數百言未嘗屬草性落拓不拘細行洪武中與慈谿桂彥良並以明經舉人見陳治道上才之留侍顧問尋以心疾放還疾愈復召奏州名與國

鄧志稿 文苑傳中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號同乞改之上允其奏授國子助教改雲南大理府教

授卒于官李志

鄭本忠自號安分生少篤學從鄉先生舒卓受尚書悉究其旨元季方氏據浙東三郡擅爵祿遊士多依之本

獨杜門讀書益務博覽涵泳淳蓄發而為文必中矩度洪武六年舉明經以親老辭郡教授趙思盛薦授昌國訓導以便侍養丁艱歸服闋改會稽訓導陞秦府保安王教授執經講筵論辨醇正王雅重之卒官贈賻優渥復聞于朝勅有司給舟歸葬子復言登永樂四年丙

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應制賦白鹿稱

旨授禮部祠祭司員外郎歷仕太僕少卿引年歸次子

雍言登永樂十三年乙未進士授中書舍人仁宗監國

屢命賦詩頃刻立就尋命署禮部尚寶司及六科事上

嘉之曰卿不獨文辭典雅作字亦端嚴勁正甚類為人

陸河南按察僉事宜宗即位雅重其名留直文華殿日

備顧問賜給事牙牌以便出入終太常少卿成化志

紀堂字宗正肆力於經史子傳為文詞不蹈襲古人而

步驟起伏自與之合洪武間舉明經授泰州知州以事

鄧志稿 文苑傳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適成遠左用薦復起知均州永樂二年改國子學錄卒

于官李志

趙思盛字文祐一字師潤博物洽聞尤邃于春秋洪武

初訓導郡庠八年陞教授後引年歸至耄嗜書不釋手

時稱邃於文學李志

崔植字斯立治春秋辨公穀左氏三傳得失歷歷如指

掌究極羣史洪武七年薦為郡學教授後調處州卒植

文學行誼卓絕流輩一時者儒皆聞風推重自號丹山

樵者李志

時銘字季昭以字行洪武二十九年以訓導徵授監察御史以疾還里復用薦授崇仁令歷三考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嘗夢神授以墨文思日進其詩號夢墨集列朝詩話樓澄失其字宣獻公之後與吳人梁時同受書于沙中翁又受易於魯人霸遂徙居焉尚書夏原吉治水三吳澄具言三江入海故道及所當疏濬者原吉欲薦之辭不受有林臯集行世李

謝員字友規與弟矩皆好學能詩文員以諸生充都司吏謫戍涼州著窮鳴集時解學士大紳潘待詔若水俱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坐罪遠謫與員號吏中三傑矩別見孝友傳李

周翰字維翰永樂三年舉浙江鄉試明年中會試副榜

詔禮部選副榜士就廷覆試翰第一命進學翰林預修

永樂大典七年除翰林典籍先是文淵閣所儲古今書

籍歲久卷帙淆亂翰為戢理逾二載秩然完整各書要

旨輒能記憶秩滿陞檢討預修兩朝實錄殫心窮力書

垂成而病病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有文集藏

於家嘉靖志

臧性字孟庠父清歷清河績谿教諭性蚤習庭訓八歲

入鄉塾日記千餘言既長究極經史永樂丙戌以能書徵入祕閣繕寫永樂大典後以禮經中北闈明年又魁禮闈授鞏昌邑令以父老陳情忤旨謫交趾逾七年用薦授監察御史改知良鄉縣未幾調宜興性剛毅不屈廉謹有守為詩文不蹈陳襲故多出己意所著有鄆陽

稿柏臺稿李

章珍字文重性喜詩其五言古體學漢魏七言近體學盛唐書法學宋克而少變自成一家人所著詩文二十卷

號句章小言李

鄭志稿 文苑傳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恢字宏之精于詩入唐人之奧郡中先輩詩文自明

初鄭干之四明文獻集李孝謙四明文獻錄之後鮮有

纂輯者恢乃集天順以來諸名人詩謂之四明雅集居

恆與里中搢紳若洪常金湜周頌及一時高隱之士倪

光章珍張愷等集為詩社值佳日布衣藜杖攜酒蔬散

步林墅問人望之如神仙云李

楊寔字誠之登正統六年鄉薦授安成訓導先是郡志

自王元恭續修之後永樂初復修之書成未及刻至成

化時距元恭至正志已百有餘年孝感張瓚來守郡特

延寔纂輯歷四年書成共十卷分爲二十攷嗣後張司馬別成嘉靖志體裁繁碎考據訛舛較寔書爲遜之而張志盛行寔書傳者頗少且司馬併不爲寔立傳故其行事無可述云

李董山文集及陳半湖日錄

魏偁字達卿號雲松少負異才日記數千言迨長博極羣書以文雄于世爲諸生次貢廷試第一授石城訓導會有贛寇當事知其才使將兵禦險寇不敢犯秩滿遂告歸屠襄惠瀟楊康簡守隨方里居極相引重稱爲雲松先生性孝友與人交溫然易接未嘗有疾言遽色至

鄧志稿 文苑傳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誘勢怵則屹然不可動所著讀史編經書僅悟聞見類纂皆失傳詩三千餘篇惟歐陽鵬所選雲松詩略三百四首今存范氏天一閣

李志兼採甬上舊集

洪貫字唯卿父處士性以文章擅重名貫少從父受易舉成化十三年鄉試除教鄧州益肆力於古詩法盛唐騷賦有楚漢人風格遷知從化縣改知政和其地有紫陽西山遺跡因表章之以經學風勵多士然仕竟不進得下考歸擬杜陵秋興八首傳至京師李文正公東陽大加賞歎別作春興八首遙和之晚結廬東臯自號稼

翁片章尺牘流布江表一時傾慕誌墓敘牒爭欲得其文爲重海寧新城江陰靖江四縣志皆出其手著有周易解疑臥遊清獻錄太白山人稿五十餘卷

甬上者舊集

金湜字本清初號太瘦生晚號朽木居士甫髫髻卽能詩歌長益閱肆正統辛酉舉于鄉入太學以習古書法授中書舍人陞太僕寺丞時監牧者多以墨敗士恥居之湜奮然曰貪泉能汙廉吏耶卽乘傳歷諸部釐剔夙姦閩人相顧駭曰此鐵漢也憲宗卽位勅賜一品服使朝鮮朝鮮雅尙文學凡中朝使至必求詞翰湜卽席賦

鄧志稿 文苑傳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數十篇立就其國號才俊者吐舌不敢出語因請湜所經歷題咏刻之號皇華集又選美人入侍以詩卻焉尋致仕閒居二十年足不履公府惟與名勝士結社爲樂善寫生尤工墨竹隨綴小詩于上嘗爲延慶寺老僧畫竹一小幅每過必益一詩凡十一首其第十首云湖上禪房對竹開雨餘新水綠生苔入門聽得茶童說昨日題詩客又來垂老復至見尙有素處一方復欣然命筆曰草堂南北路高低林下相逢日又西只爲詩多不礙竹幾番題過又重題其風致可想也

閱志及舊集

李端字文正性恬淡與二弟同爨諸子各課以耕讀嘗  
舉爲鄉校師規約整肅與金湜倪光等結爲詩社其詩  
有唐人風嘗贈日本貢使歸國云肩挑雲影江干別衣  
帶天香海上還人多傳誦焉聞志

張琦字君玉號白齋其從祖憬字景心有詩名時謂其  
音律冲妙超然得古意兼工書法琦自幼穎異年十二  
能詩常手鈔古人詩一卷其父見之投泥淖中徐徐取  
出暴日下夜竊讀之家貧遊學吳楚間授經每至夜分  
倦甚則與其徒取水交噴面復讀如故爲舉子業直寫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胸臆不類時人語故久不第弘治十二年始成進士年  
已及艾矣授南大理評事歷寺副寺正慮囚多所平反  
有爲僞印者三人論死琦按其狀以竹布四邊中劃字  
成文非刻印也得減死論司獄官以事落職貧甚至鬻  
女作歸資卽捐俸助之女得免鬻在南都九年吏部再  
薦督學使不報出知福建興化簡易清靜有古良吏風  
閩中林見素負重望與文字往來每共登臨輒題詩石  
壁間人稱爲文章太守監司屢上治狀竟以疾力乞骸  
骨陞本省右參政致仕歸里居凡十六年以林泉雲鳥

爲樂作詩力去陳言務寫心得多從實地生變化不爲  
蹈空語所著有白齋集竹里館集者舊集

華愛字仁卿號石窗年二十二舉於鄉正德九年成進  
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守桂林所至皆有  
政績會田州岑氏作亂郡中苦轉輸民負租至百萬愛  
盡心區畫與民相緩急課入而民不病入覲命復任意  
不欲仕數遷延未上竟坐劾歸爲人蘊藉意味蕭然日  
與二三故人遊日嶺雪竇間吟嘯自得人望之癯然一  
布衣不知其故二千石也精書法尤工行草爲詩有王

鄭志稿 文苑傳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右丞風李志

陳沂字魯南以醫籍居南京五歲能屬對十歲能詩十  
二歲作赤寶山賦傳誦人口正德丁丑第進士改庶吉  
士年已四十有八爲夙名士矣授編修進侍講嘉靖初  
忤大學士張孚敬出爲江西參議改山東參政入賀遇  
孚敬長安道上孚敬勞之且欲以內召對曰齊民困甚  
能行吾疏勝吾受德也孚敬怒爲所中左遷山西行太  
僕卿抗疏致仕書法學東坡篆隸繪事並稱能品好遊  
名山水皆有詩晚與顧華玉遊歷長干諸寺賦咏尤多

時稱朱顧陳王四家耆舊集兼採列朝詩話

按朱顧陳王四家顧即華玉陳即魯南王則王章朱

則朱應登也朱顧二家皆羽翼北地而魯南欽佩各

能獨出手眼訟言學杜之弊庶不隨時好為轉移云

張時徹字維靜號東沙少師事從子邦奇二十舉于鄉

嘉靖二年成進士歷官南曹郎以副使督學江西簡汰

甚嚴會聖廟災嫉之者謂副使虐諸生所致改備兵臨

清歷福建參政雲南按察使晉山東右布政使丁外艱

歸起巡撫四川白草番為亂授都督何卿方略乘霧奪

鄧志稿 文苑傳中

十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險擒其五酋俘斬千五百人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又平

馬保番賜金綺復用為江西巡撫召入轉左侍郎前都

御史商公大節以忤仇鸞論死鸞敗時徹請釋之上怒

奪俸二級尋丁內艱明年倭寇犯東南冢宰李默特疏

薦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倭游騎數十至大安門

亟命閉城登陴將士無出戰者歷信宿倭引去南省臺

官劾之罷歸時年五十五既不為世用乃專意撰著輯

洪建以來大家名文為文範別為文苑續四明風雅修

郡志各數十卷家有別墅在東臯曰茂嶼草堂在西臯

曰武陵莊時引名流觴咏其間喜寵薦後輩其聲望氣

力俱足鼓動一時經其門者即蔚為名士故同里自士

大夫及布衣諸生羣奉為騷壇宗主篤於存沒豐考功

坊以落魄死陳副使束以天死並刻其遺集愛才好士

蓋天性也詩文集今行于世子邦仁邵武令邦伊苑馬

卿皆能詩邦伊子璫鞏昌府同知珽江西參政有政聲

參用李志剛志及耆舊集

屠大山字國望號竹墟簡肅公僑從子也生時適大宰

襄惠公以太山摩崖碑遺其家因名曰大山嘉靖二年

鄧志稿 文苑傳中

十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成進士知合州州當瞿唐下流為築隄其東民甚賴焉

有巫挾術為奸以計捕得掠數百不中盛威嚴正色叱

之有書從腋間墜立杖殺之歷刑部郎出知吉安王尙

書學夔子橫里中捕其奴懲以法其子折節改行尙書

謂人曰使吾子不致覆宗皆屠使君教也世兩賢之陞

按察副使備兵徐州有平賊功河決為災置橋賑濟民

無流殍遷福建左布政使將樂令賢而大司成李默以

不阿其意屬大山斥之大山察其政績反以最聞默以

此愈重大山晉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曲周馬三兒妖術

煽亂檄應山令勦滅之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南北川  
貴軍務討叛苗龍阿仔誘其黨譚細奴啖以官使擒阿  
仔以獻餘黨悉平嚴嵩子世蕃以其由外吏屢陞內閣  
頗左右之有所覬不時應會倭寇方熾欲中以法乃降  
授應天巡撫適標下參將李逢時兵大潰言官奏劾相  
嵩主之下詔獄論死上念其曾修潛邸及大和宮以問  
真人陶仲文仲文爲解得釋歸穆宗卽位復其官晚好  
黃老之言年八十二卒從子隆論其詩曰公天才豪逸  
自命作者及爲大吏經營天下三十餘年幸脫虎吻歸

鄞志稿 文苑傳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酒酣縱筆了不求工而往往神來是爲雄豪大人之章

非隅曲詞人所及也所著曰竹墟集

李志

范欽字堯卿號東明嘉靖十一年進士知隨州陞工部  
員外郎時大工頻興武定侯郭勳總督工務勢張甚欽  
以事忤之譖于上受杖闕下出知袁州大學士嚴嵩乃  
其郡人其子世蕃欲取宣化公宇欽不可世蕃怒將嗾  
大吏誣劾嵩曰此特以強項自喜蹈之適高其名但當  
籠絡之耳乃特擢副使備兵九江九江多盜欽令衛所  
各帥本部分駐水陸以資策應盜駭散陞廣西參政分

守桂平轉福建按察使進雲南右布政徙陝西左使丁  
內外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諸郡擒劇寇  
李文彪平其寨賜金綺疏請築城程鄉之濠居村添設  
通判一員以消豫章閩粵三省之奸立二參將于漳潮  
惠韶間以備倭從之又擒大盜馮天爵陞兵部右侍郎  
見政府益恣橫或有所波累未上遽乞歸築天一閣以  
儲書至十餘萬卷多祕本爲四明藏書家第一卒年八  
十三有天一閣集行世

李集

鄞志稿 文苑傳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豐坊字存叔學士熙之子也後更名道生字人翁號南

禺外史嘉靖二年進士除禮部主事偕廷臣諍火禮杖  
闕下改南京考功主事謫通州同知罷歸十七年六月  
忽詣闕上書請建明堂加興獻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  
下部議從之次年又獻卿雲頌一章詔付史館初坊之  
進明堂說也兼請封禪上頗心動召所幸大臣與語大  
臣心知不可莫敢決請退諮于其同里張邦奇邦奇曰  
今郊廟土木繁興若復有此舉海內何以堪因言其人  
少有文學行多不檢所言不足采上召問邦奇對如初  
坊由是終不錄用歸益自誕放負才任氣片語不合皆



毀多失實人以是莫敢近遂願頌榮獨以終其身撰五  
經世學中多卓絕之見然託言其先世清敏公所傳于  
書言得之外國于詩言傳之申公于易與春秋言本之  
蔡邕石經同時亦有爲所惑者而時代牴牾徵引舛謬  
績學之士競起而攻之其書迄不行于世蓋自盛年見  
擯未免熱中迫思詭遇而不得遂恣意縱筆有如玩世  
若充其才力之所至而約之于理未嘗不可以立言自  
見也精諸家書法藏金石刻甚富臨摹逼真其詩則張  
司馬所刻曰考功集節錄李志兼採東沙所作  
集序黃梨洲五經世學跋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東字約之號后岡少奇穎絕倫試之對輒應聲就稍  
長益泛濫百家中嘉靖八年進士入翰林時學者爭習  
李崆峒勦襲杜詩東與唐順之趙時春王慎中熊過任  
瀚李開先呂高力追古學于是有八才子之目性亢潔  
不喜逢世張桂受上殊寵朝士盡奔走慕東名欲相款  
引東終不折節歲時上謁遣吏投刺馳馬疾過其門諸  
人恨之呼爲輕薄小黃毛乃出爲湖廣僉事置蠻劇之  
地以重困之意東徒能持文墨議論未必精會計聽斷  
修飭吏事逮其敗當擯之而東益舉其職卒無詞罷免

稍遷視學河南竟以劬瘁致疾卒初山陰董侍郎中峰  
有女慧甚工詩難其耦訪士于張文定公邦奇文定曰  
吾里有陳生家雖微其人才足壻也中峰至甬上召見  
東垂髻敝衣膚神玉映試以詩文揮筆如雲煙竟以女  
歸之亦能詩東沒未幾恭人亦卒明史本傳  
及者舊集

高士字克學號志齋孝子謙之子也幼孤好學事伯兄  
曲謹而兄每陵之後兄爲吏以贓敗罄已產代償由是  
家益貧爲學益力或貰米不得終日絕爨晏如也郡別  
駕薛甲高其文行延修郡志謂樓異害及桑梓史彌遠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嵩之巨奸趙孟傳謝昌元失節于元程徐爲大臣身事  
兩朝皆不當立傳其持議謹嚴如此書未成而罷後張  
司馬修志不盡循其例論者惜焉晚年學益富兼精于  
醫謂醫之有靈樞猶五經之有易也遂爲之註年七十  
餘卒所著有志齋稿李志

盧叔麟字周伯善詩文學于張司馬東沙所作亦似之  
司馬修郡志叔麟與同邑倪珣薛晨洪謨皆與焉搜討  
纂葺皆諸人手筆司馬裁定而已珣字公白歲貢生晨  
字子旂謨字禹臣皆諸生李志

汪坦字仲安中丞玉之子也結髮嗜學于書無所不讀  
初應試筮得蠱之上九慨然有遺世意後以國子生入  
都婦翁聞莊簡淵方在天曹深自引避足跡不輕踐其  
門太宰貽之書答言國家休戚大計無一語及兒女寒  
暄中年用門蔭歷職藩幕所至輒求古碑刻及其地先  
輩遺書學益富不耐吏事解組歸所居在大雷山下構  
屋山椒爲層階漸入漸高常臨階下俯與樓上人語至  
者如入仙都沈嘉則遊四明從大雷入先宿其家翦韭  
作供討論山中故實賓主相得極歡所著石孟集屠長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卿序之子禮約字長文從學于嘉則工詩兼精書畫嘉  
則題詩四明石壁間輒命禮約書禮約亦和之合編爲  
遊籍所著有松風館香雨齋集今失傳惟遊籍存開志

呂時臣字仲父早歲學詩因避仇遠遊歷齊梁燕趙間  
嘗至青州衡莊王所王新作高樓名之曰待月使客賦  
詩客各以詩進王弗愜也時臣年少下坐徐作一絕句  
其詞曰川原夕氣交暝色自相向月猶藏海底人已坐  
樓上王大喜以爲得待字意爲刻甬東野人稿晚客藩  
藩禮之亞于謝榛年七十卒於河南涉縣李志

沈明臣字嘉則自稱句章山人晚號樂社長喜讀書慕  
古人廓落大節雲間沈愷爲郡守甬東髮上書萬言愷  
詫爲奇士已補諸生數試不利崙以詩自豪會東方用  
兵少保胡宗憲開督府辟置幕下是時文武吏士畏督  
府威趨走如僕隸明臣與山陰徐渭獨抵掌縱談宗憲  
亦接以客禮嘗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請明臣爲  
饒歌十章援筆立就釀酒高吟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  
人如草不聞聲宗憲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乃爾  
立命刻石山上又嘗從登大王峰設讌有坐客言某所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歌姬絕麗宗憲已被酒命健兒取以來須臾報姬至明  
臣卽起曰吾輩興闈明公可以歸矣宗憲爲強登輿去  
宗憲後死請室中走墓下哭之極哀過太倉訪王尙書  
弇州高坐論詩氣凌其上弇州稱爲布衣之傑張司馬  
主里中文盟極推重之司馬沒士皆輻輳其門晚年尙  
思出遊諸公競相挽留爲置善田百畝給朝夕遂爲鄉  
社中祭酒平生所作詩七千餘首從子九疇選其半爲  
豐對樓集刊行於世節錄書

楊承鯤字伯翼大理丞美益之子也少工詩書學李北

海沈嘉則一見推許之名日起嘗以通家子謁王弇州  
弇州見其行卷極激賞承鯁默然別去語人曰王先生  
博大心慈客持片楮求譽津津不休人人自謂王先生  
知己其知己多矣僕尙容廁其間耶以太學生北上名  
籍甚倦於接對遽歸平生持論甚嚴是是非非無所枉  
以是頗違俗于城南構脩園日歌嘯其中羽人衲子多  
從之受詩年四十而卒節錄者  
舊集

葉太叔字鄭朗其後更名亭立字介子年十六七已能  
詩或持以示沈嘉則大奇之與定交呼爲年少李王孫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曰幸從後輩中得一伯翼復得一葉生足吾老矣介  
其詩于張司馬自爲長歌先之司馬亦吝賞遂一日名  
起性介僻初與屠長卿同學後長卿貴太叔謂其門多  
雜賓遂不與通長卿死乃爲詩哭其墓有故人爲吳中  
縣令延修邑志旣成自署卷首日四明葉太叔著令具  
厚幣置酒從容曰某忝令此縣雖重煩大手筆願得假  
名氏太叔拂然曰著書千載事豈容賣買立束其稿歸  
素不善飲然謂人生豈可一日無酒設虛觴若引滿者  
三始飯其風致又如此爲詩初學長吉後歸宿右丞所

著名藏山稿 節錄者  
舊集

余寅字君房後改字僧果萬曆庚辰進士爲都水司主  
事典造屬國賜服日與承運庫相關易染指寅一以法  
按之歲省節三千餘緡出督學陝西一無所假借御史  
首錄士考下下尤慎鄉賢名宦二祠人皆畏忌之陞左  
參政隨改山東操持廉白監司多以費不給請寅獨否  
同寮雖陽相推服而心齟齬不堪也遂以忤時請病歸  
嘗再起福建再乞休晉太常少卿致仕與沈文恭同研  
席文恭當國視之漠如一不通書尺年七十五卒平生  
以古文自負謂于詩僅窺其藩然其文信屈或不可句  
詩則癯而堅質而峭類其爲人所著曰農丈人集節錄  
賈所作  
墓志

鄭志稿 文苑傳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沈一貫字肩吾號蛟門隆慶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  
授編修歷官掌詹事府禮部尙書入直東閣累加少師  
左柱國吏部尙書中樞殿大學士入相十二年爲首相  
八年事詳明史本傳卒諡文恭天啟時魏黨方惡東林  
以其嘗排顧憲成東林之目由此起改諡文正贈太師  
一貫初學文于余君房學詩于族父嘉則而筆力沈鷲

遂出二人上然讀其集深心密用亦彷彿見之節錄者舊集

屠隆字長卿一字緯真號赤水萬曆丁丑進士知穎

上縣穎當汴泗之衝水將迫城隆于城東築隄五十丈

隄成氏作綠波亭其上以誌德會澤雨部使者至言田

苗無恙乃君日行水謹啟閉所致對曰公所見負郭耳

其餘汗邪淹沒甚多某何敢匿民疾苦使者歎息而去

改青浦修二陸祠地有柳浦之勝好泛舟置酒召客值

橐中罄輒解所繫銀帶銷之遷禮部主客司主事時西

寧侯宋世恩年少好聲伎隆故善填詞兩家曲宴觴行

鄭志稿 文苑傳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奏或極子夜刑部郎俞顯卿劾世寧并及隆遂罷歸

平日為詩文信手縱筆未嘗起草于酒間分韻客飲未

盡卮揮灑已滿幅又或口占令人書之此誦彼書書不

逮誦自序所作以為姿敏而意疏姿敏故多捷給意疏

故少精堅聞者以為確論所著絳雪樓集明史本傳兼採者舊集

李瑋字偉卿世業農至瑋始好讀書作有韻之文輒得

奇語時方傳王李七子詩瑋唾之閉門耽思欲盡洗俗

學歸於大雅就所居傍構一草亭藝菊百餘本值花時

筍白酒數斗思與客共之又不肯作折簡招豎一竿如

酒帘狀大書酒熟花開高懷者來故人遂四集歲以為

常足跡罕入城市手定其詩曰桑麻集行世舊集

屠本峻字田叔號漢陂侍郎大山子也以父任授刑部

檢校遷太常典簿因撰太常錄備記國家郊祀諸大典

歷擢繕部郎中出為兩淮運同復移之閩閩中鹽引率

勢家領之售于商商病而課日不足時方佐軍興力言

于中丞減其課淡旬而課畢輸反贏萬金創先賢祠于

烏石山歲時祀之陞辰州知府蠻徵用兵命主餉轉輸

不乏事平敘功第一而性喜客後堂日置酒絲竹不絕

鄭志稿 文苑傳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吏心不善罷歸在郡禁殺牛有諸生投牒詐言畜一

生垂斃請鬻其肉以餬口因判以俸買牛葬之比牽至

則生牛使吏牧養及解任父老泣送牽牛隨其後仍命

留於官邑人為作留犢圖歸里喜客益甚年八十餘尚

能于酒間度曲自稱曰憨先生李志

李坡字公起御史尚默子也有瘖疾博通經史客見者

以筆相問答好著書凡二十餘種閩人曹學佺嘗作海

內兩奇人傳一為坡一為松江唐汝詢坡以瘖汝詢則

生而瞽也其文學亦適相埒云李志

應臬字仲鶴初爲名諸生數試不利遊荆楚弔赤壁載酒歌呼詩名動江漢間已而上薊門無所遇遂絕意進取世居沙鹿草堂澆花種竹庭戶楚楚日與一二詞人唱和永嘉何無咎輯鄞布衣詩十家臬與焉所著叢說精于考據米仲詔序之詩有楚遊烏溪諸草者舊集兼採米萬鍾

胡一桂字百藥隱居不仕喜爲詩父子皆授徒村中館舍相隔一溪每詩成卽呼之緣涯而語又嘗輯有明代典章及四方文獻凡二十餘帙子名傳字鱗翼亦能

鄭志稿 文苑傳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詩與周唯一交每訪之則負一囊中藏一桂遺稿及他著述將別復負而去鱗翼死一女嫁爲農家婦李臬堂選看舊詩就索其家則殘本在織筐中撕裂殆盡錄得數十首皆博奧可喜者舊集吳士璋字潛玉號笨子諸生數試不利挾其詩遊吳粵豫楚間鄒南臬方里居上詩有日到來天地傷多事歸去江湖尙有人南臬爲序其詩曰文江詩選者舊集全大震字二何玄洲學士次子少負異才治詩古文詞性任誕世家華廡婦裝亦數萬隨手而盡數踏省門不

售挾冊遊京師久無所遇家益落晚客白下莊元辰方官太常屢過之爲設食將徹出袖中一油楮裏其殘炙去其客窮如此詩則橫逸絕羣陸文虎最自負亦心折焉與連姻後卒於故人家者舊集

吳應雷字鼓和號青寰家貧授經案上獨置杜工部集每歲以故書紙反裝之立一冊有所作皆書其中或他出則鎖置巾箱惟謹人不得窺聞人論詩不答見有以詩贈人者輒蹙頰曰何重費筆墨爲雖子弟及門下士皆以爲不知詩也一日竊啟鎖則紙背中淡墨禿穎皆

鄭志稿 文苑傳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平日詩草疾鈔畢仍置巾箱白後見其徘徊庭戶搖首畫指知爲苦吟錢退山得諸生所鈔本驚喜點定之李臬堂稱爲異人者舊集孫儀字象可家三茅自田間起少時遍叩沈嘉則余君房屠長卿間嘗題詩僧寺不署姓名周唯一過寺中見之爲下拜然不知何人作後唯一官嶺外聞象可熟於國家典故及星緯百家之學邀與俱舟中論詩出其全稿則題寺詩在焉大喜更起拜兩人日有唱和一語近時卽相戒故其詩多奇拗語唯一欲爲刻之而未果所

著曰借竹樓集者舊集

者舊集

鄞志稿卷十五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文苑傳下

王嗣爽字右仲一字于越號偶翁萬曆庚子舉于鄉教授黃巖宣平知宿遷縣左遷建州經歷擢知永福縣奸民多以米餉海盜嗣爽嚴禁其闌出者復力卹鹽商之困遷知涪州與監司忤罷歸執贄劉公念臺之門曰吾以罪失官反以罪得學可謂失魚而得熊也丙戌年已八十大兵下浙有司迫遣登舟令謁見貝勒至慈谿乘

鄞志稿文苑傳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文苑傳下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潮遁歸嘆曰人生不幸至此惟祈死而已又三年卒少時為余太常寅所賞酷嗜杜詩嘗夢見少陵與握手論句法及官涪州以事至錦官城過浣花草堂遺像宛如夢中遂箋其詩曰杜臆所著有密娛齋集者舊集及續

楊德周字南仲號次莊萬曆壬子舉於鄉官金華教授擢古田令嘗夜閱獄詞鬼哭于庭祝之曰有冤當再聲哭愈厲廉得其實昭雪之再遷知高唐州致仕乙酉魯監國以尙寶卿召不赴壬子年七十六卒德周最精考據宋人魏峴著它山水利備覽為之註且版行焉工詩

鄞志稿卷十四

在古田與曹尚書能始倡和晚與王涪州葛祭酒爲汐社中三老嘗作新稻詩曰曾孫穡事周京盛不救西山兩餓夫讀者傷之續者舊集

葛世振字勿上號同果南評事文炳之孫崇禎庚辰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隨充日講官奏對論兵餉有增兵不如練兵加餉不如清餉之語稱旨上爲書其名於御屏時上頗好察每入講陳經旨必歸寬厚以寓諷上常改容聽之特授東宮講讀尋以省親告歸甲申聞變著十哭詩杜門不與世事結廬光溪之濱課農桑自給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乙酉丙戌兩膺召命戚友多有勸之出山者陸高士字燦投以詩有云曳履隨班稱老臣少年隊裏自嫌身阿婆改作新來婦抹煞庚辰第二人世振得之嘆曰使吾一舉足更何面目以見陸生遂不赴聞志

陸寶字敬身一字青霞號中條大參懋龍子也少從屠長卿余君房遊皆稱其詩以太學高等爲誥勅舍人京洛詩人如葛震甫汪遺民林茂之唱和尤多己巳以邊事請纓自効有詔褒答既因母老乞養歸與楊南仲李封若周農半共選邑中先輩詩數百家爲甬東詩括後

李杲堂書舊集半因之家素封乙酉丙戌間輸餉而不受官其後遷入碧溪之上憔悴行吟以卒寶素慕陸放翁詩盈萬首以是坐臥履食皆不廢吟年八十果滿其數割羊豕祭三百篇以來之詩人盡集同社餒餘其風致如此所著曰霜鏡曰辟塵曰梧香今惟霜鏡集存餘失傳

徐殿臣字心水一字玉清崇禎七年進士以行人擢試御史時兵祲並亟疏言計臣當擇人如劉宴爲度支軍興不乏而未至病民不然因賊設兵因兵增餉賊未及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勦而民且揭竿應之矣又請復驛遞驛遞者流賊所從起之由也初舉禮部時出石齋黃公門下石齋得罪集同人祖餞賦詩有如公眞不欺明主在帝何曾殺諫官之句當軸頗側目出提督南京學政左遷山東僉事以親老乞歸國變後奉父避亂入山爲海師縛去索萬金賴友人周容救以免久之悒悒成疾卒喜讀白蘇二公詩顏其閣曰香眉少作風流自喜晚歲多河山破碎之

感焉 續者舊集

徐之垣字維翰別字心韋天啟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

士授江西永豐令永豐俗淳事簡之垣時循行阡陌老  
稚多邀入其室輒爲述古孝弟舊事以勸勉之或逾數  
日始歸會入覲調繁吉陽永豐民詣巡按請留任巡按  
諭以已奉旨不可留豐民私相議令赴吉必由府當邀  
之之垣抵信州吉陽吏胥方具輿蓋迎豐民肩其輿奪  
其蓋擁歸邑之垣不能禁以狀白大吏次日藩司遣人  
慰諭命送徐令之任豐民閉城大譟爲罷市藩司復遣  
通判盧某召之垣至郡議之豐民數千偕行至寓所環  
坐以守藩司見眾志堅爲移文巡按託其上請豐民謂

鄞志稿 文苑傳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可得稍稍引歸而巡按方以病在告郡守命之垣速  
微服之吉無使豐民知之垣既抵新任豐民聞之悵然  
如失父母信州故有宋趙忠定公一盃亭民爲新其亭  
易名攀雲并祀焉吉陽爲鄒忠介公故里之垣至忠介  
方沒力營其身後事且爲立祠其治吉如治豐久之丁  
內艱歸服闋補福建松溪地在萬山中終歲苦暑多癘  
疫之垣禱于城隍祠是冬大雪爲閩所未有者民以爲  
異行取授御史時中官張彝憲監戶工二部外吏入覲  
者皆匍匐上謁之垣獨不往陳侍郎子壯以爭宗室改

官事下獄之垣疏救之留中不下遂請病歸起補原官  
出按湖廣首輔溫體仁以之垣嘗疏侵之奏言其人善  
病不任封疆仍移疾去體仁歸召對平臺稱旨命按江  
北適大祲發贖緩以賑且作大廠二十楹收遺孩全活  
萬計池州山中賊起假他故集兵于徽掩其不備擊滅  
之畿輔始安改督學至廬州會賊破城僅免任滿復告  
歸國難後削髮爲頭陀居光溪別業所謂在澗樓者不  
復入城自以不死廬州之難復目覩變革深用悔恨嘗  
題其柱曰早已覺來都是夢譬如死去未曾埋君子悲

鄞志稿 文苑傳下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所著曰在澗樓集

高斗樞徐侍御墓志

全謝山耆舊集以之垣與周昌晉陳朝輔水佳胤徐  
家麟同卷周陳二人事見明史水太僕以疏救昌晉  
遂同人黨案家麟爲御史適流賊破京久之始南奔  
同時頗有物議若心韋以學使按部廬蘄州非有守  
士之責其自咎則臣子之義然論者不當必以必死  
責之也故列心韋於文苑而周陳諸人之不立傳亦  
附著焉

陸符字文虎崇禎壬午舉人風貌甚偉警欬如洪鐘讀



書不墨守章句古文詞則鵬騫海怒極意而止復社諸人爭相推重然獨留心世事崇禎己亥文肅入相載山諸公復起論者謂東林由此得吐氣符心憂之嘗曰彼方以此乘釁此乃以夫夫得意禍且至矣未幾烏程果排文肅去位又移書宣城沈眉生以爲近日友朋中兵心見于文字鬪氣長于同人乃亂亡之兆當務聞修弗以聲聞爲事會有保舉之令學使者許豸以符應詔入國子監懷宗幸學諸生迎謁見符儀表履目之舉崇禎壬午鄉試癸未下第歸踰年而國難作魯藩時賜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進士授行人命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奎乾沒獨多嚴覈之遂拔刃刺符于廳事不殊謝事養疴山中未幾卒所著曰環堵集

采李志及黃南雷墓誌

萬泰字履安號梅菴其先以勳衛世其家至泰始舉崇禎丙子鄉試與陸文虎並有名出與復社諸名士交時稱萬陸文虎性剛介視世俗鬼瑣齷齪之士直叱之若狗泰稍蘊藉然自長揖外不交一談東江建國以戶部主事司餉國亡遁入榆林已而榆林亦被兵城中故居爲大帥所奪乃窮棲丙舍公車敦促作長歌謝之泰雅

負作用不徒以風節見戊子五君子之難高都御史斗樞父子李儀部桐父子皆蒙難密爲籌畫得釋庚寅黃晦木已赴市復以奇計出之然感懷故國日忽忽不自得賦詩多悽絕丙申遊粵歸至南安同年生毛汧舟中病疫不忍棄之爲視其病汧得生而泰竟死得年六十其五言酷似陶靖節七言及近體似高岑八子皆以文學著別有傳

南雷墓誌及續音舊集

董守諭字次公受業石齋先生之門天性孤峭不肯與人苟同大類石齋其詩文排異邊幅之外亦類石齋天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啟甲子舉人七上公車不第學日進名亦日盛是時吾鄉預于復社者陸文虎萬履安董天鑑與守諭而四守諭最隘心契不過數人魯藩在越以薦授戶部主事司餉時方國安王之仁輩號正兵熊汝霖錢肅樂孫嘉績之軍號義兵正兵取正餉義兵自求義餉守諭爭之曰義餉不可常繼是欲散遣之也而正兵所食過多且日驕王以爲然特無如方王何其後之仁無厭請稅漁舟又請行稅人法守諭曰今所恃者人心耳措剋已甚民何以堪持不可又請籍沒大戶祀田以充軍資爭益力

之仁大怒曰行朝諸閣部無敢裁量我輩何物豎儒乃爾上言得孟軻百不加得商鞅一旦折簡召守諭或謂往則見殺矣不往亦必遣卒行刺王使遊之對言命吏死生係于王悍帥雖強豈足畏哉卒不往之仁亦中愧而止次年三月十九日請哭臨行邸三軍縞素從之越城內附扈從不及乃行遜江泚痛自責曰吾不同汪長源陳本叔同死尚何顏立人世作歌詩徧哭所知之死節者淋漓悲愴令人不能卒讀杜門著書自一二遺民外概拒不納甲辰卒年六十九縣令張幼學嘆曰所謂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也所著有讀易一鈔二鈔卦變考略易韻補遺其詩文曰擊蘭集樂府曰匪風集續者舊集

兼探正 氣錄

周容字茂三一字鄧山號壁堂少即工詩睥睨一世甲申後棄其諸生丙戌更去髮爲僧既而以母在返初服初名溶至是改今名浪遊吳楚燕趙間所至與魁人奇士交于浙最契查虛舟于山右則傳青主申臯盟于江右則王于一于吳則紀伯紫于閩則許有介諸公亦翕然推之其在里中與徐侍御心水最厚容未知名時首

爲侍御所識揄揚不啻口出遭國變侍御避跡天童海師突至縛之去置王朝先營索餉萬金不得囚水牢中戚友莫敢赴容挺身往請之願留己爲質釋侍御歸既而餉不盡如所索遂加榜掠朝先客方伯呂萬旋吉舊與容相識爲力解閣學沈彤菴亦以爲言乃放還足由是蹙然于侍御始終無纖毫間侍御死爲詩哭之極哀晚年既倦遊會有以非意加之者復掉臂入都時方有詞科之辟朝臣爭欲以名薦誓死力辭次年卒於京邸年六十一素工書于前人諸體略迹取神獨不屑作側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媚之態古文頗似徐文長詩則多礫硯鬱勃之氣嘗自言字裏有血行間有淚所著詩稿外別有翁州志二卷今失傳刪節申臯盟所作傳兼采李志

張庚字長生自號太白山人生於嘉靖壬子卒于順治戊子年九十六初從屠長卿沈玄扈相唱和其後陳恭潔公尤重之嘗題其小影曰閩南著書五千卷潮陽吟詩八百首書不停披孟常在手出則傳巖之梅羹處則商山之橘叟推服至矣李杲堂者舊集遺之其殘藁尙存蓋九十後所作詩律工細無老人態續者舊集

李文純字一之一字姬伯號戒菴四川提舉楷之子也  
諸生丙戌後棄之遭逢喪亂匿迹奉化之求村亂定復  
入城不復見一人亦不與人倡和暇則鈔書幾至千卷  
耄年筆畫猶端勁嘗自嘆曰昔人欲以青蠅爲弔客吾  
猶嫌其闢未若枯木頑石相與賞心風味殊不惡少時  
侍父入蜀與同里戎玠相唱酬工力悉敵玠字孟常諸  
生兩人詩照映蜀中後文純年八十餘猶藏玠詩一卷  
其從弟泉堂爲錄入首舊集中采泉堂所作詩集  
序及續者舊集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峽石嘗遊石齋先生之門石齋愛之爲作法廬銘法廬  
峽中齋名也甲申上書中樞史公請急引兵勤王又請  
追還漕艘弗資盜糧史公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南  
都陷後知事不可爲自暑寒灰道人從兄忠節起事招  
之不赴亂定歸勤構莖藎菴誠園日居其中與學佛者  
爲方外交其詩曰崇慕堂集續者  
舊集

范鴻儒字九華諸生肆力於古家貧無書聞人有祕本  
百方借之學日富所至名山川必有題咏年八十卒所

著茗柯集讀史偶記老子譯諸書李  
志

楊秉紘字所收太僕卿美益曾孫最精考索自丙戌後  
頽然自放以著書爲事其浙江水利考尤詳覈好談故  
國事間扶杖出里中後輩遙望見卽爭迎之聽其敘述  
滔滔汨汨以爲異聞嘗言閩古古勸史閣部清君側所  
言兵事尙不足望辛幼安項背當時年已八十餘雜誦  
古古劄子如河注海早喪其子有孫十四而殤又遭大  
火與老妻匍匐烈燄中僅免撰著多被焚嘆曰吾已無  
國并無家今且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號天多老人復錄  
所記憶詩未及半而卒續者  
舊集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紀歷祚字永吉推官五倫子也推官以清節著罷官如  
寒素獨好聚書歷祚盡讀之又借閱所未有熟于史書  
諸志凡古今禮樂制度郡國分合山川夷險及名物象  
數之學言之如貫珠國變後棄諸生冠服作道人裝每  
年三月十九日以麥飯祭懷宗流涕闌干或問草莽臣  
而祭天子禮有之乎答曰此所謂野哭也偶至衢巷間  
見有坊表門闕必歷數其生前淑慝以語從行者高隱  
學輯甬上敬止錄時就之訪軼事焉續者  
舊集

錢豹字文蔚宋末有隱君子惟墳齋與高文友居東湖

山中因名其里曰高錢豹少有才思錢忠節瓜里之役  
參其幕府國亡絕意進取同時周唯一王木功隱於榆  
林其唱和甚矜重豹時時過之相得甚歡錢退山嘗評  
其詩曰文蔚穆然靜遠性所蘊蓄發爲聲詩家枕東錢  
湖上水光山色互相融結故其詩有近陶者有近韋柳  
者有近常儲者木功亦曰文蔚之詩魂清想渺神況淡  
澹臨終書一紙云遭此陽九辰平生無大誤昔年如是  
來今日如是去

采周證山  
詩集序

沈士穎字喆先一字心石知荆門州延祉子也諸生甲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申後棄之時年二十有四士穎負挾天之才自以世臣  
故國故君之念不能自遣放浪詩酒燕人梁公狄來鄞  
唱和八子士穎年最少杭之遺民如徐蘭生汪魏美亦  
器重之尋以表問魯藩起居爲人所首下獄高辰四兄  
弟力救出之自此菁華消索壬辰病卒今存吟社詩稿  
一卷萬履安所手錄也

林荔堂  
詩集序

右十四人皆前明故臣遺老以其卒于改步以後故  
與本朝諸公合爲卷蓋遵明史錄楊維禎戴良之例  
也

董允璘字吳仲孝廉德偁季子也少有才與其兄允瑄  
齊名後遊黃南雷之門學益進南雷宗念臺劉公之傳  
以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學者習考亭舊說多未信允  
璘解之曰存固存而發亦存也聞者始釋然同學爲講  
經會于字句間多異同允璘謂學當鞭逼近裏從得力  
處做工夫區區訓詁同亦可異亦可若專力於此乃口  
頭上見解非實學也年三十六而卒南雷哭之慟曰天  
祝予詩文踔厲風發陳怡庭作序以爲陳龍川之流同  
時有張九英者字梅仙諸生負才自喜一日過萬季野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齋南雷子主一在坐九英視之蔑如語季野曰胡傳改  
月不改時之說胡爲不合主一曰此有曆法可推非經  
生空言之比卽席間指陳大概九英悚然遂從南雷受  
業篤志於學每夜讀書果資藥餌雜陳飢則隨手進之  
不辨爲何物也乙卯舟覆姚江而沒年亦三十餘同人  
惜之

采南雷吳仲墓志  
黃主一梅仙哀詞

邱胤玉字蘊生一字惺齋李杲堂村居在萬齡鄉去諸  
邱僅十里多唱和尤推重胤玉其詩婉秀與杲堂爲近  
家本華腴少時善飲酒能吹長笛晚景困甚然風致不

滅其同族曰承嗣字玉册于胤玉為尊行名相亞所著

有三樹堂集及四明畫史續者舊集

萬斯備字允誠一字又菴孝廉泰之第七子也亂後隱

居不試獨刻意為詩壻于李氏婦翁景堂先生愛之相

依二十餘年如左右手是時邑中風雅之士以景堂為

宗同人唱和待其甲乙所首取必允誠詩也尤稱其五

律謂搜索意匠蘇理血脈且自以為不如及輯甬上耆

舊詩允誠搜訪之力為多徧走村落殘編斷帙求之織

筐篋甬間每得一卷景堂為之驚喜下拜工書法兼精

鄞志稿 文苑傳下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篆刻為人和平長厚篤于骨肉故第為帥府所據晚年

以束脩之入粗治數椽均之長兄之子管村公擇沒於

杭方客新安徒步千里奔赴所著曰深省堂集萬氏家傳及李

景堂鄭寒村所作詩稿序

包變字惕三一字夕齋諸生少工詩尤妙于琴能度曲

嘗賦明月詞極為時所賞因以包明月呼之家貧客遊

京師登高弔古時或作變徵聲倦遊歸往往絕爨彈琴

賦詩泊如也所著有夕齋稿采胡鹿亭詩集序及續者舊集

按夕齋自丙戌後亦不復應試然以索遊故或尚與

時員往還擬之錢文蔚沈心石似屬不倫故未敢列之咸淳人物中也

汪應詔字伯徵少與毛象來同學善行草篆隸能琴能

奕能畫尤工詩嘗出遊所至與畸人韻士交名益起歸

而卜室江滸室修廣僅數丈負壁設木榻一竅牆為窗

置坐具讀書其下案上古書數部外茄瓢一具博山爐

一事古印章一匣而已值風月晴佳散步江邊且步且

吟且笑籬犬驚吠牧童饁婦皆出視咸怪詫之自選其

詩數百首曰猶存草采毛象來詩稿序

鄞志稿 文苑傳下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張駕字章友號補堂初名行格與周鄞山同學遭國變

更名潛字又陶將終隱矣其師邵輔楨宿儒也曰周生

當以山林老張生恐不免涉仕途已而果出補諸生舉

順治丁酉鄉試再中南宮乙榜知神木縣神木係極邊

又軍旅方興簿書冗劇無晷刻暇竟以勞瘁卒官國初

詩人以駕與周斯盛證山並稱而駕之才氣橫溢出證

山上正集八卷證山為之序別集四卷則其未應試以

前作鄞山為之序續者舊集兼采鄞山序

趙嗣賢字人選一字鶴樵弟嗣贊字人憲一字憩菴兄

弟並能詩嗣賢得名最早高都御史玄若極稱之與張  
瑤芝為秋水社遺老高隱學錢鰲菴亦與焉或問嗣賢  
伯仲高下鰲菴曰伯子自是兄行隱學曰阿憲筆力倔  
強亦幾堪奪席後二人並以明經貢太學季弟嗣萬稍  
後出中康熙丙午鄉試時稱三趙續者舊集

張瑤芝字次英一字蓉嶼文定公邦奇之後由明經為  
靈寶令以不能急於催科忤上官意嘆曰吾豈坐待彈  
事投劾竟歸所居槎湖有平遠之趣其野眺樓尤清勝  
日酣咏其中所為詩秀色天成李杲堂極咨賞之以為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謝康樂之風

續者舊集

方伊蒿名劬以字行一字霞嶼初蛟川周方人有高節  
棄舉業弗事授徒鄞之寶林其學于易詩書春秋皆有  
解于史漢皆有疏証伊蒿為其高坐弟子盡傳其著述  
病亟欲以詩文稿付之書至方人已卒其子靳弗與後  
嚮之他人伊蒿終身以為恨方人又嘗謂之曰吾于詩  
文非再四竄削不能定願汝曹不矜斗酒百篇且為三  
都十稔故伊蒿詩錘鍊深穩如其師傳東臯詩人自補  
堂惺齋後推伊蒿特以終于布衣近人幾莫有舉其姓

氏者其亦悌矣續者舊集

洪圖光字暉吉一字海槎少與史侍郎立菴齊名立菴  
謹厚圖光則負才任誕頗喜為狹邪之遊時人方之屠  
長卿嘗擬省元又擬會元擬大魁皆倂得倂失之成順  
治戊戌進士知程鄉縣時粵中尙未靖折節撫循疲氓  
有惠政乃知其非徒縱軼者流也以註誤去官所為詩  
雕本僅五卷多近體其藏本尙倍之惜不盡傳續者舊集  
朱旦字寶日故王評事家勤子評事殉節旦亦捕入獄  
其門人聞玠救之得免故改姓名曰朱旦後以貧故出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遊值三藩亂陝賊應之破府州撫臣用便宜授以團練  
之職率奇兵復州城賊不敢窺保德以府州扼其衝也  
敘功授解州牧以爭鹽丁忤大吏去官解州之民免之  
已而起知廣東之瓊州赴官道卒旦之出仕諸父友頗  
相責謂然以書生橫槩建功不可謂非奇才其詩風發  
泉湧尤工樂府古風多驚人語所著采菴堂集二十四

卷續者舊集

胡文學字道南一字卜言少貧力學成順治壬辰進士  
授真定推官直隸不設臬司大小獄悉成其手文學嘗

鞠廣平一案冤繫者眾悉平反縱遣之後以事過曲陽  
荒野中忽數百輩趨車前謝卽前所縱遣者也并陘賊  
以左道伏誅獲偽牒廣有牽引聞者惶懼文學急訊治  
得實毀其牒不行恆山巨盜高鼎出沒并代間幾二十  
年文學力勸并陘道陳某招撫之事未集而陳以他事  
落職議增戍兵文學復請于制府乞復陳職以終撫局  
制府三上疏報可鼎卒受撫畿輔遂安以最擢監察御  
史巡視兩淮鹽政疏請革行兌緩征倒道商困蘇而課  
反裕出餘俸建安定書院置山長焉丁外艱歸辛亥以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品俸掌河南道尋推陞太僕少卿行至濟上得疾復  
乞假旋里文學篤於友誼初李杲堂父子被難莫敢過  
其門者獨請往省城探獄事方盛寒所衣止一襦冒凍  
渡江而前人皆義之既貴杲堂輯耆舊詩爲之開雕餘  
姚邵孝子古倫其母被掠後訪得其處欲贖之而無貲  
文學素不相識聞之卽與以金張起宗少時有才而貧  
嗙拂不遺餘力其詩得法於杲堂復與其羣從戒菴魯  
樵遊有所作皆待三人論定而後出鄧孝威稱其空微  
雋永令人神遠今集中詩不多要皆非漫然者子德邁

字卓人號鹿亭中康熙丁巳鄉試由中書歷官河南道  
御史少承華腴之業又早貴跌宕自喜所居野意園蕭  
疏明瑟極花竹之勝丁外艱歸杲堂耆舊集劄劄猶未  
畢工成先志爲之伙助服闋補原官巡視南城一土豪  
艷某妻色姣假宿負逼奪之治土豪罪還其妻而代償  
所負有殺人獄同官歷誠未能決命德邁覆閱囚家夜  
昇重賄至卻之論如律陞順天府丞卒官其詩曰寶墨  
齋集雋爽有父風節錄 曹志

錢廉字穉廉一字東廬提學副使啟忠第三子副使卒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甫四歲丁國變母高恭人挈之避地武林依外家遂改  
姓高事定歸鄞乃復姓稍長勵志讀書以經世之學自  
任黃南雷至甬上錢氏多從之遊南雷嘗語廉曰切莫  
理會饅頭夾子而廉則于數學兵法無不究心李杲堂  
有詩云天下史才推萬八謂季野先生目中奇士有錢三聊  
城傳閣學以漸副使門下士也欲薦爲中書舍人不就  
耿精忠之變武定李之芳爲制府招人幕廉按王遁支  
干之術用火攻師遂大捷敘從征功當授官以母老辭  
平生周卹三黨傾束脩所入以給輯先世文獻爲在茲

集遺篇軼事藉以不墜詩豪岸如其人子二中盛際盛  
中盛字又起號芴庭國子生為人無他嗜好獨喜考索  
掌故全謝山續耆舊之選託至青山葉氏借閱家乘得  
數家時年踰七旬徒步四十里負以歸為摩挲手抄之  
所著詩曰雪卷際盛字在德號近村請生早受詩法於  
鄭高州晚與陳南臯等為社集病革南臯問之無他語  
張目曰紫清觀詩已畢錄否其兄弟風致如此

周斯盛字岷公一字鐵珊號證山知江都縣志畏從子  
長八尺負才而傲好面折人過成順治辛丑進士年甫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有六康熙己酉知卽墨縣為鎮將所構下獄論死  
事急嘆曰前卽墨王先生殉國事甚奇擬為文以紀之  
今不及矣當乞吾友董曉山表章以成吾志最愛膠西  
王无竟之詩於獄中猶手抄細論其閒暇若此已而以  
赦得免每見諸家所選明詩無可意者因徧定十五朝  
之詩自言將以前人之性情引而證我之性情因以我  
所陶鑄于前人之性情留以證天下後世之性情遂名  
之曰詩證其後潦倒客遊而卒所為詩甚多開雕者不  
及十之五云

采曉山所  
作墓誌

張士埴字心友一字雪汀康熙甲辰進士將任司理值  
汰冗員改行人需次于家黃南雷舉證人講社心友預  
焉帖帖坐諸生下銳志實學手抄四部書幾等身發為  
歌詩超然簡遠後赴京補官卒於京邸南雷銘其墓謂  
其志量所該不以釋褐為究竟也子二長錫璜字志呂  
一字漁溪母陳孺人為夔獻女弟素方嚴事之能得其  
歡心與弟錫璜最友愛講學論文出入必借垂老同爨  
詩古文詞研摩工細慈谿姜湛園最器之康熙己卯試  
北闈湛園主試不一過其門甲午登賢書再上春官不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第卽止不赴平生自詩文外兼工畫然不肯輕作詩稿  
前後蠶易雖已刻者亦刪改期于愜意而止錫璜字豈  
羅一字蘊山為人醇厚和平不言而躬行兄錫璜子家  
政一切不問賦租貨布皆錫璜掌之門戶既大婚嫁日  
多勢不支家中落處之怡然萬九沙嘗曰蘊山少年可  
謂富而不驕及其老也可謂貧而樂雅擅觴政風流蘊  
藉竟日不倦詩文馴雅如其人所著圯上居集二十卷

續書  
舊集

范光陽字國雯號筆山其大父玉壘公見隱逸傳玉壘



三子長茂松生光陽次汝樞早天玉壘命光陽爲之後  
年甫六歲執喪禮如成人十歲操筆爲文有奇語里中  
前輩皆器之南雷講學甬上光陽從之遊與陳怡庭萬  
充宗諸人爲講經之會南雷稱其文能力去陳言康熙  
乙卯舉賢書房考許公西山久熟其名得之驚喜屢上  
公車不第壬戌禮闈報罷崑山徐司寇延之家塾崑山  
之門舉世以爲青雲之藉名下士爭附之光陽以生母  
李孺人年高鬱鬱思歸或勸勉留爲進身計對曰盡一  
日子職雖九錫不與易也遂旋里戊辰舉會試第一授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庶吉士時館職例習清書光陽已年五十餘不能精散  
館改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晉兵部職方司郎中有巨商  
囑權貴人請補行前湖南兵亂時未消鹽引權貴人下  
其議尙書不敢拒光陽力爭之以爲兩淮鹽引久滯若  
更補行舊引商必重困事得止參將艾某應陞或以私  
憾抑之光陽持不可參將來謝拒不見曰吾所執國法  
耳苟市德與挾嫌者何異踰年出知延平時閭民以游  
饑故有揭竿劫食者捕繫百餘人縣令復自詡獲盜功  
張皇其事制府郭公檄令治其獄光陽擬杖斃爲首一

人餘縱遣之郭公改命巡道覆讞將盡置之死光陽詣  
省面陳郭公曰吾知太守科第中人只不忍之心四字  
橫于胸中耳光陽曰民迫於飢寒有司不能存卹以致  
此下吏非泥古凡斷斯獄者皆當存此心郭心怫然光  
陽復力言其無死法卒得從未減時同列見者皆爲之  
縮頸郡故有延平四賢祠捐俸葺之暇則召諸生講明  
先儒宗派閩士始知學在任七年禁革火耗罷一切無  
名之征嘗大書廳事曰淡泊明志平易近民郡人以爲  
實錄偶感疾乞休大吏強留之而部議以督征屬邑糧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課未完例應降調遂歸士民送者踰境不止其族祖大  
獲于明季泣延有惠政因立祠合祀焉所著雙雲堂集  
自言文體凡三變少之時驅策六朝爲應世之文壯之  
時考辨典故爲用世之文及從梨洲先生游始知撥華  
存實然學人自期有在不徒語言文字間則所造可知  
矣子廷諤字質夫號訥齋儻不羈少從其父子講經  
之會願獨好讀史凡兵刑食貨古今沿革之故皆悉心  
討究南雷稱之曰此通今之學也文章風發泉湧不肯  
帖帖就繩墨以故數不利于有司納粟得福建泰寧令

初光陽作守時案牘皆出其手益精習吏事民有投牒者立與決庭無留訟獄無滯囚泰寧有畫網巾先生墓故義士謝韓所葬也地窪濕爲改葬城東且立碣焉撫軍陳文端公將首薦之會病卒所著充安堂集楸溪集豪爽如其人

鄭寒村筆山墓誌及續者舊集范泰寧傳

王之坪字文三一字近思父千秋以孝友稱家酷貧授徒以養能守其家法與兄之坊並受業南雷黃子之門爲人孤峭動止皆有度規友朋過必摘發其心術間隱隱無所諱忌脩脯所入卹及三黨而家常屢空同門萬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擇嘗曰文三性命精微之學少躬行實踐之力多范筆山亦曰見張旦復如坐春風中文三則秋霜烈日不可犯後以明經貢太學年六十三卒旦復名汝翼號學齋雍睦堂之後母葉氏少寡無子其姒生汝翼卽抱而撫之課讀甚嚴見窗隙微有光卽蹴起就書案汝翼幼卽善承親志無幾微失歡嘗自塾歸母問讀何書曰大學出一巨帙授之曰此吾初嫁時外大父以贈爾父者啟視則眞西山大學衍義也由是有志于聖賢之學南雷至前上遂請業焉在同人中最闇淡講經之會諸人

談辨鋒起徐以一言析之聞者皆意愜胡巖使道南延使謀其子臬堂方與道南錄耆舊詩有論撰必待汝翼點定憫其母之苦節求南雷爲誌六七請不已南雷每稱之曰張旦復王文三皆篤行君子也二人詩文不尙華藻循古人矩矱而出之皆粹然儒者之言

朱鄭寒村志胡道南張旦復文稿序

王近思墓

萬言字貞一號管村大父悔菴與黃南雷爲莫逆交遣子及孫受業言尤以古文名南雷極賞之贈詩有云規以震川之古淡加以剡源之色澤諸父季野亦曰使我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中康熙乙卯副榜召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一書揚武陵孫行賄于閣臣明珠乞于督師傳少寬假又有運餉官以棄餉走死命附入死事之列並力拒之以此得罪當軸後以教習期滿知五河縣大吏承閣臣旨文致之論死其子承勳徧貨諸有力者得以贖免所著管村文鈔管村詩鈔刊行於世從弟經字授一號九沙父充宗以先墓在武林之西溪徙居焉故少長於杭時諸父著書滿屋耳濡目染迥殊俗學又嘗叩質于應真閣百詩諸公聞見益富兼工隸書成

康熙癸未進士入翰林改編修主山西鄉試預修康熙字典督學貴州事竣為忌者所中俾築通州城賣產以應家靡剩遺晚年脩寧波郡乘又續輯父充宗禮記集解春秋明義二書庚申杭城大火燼焉遂抱恨而卒

朱家傳及續者舊集

左臣黃字紀雲一字江樵舉康熙甲子鄉試雄于古文以餘力為詩亦蒼秀拔俗論人最嚴嘗謂周鄧山為前朝遺民不當復與楊猶龍輩唱酬因有商容受武王式閻改姓為周容之謔聞者為之絕倒少與伙侍郎滄柱

文苑傳下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學戊辰赴南宮滄柱為同考官不一過其門試卷適在滄柱房中誤見抹撤聞滄柱詢其射策臣黃朗吟之滄柱驚曰似此胡不薦誰闕子文者笑曰固易一房也滄柱踟躕無以容因誦坡公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終迷目五色之句以自解後司教錢塘而卒所著有粵風四卷則遊粵時所作也別有惕崖近咏八卷弟峴字襄南號我菴康熙庚戌進士知福建龍巖縣擢四川威州累官工部都水司郎中出為廣東學使初任龍巖聞方用兵承辦軍需不擾民而事集在威州承大亂之後民

人稀少請招遠方商人得辟田許為世業撫軍下其法于他州蜀以富饒及為學使聲名減於司牧時峴才氣不如其兄而性嗜學宋元經說手抄本至百數十種今崑山通志堂所雕皆其書架中物也嘗作玉壘山記謂威州與灌縣皆有是山蜀都賦及太平寰宇記以為在茂汶間者乃威州之玉壘若唐書地理志及杜詩所謂題書心亂者乃灌縣之玉壘其考索精核類如此平生不以詩名然渾厚有氣力正昔人所謂學人之詩非雕蟲家可比惜遺集殘斷不完

朱曹志及先君子所作江樵墓誌

文苑傳下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起宗字亢友一字募山康熙辛未進士知河內縣令民闢荒山數百頃濬濟河以資灌溉邑賴其利以剛簡與大吏忤請告歸起宗少為胡道南所賞識又受詩法于臬堂歸田後日與名流觴咏工書善畫尤多方外交羽人衲子得其詩畫輒為長價著有高梧閣集二十卷續者舊集兼節錄曹志謝為霖字孝輔一字念蓼行人于宣子也行人五子其三子並有聲長即為霖次為憲次為衡大父太僕三賓于丁亥戊子間以告密殺諸義士其子弟為清流所擯

爲霖刻意求雪之于故國遺民虛己相師友錢退山李  
杲堂皆稍稍進之且語人曰此卽山公所謂天地四時  
尙有消息者也爲霖少從應仲鶴學故詩文皆有法度  
可觀爲憲字恕齋康熙壬寅舉浙闈賢書爲人蕭灑自  
喜尤工畫吾鄉前輩畫者多師文衡山董文敏二家爲  
憲隨意潑墨或散漫數筆生氣迴出詩亦不甚雕琢有  
自然之韻論者謂詩如其畫畫如其人喜延接後進先  
君子及柴丈漁山輩行稍後爲憲尊禮之如執友晚年  
諸耆老凋喪略盡總持羣雅者幾二十年爲衡字孝德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壬辰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字莘野諸生敦篤尙義楊推官楚石之死太僕所下  
石者也及曹侍御遠思葬之爲賦詩記其事性善病終  
歲支離牀席間年三十餘卒里人于其兄弟有二株樹  
之曰續者舊集

董正國字次歐大曉山人劍鏢之從子少從之學詩前  
輩如錢退山宗正菴周祀公舒后村皆器之尤工古文  
詩學杜文學韓顧諤諤自喜不可一世生平著述最祕  
惜同時如張漁溪蘊山兄弟李東門萬西郭日以詩相  
唱和正國不一預焉與論詩亦張目不答全謝山執業

門下乘其他出竊啟篋鈔得詩數百篇而不暇及其文  
後選續者舊詩盡錄入之諸從遊者聞其能詩皆大詫  
不信爲人大略似吳鼓和然鼓和詩人耳正國深於經  
于詩自毛鄭以下一切宋元諸儒之說皆薈萃貫穿歷  
辨其得失尤精六書嘗補葺張氏復古編且爲之註晚  
以明經貢太學年七十一卒其契友曰袁德峻字眉少  
舉康熙庚子鄉試亦能詩有樵雲軒詩草

鄭志稿 文苑傳下

壬辰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餘一人食母語之曰吾與汝妹食已竟此留待汝者心  
計母必未食卽空腹赴塾晚沃以湯分啜之年二十爲  
童子師始能具二脯里中兄事之友爲陳宗獻董次歐  
日研摩經史學益進所作舉業文傳播徧海內江南北  
大家爭延之西席以母老俱謝不往康熙丁酉舉賢書  
越二十年丙辰始成進士選入庶常散館歸班補外遂  
歸不復仕爲人耿介少美丰姿隣婦挑以微言遽返走  
不復經其門壬辰秋闈薄公聿修主試素聞其名託張  
匠門太史以關節至卻弗受及赴南宮尤自避匿當軸

邀一見不可得丙辰入都首揆朱公可亭枉車騎過邸舍以病辭後朱公于闈中得一卷曰此必蔣某文也拆名果然謁謝日朱公語之曰吾以至公得子今相見兩無愧矣同榜有張若靄者桐城大學士子也極意傾倒後微述其父意欲招致門下遂絕不往還坐是左遷所親或咎之嘆曰吾猶老寡婦也使肯破戒豈待垂暮始博一第哉初名雖藉甚世但以時文相推重查編修初白見其詩稱之曰此白傳後身也因爲序其行卷戊戌北上以所業謁何義門義門尤咨賞其古文且盡出邸

鄧志稿 文苑傳下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中書與極論由是益務博覽在都中所與爲寂寞交者惟此兩人諸名下士聞兩人言或來索閱終閱不以示所著曰荻貽堂集藏于家子四人第三子學鏡字用照乾隆甲戌進士授江西龍南令多惠政以抗直忤上官罷歸爲詩文筆不停綴皆粲然可觀嘗與客弈或持卷請賦長歌立以俟弈者求罷不許但時時見其額微蹙及局竟命展卷則詩四十韻已就矣見人無款曲遇要人有矜體貌者必以氣陵之歸田後屢絕纓恬如也晚年錄其詩釐爲十二卷首樂府次七言古次五言古次

七言絕次五七言律其甲乙已默定云

柴梓廷字上林號漁山諸生少負才跌宕不甚從事于學陳宗獻痛責之曰以君之才乃自棄爲梓廷猛然汗下始從之講求六經旁及史漢及唐宋諸家源流正變下筆滔滔萬言一日鄭寒村見其所作曰天下奇才也由是其名大起古文犀利似秦淮海後改學陳止齋同時詞家如胡鹿亭張漁溪輩皆推服之然梓庭畏友惟宗獻所北面惟寒村二人死無復簇礮之者漸頽唐於詩酒以終殊未見其止也所著曰鄭存草皆寒村爲之

鄧志稿 文苑傳下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點定

周定昌字淳伯康熙庚子舉人爲人嚴毅重然諾儕輩皆憚之嘗與友人徐鹿萃偕訪先君子伯兄學鎬尙幼出應門鹿萃撫之曰是當爲吾壻及三人同舟北上復語及之然未嘗納徵也禮闈報罷鹿萃留山左貽書告其家人書未達女已他字矣逾年歸定昌過訪款之食盤殮有蒸豚問故曰此壻家見饋者耳復問卽夢厓家物乎曰非也定昌愕然詰之曰君女有幾曰一女立投箸于地拂衣出門次日鹿萃往謝拒不納鹿萃計無所

出以兄女補償前諾復邀先君子同往定昌命其僕止延先君子入鹿萃候門外良久時潘百緯在坐語之曰其食言也可責其補過也可怒唯何甚乃出見之平生行事多類此少問業于范筆山之門筆山出守延平邀至署授其孫從律經將告歸作十別詩中有別鼠一章筆山讀之曰君豈有所諷乎謝無有再三叩曰齋中多鼠偶賦此然先生清操凜然猶慮見疑於門下士願終保此意勿使見疑於屬邑之民筆山謝曰良規也所著閩遊草卽筆山評閱者餘皆潘百緯所選百緯名人瑞舉康熙壬辰鄉試研窮經術尤精于三禮萬充宗著禮記集解凡百卷隨得隨錄先後錯綜其子九沙邀人瑞爲編定且補其未完者全謝山少時讀衛正叔集說嫌其繁欲刪取之人瑞語之曰吳草廬纂言卽據此刪取者謝山以二書體例不同未之信後貽九沙書曰近讀吳氏纂言見所錄註疏皆衛氏節本乃知潘先生之言不虛晚歲目盲猶時時誦前輩詩文謝山續選甬上耆舊詩多就之問掌故焉

右董丈次歐柴丈漁山潘丈百緯周丈淳伯皆先君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執友也生晚不及遊其門然庭訓屢敘及之謝山亦極相推重因就所記憶者各爲之傳

史榮字漢桓一字雪汀少卽喜讀註疏不肯唯阿先儒之說熟於十七史尤精小學所著有風雅遺音刊行于世又嘗註李長吉集五十卷爲人所匿失傳其詩初宗竟陵後變而爲山谷又變而爲昌黎晚年則略似誠齋里中後進以其率易爲可學步也爭自謂得雪汀之傳不知特其頽唐漫筆耳性狷狹與人少可多怪一語稍忤卽老友立割席亦忽有相傾倒不厭者并其人不白解何以得之素工擘窠書及篆刻黃戶部肖堂張河內萼山踵門以求拒不答意所愜雖茶寮酒肆索筆揮灑或童子亦爲之雕印全謝山誌其墓謂其老而風格稍衰蓋卽指後輩宗其詩派者言然嘗見其手定稿刪存止數百首皆精絕則晚歲所與倡和猶茶寮酒肆之書童子之印聊以玩世其本色嶽嶽固不失爲畸士也平生同學爲范緘翁兄弟及費丹壑緘翁名核字次有別字希琴一生但知爲詩布衣破帽搓手而吟情狀癡絕兄梧字素園號寄翁其詩略相似短章促節得古人樂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府之遺丹壑名金珪一字莪堂雪汀妹壻也諸生初亦從竟陵入手後稍擴之于先輩頗似周證山沒後雪汀為錄存其遺稿

葛繩先字詵宗一字異亭中雍正乙卯副榜父懋哉精易說繩先少承其家傳復從董次歐遊經史之學皆夙有根柢諸耆舊凋謝略盡後輩爭宗師之全謝山自京師歸繩先見之語學者曰此真斯文宗主吾不足師也學者莫之信繩先獨時時過從與為忘年交謝山續用上耆舊詩五十卷為手抄全帙無間寒暑所為詩初學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劍南後改學梅都官謝山嘗稱其有天然之韻家素腴後中落索逋者盈其門或加訶詆猶苦吟不輟竟憔悴卒所著康裕堂稿藏于家

李昌泉字復琦號海若戒菴先生曾孫也父涵字澹久以平海寇功官至副總兵亦能詩昌泉少便弓馬中雍正癸卯右科制府李敏達公與其父有夙契招令効力戎伍間謝弗應惟日與里中故家子弟觴咏為事兼喜填詞才敏甚援筆可立就嘗入京飯逆旅有二孝廉方分韻賦詩見昌泉佩決拾衣短後衣意輕之不為起昌

泉問所限韻立為二詩以呈孝廉大驚揖謝過請醫姓名不答即上馬馳去又嘗作傳奇未就伶人先演于賀祕監祠昌泉亦艤舟觀之及半而止場下人大詬或擲以瓦礫伶人奔告即取紙筆續之令諸伶略上口遂終劇時兩岸觀者如堵見昌泉于舟中右揮翰左按板拍皆目為異人少時極為萬九沙所知晚年以詩就正于全謝山謝山謂其才多學少每對人誦之以為知言所著曰雙桐齋集

鄭志稿 文苑傳下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屏山並有集江濤少奇慧四歲就外傅所習書如夙覽弱冠補諸生一病幾絕父慕雲憂之江濤愈而父卒遂抱痛終其身不一赴場屋時咄咄私語或繼之以泣性介不妄取予妻子冬月猶衣紵衣獨喜為詩婦翁為董次歐兼得其指授方病時其神從頂間出後每苦吟輒然覺飛坐簷際自見其身悲几瞑目如死人久之始寤所著小樂府最工古近體略似襄陽一派有蓬廬集二卷兄滄濤字東嶽乾隆壬戌進士亦能詩嘗合刻先世遺稿及其兄弟之作曰句江詩緒

虞賓子配京號月船少從諸生楊爾音遊以漁獵廈詞  
癖事為奇久之棄去請益于史雪汀雪汀導以經史之  
學閱數年卒業以為未足適全謝山從京師歸乃就正  
焉謝山家多古籍又每歲客遊輒假大江南北藏書家  
抄本捆載至數簏而返鎬與諸同學遞閱之又互證其  
所得由是貫穿百氏乾隆癸酉舉于鄉館閣諸人一見  
輒引重入闈爭欲得之而卒不售謁選授溫州平陽學  
教諭丁外艱歸未幾得噎症時方修邑誌猶日就局中  
主張條例檢閱諸文獻書病革始歸予過視之氣悒悒

鄞志稿 文苑傳下

三六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拳帷相對商酌舊誌異同得失之處次日卒為人靜  
穆寡言笑詩文蘊藉如其人初謝山嶽嶽少許可門下  
士不過五六先鎬而沒者三人一為范鵬字冲一號冬  
齋少負才不羈謝山力挫折之始翻然從事於根柢之  
學質敏甚讀書五行下一切經術之醇醜史傳之異同  
文章之盛衰正變過目輒了尤留心學案窮年兀兀究  
其分合年甫二十餘遽得疾卒謝山誌其墓以為王逢  
原之流一為張炳字效晦號望槎進士心友曾孫家傳  
南雷遺書謝山一見器重最精毛氏詩自漢唐宋元明

諸家箋疏並薈萃而折衷之詩文皆排纂邊幅之外性  
孤介絕俗遇不當意即矢口大罵戚友遙望見各引避  
雖同視席者心許僅一二後忽得心疾曉起襍被出門  
家人追之急掉首疾趨竟失足墮水卒一為李立櫃字  
又泉號雪坪明尚書康先之後初學于史雪汀雪汀以  
為畏友娶吾妹與謝山為中表因問業焉最強記嘗借  
謝山讀史通表閱之經月即還謝山訝其速也叩以書  
中與歷代史表異同處即枚舉某事某年某月無一誤  
者謝山曰安世三篋于君何有經學尤淵深學使者翠  
庭雷公按試見所答策極咨賞數召見輒以疾辭雷公  
愈重之以優行生貢太學體素孱讀書過勞得怔忡疾  
吾妹再刲股以療卒不起所著詩文多為友人持去哀  
其叢殘稿得數卷名病枕草

鄞志稿 文苑傳下

三七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卷十五



鄭志稿卷十六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忠義傳

士而以忠義見皆其有關於國事者也然宋史如文山諸公仍列於特傳其中多名微位卑而能致命遂志者恐其失傳則類載之吾邑自唐以前寥寥不數人迨宋建炎初豐監倉殉難廣陵而諸家莫為表章德祐以後清容作志不立袁進士傳皇甫東生明見于杜清碧谷音而舊乘皆遺之則唐以前之寥寥或亦記載漏略之

鄭志稿 忠義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也前明改步之際一時士大夫從事焦原殞身湛族者不一而定近更諱其事而一切削去不知欽定明史固已特書之矣況我皇上復特命廷臣集議定論是諸人之得傳已有正史在而易名盛典遠及前代遺忠為亘古所未有不可以不記也謹合漢以下至明季凡為國死事者皆次第而敘述之作忠義傳

任光字景昇為縣主簿時海賊作孽令朱嘉將吏人出戰為賊射傷賊前突嘉光以身蔽障力戰死嘉獲免還邑出俸厚葬之

會稽 典錄

鄭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吳郡太守尹興辟主簿與以楚王英謀反事覺被收并雲下獄雲明興非辜不以拷掠誣服竟獄死後事白赦興等放還田里雲已死乃旌表門閭

梁宏少隱海隅有盛名與鄭雲皆為尹興所辟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詣廷尉宏與門下掾陸續功曹史駟勳及掾吏五百餘人詣洛陽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宏與績勳拷掠至肌肉消爛終無異詞後以陸續母具食事

鄭志稿 忠義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聞并興等皆得釋歸

按會稽典錄但云鄭雲梁宏俱為主簿篤始終之義至嘉靖志始云以尹興事被拷今據後漢書陸續傳并詳其始末典錄又云或言鄭雲以劉雋事獄死豈雋即英之譌耶抑別一事耶姑附著之

豐治失其字清敏公稷之孫建炎時監揚州轉般倉金人陷揚州死於難其子誼甫三歲棄道旁見者憐而養之紹興中詔褒其忠官誼為將仕郎

按此事舊志俱不載全謝山祖望于上虞縣志考得

之以誼嘗遷居上虞也今補入

鄭覃字季厚靖康中舉于鄉未及上禮闈建炎四年正月金人陷明州覃與兄章避山谷間時亂兵四出覃慮不能並存以六歲兒若冲屬章泣與訣曰兄勉主祀事善視此子矣與妻董氏載小舟去中途果遇兵金將斥令降大罵不屈躍入水中董氏曰夫死吾不可受賊侮即赴水從死兵退守臣以聞下詔褒之後以孫清之貴贈覃太師秦國公董氏秦國夫人宋史忠義傳

鄭志稿 忠義傳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軍節度推官未上以母憂居廬時國事日蹙宗室趙孟傳以華文閣直學士兼沿海制置使守鄉郡將作監奉御謝昌元為制置使參議鏞與二人友善激令集兵勤王二人佯許諾德祐二年三月九日元兵至車廐先遣游騎十八人駐城西資教寺鏞約趙謝共出禦敵二人給鏞先刻期以兵繼鏞往與敵遇厲聲曰汝主無故殘我土宇四方忠義無不日夜憤惋勤王之師四面而至恐汝北歸無日也敵競前鏞挺身戰而孟傳昌元已密往車廐獻版圖迎降矣戰自辰至午力屈被執元將

奇之脅使降鏞罵曰豎子我進士也死則死耳元將命取箕穴其中加鏞頸燃箕燎鬚髮且盡罵愈厲遂遇害是時其家人方掃墓西山歸舟次鱉山聞之皆赴水死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方七歲以僕護持之得免志成

林澤字堅叔一字梅逸幼穎異多聞識至孝居親喪毀甚遂絕意進取會世亂或勸澤避地澤以祖父墓在青山往守之德祐二年三月十六日敵騎至青山執之脅令首路大罵不屈死年五十六有手抄六帖三十卷瓦

鄭志稿 忠義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釜雷鳴集十卷子公輔字國器語及父死難事即飲泣年四十後委家于弟公弼築青隱山房為道士守父墓終其身陳本 堂集

楊恕字仲孺一字近齋德興令珏之曾孫篤學力行歷岷縣教諭溫州教授終憲司知事宋亡不食數日赴菱塘投水而死問志

皇甫明子字東生性豪宕每乘小舟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德祐二年元師入臨安以瀛國公北去明子乃載其家百口浮海洋狂賦詩水國詩曰水國淒涼

在秋宵爛漫眠歸雲猶帶雨墮月忽明船社稷資長算  
鬚鬚近暮年亂離栖不定百口託浮田海口詩曰窮島  
迷孤青颺風盪頑寒不知是海口萬里空波瀾蛟龍時  
幽沈怒氣雄屈蟠崢嶸挾秋陰掛席潮如山熒惑表南  
紀大去何時還雲旂光慘澹腰下青琅玕誰能居甬東  
一死諒非難嗚呼朝宗志會見滄海乾遂發憤痛哭蹈  
海死杜清碧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稷之五世孫官太平州倅景炎  
元年二月元兵至太平知州孟知縉將以城降存芳力

鄧志稿 忠義傳

五十四明叢書

爭不得詈之知縉遂引元兵入倅署存芳遇害家人同

死者十八人卒方義匿存芳八歲兒禮育于民間明洪

武中有以賢良徵官監察御史名淳甫者禮孫也聞志

趙觀光失其字好讀書通達時務以郡博士弟子得推

擇試吏奉化州尋遷昌國至正十年冬黃巖寇起昌國

孤懸海中勢甚棘州守帖木兒不花問計觀光對以惟

蘭秀二山居民悍勇善鬪習海事若募以厚貲示以重

賞用之擒賊無難帖木兒不花然其言即以事委之觀

光招諭有方不擾而事集明年正月引兵出海關帥總

軍民兵同會俄而賊至眾皆懦縮莫敢前獨觀光部兵  
與慶戰至晚無大勝負明日陳兵隄上方傳餐賊艘數  
百復至眾寡不敵觀光持短兵接戰軍與賊不可辨且  
無援者遂死之嘉靖志

陳剛字子浩與友人傅恕讀書僧寺用程氏分年課程  
窮日夜講肄復受春秋于林淵露抄雪纂所學日進終  
不一踐場屋後應聘為定海訓導洪武五年奉旨徵詣  
京師試吏部中選授神木知縣神木延安府葭州屬邑  
控西北邊與青海為隣邊寇時出沒剛徒步上任值兵

鄧志稿 忠義傳

六十四明叢書

蕤之餘戶籍稀少剛撫牧凋殘民稍復業有小吏白敬

臣素險黠剛譴責之遂亡去引賊入剛倉猝備禦遇于

石山敬臣使其徒劉繼宣拔刃前脅令降剛罵曰汝奴

果致賊為逆耶吾恨不寸斬汝繼宣即奪所佩印殺之

時有縣丞吳輔者前在京師與剛同受命及剛出帥吏

卒來援宿蕭寺賊至力戰手刃數人得脫因如葭州謁

守守與輔同夕夢剛如生并言滅賊方略後遣將出師

僅踰日殲賊無遺云鄭真榮 陽外史

萬斌字文質其先定遠人元季海內擾亂仗劍從高皇

帝克滌和真三州投龍驤衛右所千戶鎮滌十餘年淮  
西地屢失滌獨無虞洪武初元從征陳有定取建寧諸  
道調守永平進武略將軍賜誥世襲五年從李曹公征  
沙漠大戰阿魯渾河與宣寧侯曹良臣同沒于陣贈寧  
波衛指揮簽事長子鍾字榮祿工騎射習韜略襲職副  
千戶十七年守禦定海屢勦寇有功賜第寧波因家焉  
建文元年從李建隆北征九門之潰戰死于花園子武  
字世忠讀書尚氣節襲職後奉帥府檄討平黃岩賊既  
而忤監司遣戍交趾永樂六年張英公征交趾命從軍

鄞志稿 忠義傳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戰檀舍江兵稍北武大呼曰得死所矣遂力戰而殞無  
嗣弟文襲文字世學事母至孝十六年日本入寇文帥  
舟師禦之蓮花洋斬首數百級明年守禦桃渚夜有龍  
見于海口兩目如炬文疑寇至引弓落其一目忽風濤  
大作舟覆溺焉後立祠海濱稱為射龍將軍舊志紀事 頗誤今從

家傳 考正

陳忠字希中一日思中洪武甲戌科進士由翰林編修  
歷官太子賓客預修太祖實錄建文壬午靖難師入坐  
黃子澄黨族誅今郡治前清軍館即其故居聞志

按陳忠舊志皆不載獨見于聞志蓋據革除錄表忠  
記諸書之言又謂是科第一甲第一名張信第二名  
卽忠第三名戴德彝上甲三人皆出四明而忠與德  
彝皆死于靖難之變因革除後削籍小碑故忠之名  
第不傳然成化志併德彝不書其時蓋尚有所諱至  
嘉靖志則德彝已見于忠義傳張司馬鄞人何反遺  
忠耶或以張信榜第二人乃景清考明史景清傳第  
云洪武時中進士及第不記何科似亦無確據明末  
周儀部鑣陳太史仁錫所著忠節志世法錄皆與表  
忠記合竊意建文朝死節諸臣多以忌諱失傳而忠  
既族誅非有後人爲之緣飾諸家表彰何以如出一  
手則聞志固有徵也一甲第二不足爲忠重今亦無  
由考信要之其人則不可略云

鄞志稿 忠義傳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禮字誠夫永樂中徵修大典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宣  
德元年從安遠侯柳升成山侯王通征交趾升恃勝有  
驕色禮諫不聽會賊再至升出戰忽橋斷軍分爲兩蠻  
兵前後夾擊升欲降禮曰惟死而已帥所部力戰皆沒  
通脫歸以聞詔徵其子爲進賢學訓導世緇徭役李志

崔源字有本其初雲中人先世以軍功授寧波衛指揮同知世襲因家焉源深沈有節概正統十三年大盜葉宗留鄧茂七等起從總兵寧陽侯陳懋勦捕累立戰功檄禦金華賊手馘一十七級生擒五十人陞浙江都指揮僉事會賊餘黨復猖獗偕按察副使陶成守武義武義無城惟環植木柵賊至麾軍力戰自卯至申未決而賊潛入柵中爲內應火起兵士望見皆潰時從弟澄季弟清在軍中源曰事急矣我當死之弟可自爲計卽應聲曰兄旣死忠吾二人不能死義乎皆力戰而死朝廷

鄭志稿 忠義傳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憫之遣官賜祭

李志兼采邱文莊所作陶成墓碑

王相字懋賢生而穎慧絕倫讀書昕夕不懈嘗投徒高錢山中每夜一燈誦聲琅琅不休饑則煨芋啗之至竟夕隣傭厭苦之竊議曰是何怪物欲以是博官耶相聞之迄不爲止正德丙子薦于鄉會試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王俊器重之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祕書愈自刻苦如寒士爲文雅近莊列每意至卽伸紙濡毫頃刻千餘言而根柢務主六經壬午授編修會大禮議起相及同官伏闕諍上震怒下詔獄已而廷杖遂死于杖

下時年三十七隆慶初追錄先朝忠諫之士詔贈官蔭其子熿爲國學生弟傑舉丙戌進士任大名推官署府事濬沐兒河盡除貴戚之壅水爲利者民不病源又嘗署開州有豪民號馬千頃輿厚貨爲饋卻之旋發其奸罪以治行稱有旨徵召未赴卒著有經濟總論嘉靖志宋應瀾字汝觀寧波衛千戶中嘉靖二十九年武舉授正千戶遇事執理不撓因每得下考巡視中丞王忬獨奇之命取舟舶于閩應期至忬益委以兵寄時苦倭寇調集多客兵獷悍難制應瀾每約已厚下而厲以兵法

鄭志稿 忠義傳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不聽命癸丑隸參將盧鏜爲先鋒戰上海史家浜追賊至海寧二十里亭復從戰平湖戰白沙戰金山皆有功其遇賊史家浜也兵稍北賊追幾及應瀾急反馬發二矢皆中項洞額從者飛鎗復殺四人賊驚退回兵破賊應瀾用是每戰必身先士卒竟以孤旅猝當海鹽孟家堰賊不支而死時猶飛刃殺一賊乃絕事聞蔭其子襲職仍建祠城北隅祀之李志

葉紳字朝佩寧波衛百戶少不羈習手搏善雙刀嘉靖乙卯五月間倭賊五十餘人流入橫石橋紳偕千戶劉

英領兵策應至七里店紳奮雙刀奪橋獨進羣卒不繼遂爲所殺後二日賊西流至樟村千戶韓綱帥兵防遏猝與賊交從兵皆散走綱挺身獨戰復死之紳綱既死後之禦寇者率偵候百里之外以爲進退寇行則行寇止則止既乃妄上戰功大吏非不悉其情也亦幸其隱蔽已得預蒙賞而免加責若紳綱者身殞國事而諱敗不一報聞以是褒卹均未之及云

李志

劉灼字大光世爲寧波衛指揮使年二十襲爵用御史林應箕薦授贛州軍門把總未幾又用薦陞福建備倭

鄭志稿 忠義傳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總嘉靖二十五年三月福清縣倭賊登陸踞海口鎮官兵屢挫灼領兵夜襲其巢賊遂奔潰由古田寧德望海而逃灼卽提兵循捷徑宵行趨寧德縣石壁嶺要賊逸路比至嶺隘倉卒布列未備而賊已至部伍散亂止家兵數人在側顧懷印者曰亟去爲我保此印歸朝廷吾世受國恩死矣卽挺身執鐵耙格殺賊三人力盡無援賊前後至爲所殺所揮鐵耙尙堅執不墮御史吉澄上于朝詔立廟祀之

李志

黃嘉謨字仲籲又字紫庵天啟辛酉恩貢廷試第一名

授彭水令彭爲蜀巖邑地瘠民貧催科甚苦率多流亡

嘉謨悉除火耗用意招徠由是復業者眾民爲立祠在任四載以卓異薦陞貴州開州知州時土苗橫甚嘉謨馭以法苗皆斂迹癸未民有父死憲獄而子爲之復仇者值流寇四起遂聚土苗千餘欲突省城道出於開嘉謨閉城拒之急申文請援而援兵無一至者城遂陷賊欲脅之去嘉謨大罵被刺傷股不屈乃舍之卽奔入城抱城隍廟像大慟觸階死子近衮近展聞父殞亦奔至死所自殺長子近古在家聞訃往迎機大吏咸助貲以

鄭志稿 忠義傳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隨以事上聞命部議卹值甲申之變而止

按李志載嘉謨之死在甲申黔省去燕都幾八千里迨其事報聞已在三月十九之後矣豈復有命部議卹之事今據浙江通志作癸未

李振珽字詔枋萬曆戊午舉於鄉崇禎十年丁丑知保安州十五年壬午陞知寶慶府次年流賊張獻忠陷寶慶與通判何三俊俱被執三俊謀於振珽珽曰死耳不可遺臭名後世賊并兩人繫至衡州乘間自投湘水死僕李六鳳周科徐彩皆殉焉賊退家人覓其尸不得

乃以空棺招魂歸葬

袁斌失其字仕至江西參將值奉新土寇起奉檄往勦兵敗斌猶力戰遂死之

按右三人皆值明季寇亂當官死難嘉雋振珽已載於李廷機郡乘袁斌則僅見於江西通志恭遇我皇上褒揚義烈一視古今特賜諡節愍惟是鄞邑士大夫值國朝初年罔識天命有歸或拒守危疆或推戴故即抗顏逆命甘就夷戮似與甲申以前殉節諸人有別近時如李志聞志曹志俱有所避而不爲立傳

鄞志稿 忠義傳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伏讀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聖諭云崇獎忠貞所以風厲臣節自昔累朝嬪代凡在勝國遺臣未有錄子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于崇禎末死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諡仰見聖度如天軫卹遺忠實爲亘古曠典第當時僅徵據傳聞未暇遍爲採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而遺事漸彰復經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按而知也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之立朝謇諤抵觸僉壬及遭際時艱臨危授

命均稱一代完人爲褒揚所當及其他死守城池殞身行陣與夫俘獲駢戮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于疾風勁草卽自盡以全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爲國而諸人茹苦相從舍生取義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諡其或諸生章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諡固難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四十一年

鄞志稿 忠義傳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月初七日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等遵旨集議具奏各分別予諡鄞邑自黃嘉雋李振珽袁斌外又十有二人考之明史惟錢肅樂一人特立專傳其餘止從附錄謹按欽定諡典故閣部張煌言獲易名忠烈亦應準肅樂之例入于列傳此外自王纘爵至趙景麟殉國不同然與嘉雋振珽等均邀通諡當並錄之忠義傳中又有姓名未甚昭揭而後先致命志節皎然里中文獻脫落漸就湮沒亦謹遵奉廷議于諡之所不及者許入祠祀因更差次事跡以類相從用仰

體我皇上褒忠之意兼使邑之人有考焉

王纘爵字佑伸工部尚書莊簡公佐之孫以祖蔭補官  
甲申試知溧水縣陞應天府通判時福王已稱尊號馬  
阮鵬張纘爵不欲與其事因自請赴史閣部軍前效力  
乃令同知揚州兼監閣部軍尋奏為按察僉事時疆事  
孔棘四鎮驕不用命一日閣部語之曰吾奉命督師必  
死于此當送君還留都以為後圖對曰某世受國恩寧  
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也閣部改容謝之大兵至登陴  
固守城破殞于兵子兆豸字麟友工詩父殉節後道路

鄭志稿 忠義傳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艱阻傳聞不一參軍應廷吉自揚歸寄其垂沒遺言乃  
崎嶇兵間往覓父尸而積骨如莽不可辨具衣冠招魂  
歸葬遂棄其家日躑躅蜀岡邗江之間竟以野死  
周志畏字抑威舉崇禎癸未鄉試授揚州江都縣知縣  
時史閣部督師揚州高傑將士桀傲甚稍不如意即凌  
辱州縣志畏不勝其侮請于督師求解職從幕府自效  
督師命羅伏龍代之仍留贊軍務私語同里王纘爵曰  
揚城破在旦夕吾輩當與城存亡四月十八日大兵逼  
城下借纘爵伏龍等分門拒守二十五日城破闔室死

之

華夏字吉甫一字嘒農晚號過宜以高才生充貢為人  
亢爽尚義工詩文從漳浦黃石齋游傳其易學又受業  
鼓山劉念臺之門乙酉南都破浙東西亦隨下同知寧  
波府朱之葵通判孔聞語並納土夏與同志董志寧王  
家勤張夢錫陸宇燾毛聚奎謀舉事遍謁諸鄉老莫敢  
應適錢忠節公肅樂至奉之主兵同里降臣太僕某貽  
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令以兵誅夏等呼為六狂生之仁  
卒應忠節之招請協力縛降臣于蠶下欲誅之以贖免

鄭志稿 忠義傳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專具忠節傳夏從忠節至越城魯邸監國授兵部司務  
晉職方主事是時書檄旁午忠節悉以見委上疏陳進  
取大計報聞後忠節以請餉不得兼為諸將所構散兵  
入舟山夏亦棄官歸丙戌六月江上之師潰已而山寨  
大起王翊李長祥兩軍尤盛丁亥復與志寧家勤楊文  
琦文瓚屠獻宸密謀將用翊軍下郡城約舟山黃斌卿  
以海舟會兵赴越定期于戊子元旦翻城內應復為降  
臣所偵知偽遣人共事得其海上蠟書先一日詣郡守  
上變即閉城搜捕家勤適往管江志寧跳身入翁洲而



夏與楊屠諸人俱見執時郡守王某亦明故臣以迎降授官詰夏等有措紳預謀者乎夏笑曰吾本諸生以明倫堂三字耿耿于心故知必死爲此無益之舉一冠進賢且蒙面屈膝不暇何預謀之有守怒命拷掠終不易辭申解會城有巡海道孫枝秀者方駐札寧郡欲以獲叛自爲功而惡降臣之不上變于己也入獄語夏等但供稱降臣爲首餘人皆得生復言于撫軍曰告密者恐持兩端不然蠟書何從得卽逮降臣對簿及多官集訊問降臣果共事否夏指降臣而言曰夫夫素行不齒於

鄭志稿 忠義傳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今日非不知其誣執之使其以前朝列卿膺首戮則下此或邀末減然適成就之爲君子事皆夏所爲夫夫安得預撫軍嘉其義立命降臣向夏等叩頭謝釋之歸夏在獄日註易或填樂府詞夜則與同難諸友高歌傳奇中木公不屈魔鬼一齣聲撼牆壁竟于是年五月初二日棄市魯王追贈翰林院檢討妻陸氏聞訃從容沐浴索冠帔自經一子尙幼友人林荔堂時對匿于家得免

楊文琦字瑤仲別號楚石太僕卿美益之玄孫贈監紀

推官秉鼎之子秉鼎守文懿之教能以名節勗其子里人稱曰楊太公太公七子長卽文琦次文琮字天璧次文瑛早卒次文瓚字贊玉號圓石崇禎己卯舉人次文球字天琅與兄琮皆諸生所謂楊氏四忠也又其二文琯文玠錢忠節起事文瓚首帥子弟從軍魯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時唐王亦監國于閩頒詔至越越中諸臣或以爲宜受或以爲不宜受瓚自請使閩告以同仇之義唐王留使賑饑溫陵問知其有兄并遣使召文琦賜對時王頗好文詞琦奏今當作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

鄭志稿 忠義傳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態王奇之以明經授瑞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俄浙東失守仙霞繼破唐王走琦乃就瓚于建延三關共商所向而太公亦挈家至同避地于泰順之茂竹園欲求唐王消息爲扈從計卒不得乃歸鄭文琦素善餘姚王翊翊時屯聚大蘭山因預于華董諸人之謀相約分道招兵而琦兄弟主大蘭之師已而帛書告變或勸其逃琦曰吾以義舉事臨難而去且將陷父于辟然借死亦無益吾自承之遣瓚與球入閩瓚不可球變服走琦就訊慷慨無撓詞但言瓚實不預初華夏已

獨承翻城事盡脫諸同謀里中友人共贖金思所以保全之寄言被逮者弗爲過激語琦獨不肯屈故與夏首先論死將赴市撫軍遣人執榼承飲語之曰爾等皆志士然法不得不誅勉盡此觴夏笑而飲之琦則喫酒大罵當事既戮琦將釋瓚而降臣密行賄于直指謂二人帛書中並列名法無赦因復逮瓚于五月二十六日與家勤同死琦妻沈氏卽家自罄瓚妻張氏意色如平時至杭購得其夫尸以舌舐頸血縫合其首棺斂畢哭盡哀既而曰楊郎死忠分也何哭爲以頭觸棺而絕文球

鄭志稿 忠義傳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從閣部劉中藻于福寧城陷死之文琮當浙東立國時授職方郎中閩中詔使至琮與弟瓚謂二藩方圖合力當開讀如禮以免內讐張忠烈煌言疏爭之且詆琮及琦瓚球先後死國忠烈乃以詩弔之琮因間行詣其軍忠烈握手歡甚託其聯絡內地由是每歲往來海上太公亦不以前事爲戒未幾太公沒有海上降卒言琮潛通忠烈事逮赴省歎曰吾父已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固雁行中漏網也扼吭而卒石門曹太僕廣葬其父子兄弟于故居城南之鏡川文珽文玠先以瓚琦故遣

戍死于道楊氏一門殲焉

屠獻宸字天生兵部侍郎大山之後南都初破獻宸西行探消息聞潞王旣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僉事嘉績方起兵獻宸謁軍門孫公奇之留參其軍事及錢忠節至江上謂獻宸曰君乃先吾著鞭獻宸自募義旅爲小營軍瓜瀝之龍王堂前授車駕主事江上潰歸里里中故第爲巡道中營陳天寵仲謨二人奪居其半二人素與慈溪馮元颺有故馮使客微說之二人歎曰吾史閣部麾下也閣部且死屬我輩勿負國今不得已納降受

鄭志稿 忠義傳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吾觀屠生非常人且一切往來踪跡亦稍規知之遂與馮氏客共入獻宸密室曰公勿疑有事以告我願效力卽從衣領中出閣部舊所授牒相示曰吾不敢忘史公也獻宸大喜遂以語華董等各招外兵來會而獻宸以二將兵應之及爲降臣所首當事密遣慈谿兵扼大蘭蛟關兵搗管江姚江兵拒東山所招兵無一至者獨舟山海師至城下巡道登城察之曰賊仰望城上而不發矢此必待內變卽別調城守營兵守諸門餘人有出衢巷者斬二將不敢動獻宸變服與其友董德欽走天

台追及被執解省城受誅妻朱氏自裁德欽字若思世家子錢忠節赴越傾家輸其軍薦授推官不拜及閩翻城之謀請自任犒師盡斥其餘產以待事洩與獻宸同死里人以華夏楊文琦文瓚及獻宸家勤合稱五君子董志寧字幼安遠祖邵居奉化宋建炎中金人下明州邵與李侁任戢帥鄉兵三敗之子泉口故闔郡殘破而奉化獨完後遷鄞志寧深沈有謀略大兵下江南長驅入浙潞王降未幾會稽熊公汝霖餘姚孫公嘉績兵起乃與華夏等奉錢忠節倡義與聯師迎魯王至越畫江

鄞志稿 忠義傳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守先是降臣太僕某隨阮大鍼密納欵江上獨不得錄用復發六狂生事欲以爲功不果及見魯王監國又資緣張如父國俊得入內閣怨忠節每阻壞其軍事且假勸輸義餉之名乾沒里中軍需納之如宮以固寵志寧惡之乞假歸里踰年浙東西皆內附夏等日咄咄無所爲計志寧曰山寨兵可用也時舟山亦尙爲魯王守并遣使訂期共舉復爲降臣所首志寧方部署諸事聞郡守命闔城知謀洩棄家踰城而出赴海從監國擢兵科給事中時時奉使聯絡諸山寨辛卯舟山破監國航

海而遁志寧自刎死妻羅氏聞變仰藥卒子士駿士驥方謀洩時有司搜捕甚急僕文周匿置他所赴官受拷瀕死不言華夏在獄中間之作泗水鼎樂府記其事後育于高武部字泰家既長痛其父之死蹈海不返志寧遂無後陸高士字燦捐金募人載志寧骨葬之城北馬公橋下同時在舟山殉難者復有邑人吏部主事楊思任工部營繕所正戴仲謀思任亦文懿公守陳之後仲謀則知鞏昌府浩之後也並以諸生預于畫江之役授官後從亡至舟山當日諸從亡者久而知事不可爲稍拔身歸當事方事招徠既歸卽置不問二人獨絕不返顧日從吳尙書鍾繼張相國肯堂講學賦詩城破思任以兵死仲謀以投繯死仲謀之族子爾惠者布衣方錢忠節起事會諸紳士于城隍廟觀者數千人同知府事朱之葵不知其故亦至眾相顧未發爾惠攘臂呼曰聞餘姚孫僉事會稽熊給事昨已舉義旂吾輩受國家三百年恩不可以後之今日之事曷不竟奉錢公爲帥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捍之葵下階擁忠節入巡按行署中忠節遂以墨纒視師爾惠自請從戎監國授錦

鄞志稿 忠義傳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衛經歷後列營既潰監國從台州間道至舟山爾惠  
翊衛之力居多兵破螺頭門入拒戰見殺

趙景麟字天生邑諸生丙戌六月江上失守痛哭題詩  
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敵何處秦廷可借兵只有東津  
橋下水澄潮直接汨羅清將赴江死念嘗貸友人金未  
償委曲措置得之次日晨起袖所作歷試文納衣冠于  
文廟詣友人還金友人素知其貧訝其返之速問之笑  
不答卽往城東躍入江漁舟驚集救之江流湍急浮尸  
竟去力追僅得及其家固知其以祈死出遣人四輩跡

鄧志稿 忠義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及諸江上友人亦至相與盪其喉扼其腹使出水良  
久乃甦探袖中紙猶累累也張目不語亦不食其家計  
無所出先是嘗授經太白山中與其徒徐生相得徐生  
聞其事亦來視強輿之入山欲令之食不可則爲謬語  
慰之曰李長祥復紹興矣或曰黃斌卿奉監國至蛟門  
矣或曰張名振告捷矣景麟聞之爲加一殮久而謬語  
漸窮景麟亦疑之出至山中逢樵子問以時事樵子指  
衣領示曰天下已一統矣尙何問遂大慟踏地復不食  
旬餘氣息奄奄而逝高隱學與景麟素厚爲立傳入之

甬上正氣錄中邑志則謂其投江卽死全謝山祖望作  
辨謂隱學乃親見其事者當不誤且均一死耳赴水以  
救免卒于絕粒益可見其立志之堅也今從正氣錄

任斗樞失其字流寓粵東值桂王監國以薦授中書舍  
人時張獻忠既死其養子孫可望李定國等自蜀入滇  
黔納款于桂王可望求封秦王不許及大兵南征日迫  
兩粵盡失王倉卒入黔始從可望所請給封號而可望  
驕甚置王安隆府遣兵監守困苦之王不勝其侮與中  
官張福祿謀遣告李定國使人衛命閣臣吳貞毓撰勅

鄧志稿 忠義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員外郎林青陽翰林孔目周官前後奉使時內侍馬吉  
翔諂附可望聞其事遽馳告可望乃使其將鄭國捕朝  
臣十有八人斗樞以中書掌勅寶與貞毓首及焉拷掠  
甚楚但自承終不引王乃以矯詔盜寶罪皆論斬土民  
合理諸人于安隆北關之馬場後李定國果奉詔統師  
迎王各贈卹有差勒碑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

右十四人其九人皆在賜諡之列董志寧諡忠節周  
志畏楊文琦文瓚屠獻宸任斗樞諡烈愍王纘魯戴  
仲謀趙景麟諡節愍華夏許入忠節祠至楊思任之

見殺明史與仲謀同記之舟山死事傳中爾惠係仲謀之族文琮文球則二楊之兄弟先後殉國者也因牽連附著之

王家勤字卣一號石雁諸生與華夏同師事黃漳浦乙酉預于六狂生役魯王授大理評事江上既潰與夏等謀翻城分招外兵夏遣約舟山之兵楊氏兄弟王大蘭之兵屠獻宸主城中陳仲二將之兵家勤則密約管江杜懋俊施文炳土團之兵期以海師至城下則諸道兵由陸路皆集家勤自往管江犒軍申誓甫出城而夏等

鄭志稿 忠義傳

二五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被執急奔告杜施二人使勒兵謂城中雖有備前所訂舟山海船必至至則官兵必不暇勦管江可徐由大嵩入海爲扈從計杜施因遣健卒護之令先赴石浦啟魯王而蛟關鎮將常得功聞郡中有變已預以舟師扼海口分軍直搗管江家勤行至中途被執逮至省累訊瞠目不發一語以五月二十六日與楊文瓚死焉懋俊字英侯世居錢湖東其地負大海而韓嶺尖埼諸道直連管江稱巖險懋俊喜談兵初海隅不靖與其叔兆菴請于有司用土團法以保村落南都變聞忽若病癘者

獨坐一樓笑哭無節家人從壁間竊窺案上惟黃陶菴臣事君以忠聞墨一硃之墨之不絕後聞文炳散家財募兵大喜帥前所部從之文炳字仲茂都督二華之子自以世臣預于五君子之謀及家勤以事洩告城中謀者亦至文炳卽梟謀者首鳴鼓集眾結寨懋俊聞金鼓山中有賣炭趙翁精術數延之至奉爲軍師而蛟關所遣兵浮海踰山而入直抵寨下格鬪三日矢石互發殺傷相當城中兵繼至別用火攻寨焚眾始潰懋俊獨率家丁力戰頭目集矢如蝟倚牆而斃猶屹立不仆兆菴

鄭志稿 忠義傳

二五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被縛首斫十二刃始落文炳取二華前平瀆賊時所佩刀引以自裁曰吾不辱此刃也闔家皆赴火死而所謂趙翁者人見其從烟燄中飛去懋俊有二子留村中陸宇燦聞管江被圍卽遣人攜至匿于家范洪震爲之授室未幾並天沒一時死事諸忠之裔雖幸免多不承年莢子違天之說其信然乎是終可憫也

張夢錫字雲生六狂生之一精技擊弓矢矛戟皆絕人初以從軍官兵部司務晉侍御史參忠節軍事忠節幕下皆文士惟張忠烈煌言善謀畫夢錫善鬪軍中呼爲

大張君小張君江上失守挈殘卒五百守四明山之  
皎時餘姚王翊慈谿馮京第列營相望煌言亦屯聚平  
崗諸營又呼爲大張軍小張軍庚寅官兵四出搜山王  
馮相繼敗死煌言入海從魯王遂聚攻大皎夢錫挾長  
矛出鬪相持屢日夜官兵日增力不敵見殺麾下卒皆  
從死無一降者其中惟三人突圍出兵退有負夢錫尸  
葬之大皎南麓者卽突圍而去之三人也里中故人哀  
其義立石識之後爲山中所仆

陸字燭字周明弟字燦字春明晚號披雲大理卿世科

鄞志稿 忠義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子世家華靡其兄弟獨屏統綺之習任俠好義字燭  
少與錢忠節同學忠節起事宇燭左右之列于六狂生  
之目授戶部主事不受時降臣謝某方乾沒里中軍需  
而方王諸帥又爭餉宇燭乃以家財獨輸忠節軍浙東  
既潰魯王在海上資糧屢上供不絕又與張忠烈等  
通音問四方奇士至者必依以爲主柳車複壁不以利  
害辭餘姚王司馬翊殉節大帥以其屢挫官軍恨甚梟  
其首于西城宇燭欲收之徘徊其下一夕見暗中有叩  
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問爲誰曰漁人也宇燭曰子

必有異無爲吾隱則泣曰子毛明山也嘗以卒伍事司  
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宇燭相與流涕商所以收其頭  
者明山曰非江子雲不可子雲錢忠節舊將也方杜門  
家居遂同詣之定謀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  
佩刀乘健馬登城城卒訝焉尾之上至梟懸所問卒曰  
是何人頭卒以司馬對佯怒曰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  
刀擊之繩斷墮地明山已預爲道士裝立城下亟納之  
袖中宇燭復以身蔽明山時龍舟噪甚人無回視者遂  
雜稠人中以去子雲亦遠騁而下卒從之不及既得首  
則藏之書篋中歲時出而祀之卽家人亦莫之知庚寅  
海上有降卒備述宇燭與魯監國張司馬往來狀有司  
發卒圍其第搜故籍獨餘一篋未發卽縛宇燭去家人  
整頓叢殘啟篋視之則得一錦囊于故書下傾囊乃人  
頭也大駭弟宇燭識其狀貌捧之而泣蓋十二年矣面  
猶如生密葬之城北董給事墓間宇燭既下獄曩時客  
有遊幕府者爲之地以無驗得破械出至寓一夕卒宇  
燭好義如其兄張閣部肯堂死難遺一孫茂滋收禁于  
官與董守論謀以百口保之館于家者三年收董給事

鄞志稿 忠義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骨瘞之先墓側匿杜秀才二孤然痛其兄以患難致客死遂終身茹素垂絕猶張目命其婿萬斯大求黃梨洲宗義誌兄墓乃暝計六狂生之得考終牖下者惟毛聚奎一人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給事中宏之後從忠節至瓜里軍授戶部郎司餉事去遭名捕行避十餘年家人亦莫知所之及老病有首邱之思乃歸未幾卒

倪懋熹字仲晦諸生方錢忠節倡義邑人多從之忠節以此烏合不足恃欲招定海總兵王之仁而難其使蓋之仁先已迎降于貝勒矣眾懼不測獨董志寧任行懋

鄭志稿 忠義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熹請爲之副至定海聞先一日有陳秀才上箋之仁責其負國爲之仁所殺或勸無遽投書懋熹謂志寧曰吾輩從錢公方將冒鋒鏑而猶懼死乎遂以書進有頃之仁召見語之曰二君此來大有膽懋熹對曰大將軍世受國恩賢兄常侍攀髯殉先帝天下所共仰今東海鎖鑰之寄在大將軍宗藩成旅之望列營敦繫之長亦在大將軍幸留意之仁遽搖手曰毋輕洩以是時謝三賓告密之使亦在別室也既出喜曰事諧矣之仁果與忠節會師赴越忠節勞懋熹曰此雖李抱眞之招王武俊

無以過君及畫江守定授兵部職方主事會唐魯爭頒詔之禮楊文琦兄弟往二藩猶不相協越使陳謙繼往閩則死閩使陸清源入越亦死莫有能者忠節曰是無以易倪君乃以命懋熹懋熹至則告王曰方今閩強越弱然無越則閩失所蔽當令越捍其外而閩以兵糧資之且均爲太祖子孫方共定大業而爭虛號耶唐王喜留之懋熹欲辭歸王曰彼此一家越臣卽閩臣何辭爲命分守建寧道道標故有兵千人爲鄭芝龍所奪乃別募兵不滿五百浙東破仙霞亦失險建寧被圍計戰士不足周布堞上乃決鬪全軍盡覆懋熹亦沒于陣

鄭志稿 忠義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徐啟睿字聖思邑諸生負才使氣好擊劍臥起常佩之醉則拔之起舞或擬其坐人坐者皆膝席莫敢忤視友朋有過呵責如子弟人諒其直弗怨也見國事日壞每斥時相名大罵忽一日埋其故劔削髮事浮屠雪嶠釋名宏節字近公雪嶠開堂徑山座下三千眾未有付法者最後見江西黃端伯曰三世佛是血性男子是人其庶乎啟睿至請曰某亦端伯之亞也雪嶠相視而笑自是閉關坐終日無聲及聞錢忠節起兵乃大呼掘所埋

故劔趨忠節營道出周太守元懋家元懋見其冠鵝冠衣綠錦衣曰君返初服乎今江上正需人則笑曰君當飲我酒連酌三斗又拔劔起舞顧曰何如即長揖別去忘節故與同社爲引見于魯監國監國奇其狀授錦衣衛指揮不拜自稱白衣參軍時江上方王諸帥各擁兵相觀望復大罵曰今當焚舟前進或可一逞奴輩乃欲守棊爾自困每耀兵即出立矢石間諸營皆目笑之一日晨起仗劍集其麾下百夫屠牛饗之諭以大義皆唯唯將出忠節力止之曰軍行無後繼何益對曰吾將赴

鄧志稿 忠義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敵而死以愧諸營之賦清人者遂渡江直薄西岸城上望見以爲遊騎姑遣裨將應之則奮前刺其將墜馬從兵掩殺過半乃盡出銳師相敵大帥戒之曰觀其首領甚奇必生致之啟睿初戰捷馳馬至江濱呼東岸諸營並濟諸營無應者亟反馬鬪馬忽陷泥淖中猶揮劍四擊官兵莫敢近競以長矛刺其馬馬踏遂被執見大帥諭之降益縱口大罵帥怒剖其腹實以草懸之望江門忠節哭之慟曰果見君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監國亦震悼命卽軍中賜祭一壇招魂葬焉

李桐字封若光祿監德維之子三歲而孤既長事嫡母董與生母王禮節有差嫡母卒則以事嫡母者事生母人以爲知禮北都變聞日號咷當事馬前責以勤王或欲除之監司盧牧州曰吾輩實不能奈何殺義士護之得免南都立馬阮擅國悒悒不自得賦悲憤詩十章遂感沈疾及聞福王見俘日夜使其祝宗祈死疾益篤浙東起事錢忠節方登壇誓眾曰是不可不令封若知道使以告桐於病中霍然起稍稍進食乃命長子文景從軍忠節薦授兵部主事自江干立國桐疾漸平復調理

鄧志稿 忠義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藥餌俄而有六月初一之潰歎曰吾今定死矣家人以湯劑進碎其器旬餘復困劇竟以是月十九日卒文景哭謂其仲弟文昱曰若知父所以死乎葬畢命其季文暹主宗祀偕仲墨縵赴海上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亥翁洲失守扈王而出九月二十六日兄弟同日覆舟海中

張榘字子隆號四岑知靖安縣伯庠之後里中所稱雍睦堂張氏也七歲能作大字稍長補弟子員爲人恂恂與物無忤而守古義甚篤兄榘旣析居有無時相通已



而復合人以爲有祖風會國變日咄咄尋聞浙東西皆  
內附閉戶坐一室中取牀頭陳醞獨酌既醺繞床而走  
百餘匝乃往竈下取炭滿甕和以木屑熱之置所臥坑  
下別沽火酒飲數巨觥復閉戶投身坑上覆以重衾俄  
頃酒力墳盈而絕家人抉戶入啟衾視之遺骸已紺色  
矣時乙酉六月二十日也

右明季諸人傳或按明史或據李杲堂耆舊傳未刻  
內集或採高隱學甬上敬止錄雪交亭正氣錄林荔  
堂同人化碧錄證以全謝山先生諸誌狀審定而敘

鄧志稿 忠義傳

三三四明 叢書  
約圖刊本

次之但耆舊內集及正氣錄化碧錄因藏友人家不  
戒于火已失傳故亦有忘其顛末者如諸生黃宏殉  
節江西行人司陳琦死事海上欲爲立傳而不能述  
其詳姑誌其名於諸人之後俟有熟知文獻者補予  
闕焉

陳貞字吉人由監生授上饒縣丞康熙十三年耿逆兵  
破廣信貞奔省城平寇大將軍委貞署廣昌暫駐南豐  
賊兵至城陷貞被執不屈囚于福州獄十五年賊聞王  
師南下遂絞貞于市事聞贈江西按察司僉事賜祭葬

官其一子

鄧志稿 忠義傳

三三四明 叢書  
約圖刊本

鄧志稿卷十六

鄞志稿卷十七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孝友傳

自唐書始立孝友傳蓋以其事迹他無表見而門內之行卓然可傳乃特著之然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所稱孝友僅四人即舊志自成化以上亦落落可數迨張司馬聞蕊泉二書所收乃幾倍之果昔之孝友少而今之孝友多乎第以其為風教所係不敢輒有去取據傳中之關係至性者備錄其概其餘猥瑣餘事牽連附益則

鄞志稿 孝友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削之記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則孝友已自足以該之又何取屑屑為作孝友傳

董黯字叔達家貧早失怙事母盡孝母疾嗜句章大隱溪水遠不能常致黯即築室溪濱就養疾遂瘳東鄰王寄家富其母憂寄縱酒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王母以黯之孝歸論其子冀有所感悟寄憤伺黯出毆其母黯歸而母在床即跪請曰兒不孝致母之憂乎曰非也我自失言致王寄辱耳後竟不起黯哀毀反葬母於鄞城之南枕戈廬墓俟王母卒且葬輒斬寄首歸祭母墓

自囚以告有司事聞和帝詔釋專殺之罪且旌其異行召拜郎中不就及卒穆帝詔立祠故居宋祥符間賜號純德徵君洪武四年命有司歲時致祀

楊慶性至孝父病貧不能召醫乃割股肉和糜進之而愈後每有病如是者五最後母病不能食取右乳燒灰和藥以進入口遂瘥久之乳復生每勝日即以藍輿載母禱于阿育王寺宣和三年樓昇守鄉郡聞于朝不報昇自為立崇孝坊紹興七年仇忿為守申前請其疏曰韓愈作鄂人對以毀傷肢體為害義然匹夫單人身居

鄞志稿 孝友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草莽軌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行成于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樂之訓推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仗節豈減介之推安金藏哉十二年詔旌其門

按楊慶事載于宋史孝友傳延祐成化諸志亦俱採入方昌事載於嘉靖志及聞志獨李廷機作郡乘不列二人蓋猶以鄂人對為疑也禮謂不敢毀傷特指虧體辱親者言父母病不可治而又不忍不治遂割股以療之自是至性所激豈得與毀傷例責且世之能割股者幾人而昌黎乃鯁鯁過慮乎匹夫一念之

誠尙足以感天地而獨不免于儒者之苛論可怪也

方昌鄞令軫之孫事親篤孝母疾劇或告以人肉可療

輒禱天刲股和羹以進疾果瘳里人白于官昌沒為之

立祠後有以毀傷嘗昌欲去其祠者黃文潔震為力辨

乃止嘉靖志

童判子失其名家貧為人典庫稱曰判子有姊早寡迎

養于家承順不少違後其甥弗事產業累負債輒代為

償不以告姊王安石為鄞令訪而得之接以賓禮江隣

記及王深寧十八賢贊

鄞志稿 孝友傳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李宗質字文叔其先濮州人文定公迪之裔孫母展氏

罹靖康之亂相失者十餘年宗質求之不已行次江州

水南市中得之遂奉以還居鄞之石塘色養復二十餘

年樓攻媿銘其墓誠齋楊萬里為之傳成化志

石孝子四明山農家世貧賤古屋數楹居叢薄中孝子

早喪父獨與母居一日以事出告其母曰兒出母無侍

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其女氏去母家甚邇孝子

謂母可即至竟行後二日歸先過女氏迎母而母未嘗

至即心驚倉皇抵家見壁間一巨寶覘之則虎子三據

其榻孝子知母已葬虎腹即大慟盡殺虎子復磨一介

堅執立寶內頃之虎母循寶入斫其首碎之取肝腦磔

諸庭復大慟曰吾雖殺四虎母讐未足報也乃更迹牡

虎所行路持斧阻崖石待之牡虎果咆哮過崖下孝子

奮而前當虎首連斫數斧虎即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

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堅不可奪鄉鄰走視咸凜

凜欲亡去獨嘗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戴九靈良為

之傳其論曰父母之仇不與其戴天是故齊襄讐紀而

有紀侯之去國魯莊讐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

鄞志稿 孝友傳

四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甲在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強弱蓄情抑志以偷其生哉

竊痛宋室南遷二帝客死稱兵以復讐誠不可朝夕緩

也而顧阻于姦謀卒使終天之恨竟未一伸是果何為

哉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強為說以孝子觀之宋雖

弱豈下于一夫金雖強詎勝于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

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于彼日主國

議者亦可少愧哉成化志

按石孝子亦見餘姚志以四明山兼統餘姚故各引

孝子事以為重也九靈先生論殊雄爽并附錄

華昭生未辟而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奪其志誓死不可日紡績以字孤後疾亟傍無給侍昭尙幼能刻意茹素禱之弗瘥乃日嘗聞昔人有割股以救親者于是復露禱于天剖左股作糜和藥以進母食之果愈郡守許廣大聞其事乃爲大書節孝字于門成化志唐轅字伯度弟轍字叔直其父復禮以官齟事被陷逮赴京轅詣吏請代不省至叩頭流血吏憫其誠遂脫父桎而桎之行至越轍適自杭歸遇諸塗挽轅衣袂哭曰兄豕鬪不可以死弟請代轅不從竟奪轅桎加己手吏

鄞志稿 孝友傳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亦憫而從之抵京繫獄近臣有奏其非罪者例免以歸復禮有四子長卽轅次輪字仲規叔卽轍季輻字季齊先是九靈戴良嘗爲作四子字說至是復著轅轍二子

傳 成化志

陳思禮字用和七歲父德祥沒母石氏守節自誓嚴督其子以學或稍懈卽對之泣曰汝父爲名儒吾所以忍死鞠育汝者冀有取法也奈何背之思禮卽惶懼若無所容由是肆力誦讀母年五十五疾卒被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爲思禮

故也及冠而母不待養何以生爲引刀欲自刺家人奪之解喻百方久而稍釋服闋入郡庠先是母爲擇婚石氏及二十四不娶曰娶婦爲養姑也失母焉用婦親友交責其師鍾士懋繩之急始成禮合昏後號泣七日夜婦亦化而從之洪武六年貢入太學夙夜不忘其親扁其室曰如在衍聖公孔希學爲作隸古書之劉誠意基陶參政凱各贈以詩若文宋學士濂書其事志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至孝一日與同伍十人駕舟販鹽至江北渡忽暴風迅雷挈舟中人上泥塗皆震死

鄞志稿 孝友傳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敬觀昏絕默念我死母將誰依忽若有人援之去眾死所三丈許而甦雷火燎髮如禿人以為孝行之報嘉靖志盧顯其父祥卿洪武初以家世職漕運承督造海運船已而船破運折坐侵漁逮獄將就戮顯詣闕泣訴曰督造雖係父名而侵漁實在顯顯當死其弟敬亦同詣闕訴曰兄顯佐父周旋運事造船之工敬獨掌之罪當坐敬上矜之遂兩釋焉祥卿後以賢良舉知四川彭水縣以誑誤當謫戍雲南顯復哀祈請代上曰真孝子也祥卿有子如此可冠帶寧家嘉靖志

黃夢麟字用澤弟夢熊字用強平居友愛家酷貧養母至孝雖甘旨不給于供而其母歡然常若有餘洪武十五年夢麟舉明經爲郡庠訓導夢熊中洪武五年鄉試授昌國縣訓導改慈谿每語學者必以敦倫爲先諸生服其身教嘉靖志

葉宗可博通經史工文詞登張信榜進士尋署刑部侍郎未幾以父老乞侍養歸辟爲郡庠訓導適父就戍白于當道求以身代父得考終于家後以薦授國子學錄陞助教張信榜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會試

鄞志稿 孝友傳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明史選舉志洪武初以國子生分教各郡其後以會試副榜署學官又其後以舉人就教者與國子生並用且辟署惟元時有之未聞以刑部侍郎告歸而辟爲郡訓導者葉宗可事載于嘉靖志及聞志其歷官不可解然疑以傳疑不敢并其人削之也今姑從

嘉靖志錄入

李士開操履方正鄉曲有爭必就質之三子長孝謙次悌謙次忠謙性孝友常依親側弗去有事兄必先弟而弟恆代兄行父病分走東西求醫藥旦夕迭侍床下親

或不食亦不食母得末疾疾作必仆地卽禱以身代良久乃蘇洪武初郡國例造戰艦士開以富室任工作既成使者驗艦苦窳坐法送讞孝謙請代父囚曰父老我壯宜往悌謙已出爲從父後請曰兄素多疾弗能任勞且親所愛也我當往使者恐其非情兩械之而偵其所爲兄弟終不易詞遂囚孝謙至秋官論輸作踰二年赦歸又一歲父以富室主料量而米耗折法當大辟忠謙卽荷械詣官請代官偉其氣貌許之送御史臺有旨免死黥戍忠謙竟沒遼東及父卒二子哀號屢絕前後郡

鄞志稿 孝友傳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舉孝謙明經者再以母老辭母喪二子毀瘠如喪父永樂十七年詔天下纂修圖志郡守汪旭屬孝謙總裁書成而卒後七年悌謙亦卒孝謙性寬厚隣有貧而臥疾者晨往問之以錢密置枕旁而去環宅種竹夜與盜笄者遇縱之去以採笄置籬外悌謙峭勁不阿好面折人過人亦服其直嘉靖志

謝矩字原規與兄員皆好學能文矩出爲人後員以諸生辟郡從事轉臬掾坐事謫戍播徙屢年矩常裹糧遠道資送終其身後以例遣員家屬赴戍所矩因爲人後

別籍得免矩日奈何使父與嫂姪獨困苦力請偕行抵吳門父卒或勸之火化號泣不從停柩旅舍相嫂姪抵京師適遇恩例放家屬還復至吳門迎父櫬歸葬明年兄沒成所矩輒間關數千里函骨歸撫其遺孤先人田廬悉畀之

嘉靖志

夏道昌月湖漁人也幼孤奉母至謹所得魚擇巨者供母饌餘以資薪米母得膚癢疾申時輒發發則須沃以沸湯道昌每出刻期于申時歸供湯沐無失候者遇令節及報賽之期必奉母出遊母倦行則負以往偶不愜

鄭志稿 孝友傳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母齧其背卽長跪祈請怒解復負之行一日漁于西村新莊之河得巨鯉土人厚與之值堅弗與怒而相毆一老者怪問其故曰歸以進母老者禮遣焉哀尙寶忠徹聞而敬禮之歲時設酒饌躬執爵相勸酬有詔錫民孝弟力田者粟帛以母沒力辭弗受

嘉靖志

章和字致和永樂初徙江南閩右實京師和年十九爲庠生父已沒念長兄督家政弟尙穉固請自行籍于大興縣受廩安定關內墾荒作圃藝蔬自給暇則教授生徒貧漸裕招從子繪紹從孫鑑至京師躬自訓讀皆爲

授室繪舉正統戊午鄉試登己未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紹舉正統丁卯鄉試鑑舉天順壬午鄉試登成化丙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人以爲篤行所致

李廷機志

嚴端字克正景泰甲戌進士累遷南京車駕司員外郎職監黃馬快船忤巨璫罷歸性至孝母年百四歲而沒歸養凡四十年昕夕不離左右母有所欲無弗力致疾則終夜不寐百歲之辰端率孫曾長跪上壽綵衣白髮周旋堂上見者以爲有老萊子之風

李廷機志

虞謹字靜之少有至性就外傳讀詩至明發不寐有懷

鄭志稿 孝友傳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人淚津津下楊文懿公守陳見而拍其首曰篤孝兒旣長迎顏承志惟謹成化甲午兄謙之以富民籍徙安定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憐兄老命權代之卽慨然赴安定就役文懿公爲之請得免歸旣而父病痢醫禱備至夜則稽顙北斗求代頽爲墳赤及卒水漿不入口三日母勸之爲一舉母入復撤去面黑如囚嘗念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誦已卽哭久之淚所漬處磚爲之泐喪竟懸像進食如生母病逝哀哭如其父遠內室非祭不相聚非疾不入問如此者十五年體素肥及後毀瘠骨

立自號曰瘦齋有白鸚鵡來巢寢室馴若依人聞哭聲

亦嗚嗚里黨咸異之

嘉靖志兼采吳人顧愷虞孝子傳

孫鐸字允廉母徐氏方娠六月父珂往商于陝既而鐸

生父久客不返徐鞠且教之稍長日記千言年十六補

弟子員領弘治己酉鄉薦時年二十一其姑氏令俳優

侑燕至孝子尋親事乃大慟曰吾父何在即治裝至陝

西道里阻修備歷艱險竟尋其父以歸

嘉靖志

倪割豬居甬江東業積豬母受佛氏戒不食葷腥久之

胃弱身羸臥疾十八年晨夕煮粥哺之垢癢則采藥草

鄭志稿 孝友傳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煎湯扶之浴如廁則藉溫軟物而抱坐之每勸母食肉

母不從因求代為茹素矢言而後許乃具肥甘供養每

夜顛天叩首額成隱疹若巨珠然遠近召其積豬者見

其額輒咨嗟不已必多以錢粟酬之

嘉靖志

林桂字士英弘治丙辰貢于鄉訓導舒城金谿二學陞

遼府右長史天性孝友嘗構亭以娛父植槐為蔭槁而

復生人以爲異兄華得危疾涕泣求醫果得異方而愈

嘉靖志

許璫字廷璧性至孝少孤依戀其母不暫離或出外或

就塾歸必歷舉所聞見告母一日母擲竹誤中璫暈地

母急抱持泣瓏稍蘇即張目笑語曰兒故嚇母非真暈

也及長奉養無弗至母所欲必竭力以供家居茅山或

入城向夜必攜一燈走三十里歸省得佳味親烹飪以

進復歷舉城中事告母嘗夜歸燈滅遇神火于道送之

抵家平居恆言孔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力不費貲直

易易耳其母亦言兒愛我雖長與就乳時無二態平居

言動不苟室中有婢二十六而嫁仍處子也里有大姓

相構積不能解瓏一言即各愧謝而釋

嘉靖志

鄭志稿 孝友傳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扁西城外傭也賃傭養母值時物初出不計值必市

以進力不能常得鮮日爲人執役夜則漁以供饌母邁

疾無以具醫藥則中夜顛天斷一小指煮湯飲母母遂

愈人稱爲馬孝子

李志

薛淋字文時生而明慧從師受易即領悟已學文于余

太史本聞性命之旨造詣益深事父魁能順之于道父

多昆季而性強執或至紛競淋彌縫調護久皆誠睦母

董被疾累年淋昕夕侍側值省試輒謝不往母卒三年

不御酒肉不處內與弟治自相師友怡愉無間一女弟

適李惟勤早寡無子淋憐卹倍至所居相去數里日必

一往視更數年不衰字其孤女如己女云聞志

鮑倫字孟彝甫七歲父壽遊學吳楚莫知所向母孫氏

獨居撫倫稍長即治買養母得其歡心每朔望焚香哀

籲願父子終相見如是二十年忽有老父自言慈谿人

述其里居甚悉謂倫曰汝父曩與我客湖廣至漢陽東

塢授徒贅婦生二女不幸死矣盍往歸其尸已而至慈

谿遍訪老人不得乃如其言詣漢陽跡之皆符婦家不

肯歸尸且疑其冒訟于縣不能決繫倫獄縣上府府上

鄞志稿 孝友傳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監司監司謂疑獄錄有刺血驗骸事親至墓所發棺命

倫齧指血瀝之果直入枯骨倫情得伸即棺斂請歸葬

許之監司乃弘治壬戌進士慈谿顧瑛也老父殆神人

其自言慈谿或有所寓云李志

董淑字宗順父銓弘治甲子舉于鄉蚤卒淑以遺腹生

稍有知見母泣亦泣既長就外傅歸則依母膝作嬰兒

戲以娛母讀書至夜中必伺母寢撫衾褥安煖始就枕

疾則通夕侍床側久弗懈湯藥餽粥必手煎事兄如父

未食不敢食勞必先承出納必請命二姊俱有疾視之

如母次姊羸須人乳則取妻乳并丐之鄰婦陋小器飲

姊日數往返以為常嘗就省試聞兄子病輒委行李而

奔居常以不得繼父業及無以表揚母節為恨竟先母

卒李廷機志

張伯庠少有志操清苦自勵授徒得脩脯必公之諸弟

領成化癸卯鄉薦知蕪湖縣已改請安致仕歸居官凡

十二載無私積僅築一堂顏曰雍睦與諸弟同居張氏

于元時嘗徙高麗後歸鄞人呼為高麗張氏及是改稱

雍睦張氏嘉靖己未隣並火室廬無遺惟伯庠子孫之

鄞志稿 孝友傳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獨免聞志

聞宗時教授理之子幼喪母奉父及繼母盡孝嘉靖丙

辰倭賊突至舉家竄避宗時扶父出遇賊脅取金錢不

得拔刀欲殺其父宗時以身翼蔽泣求自代父得免宗

時竟飲刃死尸諸田間時家奴李三抱宗時幼子不忍

去亦被賊割左耳併刳其面屢死屢甦見者皆傷悼聞志

邱緒字繼充諸生父鑑娶余氏生二子長經次綸側室

黃氏生緒緒生而黃為余所逐改適江東包氏稍長或

語以母故輒欬獻年十五父卒事余甚篤余病經與綸



俱客京師緒承湯藥惟謹衣不解帶數月余感其孝垂沒命之曰我死汝無忘若母緒泣承之而是時去黃改適已二十年杳不可跡夢有人告之曰汝母在台州金鰲寺前次日入城憩于途一人問何氏曰邱氏其人曰邱有出母者聞其子甚賢識之乎緒駭反詰其人則故包氏廝也問以母所在廝亦不知請歸質之主母母曰他適已久忘其處昔居浮橋有周平者知之今平已配戍京衛矣緒有姊婿進士王某在京需次因貽書囑訪平久未得偶一日有避雨王之邸門者叩之即周平延

鄭志稿 孝友傳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訪其事知別適台州李憲副之子以書報緒緒即往之台則李已沒無後仍不識黃死生掩泣道旁人詢其故隣之曰此間有王四老者年已耄嘗以作媒氏為生倘知之乎導之訪王老則知黃氏居李無依復適仙居縣吳義官緒復之仙居吳氏聚族甚多茫無從叩見一第舍甚整姑入焉其二子出問知以尋母至款之宿有婦室于內聞留止外郡人恚而咻之二子以告則婦即吳義官之嫡亦不詳所往呼老僕問之漫應曰死矣金鰲寺前其棺在焉緒以與夢合但求一見棺二子與偕行

道有牛觸緒墮溝其家駭而出問則傘工馬長之門二子為緒述其故馬長曰吾向為人傭肩輿為業記嘗與一婦至縉雲蒼嶺下殆其人乎今存亡未審寺旁棺則譌耳即縛一肩輿出請緒乘輿行緒謝別二子輿至嶺下馬長曰當于此求之矣酬以金不受而去緒在嶺下值往來者但以寧人物色之有織屨者告曰去此三舍有地名王碧川一陳姓老婦乃寧人緒如其言俛俛行見一嫗立門首探之寧人也問所從來果合嫗亦問邱氏消息乃相抱哭時陳翁老無子并翁迎歸養之外舍

鄭志稿 孝友傳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翁卒迎母入己室率婦子奉事甚至縣令趙民順疏其事于朝詔旌其門

按邱孝子事張司馬嘗別為作傳而嘉靖志未之載聞志則略甚今考集中原傳錄存之

陳良言字志行副使槐之子父患目瘴歷醫三月不效因以舌舐之旬日而愈母得瘋疾七年不能起便溺皆身自抱扶浣濯必躬任夜則臥于床側既卒伏苦哀泣三年葬後復廬墓三年先是父柩在堂隣家火將延及望北呼號風遽返火滅

問志

蔣九華字丹逸號虞舉一號漁澳博通經史有聲諸生間性至孝尙義父邁危疾醫皆謂不起對天泣願割股肉和糜以進疾立痊母早沒畫像弗肖九華素不解繪事夜焚香默禱布席中庭以意爲之圖既成以示曾見其母者則酷似皆詫爲奇嘗授徒外郡歲暮歸途宿賣漿家撫床頭得白金一篋私念逆旅主人安得有此必前客所遺留待之迫除夕家人方俟館穀卒歲九華遷延未返乃烹伏雌草草供臘祭逾旬一人踉蹌號慟而前言賣產鬻子所得金以償負官者因行急遺忘于此

鄭志稿 孝友傳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華詢其銖兩封識皆合卽舉以還之其人拜且泣請分其半笑曰吾因拾金而留待冀還金也設利其半曷不挈之歸其人問姓名亦不告時其子良弼尙幼夢白鬚翁摩其頂曰汝父陰行善加汝一塊貴骨覺而頂骨墳起後果登賢書爲循良吏別有傳嘗應制府之招授其子經值鄉試制府謂之曰先生文品冠浙士當必爲解首九華疑其陰爲之道地也遽辭歸是科不預試後其子以割股事請旌詔表其閭曰孝子之門

聞志兼采張文定公

那奇所作傳

聞龍字隱麟號飛遜家宰莊簡公之孫五歲喪母哀號如成人稍長當出爲從父後以父老病戀不能舍因習岐黃書晨起察色切脈夜寢揣喘息以爲常奉養三十年父歿哀毀踰禮值祀日必服經麻味爽櫛沐誦梵書臨奠哭盡哀終身如一日從母金氏病乃往爲其後喪畢析產給其女弟及金氏外家爲本生考置祀田同產兄弟皆助之田每祭其所繼稱爲後男祭所生稱爲人後男爲人高介當事聞其名每臨訪輒辭不見但遣子報謝而已年八十一乃卒所著有行樂吟三子世延世

鄭志稿 孝友傳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選世銓皆敦行誼有父風世銓于崇禎時舉賢良方正辭不就從弟繼泰字治甫號思山父賢臣爲襄藩典儀舍人娶陳氏生繼泰甫五歲而賢臣沒家又遭火陳氏茹苦字孤暨繼泰授室越日仍侍母寢廁膾皆躬親不以委婦母欲修趾甲必跪而自剪之病則籲天願移齡益母算後陳氏八十六而終哀泣如嬰兒葬後止宿墓廬宗戚以年老力挽之歸乃供母像榻前奉之如生每有出入必連聲大呼曰娘卒年七十一卒之前一日盡焚積券招所知從容飲別是日子時立秋問子曰今何

時對曰將交子刻即摩頂理髻拱手正視而沒子世麟亦至孝其父日與知交觴咏世麟治具惟謹家事有無不以聞從弟失業屢資之輒殫盡招主管鑰侵漁不貴家日落勿問也遭國變杜門不出深衣幅巾如故人其危之則曰北麓處士何人哉我亦故家之子故國之遺也義當爾命其二子棄諸生業弗業董戶部守諭銘其墓以逸民目之問志

陳洪憲字紹昌號天衢提學副使束之從孫年十六而孤設廩養母承順百方母范氏性方嚴洪憲與妻朝夕

鄧志稿 孝友傳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右侍食食已撫摩抑搔命之去然後退有不當意夫婦即長跪床下俟色解乃起平生重然諾敦信義以禮法自持進止皆有常度未嘗為隔宿之游卒年六十終不識西津壩道人推為隱德君子子伯美字桓墅生而穎異甫受經即通大義為文敏捷弱冠喪父復遭火母老家貧遂棄舉子業綜理百務獨厚資其弟令讀書母多病夜必貼床寢及逝哀毀孺慕後以其子錫嘏成進士入詞館贈如其官問志

錢靖忠字獻孟號心訥弟益忠字謙仲號又構敬忠字

孝直號玉塵父若廣隆慶辛未進士歷官臨江太守初任儀曹以選如事忤神宗意後守臨江會勘故御史劉臺為江陵所陷狀據實無所阿徇江西故撫臣坐是遣戍諸貴人之欲庇江撫者皆怒臨江多盜若廣治之嚴遂以酷吏上聞神宗以前憾必欲殺之三法司及臺省屢爭不能得士民數萬伏闕訟冤不許閣臣申文定知其非辜乃議緩決繫獄三十七年靖忠兄弟皆受經獄中抱痛力學冀成名或得為父陳辨靖忠舉萬曆戊午順天鄉試益忠舉明經每值恩赦即匍匐乞哀當事以

鄧志稿 孝友傳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獄詞重迄不獲援例後敬忠於萬曆己未成進士將拜疏大臣謂上怒未解疏上懼速之死乃不赴廷對歸省父獄中作誓墓文以必死自期熹宗嗣位兄弟聚謀靖忠益忠走江右請于鄉大僚劉公焜鄒公元標求援敬忠詣闕具奏瀝陳其父得罪本末得旨令部臣集議遷延未上復奏臣父年已八十倘不獲宥願賜臣一死釋父出獄通政使以前疏已發議格之不得上敬忠更節錄前一奏囚服跪午門祈閣部諸公為之轉請時江右人官京師者徐公良彥姜公曰廣輩亦出公揭而鄉公

方起掌刑部乃促合法司議之議上得旨若廢效還鄉里靖忠以父年老須養不赴公車授經于鄉痛父罹禍在獄數十年備嘗人間之苦遂布衣蔬食終其身益忠後爲瑞安學訓導造士有方民間疾苦時爲有司言之卒後邑人立祠以祀敬忠于壬戌補廷試授刑部主事璫燄方熾林居不出其成進士出涿州馮銓門銓方以媚璫柄用不一與通崇禎時御史沈希詔奏敬忠泣血長安道上三年而出父于死馮銓炙手可熱敬忠視之若浼宜加殊擢詔以原官起用而敬忠以生母田氏病

鄭志稿 孝友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甚乞休奉母後再補原官出守寧國罷歸甲申後三上疏南京論時事格不報乃歸峽石之寓亭自稱崇禎遺臣從子士驩字房仲其曾祖東昌府判鳳來亦孝子也士驩中天啟丁卯舉人宰雲南陽宗縣改嵩明卒于官時滇南道梗音耗不通士驩仲子隨父之官季子美恭方八歲侍母家居及滇南內附請于母將往求父家赤貧不能具裝同里范汝植憐之挈之至粵西贈以資俾入滇道病一步一躓得至蒙自縣宿旅店有土人楊姓者聞呻吟聲入問知所以至告以卒于嵩明葬通海縣

南山復力疾至通海茫然不知殞所途遇闕某爲士驩鄉閩所取士告以有舊僕居某地仲子亦流落縣中如其言訪之僕馳告仲子及至已不相識相抱痛哭同省墓南山謀歸葬而資已竭留滇爲人幕客積數載乃得奉父覲以歸人稱錢氏子弟能守其家法云全謝山玉氏在茲集 塵墓表錢

及曹志

裘望亭失其諱其兄憶亭邑諸生娶陳氏生四子而沒長者僅十二齡餘皆稚弱陳氏之兄利其聘財日勸妹改適望亭持不可則以嫠婦孤子無以自活爲言時望

鄭志稿 孝友傳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亭方赤手陳氏兄知其力不能贖益相恐迫且集親隣共議望亭泣曰兄雖沒嫂姪衣食皆我責倘撫養有缺則聽別裁親隣咸義之稍助以資張米肆西關外與傭保共春作日以其贏奉孤寡業後稍裕人或勸其議婚則曰吾一有妻子必不能分顧兄子即吾子也遂終身不娶然避嫌薪米皆令姪就肆取給未嘗一返故居諸姪既成立望亭尙居肆中及臥疾姪欲迎還正寢堅不許環跪泣請乃歸歸未浹旬而沒

按望亭明萬曆間人裘氏于子爲外家傳聞其事甚

熟嘗述之謝山先生謝山之母吾姑也故先生亦素知之曰舊嘗爲立傳因請錄以貽裘氏適檢原稿弗獲謝山沒每欲別作而苦不知其名質之諸中表其家向無譜牒僅載于祀簿中曰望亭處士而已然其人行事雖大儒處此無以過也豈得以其市籍中人而遺之因節錄舊聞以補謝山之闕

李訥字宗厚性孝友伯兄無子依訥以居事之惟謹及卜父塋將耐兄于右堪輿家以爲孤寡同曠不利子嗣訥曰吾知有手足何忍使兄千秋後無血食也卒耐之

鄞志稿 孝友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仍戒子孫勿替厥祀子綺能世其家孫坤元尤善詩文學者稱九隴先生

志

李恩先以割股療父里人上其事于有司巡撫李炳聞

于朝崇禎庚午詔旌爲孝子月給廩米終其身

志

董德偈字天鑑父應圭舉萬曆己酉鄉試知易州值流

寇侵逼德偈從一蒼頭奔候歷荒原叢骨中又值雨雹

傾仆頭目皆損行弗顧抵署未幾復遣歸省墓而應圭

改調鄧州甫至官卽爲寇所圍德偈又兼程而往間道

踰賊營絕城得入時父以憂勞成疾驚曰吾有城守責

死乃分也汝奈何身試不測之險相持而泣父隨卒崎

嶇兵間扶輓歸葬崇禎丙子應秋試聞母病旱涸無舟

徒步亟返已而母愈復徒步以往至則適當試期是科

領鄉薦癸未試禮闈前一日從兄庚午舉入德襄病疫

死邸舍相距十餘里德偈奔赴視含殮及抵試闈唱名

已過告主者以情乃得入既而中副榜又捐金買舟載

其柩回素工詩文與復社諸人往還名動一時魯王監

國以薦授戶部主事知事不可爲辭不赴明亡憔悴行

吟當事欲見之拒不納獨與故人相唱酬既而相泣遂

鄞志稿 孝友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卒子允瑄允璘允珂允瑄字在中尤善承志兵火之餘

家徒壁立而四方遺老過甬上者必造德偈流連累日

夜允瑄欲借此寬其父竭蹶供具如承平時婦徐氏故

侍御殿臣女妝資甚豐腆悉斥以備滫瀡叔父筆公跌

蕩好客遭亂喪其所有杜門滅竈德偈每食不能下咽

允瑄料理供饋同其有無徐氏亦能承舅姑歡嘗一日

同里張旦復過之坐次偶語允瑄頃見江上石首魚船

已至矣徐氏聞之卽拔釵買魚須臾具饌以半尾供客

旦復亦素以孝稱徘徊不敢下箸允瑄問之曰吾母未

嘗新耳徐氏使人傳語曰適市二尾以一尾奉堂上半尾遣餽太夫人此其餘也且復歎息曰閨閣中乃能錫類如此允瑄從黃梨洲宗義游列講經之會尤究心陽明傳習錄梨洲稱爲講社中眉目詩文皆絕人後登國朝己酉鄉試入京名公卿皆降下之時適平王輔臣因作平涼頌一篇蔚州魏環極擊賞不已謂宜編入國史葉初庵方霽贈詩有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瑛璠之語卒時年未四十梨洲銘其墓聞志兼採南雷文集全謝山耆舊續集

鄭志稿 孝友傳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董徵君固孝子也叩頹祠下籲詞哀苦且願以身代夢徵君授以奇方服之果愈世傳董孝子神效方聞志董師儒字若舒爲諸生家素貧母得痼疾兄又病盲師儒竭力資生會並舍失火先負母出再扶兄以避不攜一物貧益甚生事死喪殫誠盡懇當事以孝子旌李志范洪震字驚百年十二失恃哀毀骨立事繼母如所生父億得危疾求所以生父者靡不至醫言胃氣已絕無活理不與方洪震泣且跪哀祈不已醫言惟糞辛猶可治洪震遽嘗之果辛醫與藥旋愈由是讀古方書日候

父脈理氣色遂精其術性好義友人杜懋俊殉義陸高士字燦匿其孤于家適有疾向洪震市藥問知爲杜郎躬往療治且傾貲爲投室葬其家未葬者三喪後洪震病眾爲設醮事祈禱請代者皆其平日所拯濟之人也順治丁酉制府以孝行奏聞建坊旌表全謝山范孝子傳朱麓字又吹邑諸生九歲父病哀詞籲天稍長事母尤謹雖嚴寒夜必數起痛父柩未舉常戴一骨簪自警家事大小不措意惟日以塋域爲事經營數載乃得以禮葬焉聞志

鄭志稿 孝友傳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陸崑字華星三歲其祖授以孝經跪而承之讀書遇忠孝事輒感慨不置手錄之成帙在親側未嘗有疾言遽色家素貧祖年八十餘惟崑侍食能當其意爲加一殮喪母晝夜哭無時哀動隣右館穀于外值母忌日雖甚風雨必攜母所嗜而歸未至家已嗚咽事父左右承順無少忤己亥五月海寇從穿山入郡東殺掠不可勝計崑奉父匿其親股氏寇驟至不及避先執其父欲刃之崑前哀詞祈請願以身代父得釋崑竟遇害李志楊之奎字聚星幼喪父哀毀如成人母以紡績爲活念

惟力學可以娛親意每午夜一燈熒然讀書聲與機杼相間聞者歎羨之母以是得安其室後以治生起家會仲父亦早逝遺孤又天之奎事之加母叔母安之一門娣姒遂俱以全節稱開志

屠惟徵字毓源父本章病刲股和藥獲愈弟惟宗補諸生後尪瘠幾死泣曰吾祖父學統繫弟是賴如不起是絕吾祖父也復刲股願以身代子恆忠遇父病亦刲股以救于祖母亦然人以爲不匱之教開志

朱金誥字宸宜母病醫禱無效老僧告以刺指血書梵

李友傳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典病果瘥父疾篤復刺臂血繪大士像父亦尋愈兵亂負母避葛氏破屋更深虎排闥入金誥以身蔽母虎目光燦然環視臥榻而出又遇盜哀告求免示以臂所刺痕盜亦感歎而去會恩例孝子被旌者授官金誥以母老力辭督學谷應泰爲給餼終其身曹志

陳玉綸字爾昌出爲叔父貫虞後貧無卓錫侍養以孝稱兄國綸欲割昇本生產之半辭弗受授徒雍邱侯氏其家延二師張宴有女樂二艷甚侑觴席上旣罷各就寢聞戶外剝啄聲啟視卽有觴之一也峻拒不納次日

主人入拜曰君真吾子師同座者聞之遂束裝避去後以子紫芝貴贈奉天府府丞曹志

王鴻業字千秋諸生高祖瑄以名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知劔川州皆有惠政鴻業父卒未及葬停于東園隔岸火發延及殯所急從烟燄中奮臂撲滅鬚髮盡焦無復人色長兄沒兄子鬻田供喪具售者嫌其瘠卽以已田易之家無僮石處之裕如子之坪之坊別有傳曹志

李景濂字亦周四歲喪母父繼娶于何而父又死方六歲哭踊如成人稍長家貧甚無所得食有謀奪母志者

李友傳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竊袖鐵錐伺其人于道擊之傷馳歸泣以告母母亦抱之哭遂誓于其父木主前相依爲活母日織緝景濂則負販于市後稍裕設小肆門前以其贏具甘旨夜則就織火讀書後補諸生母性嚴小不怡卽長跪受杖母得痼疾景濂視眠食滌廁膾凡七年如一日而母愈至八十二始卒景濂亦年六十餘獨居丙舍每風雨卽望墓哀號墓旁人聞之以爲不異孺子泣云全謝山墓誌

董道權字巽子號缶堂諸生父司農公守諭以沙社遺老持高節喪亂之後家盡落而四方士至者咸造其門

笑談譙集必盡歡凡盃斝勺醴饗鮮粒殮皆道權心營  
手治不令父知也母陳安人生長華族不耐寒苦悉力  
供饋無異承平時後司農公得痼疾伏枕三年茶鐺藥  
裹無失節尤善承親志時故第爲營弁所奪世家子弟  
尤苦當事陵籍不得已以諸生持門戶然司農抱故國  
之痛雅不願子弟仕進故名公鉅卿無不知有董岳堂  
者多欲爲之道地而終身未嘗一踏省門口吾父以道  
權命名意寓于此矣工詩長于言情筆墨外隱然多涕  
淚痕而秀韻天成律細詞贈無枯槁樵萃之態同時李

鄧志稿 孝友傳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杲堂稱宿老於人少可意獨推重道權不置口又預于  
南雷黃子證人之會其卒也南雷爲銘其墓兼採全謝  
山香舊稿

呂蜚鴻字賓來天性純篤母陳氏疾刲股以進夜深則  
禮北斗願以身代情詞哀惻或問君本諸生亦篤信道  
家說乎答以但求能愈親疾有一可叩不敢不盡吾誠  
否則周公聖人胡亦云以且代某之身也後母疾果瘥  
公府累旌其門曹志

萬承勳字開遠號西郭管村先生之子初管村在明史

館楊武陵之孫挾重賄至京賂一當軸求于督師傅少  
寬假當軸以屬管村管村方分任崇禎長編正色拒之  
及出幸五河縣當軸恨之未已命大吏文致其罪論死  
是時陝西方開贖例承勳欲救父而家素貧乃告急于  
諸父友狂走數千里號泣請貸諸父友憐之各捐貲以  
贖得赴陝以贖論陝中胥吏欺之匿其三千金未上承  
勳方奉父還里門而陝撫移咨浙省捕承勳追所未上  
金承勳無以爲計將自承匿金罪幸代父死其友陳坊  
奮然挾之行望門求援崑山徐尙書素重管村爲代輸

鄧志稿 孝友傳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半諸父友聞承勳急復醵金輸其半乃得釋歸既歸  
而故業蕩然則授徒以養念父母老且病已又以索食  
出每遙望親舍輒涕泣一日行村中見有翁媪坐樹下  
婦子環繞哺兒感之忽長號村中人駭焉素工詩母憂  
其致病微有戚容卽痛自刻責爲廢吟者數載父母繼  
逝見父遺書必哭母所種樹植花時必哭雍正元年有  
賢良方正之舉時里中士友皆推承勳有司亦素聞其  
名應舉入京授直隸磁州牧以慈惠稱或不得已而用  
刑每對之流涕泣事三年大吏奏爲卓異廷見將用之



方面固辭乃回任值河隄潰水浸淫及城下日登城督民操舂師從事竟以勞瘁感疾暴卒所著曰冰雲集曰苦吟最後曰勉力集

按西郭與慈豁鄭南溪最厚及應賢良北上南溪以名不易副勸弗就西郭曰固知冒濫特吾父詩文未行世或假官俸為開雕南溪以止之不從憾焉西郭卒南溪為哀詞頗相詆訕全謝山誌墓間採南溪之言然里中至今猶稱萬孝子讀其詩抱鮮民之痛者十之三四查初白編修嘗題其集後云翻瀾血淚隨

鄭志稿 孝友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聲出徹骨冰霜鍊句來則未可以一人之私掩之也今據所知者別為傳

厲顯祖字肇禎號果堂國學生少就傳授小學即為同塾兒講說小學中附記諸孝養事及長館鹽場俞氏一日大風雨平地水數尺薄暮或以其父病告亟歸時墨雲四垂白波千頃屢蹶屢起五鼓竟抵家父沒哀毀盡禮甲子赴北闈歸至越城夢人貽以二棗忽心動曰棗得非棘人之謂乎二棗謂我兄弟二人也立棄舟徒步馳數百里比歸而母沒已三日一慟頓絕願猶得親舍

殮自後凡見服物器用為親所遺者必流涕或廣眾中方歡笑偶感觸即向隅掩泣與弟最友愛一日論隣里公事不合微反臂中夜自責曰吾同氣僅二人乃以小忿失歡忘天顯之誼何可以為人子乎坐達旦趨叩弟門揖謝過弟跪止之遂相持大慟家人無不哽涕外父母病疫隣族皆避匿獨往為料理醫藥夜侍床下四壁無人聲一燈黯然病者喃喃作鬼語兀坐不為動外父母竟愈而已亦無恙平生好周人急不責報嘗失盜家人請告捕曰彼迫于飢寒耳一被獲即終身不得齒于

鄭志稿 孝友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姑置之次日侵晨起見牆陰物累累皆所失者蓋盜感其言而擲還之也因語家人曰無良如盜賊尚可以善言化則凡以橫逆相加者皆我自有的以召侮也故終身未嘗涉訟觀察孫公詔特書醇德二字旌其門年八十三卒子世儀登癸卯鄉書次世仁舉右科因贈武德將軍

王檢詩喬林所作行狀

羅岳字友山一字品山其父綱文以寫真擅名岳亦工其技尤善墨竹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浙東大饑而紹郡尤甚販舟相屬米日昂里民因私約禁出境巡道某謂

有無宜相濟檄別駕運米饋之夜泊西城橋民以為商舟也聚眾截留沈其舟于河別駕跳而免愬之上官上官欲罪之而未得其主名謬為溫言慰藉里人以綱文老投牒列其名于首遂按名捕繫凡數十人綱文將就逮岳白于官請代父庭訊得實為首者置重辟而戍數十人于邊岳得鐵嶺衛時尹盛京者為廖公蓮山知其以代父至優禮之由是得周覽山川嘗騎白驃衝雪至蓋州遇獵者招飲即相與踞地炙鮮拔佩刀割啖眾驚顧以為何處得此南蠻子耶詢知始末因其傳客焉後

鄧志稿 孝友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遇赦歸年已五十餘而綱文尚在盡色養復數年每為人畫竹必題詩其上率意直書其佳者亦時近宋人年

七十六卒

節錄汪孝廉國羅孝子傳

包幹鄭字惠人八歲喪父見母哭輒牽衣慰之慰之不得遂偕之長號母為之節哀及長奉事惟謹母嗜魚日侵晨起候于江滸見漁舟擇其大者攜歸佐餐後漁人習之得巨鱗曰此包母饌也母患頭暈臥床久肌潰生蛆百方治療不痊乃刺指血寫疏籲天求以身代母恍惚中若有授以藥者頓愈長兄早沒嫂姪苦食貧母憐

之幹鄭有市屋一區歲得賃租若干緡推以奉嫂後其姪遠出嫂獨居更迎養于家姪返而嫂始歸其故居所推賃租竟終嫂之世母沒營葬畢即築廬墓旁不入內室屬有疾其子將迎歸叱之曰吾不得終依母此間去暮不遠朝夕望見猶彷彿寢門且爾獨不可侍疾于此而欲我歸乎其子即募廬中為延醫稍愈扶杖至墓所告無恙三年畢痛哭拜辭而返值忌日涕泣如初喪乾隆三十七年有司以孝行上聞詔旌其門

采郡邑申文

鄧志稿 孝友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鄧志稿卷十七

鄞志稿卷十八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特行傳

後漢書始立獨行傳大抵皆一節之士而其風概已足千古後代之史或散見他傳不復專立門例諸地志亦然四明舊乘惟李守廷機創立特行而曹志因之觀其所記止李猷陳應麟事彷彿東京人物其餘則好行其德為多然世界齷齪所見盡傾身障籠之徒而能以任卹著是亦不獨之獨也因據其所述兼取近人義烈事以續之用見吾鄉士習未嘗不足追配古人廉頑立懦于是乎在作特行傳

鄞志稿 特行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修句章人仕順帝為揚州從事軍變殺歷陽太守伊耀修誓眾奔入城取耀尸葬之人服其義

會稽典錄

按漢地里志以鄞鄞句章分列為三句章故城在城山渡其建于小溪鎮者乃晉末所改築故舊志專以句章隸慈谿而以修為慈谿人然漢之鄞係今奉化縣地鄞則在買山之東凡今鄞之西境與慈谿接壤者皆古句章所統屬安見修之必非鄞人也因據典

錄採入之

林暉字公著以孝謹稱性好施大觀間陳忠肅公瑾謫居於鄞暉獨厚之後徙他所仍遣使問遺不絕建炎中州燬於兵暉未暇葺居舍首捐數十萬繕理學宮且輟田半頃為養士費太守吳懋嘗舉其事以諷示郡人仕至韶州司戶

延祐志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建炎初以婦翁沒王事當得蔭詣南都行在遇友人陳東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未有館舍子為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嘗相邀

正彙子

鄞志稿 特行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試同謁之既見東遂館焉東再上書論黃潛善不報詔揭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猷知為東發也錄示東且勉其歸東曰以召來不敢私還未幾正彙之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赴應天府矣猷曰是其不免乎及暮乃知東已棄市猷哭于館所為位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其啟我心次日得其尸又次日得其元面如生合而斂之欲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柩猷服其義併付以行李猷亦不

暇詢婦翁事遂歸後仕至肇慶府節推

王深寧文集

陳之翰字憲之父翊仕至殿中丞之翰少有志操治經

求其大旨為文不蹈襲陳語三上禮部不第絕意進取

居家以孝友稱有鄉人貸金未償適遇之于汴其人給

曰本攜金來誤墜水之翰不之疑後數年其人內愧病

且死遺其子謝過且償所貸受而不拒徐以助其喪崇

寧三年詔舉遺逸部使者薦于朝命官之未任卒

誌

袁昇初為縣小吏有大獄命昇即其家搜檢得偽署姓

鄭志稿 特行傳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一千餘人不以送官立焚焉夫婦年近五十無子其

妻資遣之臨安買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

外飾彩縷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沒家

貧故鬻妾為歸葬計耳昇即時送還其母曰計君聘財

猶未足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償昇曰小吏不足辱

娘子聘財盡以相奉又罄橐中貲贈之遂獨歸妻問妾

何在告以故且曰無子命也如有子若豈不能育妻亦

喜曰君設心如此行有子矣明年果生詔至參知政事

封越公誌

趙遵字立之吏部侍郎粹中之子六歲而孤事所生母

盡孝以父恩補永豐簿改南康戶曹每恨祿不及親期

至皆不赴遇恩典不願循轉篤志好學文章自成一家

嘗隱茅山郡守胡榘雅敬之合郡人之詞乞旌擢以勵

風俗有旨循轉一資竟不受

寶慶志

陳應麟字天騏淹貫經史至曆數之學無不究其指歸

時號通儒一日乘馬出有失馬者亟走前認馬應麟問

曰子亡馬幾時對曰逾月矣應麟有馬已數年遂與之

其人挽轡而去明日馬從他得乃詣應麟叩頭庭下謝過

鄭志稿 特行傳

四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笑遣之至元初以賢良召謂使者曰吾祖宗世為宋臣

子孫不忍食他姓祿固辭不起賜號純德先生

延祐志

陸天祐失其字偶儻好義慕濂洛之學欲建義塾以教

鄉里之子弟未就遺命其子居敬思誠俾卒為之二子

乃構學舍一區於東湖之里王本齋名之曰東湖書院

割田一十六畝有奇以為祠祀廩餼之費擇鄉先正自

陳文介而下凡十六人設木主歲時釋奠焉

成化志

倪天淵字震亨性尚儉一冠十年不易人有丐貨則施

予無吝色值大疫手治善藥以施貧乏江南歲漕白粲

由海道達京畿天淵占籍漕役躬自督運有舟十艘操舟之卒千人咸束以紀律他舟或滲漏米腐不可餉即以餘貲代償積四十餘年中臺御史饗因不花按行海道嘉其彈力且高年篤行以狀聞于朝詔旌其門

延祐志

應本仁字本立曾祖伯謙為宋觀察使由伯謙而上逮衛國公繇歷世顯于宋本仁以家世為宋臣隱居城南不仕博學工文慕范文正義田之制割其產之半凡五百餘畝收其歲入建義莊五十餘間貯之酌定條約用以濟貧乏與婚嫁喪葬之不能舉者又即其中設義塾

鄭志稿 特行傳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延名師訓族黨子弟翰林學士黃潛為記其事于石

嘉靖志

李元亨初父浩取易卦彖詞命名既冠人欲以字配之元亨曰吾父取義常懼弗克尙奚字為終身即名為字邑濱海夏秋之交暑溽濕蒸人病疴及痢相繼元亨按祕方購善藥製為丸施人服者輒效有饋遺力卻之置田慈谿之羅江佃者于常租外倍輸若干石元亨曰汝誤矣按籍取所當得餘悉還之佃者驚感泣謝

榮陽外史

陳與延名延以字行記覽該博尤熟于春秋家素饒悉

散於親舊之貧者僅存周廬田數十畝朝耕暮讀後至匱乏弗悔洪武二十七年薦授本邑訓導士子服其行誼咸傾向之

成化志

楊芮字大章操履醇正衣食僅自給有餘則分賑貧乏途行見遺鏹兼有質券候立良久其人徬徨而前覈實歸之

聞志

衛清字順安少有至性五歲而孤號慟不食者五日鞠于季父及長事之如所生有偷兒入室被執乃其比隣與以金縱使去有積負者欲鬻兒以償為焚前券更貸

鄭志稿 特行傳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使其治生素工詩好遊名勝自號山水間人

聞志

何瞻失其字正統間與邑胡純遊國學純病疫鄉里姻舊避之無一人問者瞻為視藥餌饋粥越七日病如故瞻憂之解衣與並枕抱臥得汗而愈瞻亦無恙後瞻仕至刑部主事純亦至工部主事

李志

陸儼字文亨號簡菴其叔垸病革子偁尚幼呼儼謂之曰使弱子不廢學者汝也儼任家政銖金尺帛不入私室而延師課偁惟謹卒成進士家有貓共乳之異李西涯為作歌記其事好施子貧者稱貸如所欲與之券亦

不卻旋卽亡之豪猾兒知其善亡亦持空券來請卽貸之而不記其券餘姚孫忠烈公燧死宸濠之難歸葬其鄉既卜地而地主索值昂甚其子謀之僮僮嘆曰孫公以不貲之軀爲國死節區區何足計立與數百緡後以助賑功授宣教郎

聞志

張懋字汝誠行義篤至有佃田者閱其窮匱歲貨所輸租後并其田畀之隣人盜其困粟事露有告者懋指他困示之曰吾粟未嘗失也子時敏亦長厚視賊獲童穉常若有傷有貿易察人顏色必饜足乃已卽見給於人

鄞志稿 特行傳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弗較後以子邦奇貴與懋俱贈吏部侍郎

曹志

戴欜字育之鞏昌太守浩之子以貢授興化訓導陸連城教諭卽自免歸出入閭巷必徒步對客必自稱名家被竊其僕邏得之遽令縱遣且以所竊物令攜去盜惶恐謝不敢曰吾知汝貧何辭爲且不汝洩也其寬恕類如此

嘉靖志

張忭字汝懷平生與族黨處無少長貴賤一接以禮僕從有過不加譴責或晏起但往來杳杳行戶外僕輩識之曰此主人履聲也亟啟戶終無一言嘗舟行過市有

童子市絹誤溢其一命止舟以待薄暮其人果來舉所溢還之頓首而去後其子時徹爲南大司馬贈如其官

嘉靖志

蔣洲字宗信諸生涉獵經史常慨然有萬里之志嘉靖中欵人王直糾眾盤踞薩摩洲之松浦稱徵王引日本倭入寇東南數千里皆受其害詔能擒直者予萬金封伯爵都督萬表知洲薦之總制胡宗憲題授提舉俾往招直以陳可願爲副發帑金三百齎藩司咨文往乙卯九月開洋七日抵五島島人疑之會一僧能通譯達中

鄞志稿 特行傳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宣諭意島酋始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倨傲洲諭之曰君卽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爲老母妻子計乎朝廷方急東顧誠能以此時歸款可保富貴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懸重賞購汝首悔復何及直感動與偕返松浦日本國以天文王爲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口山後二島又諸島之最雄者直與洲同宣諭次年四月至豐口詰以從前作過島主稽首稱臣因令其檢飭島人毋剽掠五閱月始至山後島主虔奉如豐口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及葉二等二十四人馳

啟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徧行禁約方洲未  
至日本時直之黨徐海勾眾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  
急洲聞之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海降  
而其下自相疑貳爲官兵所殲丁巳四月洲與直發松  
浦直舟爲颶風飄墮朝鮮七月洲與貢使德陽先入當  
事疑其在海外三年囊中裝必厚從之索賂不應巡道  
王恂籍其舟止兵餉四百書數卷巡按周斯順以王直  
不至劾洲下獄九月直叩定海關願見蔣洲方在獄  
中乃以千戶夏正質其舟直乃詣軍門請罪且言與洲

鄭志稿 特行傳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百死宣諭朝旨自此海患可弭宗憲以好言慰之將  
爲之具奏而朝議大譁給事中徐浦復劾宗憲陰縱蔣  
洲勾引東倭宗憲懼乃盡易其爲直請貸之疏謂以誘  
直爲祕計直罪在不赦又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  
年止及豐口山後豐口雖進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後  
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  
應功罪相準詔誅王直而直子王激毛烈遂殺夏正據  
舟山征之踰年始去洲出獄茫然自傷唐順之趙貞吉  
各爲訟冤皆報罷是時司馬譚綸在薊招令參其軍事

謝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  
功成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  
矣綸爲嘆息久之洲子有德爲諸生有聲以貢授大田  
訓導邑令段某爲田副使毒死段子訟於朝引有德爲  
證副使重賂求解有德卻不受卒直其事遂投牒歸士  
大夫咸重其行誼曾孫宏憲字萬彙從南雷講學亦能

詩曹志參用黃 南雷所作傳

楊允恭名欽鄞之布衣也先是西鄉廣德湖旣廢募民  
墾官田輸賦如佃戶例後許墾田者斥賣田爲民業而

鄭志稿 特行傳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賦重如故然猶止納租不令值他役正德初差發日繁  
租調交困湖田之民逃亡者相繼允恭走京師叩闕具  
陳民困請援慈谿谿湖例用全折不賦米而輸銀朝  
議允其奏參政馬某糧儲董某復牽制不行允恭三上  
書爭之瀕死者數終不爲止命下所司勘覆郡守林富  
力爲之主竟得改折其後鄉人爲立崇德祠祀之聞志  
杜常字守經初爲奉化功曹同曹椽有病疫者爲視湯  
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在每往必與其僕偕明燭達  
旦移役蘭溪道拾遺金跡其人還之蘭溪章懋以是相

器重與定交後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毒藤自殺者誣其怨家郡守實其事獄具當死憲司檄常使覆訊竟出之郡守惡其反已成案答焉常曰辨冤而死可矣答何憾耶征蠻事起檄之督兵以疾卒于邸舍李滄溟攀龍為作杜長公傳云以驛吏而不難違郡太守之判牘以憲司而不難以殺人大獄屬之驛吏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夫問

董銳給事整弟也家素封好行其德嘗遇歲飢出粟煮糜活數千人國賦不給郡守詣銳貸即捐二千金代貧

鄭志稿 特行傳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之逋守上之朝賜七品散官一夕有五十人叩門將行劫銳飲之酒人子五十金語之曰人生宜自愛吾豈不能致若等於法乎皆俯首謝去越五載諸人各攜金如前數踵銳門曰日賴君惠經營孳息皆成家計今以奉還所不至者數人耳一時傳為異事歲暮至西陵得遺金於旅舍留待之踰年有號慟而來者曰吾父奉主人令以百金餉某偶以夜渡忘之今拷掠備至吾豈望金之存將碎首于此以白父免銳曰吾為若留久矣速歸拯爾父舉所拾授之見者皆駭嘆城西艱徒步捐貲

造望京橋至今賴之焉

曹志

周萃號水心常晨入郡城於城闔拾金一囊中有賦牒知為里正所遺遍跡之至酒樓里正猶不知也示以囊乃泣謝兄弟三人友愛無間約同墳而葬後卒如之陸大漳號湛泉少時館于平湖一夕忽聞叩門聲啟視則一豔婦亟閉門卻之挑燈危坐達曙出館門少頃皇遽束裝向主人言適得家中急耗須速歸遂辭之而去次年復館穀他郡至西興舟中有白金二鎰視封識知為同里范某物遽返棹訪其人月餘始值之某自言

鄭志稿 特行傳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載授徒所入將以葬其親者請分其半不受再抵館已二月秒主人別延一師矣徒手歸人莫不笑之六漳不以為悔後子世科貴贈太僕寺少卿邵仲陟字子猷赴秋試逆旅有治裝而挑之者仲陟拒不納詰且託以他故還寓是科預薦順治十二年成進士授溫州教授兵燹之後士多貧不能輸賦有司欲治如律士陟力爭之且傾俸為代輸乃止秩滿陞國子監學正量移督通司務

曹志

紀五昌字表文號九峯諸生好交遊國變後四方失職



者多以爲歸同邑之士遭時多故往往以睡眊被難五

昌極力拯之不得則卹其家一日家人忽不見五昌遣

人遍跡之不知所往逾月歸問安適曰錢閣部葬黃檗

山吾昔在其幕府偶念及逕往閣中效西臺一哭耳張

忠烈被執至省其甥朱相玉貧不能從爲資其襪被且

以買首之資付之相玉卒與萬斯年輩葬之南屏年六

十二卒黃商雷銘其墓采梨洲墓志及續者舊集

全美章字永千明侍郎元立之後張忠烈少時頗縱誕

呼盧窮日夜斥其產以償博負父刑部主事圭章怒而

鄧志稿 特行傳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逐之忠烈日徙倚門外不得近美章家亦貧盡賣所有

得三百金爲復其田刑部乃已及忠烈殉節無後垂沒

索筆書曰吾嘗欲爲蒼水延一綫而其子先期已被錄

吾後人當世爲修祀再四呼家人囑之乃瞑全氏世譜

范汝植字木公少參鈔之孫丙戌後隱居不仕工詩錢

士驢爲陽宗令卒於滇南時道路艱阻家人不知的耗

及滇南內附其子美恭欲訪之貧甚不能具萬里裝汝

植已七十餘謂之曰老子不能入滇尙可至粵當挈子

以行遂與偕至廣西復資給之遣訪父所在後美恭得

歸其父母汝植力也其好義如此錢氏家乘

周志嘉字殷靖一字蒿菴明江都令志畏從弟年十六

華檢討夏見其文奇之後節愍下省獄志嘉往探每隔

三日必入獄具橐餽家人挽之歸且曰華公子君非有

不可解之誼今捕其同事者甚急獨不畏連染乎志嘉

曰公子我爲知己方在難願終事之節愍既正命取其

獄中所贈詩張于壁人有勸其藏弄者拒不聽晚年困

甚有別業在光溪將定居焉溪上有楊氏知志嘉工詩

其二子亦粗解音律設醴甚恭志嘉謂人曰此中勝地

鄧志稿 特行傳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我于此不厭所不可者多一楊氏耳因徙去卒以窮

死續者舊集兼采周證山贈序及方伊蒿過溪上懷殷靖詩注

陳坊字卜年爲人慷慨好古俠烈事萬管村在明史館

以直筆忤諸要人後知五河縣史館恨之未已屬大吏

文致其罪論死時陝西方開贖例管村子承勳貸之父

友有力者以贖論承勳年少陝中胥吏欺之匿其金三

千未上陝撫移咨浙省并捕承勳里中姻舊俱無所爲

計坊奮然曰達道有五而君臣父子居其二今管村有

君臣之厄承勳有父子之厄徒以無朋友使大倫且俱

滅吾當偕之行然坊時貧甚麻鞋布襪即日束裝挾承  
勳去又遇盜盡喪其裝沿途告貸於所知者得至陝承  
勳被羈留坊獨入京告急于管村之季父石園爲作書  
達故人諸故人多坊之義復助之得金三千卒事而歸  
方坊在途中承勳少不謹卽流涕而扑之曰汝父方在  
難汝忘之耶然所以護其寒暑饑渴者不啻如嬰兒大  
理卿陳莘學素不識坊時方宰漳浦其從弟南臯爲述  
其事嘆曰今世乃有此人乎邀至署與定交厚禮焉南  
臯名汝登字山學與承勳素善坊旣偕承勳行兩家婦

鄞志稿 特行傳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無所得食繼金繼庾竭家所有以濟之亦篤於友誼

者采萬西郭集及全謝  
山所作陳卜年哀詞

鄞志稿卷十八

鄞志稿卷十九

清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隱逸傳

隱逸之來尙矣然有志於隱而隱者有迫於不得不隱  
而隱者前人嘗班史謂梅福蔣詡向長禽慶之流遭逢  
變故有託而逃不當但以隱逸相目然使竟置之龔勝  
逢萌之列又似屬不倫獨怪宋史於臯羽所南輩一切  
不錄元史隱逸傳僅僅杜瑛張特立等五六人而楊鐵  
崖戴九靈丁海巢未有預焉大抵謂其卒於改步以後

鄞志稿 隱逸傳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兩無所屬其傳者或入於異代文苑傳中非其志也  
今於山林高尙諸人外凡託於蜚遜以全其節者並仍  
班史之目目之昔賢有知或尙謂不失本色也夫作隱  
逸傳

黃公四皓之一與東園公綺里季夏用里先生避秦亂  
隱於商山漢高祖末年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太子用  
張良策卑詞安車迎此四人客建成侯家一日從太子  
入侍帝燕四人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之四人前  
言姓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等避逃我今何自從

吾兒遊乎對曰陛下輕賢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故臣等來帝曰煩公卒調護太子四人前為壽即起趨出帝顧謂戚夫人曰我欲廢之四人者為之輔羽翼成矣太子得不廢節錄漢書

王深寧謂王貢傳序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不當讀為夏黃公虞翻會稽典錄云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漢高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晉書夏統傳言會稽風俗其人循循猶有黃公之高

鄞志稿 隱逸傳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王元之詩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公譏之引逸少有尙想黃綺帖陶靖節詩黃綺之商山杜詩黃綺終辭漢是黃公不當稱夏黃公之證袁正獻之父逸叟作喪牘閒評言鄞之黃姑林乃黃公林之訛李基山文獻志謂東園公史稱園公則無怪黃公之為夏黃公但舊志俱載黃公卒葬鄞之大隱山世稱黃墓并不待徵諸陶杜詩句獨宋潛谿據陳留志以夏黃為地名其人姓崔名廣字季通此又本于皇甫謐高士傳然顏師古已有偽撰姓名不

經之譏矣張司馬作嘉靖志又別以為東海赤刀厭虎之黃公聞志辨之謂屬吳萊之臆說無論赤刀厭虎事西京雜記所言不足信且漢之東海乃登萊非四明也按諸家辨證已極詳晰惟溫公通鑑載四皓事專取說建成侯止太子將兵數語而以其餘見于史記者為誣竊謂太史公去漢初未遠雖惠帝之立未必盡四皓力不可竟謂之子虛烏有也隱逸傳又謂太子將寵四人以三公之任皆不受而去似可據以其史漢所不載故亦略之

鄞志稿 隱逸傳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詔字升之父簡為郡從事奉母至孝公事之暇即具甘旨遊十洲間郡守怒其不告播辱之抑悒而死母葉氏以遺腹生詔嘗與豐清敏俱受業城南樓先生郁遇大比輒引避每日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相離日與其妻奉養靡弗至或曰取薦所以榮母也答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竊為己榮耶况自爽初志忘親欺君君子所不為居鄉里民有爭訟就詔求直不復詣有司大觀二年有孝友睦姻任卹中和八行兼修之舉郡縣以詔應命遂奉母避居邑東大田山守令

迹所在迫使就道堅辭不起人稱爲八行先生後以孫  
浩貴贈太師越國公父簡亦追贈翼國公

寶慶志

按八行五子其一曰才仕至參知政事係忠定之從  
父宋史及新舊志皆不之載秦檜傳則言檜當國時  
執政二十八人皆拱默充位者又言多自言官聽檜  
旨彈擊即以政府報之洪文敏亦曰檜見人能助我  
自小官不二三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宋樸  
尤捷而史氏家傳言參政初爲御史檢法官劾吏部  
尙書林大鼎進諫議大夫再劾簽書樞密院事宋樸

郵志稿 隱逸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代其位兼權參知政事明年爲御史中丞魏師遜  
所糾罷官據朱子語錄林大鼎當秦檜被黜時對策  
盛稱其乞立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  
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爲檜所忌則彈擊必出自檜意  
與史傳台獨宋會要稱其爲諫議時疏言太湖關浙  
西水利多爲軍士侵踣長隄彌望旱則民田不得分  
灌溉之澤潦則水無從入湖而民田盡沒請盡復舊  
迹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中參政之可錄者獨此  
一節而已其人旣不應立傳姑附於八行之後

王茂剛居林村在巖壑深處刻意讀書足跡不妄出遊  
於周易沈深通判州事嘗訪之稱其見趣絕出於傳註  
之外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

洪容齋隨筆

鄭若冲字季真父覃母董氏並死金人之難若冲幼育  
于伯父章勤學勵行與汪大猷陳居仁樓鑰相善後三  
人貴顯未嘗一造其門自置書塾聚書千卷雖卧病披  
覽不輟平居謹飭盛暑未嘗去衣嘗夢入一深鳴金碧  
排空景趣勝絕見其金字額曰常充達菴旁署某真人  
書後營壽藏東錢湖山中其地宛如夢境因名其溪曰

郵志稿 隱逸傳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夢溪且以自號賦詩紀事後子清之柄國理宗詢其家  
世對及夢事命以紀夢詩進覽遂御書常充達菴以賜  
乃飾金額懸於墅累贈太師魯國公

延祐志

高文友字仲章號寓齋其先汴人武烈王瓊之後建炎  
間子孫隨駕南渡卜居于鄞文友性端謹學問該博初  
爲泰州如臯尉親沒築室于湖山墓左遂絕意仕進客  
或謂之嘆曰祿以養親親亡矣何以仕爲屢薦不起

成化志

錢頊字深雲奉國節度使億之後子孫遂家於鄞世居

東錢湖中讀書尙節概晚年別搆一室植松竹以自娛

日與高文友抗論經史後人因名其地曰高錢成化志

安昭祖字光遠性端靜衣或數歲一澣緝書已熟若手

未觸者初欲以文發身久之嘆曰科舉之不效命也遂

一意於理義性命之學築圃舍後中通一徑自號通村

老子好爲古文尤工於詩平淡敷腴不爲艱深之詞每

日工夫到處卻無奇魏文節公退處碧溪山中坐客惟

張武子及昭祖同時詞家鄭黃中龔養正薛清卿輩相

與爲唱酬之侶應良弼里中宿儒尤與之厚既沒樓攻

志稿 隱逸傳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銘其墓樓宣 獻集

袁質字文甫少聰敏讀書數過卽成誦甫踰壯歲卽厭

棄舉子業而學益勤一書精熟始更他書几案間未嘗

有二書家有園數畝稍植花竹喜古圖畫器玩環列左

右後以爲累心悉屏之圃亦蕪不治獨好書彌篤自經

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說無弗記覽雜著一編曰甕牖閒

評凡制度沿革事物原本傳記訛舛風俗變遷先世模

範與古今之善可法惡可戒者咸在又好觀歷朝故實

掇拾其小者爲名賢碎事凡三十卷榜所居小齋曰卧

雪自號逸叟年七十二卒長子覺鄉貢進士亦篤學方

病間父沒悲痛不勝遽殂次子變別有傳集 繫齋

劉準號南窗先世由餘姚遷鄞之甬東準幼好學及長

值宋事日非隱居教授絕意仕進以所居負郭非栖隱

地乃卜築青山之原依先壟家焉日以讀書爲事學者

稱南窗先生子汝舟確守父訓平居無戲言恂容士大

夫多以避地來依一時林下衣冠稱盛閩志

樓修宣獻公族孫精曆法言宋司天曆氣朔盈虛多誤

章法不可用人未之信後授時曆頒其言始驗屏居四

志稿 隱逸傳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年日布算不輟疑多財者竟以窮死袁清容師 友淵源錄

史芳卿果齋先生之弟博學工文以蔭授司戶參軍宋

亡元人改授官不赴閉門著書不見一客從弟世卿損

之之子亦抗節不仕是時故家多被陵籍夷然安之竟

樵悴以卒鄭干之 文獻集

王昌世字昭甫深寧尙書之子幼端粹以恩補承務郎

遭國變其父杜門不出日取經史諸書辨論凡名理異

同典禮因革殊聞異見口授筆錄因得悉究其學尤精

易筮性孝友醇厚母舒碩人卧病十載粥藥皆親治姊

貧挾幼稚相依者二十年歲飢斗米千錢日給疏屬猶  
數口後避地白鶴山之陰取漢魏至唐宋名人詩遍糊  
屋壁名曰詩巢當路以尙書名重宜錄其嗣薦章屢上  
皆力辭晚號靜學居士有靜學集十卷采黃文憲公所  
作墓志及鄭千  
之四明  
文獻集

樓德源字伯淵宣獻公之後自以爲宋世臣入元遂隱  
居不仕卽家開義塾躬迪後進平生言行端謹學問深  
邃屢空不給宴如也人以為有城南先生之風史達  
廬集

鄭昌世字以文父芳叔以學行著昌世克紹其傳長身

鄞志稿 隱逸傳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頴美風度尙氣節不慕榮進隱居教授終其身志

謝暉字彥實武康胡長孺以德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

或勸習舉子業笑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豈所

急哉比家居藩師郡守詣門請交一無所接足跡未嘗

入城府爲詩文簡淡雋永作字亦有法人得其尺牘片

楮以爲珍卒年六十有六志

高夢說字景傳號於山文友之曾孫也風儀閒雅嗜讀

書於世味一切無所營心獨好行鬪卹至解衣推食不

吝浙帥王本齋招致鄉校以式後進不赴年七十二卒

志

方全翁字希元軫之後方國珍據有明州致書以宗人  
稱欲強起之全翁歷敘世次從前來不敢附籍且勸之  
歸明國珍不從遂與之絕號遜菴以明志居鄉以齒德

稱成化

胡敦字仲厚幼不好弄及長潛心經史與後進講說懇  
懇不倦晨夕衣冠如對大賓雖童稚必束帶見之旁精  
醫卜之書尤好寫山水人物頗自秘惜非其人雖投以  
重幣弗屑也人以其高之志

鄞志稿 隱逸傳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觀字孟頴號我生丰儀俊爽襟次灑落望之如神仙

中人嘗歷遊江湖後歸隱於家郡大夫屢辟不起永樂

間以能書徵寫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敕銓用以老

疾辭徜徉里社間以終志

王毓字用賢貌清癯嘗慕林和靖爲人植梅庭下雖凝

陰近寒焚香默坐相對不去時復摹寫筆墨瘦勁饒有

生態善賦詩尤精隸書時稱三絕自號香雪坡老人先

遊錢塘無識之者偶題吳山廟壁云行盡錢唐數十家

無人爲我煮新茶一襟清思難消遣嘔出胸中萬斛花

由是人競邀之拂衣而去志聞

毛倫字有倫世居烏巖明初徙郡西置田築室自號半

村洪武二十七年應詔入京授工部都水員外郎因母

老乞歸絕意仕進日與鄉里耆舊觴咏為樂人有乞其

詩文者不署銜惟稱半村居士而已子宏別有傳志聞

紀宗德以博洽稱教授鄉里嘗徵至京師陞對稱旨欲

授以職固辭所居東偏闢一小齋雜植花木養親之暇

即焚香燕坐謝絕塵事永樂中嘗聘修郡志惜其書未

刊今失傳曹志

鄭志稿 隱逸傳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禮字吾學別號贖菴天性剛介感時憤事每寓於詩

文下筆輒成如不經思而詞旨粲然可誦晚年講授日

湖之上學者多宗之志聞

楊範字九疇偉儀豐髯踐履誠恪雖燕居恒盛服端坐

讀書每至夜分不倦視世之榮辱毀譽漠如也著正學

書與里中黃僉事潤玉李高士孝謙以道誼相契里中

有妖巫稱龍神言人禍福如響競相趨奉範為文諭之

不止往捽其首踏于地請不敢復犯正人一時擁巫羅

拜者皆驚悟散去郡守鄭瑒邑令張鐸咸賓禮之或訪

以政事初號栖芸晚更號思誠叟以孫守陳賁贈吏部

右侍郎李志

李正華字本素號棟塘工詩不樂仕進性尤好義從弟

與貢使互市負其錢十萬罪死正華為破產償得免夜

聞別室有聲起伺之乃其隣人子方盜裂布蒲伏曰適

舉一子天寒恐兒僵因盜先生布正華慮其媿曰夜生

子此真急時笑暇問但何不疾舉去向裂為其人曰裏

兒布數尺已足正華遂全與之少時家人燭火至正華

曰無有鼠聞耳後隣人子垂死乃與人述其事曰李先

鄭志稿 隱逸傳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真長者不言然吾豈敢自蔽其醜以蔽先生家有別

業在東臯因盡以城中大宅讓諸弟而身居東臯草堂

課耕牧後數年次子循義以進士起家為御史太守造

謁正華留之宿俄見二人荷鋤入問之即其第三第四

子太守大驚正華起篋取所咏詩示客中二語曰人薄

利名何患老子分耕讀不嫌多太守嘆息而去李杲堂

蔡學用字用拙幼穎異長好學工詩歌內行醇備志節

介然其兄客死京師不知死所撫遺孤如己出後入都

徧求兄柩卒得之寺廡中題識宛然載以歸與李賓父

相善貧父垂沒命其子曰我死歲必奉蔡先生粟十石其子以遺命致餽卻不受曰有無不可常力或不能繼是廢先人之命也不若自今日辭之以全故交始終聞者皆嘆服平生絕意仕進惟日與汪長文楊伯翼聞隱麟輩相唱和年七十以山人終耆舊集

李生寅字賓父號陽谷山人去甬東十里爲蕭臯在山水佳處生寅有別業一區有田一頃因更起小樓曰高臥嘯咏其中歲收秫釀酒鬪自鋤園半畝種蔬非供賓客沈嘉則爲賦蕭臯竹枝詞屠長卿嘗曰近世山人甚

郵志稿 隱逸傳

士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然負遊囊挾行卷候王公大人顏色其賤已甚若賓父可謂眞山人矣年五十製遠遊冠將遍遊五岳以親老不果未幾終于家子德豐字子年亦工詩耆舊集

盧澐字宗澗號月漁喜爲詩尤好和人詩每過倡者性癡絕嘗客遊烏傷以所贖金置一土窖中日取給爲人甌得盜其金去遂大困而歸歸三十餘年不復出門偶行里許輒迷東西精于醫治療多奇中有石橋黃生者病甚載以往治畢止宿見人壁上詩卽和之繞榻行吟唔達旦主人以爲怪不服其藥一日舟行袖金二十四

銖裹以片楮偶取金失手墜水中卽沒意不信試取餘金累墜之金盡乃止有故人爲夥令招澐將因是爲黃山之遊挾一門生與俱未至百里而病謂門生曰古人裸葬旅葬無不可何必故鄉竟卒故人聞其遺言爲買山葬于休寧東門外過客無不拜詩人盧九墓者耆舊集

豐越人字正元考功坊之孫性蕭散每杜門散髮與至卽有詩索筆直書窗牖牆壁皆滿每見同時遊客詩卷有祝某公壽贈某赴官之作輒唾之曰詩以道性情豈爲汝輩行乞資耶又見後輩詩中語涉諧謔卽正色相

郵志稿 隱逸傳

士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戒無爲風雅罪人故時謂越人詩有林泉無朝市有陶寫無應酬有流連無褻慢弟應元從之受詩法後與齊名曹能始爲刻其兄弟集石倉稿

周元懋字德林文穆公應賓從子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監揚關奉使蜀中歸知貴州思南府丁內艱未幾國變錢忠節起兵招之不赴但傾家輸餉江上潰慟哭自投于水以救甦乃削髮入灌頂山中元懋故善飲至是益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能飲與否強斟之山僧醉則斟樵子乞去則斟其侍



者灌頂去家十里酒不時至乃返其西村日起即斟其子弟子弟以事出則覓友人不值則執塗之人而斟之于是浮石十里間望見皆避匿不得已乃獨酌巖窟竟以病酒嘔血死其恭人俞氏亦相繼卒王高士玉書哭之曰德林之放於麴蘖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舍是則此身且安置族子齊曾爲作傳贊曰叔氏之心嘔爲血當與嵇紹王琳一腔熱汁合埋釀人側化爲水陶爲醞以澆天下不義男子不然莫慰其心也是時周氏披緇者三人自元懋外其一即齊曾其一爲其從弟昌會昌

鄞志稿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係同知蘇州府應浙之子字與符一字中素天啟辛酉舉人官通城令性廉潔冬日敗絮見衣表終不取民一錢以忤巨室罷歸明亡剪髮爲頭陀掩關終日咄咄雖諸子不得近前惟弟昌時有高節或相對危坐或畫灰語已而流涕卒年八十六齊曾字唯一號囊雲崇禎癸未進士知順德縣縣多盜謂爲飢寒所致乃置義田以義倉法行之用給貧乏又仿北方弓箭社募鄉勇爲捍禦改知香山故相黃士俊家居多蓄無賴以害民齊曾捕得即以沈命法投之海中黎人求渡海葬內地大

吏許之齊曾以爲狼子野心持不可兩都繼陷閩中立君起士俊爲首揆思逞夙憤因棄官歸歸而浙東已內附乃削髮遁入榆林榆林有小盤谷謝遺塵所謂雲南曰是可避世構屋曰草瓢束竹覆茅皆出己手得懸崖一奇木製爲養和日坐臥其中拾燒餘以爲爐狀絕奇古同年生王爾祿爲海道求一見不可得貽以書答曰孤雲去來朝不知暮宿所從此更無費八行後遭母喪爾祿赴弔惟于喪次一謝而已或以大吏意招之且恐以禍福答曰所欠惟一死無他求也終身不入城所

鄞志稿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親或強之至城南欲自投水中其孤峻如此及卒同志

私謚曰貞靖

續者舊集及南雷周惟一墓誌

沈泰藩字長世文恭一貫季子以蔭補尚寶丞時魏撫民與同寮乃乞出使以遠之甲申後杜門避世未幾悲憤成疾卒著有清暑閒吟

續者舊集

或疑周元懋齊曾昌會及沈泰藩皆嘗敷歷仕途不得入於隱逸然漢梅子真嘗爲尉晉淵明嘗爲令卒以蜚遞終則以隱逸目之亦前史例也至周氏三人之披緇特有託而逃斷不宜置之方外故冠諸明季

諸遺民之首

范大捷字子謙號玉壘諸生世父德泉無子撫以為嗣先是德泉已立後所後者佚遊無度退之德泉業甚饒既撫大捷而前所後者困甚乃請於德泉分給以田五十畝屋一區以全昔恩既而所給之產盡廢其人亦故復迎寡嫂同居為嫁其三女本生父卒兄弟饑艱出繼產均分之更為兩世外家置田立祀精于醫兼習坎輿不能葬者助以費為貧者治病或需紫團參自製為丸貽之託言他藥不令其人知也國難後棄舉業不事取

鄭志稿 隱逸傳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作詩文盡焚之自擇地于太白山之旁相傳鬼谷子栖隱處營生壙且題墓柱曰談玄說劍舊宗風勝地猶存時看鶴來明月剪水裁山新氣象桑田無恙何妨人臥白雲垂沒謂其孫光陽曰吾平生多善行食報當在汝然自念前朝處士汝他日貴勿以封典加我後光陽仕至中憲三遇覃恩例得追贈及祖僅請封其考妣蓋遵其遺命云 雙雲堂家傳 徐振奇字可貞一字我庸少與錢忠節善忠節成進士宰太倉以書招之不答及起事江干則忻然從之忠節

將薦授以官固辭國亡遁入東錢湖之青雷山中棄家不顧已而沿湖盜起屢危困卒不肯出山獨居山中二十餘年年踰大耋諸子苦請乃歸角巾方袍躑躅甬江濱見者皆讓道所至雖婦人孺子亦知為徐先生也未幾卒 續者舊集

林岳隆字視公一字叔觀大參祖述仲子大參四子長棟隆字無過萬曆四十七年進士仕至吏部侍郎次即岳隆次祚隆次奕隆時稱三林岳隆為人淡于榮利恥由兄干進故為名諸生四十年終不得一第丙戌以次

鄭志稿 隱逸傳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當貢棄之自號西明山人張忠烈招之至幕府嘆曰天所廢莫可支徒死亦無益遂隱居不出祚隆字永如崇禎中以孝秀徵至京因兄嫌辭歸晚避居剡源九峯山中子宏珪亦承父志不試工詩著有淡窩筆語奕隆字萬葉少負才工度曲本貴介子亂後家徒壁立鬱鬱不自適或謂以子之才何患不起家科第如父兄笑弗應時時填詞為變徵之音酒闌與諸伶長歌以抒其憤懣竟潦倒而卒 董曉山集 林時躍字霞舉號荔堂嘗與華檢討同學遊念臺劉公

石齋黃公門檢討死夫人將投繯遺一子一女以託時  
躍時降臣太僕某賄當事必欲滅其孤勢洶洶竟攜而  
匿之家後爲其子授室嫁其女於同難王自一之子且  
諸遺民爲孤兒行晚年困甚終不屈其志節里中諸新  
貴絕不與往還戎通參上德其門人也通籍歸亦謝弗  
見所著丹史八卷逆案三卷十三陵圖記一卷化碧錄  
一卷皆失傳弟時對字殿颺晚號蠶菴崇禎庚辰進士  
受業倪文正公門既釋褐官行人或問冷官何以自遣  
對曰苟不受錢原無熱地旣而以乞假歸旋丁內艱乙

鄭志稿 隱逸傳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魯王監國召爲兵科累遷至副憲時總兵王之仁請  
塞東錢湖力持不可馬阮在方國安軍中疏請誅之諸  
鎮積怒國安糾爲東林遺孽遂歸歸而東江師潰轉徙  
山海間久之徵車四出辭不赴年踰八十同輩凋落殆  
盡悒悒無可與語乃令從人舁肩輿行坊巷中一日至  
湖上聖功寺側有歌伶演劇駐輿聽之目已花不辨場  
上所演何曲但見冕旒踉蹌而前者問曰誰也或曰此  
流賊破京師也卽狂號自投輿下暈絕良久觀者大駭  
伶人爲之罷劇時去甲申已四十年矣及卒遺命柳棺

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得年九十一所著曰蠶菴  
逸史青冬集續者舊集

王玉書字水功號元界江西黃瑞伯爲節推極器重之  
與錢忠節友善忠節宰太倉以書迎不赴寄以金且曰  
此俸餘非盜跖資也卒不受後忠節開府瓜里薦爲太  
常博士棄歸遁跡榆林所與同隱者爲周囊雲陸周明  
囊雲之族父立之稱爲榆林四老周明死于難囊雲亦  
沒獨與立之徬皇天末有所感愴皆見之詩絕不以示  
人卽見之者亦訝其戛戛不可卒讀以爲怪後高隱學

鄭志稿 隱逸傳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諸遺民爲耆社邀之至未幾暴疾卒其詩曰非時吟  
李杲堂序曰天有四時而先生視之皆若秋日有十二  
時而先生視之皆若夜非果有異時也是非先生之時  
也杲堂文鈔

周元初字立之一字自一號栖烟文穆應賓從子文穆  
無子撫爲己子及推恩受蔭則讓於同祖兄弟一爲思  
南守元懋見前傳一爲刑部郎元登元登後以從亡海  
上不返者也魯監國時用錢忠節薦復以文穆遺恩授  
郎署不受國亡隱于榆林時榆林避兵者多元初弗盡

與通所日夕過從唱和惟囊雲水功周明其詩皆僻思  
澀句不類世間人所作亂定家人屢請返故居不許惟  
展文穆及所生墓歲時一宿丙舍而已年七十餘卒續

徐鳳垣字掖青號霜臯大理卿時進從子少爲諸生有  
盛名與華吉甫王貞一林荔堂諸人爲鶴山七子之會  
及諸人半以國事死復與萬履安高且中李杲堂諸人  
爲寒松齋六子之會其爲人和平樂易而苦節自矢乙  
酉丙戌間知事不可爲弗豫其禍海內既定諸遺民或

鄭志稿 隱逸傳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索食遊四方鳳垣自同志往還外不妄出門海寧朱  
方菴初避地來鄞困甚鳳垣竭力振之後方菴司李東  
昌強以書迎自以出處殊塗將謝弗往又不欲直拒之  
中路託疾歸高隱學嘗曰四十年以來能依然處子之  
耿介者掖青與霞舉耳所著自詩稿外有歷代傳是錄  
今軼高元發

時柳集

按聞志謂其晚而出遊蓋即指山左之行然僅達淮  
上而返見高隱學詩稿序

邱子章字含三號梅仙少穎異九歲補諸生後出遊受

知子婁東二張與膠城侯記原大倉宋子猶崑山歸玄  
恭最契乙酉以張忠烈薦授中書舍人未幾入翁洲又  
至閩至天台後避地轉徙非一亂定不欲歸潛至城東  
省墓旋授徒于洞庭山中其兄思之往視焉子章大喜  
問從何來曰自杭問何事曰應試輒俯首不懌徐曰老  
子多事年七十家人固請歸里時諸遺民方創爲耆社  
卽虛席迎之賦詩紀事子章次韻有曰兒童道左詢名  
姓老子胸中飽甲兵或以賀監擬之高隱學曰不然是  
遼東早帽耳歸一歲而卒高隱學者社

鄭志稿 隱逸傳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文靖字在茲晚字髮僧以明經薦爲江上職方主事  
後避地越中間一歸里信宿卽去老而無子或勸之置  
妾嘆曰謝翺有子而棄之吾反求之耶所著道聽塗說  
編三十卷其南疆逸史燬于火續者

舊集

李振玘字佩于號樛仙官生尙書康先次子也兄振璣  
以明經貢太學乙酉錢忠節薦之追敘尙書蔭授尙寶  
丞振玘亦授都督府都事兄弟自以世受國恩傾家輸  
餉國亡日與失職者遊張忠烈在海上資糧屢猶時  
時資給之初尙書之削籍也值魏奄時其再起而再罷

也值溫體仁當國時朋黨交訖是非晦冥振圯功侍京  
邸賢奸事實皆所目擊每衣冠高會輒追叙兩朝始末  
好事者或載紙筆記錄其語以當信史一日偶論及陳  
侍御朝輔饋魏奄蝦腦至百觔侍御子亦在坐大閱振  
玘尙記其日月及所具義父義舅帖式其子默然避席  
去壬寅海上降卒至述魯王在廈門中土上供者姓名  
振璣下獄振玘竭所有營救僅免家由是破兄弟鬱鬱  
遂相繼卒黃南雷銘其墓采家傳及南雷集

鄧志稿 隱逸傳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錢肅圖字肇一 一字芥叟 又號退山 忠節公第四弟也  
以諸生預忠節幕府 授推官 時名器冗濫 忠節力辭其  
子弟恩命不受 已而從亡 授御史 忠節卒于琅江 其第  
五弟肅範 殉難 福寧第七弟肅遴 以佯狂死 第九弟肅  
典 以赴義死 忠節子翹 恭亦卒于翁洲 肅圖嘆曰 吾今  
當爲宗祀計 然其家已被籍蕩 然無有 乃客淮上 入秦  
中 走東粵 謀食于故人 後河督靳公聞其名 延之 辭不  
往 靳公曰 吾爲先生別築室于外 有謀則就可 乎勉從  
之 未幾謝歸 五十九歲始置妾 舉一子潛 恭立爲忠節  
後 晚年手輯忠節詩文 命潛 恭勿以示人所著 東村集

淒楚鬱結而出 以蘊藉于陶詩 爲近黃南雷作序 謂其

平生飄零 患難人世 富貴福澤之氣 銷沈殆盡 而後甘

苦 辛酸之味 出非紅塵中 筆墨也 其第十弟曰肅采 方

侍忠節海上 時僅十二歲 忠節治戎暇 卽課之 讀楚詞

自擊竹如意 以和之 明亡 肅采尙少年 日惻惻以不得

從 兄殉節 爲恨 奔走四方 授村童 自給 不肯歸 亦不娶

婦 甲寅卒于淮上之靳口

錢氏在茲集及謝山誌墓

高斗權字辰四 號廢翁 都御史玄若之弟 少爲諸生 有

盛名 乙酉後棄之 戊子華檢討之難 都御史亦被逮 至

鄧志稿 隱逸傳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杭斗權竭力救之 獄始解 當是時 諸搢紳在疑似之間

嶙嶙 莫能自保 斗權既出其兄 又謀爲華檢討 地華遺

以書曰 某萬無生望 徒負足下血誠 然斗權竟以此破

其家 晚年壁立 瓶罄 縑袍 敝屣 怡如也 爲人風度 淡蕩

發言 皆有深致 詩亦如之 古文簡貴 有法 所著曰寒碧

亭集 弟斗魁 字旦中 號鼓峯 國變後 屏舉業 不事與黃

南雷 講學中 丞子元發 與華王諸君子 善 父子同豫于

戊子之禍 壬寅 又以降卒告變 下獄 廢翁支拄風波 斗

魁 則職納橐 一門中 互相師友 亦互相奔走 事定 襍

被出門于杭則交汪魏美于吳則交徐昭法爲詩文風  
發泉湧諸公皆愛其才極相傾倒尤與南雷之弟晦木  
善晦木幾死者數百計出之斗魁精醫巧發奇中晦木  
負藥囊與之偕嘗同遊武林見昇棺過者血瀝於地曰  
是未死啟棺與以藥果甦于是江湖間謂高鼓峯能起  
死人求治病者候門頓首延請無寧暑乃以所入爲晦  
木謀家具久之喟然曰吾始有志於姚江念臺之傳既  
而從事于詩古文詞今乃以方技顯乎歸與萬履安徐  
霜阜等爲寒松齋七子之集庚戌得疾自知不起賦詩

鄭志稿 隱逸傳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明月岡頭人共見青松樹下影相親之句遂卒

李杲  
堂墓

表及續  
耆舊集

李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號巖樵少工詩善書畫尤負  
用世才錢忠節在江上招之薦授鴻臚郎未赴江上師  
潰素與華檢討善戊子之變密預其謀遂連染被逮華  
旣獨承其事盡脫同難諸人司獄者取諸人分繫他所  
獨留檢討文纘自請留伴之司獄者駭且笑及廷訊檢  
討力辨其非罪乃釋歸嘆曰華君生我然華之死我之  
慙也我非怯死華欲自成其義耳雖然華君何嘗死我

虛生矣亂定遍遊四方仿謝翱爲遊錄平生學極博于  
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先儒手鈔諸史中制度沿革同  
異至百餘卷在獄中和楊烈愍雁字詩一月中成百首  
擇交尤慎于秦中最契李二曲于同里則高隱學董次  
公不數人遺民中風節稍委蛇者輒絕不與通所著自  
經學諸書外有石日問課鹿谿新語及賜隱樓集重菴  
逸史  
朱金芝字漢生少補諸生復社諸人盛推重然薄舉業  
爲不足事聞石齋黃公講學大滌山中從之遊後至京  
師值甲申之難逃歸留滯白下南都又亡昕夕徬徨流

鄭志稿 隱逸傳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涕乃歸鄞是時滇南未靖逢人卽訪問消息倦倦有故  
國之望遂爲有司所跡逃之仗錫山不與時世接久之  
喟然曰吾將與靈均同排閻闔遂浪遊荆湘間不知所

終聞  
終志

聞性道字天迺號蕊泉太宰莊簡公之後丙戌以諸生  
當貢太學棄之辛卯大兵平舟山張相國肯堂殉節一  
門二十七人皆從死通判喬鉢隨征在軍性道與之善  
乃入其營竟得喬倅之力以三大甕一貯相國骨一貯  
諸客及僕骨一貯諸姬骨謀葬之適相國中軍應汝元

已爲僧從補陀至相與瘞諸茶山戊午有博學鴻詞之舉觀察許宏勳將以性道應以死辭後縣令汪源澤延修縣誌復辭汪令造廬者三請不赴局卽家排纂性道于去取頗嚴前志所有或削之不錄然所錄者于近人亦間有溢語且行文不長于筆以是頗遭物議然其確有援據處足以砭嘉靖郡志之譌者也其弟善道亦盛年棄諸生偕隱而終

續者舊集

朱欽字君爽休寧令圓嶠之子家素封收藏古鼎彝及法書名畫極多亂後以結客傾其家然所居五岳軒中

鄞志稿 陸遠傳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位置尙楚楚一琴一研必無下品一茗一粥別有清思所往還惟霜臯荔堂諸遺老車馬客不得造其門年八十餘卒

續者舊集

全大程字式躬一字襄孫諸生乙酉錢忠節統兵赴越

留莊公元辰任城守莊公邀大程共事薦授尙寶丞遷

太常寺丞航海之役屢從不及棄家入東錢湖窮山中

與其子躬耕山田自給城居爲卒伍所踞不問也偶下

山恐服飾爲人所訝則爲道士裝丁未卒年六十

全氏世譜

費禕祥字榮孕十二歲補諸生崇禎時以明經貢太學

乙酉錢忠節薦之累官至祭酒明亡薙髮爲僧獨居一小樓凡十餘年足跡未嘗下梯自號在家頭陀年七十

費氏家乘

宗誼字在公號正菴本徽州人其父始遷鄞家世雄于貲而誼獨以詩與董曉山舒後村相得其詩如孤峯僻徑崎嶇險仄皆性靈語爲人澹靜然慕義甚篤錢忠節起事正餉爲方王二帥所擄降臣太僕某以勸輸爲名復乾沒里中義餉誼盡罄所有得萬金徑送忠節營忠節嘉其義疏請都堂召試將置之館問誼曰是以卜式

鄞志稿 陸遠傳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待我也不赴晚年因甚授徒餬口然安之若素爲饗人者同時諸遺老尙不免以風節形之筆墨問誼詩則止流連光景之作無一語及前事獨比與中微寓其意所著愚囊內外草二編今惟外草存

董曉山愚囊草序舒後村諫

董劍鏢字佩公一字孟威號曉山其父文相亦志士甲

申之變痛哭謂其子曰兒曹不須讀萬卷書但得五石

弓足矣由是父子相厲爲遺民杜懋俊死節陸宇燦撫

其遺孤劍鏢授之經凡食息起居罔弗護視杜郎嘆曰

吾今乃有三父故人葉謙早死奉其母終身其平生論

詩謂世人競稱謝皇羽為李長吉後身此猶是皮相皇羽所以佳者其纏綿悱惻不見于言見于其心不見于字見于其聲自來詩人罕及蓋論皇羽即所以自道也所著有墨陽五集續者舊集

葉謙字天益其先安慶潛山人嘉靖間有武略將軍諱紳者死倭難遂世襲寧波衛指揮千戶謙雖將家子工詩乙酉以督運功晉守備錢忠節薦之再進都司丙戌六月喪職慨然曰我家勳爵雖微其為世臣一也家有武略所遺戰袍時出曝之輒流涕所居在城北為賜第

鄞志稿 隱逸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破壞友人沈詰先欲割宅居之謝曰此一椽受自先朝弗敢易一時為賦城北破廬詩為人狷介絲粟不妄取以此日益貧授徒養母後二年卒董曉山陸披雲為奉其母終身續者舊集

駱國挺字天植號寒厓諸生為詩文芒角四出尤熱心世事與華檢討善東江之役檢討引之參瓜里軍事臨江督戰礮火從頭上過弗憚戊子牽連被逮尋釋歸駱氏于甬上非著姓其居在東郭去砌里為近時砌里李氏勳閥人材極盛里人獨以昭武與天植風格相頡頏

並稱曰李駱然竟窮餓以死嘗夜夢與張忠節話絕島中痛哭失聲鄰並為之驚起天植尚未寤也林荔堂為之賦紀夢詩所著曰寒厓草堂集鹿溪新語及全謝山墓誌

周昌時字乘六通城令昌會之弟伯兄昌晉掛黨籍刻意思雪之勵風節丙戌後杜門不出甲午以次當貢謝弗受初昌時棄諸生已久當道方事招來不落其籍至是始落之因作自敘詩五章同時諸遺老和者盈卷子章泰有盛才亦終身不赴場屋以詩人終蘄菴逸史

鄞志稿 隱逸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府長史甲申扈王南下詔暫駐台州乙酉以藩邸舊臣授通政司上疏言臣官喉舌悍帥狂言戚晚私請無從式過何以稱職王是之而不能用丙戌從亡失道遂為僧晚年有光從足指問出佞佛者以詩相誇謝曰吾不得已而寄此敢謂于道有得垂沒諸子預書銘旌題曰故通政司遺搖手畫被作罪臣二字乃卒正氣錄

沈光融字冲旨一字文竹石阡守延賞之子父卒于官往迎櫬中途聞三月十九之變踴踊號哭及歸鬚髮盡白時年僅四十也南京召為尙寶卿不赴丙戌後憤懣



而卒所著曰慕劬集曰哀吟續音舊集

李鄴嗣初名文胤後以字行號杲堂儀部桐之子年十

二即能詩時有秀句十六侍其父官嶺外通人張孟奇

嘆異之與為忘年交歸而時名方起值國亡戊子降臣

太僕某既以告密殺華王諸公語其家人曰今闔邑士

大夫讐我矣非一網盡之不可于是高都御史及儀部

父子皆牽連被逮儀部下省獄鄴嗣亦驅至定海縛馬

廐中萬履安救之得免而儀部出獄遽卒訃至一慟幾

絕自此抱家國之痛息機摧撞日與諸失職者遊燕人

鄴志稿 隱逸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梁以樟來鄴鄴嗣與萬履安徐霜皋高辰四旦中從之

賦詩唱和以樟曰讀杲堂海東歌將使句餘一片地盡

化為蒼磷碧血使人心惻黃岡萬允康以避地至將歸

筮易得睽之三鄴嗣以為不吉留之堅允康不可及吳

中而以非意死終身痛之張忠烈正命其兩世喪在淺

土為之營葬蓋自蒙難後匿跡雖甚深而其好義不以

前事為鑒如此詩文高華曲折絕出流輩里中奉為宗

主凡社集做場屋糊名易書之例待其甲乙嘗坐樓上

少長子樓下候之一聯被賞侍者臚傳其人大喜至絕

倒力任文獻之重輯耆舊詩兼為之作傳殘編軼句宛

轉求索往往頓首以請書成立諸詩人之位祭以少牢

所著自本集外有西京節義傳一卷漢語一卷續漢語

二卷補世說如干卷南雷墓志及續耆舊集

陸山輝字氤氳提學泰之孫崇禎癸酉舉人丙戌後絕

意進取郡縣累勸駕不應杜門授徒以終吾邑前朝孝

廉不赴公車者惟董次公天鑑萬履安皆嘗仕于殘明

故厲節不出其有不沾一命而以盛年甘自放廢惟山

輝一人續耆舊集

鄴志稿 隱逸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鄴志稿卷十九

甬上蔣學鏞聲始撰

水利考

太史公著河渠書班氏改為溝洫志後人議之為其名存而實非也蓋阡陌既開溝洫久廢今世水利所恃惟川賢守令之留心民瘼者往往相度高下為之置隄置閘而民始不苦旱潦特久而不治即崩圯隨之或僅存而不能謹啟閉之司則通邑立受其病夫以前人創造之鉅利而後之守土者不知因仍良可憫歎歲月既久故

鄞志稿 水利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蹟且就湮沒一二著述之士旁搜博考記其始末為將來修復之地然其書苦不能遍傳當郡邑修誌率委之免園之徒專據舊乘剽掇大略諸所訛闕不一考補繼此雖值賢守令欲復其故而文獻脫落茫然無可措手夫以前人纂錄之苦心而後之秉筆者又不知收拾其可憫歎殆有甚焉吾鄉水利日已廢塞幸里中先正之書猶有存者如魏提舉峴之宅山水利備覽黃僉事潤玉之水利纂戴侍御縉之甬上水利考袁大令州佐之存湖錄以及萬徵君斯同全吉士祖望並有論著言之

俱各鑿鑿今新志水利乃象山倪生分修僅附載於山川卷中專據胥吏案牘記現存硯閘丈尺之數即舊志亦不甚加採取諸書益更東閣予貽書邑令力爭之不能得因別為詮次見前此有司之盡心建置如此諸先正之留意蒐葺又如彼今方有事邑志必欲悉舉而泯沒之是果何心也作水利考

前守之留意水利者莫如吳正肅公故所著開慶志於創建硯閘並載碑記延祐志今闕三卷河渠適在所闕之中王元恭稱其於兩湖言之最詳惜無從見

鄞志稿 水利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至正志凡舊乘所已具者皆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成化嘉靖二志絕無足觀似於水利備覽亦未及一閱者聞志體裁割裂首湖次溪潭次渡諸隄堰硯閘各以類從夫水利當誌其源流而隄堰硯閘之設則隨河流所經詳其遠近俾覽者得稔其形勢之所在豈特分載其名而已又舍碑記而錄題詠此詞章習氣尤無當於史法邱志但作一總論統東西鄉言之然自錢湖它堰之外一概從略并不詳載諸硯閘及水道之普通而今塞者無

以為後人修復之地李志曹志直襲邱志原文一字

不加增損蓋纂修者應有司之聘苟圖重幣而初不

為鄉邦利病計也子嘗貽書局中謂水利所關甚大宜留意考訪倪象占袁鈞並晒之

云吾輩在此分纂所圖今亦先總敘諸水分東西為

二詳其支派諸隄堰閘之大者著之敘中小者仍

分列其後且各為之說至廣德湖已廢邱志仍與諸

河渠牽連並書今月為一條誌其顛末諸碑記則盡

錄之卷尾使賢守令之用心有可考焉吾後人能謹

藏是編倘當事者因所記故迹而濬治之修築之陸

鄞志稿 水利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李吳安敢謂必無其人若與新志大相異同則知

我罪我一俟世之君子

鄞邑東西各七鄉武康鄉統東北隅安東鄉統西南隅並在城中老界鄉陽堂鄉在縣正東

手界鄉豐樂鄉鄞塘鄉在縣東南句章鄉在縣正南通遠鄉光同鄉桃源鄉在縣西南清道鄉湖田隅在縣正

西自鄞塘鄉以上皆屬於東自句章鄉以下皆屬於西蓋就江流所界言之也河渠絕不相通

蓋大浹江自鎮邑來直至城東桃花渡亦名三分為二

支一支自北而西至西壩渡與慈溪江接歷餘姚通一

支迤邐而南由北渡入奉化江至市橋其自奉化而西

南行者繞出它山堰之外故東西鄉之水因江流南北

橫互其間遂劃然中判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為中塘

河外塘河裏塘河外塘河源出金裁之乾坑在縣東南

四十五里北行為橫溪河由太平橋而黃山橋而顏橋

而湖墅橋而張村橋而錢家橋而三橋而繆家橋一名

橋而白鵲橋其支流西通八字橋搬火橋宋昭橋為謝婆港口河乃西入嘉慶橋

直至江東碶入江其水皆西北流所經之碶不一其大

者為雲龍碶在手界鄉支流南經貝則碶在手界鄉上

接雲龍碶之水入內江至銅盆浦堰下為大江其經流

則自雲龍碶迤西合於中塘河裏塘河之源有二一自

鄞志稿 水利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寶幢而來為寶幢河一自天童而來為小白河一自東

吳而來源出三溪為三溪浦歷府前橋係宋史嵩之別業故以府前名

之秋波橋鄭家橋自此與小大涵山橋自此與寶至匯

緯橋為東塘大河歷鄞山橋支流南抵盛墊橋支流南

堰福明橋七里店橋及城東張斌橋西合大河橋之水

而迄楊柳道頭土名王其水皆西流所經碶則五鄉碶

為大在陽堂舊為回江東西二碶其外通鎮邑之小浹

江自鎮令宋繼祖徒碶於東岡過江為河今僅存斗門

不甚關於蓄洩其利害詳中塘河則出於東錢湖在縣

東三十五里福泉尖崎寒嶺諸山三面環繞受十二溪之流匯成巨浸昔人因山麓斷處爲隄合之莫考所自始唐書地理志於鄧縣下稱西湖以時縣治在鄧山居湖之東也一名萬金湖因其利溥而言唐天寶中縣令陸南金復取民田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濬之障以隄田賦則就所沾溉之鄉而均派焉每畝加米三合七勺三抄自此湖益加廣周圍至八十里宋天禧中太守李夷庚又濬治之補隄趾之廢者而增築加固嘉祐中始置硤閘此據舊志而言意嘉祐以前亦必先有硤閘乃可注之河以溉田或至嘉祐始定今四

鄧志稿 水利考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開之湖四岸凡七堰東北曰梅湖堰在陽西曰栗木堰亦在陽曰莫枝堰曰大堰曰平水堰曰高湫堰俱在湖西南曰錢堰在老界鄉爲塘者九曰梅湖塘曰梅湖堰塘曰栗木塘曰莫枝堰塘曰大堰塘曰方家湖塘曰平水堰塘曰高湫塘曰錢堰塘塘之長者莫如梅湖高湫方家湖三塘以山麓相距稍遠也就堰之旁置硤者四大堰硤所洩之水通外塘河從雲龍貝則蕭皋櫟木諸硤入江莫枝堰硤通裏塘河直至大石硤入江錢堰之硤從楊木硤入江梅湖堰之硤注鎮海崇邱鄉從東岡硤入江

而經流則自大堰而下卽東塘運河俗所稱中塘河者至城東分爲二南洩者爲大石硤稍北則抵于新河頭此三支之大略也然外塘裏塘二河其源淺而近故水利惟錢湖爲大湖之易于廢者昔苦焚封爲害今則尤患於侵占自宋慶曆間王安石爲令釐復湖界治平間重修六隄舊志不載修自何人考嘉澤廟碑謂因修隄而立陸李二公之廟關杞爲之記則六隄卽創于李公而杞重修之歟其後焚封滋蔓湖幾湮廢淳熙間皇子魏王守郡請出內帑金錢五萬義倉米萬石佐除封淤特撥水軍及民之食湖利者計畝出力凡去湖中積葑以

鄧志稿 水利考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湖面計之約二萬餘畝然所除者未經運置湖外僅就四岸分堆旋復填塞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乃議用官錢買田若干畝歲收穀四百餘石如義倉例使高貴富人掌之分頓近湖僧寺中每歲農隙募民去葑計船大小地遠近酬穀有差凡湖塢近地人種菱蘆其中因而成田者悉按舊址清復之上奏報可有侵湖者論如律刻板榜示初月波隱學二寺及嘉澤廟前常植荷亦一切禁絕既有司坐視田租移之他湖日就湮實慶中胡榘以尙書出守復修覃策命於九月水退時用

水軍船先去葑菱務薙其根十月農隙則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夫助工先修運河諸磳開放河入江然後放湖入河湖涸乃去積淤請於朝得僧牒百道常平米五萬石命水軍番上迭休鄉民就役給券兼募漁戶濬之以所贏錢增置田畝使翔鳳鄉長顧泳之主其事籍漁戶五百人分爲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菱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隅二人管隊二十人轄焉渠去不薙葑者又十六年淳祐壬寅守陳塏別行買葑之策不遣軍不役夫命鄉民刺葑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則給以錢初

鄞志稿 水利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數百人後裏糧掉舟至者日有千餘而湖漸復其舊迨元時田不可問而葑可糞田民自採之以市則有司

且征其稅矣征稅事見戴南江水利說中大德閒勢家有以湖爲淺

淀請墾田入租於官時都水庸田分司某惜舊志不追記其名

斷復爲湖南江水利說引延祐志謂湖幾廢者即指此洪武二十四年耆民

陳進奏言水利朝命遣官董其役然葑暫除而根在復

生淤積雖去而溪澗之沙隨雨驟下閱久不治輒致壅

漲居民因而界築漸成畝畝宣德閒下水王士華以參

政家居遂田其中幾數千畝七鄉民訟之監司得中止

嘉靖九年寧波衛又請爲屯田縣令黃仁山用父老嚴訑之言勘覆不行國初明魯藩據守越城僞總兵王之仁又欲廢湖爲屯鄞令袁州佐申阻營弁周某又請但廢梅湖袁令復移牒云東錢湖廢田積水民輸湖米則已納田租矣今復廢之爲田是虛征也且梅湖卽錢湖之別名特其東北隅耳自錢堰至高嫩嶺長隄計三千七百步欲屯梅湖須藉此隄以堵水必加高五六尺其閒下無石脈高則必潰所屯之田仍爲湖滄又梅湖塘下有旱田三千七百畝另設小斗門細流分注若屯梅

鄞志稿 水利考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湖以遏其源旱田必廢棄此成彼亦復何益或謂可引錢堰之水灌之豈知湖磳之下各有所歸從高湫平水而下者專灌奉化橫溪一帶從大堰莫枝堰而下者專灌十七十八二十都陶江雲龍一帶從錢堰而下者專灌一二三四五都一帶從梅湖而下者專灌六七都及鎮海崇邱鄉一帶錢堰與梅湖相去十里中隔大山豈有相通之理梅湖廢而六七都及崇邱之田亦立槁矣大湖之下皆泥故葑多梅湖下皆沙石葑不生卽廢之終不可田時士民於會勘時湧集至數萬袁令復作

鄉屯問答四條始得罷議蓋此湖自唐以來守令之加  
意濬治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見請廢者自元至  
明末已閱其三特幸而得存耳然湖未廢而終有廢之  
漸舊志謂湖波望之浩淼以竿刺之最深處不及數尺  
即載輕舟行不得其故道輒膠不前又昔人稱一湖可  
灌三河半予少時猶見湖水足灌一河今且減為半河  
矣有司知偷洩之害而不知盜佃之害偷洩者司閘之  
夫率多奸民貧戶漁人利於採捕賄囑典守者竊啟之  
而以網罟承其下一值亢暘欲放湖而湖已先涸此自

鄞志稿 水利考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來弊習數年前邑以旱告錢令為鄉民禱雨者所激聒  
痛懲里正偷洩為之少止若盜佃之害則日增月益湖  
之存者已非復八十里之舊姑就近事徵之袁令存湖  
錄中載鄉民訟牒謂濱湖忻曹周戴等姓佔灘蓋屋此  
國初時事也曹志載李暉修東錢湖議謂沿山居民原  
有老隄與湖為界始則於近岸處堆草加泥為種作計  
漸搭茅舍今則竟造大厦此康熙雍正年間事也自茲  
又五六十餘年盜佃者更不知其幾夫湖中增數丈之田  
即減數丈之水浸淫不已則李守所繕田為湖者仍至

潭湖成田何待如元明間之議廢哉況其害不僅此湖  
之塞多由於封前此不知封之可以糞也湖下之民既  
知封之足資地方亦或自能芟除而運載之袁令謂近  
年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濯靈二字不可芟封不泛  
葦蘆生之者鮮此聽里老之妄言殊不足信特封積而  
填淤隨之侵湖者正因為利苟欲去湖封必先正湖  
界而後市封之策可行又湖灘率皆低窪水滿湖田即  
滄沒惟私洩之而水減方可種植且以近湖故雖旱無  
所害是以湖壩之田倍收而湖外之民告病矣今欲盡

鄞志稿 水利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舉盜佃之阡陌而廢掘之非有大力者不能行惟春夏  
之交尤嚴啟閉俾侵據者歲歲苦潦或因無益而自止  
明邱緒八議其二三條意亦類此苟欲清湖界必先立  
水則而後灌河之數可復邱緒議節錄於後李暉  
為蓄水計也若洩水則別詳於硤閘說中議則酌存於東岡硤下此皆

西鄉河渠經緯錯綜其源約有四一源出大雷諸山下  
流四達其南行者或入仲夏或入戚浦或入鏡川即千丈鏡  
河或入樸社凡南流者皆與它山水合惟一舊志專指為它源者非支北流直  
抵西壩為西塘河由西津橋折而東五里至高橋又十

里至新橋又十里至望春橋其間支流不一或通林村或抵石塘乃由大

卿橋入西水關此於西鄉為正西大卿橋下之水分而南為崇

法寺前河今名祖關由迎龍橋歷鄧山書院橋至甬水橋寶

志稱夏家橋今入南水關又一支自新河橋而西環海

會寺前東出西塘橋合西濠河之水至保豐碑入江名

新河乃吳丞相所鑿溉田數千頃此皆西塘運河之分

流也一源出自林村下寮山相傳為僧智回卓錫處從

地中出滾滾作浮漚名靈泉又別有湧泉二水合流經

雙瑞橋至泥峙堰分為二流一至湖泊注石塘東合高

橋水入城一從堰下入林村大溪注十字港歷望春橋

匯而入城又一源出建壩下流為千丈鏡河由周學士

橋者北入湖田諸渠由崇福橋者入南塘大河此於西

南特林村建壩二支其源甚細非大水不能灌輸渠港

大雷之源較二支為盛然亦出於近山之溪兼旬無雨

則溪流絕而河亦為之立涸故西鄉水利以它山為最

它山之水源于四明山之西自會稽綿歷幾二百里

由上虞縣斤嶺自趾至嶺凡十六里故名歷小嶺上莊石壇龔村小

皎即小曉又即二韭而東其出上莊以南者經蘆栖坑

皎山之小韭而訛

口曹志謂出分水嶺之南不知分下流亦入二皎一派

出仗錫山歷杜魯鄭家巖與蘆栖水合至鯨魚山前二

皎之水亦合由甯巖樟村桓村至平水又南二派一出

天井山一出灌頂山俱至平水而合眾山之流會於大

溪經鐘潭乃迤東至於它山此外即屬大江未為堰時

溪流盡注於江江潮直衝於河水皆鹹鹵不可以稼唐

太和中鄧令王元暉相度地勢見大溪之南沿流皆山

其北則皆平地至此始有小山踞岸傍以其無山相接

故謂之它山而南岸之山亦俯臨於溪兩山夾流天然

鈴鎖南有小嶼二屹於中流有外捍之勢人目為強堰

它山以北則有支港為七鄉水道襟喉山麓又皆石趾

插入江底非他浮沙之比可憑藉為堰乃始治堰堰接

兩山麓南北闊四十二丈設石級三十六治鐵錮之初

規堰基水湍悍難治雜用竹木為槌以抗水適暴漲有

合抱之木非人力所能推挽者一夕乘漲至堰下遂用

為堰身疊石成之按此即梅梁也大木乘流而至自是

以爲大梅山之梅有上爲禹廟梁飛入鏡湖與龍關之

說夫王侯置堰而神木自來乃其構誠所感也分爲禹

廟梁之語堰低昂中度旱則其水七分入河三分入江

何權焉

鄞志稿 水利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鄞志稿 水利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澇則反是自堰北行之水分二港去堰百餘丈折而東

經新安許家橋普寧寺歷洞橋此前港也自普寧寺東

分流北入惠明橋至仲夏此後港也由是遍注於七鄉

此於西鄉之其水沿江而東行者歷烏金積瀆行春三

水為極南烏金在句章鄉鎮都俗呼上水積瀆在光同鄉四

名南十一都俗呼下水積瀆行春亦在光同鄉四十三都又

石堰蓋置堰之後慮暴流無所洩特以此注之江舊傳

王侯作木鵝三一作木瓢隨其所止而堰設焉今堰東十

五里為烏金又三里為積瀆又二十五里為行春竊意

相去遠近乃當日審度地勢為之非必專借驗於浮物

也顧堰之設不止於洩暴流而兼可以納淡潮康熙乙巳都

早告太守崔公維雅諭民納潮邑人不信守親至行

春堰令民啟開是歲田禾有秋今積瀆堰已湮塞矣後

宋熙寧中邑令虞大寧復於北渡增置風壩堰在光同

望以行春尚在下流與鹹潮相吞吐積瀆烏金則在上

流溪水注之其水澄淡可溉河流初涸啟閘納之潮退

即閉閘亦足藉以救將槁之苗北渡去積瀆不遠故特

設之專為納潮用今廢不治惟見石埭陷水中莫之省

問子往來北渡者屢嘗於河水將涸時就觀堰址見其

並問藉以納潮可支半月即南鄉不至由此歷顏橋寶

祐橋俗名傑社橋通津橋沈店橋南新塘橋甬水橋而入南

水關匯為日月二湖此皆它山之下流也其上流有關

要害者則又有回沙閘在堰西北相距百武地名吳家

橋大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沙限於堰不

得入江則併聚於內港嘉定間歲旱提舉魏峴家於溪

上稍疏濬之隨水所及俱獲沾溉淳祐閒沙淤尤甚峴

白於參政余天錫復大為濬治其後連雨沙復漲制置

使判府事陳塏以歲濬勞民不若遏於未至乃度地置

閘前此溪流直衝于堰慮堰易壞稍回曲設板七片水

之置閘於西北既以隔沙兼用固堰

輕從板上過沙重為板所限其淤積者不過閘外洶之

殊易為力嘉定八年提刑程覃攝守用官錢買田四十

畝零為淘沙之用嘉熙三年知慶元府趙以夫又益以

沒官田二十九畝計淘閘外淤沙約五十餘丈然其穀

儲於丞廳給不以時遇旱則民間自為開掘不過中通

一線而已後其田亦不可復問明嘉靖十五年邑令沈

繼美加石堰上約高於舊一尺而沙不復壅戴南江水

利說序引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註謂導水就下則

湍駛自能盪滌積淤堰高故水深而流迅非沙有今昔

鄞志稿 水利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鄞志稿 水利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異也修堰說今閘已圯堰北數百丈皆成沙地惟大

水始能至堰無復昔時衝擊之勢南塘河則仍通行如

故蓋水道又一變矣至河流東南行外迫大江藉隄為

捍其上莫如洪水灣其下莫如百丈塘洪水灣去堰一

里餘介於江河之間外易崩而內易洩民久病之吳丞

相於寶祐六年判府事始就其地置壩者三一瀕江以

禦潮一瀕河以蓄水一介其中為表裏之助先是其地

本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江湖激而北侵故隄善敗吳

公謂不宜與水爭地乃用官緡一千三百四十貫市何

氏園及葛趙二姓地共六十五畝有奇遂鑿為江兼畚

沙以實二壩之北河隄始為堅密初淳祐間亦嘗立石

塘而不知鑿地以安江流不久即圯吳公始撤其蔽而

疏通之其功與王侯之置堰等今沙洗石落瀕江者墊

水中土人謂主土皆沙壩其質疏易為水所盪宜遠取

硬黃土以塞之此固有待於後人者耳乾隆初年洪水

流立涸有司督民修築止完其瀕河者使三壩具有偶

壞其一則水不遽洩且無奔騰直下之勢修之亦易為

力牧民者毋恃其幸自此而東距城二十五里則百丈

塘亦屬要害在四都百丈塘與洋河塘沈公塘相連接

鄞志稿 水利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皆內河外江而是塘尤表延百餘丈洋河塘止一隄沈

公塘則明邑令沈猶龍所築有內外二隄外隄之內為

漕內隄則瀕於大河舊嘗設橋名沈公橋引大河之水

以注漕中則漕上之田得藉以溉後因修隄塞其橋不

使通流而漕成死水又外隄為有司相視者所不及修

築率多鹵莽外隄潰而內隄且不可保矣直下即百丈

塘俗呼狗頸塘以形似得名江勢於此尤為湍急塘一

決則七鄉均受其害嘉靖志曹志俱略而不載惟寶慶

志載長塘堰在縣南二十六里聞志謂以地核之當即

是塘然考至正志於長塘堰下注云俗名百丈堰則元

時已有此稱聞氏蓋未見至正志也昔曾置堰而今去

之又王元恭云塘當風潮之衝禦河流之洄以故屢敗

里土黃堂謂河洄本以溉塘下之田然不可使與水爭

乃以己田易鄧橋廣福院田為渠環之以接舊河之洄

且於隣江之地各捐半里許於其外為二堰以殺水勢

據此似即沈公塘之漕元時直合二塘而總名百丈耳

予去歲舟頻過其旁見隄石亦有頽圯者或石已闕而

土隄為水所齧陷入尺許者官與民皆安於目前之無

鄞志稿 水利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恙而莫加之意恐積久蟻穴偶穿牽連崩壞工費不將  
數十百倍於此耶凡此皆前人已設之規制特宜增築  
之使固而有別當開鑿者則一為古小溪港計它山之  
水南流者多西入者少此地勢使然而魏氏水利備覽  
云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廟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為  
沙壅而汗漚尙在耆老云此正小溪也可通建縣今去  
魏氏已五百餘載而形迹猶可約略苟能濬治成渠以  
合建縣之水則可以引之使西而水利乃均其一則大  
溪之北山下有古港自鍾家潭分派而來約三百餘丈

郵志稿 水利考

十七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未至沙港百餘丈其流中斷水盛即越過平地逕入沙  
港相傳王侯造堰時先作壩以截溪引其流循山而東  
堰成去壩水從堰上入而此三百餘丈者乃其截溪時  
故迹若濬之使與沙港通即溪之注於河者愈多而更  
開建縣以導之尤足以佐大雷諸水所未及至正志盛  
稱其說予謂非先行魏氏防沙之策則亦旋通旋塞耳  
至於城中之渠有入無出故湖水以停滯而日益積穢  
宋以來有三喉穴城以洩之江一在都水務前係東渡  
門城牆下名氣喉城內以巨版為閘潮長適與版平鹹水不得

內侵市河水漲則啟閘而洩之一在市船務之南亦東

東渡門內名食喉較氣喉差小止以洩水而不通潮一在獅

子橋下在東南隅名水喉此洩城中之水者也保豐碑

在縣北半里為它山林村大雷諸水之尾闈此洩城外

之水者也三喉辨保豐碑說俱見後吾鄉旱多而潦少欲救潦則雖

有諸堰要必先復吳丞相水則昔時定啟閉之法設平

水尺以入水二尺為平地形有高卑三尺豈得為率且

欲啟閘必塘長申報有司而後許輾轉一二日田禾已

苦淹損吳公以地在水下者不能皆平水在地上者則

郵志稿 水利考

十八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無不平乃自林村泛舟由西門歸又自月湖沿竹洲至  
城南過度水勢其平於田塍下者刻篤誌之歸而驗諸  
平橋下之水伐石為準大書平字榜曰水則水漫平字  
之上即命起閘不待申報又其地當往來之衝出入皆  
見之嘗自為之記後載今故石不存且為橋旁之屋所  
蔽雖立石亦不可得見苟徒屋而復立水則庶幾永其  
遺澤歟其餘堰碑非一要各有不可不設之故更隨其  
源委所在而類書之

碑堰說

堰以蓄水碶以洩水然碶不固則一於洩而無以爲蓄或置之非其地則利害亦復參半前序僅述其大略而於所當修復與所當徙置尙不及備論茲更取其大者各爲之說而其餘亦備誌其名并詳其地卽昔有今無之堰與碶仍據舊志一一錄入蓋古今水道變遷形勢互異似若無所關係然深谷爲陵安知高岸不復爲谷乎誌之使後人有所考焉

### 東岡碶說

鄞志稿 水利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岡碶在鎮邑而所關利害尤切於鄞

下關

### 鄞志稿卷二十

壽鏞刻鄞志稿已四年矣今始出書何也蓋先得鄞志稿於燕肆爲蕙江樓鈔本四冊蕙江樓不知誰氏刻竟請黃君棗邨校之校畢細檢缺列傳卷六至十於是閣置適蔡琴孫爲其子賓卒成室客座有張子相孫鶴皋于相舉張樛寮桃源志告我而鶴皋謂有新得蔣樛菴手稿壽鏞詢曰是鄞志稿否鶴皋曰是也趨而往觀果然因借鈔焉於是獲全彙敘樛菴存稿已及之今偶閱徐柳泉先生六志校勘記云余家所蓄先賢傳是樛菴手稿非傳寫本徐錫珪跋云稿名甬上舊聞有列傳忠

鄞志稿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儒林文學隱逸孝友諸目後又自改定爲甬上先賢傳然則鶴皋之所得是煙嶼樓舊物至可寶也顧傳中證引原書輒多參差其事實又往往未若如楊次莊德周未嘗注水利備覽戴東石之水利敘說誤作戴南江之類不一而足然以一人之力手自纂訂聞見異詞記憶偶誤曾何足病而所引延祐志多爲今本所闕意者其時尚見全書乎先賢事跡藉此得以詳略互參使之流傳於世後之纂志者多所取資厥功偉矣且全部均出自手寫正與王履軒先生宋元學案補遺手稿先後

相埒前輩風流實不可及壽鏞既校刻斯稿今更續刻  
宋元學案補遺庶以慰兩先生之志至楞寮之桃源志  
猶未見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張壽鏞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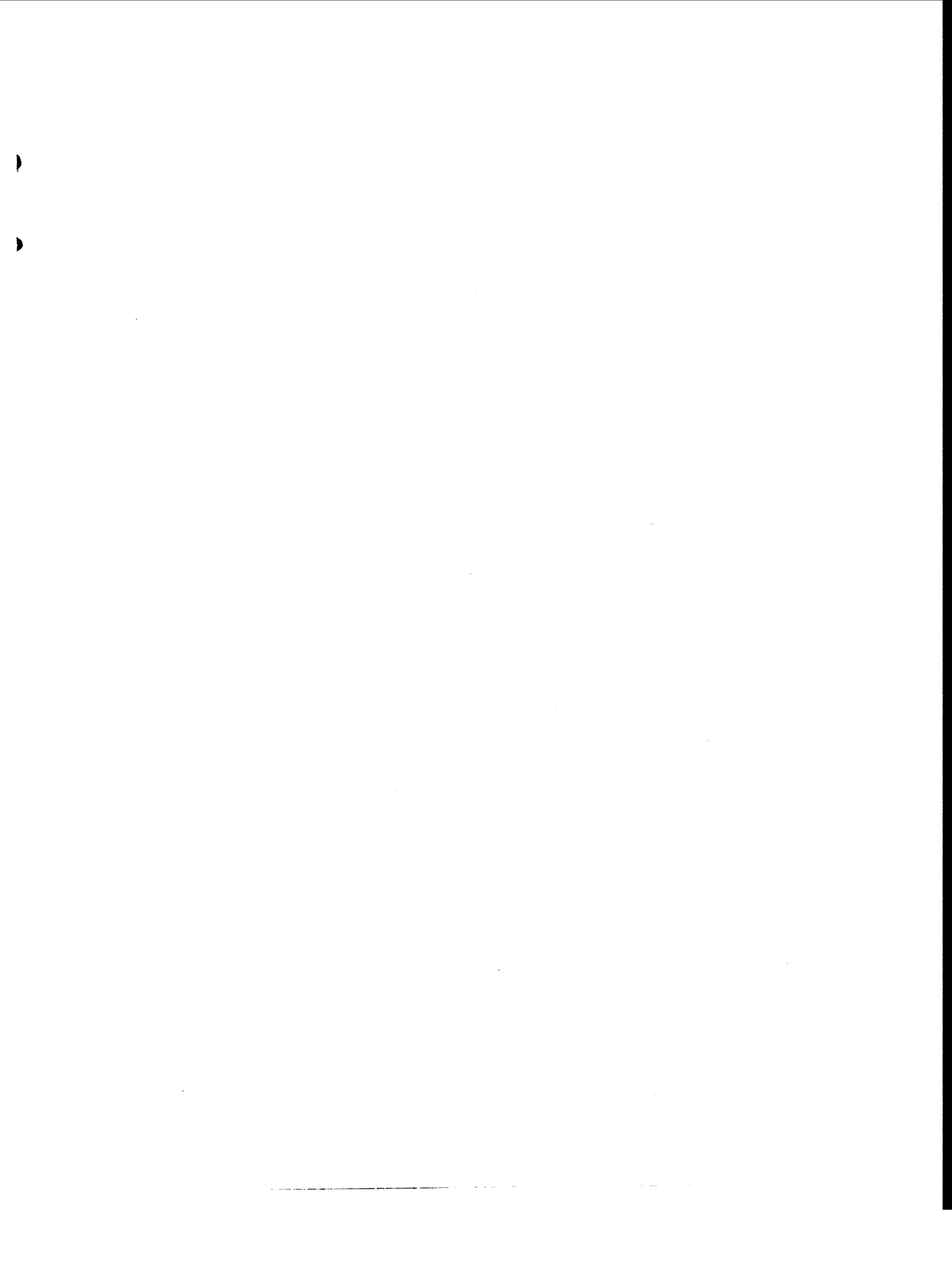
鄧志稿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寒

烈

錄



哀烈錄

門人東莞張伯楨校

先妣勞太夫人行狀

康有為負罪久逋亡辭母不得事不得見而母沒椎心泣血垂涕洟欲紀母芳烈告天下後世而半載哀哀執筆輒痛不能成文嗚呼為人子不孝不能事母罪通於天雖然母氏聖善德洽於人以哀毀不能著母徽音其罪滋大乃作而言曰有齋肅肅咫尺鞠錄非禮不履上媚事其舅姑中睦順於族人寡交而和親下慈字其子女而正教之我不知敬姜鍾郝之懿若何若吾母於禮蓋天性也非其有而稱之是誣也康有為略通天人之故安敢以小善行其誣乃言曰吾母無游言無戲動無狎色坐必莊容必恪行必樸言必確知分而自足節用寡欲而無求不假貸於人嚴事寢廟至敬部署家人至肅防閑內外至峻鼎鼎字字臨事至慎不取分毫非義之財不可干以分毫非義之事則峻拒現詞色樂於從善而嚴於嫉惡不笑不謔不弄不游不好觀百戲自笄至易簪自髻至履內而髮膚指爪外而衣服什器几席床榻杯盤卮洗必整必潔十年不見少亂也不尚華而尚齋終日治家跬步不逾笑不至矧怒不至詈諄諄申申惟言孝慈忠信廉恥睦讓之道日事治家無旁及灑掃補綴縫紉至耄耋不少息為謹請息則責為以家世儒素不可奢佚雖有園林年八十亦間日乃一游涉吾母未嘗從師學而履道由禮坐尸立齋嚴密栗毅乃似宋賢之學道者望溪稱其母嚴於禮疑與先妣近

望溪雜誌

第一種哀烈錄

張氏遺書

若得於天稟為與弟廣仁性近嚴毅皆自母來蓋種傳之自然也篤舊而惡變少樂而多憂樂居中國而惡居異域樂故

鄉蘇村宗族妯娌往還之厚而不樂港澳人家獨處之蕭條好子孫聚繞於膝下而不樂子孫宦學遠游離別於四方好衣食粗足僕婢足供使令之中資而不欲甚貧甚富然而天命不猶所丁非時有子不孝妄預國事遂重罹母憂為也亡人也自戊戌獲罪予季被戮全家逮捕幸天之祐吾母自戊戌八月十二日自吾鄉銀塘出粵城至港竟脫大厄吾孥皆免於難而香港澳門密邇庭戶託庇異國少甯厥居凡十有六年而為既出亡幼弟已喪無子侍左右為五十晚得子同錢吾母性愛撫童孫錢以解憂然恆鬱鬱不樂港澳地昂屋小居既狹隘追夙昔里巷鄉曲之過從宗族妯娌之洽比不能漫游不可得見又鬱鬱不樂既念子有為與有溥或奔亡或死亡而吾女同薇遷於上海同壁與外孫游師尹游學於美國幼博女同荷游學於日本思之不得見又鬱鬱不樂初適難百物皆盡不時阨貧典貸吾母生習於富未嘗為也又鬱鬱不樂晚病咳累年中夜咯咯有聲夜寢偏左不能轉側或患胃痛驟起諸女不在旁諸婦室遠不能時夜起淒寂無聞又鬱鬱不樂生長內地六七十歲驟處異國與其政俗不習每觀聞輒作惡又鬱鬱不樂吾姊少寡而家中落子婦皆故累年病乳竟夕呻吟吾舅家承七世素封自戊戌後夫婦病逝諸子不能立家中落羣從皆落拓吾族亦中落每顧內

望溪雜誌

張氏遺書

外親又鬱鬱不樂爲三十七歲前潔羞髓捧几席未嘗旦夕不侍母爾後遠游多而侍奉少矣自戊戌遭難八月十六日英以兵船護送歸港大隈伯迎往日以九月十二行侍母不及一月越年己亥九月自倫敦加拿大歸港以立大阿哥廢德宗故懸十萬金購捕爲頭顱那拉后特命大學士李鴻章督粵捕爲懸封以公爵十二月二十六日遂行侍母不及四月遠遊四五年至癸卯由印度至緬甸而瓜哇九月歸港至甲辰二月初六日行侍母不及五月漫游歐美五年至戊申九月歸檳榔嶼十月迎母居檳榔嶼十二月母行事母僅二月越二年庚戌八月復歸港至十二月行事母不及四月越明年辛亥四月十日至港至五月十一日去港事母僅一月

雙溪雜誌

三張氏叢書

曉起日瞳矓照窗叩首辭母吾母送爲下樓扶闌倪視爲吻母手仰視母含淚降梯回首仰視母母又自窗送爲爲出門乘輿仰視樓窗母面倏忽與行於是痛心疾首永永不得見吾母面矣嗚呼吾母雖增壽二年而爲不得見吾母事吾母卽非復爲之母吾母有子實與無子同矣行未四月革命起亂暴民大駭毀吾商報將攻吾家吾母中夜倉黃攜三歲孫錢匿避港之育嬰院益煩冤不樂去歲十二月九日吾母壽八十二之生辰吾居東念母甚束裝挈新生女同琰決歸省覲門人麥孟華羅普適來謁吾於日本以暴民橫行力請勿歸適病風閱三月日欲歸港覲未得癸丑四月決移家永歸港事母以日本人善刀圭乃割瘍於東京三月未痊而七月

七日吾母病風不解人事翌日初八日未刻遂永永見背矣嗚呼有子不孝罪通天不能事母不能見母號泣昊天豈有終極哉太夫人勞氏外祖考候選知府省閑公諱德芳外祖妣徐恭人之次女勞氏七世素封家法謹於禮有袁柳之風至省閑公以貞幹嚴毅之德得粵城及鄉人望嘗修廣東貢院築鄉堤及鄉局登雲書院大工偕徐恭人睦鄉恤族有萬石君之型也爲童穉時騎竹馬至外氏勞邊村曉隨外祖妣攜籃至市購糕歸徐恭人煦煦慈我又得捧外祖考手以宅相期焉太夫人熏外祖考之嚴毅外祖妣之慈愷成是媿德十九歲嬪於先考提舉銜江西補用知縣少農府君諱達初字植謀祁祁瑟瑟以和共事先祖考升用知縣連州訓導述

雙溪雜誌

四張氏叢書

之府君與先祖妣陳太恭人童童翼翼以敬先祖考會試留京旣而任合浦靈山訓導欽州學正先考以事母鄉居授徒者十年與太夫人色養陳太恭人性儉常好食薯芋太夫人以富家女而甘焉陳太恭人病乳三年沈縣床褥太夫人撫吾兩姊且腹爲家僅一婢朝夕供饋飽役事枕席醫藥與先考衣不解帶者三年事庶姑處諸叔姊姒至和親未嘗一愠色於先產未嘗過問愛羣從如子爲少多病抱爲十八日不得臥慈愛極至一日不見則不懽有少物必儲分眾子女而教責至嚴坐行起臥必誨戒喋喋言忠孝慈惠信睦報應述先德道舅姑命學之類述先君遺命戒爲勿辱先爲年雖五十舉動起居少失禮必面譴不少寬先考久病棄養於中年



家中匱吾男女兄弟五人皆穉四妹順四齡弟廣仁也呱呱  
 半載太夫人左提右抱一婢執爨親操作一歲集蓼嘗辛至  
 苦矣太夫人外家素封又性儉洽家有常度乃出奩資清宿  
 逋限月費轉輸運助為購書嫁三四妹通吉凶待族戚禮際  
 不廢益隆凡十餘年為得從容閉戶讀書不治生惟太夫人  
 能持家之故否則為少孤者安能成學乎太夫人生子女六  
 人伯姊摯最慧四歲而殤仲姊逸紅性仁孝聰明強敏善治  
 事生年六十未嘗一失色失言其才過為遠矣嫁羅逢喬銘  
 三十七日而寡撫繼子而娶婦皆早死姊既無後傷心弔影  
 伶仃孤苦積成乳病呻吟床席母最憐而憂念之叔妹瓊琚  
 柔嘉婉嫵慧而好學適游湘琴二十八歲而寡遺二女蘊鳳

篁溪雜誌

五張氏叢書

遺腹子一師尹皆吾母撫之今師尹學於美國才志成矣最  
 幼之子有溥字廣仁嘗吏於浙既而為候選主事當德宗戊  
 戌之維新以才被奏薦將簡為懋勤殿行走遂邁八月廢立  
 之政變逮捕於京師南海會館廣仁才氣蹇踔神鋒峻厲銀  
 手如斷明於新學練於治事勇於變法與譚復生相與上下  
 議論橫睨一世不克小施遂邁大戮於柴市不敢以告母但  
 言為僧於蒙古山寺母念之憂甚則偽書慰藉之為少讀書  
 無宦情不欲就科舉母強之曰汝祖以科第望汝汝不可違  
 及光緒乙未成進士則曰宦途多危吾欲常見汝不可仕也  
 丁酉以膠州割詣闕上書翁常熟以國士舉受德宗景皇帝  
 之知毗贊百日之維新諫行言聽大變新法守舊諸臣榮祿

剛毅等議於那拉后構大獄幽德宗掃新政殺六烈士囚逐  
 黨人朝士之賢者為一空為以維新黨魁蒙難尤酷八月六  
 日閉京城斷鐵路緹騎三千大索於京津又大搜於上海購  
 頭顱之金三十萬計掘先塋捕全家累吾母幾不免於大戮  
 累十六年流離異域無能少報嗚呼有為不孝罪通於天每  
 一觸思痛摧肝腑吾母在有清詰封宜人以為尊恩晉封太  
 恭人壽八十三歲十月為割瘍愈奔喪自日本以十一月十  
 六日厝葬於所居南海縣蘇村之後岡以幼博弟耐焉累夕  
 草文觸事崩痛輒輟筆除夕乃成狀以待後之青史氏有採  
 焉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十二月除夕棘人康有為撰  
 康烈士廣仁傳

篁溪雜誌

六張氏叢書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中南海縣西樵  
 北銀塘鄉人也高祖輝號炳堂舉人從同邑郎中馮成修講  
 義理之學從欽州馮魚山編修為詞章妙工詩文講學嶺南  
 身體力行弟子千人為儒宗曾祖健生號雲衢以布衣任道  
 治躬尤嚴非禮不履守劉戢山人譜之學履道行仁鄉人畏  
 而化之祖贊修號述之世傳理學盛德篤行由舉人歷欽州  
 學正合浦靈山訓導教諸生有遺愛祀於欽州賓興館連州  
 昭忠祠三世皆有傳載南海縣志父達初字植謀號少農聰  
 警仁孝好施與母病三年殷勤不倦少從九江朱京卿次琦  
 游好學有遠志從其叔父廣西巡撫國器督軍於閩廣草檄  
 謀議有功為江西知縣早卒廣仁生僅六月耳母勞太夫人

嚴於禮守節撫孤有子二人長有為戊戌受清德宗之知主  
持變法者也幼即廣仁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  
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  
事之條理嚴於律已勇於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爲  
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  
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於浙蓋君少年血氣太剛偶  
儻自喜行事間或跡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  
入宦場使之察知世俗之情偽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  
其氣質增長其識量爲吏歲餘嘗委文闈差保甲差居西湖  
之湖心亭巡警之餘自樂也閱歷宦場既深大耻其卑屈挂  
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天才

纂溪雜誌

七張氏讀書

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自童丱至壯立日侍南海先生未嘗  
名他師故於學無不涉所接皆天下異才與之薰修三水何  
樹齡易一者南海門下之奇才也好學而深思奇警精闢縱  
橫中外出入天人十年館於南海家君與何樹齡爲兄弟之  
交同居十年抵掌對足窮極論議故於中外之故天人之理  
亦無不究焉泊入京徧友京師名士大夫而與楊御史深秀  
最厚論學最多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  
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  
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  
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戊戌春膠州旅順既失南  
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

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當變科舉廢八股取  
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鄙之學以講求實用之  
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於萬國強弱之故愛國  
之心自生人才自出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  
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  
注於廢八股之一事鏗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  
新政之根芽已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清德宗之聖明故於  
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  
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於  
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  
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  
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  
立刻施行然後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於  
是君語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尙  
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  
人才尙不足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  
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  
時啟超在湖南時  
務學堂爲總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  
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  
南海先生初被遇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后詔閱兵於天  
津藉以行廢立事漸有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  
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寬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

纂溪雜誌

八張氏讀書

柄皆在西后之手而眾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為之凡人見孺子將入於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於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眾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甯里築屋之下飛磚碎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是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甯里飛磚之類也今日

篁溪雜誌

九張氏叢書

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君日夕侍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六十餘篇皆口授君作草與君議先生不在則君代接賓客夜共謀議故戊戌維新之業君之贊助力最多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十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為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後奉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進呈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考突厥削弱記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

故先生自七月以後上書漸不多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於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嗣同任此事最力初啟超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德宗待南海先生遇至重王文韶入樞垣德宗命曰汝就見康有為否有大事必命問先生時出摺屬先生擬批交由軍機大臣裕祿及譚嗣同傳遞有誤發軍機處者軍機大臣剛毅奏於太后上下遂積疑怒及七月廿九南海先生薦今總統袁世凱入京練兵時大學士榮祿督直隸於八月一日調董士成兵守天津於初二日調董福祥兵入京

篁溪雜誌

十張氏叢書

於時八月朔日京師日闇風沙飛德宗於初一日發密詔求救楊銳之子曾於宣統元年將密詔呈繳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聞上危欲居京營救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為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是時君與譚嗣同密與俠者大刀王五謀將以力士入宮負先帝出投外國使館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

去無所掛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數錢用中同在獄中皆先生門人也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就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輩將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哉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

篁溪雜誌

十一 張氏續誌

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要接人嚴於辭受與取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人大夫之豪俊皆俛視之當少時於粵東碩學陳樹鏞則視爲迂於文廷式則視爲浮其他類是無一少當意加敬者及戊戌游京師盡交士大夫之豪俊益歎人才之絕也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卽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遊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謹如是者二年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理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栗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會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叢經秋後敗葉狼

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窻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查屋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責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四五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驗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勞太夫人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君女兄三人長逸紅適羅氏次瓊瑤適游氏皆寡次季容適譚氏君事之極友愛次姊家一切倚賴其理撫甥蘊鳳尹如其子女教尹尤嚴以致成立今游學於美成

篁溪雜誌

十二 張氏續誌

才矣最深於自知勇於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者焉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歿其所辦之事則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之公理在上海設大同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鄉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啟超推之於滬集士夫

開不繼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雖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法小歐及米深雄蒼健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於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被薦爲懋勤殿行走將簡用遂及於難君蒙難其太夫人不知婢媪常見君夜披母帳者十餘年矣至太夫人喪運君柩從葬於西樵山北所居故鄉名銀塘之後岡猶多見君之烈魄也先是君蒙難於柴市藁葬於京城南下窪庚

三張氏叢書

三張氏叢書

子京破運歸停厝於鏡湖醫院又十四年而癸丑冬十一月十六日乃葬君生於同治丁卯六月十三日凡三十二歲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語哀而集之以傳於後君既棄浙官旋改官候選主事妻黃娛謹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孝友通達且甚才持節茹苦無子女同荷畢業於日本女學明銳有父風

梁啟超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

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於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於復生兩人之意見有不同議論不相下終日抵掌辨難然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丁酉戊戌間幼博居上海督大同譯書局其入京也在其春二月啟超適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於余之病也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遂居京師而及於難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仲姊羅宜人墓誌

三張氏叢書

三張氏叢書

人者人道也聖人者人倫之至也舊稱三代之下鮮完人蓋人生於地傳於種則有氣稟之偏有耳目口體卽有嗜欲之累夫將縱欲任性則敗度無恥作奸用是滔天人道以墜降夷禽獸國以不國胥由是作此風俗所以宜善教而傳種所以尙改良也文王之聖傳稱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子止孝交國人止信然則聖人者不在事功文學之焜耀而論其德行倫理之粹美矣顏子原憲之賢黃叔度元德秀之德有何事功而後人馨慕若是今有人耶爲婦止於貞爲女止於孝爲母止於慈爲親止於友與人交止於信自有生來與接爲構未嘗有一失言未嘗有一失德豈非爲人倫之極耶雖聖人乎不敢知若所謂完人者其或然耶若是者吾仲姊有之姊姓康氏名逸紅字月華南海縣銀塘鄉人自其

高祖贈廣西布政使舉人輝曾祖贈福建按察使健生祖連  
州訓導舉人贊修累世以講學躬行傳家先君知縣公達初  
以聰警仁孝之資受朱九江先生之學先妣自高祖妣方太  
夫人曾祖妣梁太夫人祖妣陳太恭人先妣勞太夫人皆以  
聖善之資傳種用篤生吾姊吾兄弟五人伯姊摯最慧四歲  
殤叔妹瓊垢適游二十八歲卒季妹順適譚皆靜淑幼弟  
爲候選主事廣仁才鋒雋厲蒙難於戊戌若至行循齊性識  
明慧莫如吾仲姊矣姊逾十齡若成人十四歲而孤遂罷讀  
贊母治家撫弟妹部署井井十七歲嬪同邑沙塘岸鄉同知  
銜羅逢喬吾同學也孝謹好學病腦瘵危強請婚姊慨從之  
自結縭訖彌留凡十九日垂涕語姊曰吾重負卿卿實女貞

箕溪雜誌

七張氏遺書

姊且泣且正色曰一齊不改吾事君宗祊終身以之祁祁齋  
潔恪共先祀慈撫嗣子疑巖玉立溫克有恭舅素封遺產數  
十巨萬其兄松豪侈揮霍盡姊僅取千金且以教子娶婦有  
勸訟者終身弗較和妯娌敬長老慈子姓族黨無不愛之既  
寡而母老數十年事母能承懽察微得母心母非姊侍不懽  
母性嚴多怒得姊解立霽頃故舉家凡請事於母及逢母之  
怒欲解必請姊而姊遇歲時節及舅姑良人忌日雖大風雨  
及遠在港澳必歸其鄉奉祠吾避地南洋日本十年頻請迎  
母養而姊以奉祠不遠行母不忍離姊不願就養爲此也待  
兩妹兩弟親愛純篤如一體叔妹與姊耦讀同寢數十年無  
有幾微不悅之詞色幼博生而孤皆姊與叔妹所提攜及叔

妹早寡憂卒幼博既蒙難予亦播亡震驚高堂姊摧傷深悼  
忍悲抑淚用慰解母同謀匿幼博喪者十年非姊也何以甯  
母也則母也大憂逝之久矣叔妹喪後與吾撫其二女蘊鳳  
如女營蘊嫁事其視四妹子女印良昭也亦然內外宗戚親  
愛摯摯其有疾病死喪患難則奔走救助有故則爲調停和  
事排難解紛有金錢重事則託之姊天才卓妙自然能達於  
人情洞於物理遇事立決悉得繁竅發言中節貌嚴而色霽  
音吐朗直德望既日高聽者咸悅從以是族黨無不尊信倚  
賴之日月徧至族黨家聞聲望影莫不懽迎有喜而無怒有  
懽而無怨不見則羣思有病則憂問人人深得人甚豈所謂  
德充符者耶姊既能爲人任人亦多求日與接爲構明敏機

箕溪雜誌

六張氏遺書

辨果決堅定不思不勉從容處置而畢生未嘗有一失言亦  
未嘗有一失德先仲父介繁知縣公常謂爲才不如姊蓋爲  
或剛愎偏隘多尤多悔姊則適中人情故皆相悅解其臨事  
應節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有大猷宜爲之遠不如也夫姊  
生有明德又擅治事才假爲男子成就宏宏大惜現女身篤守  
禮教不露才場己不軼大閑故不願預世事視近者放恣縱  
慾無恥之自由女驚怪舌擣其爲得失果何如也然姊家既  
中落吾以維新變法遭禍奔亡舉家逃移港澳風聲日戢戢  
其女僕阿蓮明慧勤謹能解姊心者不幸死嗣子衍樟不才  
早天子婦孝謹繼亡姊後願惇惇乃心傷悲晝夜瘁神明  
閻傷於是乳癰作姊奉禮嚴謹不欲示醫及久病深百醫罔

效呻吟床褥迨去秋母喪而益篤吾奔喪過歸相對兩月延醫吾家終以不治至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子時卒姊生於清咸豐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壽六十歲當病日滋至彌留拳拳羅宗曰吾十七歲守寡奉祀何爲也哉必以我歸沙塘岸鄉羅氏之寢室否則吾目不瞑也悲哉姊之志嚴哉姊之義吾乃奉姊柩還沙塘岸鄉而後葬之於丹灶前岡合葬於其夫墓焉吾自三歲與姊同嬉分甘共食觀劇購書惟姊是資姊以事母久寧於家蓋四十年朝夕相見花晨月夕相談娛以權其親有事則商其難有過則規其微有權則共其樂有患則共其憂惟母惟姊三人相對一日不見懷思靡及怡怡愉愉蓋五十餘年今半歲間母與姊相繼恒化惟吾與妹順兄

雙溪雜誌

十七張氏叢書

妹二人白頭相對稚女同琰日索吾抱摩耳挽鬚喃喃誦詩與諸稚子繞膝弄乃皆新識回首前歲扶母攜姊侍食而語則悲從中來人間何世哉嗟夫今天下之窮奇魍魎大慙巨凶仗鉞握符大恣意氣語以喜怒哀殺天下金錢盈溢姬侍羣列孫子眾多而吾姊之才賢乃現女身夫死家落嗣亡婦死極盡人間之苦集蓼於一身或者別有因果耶抑成就一完人天故艱難之以試其才行耶是未可知也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五年甲寅三月二十八日其同產弟康有爲葬之買石誌其墓銘之曰瑟愔愔玉几几竹筠有節凌寒暑是壟也藏完人貞孝才明之康逸紅女士也

勞太夫人移柩還鄉葬告祭文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十一月十四日男康有爲始得奉移顯妣勞太夫人靈柩將歸葬於鄉陳牲醴庶羞撫棺哭踊而祭之曰惟不孝男辭母二年往者歸港則大喜見母今者歸港不得見吾母之面不得聞吾母之聲而僅撫吾母之柩嗚呼吾母日夕倚閭而思不孝男爲冬夏以來日日言歸而不歸不得潔羞隨不得侍湯藥乃至不得視含殮乃至不得慎衣裳而惟得見棺槨嗚呼不孝男出亡十六年僅得五奉色笑爲時乃不及十六月嗚呼不孝男累母去鄉十六年思鄉十六年日夕思望不得歸鄉至今乃僅以遺魂墜魄還鄉嗚呼吾弟邁難十六年悲痛慘毒秘不告吾母吾母日夕思見弟之身今乃得以兩棺同奠於舟中母子相遇以魂

雙溪雜誌

六張氏叢書

嗚呼不孝男負大罪固宜受此酷何以吾母之淑貞莊懿非禮不履而遭天之酷若此耶嗚呼哀哉尙饗

亡弟幼博烈士移柩還鄉告祭文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十一月十四日伯兄有爲乃得移葬吾亡弟清朝候選主事幼博烈士之靈柩陳牲醴庶饌泣血哭踊撫而祭之曰嗚呼惟吾弟生而孤吾受先君遺命撫弟十六年而弟能英挺自立吾乃大喜自後吾與弟論學術議政事晨夕緯繡風雨對床者又十六年弟能颺舉霆斷吾則大樂自戊戌北京南海館與弟夜別弟蒙冤慘戮德宗升遐朝市變易亡人久遁凡歷十六年今乃得撫吾弟之柩吾安得不大痛而崩摧也弟懷雄絕之才雷霆之力而不

得少施邁牝朝遭來網蒙莫須有之冤致慘痛之戮而十六年中易主移朝未有雪其冤而恤其慘古今賢豪遭遇之慘殆無若弟者若乃寡兄乎酷毒肝肺懷哀抱痛既乏弟之匡逮扶持更累弟以大戮奇痛又深諱不敢告母隱匿不能告汝妻子不能奉汝神靈於家不能葬埋汝棺槨於鄉惟有號泣於天淚下如糜而已今母溘然棄予有見汝侍母而手扶之者然則吾之深痛而大悲者弟遇母於地下而反得所侍奉也嗚呼哀哉尙饗

幼博烈士耐廟告祖文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十一月十六日伯兄有爲以亡弟清朝候選主事幼博烈士耐祀於祖陳牲醴庶饒而祭之曰嗚呼浩氣還平太虛遺烈騰於青史邁難遭閱歷劫備厄凡十有六年始得升耐於祖載見顯考昭穆有序苾芬酒醴肥馨牲黍有始有卒永祠後古惟爾有神其歆其祐尙饗久亡還鄉祭先廟告祖文

惟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十一月十七日末孫康有爲乃得以牲醴庶饒祭於列祖之靈曰嗚呼惟爾末孫邁閱蒙難身經十死不圖生還惟爾末孫異國奔亡三周大地復還故鄉惟爾末孫大劫躬歷十有六年朝市變易惟爾末孫謬思救國冀贊維新幾戮老弱掘我先塋封我廟禱邈十八年莫親獻爵天道茫茫若有知人道憂患多傷離遵行門阼仰瞻楸楹醴清稻芳羞珍瓊肥惟吾列祖靈其鑒之樛燎蒸

光明靈達嚮昭穆列序妣考臨上載歆載甯祐予末孫無喪尙饗

久亡還鄉祭告先墓文

惟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十一月十七日末孫康有爲乃得以牲醴庶饒於列祖之墓而祭之曰嗚呼予小子獲罪不撫松楸者十有八年矣惟我國危莫救惟我家難是疚惟我先墓莫汎掃朝市變人民易大劫邁今重省馬鬣陳牲奠酒感惕於予心神明是屬惟我祖之靈其鑒之尙饗祭仲姊羅宜人文

惟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五年歲在甲寅二月二十六日弟康有爲謹以清酒庶饒陳於仲姊羅宜人之柩前而祭之曰嗚

呼吾五十年之兄弟遂永訣於昨昔矣吾至親賢之女兒遂永永送別於今夕矣疇昔之夕吾遞魚翅鴿蟹於姊口中姊尙能一一食今則陳饋大小八簋而姊不能視識矣嗚呼痛哉惟姊笄而守貞年僅十七婿病瘵危結縞從吉夫言負汝流涕相質誓言與齊終身無失嫁十九日良人遂卒女貞分明上指天日茹苦飲冰有生莫極邪邪奉祠齋事先德莊嚴明節玉立溫克撫教嗣子冠爲納室前歲同逝哀苦誰識病於吾家思還其宅彌留拳拳羅宗是格沙塘岸鄉榮魂奠魄此姊之貞慈也惟姊事母至孝體微入神載色載笑母爲霽噴非姊不懼凡六十年此姊之純孝也惟姊至性友愛弟姪女妹諸甥內外宗戚式教式助爲羽爲翼解紛排難親戚是



力莫不懷德聞喪痛盡此姊之友惠也惟姊受舅遺產凡數十萬鎊黍不較伯兮揮散畢生苦節從容無怨此姊之廉讓也惟姊受天令德明慧過羣遇事立決臨財讓分戚族內外無一失言生平百年失德無聞實爲女宗可稱完人此姊之盛德也惟吾與姊童共遊嬉長彌摯愛四十歲前居幸長見自吾奔亡驚憂病痼吾念姊寡憂憐如痲姊慈吾躬撫切相載吾過則規其微商事則會其最假姊爲男子其助吾甚大自子婦之偕亡遂病乳以三歲幸過歸以侍疾得兩月之相對躬煮藥而燃鬚親弄羹而拾碎哀宵旦吟於床褥欣畢事母而無累遂恒化於人天灑永悲於涕淚昔旦夢母默坐愁予告予不祥姊遂夕殂姊今侍母地下愉愉有弟幼博有妹

篋溪雜誌

三張氏叢書

瓊瑤母增姊侍娛親不孤海明之船昔載母櫬而與姊攜扶今三月復載姊靈惟撫棺而長號樵雲邈邈海浪滔滔世亂未已塗路艱虞送姊永已在今數刻乎痛崩肝肺高天莫呼陳饋八珍旨酒嘉蔬惟姊靈之來歆猶對酌於平居嗚呼哀哉尙饗

### 大總統第一電

轉須磨別莊康長素先生鑒去國廿年困心衡慮大著發抒政見足爲薄俗針砭欽仰無似凡河汾弟子京洛故人均言先生不願從政而有意主持名教舉國想望風采但祈還轅祖國絕不敢強以所難敬具蒲輪鶴候明教何日稅駕渴盼德音袁世凱冬

### 覆總統電

北京袁大總統鑒亡人負罪久播異域有母八十莫奉尸窆遂竟見背永惟哀悼崩摧肝肺過承厚賻感刻不任匍匐奔喪未及言謝塗次得門人梁啟超電轉述尊意拳拳故人歸國則待以特殊之上位還鄉則代籌警備之未週昨抵香港又接日本須磨寄來東京使館轉明公冬電隆文稠疊辱以蒲輪召還蘇武同其去國之久愧非箕子本無陳疇之才斬焉衰經不入公門母死謂何敢有他志加兩世之先塋被掘廿年之遺骨須收痛絕撫棺兼陳新舊淒涼營葬難返鄉閭重以寡姊六十病乳三年沉綿床褥奄奄朝夕是以魂魄飛越豈知人世固無心預聞政治罔補涓埃更末由北首燕路

篋溪雜誌

三張氏叢書

上承明問伏望明公幸爲矜憐若夫大教淪胥人心陷溺則中國可亡而種族隨之實爲邃古所無之變同於金甲無避之義他日誓墓餘生未忘扶持大教足跡所至托於徇鐸尊聖衛道想公同心冀公援手稽顙鳴謝有爲叩文

### 大總統第二電

廣州龍都督李民政長飭送康長素先生鑒廿年契闊懷想匪任每讀大著救世苦心昭然若揭賢者有益人國於茲確信比大難粗平百廢待興方思與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洛社故人河汾子弟咸占彙進宏濟艱難憂國如公甯容獨善冀盼展止論道匡時敬具蒲輪以俟君子袁世凱文印

### 覆總統電

北京袁大總統鑒會覆文電想達記室頃由龍都督李民政  
長轉到即日文電勲勲拳念垂存故人仰見明公搜巖訪獻  
求治之盛心鄙人何以當之熒熒在疚伏自惟念得罪久亡  
重遇變革致八十餘老母倚閭盈盈絕望不孝之罪上通於  
天頃歸省遺澤觸處崩痛執杯圈而慟哭撫几筵而隕心物  
在人亡形存神悴加割傷未愈衰病侵羸寡姊病危奄在旦  
暮幸曲賜惠憐亦明公教孝之義或補清化垂涕感叩有爲  
大總統第三電

康長素先生鑒昨奉復電既觀望於高蹈益感歎於純孝奪  
情之舉固非敢施於守禮君子邈世之行又豈所望於愛國  
仁人所望葬祭粗完旌車仍展發摠偉抱矜式國人比者大  
教凌夷橫流在目問俗覘國動魄驚心匪有大哲孰爲脩明  
執事毅然以此自任其於正人心培國本之功又豈今之從  
政者所可擬綿力所逮敬當共贊霜風漸厲諸惟節哀爲道  
自重袁世凱號印

覆總統電

袁大總統鑒強學舊遊相望垂白記室騎兵庶范雲之善諫  
訪澤加腹存嚴陵之故人問道求言三徵未已猥以銜恤莫  
酬隆禮情豈忘於憂國而創深巨於思親不呼喪門幸惟垂  
憫承許翼教相助拯救人心感不去懷中國猶有望耶昔沛  
公草創入魯而禮大牢漢宗尊聖登堂而躬下拜頃歲俎豆  
停廢絃誦斷絕人無尊信手足無措四維不張國滅可憂伏

望明公親拜文廟或就祈年殿尊聖祀天令所在長吏春秋  
朔望拜謁禮聖下有司議令學校讀經必可厚風化正人心  
區區迂愚竊用報禮幸裁察康有爲叩

廣東都督龍濟光鎮撫使龍觀光民政長李開侁唁電

康南海先生鑒廿年傾仰未遂瞻依聞公奉諱返港職守攸  
羈未克躬親奠唁深抱歉忱伏冀節宣爲國珍重粵丁破壞  
之後政治紛如亂絲亟盼大施遄返指示一切軍民無異同  
切歡迎臨電無任翹冀之至龍濟光觀光李開侁叩元印

覆電

廣州龍都督龍鎮撫使李民政長鑒棘人久越異域老母八  
十不奉朝夕於今見背痛惻肝肺頃匍匐奔喪奉賜元電過

篁溪雜誌

香張氏叢書

承垂唁感何可任再辱嘉招並荷虛訪三公爲政優優吾鄉  
倚仰尤復垂採蒨葦豈敢自隱他日奉喪期間或能造訪崇  
轅今方營葬行止未決先謝盛意祇候動祺康有爲稽顙  
仲姊羅宜人冥鑒

歎天子才明莫予福命爲子則止於孝爲婦則止於貞哀女  
嬖之婢娟兮十世猶思作兄弟  
惜身非男子不能奮飛與人無一失言行已無一失德庶大  
家之風範也三代之下見完人

哀烈錄終

篁溪雜志第一種